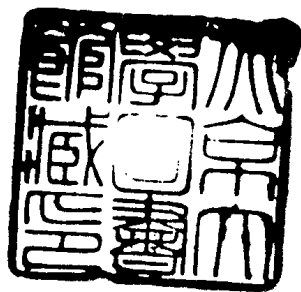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九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思玄集十六卷附錄一卷

〔明〕桑悅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桑大協活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思元集十六卷》提要

養弗獲巳拜泰和翊教自是居散地得博宗
羣書而大肆於文而名益隱隱動天下連數
大藩聘司貢舉海內之士挹其高名者尚其
遇有力者欲收之出於其門下許以美官
不就由是竟外補而且遠移蓋謂倅郡催
非所長故長沙之柳州奄有惠政及其聞
髮遂來菁東歸而終喪不出矣是則先生
初仕非爲道也貧也文亦因窮而工也至

終喪不出抱一道而自守孰能踰之先生
示道乂敦斯文之好嘗與語曰士不幸不
得其經濟之業時或出其緒餘而一鳴之
必當有知者又曰屬辭須宗屈宋班馬造
宜祖周程張朱今即其言而夷考之先生
無乃假文以鳴道乎況其穎悟絶人記覽捷
敏其志固欲翺翔乎千古之上而鏽鏤乎萬
有之象也望之其外瀟洒可近淸談戲劇而

原缺第一葉

小節若不拘扣其中則落落莫可奪其才氣更如天閑神駿鶩曼振鬣而不羈也是可信今傳後列於名家豈直吳產云爾而已矣凡所著作甚富晚年厭其浮于理者刪去不少如易春秋周禮與夫子史多所發明成卷借乎伯道無兒身後散逸無幾此尤不幸也幸而有此集則有文爲不朽不幸之中是不有焉者在乎昔稿比參今本句字間亦自重宗道因次之爲十六卷集曰思玄取張平子賦題以爲號先生桑姓名悅字民懌編欲就其文評之當有待諸大方家云

弘治歲乙丑十有八年秋月

賜進士柳州計宗道手書

附錄

禮部主事致仕弘農楊循吉撰文

明故思玄先生柳州府通判桑公墓誌銘

吳郡思玄先生桑公少好詞賦師司馬相如楊雄以其長擅名一時至爲他文章皆本是其言雄深宏博學者莫之匹也爲集十卷既而力探群經求聖人之道自易春秋周禮皆有義釋又數十卷合二家總二十餘萬言弘治癸亥六月四日以柳州府通判卒于故邑常熟之寓舘年五十七邑令計君柳進士也畫發其書覩之嘆曰懿哉斯可謂博大之儒矣爲其歛加厚其將葬也從

弟鄉貢進士翀以遺言請銘于我嗚乎先生之道裕而能容介而不群充其辯可羡於將使極其用且大于匡國惜也不幸徒蒙文名其命乎先生諱悅字民懌其先舉齋公仕元爲都水庸田使司副使六世至廷貢婿穿山周氏生先生年十九領鄉薦累試吏部不第負才遊京師無所屈下竟以乙榜坐例授泰和訓導三爲考官皆大省號能得士秩滿三原公方執政將薦用之不果薦以貲拜長沙府通判又以催科無績調柳州府柳還珉雜居多竊發先生出入賊巢穴示以恩信來附者萬家鄉人至爲繪像以祀名聞會府因得召致幕下用牢

有賓師之隆謀畫之柄道方行仲父喪歸遂不起以至于殁蓋先生之設施可見者若是先是未卒之前一月友人薛焌用夢見先生乘高車蓋旌幢擁入玄冥云與爾了遨遊已而果卒說者謂先生躬萃元精以神明其心志又不大於事業以有嗇焉一旦而死其不逐逐爲常鬼亦明矣夢所見殆將然乎先生配章氏故贈都御史孟端之女子男一人早先卒女二人長適吳樟文恪四世孫次適歸經蘇州衛後例指揮僉事應祥男孫男二人内曰捘外曰溥皆嗣阜爲後幼未克立夫人實主喪事先生先世皆葬故邑虞山今以十月十六日葬渭

溪之原從其先府君兆禮也在太倉州北四十里與穿山而近先屬邑今屬州故先生又爲州人銘曰有才不售有澤不施漠焉縱奇以昌厥詞休休三原非不已知泝直以交始乎中遺黃髮駘考世所謂壽賢者不然道德之富髡彼兩童亦既樹後祭祀克紹在禮不謬歸終于寓邑今是主返葬渭原爰附父母遺書滿家蠙珠琳琅琳光赫奕我有銘章

思玄集目録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五

七言絶句附五言

思玄集卷之一

柳州府通判海虞桑悅民懌著
賜進士羅池計宗道惟中校

雜著

易抄叙録

先天圖

是圖伏羲模寫天地之所以然也乾南坤北天地定位離東坎西日月相照水澤注於東南而爲海故兌居東南地中有山坤土隆上而山原於崑崙故艮居西北震居東北者與坤相連而雷復地中也巽居西南者與乾相接而風姤天下也一陽之生謂之復一陰之生謂之姤陰陽相禪復姤無端是謂之小父母而六十四卦之所由生焉

後天圖

是圖文王整頓天地之所當然也其得天地之用乎邵子云乾南坤北者天地之體離南坎北者天地之用又云先天圖乾坤坎離爲四正之卦陰陽之中變一爻爲用震巽艮兌爲四隅之卦陰陽之雜變兩爻爲用後天圖離居午中坎居子中震居卯中而中爻不變也又曰震兌者乾坤交之始坎離者乾坤交之極艮巽者乾坤

不交也予始讀之茫無津涯游涉既久粗知畔岸可以附足矣因録出以備參攷所謂乾坤坎離為先天四正之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故曰四正）而變一爻為用蓋乾之中爻下交於坤成坎者天氣下降也故後天之坎襲先天坤位坤之中爻上交於乾成離者地氣上升也故後天之離襲先天乾位離火炎上而變上爻為震故後天之震襲先天離位坎水順下而變下爻為兌故後天之兌襲先天坎位所謂震兌艮巽為先天四維之卦（震東北兌東南艮西北巽西南故曰四維）而變兩爻為用蓋震變上下二爻為艮兌變上下二爻為巽所以後天之艮襲先天震位巽襲先天兌位

艮上一爻不變而變下之二爻為乾巽下一爻不變而變上之二爻為坤所以後天之乾襲先天艮位坤襲先天巽位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云始交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云交之極艮一陽止於其上巽一陰入於其中故云不交而震兌離坎中爻不變首在後天四正之中而不變也夫先天乾坤為天地之體坎離為天地之用蓋坎離得乾坤之中氣故能代父母而用事也

先天橫圖員圓方圖

夫橫圖者象也奇耦因而重之也蓋太極動而陽靜而陰陰陽雖象涵六十四卦於中天下萬有皆囿於陰陽之中矣伏羲有見於此故畫一奇以象陽一耦以象陰是太極分為兩儀邵子所謂一分而為二也陽儀之上畫一奇以象太陽一耦以象少陰陰儀之上畫一奇以象少陽一耦以象太陰是兩儀交而為四象邵子所謂二分而為四也太陽之上畫一奇以象乾一耦以象兌少陰之上畫一奇以象離一偶以象震少陽之上畫一奇以象巽一偶以象坎太陰之上畫一奇以象艮一偶以象坤是四象交而為八卦邵子所謂四分而為八也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四畫者十六邵子所謂八分而為十六也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五畫者

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也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為六畫者六十有四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也是太極隨其所分而無不在其本體無少虧也所謂各具一太極一本而萬殊也以萬殊而一本觀之六十四卦同生於三十二畫之奇偶也三十二畫奇耦同生於十六畫之奇偶也十六之畫奇偶同生於八卦也以八卦觀之乾兌二卦同生於太陽也離震二卦同生於少陰也巽坎二卦同生於少陽也艮坤二卦同生於太陰也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於陽儀也少陽太陰同生於陰儀也以兩儀觀之同生於太極也

乾始於復坤始於姤而橫圖從中起也圓圖者天也橫
圖二而規之也復至乾三十二卦自北歷東以至於南
居左爲陽震離二宮爲陽中之陰兌乾二宮爲陽中之
陽姤至坤三十二卦自南歷西以終於北居右爲陰巽
坎二宮爲陰中之陽艮坤二宮爲陰中之陰分陰陽立
兩儀以應天地之運莫不對待而圓圖立矣是六十四
而三十二也邵子所謂乾始子中極于午中坤始午中
極于子中圓圖從中起也又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
之至妙至妙者歟愚謂此即喜怒哀樂未發時也學者
欲求其至在乎默識而精思之不可以言傳也及以其

卦言之陽則氣盈盈者陽進陰退行則少陰緩而太陽
速也陰則氣縮縮者陰進陽退行則少陽緩而太陰速
也震以一陽始動而爲復是少陰中之一陽也巽以一
陰始入而爲姤是少陽中之一陰也復也姤也其氣也
微其進也緩故復之後歷十有六卦而爲臨姤之後亦
歷十六卦而爲遯是三十二而十六也兌二陽長而爲
臨已得太陽之一陽也艮二陰寖而爲遯已得太陰之
一陰也而陽中之陽陰中之陰陰陽寖長其進也速故
臨之後歷八卦而爲泰遯之後亦歷八卦而爲否是十
六而八也泰也否也陰陽之中也皆歷四卦而爲壯爲
觀是八而四也壯也觀也陰陽漸盛也皆兩卦而爲夬
爲剝是四而二也夬變爲乾剝變爲坤陰陽之純也是
二而一也亦所謂統體一太極萬殊而一本也方圖者
地也橫圖八而截之也以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
泰橫歷爲圖居其一此乾宮八卦也以履兌睽歸妹中
孚節損臨加列於乾宮八卦之上居其二同人革離豐
家人既濟賁明夷居其三無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居
其四姤大過鼎恒巽井蠱升居其五訟困未濟解渙坎
蒙師居其六遯咸旅小過漸蹇艮謙居其七否萃晉豫
觀比剝坤居其八此橫而數之也自乾履同人無妄姤

訟遯否居其一夬兌革隨大過困咸萃居其二大有睽
離噬嗑鼎未濟旅晉居其三大壯歸妹豐震恒解小過
豫居其四小畜中孚家人益巽渙漸觀居其五需節既
濟屯井坎蹇比居其六大畜損賁頤蠱蒙艮剝居其七
泰臨明夷復升師謙坤居其八此縱而數之也天地間
一經一緯一縱一橫縱而不動者爲經橫而動者爲緯
又以南北對待爲經東西往來爲緯矣以圖之方者言
之皆自內而推出也中一重震巽恒益此四卦乾坤初
交相易而成也說卦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此生物
之功邵子所謂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是也二重之離次

震坎次巽既濟次益未濟次恒此四卦乾坤中交相易
而以四涵八弁之而十二也說卦傳曰雨以潤之日以
烜之此長物之功邵子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
三重之兌次離艮次坎損次既濟咸次未濟此四卦乾
坤中交相易而成也四涵一十有六弁之而二十也說
卦傳曰艮而止之兌以說之此收物之功邵子所謂山
澤通氣咸損見義是也西北爲乾東南爲坤東北爲泰
西南爲否此四卦乾坤交通而爲否泰也四涵二十有
四弁之而二十八也說卦傳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
乾父坤母主物藏物之功邵子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

類是也此方圖從中而起以漸而出於外即中庸所謂
慎獨之時念慮初萌動時之工夫也以圖之貞悔言之
皆自外而歛入也以大四象爲貞小四象爲悔外一重
乾震同人無妄爲貞坤謙師升爲悔泰臨明夷復爲貞
否遯訟姤爲悔二重之夬兌革隨爲貞剝艮蒙蠱爲悔
大畜損頤賁爲貞萃咸困大過爲悔三重之大有睽噬
嗑爲貞比蹇坎井爲悔需節既濟屯爲貞晉旅未濟鼎
爲悔四重之大壯歸妹豐震爲貞觀漸渙巽爲悔小畜
中孚家人益爲貞豫小過解恒爲悔此圖之貞悔以漸
而入於內即中庸所謂戒懼之時未與物接靜時之工

夫也然其貞其悔互相進退猶有未通之象也至於初
一重地天爲泰天地爲否二重之山澤爲損澤山爲咸
三重之水火爲既濟火水爲未濟四重之風雷爲益雷
風爲恒而後天地合萬物生斯乃交通之象又以見此
圖有由成萬物之義焉其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自西北
而東南皆陰陽之純卦不能生物而主生物者也泰損
既濟益恒未濟咸否自東北而西南皆陰陽得偶之合
而能生物自大畜之臨需之明夷小畜之復節之賁大
壯之升中孚之頤大有之師歸妹之蠱家人之屯井之
謙睽之蒙豐之井復之剝革之蹇噬嗑之渙同人之比

隨之漸鼎之解無妄之觀大過之小過姤之豫困之旅
訟之晉遯之萃是爲對待反交之卦西北而之東南者
也夬之震大有之同人大壯之無妄睽之革小畜之姤
歸妹之隨需之訟中孚之大過豐之噬嗑大畜之遯節
之困家人之鼎泰之否損之咸既濟之未濟益之恒臨
之萃賁之旅屯之解明夷之晉頤之小過井之渙復之
豫蠱之漸升之觀蒙之蹇師之比謙之剝是爲本體升
降之卦東北而之西南者也已上兩節逆順推之其敍
亦然而各有以見圖之斜行焉自乾至同人無妄姤訟
遯否革隨大過困咸萃噬嗑鼎未濟旅晉恒解小過豫

渙漸觀蹇比剥凡二十有八卦天交乎地乾卦在上而否主之生動物而親上故動物以首爲命也動物者人與走飛虫魚之屬也自謙至師升復明夷臨泰家睽頤賁損大畜升屯既濟需家人中孚小畜豐歸妹大壯睽大有夬凡二十有八卦地交乎天坤卦在下而泰主之生植物而親下故植物以根爲命也植物者草木之屬也觀物外篇曰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荄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枝幹之類也又曰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如走之走鹿

馬之屬走之飛蛟龍之屬走之草蛇蟻之屬走之木猿猱之屬飛之飛鸞鳶之屬飛之走鵝鷄之屬飛之草蜂蝶之屬飛之木鴛鳩之屬草之草蘭芷之屬草之木莢蓉之屬草之走葛蔦之屬草之飛竹葦之屬木之木梓柏之屬木之草木槿之屬木之走葡萄之屬木之飛楊柳之屬此其大畧也若夫飛爲潜走爲飛惡極化善有情無情不能一一具也唯人也寄類於走走動物也動者體横植者體縱人亦動物而體縱蓋得六十四卦之全而存乎太極也故晝而縱動效天也夜而横静法地也此人之所以異於物也動也植也資始於乾資生於

坤故物物有天命之性天地間無非此道之著見者也學者知此則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矣（先儒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惟人兼有故最爲天下貴也）又曰乾七子兌六子離五子震四子巽三子坎二子艮一子坤全陰故無子蓋乾自履上而至否其位七故云七子夫子者位也非子也兌自革上而至萃其位六故云六子離自噬嗑上而至晉其位五故云五子震自恒上而至豫其位四故云四子巽自渙上而至觀其位三故云三子坎自蹇至比其位二故云二子艮之上惟有剥焉故云一子坤之上無可數者故云坤全陰而無子以見陰之過者必無子也

此皆縱之上之去本位而言也又曰乾七子坤六子兌五子艮四子離三子坎二子震一子巽陰剛故無子蓋乾自夬横而至泰其子凡七坤自謙下而至臨其子凡六兌自睽横而至損其子凡五艮自蒙下而至賁其子凡四離自豐横而至於既濟其子凡三坎自井下而至屯其子凡二震之子惟有益焉巽下無可數者故曰巽陰剛故無子以見陰而剛者亦無子也此皆横之下之亦去本位而言也又曰乾坤七變艮兌六變坎離五變震巽四變乾自復至否坤自謙至泰卦皆七變是以晝夜之極不過七分而乾之七當夏之晝乎坤之七當冬

之夜乎兊自華至萃艮自豪之大畜卦皆六變是以月止於六六合六爲十二故太陰之數十二少陰之數十二太柔之數十二少柔之數十二而會世月辰皆十二也而春秋之分晝夜皆六分也離自噬嗑至晉坎自井至需卦皆五變五合五爲十故太陽之數十少陽之數十太剛之數十少剛之數十離主日五日一候五氣爲一周也坎主月主潮亦皆五日一變也震自恒至豫巽自益至小畜卦皆四變四合四爲八四爲四時八爲八卦也此以一升一降言之又曰日有八位用止于七月有八位用止于六星有八位用止于五辰有八位用止

于四此去乾兊離震而言之夫之者所以存之也日之存乾者日之行度每後於天之一度也月之存兊者月之生明每後於月之二日也星之存離者旦星先卯而占寅昏星後酉而占戌辰之存震者辰本無體以日月之所會爲體是故會于子者不能先斗而至丑會于午者不能先井而至未故曰去之者非曰去之亦所以存之也去巽坎艮坤所以存木水火土石之變也依此類推之耳夫橫圖者卦之所由生也圓圖者天運於地之外也方圖者地處乎天之中也蓋乾一而實坤二而虛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游氣紛擾凝而成質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循環天地火經所以立也胡用之亦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所以受得天許多氣而氣升降于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亦透也凡人往來游息之所理氣無往不在大人之氣合一所以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先儒挑出方圖在外只恐天外無處安頓也若或可挑則太昊先挑之矣所以然者自然也自然也者其理之謂歟

東山余先生名誠字中立嵩之桃源人精於天人之學與予論易之諸圖乃皆為之說參揚先儒之蘊而自出己見尤多弘治十有三年六月訪予約共討定樂書欲予作為歌詠協之律呂定以時節一復于古試典不幸先生未抵家而

嗚呼痛哉先生一生著述此準多甚篇者于易抄稿與論書故中稿之筆之。

伏羲始畫六十四卦有畫而無辭文王乃繫卦下二象及繫卦下之辭至周公則繫以六爻之辭孔子贊易始爲十翼以傳天人之理易之精蘊發越殆盡初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各自成卷傳自商瞿至施讎孟喜梁丘賀之言曰彖辭所以釋經乃分二翼于各卦之下費傳至鄭康成又移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王弼主費鄭又移象傳於各爻辭之後而各添象曰彖曰字朱震曰獨乾一卦是周易之本弼不敢亂存此果何爲哉古易亂久至陸希聲

爲易傳十卷胡周父演聖通論以爲經二篇傳十篇呂太防周易古經上經一下經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晁說之定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東萊之易所定卷數同大防之易自希聲以至東萊雖卷數增減不同皆知復古易之舊朱子云經則伏羲之畫周公孔子之辭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定爲經二卷傳十卷復孔氏之舊云及朱子註本義上下經二篇十翼十篇雙湖胡氏曰朱子本義凡分經異傳盡從東萊所定非但取其章句之近古至若正文亦盡從古易繫辭諸篇分章亦不盡從呂氏也厥後張淸子病學者見卦而未見乎彖見爻而未見乎象又明踵鄭王之失合而一之即今本義所傳皆非古易何朱子之易傳未數百年而又爲人變亂如此是可不可嘆哉或謂諸子本義亦非古易是癡之人前說夢也

一朱子云易是箇有道理的卦影若然云利建侯不是專爲立君設利涉大川不是專爲行舟設利用祭祀利用享祀不專爲卜祭設若真立君行舟卜祭而遇前卦辭是謂當行吉占其他凡事亦可例推矣使易之彖辭泥之可占其事則噬嗑之得黃金猶可爲燐礦者之用而睽之載鬼一車果何從而得見耶假象以寓理理混融而象泯是又不可以言意求之也

一朱子云其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詞畧說數句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愚於孔子彖辭中發文王卦詞之意成朱子志也

一沈僩錄文公於詩傳自以爲無遺恨而意不滿易本義蓋先王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然於易抄說理以程子爲主而輔以諸儒之論或寓鄙見於問至後始言象占亦不失文公本意也

一先儒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毋爻不止一事如訟卦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本義云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推其理件件不可改作此皆可通如需卦九五需於酒食貞吉本義云陽剛中正需于尊位占者

如是則吉占者旣指衆人如是又指尊位雖曰可以類推終於理微有礙蓋一部易文王周公所繫卦爻之詞凡脩身以至平天下之理纖悉畢備若以占者而言只如師卦乃備言行師之理始終委曲各有條理如六五云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以行師之理而言偏裨奪主將之權其凶可知使以占者而玩此爻凡爲事可託一人則事可成以如是辭底幾圓活流通而一爻不止一事矣若云又况占者專於委任恐占者無輿尸之事也凡此之類不一而足例擧於此其他可以類推矣

一易始以卜筮書而存然十翼中亡說卦二篇漢文帝時厯文學求之不得後宣帝河上女子掘塚得易全書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汚壞不可復識後人以序卦雜卦足十翼之數程氏遺書疑其非易之蘊似爲有見學者當傳疑可也

一愚於易抄欲每卦先伏羲畫次文王卦下爻辭又次則周公六爻辭始以孔子釋象爻等辭繼於後而文言繫詞等仍各自爲卷庶幾四聖之易不亂而學者亦易於觀覽後得先儒董眞卿所註之易已先得我心者遂用其例云

讀易學啓蒙

或問老陽則爲九老陰則爲六者何哉曰自太極分爲兩儀陽儀上生一畫陽謂之太陽位居一生一畫陰謂之少陰位居二陰儀上生一畫陽謂之少陽位居三生一畫陰謂之太陰位居四一與九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故其數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也

或問董盤澗自兩儀生四象則太陰太陽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之旨曰陽儀上生一陽老陽也陰儀上生一陰老陰也何動之有惟陽儀上生一畫陰謂之少陰陰儀

上生一畫陽謂之少陽始爲交耳自是而後太陽之上更生一陽謂之乾太陰之上更生一陰謂之坤少陰之上更生一陰謂之震少陽之上更生一陽謂之巽亦不動也至於老陽交老陰則得其一畫陰而成兌老陰交老陽則得其一畫陽而成艮少陰又交少陽則得其一畫陽而成離少陽又交少陰則得其一畫陰而成坎是非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者哉若朱子云太陰太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坎離不交各得本畫雖不同而亦無不通也又總而言之乾坤陰陽也於是自相交而震離兌巽坎艮長中少之男女又

由是而生焉以見錯綜之無不合也易之爲書果聖人
智力所爲哉既成四畫則爲十六兩儀之上各加八卦
者於十六中爲陽儀陰儀各八而每八各得乾兌離震
巽坎艮坤也八卦之上各加兩儀者其上陽儀陰儀相
間而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各並列而不亂也嗚呼其
妙矣哉卦止六畫者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於是具
足故也以下三十二陽三十二陰爲兩儀其上二畫則
爲四象者每象各十六而加八卦每卦各八則六十四
卦成矣又其六畫上下各具兩儀四象八卦之數散之
各安其位聚之各順其序嗚呼其妙可以言語形容之

哉

同官總論

天官之屬凡六十有三俞庭椿刪出獸人鼈人䱷人獸
醫司裘掌皮典枲染人追師十一官而王次點補以春
官天府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八官丘吉
甫因定其官爲六十草廬三禮考註則復進以典絲典
枲獸人䱷人鼈人掌皮六官而退以甸師冪人官人掌
舍幕人掌次職歲世婦內司服追師屨人夏采十二官
而復補以地官司祿司勳司士三官春官內史外史御
史馮相氏太卜龜人箠人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十二官
共爲官者六十六地官之屬凡七十有七俞庭椿王次
點刪出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均人土均
草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
染草囿人場人二十二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七
考註於七十七官中止用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州長
黨正族師閭師比長閭胥諷人媒人司諫司救等十三
官刪出六十九官而補以夏官方氏匡人撢人三官春
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蒙眡瞭典同磬
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
十九官共爲官者三十五春官之屬七凡十○丘吉甫以爲七

十九者遺失糾合一官也俞庭椿王次點刪出雞人天府典瑞典同
司服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典同太史小史內史
外史御史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十九官補以地官鼓人
舞師二官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
交七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六十考註於俞王所刪十
八官中進以雞人世婦內宗外宗巾車天府典瑞官同
司服車僕司常十官又用舊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太史
小史典命司尊彝鬱人鬯人典師都宗人家宗人守祧
職喪冢人太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女巫司几
筵二十五官而補以地官封人牧人充人四官秋官大

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掌交掌訝司烜氏象胥九
官天官司裘内司服追師夏師屨師夏采掌舍幕人掌
次女祝甸師冪人十二官夏官節服氏弁氏祭僕卜臣
僕御司爟六官共爲官六十六夏官之屬六十有九俞
庭椓刪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弁師
司弓矢槀人九官王次點又刪出量人一官丘吉甫因
定其官爲五十有九考註則進以司弓矢一官而刪出
小子羊人司爟掌畜諸節服氏小臣祭僕御僕弁師職
方氏土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人匡人撢人
家司馬二十二官而補以秋官蜘枚氏司隸罪隸閩隸

夷隸貉七官共爲官者五十五秋官之屬六十有六俞
庭椓刪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
官王次點謂大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一官當與夏官
環人合而爲一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有七考註又
刪出蜘枚氏司隸罪隸蠻隸貉隸夷司烜氏雍氏萍氏
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
掌交十官而補以地官胥師司虣司稽胥 四官共爲
官者五十七冬官舊亡俞王以爲不亡丘吉甫因定其
官爲五十四除大司徒小司徒外曰鼈人獸人歔人獸
醫司裘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皮十一官則取之天

官者也曰封人均人土均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丱
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囿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載
師草人二十八官則取之地官者也曰雞人司服典瑞
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冢人墓大夫十官則取之春
官者也曰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司弓
矢弁師槀人量人十官則取之夏官者也犬人一官則
取之秋官者也考註又定冬官之屬爲五十七除大小
司空外取之地官者曰鄉師載師縣師閭師遂師遂大
夫遂人均人司市質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
節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

稻人土訓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
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司稼凡四十四官取之夏
官者曰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凡六官
取之秋官者曰司氏雍氏萍氏柞氏薙氏凡五官大抵
官總三百六十之數出之於此者入之於彼以愚觀之
諸儒進退六官意見不同如此復有草廬者出而定之
又不知某官之入於某官也將何以爲定論哉嗚呼周
禮之設六官散之則各專其事合之則各有所聯維說
所謂喪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天官聯
夏官也量人皮毛筋角入于王府地官聯天官也量人

與鄉人受盞歷而皆飲之春官聯夏官也鄉師攷司空之辟又涖匠師地官聯冬官也大司徒教民附於刑者歸于土地官聯秋官也司常贊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春官聯夏官也巾車入齋于職幣春官聯天官也稍人聽於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地官聯夏官也由是觀之凡聯於其官者即可以入爲其官耶若夫漢儒以冬官之闕而補入考功記正如龍失其尾粘以蜃肴多見其不似也故予所註五官但因其舊仍闕冬官不敢遷官以補而退考功記自爲一卷雖有真似冬官者亦略辨論其下庶遵吾夫子史闕文之遺意云

讀律呂新書

或問黃鍾之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林鍾得其二則損五萬九千四十九故林鍾之實十一萬八千口口九十八太簇又倍其一則益三萬九千三百六十故太簇之實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南呂又得其二則損五萬九千四百八十八故南呂之實十口萬四千九百四十六姑洗又倍其一則益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二故姑洗之實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應鍾又得其二則損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故應鍾之實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蕤賓又倍其一則益三萬一千一百口十四故蕤賓之實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自其而上生大呂當損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而爲大呂之實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可也何反益蕤賓之一而得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之數乎先儒云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陰數倍其實陽數四其實大呂當未未陰辰也而四其實可乎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此律之所由成也蕤賓既益應鍾之一大呂又益蕤賓之一可乎曰朱子云十二管漸小但生自黃鍾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以象天地之氣也若拘古

法而以陽必下生陰必上生則以之候氣而氣不應以之作樂而樂不和此鄭氏重上生法所以爲不易之論也學者以是求之則有得矣惜乎西山當時失載其說不能不使初學之疑也

子一爲黃鍾之律三其一則丑爲三三其三則寅爲九三其九則卯爲二十七三其二十七則辰爲八十一三其八十一則巳爲二百四十三三其二百四十三則午爲七百二十九三其七百二十九則未爲二千一百八十七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則申爲六千五百六十一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則酉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十八又以四因之得一百九十二然月悲何耳蔡氏夜體口世伯蔡氏皆以爲百六十也邵子則列之太陰少陰火風飛氣日時石雷水色歲易蔡氏皆以爲百九十二也邵子則列之太剛少剛其若意沮矛盾若此又非予之淺見所能窺也俟知道君子質焉

予作韻學集成序其畧曰厥初天地未生聲韻具於太極天地既分聲韻具於天地一陽之復聲韻萌也四陽之泰聲出地也聲韻既生形象亦著蒼頡沮誦之制字不過因其迹耳然制其一遺其十理之必然也千古而下惟堯夫有獨詣之識其著皇極經世書以天聲唱而

地音和之天聲平上去入地音開發收閉如多可箇舌是有其聲而有其字者也古甲九癸是有其音而有其字者也開宰愛下之　爲入聲古尾仰下之口爲閉音其　夫口有其聲有其音有其字哉雖無其字而其聲與音終不亡也寄之喙焉喙所尚寄之竅焉竅相干或可辨或不可辨孰非全露未成之字者乎極而至於[illegible]塵是謂去天地之體并聲音與字俱無而復歸於太極矣執其圜則律呂之原在我由是精神通造化知我作鬼神亦易易也嗚呼非知道君子孰能識之

有聲則有數有數則成卦卦成而吉凶判　詩云乙無財亦然此邵子所以見枯枝之落而知林之將衰也歟非胷次玲瓏不著一物者安能與於斯哉嗚呼欲學歷賁之數當自克己始否則濩落不羈擺脫世故如濱太去者亦庶幾也奸險如章惇其肯授之乎

讀西銘

先儒云孟子之言性善出於成湯若有恒性之言孔子曰非其時殺一木斷一獸皆爲不孝又云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予謂西銘源流亦出諸此但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發越孔孟意思殆無餘蘊此程子所以

服其筆力也

讀太極圖書

周子之爲此書曰無極而太極言無形像而有至理存焉此理最明人所易曉曰太極本無極則似有生於無之論朱子極其辨明而陸氏兄弟心終不服其在是歟殊不知太極大無極只言此理大無形像若以本爲生也若云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信乎爲老氏之學矣

太極一也一而二二而五五而萬體統而一二焉不二其一也五焉不五其二也萬焉不萬其一也然二不自二由一而二五不自五由一而五萬不自萬由一而萬

所謂不離乎物而又不離乎物者也。
乾道生男坤道生女是言萬物之男女。

讀九峯演疇數

占法之要在兩奇爲一兩耦爲二奇耦爲初三揲爲剛剛一爲三以柔待剛一則作三二則作六三則作九再揲爲目目一則一以實從剛一則爲一二則爲二三則爲三兩目數成冬除九數用其零數成卦其四時節氣於各數之間欲因其特而觀數之吉凶乎於曆法恐不甚與也數若自然實同補轉與太玄潛虛相去無幾謂與四聖之易同功愚未敢隨聲應和也

思玄集卷之一終

思玄集卷之二

雜著

庸言 有引

予自幼許國素業大人之學布走宦塗三十年出西昌司勘擢作長沙專城爲民業長沙地瘠民貧共成貴說欲取刑則損下布欲德則虧上有難爲者率當遵念許循之重名以此外而欲國民安爲寬之薄罰有不忍數不忍遂去今年春痘發於二幾至危殆小愈前坐翁目所療之間抑兒奇峯曲澗映帶左右覺忽悟曰故園山水隱然招我自念志廣才疏平生抱負一無設施於將藏影煙霞有以用以平日所得著爲庸言一卷頗述爲學極物之方處之亦庶以俟知者焉所立言垂世是豈士夫之所嘗已者哉後之君子讀予之詞而原其志焉亦可恕予之無用於世也

道者四德之總名分之其目有四合之其理則一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蓋以道爲大仁義爲小而不知道卽仁義也本性無著養於氣質得木則能養仁得金則能養義得火則能養禮得水則能養智得土則能養信五五相參謂之聖人五薄能五謂之賢者牽於木而雜於水則仁不明而智不發謂之愚人

聖人脩開闢之教佛氏順混沌之化天以四時成萬物聖人以四德成萬民承天意也佛氏則以山河大地爲幻幷身而以爲無焉其肯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耶率而爲之不待乾坤毀日月息而物已先消之矣

雷霆有聲不震乎聾日月有光不照乎盲
於人陰陽有色因乎物是故吾道域域昊
郁郁融融闔之者不通
㳷然太虛無聲無色虛出聲實成色聲本於天色本於
地人與鳥獸但禀天地之氣以生虛聲中藏實色外懸
耳能聽天下之聲目能視天下之色此人所以異於萬
物也與然天聰無耳天明無目人之聰明無不貫之不
視而見不聽而聞周流六虛神應無方是謂天人嗚呼
不有斷六安能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以繼天而立極耶
區區恃一耳目之聰明而欲成參贊之功真揭竿下瀕

而求唐于昔矣
媸妍無鑒僞粉難爲美毛嬙西施塗墨易爲惡善難成
而惡易縱也
登樓觀形則山林卑於樓臨盆觀影則日月小於盆見
爲異哉山林不能盡乎高日月不能盡乎大有際可乘
也天之高也海之廣也則無得而乘焉是故德業不如
天學問不如海是未至全人之域未至全人之域終不
免卑之小之於盆樓者之見
膏粱之口食物天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食物天補其
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貪緇褐之家得千金而

自富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救財能養味
則常甘能養財則常足
天地之數起於一極於三萬一千三百　十五萬六千
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一咳唾不能離焉故
曰萬物莫逃乎數
吾詩根於太極天以高之地以下之山以峙之水以流
之疾徐以飛潛動植之日月宣其明雷霆發其震雨露
播其潤澤散之則同元氣流行收之於心發之於言彼
之辭彼則可以感天地動鬼神詩之功用大矣哉乾坤
毀日月息詩廻收辭復歸太極功用始隱後世詩莫盛

於唐若李杜大家脉傷月露搜盡珠璣未知是理否耶
故曰刪後無詩
易以陰陽而已天地之經也高卑以陳敘之以禮氤氳
而行和之以樂栽培傾覆理之以書竅籟和鳴鳴之以
詩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刑之以春秋禮樂詩書春秋其
緒歟易經五經五經緯易則日月明寒暑平萬物生經
不經緯不緯則天地混沌聖人法天作經而尤注意於
易故曰假數年以學後世用世之士舍易而學彼五經
是有緯而無經也學易而舍彼五經是有經而無緯也
例一經之學若獨繭之緒其能成經綸之業哉

喜怒之情生於天之六氣喜生樂怒生毀人處世之所必遭渠乃行天之氣初不爲我而設又何庸介意即誰毀誰譽惟孔子能之欲人無毀譽於己是以聖人之道者乎毀譽兩忘斯能通天下之礙能通天下之礙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

昇屎者日得其心鋤耕者雨得其心與行者月得其心水盤者惡近池內燥者樂視旱丘是故人心有象積天道無兩致喜怒異趣惟物之恒不狥于物乃能定我惟我既定不物于物疾雷震空空本無聲洪水崩山山不御水優哉優哉一哭千古

縱横之術欲喙主於足欲幹主於葉使人莫測其機緘苟遇其敵也欲喙真主喙欲幹真主幹影射嘘翕渠以主足葉者候之則入其術中矣由是加之以黃老罔然如癡退然如愚主幹主喙雄移上下人莫能窺是術也用之久而行之熟人倫日用之間一變詐之所爲矣尚足以爲人乎惟吾聖賢之道則不然徹首徹尾渾然一誠欲喙則主喙欲幹則主幹亦是心而往雖感天地動鬼神而行夷狄亦易易也是非吾儒之所當務者耶苟竊道學之名而又陰行以前二術是謂淵 嫛咒吾知儀秦良平㕓存而馳有莫能了其情僞者矣倘有孟子者出執而斷之曰孰服正刑孰次之孰又次之是必有說也

古之君子其達也任人今之君子其達也任己寬人之抑竟人之才己能不與其間是之謂任人準己之能取其所符而棄其所不符之謂任己任人者能化己爲人是謂無己任己者亦化人爲己是謂無人無己者虛而通無人者窒而礙虛而通者展拓天下而有餘窒而礙者包容閒里而不足

聰明盡己則智周萬物才辨俱觸則賢能效用

天下靜器擾則恃恃則棘棘則危繁焉使人莫能理是

緣故也霪沒焉可潤百日是井恩也加力培植焉而後生物私其主是死恩德也行絲政者亂行井恩者勞行莚圓德者雖日不足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於其中矣

高宗取傅說於版築使總百揆卒又有商高祖追亡卒韓信拜爲大將克成漢業陳龜年有云三辰不寧取士爲相四夷不軌拔卒爲將後世以資格取士器人於歲月之間欲得真才以熙帝載其難矣哉

騏驥得伯樂而後釋鹽車之厄伯樂之功大矣然樂之名竟以騏驥顯是驥亦有功於伯樂也千金市爲只市

肥瘦馬雖瘦骨將奇讀歐陽公詩書於座乎有感

天之雨露霜雪皆利於物聖人之禮樂刑政皆利於民天之利同於物聖人之利同於民利苟非同是謂天下悖悖由此而凶苟同於民雖好貨好色亦有可王之理凡此徒乎志於爲善心於向學欲自私以爲高是皆謂之放於利而行者也

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之徒二字所以容天下之士而來天下之善乃治天下之大法也且伊川之於東坡雖志趣不同其心同尊周孔闢非桀紂要之東坡亦伊川徒

也而其徒各相攻擊之不已是爲善學孟子者乎且古今大聖莫過於孔子使其有天下顏子爲王佐雍可南面冉求可爲宰赤可爲小相凡效用一時者皆孔子之徒也摘其所短而棄之孔子雖聖亦能孤立爲治否耶是故大同之化遠而後之徒之義行之徒之義泯而後朋黨之說起朋黨之說起吾知世愈狹而難存者矣古之哲士或棲於山林或隱於下位以自全良有以也

介葛盧能解牛音神速姑能解蛇語何今之爲吏而不能解人之言者乎聽人之言而不能通其志與夫弁人之言而不信者皆謂之人解人言者也

或問太虛有形否曰無形安得有吾體有言否曰無言安得有吾文章有性否曰無性安得有吾仁義禮智體也文章也仁義禮知也皆吾有也不有之則無我無我則與太虛同其大與太虛同其大而後可就其生我機以位天地育萬物

思玄子卧帳中數蚊乘隙入爲飲予血一醉欲舞不自休爰命侍婢取火灼之月久閉噆視蟭螟有小飛蛾撲撲緣帳角而下以爲蚊也火即焉焦爛而死予悲元惡不擒而濫及無辜因投火而下三四豹脚取游於光揚揚逸去嗚呼近非止人則罪或相引神聽獄不審則任人脫而齊人罹可悲也夫

將欲搏鼠留予爲非學亦慕濡孟氏所戒況人君之治天下可不一其心哉所謂一其心者無他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專於求賢而已心一於求賢期應乎天心則得賢以聚乎當時念鍾於造化則生賢以燕乎後嗣周祚之延永實於是而基之也其可不加之意耶是故大同之世士夫無黨清明之朝巖穴無賢易曰天地閉賢人隱

大小無定名高下無定形四方無定位蟭螟如蠅則以爲大鯤魚首尾數丈則以爲小是無定名也臨淵以平地爲高登山以丘陵爲下是無定形也過邠而望則邠

皆西過營而望則營皆東南北亦然是無定位也君子
法之不以定名求大小不以定形求高下不以定位求
四方是之謂大方之家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議天下
事哉
易於泰否二卦泰所以扶君子必欲其慎乎小人否所
以抑小人亦望其化爲君子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然則小人其可以絕之耶相值則慎之道行則制
之時否則避之此則處小人之三策也不稽時不量力
不度德負智力以取勝焉禍止滅身而已乎
君相之文在於任賢其武在於任將故曰用人則裕自

用則小
天之視聽同乎民民之至愚通乎神人君尚民之上衆
必壘之爲高位衆力固之爲崇墉衆有聚之爲富有其
可不重民耶牛羊以畜之卑管以刈之虐乎民則是慢
乎神慢乎神則是逆其天矣天祿不永終乎書曰予臨
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先王其畏民哉
紀昌射能貫虱不如養由矯矢而獸號養由矯矢而獸
號又不如更羸虛發而鳥下紀昌射之精養由射之化
更羸射之神識此其能兵乎
思玄子寓僧寺聞鳥誦彌陀聲進而祭之乃反舌也食
曰茲鳥最巧於舌必有家畜而敎以人言者偶逸於野
而以其聲化同類耳反舌與鸜鴿形相似人以爲鸜鴿
也百計取而畜之竟寂寞無言而死後人得其真是也
而以取鸜鴿之計取之矣吾悲鸜鴿自安其拙以形而
爲友所陷又悲反舌恃其聰明旣陷諸友而卒亦自陷
羽毛之表自尋樊籠頰舌之間自罹羅網可不懼哉知
是則有能而自能有才而自才者可以戒矣
思玄子官居畜一老馬以繩爲轡市皮易之家僮欲染
青縄子笑曰乾坤無逃色之物皮色黃黃非正色卯奚
染爲及兒宦家以螺鈿其床螺色粉青絳求黃無所得

予以皮色示之匠曰得此其價莫敵嗚呼使螺色皆黃
未必不以青絳爲貴使皮色皆青絳又未必不染而爲
黃也人情厭常喜新大率類此宜善閱世者付尢物於
一咲也
醯鷄出於甕而入於蛙井嘆曰不圖天地如是其大也
蛙遂爍爍自得大鵬扶搖而上九萬餘里見天地如井
歛翼而下思玄子曰物之見大小不同有如是哉世無
高九萬餘里之眼而謂見之盡者妄也
細物莫黠於鼠有碩鼠謀自全計曰京師中衙門懸箔
梁肉有餘然厄於狸奴蒙貴是謂有利有害也不可往

必求有利無害之處腴吾之生莫若穿金堦而入至光祿厨而出焉可以食有餘而害不至行之果得志未幾思域進活得蛇數籠能捕宂鼠掩捕匪有子遺思玄子曰世之營三窟者營智自拙不循是鼠也哉

室之北隅有明窓焉以薄紙蒙其櫺遊蜂浪蝶欲假道以出不意兵有限也終日撲撲不自休豈知門户在邇一回頭即寥廓也耶蔣蹶不發莫覩乾坤吾於是乎有感

思玄子吏長沙公餘日玩天人理以自娛酒酣興致輙乘款段入岳麓山於巀峻見唐虞氏之石於舒卷見唐

虞氏之雲於暢茂條達見唐虞氏之草木日暮經市而歸歎曰惟古皮兮惟古骨兮成古貌兮惟今儇兮惟今忽兮槩今竅兮彼葩垂兮我杈突兮不同調兮風之吹兮泉之源兮代我哭以咲兮人目以為迂腐

吾文出於天而雜以人神經鬼緯無意而為者天也字練句憂有意而為者人也屬者人也人知之也我亦得而知之也屬之天者天知之也知天者能知之也雖我亦不得而知之也我且不能自知人易知之乎

孫楚娟王濟以驢鳴魏收悅文宣以狗鬪潘安仁拜晉謐之車塵宋之問捧張昌宗之溺器文人之無行一至此哉平生著述辛苦以傳世者適為足後人嗤咲之資則亦夥思甚矣

虞嘯父欲獻孝武以魚鮓劉道隆欲見超宗之鳳毛不學無術一至於此黃庭堅云人無古今淺灘於中照鏡則面可憎對人則言語無味此之謂也

思玄集卷之二終

文

留窮文

桑先生讀周官六典勺藥今古劃擧蕭眞目營四游心擲八垠日隱崦嵫束帶正巾頊焉陰氣颯爽靈風襲人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先生曰汝其晧黎丘拍延壽之鬼乎抑報趙與券齊伯之神乎胡爲至此也窮曰吾爲陽城氏齋也生爲窮人死爲窮鬼覗先微譴練人玆倚仲尼厄陳伏火七日子路慍見皆宰侍側孔門高弟憲也日窮賜也日達孟軻受賄死殺長辭歷泰赫漢嬖朏子雲諫於翹舌翼草玄文迴暗界唐又炙昌黎三千時空弄罵其書二子摩突逐我送我旋悔假留詛已遷去千祀沒落始述先生先生嘆嗽吾獄黎羨先生就睡存使出肱長爲冷官竊祿升斗平陽草粧宗文餘帝侯巴餞詢阿殷及口惎吾操縱曾不我咎方且憫侍悼俗袒吻忘身思覯姬旦之顏分㐅門之仁庖眔周泮汁以調大鈞吾鬼亦慧籥夏春意戀子既久懷忘愁嘆今次隱作濯足毛閭暴背崑崙使先生市排閶闔擬要津操機銜以潛趯酒龍雨而清塵不亦可乎先生曰遺佩伍受言桑留情矧汝吾依幾四十齡茲吾陶冶洪鑪遐征豈汝

爲真能窮我而忼怔邪天地萬象得有偏全雲婁瀏吾畜定容濡吾解雕胡孺於典經駭鷄獲於奇編霞抈別選統就謚瑤雲寫則耀光縷天德裕可壘乎函谷知微莫瞻乎漢川寒披獨璽陽烏刷羽瞑矜孤燭王尹誰涎或選詞就班斯文聊宣亦有魁魑侍後星宿參前是富有之自然而汝能執其權哉且聞堯仁如天丕冐無涯汝於是時在其土階禹平水土胼胝懋功汝於是時藏其卑宮文子三世顯相齊侯汝於是時隨其敝裘司馬一德早胼海內汝於是時隱其布被於汝亦達者之穆也哉或禍焉生角廝水逢禧天衢陟升姚遂太階亦欲階汝濯垢清瑕恬澤垓極彤管添花而況振漁網以索驥設兕罝以求鯨終織薜荔以爲服咀英芝以爲根則擇汝安身之域終老之場又何必舍吾靈府之安宅而別求無有之鄉哉窮乃歌曰大貴匪軒冕大富匪金玉芍勒勸人窮君子足芍延吾上座先生獨兮遂安焉不復去

吊屈原文 有序

楚潘聘予典文衙予自江西郎幹舟登輿一出山行命役卡凡草之揚香者則采之草數十種至黃州後遡大江遂以所采芳凡寫散前撒焚爲酒投文於水以吊駱李事長沙之汨羅云此頻遂然公之寬於楚無乎不在不必求此湘纍云爾已

難易以相當兮（蘇東坡弔屈原賦云：「沒不適中，要以爲賢。」蘇子云：「屈子之過，過於忠也。」言雖生也而死，雖死也而生，易而死難，屈原其爲難者，足以補過也。）雖先生之一死兮，配夷齊有耿光（夷齊不食周粟而死，是亦過乎中庸，以之配屈原甚宜。）曰丈夫生懸弧矢兮，壯有事乎八荒。習拯物於方春兮，偕九有以樂康。紛秀抉以盜肆兮，自珍襲乎璆琳。擊磁礫以相和兮，謂鳴鏘爲不祥。濯山泉以儲潔兮，裁皐蘭而擷芳。于爲先生之身兮，與巢許而同臧。

弔賈太傅文（并序）

成化庚子，楚皆樵子與文衡、鲁瑤，文達、孫仙榮，又三年，知流寓貢泰道，紅賈太傅詞。又弔之以思所作長沙，因吉交刑部副郎葉君元之以春蒙。

書本曰：千載之間，先生與屈賈，三人同寓。滋土，至爲不偶，賈有弔屈之文，言思弔賈之辭乎？予感其言，作此文焚大傅祠下，少伸景仰之私，且以復吾元之云。詞曰：

湘汨沙之莽莽兮，中有汀曰汨羅。惟靈均之徘湛兮，衍千古之清波。何先生之竢罪兮，正靈均自江之所都。攸雄辭而慨弔兮，暴情悰之陂陀。珮犛瀰乎蘭蕙兮，衣裳留乎芰荷。儼騷經之滿目兮，邀予辭以相歌。赫炎漢之方隆兮，匪翦楚之一蠡。稱機衡以平運兮，午豨灼小爲和。飛偖墉而肉澥兮，手排挾乎蔥嶓。驅魍魎而比鍵兮，豈脉息之微瘥。本根豐而煌煌兮，亦盆盤乎條柯。蟠蛇旄之挂天兮，入剪伐而么麽。倒冠履之上下兮，視嶬垤而嵯峨。僉譚譚以咲語兮，獨已泯之滂沱。雖貞潤以成匹兮，豈欽止乎龍梭。左控御乎南威兮，右撫抹乎姣娥。憐陵邦之奇質兮，弃光景而逶迤。収馳驟而守閭兮，參天山以秣禾。賦舉雲以叶臆兮，惜來日之無多。悲嶬巖之易窮兮，慨致鵬之非匹。圓圓土之汶汶兮，鑄寶鋭而爲模。羌空言之際遇兮，的夜鑿之鸞坡。予又悴先生之士兮，後千載而刹那遡。

聖明而獨詘兮，胡今古之同科。響人生之竆達兮，直喪暑之經過。委吾身於造化兮，任刀抹而沓塗。紛世紛之變幻兮，消長袖之僊僊。于將釀沉瀣以爲酒兮，味淪陰以成餔。升都嶠以長嘯兮，陟委羽而高歌。孰息慎而黙黙兮，欲反觀乎太初。終吾生以泮奐兮，補先生之婆娑。

思玄集卷之三終

思玄集卷之四

碑

平蠻碑

皇帝治天下七載四方寧謐惟西廣巢賊屢經斬艾孽芽稍茁特復陸梁永安立徑成萬攻圍州治且結猺獞仁荔浦等邑沿府江惡黨阻截江道軍民大擾監察御史林公廷選巡按西廣堅於用兵自斷不忒遂會議馳驛

奏聞命下爰整六師期旦夕吹氛淨地先是是年三月守與安指揮麻林牒報湖廣武岡之楊峒苗二千餘出

抄掠居民列營於西延石谿千戶唐瑛總旗葛明鑑迎敵而殞廣益鴟張林公即檄副使武君清督行都揮指事指揮楊觀嚴兵於曾塘咸水諸處分布又款熟猺於要地賞罰嚴明人百其勇右布政使黎君福僉事王君本儉又協相其間斬首三百級生擒一百五十指苗賊遂遁一方底寧至冬遂籌永安之師總鎮太監王公敬總督右都御史閔公珪總兵伏羌伯毛公銳又同林公俱臨平樂駐劄昭平總計三廣官軍狼兵達軍民款多寡分爲四哨會委副總兵郭君鋐副使武君清統兵從荔浦洗府江西岸諸村左參將毛君倫僉事劉君信從五屯除西鄉諸賊巢自象州猺仁直擣六峒等穴則屬之右參將殷君磐參議吳君昭自廣西盡平附江東岸等地則畀之遊擊王君永僉事王君本儉又調僉事黎君鼎巡賀縣截瀬道會遊擊俱得雋參政徐君鏞繼餉無缺之僉事陳君煃閱視紀功惟謹其東西水陸兼城北面恐賊覓逕潛逸則別令副使向君榮指揮楊觀背腹夾攻設網既密脫目者寡太監張公瑄又輸資助軍究心贊畫克成厥功共破村寨巖峒一百八十處斬首六千級奪回被虜男女四千四名口俘獲賊屬及賊器械俱無算我師大捷無亡矢遺鏃之患四月二十六日

班師攻各巖峒凡險阻莫上歷代爲賊長城卒不可援者果搜扒擊今皆化爲鹽粉惟郭武所分通天岩賊憑高下矢石我師攻圍月餘其固如故今總督右都御史唐公珣初下車即星馳平樂督戰益力衆智勇俱奮岩遂破時郭已擢漕運總兵去軍殷繼郭爲副帥奉唐公區畫經理府江無不順流予觀我

朝命將出師有事南夷甘功莫偉於是也初功將成閔公已擢南京刑部尚書之任自師出而旋其間運籌進討核實功次委任待人勸懲有道無不用命用是賊衆數十年嫯虐之患一旦盡平謂非林公終始其功耶昔

漢大將軍竇憲既破北狄嘗特威靈氣焰亦必烜赫宇
宙不旋踵野烟沙草磨滅殆盡班固爲作勒燕然銘有
斬溫禺釁鼓獸尸逐膏鋒之句藉此轟震千古若林公
者集群策協衆力平蠻之功無愧於古可無紀述以見
我
朝武功之盛挾雷霆而共震配日月而並明者哉宜磨
桂山之石勒予言以傳不朽銘曰
自古南夷或臣或叛克國董威新息弭亂有如孔明生
擒孟獲又如狄青崑崙夜克永安接壤四面生夷寥匕
府江化爲鯨鯢文武協謀分哨進討無險不登無堅不

搗少壯殊死僵尸如麻高岩清血疑帶殘霞獻馘連連
千牛行酒宜築京觀以懾群醜邊患底平其功何屬曰
惟桂史終始提督捷音聞朝
天嘉滿容定爵賞以示褒崇昔漢竇憲大摧北狄燕
然勒銘孟堅秉筆歐許南獠韓跡黃家我勒斯銘昭代
之華

奉
勅鎮守柳慶等處右參將歐公擢廣西副總兵
去思碑

弘治甲寅永安夷叛圍州者再府江路梗時參戎歐公
分哨進討獨當一面斬首幾二千俘獲莫計柳之兒童
走卒日望公旋觀雲霞變色曰旌旗至矣聞風聲鶴唳
曰笳鼓競矣已而擢廣西總戎其顒象者以公釋此而
去而不知公無不統也初公征永安時都閫張侯孟仁
攝居公任受公恩最深亦慨公仁施傳而不專又恐公
功久而湮沒也乃述公有功於柳慶者求予言勒石以
垂永久公自成化十有三年奉
勅鎮茲土數年移鎮左江以病辭歸
朝廷以公繫思邊碑也復賜冠邊舊鎮先是融縣郭門
之外豺虎縱橫公先後殲十二源獞及思管鄉獞賊幾

盡招其餘黨復業今皆聽命里胥唯唯執役全邑奠枕
撫安馬平峒賊韋全富覃胡茄宜山賊李彥等恩信不
渝悉貪餌歸鉺昔日鯨鯢化爲陽鱎詠令不悛如蛹之
蘢公平來賓蠻動地其黨亦皆心服公復任時值慶遠
劇賊覃召管聚衆盈萬大肆陸梁焚毀哨堡行蹤殆絶
公重立穿山迎恩諸堡招熟獞成村以爲羽翼給牛種
興水利相安耕鑿戍守有備覃賊計窮斂首歸命客旅
遂往來無阻八寨舊轄於遷江以狼牧虎不受約束每
年劫商毒民官軍征之則險嶠深峒爲其逋逃主軍退
復出爲患無安輯上策公檄其渠魁石公銀至賓州聽

撫諭撥屬思恩軍民府思恩專力控制以猶臨鼠自爾帖服上林貴武单夫隻婦牽牛擔豕出入如家古田福祿巢賊素稔虐無華公詮偏師追討斬首數百級餘衆悉降一方底寧稔惡賊首黃鑑成戕害總戎少叅二馬公踪跡詭秘莫能致討公設方畧懸重賞購致之卒俘以獻神人之恥於是乎雪慶遠江兩山壁立賊據險掠官民舟勇謀莫展公召其頭目誕布威信無不帖然聽命至今江平如練笴桀相繼饋餉百貨通焉公雖駐節於柳凡思恩田州泗城東蘭那地諸州俱屬控制公恩信表布每有征行其守土官無不親結甲以從故能所

向克敵成功若神公清以律己惠以使衆尸戒樓公廨弊則整之舊則新之俱出措置不煩於民歲遇旱澇則齋心祭禱無不立應民之 其禮歌謠載道又同大叅黃公塤議立社學選軍民俊秀誦讀其中多有成立者且知人善任故能保障邊州屹如長城莫敢指顧公自守梧與今郡每歲軍功成及獲黃賊
朝廷累賜彩段表裡洎三府勞羊酒銀牌無算公雖居閫外秉重權然遊心古澹畊山釣水之心日往來於胸中累以疾辭職
朝廷每嘉賞不允及今承安功未上而有茲擢嗚呼若公者柳慶之人思召伯望高子百世可忘之哉予家食時鄉丈孔君韶文時爲御史中丞與予言公起家廣州前衛僉使年少即拔頴自見最爲都憲韓公永熙器重予昔守高州四郊多壘渾城鬼魅事幾至不可爲之境公年踰弱冠即擢都閫同予披荊棘芟強梗化盜賊爲平民千里之地得出湯火歸袵席公功在不刊予時已知公名及至柳謁公覩公治戎之暇手不釋卷對予劇談秦漢以下文格高下及上下數千載史如指諸掌雖專門名家者有所不及延接賓客間儇引納無不傾倒重惜物命一蟲亦不輕殺遇有罪當誅决六姑息文事

武備庶幾兼之予嘗論公之爲將以孟孫偫放麋之心駕裴將軍射虎之勇得孟明脩政重施之老練兼蔡遵雅歌投壺之儒雅請非三軍之帥而豈一夫之敵耶公功在山恒峙不湮公功在水恒流不竭纖忽揄揚莫既筆舌公名磐字世安别號石齋

子游言公祠堂碑

吾邑子游言公北遊而學孔子之道得其文學一體以歸爲東吳與文學之祖大江以南萬世尸而祝之攸宜宋慶元間孫君應時宰吾邑曾廟於學宮之東後令王君爚加意存其後人其廟累代脩葺至今惟祠之於家

者或有興廢繫時與人何如
本朝巡撫工部尚書周公忱及徙令井君澤皆非新之
後燬於隣災四明之慈谿楊侯子器由名進士知邑事
至任拳拳以稽古崇德爲事於公之胤周其學歎婚其
末四既爲屋數楹以妥公神仍置田若干畝資延世祀
祠成公之六十四代孫江以記求予言予觀應時嘗求
紫陽朱子爲之記凡公高弟聖門與能過化於吳大畧
朱子言之已詳予何敢贅一辭獨公在當時以文學名
獲居四科之列公之所爲文學者嘗以爲鄉之後人告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如其文也孔子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故聖人學文於天地賢者學文於
聖人文學以經緯天地爲極自非聖人莫能與乎斯文
也然則公之文學之何如其文學哉觀其爲學必欲知
本燕居必論禮取人必以正大治人必用禮樂故朱子
謂其敏於聞道道即吾夫子聞道是聞夫子然則公之
文學乃入聖師文學之階梯又豈止言語文字而已哉
若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
又以言語文字爲文學也以言語文字爲文學特藝焉
而已耳所以漢唐諸書以儒林文藝分爲二傳抑彼揚
此意深有在杜子美詩亦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
若公之文學誠可謂道德溥開者果可以小技目之歟
今去公二千餘年而世之名爲儒者不過餔啜簡冊二
尺四寸之糟粕爲出入口耳四寸之妙用就使其文其
學華藻如相如勤篤如元凱亦畫餅充飢曷足以窺聖
學之一班而況淺識謏聞之士稍能呼風喝月抽黃配
白即以小才自恃漫忘吞海狂欲上天不復知身心爲
何物甚至剽竊章句惟取掇拾科第而止以是謂之文
學寧不有玷公之文學乎學公之文學必以求道爲主
等而上之見道卓爾則顏子之文學在是由是優而游
之不知由之乃孔子之文學也嗚呼是可一蹴而至否

耶人能學公之文學則不死公之心庶幾焉心以祀公
者無窮而凡暗室屋漏之中明窓淨几之下皆爲廟公
之祠宇者矣古稱王謝崔盧謂之高門然則爲公之子
孫者則又何如苟能不墜家學之傳斯爲公之佳子孫
以是爲一瓣香爲五十席爲十七物以供以獻猶爲過
之而今日之梁棟亦可化萬間之廣廈　大庇學公之
徒也予辱與公爲後進繼願學孔子而景仰於公者自
丱角以至白首亦非一日故記公之祠遂述公文學之
實以勉鄉之人并公之後人亦因以自勉

新建通津橋碑

太倉新建州治管轄數市鎮沙溪鎮其元統數浦底浦
爲命河海虞塩鐵昆湖蕩淤均以浦瀉隣渤澥潮汐不
奭刻淩灘民田以千頃計其流迅急稍貳呂梁龍門有
橋毋波歲久圮材巨杉朽如薪其文瑣裂如蒲類足柱
日戰滲漉汨將腐嚙不支然由橋逵州者日不下萬趾
邇橋恒闐萬砧杵聲橋質喉舌於州一息不可頹靡湖
廣之東陽李侯端由名六察守吾州州既調一去年秋
七月下旬適郊劭農駐節於鎮致光州守政繫居預與
侯有同年雅侯首存之華君邀予與郡進士瞿右剛等
奉樽俎侯詢民瘼僉首函茲橋侯徒步軔之儼上危下

險若古川青圖彭祁秪非狀傷栗久之乃右鎮之潤室
勸其舉㵎濟厥事衆素服侯清德無隙貞悅至是樂踰
踰已得無故重利有侯晋寸晷人獻目一語一默梗柚
具焉一指一顧工匠集焉一咳一唾飲炊羅焉卧龍歸
鶴已在目中矢因命吏簿數以往既而閩之淮安周侯
明起家科第掌常山教考績擢同知州事侯遂閩周侯
料理茲橋周侯兩親至鎮以廣言代楳楚以温言代賞
勞未幾實具數亡侯與同侯擇能者督工役猾者主進
典術衆坤耆民黃恩盡心所事任怨忘已橋將般恩善
慎出納無毫髮私經始於今年九月四日次月對日落

成濶丈有四尺長二百四十尺爲洞者十面堅足固衛
以朱闌可並舉四輿並乘三馬並行偶語五六有橋舊
名杯津侯曰山可登水不可登浦朝宗弗湮盍易登爲
通橋之南北俱以華坊㕛揭其名鎮益增華數倍嗚呼
茲橋之成功鉅費大不易措手今不踰月斷虵蝴蟒鼉
然一空脩翎蜒蜒凌空無與烏鵲所造魚鼈所就者果
易得歟初橋之衣易壞於旦夕群群而來逐逐而往者
日圖倖免設有崩圮劫之所遭必有不狂而蹈湯火無
故而服祇鴆無罪而就東市者今皆舉之安全生長之
域祸伏於無形銷僻以讓人知其功否耳俾翼造化以

全民生以厚民用我已爲之人日由之哉之與人兩忘
其功四海一水一手建極民賴以濟亦建一大橋也昔
周禮防民之溺設官曰萍氏禁游川者以類充之橋敝
危於川游今橋既成人由若塗不知有水使萍氏若在
必弛茲浦之禁由是觀之凡有建立能合先王之意者
又何必屑屑於既往之跡哉且韓昌黎作方橋詩有云
非閣亦非船可居熟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識
者味之謂其有經濟才佇夙擬風紀以忤而阻天衢翼
鶱在邇周侯律已臨民不衒東萊居官三要大用可卜
經濟之才皆當於身見之而茲橋之建亦必不化爲昌

黎之方橋也予卧病林泉乃當閭史之責成橋鄉之大事例當特書遂爲紀橋成之顛末如此合謀以相其成則節判堂邑陳侯文寶𣸣溪龔侯克成黄梅黄侯邦序吏目安定楊君善皆當登其名字於石以垂不朽庶使後之從政者有所觀感而修舉廢墜之不容自已云列輸齋者之姓名於碑陰亦以勸後之好義者以幣踵門求予文者則麻組沈天與等若干人不能悉名名

重建龍泉城隍廟碑

天地之靈熛旋磆殺萬有化生其存於人心爲棲靈之所是故觸而山崩拜而泉湧泣而霜降非氣也心之所

射也心之所射謂之靈靈之所聚謂之神邑有城隍則一邑之心所射射心衆則其聚靈也強聚靈強則其爲神也與物神與神則其荅也無言其應響也無音聲不周而普徧不動而運用不宰而主張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祭各有所宜之神郡州邑於城隍必設廟以處祀事非以爲人稱神靈而祈福祐者歟龍泉城隍舊有廟在五廂內洪武元年邑令高德賢𥼶建景泰三年知邑事黄中修粉刷漏歲久梁宇傾壓苔蘚丹青塵蒙香火憊神脉脉若有偵者成化辛丑今南畿監察御史池陽張侯大信前宰是邑者宿之尤淵新其制民皆樂輸金成喜兩帛無愁縷工仲豫指兩所歲星門廡殿宇塡塡翼翼嘉興姜侯一臣以名進士繼侯爲政又加輪奐一楹莫簷三尾莫遺神罔怨恫陰液淋漉癘解夏霜旱逬陵泉歲事告成邑大夫士洎小民咸若曰神佑吾民二侯之功不可湮没因求予言勒于麗牲之碑嗚呼明則有人幽則有鬼神神不能自靈其靈資之人人不知自靈其靈要之神是廟聿新凡民罔不欽肅善有所憑而敢爲惡有所畏而不爲神靈益彰則人心益聚天人交通而我一致不顯亦臨無日不禱是豈常人之所能及耶或

曰生爲異人則殁爲明神請伯夷則致雨愁樊侯則降雹慢柳宗元則仆各古今所傳不可謂無之夫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方其爲人得天地全靈以生取物宏而用精多及其殁也真源不散求天之符與民救火持患上下風雲叱咤留遲以血食一方亦有之乎予應之曰妙用不測是之謂神使神可測安得名神人或爲祠理容有之僉曰先生善識鬼神情狀即以是言令石工鋟事

馬平縣重脩儒學碑

柳州爲嶺南名郡自唐以來皆有學柳子厚才宣王廟記云學者道堯舜孔子宋汪彥章學記云大觀中十之

絃誦者至三百人馬平爲附郭縣邑士俱入郡學凡柳
汪二先生所云馬平得其六分景祐間朱君辨曾一甲
科及第其後繼武圖南者遂遂借郡乘遭兵燹失傳
國朝洪武四年縣丞唐叔達始開設縣學自是登科第
者先後相望學在羅池街東地形稍卑弘治七年江水
泛溢汪洋如海浸漲文廟半罪孔子真乘桴矣或者議
欲遷於城中不滌春漲隙地否則仍併人郡學爲士偶
歸泥計衆以水患不常有一饋甞宜廢食且茲學之設
每當大比宴鹿鳴者不下數人興賢勝地其忍鞠爲荒
囿否不欲遷秋元許公錫道因上書於提學僉憲莆田

彭公甫反覆辨論其事甚悉本學又移文於
欽勑總督兩廣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鄧公廖力
陳仍舊貫爲宜得允所請鎮羊靡靡廻檻其趾柳州守
四川之内江李侯文安字邦輔少出宦族以文行名於
時由名進士累官地官正郎以至今職九年冬至任民
夷紛挐鋪以太和未幾郡以静治乃脩舉廢墜覩茲學
頽圮已極又明年二月首造正殿次建兩廡門以櫺星
繚以周垣脩輯明倫堂六及齋房庖舍無不堅固完好
侯慨遷郡凋弊心惡煩民節縮衆費幹無爲中以成厥
功新學既成士益增氣鄉評之聲在在盈耳惟是學政
之闕宜有訓言以代教象予乃揖諸士子而告之曰天
地之間物各有職試以小者近者言之蠶帛能温儲粟
能飽備器則得用爲室亡貞藉憐憫北物職之盡乎人
者也鷄司晨犬司夜鳥鳴春蟲鳴秋北物職之盡乎天
者也惟人亦然耕食鑿飲趨事赴工亦皆有職況士乃
天民之秀其可以無職耶爲學以盡性爲本讀書以明
道爲先和順於道德之場洞達乎天人之奥以腴其身
以昌四海此則士之職也尋章摘句獵取急售以圖功
名富貴爲士之職如是而已乎天下無矢職之物而有
失職之士此古今所以福善治也或曰先生論士之職

如此然則有司之職亦如曰脩身範物告茲真才以爲
世用此則有司之職也簿書期會云乎哉若侯者可謂
知所盡職者矣諸士子其勗諸盡士之職斯盡有司之
職譬如良金之出不能不賓朱提也若然則所以厚報
賢侯令日興學之心孰有大於是歟求予言者馬平令
鄭君項同府長沙曾君政協贊其成掌教賓州宋君遠
司訓華楷李君昇方新學之造贊府内江趙君洪同項
實課護工作初舊學之欲遷遂等與宗道能辯泛衆謀
申請當道得有今學是皆有功於茲學者當聯書其
名字以詔無窮

馬平縣儒學科甲題名碑

唐虞之才出於推薦周始行鄉舉里選之法鄉大夫貢賢能之書王祭司祿而受之藏於天府今鄉會二試登名者有錄蓋昉於此唐時登進士第者題名鴈塔宋立進士題名石刻於禮部

國朝又立之於胄監京師所爲四方標準若然則府州縣學重刻本學科甲之名以見人才之盛以爲山川之光非以義起者歟馬平科甲代不乏人號小蒲陽宋景祐間井君翔又嘗一占倫魁實爲嶺南文獻之邑

大明洪武初賢士益盛非郡學可容因各建學以便絃

誦自是進士則有蕭君子秋元則有許君宗道其他得雋發解每大比不下數人分入郡學成名者又在格外縣令潮陽鄭君項堂教賓州宋君遠司訓蒼梧李君昇等懼本學先後登一第者其名久而湮滅相與伐石題名以圖不朽求予記之以言夫人之名父詔之然嚮隨乎滅是故常人之名不出十里君子之名能揚四海聖賢之名能傳千古今則勒之於錄刻之於石非可揚可傳之一事歟嗚呼莫堅於石然石之刻於人者有盡矣脆於人然人之刻於石者無窮曹娥郭有道峴山等碑經野火而礪牛角化爲朽壞已久今則因其人而思其石砣然挂空者常存是非人之能刻其石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文中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諸君於仕學之間一毫天理未純人欲未盡則見之事業公焉而雜之以私王焉而雜之以霸又安能光明俊偉以示天下後世哉學必爲己仕必爲人明德新民所造其極夫如是則於名也欲離之而愈追欲遠之而愈近吾知今日之石雖細書之而遐邇共覩大莫踰焉雖淺刻之而歲月不磨深莫踰焉期石之遭如何傳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諸君蓋共勉之耶等進曰班孟堅作燕然銘韓昌黎作送李愿歸盤谷

記柳敕史作柳州東亭記當時皆刻於石今石皆何在若此者不可枚舉茲又因其文而思其石則又刻石於文者期石之遺不在先王之文乎予應之曰不敢當不敢當當與諸君交相勉

新建蘇州府太倉州治碑

凡事天贊其機而人啓之天無爲而無不爲人爲而實無爲事若是成猶納饘亦阯昇褒栗飢驊遂之夷應以車輿人心恬愉悠久名之若遠天而行強以智力爲之在人爲贅疣在水爲寄生人欲去之惟恐不遠也果能堅凝於無明邪天機之人成之人之所爲即天之爲

故曰天無不爲而人無爲大人合一之道也太倉一名
東倉在元時宣慰朱清張瑄於此開創海漕市民漕戶
雲集稱瀛州火數里久而外夷珍貨棋置戶滿萬室延
祐元年遂徙崑山州治於此十有六年張士誠據吳始
築城鑿池以禦海寇州治復移崑山我
朝吳元年立太倉衛洪武十有二年分衛鎮海並治一
城衆議海濱內外兵民雜居歲久脆劫莫捍當設鎖鍵
以爲之防又兵累歲荷戈時憂乏餉或有庚癸之呼且
崑山之東陲常熟之南維嘉定之北隅去邑稍遠艱於
追呼割其可棄分三邑之一以崇明爲屬足爲大州安

民衆兵計不出此弘治十年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瑄
遂以立州事
奏聞
上曰俞廟議僉曰立州非艱而成州惟艱功之在人茲
州之立賴有新蔡曹公鳳由名進士爲才御史出守於
蘇清德重望上總綱維恢恢遊刃然下繕萬目條陳架
貫匪人亦難料理不可不精擇其人已而臺省科道合
推湖廣之袁陽李侯端以黃甲官六察平生勁氣直節
聞於遐邇因忤權貴久屈下僚雖時宜大用立州事重
非斯人弗克荷負爲州擇人不爲侯擇官遂擢侯爲州

守先是以舊教場爲州治其若門堂庫獄譙樓廨宇斬
新建立前砌大街後築土山規模氣象堂堂翼翼他如
學校橋梁壇宇公寓整齊無遺宏麗州形一衆洗目而
侯平日綱紀脩明凡繫州大體者人爲可緩侯以爲棘
力隄頹波必欲安流以至調賓合喉益坎劃埕皆著爲
成法足以垂示方來凡若此者刊落蹤跡闡明莫施州
新大立乃在於茲是又民可使由而不能知也侯既成
州朝野屬望去此日翔大藩羽儀
天朝有日於是前鴻臚寺序班王君栻義官鄭餘慶等
以侯勞勤吾州不可言諼當有紀述以慕侯功相率踵

門求予文勒石以垂永久予聞
國初有望氣者云此州當復興鄉宦髙若宗本陸君容
皆作爲詩歌以紀其實不可誣也然則上天立州之意
已久天何言哉以氣代言而已矣侯今一新州治非成
天意歟人心所在天亦隨之州立之後黃童白叟輒歌
熙熙數所便益咸以爲晚天心人心并侯之心混而爲
一共成是州其果偶然者耶使侯爲政不能安集三邑
之民共樂維新之地其民一興懷舊之心則州猶未新
也新州云乎哉雖然新之與舊相爲推移千古在前萬
古在後茲州之新爲後之將荷繼侯爲政者能鼓舞作

興新民之德又與廢舉墜不替舊規益光前烈則州可常新也是非侯之所以望於後之同志者歟夫州之立朱公首功曹公親獲兆黎完州在筭山立莫挽詑以竟事功在不刋南昌丁君隆亦由甲科官風憲謫同知州東先侯至任芟除荆棘以至有成厥功居多者同知麻城萬君科通判定州李君許常熟縣知縣慈谿楊君子器又同相並經畫其後復有同知懷安周君明判官堂邑陳君鑾蘭溪龔君韶黃㪚黃君諧吏目安定楊君善舉能協相克成厥功若分董匠役宣力執事則義官王俊與餘慶等亦皆於其間理宜牽聯書其姓名用詔

斁無

思玄集四卷終

思玄集卷之五

序

送陳隱君序

山陰陳君推士以進士令西昌吳雲越月性情化出納嘲仝與酬荅形影鏽章蛇蟠虺結之牘易予分西昌敎每佮君參謁官長塵坌腥濃漫落入轂相顧浩嘆曰巢許咲人出也慊然返也渚然匪中庸蹈欲返初服用是聽瑩一日君之兄洪本隱君來訪君告予曰吾與吾弟異趨世差池吾吾即與求訣吾隱居山林點陟理亂俱隅決桑之浚好吟詠淊泗泉潤硯翰墨濊渝插骨覺有

流動意好飲酒眾嚴之下飛霞汗煥流焰光龍鑿單洒騰氣鬱律相掮飲之夜能駐顏好聞音樂松篁在列嵐風奏之閧以越徵風奏之清以洄瓞笙竽莫寫意不在魚坐石輙乾釣採之以茹穩勝肉食蹄予云惟適之安吾亦有焉吾自謂天壤間真無樂可代此不知吾弟與君輩以爲何如予聞其言覺有愧色徐起而揖君曰君兄隱君之賢有如是哉使予與君非躁出山豈無是樂耶失之不能不以羡人隱君玆行惟與予夜登快閣觀澄江水月一榭武山玉華之秀買舟徑返挽留數日掉頭弗顧雖然隱君往矣浙右山仙㸦收紀者首天台婼

隱君熟遊焉予與君弟亦紉濯纓潁水有日他日有携
童冠數人洞吹簫跨黄鶴尋李白孫綽之歌之賦於二
山烟霏夕嵐之間者必予也隱君兄弟毋使山靈遺文
絶我序以送之爲遊左券

雲南鄉試小録後序

成化癸卯雲南當大比之秋巡按監察御史汪山泊藩
臬臺臣與凡百執事悉純心以求真才合貴州來試之
士數幾六百精加披選共得四十有五人復勒其文之
精者以式後學小録既成僉謂悦濫竽較文之末宜序
諸後昔柳子厚作柳州文宣王廟碑引其欲居九夷之

言夫雲之與貴二代之所不臣敷孔子之志正在欲居
之内
聖朝奄有萬方德化所被山林失固江湖失險華夏蠻
貊悉臣悉奔今兹二藩多士來試秋闈者罔非仁義道
德之談不啻北面杏壇而親聆咳唾者碧鷄金馬其化
魯之泰山鳧繹矣乎何其一丕變之至是也夫諸士子
所讀者孔子之書孔子之志其在書乎哉必於天地之
覆載法其仁霜雪之摧殺法其義萬物散殊高卑以陳
法其禮日月之照臨江河之流通法其智欲使含智之
民肖翹之物無不得所而後已六經經是而已魯論論
是而已大學學是而已孔子之志其在書乎哉學孔子
之道者必仁以守之義以裁之禮以履之智以察之其
始進也沁沁然若無逢焉其用力也蒸蒸然若將過焉
其究竟也繹繹然若將退焉退而不流是之謂凝凝其
道則身無私而萬物皆我小用之家國大用之天下有
不成位育之功耶夫學繪海圖者雖未必一蹴而似海
然必狀其波濤之吐吞與夫天吳紫鳳之出没貌河沼
者洩焉而已耳膠焉瀉焉而已耳此則立志大小之喻
也諸士子其勉之哉涉學海之瀾而尋其源將由濂洛
而泝洙泗之流悉化二藩山水爲聖門之宮庭壇宇夫

孰禦之苟以書觀聖人必以言爲媒利祿之資夫如是
則雖服游夏之服而同其步趨是未免乎陋也學聖學
以經世任重而道遠悦願與諸士子交鞭策焉

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右唐詩分類精選二十卷凡五千餘首四明呂侯尹吉
水時所選將繡梓以廣其傳其子尚清過予西昌之棲
雲軒求一言於後予常注意三百篇而知其意古人之
詩運意而已辭畧點綴而意自明往往餘意出於句字
之外如愛召伯則云勿剪其芾棠則見其子孫臣庶其
愛可知如作樂以合祖則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先代

之後不聞樂而感泣則和治神人又何待言說耶且興
起無情而難接比雖有影而斟酌難類所易作者直賦
而已而其言之厚薄又眞關於氣化之盛衰如正風雅
皆作於周之盛時是時詩人皆飲天地之和以發聲故
其辭盎然太虛摹畫無迹九戢伐何諸詩畀仲情志其
風從變矧風雅變之之極安待不憤激風雲而氣撼山
岳哉就以周公所作論之大明東山之間又自不能無
升降矣況其下者乎繼而離騷之作比興畧備眞有三
百篇遺意蓋原之詞本爲憂國畏讒欝抑不平而作又
安得不馳鶩於變風雅之末流哉如九歌中心不同兮

媒勞又不甚兮輕絶最爲善語而使原當文武之世弦
言何爲而發就使文武之世之詩人當原之世吁嗟嬀
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語又豈可鑿空而妄出哉風
雅變中之變又不可專委之人也自秦而漢去古未遠
五言之作古意猶存如唐山夫人樂章鳴漢之盛與頌
彷彿而靈芝搓蕩等詩漢之風雅又日變矣降至魏晉
亂日多而治日少則能詩如曹子建阮嗣宗張茂先陶
淵明輩將何所飲以發和平之音耶大抵三百篇以後
取其詩之上薄風雅當味其意之淺深何如不可專論
其辭之平不平也曾南豐曰自文武而後又千餘年而

有太宗之治唐詩之和順淸適太宗之治醸之其盛中
晩之外又唐業隨之可考也就其中傑出者四家曰陳
子昂氏曰李太白氏曰杜少陵氏曰韓昌黎氏間有數
詩畧存漢魏比興而頗解古人用意彀率然一篇數十
言中其意不如風雅中之數言則又似唐之制度文爲
足以凌駕三代而先王之眞德實意僅存絲髮也詩可
以易觀耶然後世學詩之士多舍四家而他師豈不以
王摩詰劉長卿韋應物之流皆意隨句絶而平順易見
哉詩猶海也三百篇爲其蓬島漢魏晉爲其弱流而唐
則猶其中之疊灰諸洲學操舟之士至海門而震疊苟

望洲之畔岸心意俱飽更何有希冀者乎呂侯之選此
詩蓋剪其荊棘去其旁岐誘人至止是洲而子仲以走
言又欲過此而徃直遡弱流而至蓬島也況我
朝治隆唐虞尚何古之不可復哉侯名烱字文昭以名
進士出爲今職政通人和歌謡載道拯物之餘留心文
事不易得云

送陳推士序

君子之爲政不事於權詐術數之末而收功於禮義之
途者常若舒緩而不登及其漸漬濡泌而有大成焉則
不可以淺近目之矣是故就火而炙抱氷而寢其暑也

涌然其寒也倏然人孰不快意耶使求暑於冬至一陽
之後求寒於夏至一陰之生不亦遲鈍而無爲乎及其
氣候之至而景象之成焉則其功之悠久奚啻百倍氷
火而已哉
朝廷重守令之選每徵名大邑輙以進士治之三年政
成多擢司風憲之任以知民事也浙之山陰陳侯推士
胸次平夷少善吟詠篇章人推爲李商隱劉長卿行隱
然名動京師及登第當道以吉之泰和素號繁劇乃推
侯往侯至勵清節布公道事無起滅訟無炊閟威而不
見其可畏寬而不見其可犯敝裘羸馬而不見其爲矯

踰年求暑者漸温焉求寒者漸凉焉所謂涌然而暑倏
然而寒者侯其謙之温凉攸積寒暑之政乃成今年春
以六載考績之京吏民相安其政不忍別求予言以爲
贈夫君子脩其實以待官實大而官小不至溢其實實
小而官大必至溢其官侯介然有守不欲追逐徙羽數
年淹留百里設施之餘尚有餘實不可貴耶且大丈夫
之出爲世用自乘田委吏以至公孤宰輔皆吾分內之
官則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所以沒身於理義
之途者皆吾分內之學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缺者也
侯其可不益加之意哉予忝分教泰和與侯相得甚深

喜侯之政有成而足繫泰民久遠之思因書之爲後之
傳循吏者告焉或曰侯之名實已孚於上下此行千青
霄而直上不卜可知矣當有登仙之羨雲山之感以釁
其行嗚呼爵位之陞君子之所憂小人之所喜侯平昔
視浮榮爲兒戲而予之所以望侯者亦不以官職之崇
卑也外物或倘來豈吾實斯受之而已矣可不贅

送德慶州判官蔣君還任序

人不能住虛空餐沆瀣衣雲霞則嬍宮室裒冠裳凡米
鹽薪水可周日用之物一不可無官府均氏以息爭故
周民事一用民皆所當爲悠然以遐思凝然以靜處高

簡廓落而欲外事以爲高離物以爲尊不屑於有司之
事否則平明紫閣日安形闈又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
北方能放情於自得之場其胸次歆然萬物之表與否
恐非外境如風附大翼能相而使之上也是故夜明以
燭其光在火冬燠以衮其温在毛恃燭以爲明假裘以
爲燠與冥與裸相去幾何天光內發井田常火者果藉
外物爲明爲燠否耶予自幼習皇帝王伯之學晒㒳南
北亻亍弗試後分教西昌倅星沙調龍城自爲師儒後
功業濩落而名譽日損自顧生平於有司出納之瑣屑
實有所不樂爲者已蔽其職而不能脩其業毋恠乎人

之尤巳也時拙於用大巳拙於爲小既與世差馳今年春以公事寓梧慨念歸山有日因訂定周禮六官以見志細編摩問又以見周公之於天下大而天文地理細而裝圃醫卜無不究精微以立說若冀田種牧之事有老農老圃專意之所不能及者然後知予向之所不介意者皆周公之所經心者焉以不介意之我而欲經論周公經心之天下就使巳志盡行又安能綜理天下之務而無滲漏也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之謂歟西廣之淸湘蔣君名俊字時英裔出濂先主尚書琬之後其鄉有二蔣二陳並同氣縉紳出色二蔣誠之取

風憲敬之職内翰皆君昆玊二陳仲廉任通政仲華爲通政叅議皆君師友君蚤游庠序篤志於學成化甲午以禮經領鄉薦弘治六年拜授斯職當道累委淸軍擴州弁封川印俱有治聲去年四月東廣藩臬黎徐翟王四公並謂人總督都憲鄧公協擧君能鄧公特簡用君攀醝於梧醝利權所在又密邇三府速倭招商爲之不易若流通商賈宿弊盡革調一有方衆口無譁今年仲夏以週歲將歸任一時士夫不忍具別僉求予言以爲贈予因叙巳不能吏事之實於前一以羨君之能一以訟巳之不能爲君者止一節之空闕而不可謂予之不肯爲也

送曾石鄉序

天不與人謀而所以應人者多有不可知者存焉不可知此其所以謂之神也然巧曆者之推天不越盈縮損益朓朒兩仲數端之間則天地之情可見而所謂神者可測而知矣是故監之今古佐王公者或操市井之見啓草萊者或具神明之德苟即其人而觀豈尤天不畀其全使以天心而論之才不才亦皆爲之子則所以或予或奪蕭不兩畀者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平也天以平付人人以蕭期天天人如不相符而謂其不可知不亦

誣天矣乎吉之西昌石鄉曾君資禀重厚大雅不群少領鄉薦肆力於古文詞名聲藉甚海内名士凡納交者多欽祇推服屢試春闈當曉未揭兒童走卒皆以倫魁擬之伺僉相播遐邇一口逐北者再君以重遠人望不就選者數年今年春始得爲蜀之酆都令且同是選者別駕州守相望君獨鷄首之不得爲人更以此疑天之不平嗚呼是孰知天予君之學之名而奪其官以相補此其所以爲平也歟且荀卿大賢也爲蘭陵令人至不欲以百里之勢借之才如蘇老泉德如羅仲素僅止一簿尚去君之職數階然則君之今官儕之今人則不足

較之古人則有餘尚可謂天之不平哉君今茲往不自
小其官必法天道以治民凡便僻於前者不使之滿而
踈遠之民皆得其平雖古循吏之政有加是否耶使民
各得其平而天下治堯舜之治亦不過此君其勗之哉
前奪而後予又焉知君終不薄雲漢而高翔乎予分教
西昌與君相得甚厚若茲官一小邑又有萬里之行人
皆於君有疑於天予故道天意以解之太空冥冥玄造
無聲不知其意眞何如

送氷玉羅先生起復序

賈誼曰天下之本在太子太子在早諭旨哉斯言我

朝最重宮僚之選匪賢弗參司經局洗馬氷玉先生西
昌羅君仲明胸次平和文章古淡平生言動一以聖賢
爲師由進士及第歷官翰林
國史脩譔擢至今職輔導
東宮數年
睿學日新仁孝之名聞于四海未幾丁内艱去位服闋
念
衮職之久虛
鶴駕之駐想即買舟北上其姻姪楊君宗華謂予宜有
言以壯行色先生素厚於予每與予劇談今古日夕不
休或嫥然忘言熟一壓以益予者多茲將判袂有雲山
之隔其可以無言耶夫天地之生物其有本歟其無本
歟曰有之其本以冬藏有冬則不患無春夏秋有藏則
不患無生長殺王者學藏同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所
以藏也生之長之殺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
也禹湯文武之爲君父安長治不用是道哉後世英君
誼辟宰制六合者非不能生之也非不能長之也又非
不能殺之也其藏則無有也無乎藏是無生長殺之本
也無生之本是其生三代之餘春也無長之本是其長
三代之餘夏也無殺之本是其殺三代之餘秋也其能

若三代之全歲功乎本朝
皇儲類育德春宮切磋琢磨罔非正人使成大學之道
蓋以脩諸本愼諸藏也
列聖出御皇極至治馨香曠古所無是豈偶然哉是故
必脩王者之學而後可君人必知王者之學而後可事
君先生素習經濟之業慶雲景曜正值太陽光采發
越行則所以鞏固天下之本以萬宗社無疆之休尚何
待言說耶黃河時淸靈鳥日鳴四海豐亨是謂吾道之
行予與先生固無人已間也

五鳳鳴陽詩序

詩曰鳳皇鳴矣于彼朝陽喻世道方亨鳳於是乎
鳴也風雨膠膠則雞鳴不已故曰翙千仞覽德輝而
下之舜文之時野悉鳳致自是而後眞鳳高逝乃以人
而況之如名謝超宗爲鳳毛竇侍御爲鳳雛之類是也
外父海虞金名章先生以文學起家爲監察御史瑯玕
瀟後獨立不群屢鳴朝陽有忤權貴竟以是去職朝士
以去國　身輕似葉而名千古重如山分韻作詩以送
之蓋擬先生爲唐介也還家杜門訓課諸子俱翙翙仕
進長曰儀字來鳳官至北京國子助教次曰表字翔鳳
官至西廣少參次曰格字韶鳳今爲八閩左方伯次曰

律字鳴鳳今爲巡撫滇南右副都御史猶子曰度字虞
鳳亦爲蜀之建始令共科第之盛自燕山竇氏之後眞
絕無而僅有者詞林大夫士咸以諸內兄嘗歷官中外
政聲奕奕故以五鳳鳴陽稱之投贈詩文歌詠其事者
復後先相望蓋慶章氏門一之瑞世而喜天下之文明
也且韓子獲麟解云使麟不爲聖人出則謂之不祥亦
猶夫鳳非時不鳴其鳴必當朝陽乃爲可貴昔楊雄以
鳳自擬而仕於莽朝是於昏夜而鳴與鵂鶹無異唐子
西致詰鳳之辭良以有也我朝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如日方升輕陰未起而諸內兄文
采燁燁前唱後應聲聞于天尚何待回翔冊究眞發雖
喈即都之聲而後詣之鳳耶若夫諸君子之作皆治世
之音足以協之律呂而長鳴百世者抑又以見章氏之
鳳鳴之以時有可賛而無可詰也詩文總若干篇既編
輯成帙以傳不朽因爲總叙作者之意

傚庵槁序

文者道之英古人體道於身而宣之於文非徒文也然
所謂文者自動作威儀以至發之於功名事業皆是也
曰詞章也者特文之一事耳是故見其人不見其文可
也見其文不見其人不可也如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

篇皆世不我用暮景迺成故遊孔子之門者不求孔子
於六經遊孟子之門者不求孟子於七篇孔孟既沒六
經七篇之傳所以續其亡以施敎也苟讀孔孟之書而
不潛心其爲人不爲徒讀也耶舒城秦公崇化博學能
文由名進士歷任冬官員外郎出守太郡澤滯一方俯
名飈馳今擢江右大參予爲屬吏每謁公分司之中視
公器宇凝靜規模宏遠其言舒而不詹其容凝而不翔
其意昔昔然恒若繹交神明者見之設施寬行規矩之
中嚴出刑罰之外事集而民不擾予私嘆曰公之文詞
如是哉既而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示予予取而讀之語

皆中心流出畧無揑[illegible]迫之態霍光出入禁闥步履
如一公文之遲重似之林逋照影西湖吟弄梅月公文
之閒淡似之向子平蚤畢婚嫁遍遊五岳名山公文之
脫洒似之故讀公之文可以知公之所存予事公最久
所以得公之文者固不在於多言千古在前萬古在後
有後生於予者欲儀刑於公思一見而不可得其可不
於茲文而求公乎公平生以禮自律號曰儆庵即以庵
名名稿詩文凡若干篇予嘗辱愛於公序公之文以傳
因述公爲人之大畧使天下後世之人有求公者知公
之全文不特在於言語也

金文靖公北征前後錄序

永樂八年十有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實當
帷幄之寄作北征前後錄江右大參儆庵舒城秦公崇
化既自爲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伸之以言俾龍泉
嘉興姜君學夔鋟梓以傳不朽予敬觀者再歛衽而言
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者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
之定師定師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役輕挑強胡謂之漫
師漫師者挫隋煬帝暨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役
謂之荒師荒師在淫大則亂在英主剛自是而後若宋
太宗財力未贍即欲收[illegible]撫雲謂之棘師棘師則不支
至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掃孽芽沙漠永清謂之繼武
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嘗訝
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不憚逐虜之阽危今觀此錄
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於焚
龍城犁胡虜巢之策悉已素定於胸中且以正與師纖
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之敢犯耶傳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文靖藝營宿將曰戰無前是錄之成當代絕
筆百年平承邊塵不驚於是乎驗誠使伊傅居禁中頗
牧在邊陲而又脩文德以堅中國之防吾有望天下後
世此錄之無續也於是乎書

雨花臺詩集序

高座寺去金陵城南二里據岡阜高處昔天竺吉友尊
者讓王位西晉惠帝末永嘉中遊建康止建初寺王導
一見先呼爲我輩人當時名流如庾亮周顗謝鯤桓彝
等無不欵洽嘗以高座孤坐故時呼爲高座法師[illegible]
茲山元帝初爲樹剎[illegible]後沙門造寺於冢謝鯤[illegible]以

其座名寺梁天監一□寶誌公來居與五百大□俱
有雲光延坐岡說法天花亂墜因號其岡曰雨花臺歷
俯瞰城闉有江山之勝自唐李太白盧貴元而下俱有
題詠今主寺寂庵上人澄沁面壁以正法眼藏觀破南
北宗旨猶有詩書結習未忘恐見存之詩久亦湮滅乃
欲繡梓以廣其傳刑侍給舍溧陽史君巽仲與上人有
詩壇之契恒捐薪米以助其費梓刻既成巽仲求予言
以爲序予熟遊金陵兹臺屢登焉每一送目詩景滿前
然景物一致而態度屢變詩亦隨之鍾山雲抹嶺日半
規其詩顯以淨貞屋擎天紫氣陸離其詩壯以麗江暗

浪喧風帆搖曳其詩閑以激長干繁華鳳臺嵯峨秋高
氣清長空烟縷凡三國六朝興亡蕭颯之感與夫王謝
周庾諸公風流蘊藉之態無不暗晝於中其詩抗之而
行篆之源明平之而嵘嶧其冥冥其澄澄孰能盡暴其
形傳其聲是知其有餘不盡之景雖盡經騷人墨客之
所品評者又安能俾其精英有所虧成也哉予恒默坐
澄諦吾心窅然以深吾思洒然以凝静與滇涬居動與
玄造并方能與是詩會於太虛寥廓之庭嗚呼是可以
易知耶詩自唐至
國朝凡若干首讀之光焰爛然是知天所秉之珠玉愚

於花當萬倍也寺有八景除臺之外有十六曰聚寶山曰
手植松曰中孚塔曰拔秀堂曰永寧泉曰銅鉶碑曰白
石庵各有故事不能盡述

春秋集傳序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春秋之作聖人之
所不得已也易始於皇書始於帝詩始於王春秋始於
伯禮之與樂所以經緯皇帝王伯者也由易而書皇之
不足繼之以帝由書而詩帝之不足繼之以王由詩而
春秋王之不足繼之以伯皇之禮樂渾渾爾帝之禮樂
雍雍爾王之禮樂彰彰爾伯之禮樂獵獵爾由伯而下

無禮絶樂則有不可勝言者矣聖人因作春秋以闡世
變明王道抑伯功以迨易書詩禮樂之事業是故存乎
易以全春秋之變存乎書以全春秋之恒存乎詩以全
春秋之蘊存乎禮以全春秋之序存乎樂以全春秋之
和而易書詩禮樂又所以存乎春秋者也六經各一其
體用論其大分五經者春秋之體春秋者五經之用聖
莫大於伏羲由伏羲而歷堯舜禹湯文武至孔子而極
道莫大於易由易而歷書詩禮樂至春秋而極極於春
秋雖使孔子復生而迎不可再續矣故曰予欲無言怕
自蚤歲即習易書詩二窺其大旨禮殘樂缺頗涉心三

禮以會其歸而於歷代羣書亦嘗參互考証以求其訓
作之原以為皆治世之言也晚讀是經始知聖人經世
亂世之大經大法盡在於是世變之極至此而障可以
術是以上王帝皇之道又有以知易書詩禮樂春秋循
環相為無窮而春秋又不可以孤讀也傳春秋者不一
家近世多宗胡氏安國以辭駕理貫穿上下發明聖人
襃貶之旨不為不多但病其議論翩翩文致成章朱子
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亦計十有四又當宋高宗南渡之
時欲輸忠藎於章句之間故於復讐外夷屢言之微有
過當有非萬世之通論者悅不自揣量因取胡傳訓其

突兀擇取諸家之平順者補其闕畧間有一得之愚亦
附見其中名曰春秋集傳溥宦代耕奔走南北屹無定
功凡十易寒暑始克成編莊子云有成與虧者故昭氏
之鼓琴也無成與虧者故昭氏之不鼓琴也予於是經
闕疑頗多雖抱面墻之耻不敢為壓廟之見是不欲聖
經之無虧成者耶傳經若干言為之序以示後之君子
有任天下國家之寄思用是經者當求易書詩禮樂以
為之本庶幾循實而省輪輗也弘治四年三月望長沙
曾粮通判海虞後學桑悅書於湘潭行府新建[illegible]影[illegible]
中

壽張母袁太孺人八十序

人之奉親養之事之於以物以形有不以物而養不以
形而事者歸樂其心而已矣是故薦孟宗之笋烹王祥
之鯉舉潘安仁之籃輿承歡朝夕樂其心不違其志不
可謂非孝然陶侃之母欲其子之清白不欲其有所餽
遺范滂之母欲其子之全令名不欲其戀左右則又
非常情之所能測者大抵凡事求之彀中者可以識見
推出之度外者不可以意象測理或然哉浙之天台靜
庵張先生少以高才精璧經擢正統辛酉亞魁分教宜
城士類多有造就擢示年教諭當先生發解時與東閣

大學士吕公原同聽鹿鳴吕奇先生才正薦遷風憲而
先生物故矣太孺人氷櫱自守凡四十餘年教育子景
元字弘仁德學成就亦以科第起家掌教常熟常熟吾
邑也僻處一方迎謁官長有數弘仁訓課之暇日進其
旨於太孺人之前怡怡愉愉北堂春盎弘仁才名四馳
北畿與湖廣山東等藩爭聘知貢舉雖暫離膝下亦數
月往還無大倚門之勞太孺人之心樂之今弘仁擢守
桂陽以道遠乃獨之任太孺人以為吾子雖不在目然
把麾專城抱負可展千里之地得被其澤況所入之俸
足以自腴心亦樂之蓋有孰之樂樂以私情桂陽之樂

樂以公義然則太孺人之所以樂乎弘仁之爲子者果專於物養而形事耶嗚呼其賢矣哉明年秋弘仁當朝覲之京太孺人壽正躋八十十二月二十八日乃始生之辰欲便道稱觴於前預求予壽之以言予聞太孺人姓袁氏少出宦族相夫教子內德咸備族多長年有祖母者年百有五乃終壽種相傳有自今年雖向暮垂髮過膝耳聰目明儼如少壯子爲大夫遠以祿養子姓森立蘭玉滿砌向後純嘏之享其可既乎十載之前太孺人年方七十予既以序爲賀今又賀以茲言凡十易寒暑必求予言爲壽已成故事自茲而往弘仁官益遷則

功名益懋功名益懋則慈訓之名益彰慈訓彰則太孺人心益樂心益樂不知歲月之更也則壽益高于文藏之靈府中亦泯泯乎其不竭也當儲數十篇以俟

鄧城傅氏族譜序

古者國必有史傳曰生子必聞史書之則閭亦有史矣若族譜則一家之史耳吾之身溯之無始始有吾祖皆一氣也夫一人之身分而爲若干人各形其形各心其心又各方其方各則離離則散散則忘而況年代之久遠世故之推移安得不視至親爲路人者乎此族譜之作所以綴親疏明支派以興孝弟之心其旨深哉湖廣僉憲廣西傅公汝礪博雅多才胸次開拓自幼負志與古豪傑爲伍由名進士令南海以循良稱擢刑部主事歷副郎以至今職清慎有爲使節所至壬人憎落齊民誰枕去年春劇盜起於臨武公不憚瘴癘親抵巢穴運謀設伏擒先千有餘指無不就縛至今歌謠載道予之柳假道桂陽公適按治茲州告予曰吾原籍浙之寧波鄞邑吾父養晦翁豪邁不群其學多通由正術署東庑註誤謫戍南丹因家省城占籍臨桂累立軍功擢副千戶遇蒙
恩詔進階武德將軍惓惓以詩禮教諸子且曰吾族素

爲高門惜譜牒不傳耳予爲進士時遍訪宗人無所得晚得傅氏此序於蠹嚙鼠嚼之餘又以意正其魯魚史亥尚有句不相屬者則仍其舊不敢強有增益先生卒爲我序之予觀悅岩所序則知傅氏始受姓之遠祖無傳所可知者隋端明殿學士端公瓛始遂以之爲始祖端公避亂由和義關外徙於邑之鄧城止居焉後有名元廣者爲肅宗殿前侍御史名岳者爲昭宗散常侍名靖者於宋仁宗皇祐四年提舉廣南與狄青同攻儂智有功名淑者於大觀四年爲門下侍郎後擢爲太宰名堯弼者高宗朝爲翰林學士遂參知政事高官傳之後

先相望且其脩譜目録有曰本傳曰誥表曰啓劄曰狀銘曰祭祀曰贊說曰訓序曰詩詞曰雜書凡例云有缺有不録當時文獻足徵必有完書今皆付之烏有惟此一序如餼羊之尚在靈光之獨存豈非天欲不泯傳族侯公而昌者乎予觀漢唐書於大臣皆立其世系公年未桑榆名聲憂霄漢廟堂之任不日可待公子乾又年少發黄甲功名事業兩璧相照他日作明一經者脩公世系未必不於是乎有徵也以一家之史登之國史之中則刼數不能磨兵火不能壞此最光祖顯親之大者公其可不更加之意哉凡公嗣人是則是效流

衍綿源斯爲至孝

重脩蒼梧府志序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道地圖而訓誦又掌道方志如宋志鄭志焉一方志也

國朝既脩大明一統志諸藩臬或有總志而郡縣又各有志均一事一物大撮其凡小詳其目愈小愈詳密也蒼梧相傳爲帝舜藏域歷漢唐至宋號爲名郡我

朝成化初又開設三府内外文武大臣坐鎮其中兩廣俱在掌握屹然爲五嶺之巨鎮民夷望之不啻山之王至水之江漢也凡郡華胄皆當彪釆以傳在邇而雋永脱畧文獻莫徵郡守江右之餘干張侯克脩少以學行文章名聞朝野尤以名節自負由名進士歷刑部主事以言事因讁倅滇南之景東起爲肇慶別駕以至今職踰年政教聿興百廢就緒惟以郡志未脩爲欠事今年春予適以公事至梧冢留款者再容與閒因以兹志爲託又申呈於當道得允乃止予於氷井寺博采州縣古今事實相與商確校定同府前廷評潮州謝君有容又協贊其成不數月編輯成稿侯將繡梓以廣其傳僉謂予宜序諸首予謂宇宙無窮而壓跡易滅不有紀述雖秉節以建極若首陽之餓死汨羅之自沉亦將寂寥於

與後而況大庭之庫夏后皐之墓文王避雨之陵與世無甚關繫又安能後千古而獨存者乎今是志之脩如名宦人物之表章洞天勝跡之暴白上有所監以與治道下有所效以轉化機在遠者觀之以當卧遊在後者得之以爲故事下及品牧之瑣瑣不失爾雅蟲魚之註亦足以資人之博覽是果不要於理而無當之空言哉他如天文風俗城池公廨學校戸口陂塘之屬則又郡體之所在而不可磨滅者矣志其可以不脩耶昔紫陽朱夫子守建康至任先問郡志若侯者非知所先務者歟嗚呼曲折於簿書期會與夫脩舉墜典以風動士庶

古之與今其所尚必百為先後士君子為政苟不為今
吏之先則亦不落古吏之後若是者非侯之謂㢠台能
能臻玆域否耶侯曰吾脩職而行奚有於是

吳氏族譜後序

先王之制禮心無限則為之制有所泄則引其情如父
母之喪與奉先之禮稍有知識者心皆無限故立喪服
至三年而止自天子祭七廟與庶人之祭其先各有等
級所以為之制也夫人本於祖枝葉迷蔓雖賢智亦有
所泄因賜姓綴族以厚其源所以引其情也為之制者
斷之以義引其情者全之以仁要皆可以常行者為當

耳自漢魏而下氏族掌之以官此法既廢士大夫之家
各脩私譜所以重其本也慶遠推府東廣吳君告予曰
予世居瓊州澄邁之儻村自元以來始祖邦用始徙居
安定之譚攬流至予凡七世俱以耕讀為業予忝許國
為邑庠生卒業胄監爲今官自予所可知者如此予恐
後之迷今亦猶今之眩古也因作為一譜以示後可乎
不可乎嗚呼予觀周子太極圖乃總天地萬物之譜張
子西銘乃孝敬大父母之圖學者玩太極圖則知為萬
世開太平之責不可宣玩西銘則知為一世整頓民物
所當然是皆充類至仁之盡義之至也况一家之譜其

可不脩使人興水木本源之思以全孝友仁愛之天哉
吳君可謂知所先務矣君名偁字某為人慷慨有氣節
有守有為歷椰至今郡人各被其澤出入賊境渠魁攝
服遍歷土官州郡悉全名而還顯擢在邇未可料量吳
不足能顯其譜者耶茲譜之脩兵備副憲王公既序其
事於前予為叙作譜之意因書其後云

太倉州誌序

古者史以紀事自天子達於庶人二十五家為閭生子
則閭史書之閭亦有史况一國乎秦易封建為郡縣史
亦隨廢後世郡縣有誌亦史之流裔也太倉在元為漕

海要津市聲霍翟季世嘗一遷崑山州治於茲迫於水
寇州復故址我
朝立大倉衛分衛鎮海控制三吳歲久介冑奮張黔黎
莫乂當道遂
奏聞割崑山常熟嘉定之地建立大州以為襟轄衆議
難於創業兼才備能始克有濟湖廣之襄陽李侯名端
字表正由名進士起家令大邑擢柱史清德重望霄漢
騰聲直道忤人至於三黜至是舉守是州侯莅任以三
邑民心共辛異味一治調和政若鋤犁強者突計習者
沁擢劇高益卑俱為平土又制立大防足以垂示方來

庶務草創上遵前監察御史蘇州守新蔡曹公鳴岐成規下集同寅所長克殫心力剪乘補略三易寒暑州治告成與坐享成功者勞佚百倍未幾即以州誌未脩為缺典禮請予至州專任其事誌之初脩猶州新立文獻無考搜羅採訪凡數閱月始克成編分為十有一卷總若千萬言或嘲云一州之誌紀實而已斯誌毎題有論有斷有若效司馬遷班孟堅范蔚宗之所為者竊自力於此亦勞矣哉予解之曰吾夫子作春秋實筆削魯一國之史在氏所紀乃天下之史千古而下皆謂春秋小於左傳者乎本州封疆不小於魯所屬崇明亦可方顓

臾與鄆予父母茲州誦法孔子其可小視其誌耶卷之為一州之誌放之為天下之史其揆一也先儒有曰儻僕知恩可以從政矣侯任憲職符式廓甚宏縮治茲州名實加於上下不日將有監司廊廟之擢又可以一州之治擴為天下之治有如此誌可為全史或者唯唯而退侯曰梓刻將完請以是言冠之於首予應曰諾

送周元澤詩序

吾邑周君元澤以科第起家今年秋始領倅台州之命將行祖道既設左春坊左庶子吳君原博翰林侍讀傅君維立侍講王君濟之庶吉士蔣君敬之兵科左給事中陳君汝玉咸為詩以餞之慮空出響景物傳聲期待規美之意又流出於韻之外予居席末詩未成僉曰當為言以引其端予惟為吏之道其上下交養者乎故吏於茲土者口養民之粟身養民之帛順指氣使養民之奉承惟心不待養恒虛之以還養乎民民則能出粟出帛輸力而不能運乎心使無吏以主之各一其性而求遂乎欲愚滑之相距強弱之相矯不至失其常業而悖亂者幾希是知民之所自養者皆吏有以養之也故吏者民之大體民者吏之小體夫以人一體而論之一手之痿痹一足之攣瘸若無與於心冇不為是介介者乎

世降俗衰民無常產士無正業郡縣之民痿痹攣瘸者多矣為之吏者不思與之扶衰而起廢焉是足盡其職耶而況休戚之不關痛癢之不知惟恩厲民而自養者哉或曰予謂吏民一體是矣設或懲壬鏞過其如台刑其體何予應之曰飢而食之寒而衣之是愛其身也割痔開癰濯腸洗胃不為愛其身乎故曰雨露霜雪無非敎也予素交台之大夫士知其風俗尚氣節重道義漸染詩書之澤至深至厚雖地僻而役繁苹其民凋瘵未入膏肓周君青年而志博學雄才素留心折民之肱丁協之寅長以和其劑台民之病於是乎療之矣君其行

哉名焆焆而騰仕蒸蒸而升雖調程子之卅以壽斯民
亦於是乎基之也若其行哉贈行詩凡若干首予與於
交最深故特獻愚言以冠群玉

重刊虛舟集序

袁州守八閩之三山世英王先生由名進士入翰林爲
庶吉士除地官主事歷副郎至今職以文章學行發爲
政事有古循吏之風公暇慨念鄉先達王君孟暘以文
名當世其所作虛舟集板腐不傳求得善本謀爲翻刻
求予言弁諸首予觀孟暘之文止有讀書評一篇如宜
僚弄丸左之而右右之而左不可定視其詩如西域龍

馬過都歷塊徹有躑躅終非凡步孟暘信能言士哉孟
暘在當時名聲籍甚受知者薦爲翰林檢討入侍
經筵總裁永樂大典脫同大將軍英國公觀兵交趾而
歸卒以非辜因繫而死夫譽之與毀相爲倚伏觀天下
王君汝玉評孟暘詩入陳拾遺李謫仙堂室廬陵解君
縉紳謂其凌駕漢唐使省山兄之當避竈而煬焉二子
之所言則當時盛譽可知其譽如山則其謗如海孟暘
生死榮辱所繫如此且言欲其立不必出諸口行欲其
脩不必踐諸身此則天下大同之世淳風之散久矣相
異則忌相忌疾疾之之至則無所不至焉今古皆然

士君子易處世哉縉觀古人逖智以愚怯慎以狂倚長
咲而應萬變托沉酣以冥萬象雖皆失乎中行原其心
欲葬是以免世其情或可恕也如范滂稽康之徒不失
爲狂狷之士有道之世成就之拂拭之當有一割之用
或退處丘壑友務光而拉支伯亦足以成其名於後世
何至舉世無所依範任其性之所之而爲一偏之歸況
使之不得其死耶孟暘臨終有自誄詞一篇與陶淵明
秦少游自挽詩意同得淵明之曠達兼少游之悽愴讀
之至今使人淚下而不禁昔之置孟暘於死地者今復
何在徒足以來千古之唾罵果孰貴守如世英者爲表

章其言以傳不朽者乎君子觀此斯知欲有所立不可
畏世而不脩而世之欲擠君子者計其必馨香於後世
亦不究其用與夫不安其生者皆足以累一代之治化
而已之罪終不原則亦可以少戒以成身與世之災者
矣孟暘集以虛舟名似知度世之道者而卒不免范蹕
所謂知及之而不能守之古人所以見咲於目睫也

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序

連山歸藏夏商之易有無不可知而伏羲之易爲周易
之宗祖則確然之[illegible]也伏羲卦圖爲方外所閟之已久遂
宋康節邵先生遂指出之爲先天圖而以文王之卦爲

後天至朱子亦尊信而表章之也方正學先生合二圖會先儒議論剖析詳明謂非深明易道者耶且言孔子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謂天人合一事而與前二圖無干涉實有卓然之見者矣雖然孔子欲假年以學易欲行止語默與易爲一也曰常編三絶以書爲孔子之易果知孔子者哉假圈以著太極假畫以明卦真有所得圈畫俱亡合天爲一孰有先後嗚呼是豈易能哉斯理也安得與方正對坐數日以無言議之

贈夏謝二侯平盜序

周公分天下爲九畿以侯甸男采衛爲中國以蠻夷鎮

蕃爲外服聖人豈不欲一視同仁哉顧仁之所施不能無次第耳本郡所統一州六邑皆地脉相接惟崇明限以大海聲教難及於郡亦當在以不治治之列其民蹈鯨波如平地少相讐則挺刃相顧爲常事襲之所在數年一剃似又不可以常邑律繩之也去年冬及春有海天佩者爲首盜俗以麻千戶稱之兼以讐殺蜂蟻相聚日漸陸梁因激愈熾郡守東廣桐岡林公思紹親蒞本州足餉備械籌畫周悉揭榜告諭欲得渠魁脅從罔治而以判府建昌之南城時清夏侯黻衛都使恩表謝侯專董其事二侯悉勉成規坐鎮一方不敕不徐儼如敵國緑林紅襖自爾驛騷未幾首盜自縛願就斧鑕二侯又以當道檄招降群盜巨艦二艘兵器百事常年所使之馬平日所佩之犢悉輸於官衆散歸耕俯載南畝矣州主金臺李君元肅盡心區畫妙算莫窺陰翼二侯莫可言計以平盜功成乃告予曰全師不戰奏凱無聲非二侯之功誰功先生當贈一言以傳永久或曰二侯茲舉積粟如丘儲器如山戰舫如雲武勇如林弗克一戰何以兵爲予應之曰戰亦多術昔越王勾踐問乎包胥以伐吳之事初以辯味滋聲爲戰次以博愛國民稱善掩惡爲戰又次則以安富救貧爲戰是皆戰之於此而

勝之於檇李也二侯練兵齊舫亦聲勢以威戰愛治農時瀦無辜兵次專事招徠以仁義而又開誠心示威德足懾不逞者之心以義戰是戰之成功比之兵刃交接類鷸蚌之相持雉兎之相戲相去不有間耶是以無戰則無勝無勝則無功無戰者戰之至無勝者勝之極無功者功之大故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之謂歟夏侯號白水少家食時即以學行馳名掞麟經魁江右多士小試以軍旅之事凡陰符素書八門遁甲諸書無不推究有可見之實用者謝侯號投筆少爲郡庠生七試秋闈不偶嘗分教河間以亞襲今職楨槊

賦詩音韻清絕二侯文事武備庶幾能兼之云

節壽詩序

確然有定守謂之節竹有節則不相通松栢有節則堅剛不屈物且尚然況於人乎是故節之所在無非天理寒暑節而四時分雨暘節而萬物生男女節而禮義成節之義大矣哉郴州有節婦陳氏孺人者前蒼梧丞公常女姚姚柔嘉贍行內則父母擇所宜歸得李君彥倫爲佳偶入門孝順宜族形姑之心戊化壬辰大廷登進士第時舅雲南左方伯爲貴藩少參大倫乙

恩趨庭還

朝以疾卒孺人即以死自誓且以彌年甫五齡弟鐸未及一齡孺人撫躬吊影泛若無遷闔門內外清風肅然鏞等漸長遣就外傳以形爲母以影代父課程督責必若嚴師弘治己酉鏞領鄉薦鐸亦食廩邑庠大用我迴大倫棄世已二十有六載凜然之操有如一日有司聞之於

朝部符下郡邑旌表門閭鏞因扁孺人所居之堂曰節壽求詞林大夫士歌詠之以侈

君恩以彰母德鏞紙進士而還過蘇訪其姊丈王峰分教國賢王先生因同造予門拜求予言以爲序夫節之必壽理之自然且淺水平鋪濁之於風撓喝之於日炙古井深淵無風撓之無日炙之不渴亦不竭也孺人不貳所天心如止水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一堂之上從容自如玉山金母只在塵世而又

君恩榮之於前賢子祿養於後青雲頡頏

褒封有待意無不遂則心無不適心無不適則氣無不和增年不老眉壽無算果侯詹尹而決否耶他日作明一經者必立傳於烈女孺人之名垂之無極咸八節而不更顏貌節而不衰滄溟有其年如故觀之其姜夏侯令女韮至今人道其姓名猶有生氣其壽何如哉

詢其源皆本於節作節壽序

思玄集卷之五終

記

半畝亭記

桑先生於西昌學圃中旁爲小池深數尺闊尋丈畜以
魚數尾雜植芰蓮荄蒲凡數種縛茅結亭其上取晦庵
朱子臨池觀書詩語中半畝二字名其亭時置酒亭中
召門生徐威樂之威曰先生素默繁千古有瞅隘入荒
之心匪三溟之瀰浩汗漫不足與胷吞吐而是涔蹄之
水足潤目睫乎哉堙之攸宜先生曰子以天壤之間孰
爲大乎莫大乎道而道寓乎心苟得其大者則是瀰浩

汗漫果足動吾視否耶於彼既不足以爲大而是半畝
之中其活源則上接太虛雨降則波溢徑寸千里之日
月三垣二十八宿之璽涵泳有餘而晦庵特天光雲影
亦無不在微澌寸波足具全海其可以小之哉子求之
於是有餘師威憮然曰君子之學博貴能約先儒云易
六百三十四爻約於時之一字書四十二篇約於時中
之半語詩三百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約於思無邪無不
敬之二言然則三溟之潭浩汗漫其不約於是池之半
畝者乎君子泛觀於三溟收功於半畝則放之皆可爲
海卷之皆可爲勺水曾岡大小之足云先生曰子誠許

諸往而知來者可與言詩

南安郡守東海張侯去思碑記

南安守東海先生治郡將四載忽以書告予曰東海烟
霞將還我舊主人矣即悰悃幅於當道以致政請俱弗
允又三年當
會朝之期藩臬重臣始以侯情達之天官卿天官卿始
言於
上而許之將歸老稚聚者如墻攀輓者如植至宵弗憯
鼓棹以餞漪漣成波郡之父老恐侯之功德久而漸湮
乃托庠生鎦寬尹端求予文勒石以傳永久予雖與侯

爲後進辱侯愛厚不敢以鄉曲爲嫌謹述口碑而書之
侯姓張名弼字汝弼東海其別號也世居松江之華亭
由丙戌進士至夏官員外郎出守玆郡蒞職首興學校
勸課農桑利興害除數月弊政一新郡多山秋夏之交
嵐霧襲人多成疾疫居民恒自藉以覺膩鬼神公盡毀
淫祠延名醫以治人人心既正氣和物阜犬豕鷄豚亦
宥陰虐郡與南雄爲隣商貨輕微質貨鎮重驕背所負
過此什九過彼什一利弗均沉樹黨群争命多紫擲侯
申狀江右東廣二藩云二郡嶺路中分中站[illegible]役客貨
惟中途傳換始得共利共利當道是之郡民始食利無

窮以嶺路舊街陷沒狼石抓步迴於驢商許石稅合
石切道銑磴度堅架梁步流泓爲坦途往來怭患惜母
鄉采果所産市鬻多躐崖而行侯䡝夷其途聘不墜覆
黎過路灘揷流亂石舟航始獲安濟郡城北有溪源接
龍淵水歘漲溢往往衝決城脚且傷學宮地脉暨謝行
頭何公塘通濟街凡春漲可染者悉以鉅石築堤客流
遜堅橫浦其流控接湖裏勢甚偈撇力能彝石橋成毀
不旋踵侯砌兩堤下甃五墩架橋橫波而切細石蓋以
華擧悍慄如象又立成法橋南沙洲間歲一平且積俾
流散綏䟦來克濟凡有建立悉可爲久遠謀公急於拯

物庚子歲饑衆議中達而後給濟侯曰懸崖絲命綏則
同棱遂開預備倉減價糶之然後移文全活甚衆月發
稅商餘金於大庾縣以助使客往來諸夷朝貢舟車夫
馬之費民始息肩南康郡之猺邑民剛頑而健訟侯力
去首惡數人道以禮義鵰蔓之風稍息郡凡有疑獄侯
擗問精研如羅彥祥郭公斐等皆白骨再肉提以利害
毀譽未嘗一動其心大庾所隸山多險阻群盜所穴乃
於郡治隙地規爲射圃躬率市民教以坐作進退之法
未幾閩流賊羅洪黃貞等果聚衆跳梁侯授以方畧次
年夏即授首時各郡以兵來會議賞平盜功雖武夫

卒亦知侯文章妙天下翰墨入神品與之金帛固辭得
片紙隻字皆滿意而歸歲以筆札佐郡貲類必汲汲表
章先賢以勵後學昔濂溪周先生嘗爲郡司理程公珦
爲丞曾令二子明道伊川授業因新道源書院以祀周
程三先生闢江東神祠以祀東坡元城江萬里程太中
張無垢鎦豪川六寓賢府中有臺巍然而未有名乃取
所毀滛祠材搆之扁其楣曰吟風弄月蓋取明道先生
云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也故
作賓界寺右廊榜名之曰鐵漢蓋寺爲元城劉先生安
置南安軍時所寓樓名用東坡贊元城語也公餘親陟

嶺表覩九齡張相祠左嶺之雲封寺隘不容席人畜突
胒遂擇寺後隙地建祠以奉香火神靈安妥侯有德於
民甚深侯既去衆肖侯之像建祠於梅嶺折梅亭之側
欲事侯如在郡也蓋梅嶺九齡始荒至侯康之故童謠
直以侯功上配九齡云夫侯爲郡數年弗納苞苴弗行
請託庫藏充牣驛傳鮮明孤老富饒吏卒淳厚盜賊失
其拳勇鬼神失其禍福學者得專其業工匠得精其技
藹然春和善良心醉肅然秋成壬人膽慄親脩郡乘繡
梓以傳立例精嚴筆力蒼古皆可爲後法凡濟林秀嶺
苟經題品光景一新宜其功德固結人心既去而思之

無斁也且召伯布政南國久而人惜其甘棠況靚侯之像不有瞻仰而肅恭者哉嗚呼吾儒自丱角以至白首所習者王佐之學利安黎元參贊化育之業其著書立言以詔後世或世不用有所不得已耳迂儒曲學反以葩藻爲競而以吾道寄之言語文字之間否則退託隱以爲高不復知所學爲何事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有之秋至謂政事之材非儒者之所長不可悲乎侯雖以文學名於世而其設施舉措班班在人耳目果可以偏長目之耶即侯政事觀之吾儒之有用豈不益可信哉昔文中子居家不暫舍周禮曰如有用我執此而往予亦云然

儆庵記

君子欲成四德莫先乎禮禮復則仁全仁全則滓蠲而智周智周則理明而義決禮之復性猶鍛金之火斵材之斧斤用之罔有不濟然成禮以敬儆字從人從敬言人能儆而後能敬也先王知其然是以制禮以儆人自童稚之時與長者言則掩口爲糞則袂拘先生之琴瑟書冊則不敢越於洒掃應對之節已無不儆矣及其長也行則欲安詳言則欲毋躁遊立坐寢則欲毋倨跛箕伏聽應視勞則欲毋側吁淫袒凡所提於外者無一之不儆而又閑邪存誠懲忿窒慾以儆於內如是則外固無所入內固無所出外進內矣內進外矣至於歷世既久則又或有橫逆爲之嚴師逆境爲之益友丹版築之間桑落之下皆爲定性熟仁之境儆之成人豈淺淺耶江右大參舒城秦公崇化德性方剛博學多才由進士擢冬官員外郎出守大郡以至今職凡拯物之學知必能行行則民無不被其澤雖平生處皆順境然猶惴惴自律以儆名庵若公者非篤於進脩者歟雖然舜禹聖人也猶相戒以儆衛武公賢者也年九十猶作箴以自儆舜禹之儆恐不如天也武公之儆恐不如聖也然則

公之致力於儆以爲成德復性之基所以自造遠大之域者是豈他人之所能知哉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予最辱愛於公因述先生以禮儆人之方雖公之所熟行者而亦爲公而瀆告焉盍知公不棄後學或可取其言之所長以爲儆也

重造韶州英德縣清溪巡檢司公廨記

凡物之敝爲新之倚共氣機之斜纚乎是故廊廟之新以意監司之新以言郡邑之新以心力夫所謂意則有承之者矣所謂言則有行之者矣所謂心力則有應之者矣下此則意言心力無所不至而承行與應供無所

得乃能侖累忽積其功之成有不足紀者乎東廣韶之英德去縣治百餘里有清溪者自洪武初年即開設巡檢司歲久公廨日敝梁楹巢鼠雀榱桷韻風雨夜坐仰見星月謝君名恩字廷澤入閩之邵武人胸次軒豁讀書習禮以成化十有八年六月蒞職顧瞻興嘆乃捐己俸爲倡裒涉並力是冬創囹圄神祠吏兵舍兩廊以間計對峙各九次年十月鐘鼓樓告成爲間者五徧以江山勝槩又明年乃造聽事廳前翼以消水簷後戢以退思堂分間各三徧其廳曰鎮靜墀栽荔栢蓊鬱掩映輪奐光景聿新凡馬臺門皷堦石俱與樓居相稱以又新

爲舊伏乃貽書求予言以告後之人蓋所以望其新於無窮也嗚呼予就祿數年多見郡邑駑鈍之吏苟聽其言審其事若真難爲者一旦易以其人皷舞而更張之其所難又甚易焉是豈民之罪哉夫琴瑟管籥拊搏者口噓於東而風漏於西手按於上而弊逸於下自以爲器之難調也一入伶倫師曠之手抑揚高下無不中節足以遏行雲而格神人矣是知善吏不必易民善樂不必易器也試以君官而論之勢綿而力薄公私俱乏蓄以待用削告是任者以措手之難累因循其舊三荒之莫增君奮其獨力厥廢一新又何待易官而成耶使大小之吏各新其職有如此室尚何患天下之不治哉聞君有守有爲盜弭而民安庶幾能新其官者予又喜其有政以實其居也樂爲之書

新造能仁寺記

妹丈錢君世恒以名進士宰昇平予授官西江迂道訪之邑公署在大派山下出城而西有能仁寺予常遊覽其中枕山傍溪足爲寓目之地先是寺居城規地太狹舊山東趙侯以歲時祈祝不能所其拜折遂以太清觀遺址爲今寺經營之初蕭莽拳尊尼蝶布地邑僧會興繡衣飾食槩緣鳩工造正殿爲間者五方丈損正殿間

之二僞房益正殿間之十門鐘鼓樓間各一繪塑金佛儼有生氣以磚切地以土繚垣經始於成化元年正月落成於十年十一月邑小民貧興命得一梁棟如覩如來得一櫨桷如會善權得一尼石如親諸聖僧佛堂獲成如証証果予嘗論其成而喜其能彼則疾首蹙額殆猶觀畫而心苦讀詩而淚流者乎嗚呼彼之道一也甲逝乙傳分爲二岐鑑形滅息求佛於內者上也輪宮奐宇飾佛於外者次之實其心悲無負於佛焉且天之生人賢愚不一並速物者多以糠粃者學佛而以精鑿者學吾聖人吾徒之勇進大過於彼可也近世以來功利

習熾逢掖之士往往貿入耳出口之學蔑存心養性之功既失其內弃亡其外求無負於聖人者幾何人哉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之謂歟會興邑之香花社人自幼棄家學佛嘗遊浙水昭慶寺受毗尼大戒今爲本邑僧會能堅志竭力以成厥功予感其宜力於佛與之記以激吾徒學聖人而不純者

靜觀亭記

吉郡故忠義邦邇齊民習染多負氣少不平則求直求直則健訟兩相持各逮數十人卒至僨結釀纏莫可釋每憲節所蒞牒訴擾攘與不得前人不得行竟歲源形

克遂鎮守巡撫巡按泊藩臬重臣咸曰不閑不栫故忠義將如經閑栫得人其屏乎因交章奏之朝祈遣萃能之士專理吉訟廟議難其人浙之姚江道南黃公九成學行軼群少以明經魁天下士授南都棘寺正廉明嚴方決訟如流天官卿擬附公按察僉憲以名聞

上曰俞吉之壬戌夙擬公咸德開風先驛騷公至持大體明勸懲鋪德布政無情者不敢盡其辭數月民相戒不犯公法分司如僧舍父老咸曰有生未覩先是公暇任治私居於本司東偏地狹景幽每於退公之暇燕息其中旁觀物理思所以簡訟之道悠然有得至是訟簡果與計偕因扁所居之亭曰靜觀蓋取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詩意也嗚呼公眞知經世之理者哉今夫滿瀦之水一羽莫溺放之江河能爲黃龍青雀之舫之勍敵決三瀧之波淺鋪之燕趙之郊鈍蹴以石尨挾以馬蹟而一葉乎渡發舟泣水之性哉顧所染何如耳是故世稱民之淳朴者曰無懷氏葛天氏使其民罷吉江河中數年未必安瀾吉三瀧焉值公平鋪之一波不驚果係之不可變耶傳曰畫地爲牢期不失刻木爲吏期不對吉訟既簡則千里之地物無不靜天安於覆地安於載山安於峙水安於流雲行則得蔭不亦日親鏇楚兩施

則肥黍稷不農時囚圄鷄豚狗彘則以時薦賓客供老疾不爲悍吏之所殘食物無不靜故無不自得且夫同則無物無物則無我物所靜已付以靜觀物我既一茲亭安二靜與自得物我與學罔有不同如是則以恩生人以罪殺人生者殺者無不自得而吾觀生觀殺無乎不靜嗚呼是可與俗吏言耶雖然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天下靜器擾則恍恍則棘棘則亂政繁法密擾莫大焉不告政與法以戾人而與天下以安靜執政者如是而觀之天下治歟不治歟人咸曰

帝力何有於我則自得也公政聲籍甚異日廟堂擺靜

觀之道必大行而還天下以無事則予言爲始驗云爾
書此爲茲亭記

獨坐軒記

予爲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廝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

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栢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胷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西山禱雨記

成化己亥夏西江不雨隰變亦壞禾黍與土同也鎮守巡撫巡按洎藩臬重臣咸憂痒癉極聽瑩所措惶莫谷勞僉憲北平陳公粹之私糾曰惟天降酷於民惟刑憲陂陀所致貢將誰歸不有重譸自歸責莫釋按邑郡志云去城六十里許有山名厭原其顛有靈湫一名風雨池唐張九齡刺是郡時禱之曾有奇應予必往請民顛崖之命神龍有靈其上假大河餘潤沾足千里僉曰是山峻嶒巇嶫上薄霄漢非神羽莫能舒陟公始至山憩麓齋心遥祈旬餘癉心涔汎應以霖霢土焦不回謂暴巫尪烹蟲蚌不經尋效董子土龍之制以類祈予公心愀然以殘則雲弇然以翳公心湛然以漾則雲油然

以敷公心宛然以遐想則雲奮然以沸逝山之陽雷隱隱作聲活水欲滴者再若有抗者公嘆曰神之所格其非勞所事自抗乎遂屏徒馬徒跣援蘿而上縱於斗絶無引足地以志帥氣黽勉行數里山高一石俯及五斗疲甚口作銜木聲目昧宕冥神若離魄而遊遊者草坐踰時旋踅回宿圓果禪寺越二日適七月之望迫暮雷轟電掣黑雨來自東郊將注爲狂風挾飛公嘆曰昔湯有七年之旱今神弗應祈其天以湯待吾君耶公舊有痰疾因憂與所益熾自祈至己凡若干日自病至愈又若干月公之勤旱其至矣哉昔者王禑旱

而懼仍叔作雲漢詩美之孔子取焉魯僖公旱春秋於
月書其不雨表其有志於民今公以勤旱致疾又常形
之詠歌以聲憂司傳世權者不采其詩與[illegible][illegible]其爲
善學孔子者哉雖然峯巒萬仞寫公之心松竹蒻籟和
公之詩是知厭原一山悉公祈憂實錄則予言又皆土
苴

慈恩寺重造三門記

距泰和治一里有寺曰慈恩環山面江丕基於唐乾符
初元初寺額名澧宋大中祥符間敕名今名似宇規制
宏巨巍踰廡西有靚軒宋太史黃文節公守泰和時所
愬題之曰醒心寺益拓基四方然數與三門寔剏自乾
符三門先凋寺如完身先敝其首山水赴景遠納頓色
神人遺呼寺之住持志敬節所等嘆曰是門歷年多待
代已久土新待陶瓦求漆待丹雘山林之材大者待梁
棟小者待榱桷亦非一日氣俄之伏其盍新乎乃謀之
耆宿某某協之同鉢弘道容敢等先捐己資次聚衆資
鄉之好義者亦滴水添漲逦市材湖湘織庸取足於市
經始於成化丁酉八月二日次年七月十有八日畢工
予以非才不試隱泰和下吏之以代耕寺之連東南有
文節公快閣日與童冠作適其中退則宿其醒心軒弄

光餘暇又與其徒談無生之理爲之輾然一笑不知歲
月之更也因見是門苟合苟完以至不遺三尾節高等
進曰成敗相因一成永鐫惟文是門之成與先生任惟
先生先以一言不能後千古而常新乎嗚呼予常遊戲
三藏其言雖浩漫無涯有曰人能識得一點心大地山
河無寸土又曰山河與大地全露王法身實其要言然
則佛氏之門開天闢地雖崑崙太華燕谿不周共能爲
楔爲楹否耶是門誠不爲大然其法又謂芥子可以納
須彌門之高大何啻億倍芥子其徒學佛者皆有志其
大則建是門不可謂成其小也門云乎哉吾聖人之宮
庭堧宇實與天無極而逢掖之士多奪於功名富貴之
習得其門者或寡矣寧不有愧於彼哉獨立聖門以覺
斯民吾亦有望於吾儒是爲記

客星亭記

嚴之七里灘舊有嚴子陵先生祠堂弘治丙辰夏五月
巡按監察御史徽郡吳公瀚至嚴瓣香進謁覆其路羊
腸蜒曲不能舒武詢之父老云昔有客星亭在兩臺之
下歲久遺趾莫存乃命分守參議湖南吳公紀督郡守
東安李侯德恢計度於祠堂之右集工市材新構一亭
仍扁客星斬新脩治所登祠宇及陟兩臺之路平平蕩

蕩弁舊祠簷宇重加潤色煥然改觀已求少詹事程公
克勤記其顛末矣李侯復求予申一言以垂永久按先
生與光武初同遊學而年差長及光武即位嘗以之爲
師臣不當屈爲諫議大夫故先生不屈抑亦先生素慕
許由支伯之爲人雖逢堯舜而不仕歟嗚呼光武雖以
帝室之胄遭王莽之亂素手而復舊物其戰勝攻取駕
馭豪傑無不遂其所欲一遇先生則勢力不能威爵祿
不能貴而恥天下之心失矣能失恥天下之心而使其
益尊榮於後世先生之於光武陰裨益之非淺淺也而
況高風所播足以激漢末之名節與夫立貪起懦於百

世之下先儒謂其大有功於名教又何待言說耶獨於
動星象之說予不能無疑焉天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
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行諸列宿十二國分野各
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延占凡有所犯無不災凶
先生與光武共卧雖以足加於帝腹未必天象應之如
是之速也而明日太史氏有客星犯帝座之奏蓋適然
耳光武不服論占徒取客星之名而以先生當之又考
之後漢天文志復書客星居周地以爲光武崩之象於
此不書似當時太史聞光武之言而諱其占故范蔚宗
亦不能取之以立說也且客星犯帝座與晉劉聰時客
星入紫微象同其太史康相言於聰曰客星入紫微非
常之變聰後身滅國亂亡光武之時無其應者豈非光
武御極政鮮闕失即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災患歟
然後世常擬先生爲客星者蓋于其名而不于其實也
又以見先生之不屈於世主不惟能使光武重而亦能
使客星美今去先生千有餘年帝座無定在而客星之
名屬之先生者則不改既專其名又有其亭而玆亭之
外亂石晶熒皆可謂之星精十懼後世之談星者因其
名而弁亡其[illegible]占也故書以爲告焉若夫先生所立之卓
卓足爲逸民之首而見重於萬世者自有其實亦不繫

客星之是否也儒者究理貴真不可隨聲應和故予云
然

裕軒記

君子以功名爲外物故不必於進亦不必於退有入於
心而貫謂之必必進則進入心而貫焉必退亦然明鏡
之懸萬形畢照破鏡而貫秋毫則光翳矣君子懸心以
燭事不破心而貫事心無所負則完心完則氣和氣和
則意適意適之謂大順意逆之謂大戾今夫長江發源
於嶓冢束於三峽衍於崌崍爲險山之所費泆汗下之
所引誘滔滔汩汩不舍晝夜以至於海欲息一刻不可

得也滇南之滇池周圍四百里離海萬餘里山平而地
卑迤能安瀾畢世雖離方自逸而朝宗無日憧憧巧宦
乾沒不已者長江也匿名晦跡與地俱卷者滇池也爲
長江進者謂之溺援溺援者不見身也爲滇池退者謂
之明瞽明瞽者不見人也水待其中惟吳之震澤矣乎
方廣彌望容迴巨海數州絡焉七十二峰離焉循其分
儲流有地出其溢泛海有日焉有所藏澤有可沛者震
澤也爲震澤行藏者謂之淩伐淩伐者濟已以及人也
妹丈錢君世恒胸次洒落塊山杯湖之量傳播遐邇詩
文俱有造詣間出五言學昌黎者不啻若其口出由名

進士爲監察御史夙著風裁風霜臺栢之可畏譎令揵
爲化爲雨露庭花之可愛既而丁内外艱者幾十年服
闋得守古之冀州廟堂贈之以詩有七考尙淹州之惜
今始擢爲山東僉憲奉
勑提督畿内屯田雖大用在後世恒則曰吾聞仕隱一
門窮達同域吾谷於爲縣令爲州守稍遷爲御史爲今
職又即起家之爲儒生向後或家過用而吾如故則吾
進退之間又焉往而不綽綽哉因扁其軒曰裕以見進
退之不貳於心也嗚呼若世恒者不勞如江之必進不
佚如滇池之必退方自處震澤勞佚之間其仕其隱非

勞非佚曰窮曰達展拓有餘此其所以爲真裕也雖然
天之生人氣其形而理其性吾完其性若璞玉之不雕
也養其氣若鎔金之必充以範也如是則死生禍福之
交於前蟬視殼而蛇覩蛻也必恒益勉於是焉吾知進
之於達死生同去就之域弁髦宥然失之矣豈特裕於
進退之間而已耶

攸縣新建浮橋記

長沙攸爲劇邑古徽江侯昌爲令清愼有爲凡學宮按
察分司之屬沄沄其營不見激漩弘治甲寅春四川之
成都任君來貳邑政因迎謁官長出城南渡小江回値

大雨濟無便揭衣屐足幡詢之父老云相傳古有浮橋
勝國至正間毀於兵前令若杜若方欲造不果君曰是
橋更不可煩吾令遂與邑衆謀之義官劉玉璽等咸曰
義舉不可後諾助者一口既而君泰當道檄攝守茶陵
其議久閣今年五月還攸衆以前役爲請遂卜於六月
九日起工至九月三日橋成迤絡五十艘而版其面闊
半丈許橫鎖以鐵纜七百五十尺對峙四石柱以維其
纜纜之上固以鐵錨者七南北各立一坊扁曰廣濟其
南爲官房者三楹以便送迎北蓋一樓爲間者三上塑
水神下直爲通衢南岸砌以石梯梯之南傍十餘丈皆

包以石足避泥淖夫是江發源於邑之東江鄉會茶陵
江以至於湘江濶六十餘丈向南地形稍高因僣石磧
爲石橋四洞以接橋尾秋冬水涸則置如㣲狗春漲拍
岸則用爲帛粟皆足爲久遠圖予未調郴判是郴時常
過茶攸間恒見玆江水發小舟横渡欲濟者衆攀舟之
指蠡如叢羝或俟渡值雨沾濡很藉行旅役人酸苦萬
狀今懈㤺有所爾化乾點江生木岸波化平地晝夜往
來不知有水矣知有水則舟楫之功易見不知水則橋
梁之德難磨是不猶能吏有赫赫之名循吏有悠悠之
思其功德之大小相去幾何哉邑人德公玆橋之濟故

橋遂以任公名予以公事道經是邑嘉君用心之勤喜
邑父老好義之篤共成玆橋以濟遠近因記其事勒之
於石用昭其名於不朽且以勉後之爲政者脩舉橋之
廢墜不可緩云任君名允鄉守[illegible]發身科第以北京
光祿寺署正謫爲玆職其子[illegible]已登進士第爲監察
御史能安於小官有守有爲留心愛物是豈易得耶若
浮橋之成特其善政之一事云求予記者庠生陳伯魁
何則儼助橋義民若干人姓名俱列之碑陰

遂安縣重脩儒學記

湖廣之巴陵廷瑞鄧先生分教遂安時學鈌教諭攝主
學政日坐明倫堂與諸士子論説經史疑義規矩甚嚴
有安定之遺風顧瞻文廟兩廡戟門俱將頹突興嗟者
再先是邑令常熟張君學創造成材育賢二牌坊於學
宮之前殊覺壯觀邑窘於用張君嘗縮心力非言可摹
至是先生曰是費吏不可煩吉乃令具文申於奉
敕提學憲副四川吳公伯通天公乃檄郡守東安李侯
德恢料理李遂關於通府廬州董君瑛請學同張計度
工價而先生則專董其役經始於弘治九年二月終於
本年八月簷楹梁柱朽腐既易丹漆一新文廟峨峨兩
廡翼翼戟門將將時承丁祭籩豆在列鐘鼓既陳濟濟

多士執爵捧帛氣象益拓予之廣道經是邑先生率諸
生求予言以垂永久踐辭弗獲乃告之曰夫子之道無
他始於脩身終於治人極而至於經綸天地參贊化育
而已特其生於周末丁氣數之變雖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而不能行其道展其法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
脩春秋以詔後世欲使萬世之下恒被帝王之澤而後
盡其心謂夫子爲悵道不行而欲託之著述以傳名於
不朽是豈夫子之心哉是故天地不能言夫子代之言
前聖未盡言夫子足具言其言雖多已實無言嗚呼緣
日讀夫子之書而知夫子之無言者今古幾人哉諸生

誦法夫子必思格致誠正以脩乎身然後推之家國天下以治乎人用舍行藏一準乎道夫如是則今日茲邑之學淹掖遊歌其間庶幾遡前近周末縮地隣洙泗而亦不自知此身之化為速肖之徒也苟藉夫子之言以媒利祿而無躬行之實是謂畔夫子之道其學雖新其人則舊吾知衣冠禬如步履翺如雖日趨夫子之門墻皆謂不得其門而入若然茲學果實脩否耶勉之勉之漸其人以實其學

桂陽州新建儒學記

桂陽末為州為監為府時其學俱在城東宋紹興間常

一徙於城南不二十餘年燬於郴寇旋復故地興廢雖屢地則兆更弘治六年夏僉憲仙居王公純督學政謁廟之餘覩學規制迫狹徘徊再時弋陽者姜君綰由御史謫為州判官謀相地徙學仍於城南寓目焉初州為府時所屬有平陽縣茲地乃循學遺趾後州同知彬君懷寰遂即其地非號存弁射圃預備倉於其上姜君既營度其地僉憲毗陵吳公淑適按茲道又區畫白金數斤售西規軍民宅以完還幅先是姜申文當道庸庫白金三十餘鎰散里胥市良材是年十二月十有九日始立明倫堂四柱令司訓黎江方君恪董其役堂未成姜擢寧國同知去位次年三月十有一日天台張侯景元涖任利興害除即留意學校既輸奐斯堂迺建正殿次作兩廡門以櫺星圍以甩垣肄業有齋習射有圃銜校官有居房生徒有室庖厨庫倉無不堅好經始於八年正月一日九年終落成新學既成華廈之下博士倚席而講諸士子胡卷鳧鶩行以聽優游涵泳數月之間不覺顏而若易胸次若拓者文教之勃興有如是哉予因之栁於州假道適分巡湖南道僉事西廣傅公金使節至州侯同學正重慶王君華訓導吉水毛君榮等率諸生進曰惟是學興建在宋時有胡致堂張南軒二先生

為之記辭義懇切足為萬世後學矜式今學之成豫先生適至非偶然者欲求一言以垂永久敢請命傅公又屢過寓所申前請者再嗚呼是可已於言耶竊惟古之為士也實今之為士也虛士果有古今之異哉三代之時養士於學校有導敎之法皆欲練其所稟以澄其本源是故藻以大方淵其猶規以多儀約其放畢則頡之翼其決起鬲則檻之睨其翺翔其寬也則張之其急也則弛之凡若此者皆約之於義理之途以成中和之德而又令其游心於藝窮古今之變達天人之蘊凡有經於經世者無不抒思抵極而游刃恢恢矣本末交脩之

無不實由是用之於
朝廷於天下斯獲眞儒之効驗世得數人即能充塞宇宙萬世仰慕必曰某代多賢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後世以空言取士蕪本荒治樹的甚邇士生其間惟四子一經是鑴是蠹甚至乎句初通而倫魁已得併古之所謂末者亦不能糅粃共一二炊烟續霧揚絮繼塑土雪以象太行王屋拙於見大者以爲似耳非有蓋世豪傑亦不能自拔流俗以成德業於悠久者如前所云若人盈代不謂之烏有乎詩曰巷無居人此之謂歟夫人之寒也一裘御之則煥飢也一食茹之則飽天下

之大數人之進而不知重數人之退而不知輕焉能爲進焉能爲退果能關繫
國體否耶雖然諸士子皆誦法聖賢聖賢不存而其爲人成法具載方冊吾能以遠大自期於日用之間必思巾上有天履下有地靜必希山岳動必師江河視必參天宿言必和天籟洞其中扃使涵太極用世接物準以西銘以是存心吾知周旋殿廡之間覩吾夫子端坐於上群賢列坐於下則所以神趨函丈要接几席與夫尊聞行知者自不容已而凡所讀之書又豈特紙上之陳言而已哉夫如是則能以一人兼兆人一人見用則兆人安以一身蓋一世一身不朽則一世榮以一時包萬古一時有爲則萬古準則得士若斯庶幾
朝廷養士之意與夫賢州守作興之心爲不負也若曰茲州氣數之變科目乏人自今伊始歌鹿鳴宴瓊林者後先相望衰必有興自然之理易勉而及也可不多贅

茶陵州鄉賢祠記

人以人名其出群者隨其所在而名爲巷之人則曰叔于出巷無居人人止一二失之則同空虛得之則天下充實故曰不可謂秦無人又曰朝廷有人或曰有人乙用之則舉其國名故曰楚有材晉實用之是故[illegible]地[illegible]

賢不可以人名之乃名其所自出此鄉賢之名所以立也夫士君子之生其實有大小擬之以邑以郡以國以天下隨其所能包而歸之名賢於其郡邑則總以鄉名故止稱有國士有天下士茶陵長沙郡之屬邑宋有譚世勣爲校書郎時蔡京專政媚事者秩多驟遷世勣泊如也宦者梁師成寵幸有與世勣隣者致意勣勣謝絕之六年乃授司門員外郎靖康元年爲禮部侍郎金斡離不入寇犯京師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世勣謂宜遣元以所統分直國門使聲勢相倚則虜不敢逼僕射孫傅深然其計而不能用京師

尋陞二年張邦昌僭位世勣自虜營歸邦昌命權學士
印世勣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止紹興初追贈延
康殿學士封端潔公元有李祈字一初涉獵五經元統
壬申發鮮漢人殿元任翰林應奉同知制誥兼脩國史
轉遷兩浙儒學提舉與時旹馳隱永新山中
國初欲起之堅卧不就以疾終
國朝有劉如孫字三吾至正丁亥乙榜授靖州路永平
縣儒學教諭洪武十五年特授春坊左贊善歷官學士
同知
制誥參定

國朝儀禮命作大誥三篇後序
宸翰褒奬
御筆寶藏至今祈與如孫俱有詩文行世是三人者在
當時皆可謂之國士庶幾天下士在千古止可謂郡邑
之士故總謂之鄉賢東浙俞右蓋臣字廷臣由進士爲
御史左遷是邑令乃作鄉賢祠以祀之俞後邑改爲州
吉之安成劉君 時讓發身科甲擢憲職與俞同數以言
事忤內貴謫爲岳之澧州節判當道借冦攝州章顗瞻
是祠碑尚未刻以爲欠事乃求予言用垂永久嗚呼自
靖康以至於今五百有餘歲茶陵之人群群而生逐逐
而死者何可數計可指而名者曰三人然則千古爲士
於郡邑以鄉賢名亦豈易得耶邵子曰有一人之人以
至什伯千萬億兆人之人予謂亦有一時之人以至百
千萬億年人之人是皆不可以形論也就以茶陵三人
而論之其骨已朽民到于今思慕之景仰之峙以之爲
四嶽流以之爲八水恒皆接於心目者若然其人果真
亡而與鳥獸草木同澌滅者倫哉州之大夫士覩是祠
之立宜惕然於心曰不俎豆其間非夫凡所脩爲建立
俱不爲一身一時之計則州之人爲益增矣俞劉二君
所以望於州人者有不在是者歟使天下郡邑各增其

人以治天下之事尚何天下之不治耶雖然虞周之時
賢才之彙用爲具臣泛職者皆非後世之人所易及然
可指而名者曰五人曰十人大賢亦參其間然則真賢
之生從古爲難天地氣化愈薄後世生賢愈寡問有一
二生之於世所關繫於天下國家甚重世之人尊用而
安全之當何如也或高下懸絶而不之知或知之而不
能用甚至沮抑之摧折之使不能宣天地之所欲言成
天地之所欲爲傷其一身而瘏燕天下害其一時而痛
逮一元其人能自立於不朽者終不可以磨滅吾又悲
三代以後能人於千古者多不能人之於一時也世不

貴天之所珎則天亦厭生賢以實世天人相感之際任世道責者吁可畏也亦可憂也自人其身不討於人吾黨之士尚𦕈勗諸

遊浯溪記

予至衡山即以家口浮湘而上自以肩輿山行登回鴈峯上下熊熊嶺以發千古之奇既至祁陽邑之諸士子來訪告予曰浯溪山靈候先生久矣不可不一往久陰忽天開日晴予易古衣冠與諸士子步至溪滸以舟亂流而渡溪有巨石揷淵高六十餘丈嵱崒可愛次山定告之心南崖壁立中通大道崖嵌鏡石濶二尺許長減

四之一以水漬之瑩如墨玉近景畢照磨崖碑勒於崖之西北字畫完好歐陽永叔與王惲云碑打殘缺其完好者亦之再勒今則不知其幾勒矣顔元之名則不刋也崖北勒宋中興頌趙不息撰趙公碩書名不甚傳石勒古今名人詩錄可成數帙不能悉記予匆匆遊覽畢衆翼予上峿臺凌絶頂觀窊尊可容酒數斗亦人爲鑿成循山而東爲顔元書院西建浯亭浯溪環遶其下僧寺面溪地頗開曠或云即次山故宅予遊覽既倦坐僧寺中堂諸士子設殽核酒數行予揖諸士子而告之曰浯溪素無名以次山名之而顯且自古名賢所過之

地則專其地之名如賈長沙柳柳州之類離亂不能爭刼數莫能壞一代生賢不能數人而多州究其用名山大川必有主宰之者夫乃陰抗之使其流落奔走因藉其言以傳名於後世是山川之神默竊世用賢之柄而不自知也推而至於以萬世爲主者謂非天欲用之以代言設教於無極者乎有爲之朝神不靈有道之世天在下是以賢無不用而世底雍熙也時無與乎己學不出乎人諸士子其勉之哉脩德以建功明道以立言使浯溪爲濂洛以引洙泗之流亦吾儒分內事也其可不加之意耶同遊者鄉進士曾彝升和庠友鄧溥文瀚李

紀大倫陽時熙永和劉廷珊朝貴稃翰廷翰王溥汝森蔣曄啓暘李昕景曙文鳳天瑞盧益齡天厚譚翔汝鳳蔣昇首陽理宜牽聯書其名字以詔無窮亦以使後之人可指其名稽其所成以寓景仰厎茲遊爲不負也焉相與勉之弘治六年十月八日

仙岩記

離玉融城而南三四里有洞洞前有小江並造三石橋俗云人神鬼行之可咲洞門高三十餘丈猿猱不能上昔道士杜應然置鐵環岩頂燃燈光照三十里今環尚存進洞高明軒豁石崖蒼然與雲氣相接從旁穿竅窕

而入有小洞曰應化頗淺狹外爲壇三層置三淸諸眞
像稍曲折而進有結乳長二丈餘遠望儼如老子宴坐
其間鬚眉皓然凝然不動有新浴非人意諸石獻奇旌
幢擁列獅子居前烏猿居左青牛卧於溪傍直前丹竈
半破履跡如新水從安靈源穿岩而下漱石作潺潺聲
似誦五千言者相傳老子嘗按丹其中飲者恒得高年
故云壽溪用火炬直入寬廣如堂数後從一石與穿出
縫隙下視洞見溪流曰水月洞天稜小石隄過溪而南
崖邊有白石佇立如鶴又有一四平小石門欹石壁中
名兵書峽門已缺一角少西攀躋而上一穴通天恒

置竹梯其中上爲羊角寨群夷不靖居民則從梯而下
避兵岩中其芝田丹井連絡布列循溪西行復從南斜
入沙磧積乳成室户牖玲瓏化工結搆奇巧入神又下
溪滸而望巖之盡處明露一竅乃以小舟從竅而出俱
巨石蔽虧其前涉流而北而西復得一洞垂乳如綫細
流一灣從洞前過至此如入老君之室即李惟德所謂
千萬年人迹罕至者初洞以老君名又名靈巖宋祥符
中改今名張孝祥嘗評是巖爲天下第一仁宗賜御書
百軸石像從飛閣寶藏屢經兵火琅函與閣俱付烏有
數百年故物惟洞門左三角巻石上嘉定間守融州鮑
粹然建亭其上如魯靈光之獨存屢倚斜復正疑有神
護舊揷木版於巖爲橋以渡今版將腐人無敢過名亭
從巖名長沙易紱爲之賦碑藏巖中如新刻洞凡數處
惟應化有扁其他或名天葩或名乳花或名神光或名
寒烟或名玉葩或名寶搆或名碧堂或名清興奇石異
状除前巋然定名外其他或名仙梯或名仙衣或名玲
瓏或名金星或名蛇倉或名蓮花或名北山轉斗或名
呂仙隱形或鍾名離觀泉或名尹喜現相各洞分支如
仙室仙徑飛星壇釣臺聚臺雲臺牧牛池羅漢壁又不
可悉數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之

謂歟巖中碑刻甚多非數日不能盡觀畧可記者元祐
黨籍碑韓魏公像及魏公所書老杜義鶻行端楷森嚴
可敬可愛蘇黄字則散漫其中巖前後俱村有警恃此
洞爲長城不知没後一洞以舟而入者尤爲險固水涸
時亦可活數十命稚白之老莫知其處

桂山草堂記

桂山桂林主山舊屬武弁葛氏孫宗印爲都閫有威名
其後莫守靖巻毁下益價售之宅連山以百畝計弘治
五年八月蓋草亭三間扁曰可山六年五月剏草堂三
間扁今名九月蒙

靖江王殿下賜亭一座枕於半山扁曰曆恩七年五月
於草堂之西殘益屋數楹扁曰翠微山館十二月遂携
家以居草堂之中四壁圖書一塵不入後枕桂山松桂
呈陰峰巒獻秀天開圖畫荆關董米無所事巧靖菴日
焚香瀹茗賦詩其中人境俱而優其地者縉紳忘其貴
韋布忘其賤抗塵走俗者未嘗有所抗而不能至予每
至草堂顧將兹山疑即化為蓬壺碣石與靖菴酬酢於
紙窗竹几之間不啻挾安期偕羨門而下上清都者寧
均遠遊之懷可止潘安仁乾没之念可消柳子厚遷謫
之襟抱亦可平遣之矣草堂之清人有如是哉雖然古

之高堂廣厦如齊雲落星之類何限成敗於氣機梗楠
固於欂櫨陶瓦堅於草茅曾不能以一瞬惟諸葛孔明
之草廬杜少陵之草堂武侯綴之茅椒或益以忠義或
架以文章節操千古常新凡物之壽不偏之人耶靖菴
以
天潢分派賦性穎悟日思遊心千古超出富貴之外今
離市廛而依山林舍濵府而居草堂其胸次非大有所
見不能也堂之不朽又何待言說哉雖然靖菴以有用
之才限於本
朝法制終老此堂桂山之英草堂之靈幸免勒移之勞

有如淮南小山歌桂樹以招隱亦可咲其為贅言也

南安府新脩嶺路記

庾嶺两廣往來襟喉諸夷朝貢亦焉取道商賈如雲貨
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南安人肩驢背韓載絡繹
米益器用多貨之生開關以來嶺之元苞嵩崒刺天有
唐開元四年丞相張公九齡鑿石開道往來稱便自嶺
下至府治二十五里舊有磚石細街歲久碎没尺點丈
綴散如列星路之真形丘隴陰奪積雨連旬湾者成瀆
往往人驢盤互摩肩跣觸貨隨擾敗憤怒成爭積爭成
訟卒至求珉廢玉主客俱困而爲守者明解其故力綿

才弱付之嘆息而已華亭張侯起家名進士爲兵部員
外推守玆土因私計曰吾有今太僕寺丞之主器恂恂
禮度二妙驚人築一軒爲藏脩之所不華以儉不侈以
質扁之曰素求予記之與予之往還幾三年未有復也
一日忽悟曰善哉君名菴之意若名文字宗華而歸
宿於素其欲反文於不文者乎宜爲之記記曰素之云
飲白之云也而予謂色無所飾之謂素天地之正色曰
青黄赤白黑是五色皆可相還爲素是故以五色論之
其五行則木火土金水也其五音則角徵宮商羽也其
五性則仁禮信義智也其數則三八二七五十四九一

六也其時則春夏與寄旺并秋冬也是故凡存乎木德奏之以角行之以仁紀之以三八而藏之以春則稱乎青者也凡存乎火德奏之以徵行之以禮紀之以二七而藏之以夏則稱乎赤者也凡存乎土德奏之以宮行之以信數之以五十而藏之以寄旺之時則稱乎黃凡存乎金德奏之以商行之以義紀之以四九而藏之以秋則稱乎白凡存乎水德奏之以羽行之以智數之以一六而藏之以冬則稱乎黑夫是五色流通於五行宣播於五音根柢於五性貫穿乎數而運行乎時其體無所見而用有不窮所可見者特土苴耳可不謂之素哉

易曰白其賁貴而可白此之謂也夠色色又能循環相生子母仇讐相繼代至於赤白可名青於白自可名黑總名曰素可邪不可邪君人勞民有大逸然勞有時貽逸無涯相準之間利害孰多吾可憚而不為邪因親陟嶺表顧抚路巨石常逃九齡斧鑿者悉用計削平取其犖确以補道陷如昔負固今皆獻忠又切以石磴以級而升開元猶險脫於迴旋人可掉臂醉行負任者昏夜可以往來矣顧瞻九齡不有光哉嶺路之脩其費不貲因會指商之直每千稅一滴水添漲彼此沄然是役既興適值歲歉福建江西列郡飢民趍役者日計萬佰[illegible]政暗脩全活甚衆工興於成化十五年八月次年七月路成濶十餘丈長若干丈悉用碎石砌平切其中而青石長條固其邊幅泥淖皆遯滴雨如鐵遇水架梁亦無病涉大道平平縱橫盤亘怒消不犯爭易遜讓訟易謳歌百利攸興民用以足治道潛益巧曆莫殫周禮以通道濬川為為政首務豈無自哉是役也

欽差鎮守司設太監劉公

欽差巡視刑部侍郎金公[illegible]憲僉姑蘇陳公粹之辰州李公由道皆有區劃以相其成理宜牽連書其名字庸詔無窮俟名嗣字汝弼心胸平和光霽可掬辭翰傳播

夷夏聞名及試千里之地脩攸立教百費具興其脩嶺路之功識者以為可配九齡廟食茲土云

素菴記

西昌有佳公子曰楊君宗華少師楊文貞公之曾孫梃資穎悟試驗之身心日用之間五色之素無乎不在若五行不雜之以補輳五音不淆之以鄭衛五性不間之以私欲數不混之以畸零時不分之以閏位則於文無不悔而文之至於華無不斂而華之極矣果紅紫藍碧云乎哉闇然一素五色攝揭是謂至文載道之代毋迷厥津太古同猶

奎星閣記

西江之貴溪江公伯溫心胸開豁負經世大材以名進士擢冬官員外郎出守南雄思以文翁之化化成其郡首建郡庠移邑庠以相縫轅郡庠堂廟既極切雲敞燏必得一高閣殿後方能拈標全郡之秀以壯二庠之觀僉以得巨材為艱侯夢寐巡歷窮山菴灌扶霄魄旎豫章萬牛莫廻者委巷積途精神所透與神合機瑞應攸臻匪生自躍郡之耆民忽因別駕黃公汝礪來告曰湞江之濱相傳有鐵力巨木沉淤其中歲久試於各土成化初年太守劉公欲採以補太平橋梁不啻則地啓臧

竟無所得侯嘆曰宜其不出也凡物之非常者皆若蘊靈以悱悱之質為践穫之具可乎茲得託身於文廟之後出其時也是夕大雨應言如注明日洪水湧潑瀉若挾鍤刮底剖圍濁浪渾濤水消沙走一木如龍隱露頭角四境歡仆爭擘蹙咨塞萬力搏輸若舉虛空侯乃親詣其所麾衆使退翌日遣經歷鄒君㤥具牲醴告于江之傍廟曰青鏡且約曰神出是木閣成當為文以紀始末告畢衆尚未集侯即使輓㞞岌業重質輕若蛻骨如風無趾如雲無翼自飛自行執役稍失若化爪焉既得其一相繼而得者十餘楝閣因以成高五丈有奇濶若干經始於戊戌之春三月落成於秋八月八窓洞開城獻百雉市獻萬廛野獻千里巾山前參天馬後擁侯率師生置酒登焉嘆曰峣哉是閣真星辰可手摘者宜扁曰奎星冀興文教也侯以書抵洒翰親書其扁閣名已傳四方文尚未勒郡以為欠事郡傅貢君瑞司訓方君洪合書來曰先生常遊庾嶺侯同先生登閣送目熟矣其可無言乎按奎二十八宿之一為天武庫一名天豕主兵明則天下清明至宋五星聚奎識者以為周程張朱之道德歐蘇曾王之文章於是乎兆遂以之職文而與璧並事矣人心擬議天必從之理之必然也迹侯名閣

之意其不欲郡賢之生上應列宿于宋有光者乎夫星虹下流而生朱宣樞星入夢而生帝舜傅說之化為賢相長庚之化為謫仙東坡所謂古今所傳不可誣也且誠心所至杳盤有答髣昧有據侯心之誠糠粃思木精鑿思人靈木之至不兆靈賢之出耶根柢道德而枝葉文章其出其處繫世重輕為後作程乃侯所思之人也登斯閣者其可不體侯之所以用心也哉古之聖賢如是吾如是不如是不足以為人是之謂能思已他日降婁之次有光燁然斯為有人副閣之名予將拭目以俟

聽清軒記

仙家者流謂長生以吐納烟霞爲事生未必長吐納之理容或有之人之有身不能無心有心不能無情有情不能無志志緣物迷情由志動心由情變富貴利達一役吾志則繫吾情一繫吾情則蝕吾心心既爲蝕吐竅塞孔孰非外物物化乎志志化乎情情化乎心其志即物其情即志其心即情尚何汚下之足云哉善立志者無他外乎物而已矣外乎物則志高志高則情淡情淡則心虛以高養淡以淡養虛虛養則滓漉清純其不有近於道耶括蒼樊君時發以文行鳴於世舉進士之京不一遊胄監卒業搆小軒於雲塘山中日玩丘壑翛然

有外物之志心始無山畏山之大心中有山眇山之小心終忘山與山俱無胷吞全山襟懷所盪肺腑所滌莫非靈氣因扁之曰嶕清求記於予嗚呼公之所好惟山雖未能全遺乎物然情寄心醉吐納竅孔者漉之果有富貴利達之滓否耶且乾坤二門清與濁而已矣其清者若與君子謀其濁者若與小人謀時發味世如蠟而獨山之飫焉謂非有得其清而然歟予少濩落不羈亦欲斲梁甫之煙霞結一廬於泰山之顛上仰九天而長吟下視四海而一咲總嶕堪輿之清氣以雄吾文羈於塵網弗克遂志爰契吾情秣馬先行非吾時發也哉雖然大海之盡觀吾勺水大地之盡觀吾寸土太虛之盡觀吾方寸夫如是則嶕物非濁嶕山非清嵚嵚焉融融焉薰薰焉物焉忘我我焉忘物是謂莫不適之鄉鄉其道乎道其鄉乎是鄉他日吾與時發同遊焉所得其止嶕山之清而已耶

燕石山房記

虛與實對物實而名虛實可暫虛斯久故以名寓物者有性以物寓名者無窮君子所寓名必隨之物因之而恒新者實棲於虛故也吾邑仲雍過化之區予游所産之地素爲文獻之邦特地大而民顆賦重而頌繫號稱

難治浙之慈谿楊侯由名進士出宰崑山高平俱著治績嘗道爲吾邑借寇以掃夙秕侯至盤錯互前游刃恢恢仍有隙陰尋幽覽勝澄心於靜以爲倒刎之本邑有致道觀在虞山東麓景勝一方弘治戊午春二月暇日侯同吾叔父廷瓚遊焉入觀撫梁朝檜歷東雲堂遡丹井而上覩脩竹千竿喬松萬株俯視全邑萬室鱗次尚湖繞前綠波貼目侯謂叔父曰此地宜建一室爲茶話之地廼因高爲臺毀淫祠材爲屋三楹西建廚房其物料之益工匠之費侯實措倖資叔父同道士與道榮則區畫課護其成侯因置酒落之覩房之前後巨石林立

李德裕平泉莊之所蓄柳宗元萬石亭之所記悉萃於前以仙家有煮石之說遂名之曰煮石山房叔父命予記其事嗚呼物之堅剛莫逾於石石其可煮之哉且茲室未延木有山房之名亦爲山房之石安有煮石之名是謂名寄於物虛寓於實實物之成刧數必壞侯尙才性學治心窮終仁鋪石甲小大得所誠西漢班孟堅循吏六傳中人物後人敬其崇如敬召伯見魯門如見高子遺愛所在孰不保護而況勝跡既留嗣葺相繩以名召物以虛召實循環無窮吾知山石可爛侯名不朽則茲山房之中石不其煮之耶侯名子器字名父

思玄集卷之六終

思玄集卷之七

墓誌碑銘

鶴溪府君泣血誌

吾父姓桑諱琳字廷貢別號鶴溪道人先世莫考有巢齋者仕元爲鎭南王府官陞都水庸田使司副使司在蘇城因家常熟生茂卿茂卿生谷良谷良生宗道遊心造化積誠通仙常曰吾葬以仙驥至爲期儚喪果朱千頂見聞驚異宗道生用和讀書仗義鄉評推重配錢氏生吾父雖禀弱多疾嗜學弗懈時邑有陳從道者詩禮巨室贅外祖周季宏生吾母慧貞令德婉嫕鍾愛父母

不欲遠適又館吾父爲甥陳周盛時第宅如雲吟壇往來騷人踵武吾父旣贅於周始棄舉子業浣濯景物佳詠傳纈爭貿得佳婿好筆札常主一巨肆揮洒壁案疊墨深沁點畫成痕儼如漆室郡儒龔大章沈誠學季仲怡先後主陳周塾教人遊心理學刋落雕利文華之習吾父師友其間漸染議論造詣益高自守不固涵養淵深邪生刻舁人忤汪然江湖入深公庭天塹有滕以來未嘗一毋或邑大夫延訪問政於家則陳生思利病懇懇不倦性至孝每歸趨庭悉心養志吾祖卒收痤鑿穴未深忽狠石肖攧亘盤石工袖手吾父以文告不終夜

稽顙上下四旁百靈渤盡繼血乃以巨繂挽憂起山茜
举偃卧旁横半畝識者以為非人力可致友千九弟兄
廷瑞舉進士卒於京師每言及輙流涕弟廷琦廷璜介
倅處溫兩郡不遠吾蘇千餘里其郡士大夫慕吾父名爭
欲一荆識二叔父遺价合簡邀迎曰名山勝景望一品
顯吾父計曰凡人至官舍能羁而于于乎能辟穀而儲
偫乎不然供給輿馬累人多矣卒不往吾父性清介一
介不以一千人類此書法趙子昂其俊秀實祖二王圓
勁方正又得李北海遺法古選冲澹蕭散如韋如柳長
詩及五七言律優入王摩詰劉長卿室晚遊戲黃老作

團瓢集百餘首又不失為安期羨門口中語也吾父安
於常布不肖孤知滇南貢舉大司冦彭公鳳儀時為貴
藩方伯自捐俸輸邊榮吾父以仕者冠服吾父若將浼
焉黃冠野服脩如也倦於理生見匱戚舉贏於詘家日
落貧惟吟詠篇章自娛臨終逍遙觀化無異平時猶口
占詩數首而卒嗚呼痛哉生於永樂癸卯二月廿有二
日卒於弘治丁巳五月十有六日春秋七十有五以次
年十一月廿有二日與吾母合葬於湄溪之原吾母先
吾父卒四十餘年吾父以吾母賢不易耦不復娶生子
一即不肖孤悅娶

許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監察御史章孟端女又二
一名靜廉適山東僉事前監察御史錢承德封孺人皆
吾母出一名靜瓊適劉似亦宦族側室薛氏出孫男一
曰昪州庠生孫女二古人有言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
養死無以為葬不肖孤髮齔喪母吾父嚴慈濟撫稍長
粗知為學向方年十有九叨領鄉薦吾父教以大人之
學使泛覽今古精擇熟踐而博施性撝謙於趨世一無
所試嘗分教泰和秩滿始擢通判長沙不三載又調郴
州凡微祿寄將不能津潤家乏致吾父食貧終身往歲
不肖孤自郴以公事私還侍養數月堅欲乞終養吾父

慨邊夷猖獗且聞總制兩廣中丞鄧公能容度外之士
乃遣不肖孤歸其幕下待用不肖孤私念道既不行為
貧而仕稍積餘祿可了吾父後事即可告歸鄧公果待
以客禮留置軍前坐奉談笑者幾一載欲有舉薦而吾
父弗逮矣當吾父歿時百費貸人不肖孤至家哀痛之
餘支吾債利食玉薪桂莫措手足凡喪葬之資俱藉今
之郭元振為之經紀所謂生死不能養葬者兼而有之
且吾父单傳不肖孤不可刻離左右出能移孝為忠調
一四海大顯門戶猶為庶幾今乃為貧所驅遠離膝下
奔走郡縣病不能一侍湯藥臨歿弗克親聆囑付之言

俾吾父盼盼望歸飲恨而卒而況不肖孤平日歷沙官途泛三湘上五嶺出入千戈瘴厲之鄉使吾父心遊萬里危險百端枕無安夢則又古人傷之所不及者一念及此五內分裂神魂飛敀自非宗祀所繫其可復自慰藉苟活於世耶嗚呼吾父已矣不肖孤毛義之志粗酬休官之念不必如王右軍誓墓而後決自今以後當以未死餘年依松栢之餘休允吾父之所以教不肖孤者一形之著述以爲來世拯物之資俾千古而下知某人有子如此庶可追不肖孤罪之萬一也嗚呼後之爲人子者觀不肖孤難免不孝之歸則亦可以爲商鑒而不輕出矣

大明贈監察御史萬公墓誌銘

公姓萬諱信字孟孚曾大父立本其先自江右之新喻仕全湘徙家於廣西之藤縣故世爲藤人公賦性嚴毅讀書通大義不好弄與作適以身當衆巇冀嗣人亢宗故教子決甚嚴父伯齡洪武間舉茂才典南城幕邇近成都經府邵武李公於金陵李因家隣封南城遂妻以女後典幕以邑事有聯逮訊之京念藤遠妻子不可歸命李孺人携幼女暫依外氏以居踰四月典幕𥚃役海州來樂初以赳取綏期復戍上林死監公既弱冠乎遭

公還藤事王母胡孺人胡悅公生理厚養怡愉承顏歲時相對悲喜交集常徒步至上林代父役制於法不可歸之閭迎母毋牽於女愛不肯歸公別父母輒牽衣旋繞終日聞者酸鼻後父母俱殁寓所草葬焉公每一念及淚雨如注或水漿竟日不入口既老召諸子曰吾力不能以藤葬吾親若負紲終身今吾形將化存於心以遺爾爾其志之生於洪武庚申正月廿日卒於成化甲午閏六月二日春秋七十有五以乙未八月■日葬縣西谷山倚嶺之原坤向公先後三配室生子五人昶石出顯相張出禎祥陳出孫男十有一人女孫七人顯官

至封川令祥登進士第爲名御史公以顯祥鄉薦殁後二十年始蒙
恩勅贈如祥官石張俱贈孺人陳封太孺人祥未官時間關萬里獲函祖父母骨歸葬於滕有子成公志君子亦謂公之克葬其親也于溥宦於梧時祥丁內艱服闋將上京師奉其同年友成都府同知吳君獻臣狀拜求予銘予觀公之爲人斤斤力行似石奮能教學諸子異班孟堅雖揣勞於親實大獲於子宜爲之銘銘曰牒趾詵詵決翅于于前跋後馳惟公中棲龍光賁幽以佯生畸天之報施眎此銘詩

舅母王氏孺人墓誌銘

吾舅母歿既三閱寒暑襄事鄰舉子汝明泣告予曰吾母平素惟吾舅知之悉乞一言闡諸幽嗚呼予受周氏厚恩有如光影雖日承須不可繼盡母念存歿慨然咽不能成言矧能纂綴華說以銘吾舅母孺人之墓乎然少長見聞不可不實書孺人姓王名道左玉峯舊族王伯齊女也母范氏范歸於王無嗣育因兄生孺人孩抱以歸長擇配吾舅廷順周君時外祖父西疇翁贅於陳陳氏富禮甲郡邑有名從道者義聲遠振座客常滿孺人爲長甥婦佐姑議酒食無虛日指示有則大小咸稱

其賢吾舅卧病數年孺人能於藥外致意見微發則以樂事進見有勞則以佚理納日綜家政夜率子女擔穎北辰祈以身代卒獲瘥孺人幼穎悟於小學女孝經等書無所不讀始年老斜光欲遣孺人日誦説古今故事以娛子姓聽聞多有感發周陳二族甚鉅婚娶皆名門女賓來往多孺人出送絲竹間作酒漿未進女婢斤斤羅列孺人色莊氣和威儀棣棣接者無不心服蓋孺人素出大家恪苟自別而又動靜之間準母則姑其所由來非一日也父母歿哀毀盡禮生父歿力營葬事情亦相稱御群下以禮終身無暴喜怒年逮古稀尤耳聰目

明忽生癰瘇醫禱罔瘳臨終拳拳以生母暴露爲念戒子汝明少助其費且告吾舅曰君多疾吾年未一十時常恐爲未亡人今偕伉儷踰五十年百爲俱完夫復奚憾所憾者侍君筋力未衰耳吾歿之後停柩欲久表吾成家勤也營葬欲儉順夫道也勉諸孫力學成名以光門閭言訖而逝寔成化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子一即汝明娶徐氏女四長靜清適前進士吉水令蔣紱次靜安贅葉玭靜端贅錢綬靜貞贅錢錦先天孫男二長應祥邑庠生次應禎孫女一今卜以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葬于湄溪之原嗚呼婦者家之

所由盛衰者也彤管化靡牝鷄晝喔求如孺人內德完具者實不多見在疏遠文士亦當述其懿行以傳不朽況予骨肉至親者乎是宜濡淚潤筆以述覼縷銘曰天厚其生又厚厥德不死而亡永立內則

大明奉天翊位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平江侯追封黟國公謚莊敏陳公神道碑銘

天順七年九月二十有八日鎮守臨清等處平江侯陳公以疾薨于位訃聞
上爲震悼輟視朝一日命有司護喪還於南畿遣禮部

侍郎俞綱
賜祭自開喪至禮服凡十有六筵
魯王等亦遣知府徐琅致祭官爲營墳明年葬江寧縣
太山之原附祖恭襄侯塋側成化辛卯
今上追封黔國公謚莊敏滌天沐淵累葉其龕忠貞之
效白於四海嗣侯平江伯銳懼先德日藐久益焞焞乃
徵予銘於神道之碑按狀公諱豫字立卿其先潁川人
後徙家廬之合肥自始祖諱省三而下皆贈平江伯妣
皆夫人曾祖聞智勇耦縱元季由義兵千戶歸附
聖朝攜井投天衆立戰功官至成都右衛指揮同知非

合肥瀚源顛末具載廬陵楊文貞公所著廟碑以予爵
封平江伯加封侯嫡妣生妣並王姓俱封夫人祖瑄以
韜畧騎射馳名代父職參隨大將征南番有功陞都指
揮同知進右軍都督府僉事
太宗文皇帝以翊運功封平江伯總師海運繼而開創
裏河轉漕代險以夷功在不刊累封平江侯謚𢽾襄廟
食于淮考佐嗣伯爵忠勤慎謚以延世譽妣馬氏封夫
人公早襲爵正統初南畿考牧兩改歲星所至鑴鑿蠹
弊浮費悉櫛操履澄瑩霄漢騰聲歲壬戌至丙寅每持
節往

祭代辝周遼淮六府冊妃及行祀禮咸稱
旨丁卯冬掌神機兵明年春福建沙縣賊叛
詔公充總兵副寧陽侯陳懋往征之
奬諭諄切錫以寶鏹綵幣至境與寧陽分兵而進勇莫
亢德襲莫犯驁狡莫測奇首破西芹直擣陳山諸寨俘
獲賊首鄧茂七妻子及僞造符印生擒僞官斬馘五千
餘級得牛馬無筭招撫脅從所過秋毫無犯凱還惟閤
書數帙而已
璽書嘉勞進平江侯賞賚殊厚給賜
誥劵有秉志忠貞公勤廉慎之褒遂命掌前軍都督府

事操習禁兵乙巳秋
乘輿北狩人心洶沸
廷議謂臨淸南北要衝設虜據之天下之患遂深築壘
諜得虜情亦先設若阱欲選宿將往鎭其地僉曰非公
不可遂
勑公往公力主築城練兵撫民威芒四蒸虜知有備鞬
矢而遁南北奠安宗社如石識者以爲使公握兵泛虜
雖犁肩頰之庭懸老上之頭喋尸逐之血而斬刈相當
得喪相準與今卅突徙薪不戰而屈敵相去當萬倍也
矧鋒一鍛天下之禍其可勝言者耶禦戎上策公得之

失時歲告飢民值虜寇之餘四方流離者衆所至州招
徠賑濟餓莩春融仍調濟寧左衛爲臨清衛脩入學校
作養士類三年事竣還京父老千數赴
闕請留
命公復鎮五年山東河南淮徐患水民不聊生
勑公撫安悉政盡脩全活甚衆八月還京
上以南京根本重地坐鎮在於得人特
簡命公守備事無巨細悉聽處分因
賜白金綵段蒞政號令一新軍民安堵督脩
太廟工完

勞賜羊酒公法竣而刑輕人有過以朴示辱衆相戒重
犯公朴天順改元
英宗復辟召回賜白金五十兩增俸米一百石嘉賞比
狩時保障臨清功時臨清守臣缺執政歷舉廷臣皆不
稱後以公對
上曰朕意正在斯人復奉
璽書一切公私利病並從區畫仍
賜白金綵段以行公之再至也老稚秪迎歡聲殷地山
靈川秀飛走翔舞歲癸未淮安漕帥缺司馬以公薦
上曰平江侯不可動欣將別用之未幾覺得年四十有

一甍之日兵民號慟如失怙恃四方大夫士聞者皆爲
咨嘆累日娶譚氏封夫人故新寧伯忠之女生子三長
即銳襲今爵侍衛于
朝掌禁兵團營總戎佩征蠻將軍印節制兩廣尋佩漕
運之印鎮守淮安次曰鐸曰鉞俱輸粟拜官女二長適
楊州衛指揮李淮次適淮安衛指揮王本孫男七麒麟
鳳熊羆虎彪孫女若干人公天性重厚敏而好學通春
秋大義於兵家韜畧之書無不精究每臨戰伐出奇制
勝骨以血誠故節鉞所至水涌石立成功若神撫輯兵
民摶形衆心各有權度公暇好臨古帖筆意清勁承祖

訓名其堂曰清白能脩實孚名親書孟子仁禮存心之
說刻石以自勉篤於孝友母嘗患危疾夜籲天願以
身代疾果瘳愛族分枯材特奏爲大學生善吟詠所著
有網庵集戎垣藁祖德詩梓行於世公清愼有爲雖袵
富貴而心如水握權勢而量如海位極人臣而禮下賢
士若不及廨宇後圃嘗結一亭扁曰城市山林時與賓
客觴詠其中其結巢箕山濯纓鑑湖之念又脩如也公
三鎮臨清臨清之人德公入骨公歿後十年乃建祠塑
像事公事聞朝廷特命有司春秋致祭齊民私以疾疫
水旱禱公者無虛日予嘗論公之爲將仁厚似羊祜儒

雅似蔡邕殁能廟食百世又似關雲長光前裕後也之
衆美公其兼得者歟宜爲之銘銘曰
玄玄昊天日月代明孰爲之聲震以雷霆
聖皇濟世孰雍孰楫曰惟世臣以翼
帝業惟公始祖遭時遘屯躁轢而車思鳴臨晨爪牙其
華實於恭襄茅土斯爵廟貌堂堂世德如江其流延延
惟公挺生芳津潤天南畿兩載爰輯馬政載滌洗塵以
瘳夙痾閩民忽猘秉鉞惟公殺棘安瀾爰進侯封儼儼
北風胡塵四起孰當萬師晝以十指築城要衝以綏元
戎掃胡千里威名隆隆全師棣棣袖手而勝陰奠中原

武功之聖一守留都三鎮清源德郁人心永矢弗諼生
既封侯殁加上公血食萬年禍與天通掩蛻青山不死
其神想乘白雲析木之濱

大明故通奉大夫正治卿雲南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左布政李公墓誌銘

公姓李諱芳字本春別號一菴青之諸城人五世祖諱
君寶者任融州路檢使因家融曾大父敬顯大父伯庶
父子賢妣雲德霧隱公生天資穎悟少即莊重老成曾
大父大父咸曰此子搏九萬里咳八百里氣局也可使
許國遂遣入邑庠暐曄騰厲狨刺無前弱未冠正統甲
子秋闈發解父以公充醞物理未滂留温舊學展九益
宏歷戊辰至景泰辛未會試俱逐北雖州傳專力辭
不就甲戌遂登進士第明年拜知湖廣夷陵州夷陵遠
在江湘上游民貧而黠閭或貓奸刺政公廉正自持不
猛不寬翔約之垂滸翼之泳壬良有坊民皆挾纊州守
禦千兵恃内捷靈民公疏其不法於
朝卒正其罪凡戴鶡冠者無不縮頸有中使至暴橫蝦
其敢近公從容款制卒不爲害以州人少知學慕常袞
之教閩文翁之化蜀乃多選里中之秀入州學又於州
之後堂搆室數楹擇稍懸流行者躬自爲師凡教導作

興法周悉綜密壬午科遂有褒然高擢者風俗一變天
荒遂破比滿夷陵之民相率赴
闕借寇一年成化丙戌始考績至京時巡撫都憲王公
少許可惟雅敬公先與巡按藩臬諸公以公盤職疊加
旌典至是復疏公能於
朝擢貴州布政司右參議仍拨
誥命封父同公前官母妻皆爲宜人丁亥蜀西都掌蠻
邊
上命大司馬程公襄城伯李公率師征勦地介川貴之
間山嶺挿天菁深崖險峯看攫趾饋運惟艱程公詗於

衆以公爲才俾專其事公不憚鞠勤精神鋪路斡峻爲
夷負擔絡繹士馬足食大功告成拜雙金織綵段表褒
之
賜在任六年丁外艱繼丁內艱起復任江西仍前官奉
勅提督粮儲公不棘不徐不緩其賦不病於民歲正告
凶勞來賑濟全活甚衆一藩公卿大夫士賢之者無間
言凡截者緒陞東廣左參政今致政大司寇前田彭公
天台陳公皆一時人望相繼爲方伯與公一德相濟天
與勺藥丁未當道薦遷滇南右布政使未幾轉左學政
大藩實原鎮靜得句宣大體民夷悅服三關寒暑中丞

之擢不遠伊邇公以老病侵加嘆曰古人云留有餘不
足之祿以還
朝廷予孫其享之乎屢上疏乞骸骨優
詔許焉初公乞歸時
太子太傅黔國沐公暨巡撫巡按藩臬諸公固留不聽
至是相率賦詩以贈設祖金馬碧鷄之關輿馬如雲光
輝載道人以爲榮抵家數載日徜徉山水以自娛四郊
多壘暫徙居於城不意舊疾作遂卒生於洪熙元年〃
月廿有八日卒於弘治五年八月廿有七日春秋六十
有八以歿之年■月廿六日葬於盧灣崖頭之原巽山

乾向配施氏封宜人先卒子男五人長曰庠成化壬辰
科進士清廟重器不幸蚤世次曰康義官次曰庚邑庠
廩膳生次曰廉丙午鄉貢進士皆施出曰庭庠出女五
人孫男七人曰鏞已酉領鄉薦曰鐸食廩邑庠曰鎰曰
錡曰鋼曰金曰鍵公孝友天成惟清惟慎終身依憑立
身行已步循尺寸衣有文子之裘居無張老之室訓戒
子孫脩德謹旹之言不絕於口爲詩文語多渾厚不事
雕琢有一卷備若干卷藏於家予分教泰和時公時爲
江右少參與予好也入則分庭抗禮出則携手餞送蓋
待予以賓友而非屬吏也公擢遷大藩予亦浮沉州縣

欲一寄聲問安而無便𥨸聞公之卒泫然者再豈意調
郡至公邑得拜公遺像而銘公之墓邪嗚呼是非偶然
者矣公子庶泣血述公行實求予銘予爲叙其大畧以
待他日太史氏採擇復爲之銘銘曰
惟公嶷嶷奮先决起秋闈得雋擲掌覔指圖南少抃旋
飛刺天肯琢魄旄小爲掮椽蜀首一州奄然出守包康
日裘掃弊風篙遷官貴藩遷鄙雲詭爰㮶卑陴孰呼庚
癸始由少參旋至方伯四陟名藩庸著丕績寵命優渥
榮身及親餘祿振振以遺後人天之所報偵人所施千
古一日有此銘詩

大明桃源縣知縣許先生從善故妻董氏孺人

墓誌銘

孺人姓董諱[illegible]其先居河南之祥符裔出仲舒元有遠祖諱時茂者守彖州路因家焉平世為詩禮宦族父諱志官至朝列大夫長蘆都轉運同知母夏氏亦焉平名家女孺人幼隨父宦山西沁州完女德鍾父母愛將笄擇宜配以許氏累代仕宦門高相軋從善亦嶄然見頭角遂歸之從善父母蚤世家漸凋零遺二弟啼聲尚呱呱孺人入許門即洗濯紈綺巧梯曲柮借脂無聲撫育二幼叔煦其詘詘㖡其涼涼比長為畢婚娶母實嫂

名從善領天順壬午鄉薦孺人同居京師寒暑十五易初值歲饑從善以食口衆為憂欲就乙榜亟祿計之孺人曰聞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君二親已亡吾父官大夫所以裝奩我者猶足供桂玉君其不可少需以榮親於地下乎從善遂定心卒業胄監謁選銓曹得令湖廣之桃源桃源雲貴往來要衝邑小役繁從善出視事常以燭續明孺人卧蓬擊柝起先絕皷鼕飧悉備以接勤勞有壬人蠱政者從善欲痛加鐫譙懲一警衆孺人數勸從善留心教養俟人自化從善獲成循吏名孺人贊相功居多未幾從善以重聽致政還家囊無餘貲孺人嘆曰為士而貧者春之雨宦成而窶者晨之星吾歸良人自未筮仕以至歸休家業如故是非命耶乃率僮奴各事事毋敢呰窳惰勞惜苦予無飢寒畜牧有方鵝鴨雞豚聞呼認音畢來既旋蔬果鏕郁桑穀奮張家亦漸裕孺人性慈惠喜施予不匿有慮人之求不藏蔕記人之過有犯之者怒不難起顏亦易迴甄豆蘋蘩祭祀豐潔或得佳味必留以俟賓客不輕為口勤儉自律鄰里作程以予宗道明敏令就學綏則紘之棘則帣之調護有節成化庚子宗道廣西發解第一孺人心始慰人謂孺人後福無涯不意得微疾一二日儵然而逝遠近

知孺人者聞訃莫不嗟嘆悼惜或至泣下嗚呼孺人其賢矣哉生於正統五年十一月十有三日春秋五十有四卒於弘治六年九月六日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於江東之種竹嶺依從善祖考妣塋後子男二長即宗道娶顧氏次宗義早亡庶出女二長適柳州衛指揮使嫡男苗尚仁次在室孫男二曰會兒曰賀兒俱幼宗道以孺人誨鞠之勞弗獲祿養飲痛莫極自泣血述孺人行實再拜求予銘予知滇南貢舉道經桃源時從善正為地主所以餡穀予者甚厚今予倅柳與宗道敦斯文之好奚靳一言銘曰

内鮮經紀家秀半秕既瘥厥冥咼藻其垲吁嗟孺人懸
笳肇趾于歸值屯胖偏仲剞婦而奠夫毋而成子天靳
其報逝無宿痞諸鳥數行劉向片紙千古名存定曰不
死

陳毋蕭孺人墓誌銘

門人陳魁既喪毋泣盡血繼縗絰過予乾坤一寄樓再
拜求銘墓之文且以長書見謁讀之弁子嗚咽氣升鼻
怫鬱不成聲而止按魁自爲狀吾毋姓蕭氏諱福梁子
雲後元盛時有遠祖由峽江徙今邑城西代不衒材鈞
祿父茂材毋劉氏吾毋生慈爽貞淑允内則蹈年二十

有一歸繼先府君室先是姑嚴已歿内事赧脞吾毋方
舟泳游厲濟俱登先府君釋絜得專精問學後勤業成
疢七易寒暑兆愈是時家事既萎謝吾毋顧影無援緊
壼中流自逆滴漩索完地府君既愈遂領景泰庚午鄉
薦是歲孤適生府君曰二喜基吾妻萬憂勞吾毋咲曰
憂勞煩之常喜出祖宗真源府君益敬重之明年府君
會試春闈中乙榜不就來歸次舉即登第入翰林爲庶
吉士吾毋携子女就祿期年府君得疾瀕危以老父幼
子爲託而逝吾毋至是涕洞汍汜涉無津涯哭輙氣欲
絶人指子女爲岸寛譬之廼生府君殁五月生一女僉
謂棄之釋棠吾毋泣曰是吾夫血肉也忍擲之乎扶柩
携子女而歸隻影吊月跋涉萬里酸苦何極歸家營喪
葬畢綜理家政啐脊事必經心事先祖憲磨先生旨甘
惡膾誠而獻俾不知子之亡孤少長即授以父書仍戒
之曰汝父殁吾心隨父死形爲汝存汝形父父目期
汝瞑汝其力於學尚底於厥成是外不以貟孤以貧爲
分宜其家人邑里宗族謂爲煩式者必曰蕭氏一日乳
偶積塊久凝適如鐵橇不可抓庸醫不能以藥導其内
消加鍼砭流汁不已忽血湧如泉知不可起進孤語之
曰吾爲未亡人汝成立而亡分也汝其善爲人則吾非

亡言訖亦泣遂卒生於永樂辛丑十月廿二日申時卒
於成化己亥正月十七日巳時春秋五十九卜以次年
十二月廿八日附葬邑西龍門祖塋之左首坤趾艮子
一即孤娶耳溪湯氏女三長適吏部尚書槎翁劉公之
玄孫表次適前妣蕭孺人之姪旹瑞次適刑部尚書㞐
衡劉公之從孫咸孺孫女一嗚呼吾母自入門相夫糊
子之艱非筆舌可喻不得婆娑暮景享孤杯水之情悠
悠蒼天孤罪何極惟大人先生賜之以銘庶吾毋生之
長而孤罪可逭予讀其狀觀孺人之心歷艱九死不變
嘆曰以是心爲稍嬰杵臼之立孤爲伯夷叔齊之餓不

食周粟爲陸秀夫文天祥輩之殺身成仁無乎不可嫦
人得之丈夫失之謂之何哉因爲之銘曰
天地氤氳物遭生雨般紅花逐時零松栢菌磤節獨貞
櫻水不腐附火明孺人苦節松栢弃子立身亡心始寧
剔燈事業昭日星思玄先生爲作銘

徐母歐陽氏墓誌銘

予門人徐貢既登進士第觀政春官援例歸省孺人享
榮養幾兩月遂以病不起貢乃命季威飲血述孺人行
實求予銘且泣告予曰吾母編髮棲誓鬻子勵閔令孫
等漸試㺚狨而故巢已傾瞻望霄漢孔悲曷已惟先生

光以一言不孝之罪㪍澥捧土冀可少塞予亦早失恃
額廣蒙錸知中盧生之痛尚何忍言按狀孺人姓歐陽
氏諱■其先文忠公九世曰才卿者來家泰和王坡
圳避文信國公奇禍易姓丁故籍從丁而稱則歐陽不
忘本也父諱■號隱菴含潄今古以外世繼孺人質清
而性惠畧知書史歸直菴先生時賦役繁重家漸凉匱
孺人與直菴謀遷居於單溪之肖滄弢括卄朠規就苦
淡嘘寒沃熱華費悉弃逖蓊條枚發於舊肄家業用昌
直菴愿慤徽悃綿交悉端士孺人治具相禮有牛於無
物若幻致循循讜讜長幼形心一族姊女視爲型鑑直
菴僅下壽卒孺人總理家政三百餘指悉歸襟轄以形
爲毋以影代父訓迪諸子方楹柱㘿謼喣喣且𣓀侍
側又若嚴師成化乙巳大雨連旬平陸成江孺人奔避
驚悸心恒怦怦水退踰旬痢氣如流喪輀連綿七月念
有八日痢及之遂不能鮮鴂藥亦強進而吭若扼次日
十有四日將晡脉絶先是心明言正訣貢等曰吾年已
七十有二壽宜止於斯但若等有爲不及見也言畢遂
卒生子五人長曰川成化甲午領鄉薦次年授蜀之內
江縣學教諭次曰咸次曰試先卒次即貢次即威邑庠
生諸子有成咸推孺人內教功初川與予同中乙榜川

介衆百餘上章希圖南釆予名爲之首章既上始訪予
遂有半臂交既而分教茲邑貢先髙騫既出於予門威
能古詩文嘗經予指授又有付斯文之托然則銘孺人
之墓予可辭耶銘曰
平洳爲庭安芽成楹賢昭發銂弗食悠榮昌壽以銘

大明奉訓大夫定州知府劉君墓誌銘

予家與劉同里爲世姻君契予恒接類荼山納丘飴者
殁同成化乙酉發解亻丁宦途又同憂喜君先物化銘
君之墓匪予而誰君先世汴人有諱浮者宦常熟州因
家焉亨生善甫節判本州善甫生萬戶仲昇仲昇生百

戶伯彰俱董餌海道伯彰生子諫諫生宗賓娶顧氏生
君名宏字以規別號毅菴少敦慤秉貞挺拔志卓寄作
適於佔畢長長身巨面目圓而嫮鬚髯相接容觀偉若
家殷罔暫抏袛學類藉脫迫窘遊邑庠攻毛氏詩日無
蕩陰領鄉薦在第九卒業胄監寓京師數易寒暑卒礪
進士業雖焚舟決勝終逐北謁選銓曹獲知浙之縉雲
縣縣境四山民頑戾敎數格力殭醜為常官逮捕棘窮
窴勇生變君舒罪其首惡貸其連坐以理諭道民皆感
悟勝負以理嬰孺宜僚野鬬遂息有婦戕所天讞獄者
鞫真僞傳疑君焚香齋心決之於神夢廟蹇首泣訴且

坐廳忽起旋風繞案引婦訊之果得實幻蟲嚙稼君課
民採蟲自驗多寡酬其力以利驅民還治其害民爭趨
事蟲患遂息山溪堰水溉田歲暴流破堰君親董役脩
築亭午設飯餔之計澆灒莫能衡汩乃巳潦遯一方有
年屢獲當造戶版民多行賄吏胥為詭避計君度田多
寡分戶三等自是賦役始均秕政蠹華化盜為良里門
夜開行感神明祈禱輒應歌謳載道每藩臬舉守令績
必以君為首稱秩滿赴部天官卿亦素聞君治聲欲擢
以憲職以君年踰例而止遷知定州州土俗勁悍君稍
繩以法而鋪仁愛延及戍卒亦知畏愛凡訟多質於君

兩心自平踰年政聲流行民安物阜未幾丁外艱而還
竟以疾卒生於正統丁巳七月十日卒於弘治癸丑八
月十有八日春秋五十有七以乙卯四月八日葬於進
賢涇北之新隴娶徐氏有婦德生子一曰岑娶蔣氏前
進士樂亭令原用女孫女一君為人性嚴重不脹不歆
樂事關心則劃然長吠聲色之娛一無所好親交酬飲
聞其犧聲則卷狂瀾浪其為人敬憚類此為吏以身任
事利興害除雖出紈綺而自奉儉約所至不以家累自
隨祿俸有餘則別儲以備公費有勸之計家者君曰為
縣家縣為州家州焉有為民父母而瘠民以自肥者耶

聞者慙服凡蒞俱克和 民去縉雲任時老稚號泣奔送
百里不絕既去民思不置相與伐石立碑求興化知府
潘君琴為文以傳不朽於州雖浸灌未深至今民懷撫
鞠口之不置友于兄弟與兄守愨相愛白首如一日君
榮親之念冀祔於歿後故刑部尚書彭公鳳儀以公事
至浙及累歲巡按監察御史同交章
奏君政績卓異故事守令獲旌異者必受
恩典界期以易州守遂格不行蓋非制也守州未久巡
撫大臣已持羊酒勸勞欲有舉薦而君怫逝矣以此
制誥蹉跌終未被於泉壤未免為君九京之恨且天性

忠義聞時事乖舛或邊鄙有警輒憂形於色或發之篇
章陰寄籌畫一官僅能潤澤州縣而已嗚呼惜哉予知
君最深又按君堂弟鄉進士劉君以初狀遂序其事而
為之銘銘曰
惟劉受姓實自陶唐龍豢為氏蛇斬成王向以學顯流
以清揚蕭鞭𣚴務鐵漢堂堂醖德釀慶厥胤聿昌嗟君
重器鎩羽卑翔小邑巨州一致鋪張輒輒煦郁燁燁[illegible]
望天遠拱木人戀井崇㟅宏十棟僅暴獨粟牛眠之地
齎志攸藏千古不死視此銘章

大明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黃弁妻李氏
恭人神道碑銘
天之與人恒非相協以天負人者什一以人負天者什
九天與人以禍人承之以德是謂大人非遠是宜生死
哀榮而令名之垂無窮焉若君者其一也君承天以德
內助又承君以賢則又絕無而僅有者耳君名[illegible]字[illegible]
[illegible]靖菴東軒其別號其先顓頊所封陸終後永嘉中黃
氏以衣冠入閩在唐贈司徒碣以死節聞家從邵武至
宋尚書右丞武夙著忠藎上疏援鄒浩謫亳州遠元再
徙晉江道賢以孝行稱入
國朝維清舉進士知九江府卒子孫因家[illegible]則君之

高祖也曾祖考諱光祖福建都司經歷始附家乘遂去
官合晉江邵武二族徙名數於延平之南平長安里赤
竹洋曾祖妣朱氏封安人祖均[illegible]祖妣潘氏考子德累
贈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妣章氏封太恭人君生
已失怙範德慈闈誦敏易徹天勇挾慧籌略知趾同氣
興隆等七人如向曉之星淪沒殆盡惟兄後樂公以賢
秀選入
內庭時閩遭兵燹因與君及太恭人相失者久之君抵
京省公公遂令君迎太恭人至京就養骨肉聚首有若
三生悲喜交集忽忽疑夢後公主司禮監日侍幃幄綜

理機密人視之如太乙雲中君可望而不可親昏夜存
君借階進謁者逐逐君多拒不與肥惟甚力為歡北堂
公得專意輸忠友愛彌篤成化庚寅撫[illegible]侯朱永征延
綏強君行君以母老力辭太恭人戒之曰以身殉國是
之謂孝君遂從征以功授錦衣衛百戶太恭人卒哀毀
踰禮辛卯又同朱征魚鱗威武迤西諸邊得雋擢千戶
憲宗皇帝末年
皇儲未建
今上在潛公謀於君欲發之恐及家門君力替其決克
咸厥功既而

孝穆皇后暴崩君與喪事再陞指揮僉事皆本衛自君
爲千戶以至今職皆有
誥封二親及妻如制未幾公中斐
上命公出鎮南都君亦謫南衛跡而復起君自如也君
爲錦衣衛揮使時
憲宗皇帝命掌御藥其房非親信弗克膂鑰特
簡命君累有玓異麒麟金帶緋袍彩段之賜
恩至渥也君勇力絕人少從公春蒐南郊五兵森列有
監軍中貴人出
上賜勁弓可懸十石詫於衆曰有能挽者畀之君連挽

如折枝群帥觀者莫不吐舌射得陳音紀昌遺法常於
清源遇劇盗十騎君命其揚鞭爲的三發三中遂下馬
羅拜乞命乃縱之去君孝友天成治家有法內外斬斬
作事必謀始待人必有終其教學諸子雖在童稚必習
禮務學且周貧恤匱遇義勇爲如資建故邑五步鉅橋
京師大疫又買城東隙地收葬遺骸以萬計即其事也
厭第宅宏麗別築一軒於東滿貯圖書日領客酌酒賦
詩其中東軒以是著名平居議論古今四朝無人識者
知其有用世才而惜其用之未究不幸成化庚子廿有
八日以消渴疾卒於留都遡其生於正統辛酉三月十

日春秋僅四十卒之日泣唁遝遝公卿百執事祭弔儀
物相接賓章積成巨帙以卒之明年葬於鳳臺門乾山
巽向之原配李氏諱■字明媛與君同邑以德基有學
行人稱爲半溪先生毋歐氏恭人生而貌豐氣淸性和
淑稍通孝經內則等書工小楷精女紅既歸於東軒君
事太恭人于鄉于京師養生送死曲盡孝誠以君貴初
封宜人後受今封待妾媵以寬撫庶子女其巳生常曰
是同出於天也天之所生地載有厚薄耶雖袵富貴而
淨洗華靡周隣厚戚恒如不及遇君有升黜升則■其
盡忠黜則諭其自遣當君自北遷南時與恭人偕行隣

媪受恩者遮道泣送或露宿舟次依依不忍去在在感
人之深如此君得疾五旬恭人醫禱討竭君追危語恭
人曰尔其撫諸孤大吾官以亢厥宗吾死猶生也君卒
恭人痛極青臍奄奄待絕遇君妾王氏得間自經以殉
益憤惋不食致疾幾危明年有司以王氏死
聞旌表貞烈恭人心稍慰子男四人長琳南京錦衣衛
指揮僉事娶山東提學副使沈公鍾女次瑛錦衣中所
鑾輿司百戶娶南京羽林衛指揮劉公謙女次璋娶南
京禮部尚書童公軒女次珎娶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
蕙女琳與珎恭人出瑛出張氏璋出馬氏女三長適雲

南參政張公海子寧次適南京通政使徐公世英子棨
與琳同産次適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丁福俱氏出孫男
二孫女一琳初襲爵即掌衛事恭人進誨之曰汝父蚤
世其喪喪吾吾存存汝汝其履泰如淵氷持盈如玉乖
親賢友善以闡父猷戒璋珎等聲聞學勿墜世懷琳
愛禮賢士有過門者恭人必命厚款曰此夾輔成德具
也常有儒生妻死無以歛琳欲贈以柩恭人聞之曰不
若賵之泯形跡也其施德不矜又如此琳學行日脩指
身馭衆展拓甚宏璋珎皆有逸才精進士業青雲高步
伊邇人皆以為恭人慈訓所致生於正統丙寅七月己

巳卒於弘治癸丑十二月壬戌獲年四十有八以甲寅
二月壬申合東軒君兆而葬焉感泣執紼服麻送葬不
下數千人嗚呼其偶然哉紫陽朱夫子有言貲流不沾
於兆年福澤不降於淫人今恭人之賢無愧於所天而
東軒君之平素又不愧天之所福自琳而下諸子之賢
又能無忝於所生宜其慶源深遠衍澤無窮而傳播不
朽也又合而言之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
命也果易得耶宜叙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惟黃受姓上古遥自唐至宋邈
聖朝節孝德政紛連鑣鈞天後樂光扶揺

帝授鼎鼐令燮調嗟君自幼身離騷尔爾效翅連青霄
自致通顯摧天驕律巳衆美孝為譙勞定大計真逢遭
驕蕃
寵錫豈倖僥暇醉佳景豈濁醪女墻巳陟忽睇壕襟抱
損益無纖毫賢配厚德氷天貂內則擾擾趾厥條大者
中闈樛木翔錦衣標格挾星杓詣郎飽雨畬田苗慈訓
實宜彤管昭惜哉伉儷俱早彫後福滾滾長江潮脩墳
松竹奏竽簫過者下馬觀茗茗

鳳崗阡表

鳳崗黃氏先塋掌錦衣衛事琳葬其父前錦衣衛指揮

僉事洎毋太恭人於是後伯父司禮公卒
上勑南京工部其(即)地營葬事立享堂賜金帛寶鏹之
屬所以優恤於家者不可言罄
今上追念舊勳又
命禮部建祠名曰表功賻賚恩紀綢繆疊臻公父子德
先生先葬於閩惟姚韋氏獨存公先陳悃請
旨得允
恩賜驛傳迎養至京其卒
上賜柩槨助葬費甚夥公乃具先生衣冠合葬於都城
東東橋亭之西原自太恭人與公卒先後

諭祭至再至三祠成又
遣中貴加特祭異數也琳襲父爵官留都以京北路遥
艱於祭掃又請於
朝遷先生與太恭人柩會葬今阡琳文行政事摘華齊
漢力於忠孝恒以忘遠為懼乃自述行實求予言以垂
悠久惟黄氏代有聞人先生父晦素翁妣潘氏先生幼
深探易賾期於用世以翁早世乃蓄德於淵足塹公庭
値有詢謀民疚底傾物拯齒頬鄉邑蒙庇常結廬於九
龍山四賢祠側誦讀其中覺悟來學門人私謚曰貞頴
先生所著有九峯集二十卷郷邦雜志十卷周易蠡課

一卷行世卒於正統辛酉三月一日後
誥贈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配即章氏封太恭人
太恭人出自高門父華二母歐氏蚤失所天鞠於窘索
方舟泳游操挾氷雪値歲歉海水群飛備嘗艱苦晚過
其儋泮奐于京衣食錦玉推贏濟暍於二子貴時嘗戒
之曰吾家雖衣冠海表而循遐邈亨衢今捫天藉雲當
日夜寅畏以思報稱衆咸口碑其賢成化乙未三月十
有九日後先生三十四年卒生死哀榮世艷之京公名
賜字廷貢後樂其別號乃先生次子景泰間以淑質重
器選入
内庭肄業文華殿饜茹腴古訓善翰究文獻必遵典事
英宗皇帝最久陞奉御
寵眷莫先
憲宗皇帝登極成化改元進晋秩司禮監為
國師廝奉
秘旨察中外事未嘗馳鶩龍光沸騰威望二年掌司禮
監事凡軍國重事悉與籌畫後竟僻讒避權承
上命鎮守留都振肅戎規晝發秕政以代祀三茅君及
勤旱致禱成疾卒時成化巳未五月廿有九日也遡其
生於宣德甲寅十月十有二日春秋五十有二所著有

後樂集五卷公常被
旨遴選
固安郡主儀賓
廣德宜興二公主附馬及使山東
親藩拯飢典
孝穆皇后喪事皆稱
旨先後
御賜禄米寶帶升龍禮服白玉圖書之類其第再
勅守備加
賜蟒衣玉帶金鳳翅盔金鎖鎧甲縷金緋袍及綉春寶

刀祭貫一時歿亦如之公弟名賓字廷賢別號東軒少
勇畧絕群竟力於學奉母太恭人至京色養之餘不與
外事親賢樂善飲酒賦詩作適迺日兩從撫寧侯朱永
征延綏迤西諸邊得雋及與葬
孝穆皇后功起家錦衣百戶歷千戶遂擢指揮僉事由
千兵以至揮使家
誥命封■父母及妻如制以亦司禮公介弟故非華謫
南衛未幾復官南都錦衣衛不幸成化庚子十一月廿
有八日以得消渴疾而卒年僅四十妻李氏封恭人名
■字■■父半溪先生母歐氏恭人生即貌豐氣清

足目內則事太恭人于鄉于京師備竭孝誠樛木之德
鳴鳩之恩在在播譽濟貧恤孤善洽鄰比卒於弘治癸
丑十二月壬戌年僅四十有八惟是鳳崗之原司禮公
及錦衣公伉儷已先後安厝乃貞潁之衣冠及其配太
恭人之柩則後遷葬者焉附葬之者錦衣公之妾貞烈
王氏偕二孫國華國寶若貞潁之眞骸及其考晦素則
皆墓於閩之九龍山昔人有云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
才之所係司禮公凡百建立固俗方
憲宗皇帝末年
皇儲未建

今上龍潛公乃身犯大難抱日於淵大照四海指顧之
間盖翟子孟擁昭之功掩陳康伯正名之諫而錦衣公
又力贊其決可謂濟世之奇才屢流於四海者矣予故
特書表而出之以見其光前有耀而裕後無窮者果倖
致耶佳城欝欝垣宇堅麗是曰崇功豈爲過制

亡兒昪幷妻沈氏合葬墓誌銘

吾兒姓桑名昪字舜財曾大父樂閒居士大父鶴溪先
生吾爲之父母章氏前監察御史
誥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章孟端女吾同產惟一妹適
今奉

勑整飭畿內兵備副使錢君世恒世恒前以進士宰昪
平吾兒正入小學吾父遂以昪名之吾兒幼即聰慧過
人讀書過目即成誦吾分教泰和倅長沙皆隨行長遊
州庠兩試秋闈皆不偶既食廩益自淬礪以圖大成時
提調學校監察御史方君信之擇能文諸生作爲經義
以式後學吾兒在選中日惜寸陰兩月作文數百篇詞
旨通暢新見疊出人多傳誦之吾自總制兩廣都御史
彭公幕下丁外艱而還服闋苦貧吾兒過庭必曰大
人毛義之志粗酬合荀就祿以爲丘中之費何問而吾
不答吾兒泣曰不能祿養其責在我因以一月分爲四

欲頑然犧然所以無　不
影則有形故耻亦有羞　有惡耻屑爲適
所云皆善耻也須挺可溫而不能衣狐貉
不能列方丈部屋可滕耻不能宗根題欲
之薪者也庸是耻可乎善猶東嚮遠倘西
風焉風西而所飽以適焉去東不既
適道不循是哉今夫天之高也無不覆焉地之
無不載焉天之仁弱於覆地之仁弱於載天地之精
日二聖人之配天地以仁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皆
傳周召之爲臣孔　爲　其心之仁混融旁礴天
能也也同載也欲學　人　有求仁求仁莫若克己
覺生欲之可耻則能克己克己則仁全仁全斯全聖人
顏子三月之後尚有毫私猶不可無不純聖人之耻凡
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耻以終身良有以

降眞香說

柳之懐遠産香藤葉大如掌多刺鎖碟於
於山林紆攣之處歲久色做黃曰藤香或
不攫路人跡不到霜變雪崖積以歲月皮
如識謂之降眞眞之所　假然久矣天之
平長與世捘巧僞日　目

母獨全此天果易得
人終其殺其眞香於黃
萬物同春入混沌宰結鴻
合之身

用茅說

郊野多產茅根株如蛇虺結蟠長丈
埋伏掘商至冬則盡焚之弘治甲寅二月予
檄築王融之缺成數百丈且置敵樓百楹於其上與生
負薪其役命曰未或易致色尾工惟三四人尾難卒具
橫合暫用茅將便予　合村老剪至回條帽
及處採取有得叢茅　恐　患予懼新城灰土未乾
忽有雨連綿龍城樓憮慘其頹圮故求茅其急出生行
府中聞負樵鄉輸聲則喜吾茅將至雖連城之壁化乱
金不願易也是物未火前隨處翳塞最爲
知丁時之缺亦逢亨運上下貴重之
呼茅一也昔焉在野爲藪以笑
繫惡凡物能取其長未必
不黨死至是而得顯用歟
得之而用茅茅性易
龍然無以壓人之望

賦

南都賦

南都有憐古先生同州邑

恢亢（恢亢大貌楚辭恢台之孟夏）民物之謨

羕意惶惶兮儷餓（音蛾也）獨先生謙極凌碎

從施（不以爲意也見文中子）北都有知今予者其足如雲

波揖先生而相語天下一家四海一鄉而子眺揭若茂

若吵誰結（音結）歷結（音結）嵓巃嶄渤澥則値濯汗豈遠太華州

槩嵯峨何其齒迎齒而不洪　然心而自詫（音詫）先生

曰茂蘭袁若嚇微罄恥絲憲　京織鬉僕常熟班孟

堅之兩都張子平之一京刊淵蘇較長安之市

中爲謬佟（音）媒洛陽之城寧不視此而淌零知今子

遽然而笑曰味子之言班砂痕股

之味子閒而飽儀狄之酒子慕而醉耶先生

然僕自儷髡作適金陵備哉示方

三業攸興計南衛楝計北衛樞豈彼衍宛而子影

將語子以新都之故事以開子之聾盲爲知今

卒爲麗以拓酬宜先生曰惟惟明之南都宿分於斗職

域於揚斗則日月之所佚協五星之所乘營是謂

天維揚則拓土體遍卓犖兼并是謂地網論大形勢桐

栢之源宋馳般汨揖濁瀧而拓沂泗於此乎會帳山之

支東眾絡衍出庾嶺而包彭蠡者於此乎盡誠以淡之

都會也山林之總轄也而況口以三吳足以荊揚八閩

二粵可伸可縮堪輿之精盡於是矣論細潘鮮則乃說

雄塹表以鍾山揚以長江山則掩譎崔嵂龍勿歇

崚翔裴坱碖（音輪）嶔尖台嵬亢截嵥墳兀追詭廆巍蒨兮

巃嵸兮嶂嶂（音）氣雲薄兮擬封秀衆娥　蹬把兮川振

江則膠戾蚑（音）毅砰湧便注丕序（音）瀕溢湉（音）湉直決

淦漫溶濆泽洞洐（音）濞（音）濞兮洛格乞兮統統（音）喜法

法兮穆協愁嶠嶠（音）兮響颺（音）均山惟榆丕江迺如

韓孟之齊馳浙楚漢之相當挾以石頭黍望之蔓

以後湖玄武之江洋嶺一頡兮千熊羆浪一頏兮城

隍欲織摹其詭異詢一掛而爲亡其洞則有華陽玉柱

良常羅姑巖女天窓夫子鄮各有真府神以八音

門陸陸（音）兮混沌未鑿窒開閣（音）兮氣化馴翔州崖

乎進欄絮璧貫乎移脈或有三茅之葺拉入偕之徒

野馬之駕挖流瀧之壺殺以青埃核以火將半繼

淚竟夕歡娛三霜牛尚千日一餔惟霽明之真境合仙

跡之盤黏（音）其泉則有白乳一人王死毒客要地籟之

於閃茲地也鬱鬱葱葱曈曈煌煌增濕補沿衔紫浮組

虹經褫切音 彩雲繞成章沆航音兮若燭龍之燭衔紫音兮

類若木之光灑踞虎而將躩鵲盤龍而欲翔鬱盤虎踞金陵山川

象暈氣玉氣上浮其在山也溼音谷就實危峰㟏崔嶉乎若

巢金之欲彩其在水也漫汎氤氳逐泛熠燿瀾乎若

波之弄西陽自鱔至此形容虹玉氣象極工 禪𩂴瞻望而躑躅

純艸睨而周章非名都之將建而先發其祥耶時已

天眷

仁祖爰及

陳石湖散藥食覺間蘭臭

聖祖降天匪先匪後想道亂界弱揮大軸音遐望其飈

馳於華其雲翔翔太平宿徵斯筵江東攸歸兩淮既

庭爰永天意玆焉作京廼殖友諒廼縛士誠廼走擴廓

廼降明昇龜蛇指乎迷周顛相乎成維真宰之駐意抑

非茲都之廼靈也哉四方既平根本攸寧廼揆厥頁

度惟營庸遵九重之規步九筵之跡太行空蜀山兀艋

泛筏結與材山積於是伯尚呈能王倕獻績肇以承天

之巢允粹以敬身之棧斥迤以華蓋之庫劙以文華

之讌涵武英斜峙白虎旁翼其為狀也莫不猓犒[illegible]

昴標翟焰昭音燚剡兮姚姚搖罷切江兮巘巖音宋帘嶅

宏而孔毅高梓砥砬而委迤危甍埤音而鼓翼曲閣

音天矯而軒翼枝掌切孟承宇綺疏乖閃表以疊甍

以蜃璧有負柱之金龍火狢閃而爍艳乘柄雲之拶宗

加蹬音爪拳切六墳而上攫視螺蓋之白黑倏退藏而

躅躑飾以衔梧萬層盤紆綷音圜音雕縷育育藻以縣

休音漆傲視昭昭指歷歷閃晔分暎色交色燦奔彩赴升

轃綠易之形容彩色奪目精工雖離朱之斜視猶怵惚而彷彿

音左順指乎右順左掖拱乎右掖承天垠垠和翼翼

諸監六科之部署尚寶光祿之盜跋音億萬門堂洪淵

怡救崇巧本於無無肅乾坤以為武岳悳泉山之朝王

原列宿之拱北極也至若文武雙樓峙天西東表督俯

雲輪廓鶩空躡飛而莫緣兮赫凌級以相通漢[illegible]

飛人以[illegible]凌級梯也 繚朱闌而升降兮碎撼切捻乎雄虹

彼貞鵲翩翩其高舉兮觀圜方之會同觸縹緲之罘罳

兮仍斂翼而退風惟迴翔切竹之點雀兮飛息參而馴

嵩還處所而訌音傷兮遂栖巢於撒潑翊翔之貴寸

兮終身膂乎四通俯瓘錯為旁礴兮仰崎嶬為蒼穹眭

壯麗之若斯安匹休乎微宮長廡捲捲拳音短序專專音

敦以寮石[illegible]切以琢玦鏘失提之鐐以節

鎖鍜化孟之鏐而欄鋪萬戶無名造化為徒色[illegible]於[illegible]

聲藏於無我吐微音彼應長呼(到立切 讀之理之熱之)足趨魂悸
吾亦喪吾諒妙理之所存非華說之足基東立太廟岩
岩爽爽梏(苦浩)嵲毀乎重屋𨂲𨃚延兮夾室窄有亭而舊
牲焚有穴而置帛來言孝思孝思維則不得不斷其捕
而隆其閾也耽耽六宮衍息
璺躬表以乾清之盧瀊儷以坤寧之桀榛環居成市委
巷成衙深靈溺蔚迤簃彤彤蕃椒辣辣(切 是)夜合茏茏
方其胎營集刻飛鳶之手(公輸子刻木作鳶飛三日不止見王充論衡)召滕
游魚之工(穆王時巧匠滕子 出列子見列子)彈心思於其中排亮寮以開
闌綾綢眚之玲瓏裝以衆彩篆以輕容(紗也)纈(音結)兮若細

颸之噴巨波漾漣漪之瀰𪓟拂波膩以瀲(音將)(妙)删露水
蔟之纓(奴切)(兀)穠淳兮若山澗之雜蔬漈清泉而上篆鮭
剽視之的的欲採擷而無從作遊千間奎麗鋪(音頁)(可)台
繪百卉之尊俞兮儼蕙英之櫟(音榮)芳神(音)英而雞越兮
化貞芬之枇(音葵)雄風衎衎以砯駭兮縈烈烈而薰憀
慓東皇之旂駕兮姿冉冉而焜褒蹈雙成與仙姑兮而
金精而炘綏(自緣百卉以下彩畫者通神故所畫之花遇風亦生香春蝶亦如濈襄因謠傳人)
(故乎秘亦不落也 妙甚真妙貝甚者)彼翠禽之自戕兮聚彥髭以文怀委
順膠而騰變兮幻林樾之垣崔顯真相於木杪兮仍翳
翎之毰毸娛無陡之妙觀兮忽不自知其徘徊留有

極則有大內千間巃嵸(音從)詭逝(音列)鸞𦴒婀班鳳凼宛鱙
(音柴)隋珠如月趙璧如雪桃核之洪魁鵰羽之脩撇山車
之剽奇昭華之英契其他方貢域獻萬寶充棄蕭花廻
廻矜角桀桀方諸夜涼朝霞森熱阿魏之腥金顏之馝
(音別)鍇黟蘊紛濊無濊無別然察其性質之陰陽贅旁而
攢掜(音紫)則又若陰配合而默調燮者也合祀天地迺建
瑤宮崛大祀之朴(好)了鄹(光切)兮庇瑤尾之青葱榆順
鍇而游氣澌兮上混匪(音非)乎浮容地游升階其洪贅兮
天氣降隆其危嵏翼䓊堧之鋙鋙兮祈光峙流而合縱
山川社稷帝王功臣茹膺功而荅稱兮揭堧宇之纚(音宜)

(切)岣嶙幽㵐而遁溫兮冀孚召乎輣啟(音辰 民皆吊轉啟為天子)
(兄呂 森啟 尸)閉以崇墉百里單以通門六五儒正陽與聚寶
左碧(音吟)灑而睚(音賢)盱(音扈)欲昂脰而瞻際覺清職之諦讁
武破鼇而起龕自榮神之栗殷車岑岑以潔濕馬雪雪
(音神)以黎棼或梱(音闌)相蹕(古的切)踦相互求疾而滯旋往無
所於是嘫(音然)閧嘵嗃(音壹)蹴咽旁午不啻萬艘麗閘而踶
淵六師斧敵而喪伍必蹄特而後詹憮焉又喁喻於沓
國徐戛戛以脟羼(音武)泮與其行適大逼而遘遘者何可
勝數又可喻造物者之不齊而莫能必滌途之夾阻也
(自嗎喻以下就數事中別出一種道理 是謂於中取靜蘄輸之遠人所難學)部院寺司兴填

星裯公卿惟旌郎吏惟旂不檝戊桴厥職孔脩敦以京
兆驕民是牧我精雕桐李子良雕梧桐以服凶見王充論衡彼長刻木置
菁杖以麾封曠園犇而草緑主以太學英髦斯肙言采
其芹于彼泮淼瑩如席珎者濟濟洪若飣梨者煴煴惢
小杏園之樂而踵槐氏之躅蓋將擬流失之風而反敦
龐之俗也罔脩罔撿軍容洸洸神策豹韜與武龍驤應
天留守横海和洋衛所如林五府提綱憶萬赳赳斛隸
爲鄉𨚗堋兄躬蹯古犬切結同壘哯哌含槊音五鬆音而之色
奕攸拳音拾柔音邪䖵之剛喜則鈌鈌怒則礌礌聚兮摯摯
動兮彭彭𧾷鼬斷而涎闋鼓龍胡而喌躅五如切羊其將大

闕也闓發眴休具切之綿亘音發鞅見周禮齊鬣作結切壁音哇而
峭格樅楚江切以行伍澥音輪以壘壁綏廻廻其嘹力切踶𠱷
音牧兮剡殷殷其轔息列切轢混枚枚其𣏾詰知切兮屋音只
皇皇其剶劃衆闕既㞒洌力見切然而洫總戎司馬指揮
退迪策鐲烝烝其鴻葛兮旌旄肅肅其揄扐斯恃夏説
尊諸之流方援龍泉以揮霍契鵕鳴以擊音激邏盤旋倚
倩低昂叟叟援刺雲而劼劼臘奏空而騠騠大奏切心䦦
羈以横鶩兮神渥渥於邃埸九夷入蠻孔淑不逆負晝
石之陰謀兮蓄鬭神之餘力仰蒼昊而悲咤兮化蟣冢
之紛寒音麄百步之外樹以正的烏號下嚼子召切忘隲承

的搖撓眡豊鴻之節鋌音頂垸音完斟翔趯之則蕭臂參信
沓寓惟直巧能中蝨力能貫石百中焉獲獲呼嘖嘖環
以偪頸圄以絳額紆隆隆殺抑抑峙兀兀流奕奕重矛
如式三屑如滌既蜓勢之曩㲄兮復魚貫之繹繹正綿
綿而不亂兮奇廉廉而罔測轟巨砲而散列兮氣方突
而未矠音劇𣶒勇閒閒徒手搏敍古胡切伯撥荷齊豎提斋休筆
切復逆僉思奪終童之纓邀孔明之惆悵百年之偃息
而老死於軍籍又可見我
朝治平之綿遐而千古莫敵也大江之中爰集水戰貢
龍青雀艅艎蒗䒒音蒐化波爲原平集組練閙衛如墉朱

牌上飛止頪撒蜂行超飛燕佩横磨之陸離兮摘神機
之熠炫馬衔御濤而敵從兮奇相駕波而惕約折兀朮
金山猶枝揮胄牖赤壁若翁實江南之艮技恥四海之
激漩別設錦衣以伺姦饕凝以撫軍天憲横操官配祝
融薰岳燀濤旗校如雲滑栗憍勦音巢取醒龍之珠拔過
鴈之毛疑箸爲置兮意旋爲翮音亨聆淅瀝而掩雨兮聽
颯颸而補濤形容錦衣旗牌事精神態度如畫淑良翼其奎桓兮壬懕
曉其翱翔清九陌之遊麈覺六街之肅顒音如切守備之厰
中官是府朔望會詳冠蓋如堵水陸産鮮饕之
皇祖獻之

娶毋則命代以行自刪其楛音若詰船如櫛爛熻江滸錦纜牙檣銀舫銅鼓鈴之揚兮中流水增波兮雲横蜿蜿蜿蜿兮織風棹忽艤兮南浦鑿乾逝兮麋麰馳淘沄兮代烽火雖抵扡扡音堲兮循原瑛而化琥惟簿正之常然非尤物之爲髀抽億指以役役亦不知水煙之稀夙音告至若贊王之家金許之族連姻

天室客邈

筆斂則有朱戶摩音呼妒交頏外碌音息行鹿日食萬錢之俸月縏千鍾之祿墻壁衣文綉犬馬厭粱肉篩卞奴其神劍張穀翅其懸縮粢翥職其禽鳥郭駝理其花木成鍾

鳴而咧食陰渠渠之夏屋壁鋪㑜㑜𧛞音帽其彫綮兮地衣擑擑其緊褥履綦佷佷音良其盤辟兮桂霏油油其芬馥公子王孫戴毰頂之帽衣浪紋之服牽黃臂蒼言駕騏騄挾彈從禽勃勃騄騄遵四望兮徘徊欸牛首以彳于浩氣沴乎朱虛炎風偃乎陂叔内有信陵之儔田文之屬傾身下士肝膽相續曳裾彈劍無決而至者蛩蛩顧顧音促滿浮白兮賓寘落眼光兮自燭餞飛英兮度新曲送春歸兮水碗音盌振客客音落兮停雲擻繁絃兮相逐主毋大怠寶忘小頊盖指長觴以儲慶郫爪塀而壆福昇衆無窮樂巳不足而不知悉祖宗逐群夷之血刃集

四方之膏鏃也墉之内外擾佔如雲亂祟劇音沏切又長搁罬罬音嬡數里䴉音鈎勅音加巾綵音森鬭以蔭行兮遠不見其艮音叫伓音濤湃翳去其浥沛兮羲和失其旂音叚恅千衕百雕砌容碬音遐栶絲之工捲焉如麻決瓦方以崔色代東皇而賦花糀光䑛䑛音且切禮兮掩雪[illegible]王錫𤢖爛兮鍊霞[illegible]酒削追針之戶販脂磾寶之家各閃屍以適術㘓鳴鷄而昏鴉以任斗門淮清之橋三山大中之街烏䑛白圭之儔騁肩項兮交加日中貿易閧閧咜咜雲閭之布雅安之茶吳會王柵之燈勾漏石牀之砂萃聚瓊臺之管麴連淮陰之車萬貨各鄉其

鄉土何聚會之紛拏反兮如潮之汗漫覆兮類沙之岸查來無趾兮得得散無聲兮夌夌音夌加雖殊途其貨殖而一致於金鎌音义方外之所寺觀在泰剸天洞神報恩天界尋榭蜆兮其晉雕簷宇燿乎其涇怢音大神摹森羅之狀翔意影兕率之儔惟象玉清之尊威覩神兵之狀發思凝凝兮札浩招葛洪於大外生金佛之泮奐鄉羅剎以承蓋座繞繞兮圓光俟寶融之聆戒占好山兮隆卉通幽徑兮昌慈音代悵洞簫之捐纖鄙相國之傑臨振以鍾鼓之瀧查清以磬鈴之淅漑音和無明杳禍無顯害故能傾嬰音榮媜之溼尊而來骯髒之嚐拜也龍江之關

新如山錯岩嶽之嵒嵲丘刊切兮東危峨之蟠茭木土類
兮崎育秀翠幄之拚拚音繙覺陘穴兮平攤凝礙屬兮淡
擺音擺龍源諸倉崎粟如海幻驚濤之騰譎下滑浪之匯
迨肆晃晃以汞歸氷一凝兮數栽閃瀧滉兮嶺楸藜皂
閒閒之所在大比之秋覩直隸之選豪聚總總而縻縻
音迷揷羽翼於纖辭儷偶灌而橫題音腊吒吉隣與黃文音皓
黃文月中仙萬花錦綉谷見儲紅蕋之離仳執規規於殺蘤絓綢綢
音詡於前枝爭徒手以白戩希點頭於朱衣劉切牛經書
之暗閣彼蒽磐而吾髭同兮相是異兮㧑嗤或遵源赤
水或爭雄黃池逮奮鵬程之路聽鹿鳴之詩又或夙昔

之熱蒸而㘶睨荒泛而淹支者焉於是乎有貝錦之㢈
竹筒之吹韓文公詩蒸竹筒吹雖冥昏以摩索實神明之攸同
增明堂之柱石礪後學之鋒鉀萬石之長歲聽
宵諭常蘇裕子於焉慺音闘鷊音著梯韓嫣兮齊駕竝渠公
兮並驅揮夜光兮爲炷賸委蘆兮爲絜倏物僨之翔高
空群行之萃聚其各方遊衍則有悲歌慷慨之士升高
能賦之賢棄裘馬以易醉輕拾萬之腰纏携以鐸川鳳
味之硯囊以建安免毫之牋洗華林之䓱䓱兮刷烏衣
之冤冤音淵於是奎來賓蹟醉仙止梅妍宿輕煙來賓醉仙梅妍
輕煙皆南京酒樓名許云朧呼光切兮繹華筵售倩粲兮金千

歌南呂兮雲韶誐𦐄料峭兮雪嬛偵音頻精隨聲兮徙濱
濱音賠思隨態兮逝淵淵怵難像兮忽難傳浮瀟瀲兮椟
無邊化媚霞兮暈青天悵百歲兮幾眼漫見東阬兮矱
田又有踵弘景之武步劉計之躅耻干黍以飯牛咲要
湯兮烹鵠𣇉踈鞞如丁切兮三茴散潚佚音洧切兩兮九曲服
春蘭兮飯秋菊皎白駒兮空谷孤吟絕兮誰續閒禹于
脩竹所謂伊人溫其如玉遡流從之言求其贊其能陰
掩騷雅之門杜爽洗之俗又足以勝千百懸群衆者之
碌碌也荀子云成功名則非未衆不懸明道南軒過化存神又有聆咳
覔澌之儒與凌涯風月之趣控搏柳花之春麗道德爲

黼黻尊仁義爲膏脣士苴罕形乎訓詁櫛粃脂錙于髓
偷眶赫烜之禁斯安劉切丁盍濯乎青燐其或穀音觳叔橋
敍音熙切禹奇崛侅峋抹橫渠之巾飛涑水之紳莘灩踶兮
般般粒值餐兮斷斷繪九苞以名鳳假一角而號麟與
其矯情於嶄崖莫若任意於平津蓋京師人物之都府
似不能無聿悠而脆絃切列錯擷而參怖也夫以王畿
之內範焉千里經何周乎外郭悉黔黎之所止聚丹以
南寰實以北其中廣衍王氣所塞乘靈氣以鳩作悉無
求而不獲上江來薪兮陳陳下江繼粟兮減減與枕於
中溢焉而食富有熱資於不至貧故其民習於靴匕俗

矯於好德豈若洛陽之柔梗關中之洲領也哉論者謂
偏據之地易於分王想窺中原有限其望蓋以萬邦之
方下民之王而視爲三國之寓境六朝之寄鄉是猶神
淵浮蠙即以爲蠙淵而不知蛟龍之所藏靈囿集胥即
以爲胥囿而不知鸑鳳之所翔豈不繆歟且
聖祖定鼎於茲天下十二初得三四於烏寧齊魯定汴
洛幽燕妥收晉冀伧廓濼河之所經營暹海之所開拓
既虧(音)兮若朽木之易摧迭乎若焦薪之易熇果地之不
利也耶
太宗入繼大統盛德守成憤胡虜之覬覦建行營於北

平假
天威以彈壓官防秋之萬兵命
嗣皇以監國將翠華之旋宏鳥鄭重而不還慨此湖之
龍升
列聖慮遷以勞民遂遥睇乎天宏是非此不足以宅壯
麗而容衆衣也吾葦沾濡
祖宗之恩迫遥根本之域安百年之離濡月不覩乎鋒
鍉特以規模之侈圓氣象之深邃故閽門足以守諸夏
開關足以朝夷狄挈八都之領袖而有此夷逸也也豈
觀之南都之建尚何百二之所能敵哉如予不以爲然

顧聞雄辯僕將執白馬之靮焉

北都賦

知今子嘆曰先生真覆中人耶生長於南待其膏髓莽
遊於北未得擴粃即濕彼泊此是知有臘而不知有目
者也知有輪而不知有耳者也且元之季天下淶(𣃁)大
淵僞漢歸墟僞吳西盈明方擴廓之徒亦盜息壤而湮
騰我
聖祖悉渟泓之既糊捽攸方因息摶金陵當是之時威
德蟣蟠(音)蹠殭糊懲鉳漭决斯都亦百匝巉嵘思業齊
於閩壽燕

聖嗣於北半意將黙啓此焉作京也先生苟眩璉馬僕
將北都之事以破之開北之爲都宿偏於冀地名幽州
神堯之聖域召公之賢丘地形界崇㟼嶸抹捸髀(音)齊
魯爲栖(音四)綴趙遼作旒東阬逸(餘之切)迥而左遷(山律切)太
行嵬(於鬼切)巍(牛罪切)而右擠(音出)淜湠無涯嵺峭莫儔耿嶸
嶸長江之蟊(音)芥鍾山之塿前奎滹沱易河後則(匹世切)
龍門㳽嶺河濟碣石衛國之城隍居庸鴨綠限夷
之藩屏其西香金甕覺仰鐵錦玉泉盧師平坡棋盤則
貸空附形峡(五結切)嵥攢其大通盧溝黃花濈餘高梁
固安龍泉瓶窩則亢地纒軀批傴蟠紆峙崇延延流咸

濵濵成險生潤作固於尼㒂乃郊原墳盧掌掌枇枇音此
切接天王氣隨地彭遲曼泱無窮敦粿音武靡麗馳突罔
銜容光必峙又或靡板晉胡良爲坑羅埪圳磨臺爲危
音超約奐其歸聚英
帝里天合其所人凝其績築城伊域作都伊匹揆之以
日其繩則直空材九有付之偃翟規乾準坤以究安宅
堯之成陽似保泰之阿房太嬚音忻切麥角樓冥摩乎漢規
吾猴少武乎唐式五門環環千廬挖挖音尼雙華嬛嬛音旋
卅闕頒頒峙以文武列以順披東進宗廟西罪杜儇武
尖頪切音篤諞而樂駢大故臬窍而彪謁文華坂音扶媬切厥端

忠文集　卷之九　十七

鄒果切而枚渦加交文淵宦顏匦音五高而隆頔南薰仁智前
經右黼思善翼善左輔右弼音奉天前延斷斷特特若圜
倪之無極華蓋中茄鉼鉼磬磬音窘若春崧之可耳謹身
後擁瓌瓌赫赫若混沌之未劃音忘忽物切音拜其惝恣扛其
楹剡柱乳楣巨纖劬音居切音僅墿切音古不榑切音步碧櫨禁楄切音楄丐
踈戚鬣迸音波切音拼陽棲其正陰止其冥懸魚悢切音古寬凜而
下䎁拒鵲婌切音式音内脾切音丁安而上騰彼榴榴切音呼骨之雄梁
㹦崇堨切音除五而獨承山林之日既長廟廊之任孔宏群
材㕑㡤㳄渠廼成會同萬象總暴單名曰楣曰柱之爲名共不一及數
既成而柱之名書隱總名曰殿而乙如舜五人分治天
下帝五人之功成則日舜之功也以殿比君梁比宰櫨

其餘楣柱比衆職意深長非苟作者䢅以琉璃陛㙗含甫止字雁鹽接而
弄碧夜光交而成紫極工介色東西之序南北之偏城音侖切則
厓敫労音力切以花磚甃路斜缭閑道迴旋而以純升莫
嵛其然崇形庶之言言鄣音懿切音植雙杙以擎天色倅截肪
方音文以蜒蜒音學嵒切鱗甲之頣頣音諭疑凝佇乎神淵吻
切尤音峻鋭頂而夷堂恒孫葵之斜纒音旋衍之區爰營西苑
泓以太液之崴崴音崴峙以瓊華之宛宛音花池則汪洋漫
衍洋㛹音小潢漂泯沄沄淨練渦渦音輕羅有約其跳切音卜
港乎田磨磯以江離芙容點以芳藻綠荷含英吐音半繂
祕藂波島則巉巉磊砢錫齮崷太湖輸精武康貢英

忠文集　卷之九　十八

奇寫宗師之文惟摹碎狝之形溥乎泉而不即眇艮嶽
而兆發者姦茲攢捥數仞廻成點以頻婆玉桃之萃萃
綴以綿梨窈杏之庭庭廼築崇基鍛以廣爽剌以復閣
趻彭音彭以雕欄古栢十圍矮松自盤俯雙橋之千柱仰萬
歲之層巒誠禁中之蓬島豈𨶮圂之敢般㑇泰皇之遣
詒笑漢武之受姍音先切音干紫神仙於海外類求唐而揭竿
非云揭竿海而求蘭下南墉之中亭館綿延迷以綺疏復以粉
晳除鋪太階燎綴明嫡音廚擁以比目之扇鋪以半有之
璁塔以長命之草栽以並目之蓮珠玕之樹苯苯純縞
之禽翩翩東南其戶寒暑攸備凉盤洗髓之域和璐浴

泝之天居止法乎天帝奚必創乎神儷欽安而後㒰滄
切以日精月華之煌煌晃以景福隆宗之瀴瀴映音乾淸
脾鄒切角兮其鴻葛坤寧榲姸云乎其硎清六宮夅夅丘員
切七所𤼵𠂢篋室同櫟絲之源昭德異水巷之塝丁鄧切
爰有仁壽聖母所靖下蓮前之盈盈上鈎鈐之頩頩音前
蓮前嶊章王者孝則生 鈎鈐星名主者孝則明嬪妃雍雍栗以宮正第祠嚴敕
帷箔肅敬爰甃
內範匪忞以貺𢖫孟 絲纇必糾零帛必行𢓃音爰洽彤史
之化爰繼關雎之詠遵商周之家法豈漢唐之敢並奉
先循雲大黑累𩁹北海通乎御溝主山迴乎厚載

王府十邏金水之濱
青宮一攸維城之外䑺殿宇之甚庭明本支之共譜詞
禮諸監二十有四惟披惟衆爰理厥事㙉
恩養以精忠保富貴以勤勸天財承運世資物斥循和
鈞之規利不命之尖夜光爍空而不離乎櫝辟寒委地
而不出乎闆鄭付諸坝神龍各瘢㸌䟃刀切去 山積鬻息
官畜脫騩遠靮㹊㹊溜溜喜奕悠而輻音雷轔忩跞跐而
夾驟散若旌旗合如錦繡尾拖鬼方之雲氣帶北極之
飃軒以轢鍼御以泰豆代驂彖與探前趹鳩穴切 後者谷
昌野散肆首奘究鄙衛以騋駞三千成詠吵唐以四十
萬四爲富惟南有囿釗釗媞媞臺呼名鷹嶠崩雲齊規
以楫垣衛以危梐陣切 佳實累杈又音灌木𤦎楧幻靈芝
之葩葚范紫脫之宴婁岐息蟆動鷙擊徧提堤音或並命
而比翼或兩頷而三蹄麬支音猗領乎師師猇許出切猇許肝
切鎮乎儀儀惑入營表閧連挨矣奚音以至大月一峯之
駝黃支獨角之犀比冊吐金之鳥三佛吞火之雞天山
識樂之帝江哈烈弄毬之狻猊亦安陸公之鞠良受毛
丘之飈縻環 以鏖沼劃以崇谿水禽淵魚隨方躍棲悉
涵負乎
恩澤動濡嫺而敷祈澄波濤溥切詞 林 流澌湲湲牢牛織

女涵影東西青天鋪底能以玻瓈七夕之鵲局低䁥迷
滕結音皆漢而漸下駕雄梁而接踶疑仙駕之拂掠覺項
翼之酸㯳犀音非菾芋茄瓜𥨨芥荽𢿙音湛露㳣浥絡圃迎
畦纖髮𩬊金薺疑音蕿𧂇原 戊泥莁監岸職衡救分司獲
紅巾以進錄伴玉食而生輝潞濟群河爰通漕運節宜
齊魯之流凋京堂而不浚武夫役民彌摶劢劢香秔辭
越而遐征白粲別吳而特進銀灣克抵衛縣斯覩好切 遴
危檣連連雛如叢孅嫿音各 麗新開則傑截飛車則迅周
章聽瑩同儕相眏舜音佪挺途猶珠入太倉若糞一方之
貢可兊四國之饔飧一歲之儲可援十載之飢饉寶玄

公之德不能致立本之手不能格者也若乃驕民滗夫琛肥肥漂斥佳辰令節歲無虗擲迎歲拜春殺核狼籍三盃五斝孰上孰客奔遣茹而街卧剛被扶而卷格切音讀酒清明祭掃士女嬪煩音讀瀞蕩雲天晴明風日歸信未通婚則已通彼跨食鞍此乘油壁逝將去而倰倰娉切敎語不通而默默金珠烏止乎園林羅綵花開乎阡陌至如鞦韆準乎良劑蹴鞠參乎上劑登高升稚於重陽陽辰乞巧於七夕公子王孫內家外戚執樂千指萬錢一食者承平之綿蕞則又豫樂而無極者也熊熊有萬列營十二六時節闤山徒海騎芭兮蝶蝶流兮潏

潏文武吉甫諸營是司繹素王之理接玄女之思演星傳之妙拔天樞之秘故能出神入鬼陽擒陰制係單于之頸厖折織之難喋溫禺之血真摧木之場養翔關之金鋒延千歲而一試五方所叛人品無同或潤道而澤德或藏褒而蘊亮或佩歧嬉音自而愛怙或譙裡嶋條而喜訟或如朱安世之彪悍或如樇仲連之豪雄守道者自尊畏法者自蒙莫不漻乎無徵泯乎瀕漾以至麼壽大覺之寺朝天洞神之宮亦有辭文成之軌假達磨之縱煉必規乎大道坐不落乎頑空者傳傳而蓬蓬雖腑說之浮誇竟莫售乎

明聰直隸諸藩三載一聘各率其屬嚌嚌嫈嫈音映脅朝之晨衣冠頸頸音前與臺呼且東方尚倰音孟

天顏未覩

天居遥覩几切證一

祖四

宗則焉其慶四海來格九夷交亘四句想像來朝群臣贊美之詞商頌云四海來格來格祁祁受命咸宜百祿是荷與此意同爾乃謳歌振絕洪鍾聲競雞人未唱禁鼻絡垣居切部龍伯遺人操戈擐擐郎切定蓋天之幢猟崻精日以父罍腴鳴鞭三振乾谷坤應鴻臚肅班御史糾衙音孟于時升降與屬畢獻方政天子迺御奉

天負扆而聽紫衣傳

古宮刷微殯迹命冢宰都憲稽歲月之成下鈎逆之令左陟而右勵前噴而後醒一塵靡覩三接弗驕徂交求定除青平繆音寥左慮纖滯不宣儲沫成濤登閒既建徵闢天蹈門無九重之限堦通萬里之遥傲堯舜之庸才遜元化而不勞時乎三陽郊祀天地夙戒其牲豔栗成隊置緣持忍切供棗叶老閱無染悴圜丘方丘合一

太祖

太宗作配必齋心而來成禮而退然後元尊富媼留命靈光而陰降大惠也齋心以下期禳福如是於是備儀從肅吏兵

黒卯戴鶡（鶡音曷）專旂縹緲廻擊搁皷廻扣金鉦互校沄沄
建鉞歘（音翅）旌導旱畢之赫赫攢儀艎之熒熒由基跡脩
輚轎白軻車輻縱横偪頸援撥（音伐）而後擁豹尾負弩而
前征佽飛未離乎城闉遮列已簉乎郊坰
天子廻憑軾天之軾蔭𣿘地之葢絡結穗之翠毬翡飛
龍之繸帶剢鸞鳳之鳴鈴轙日月之脩軑（音大）揚黃麾與
玄幢紛騤騤而羈羇列以細梢巨旂標以通帛九斿遺
雲之旌空空（音容）蒨漢之旒悠悠約袷（音劫）帢（音合）輅而齊發杰
軒輗而杅旒（音呂）伴或駕以安南之白象或驂以遲淮之
玄虯下黄輅而收視與造物而周流瀰天門洞開星辰

㝢彇忽地尸攸闢海岳參轄（下黄帝而下皆言存想發格帝如是蓋夫祭祭者誠）
也　意營營而脈旋見雲驂於龍躍玉趾遲遲晩而齋宮
燭以若木祥光溢空天狼挺戈靜室彎弓壁壘槊欒變
抗足之渠荅太白倲侻化洞胃之臟𤢺（音彤）負山捧壁司
馬元戎明目張膽以俟晨鍾天未向旦玉漏猶滴
天子已御具服之毀帽纓絳理珮華玉珠綴旒紅羅蔽
膝錦帶彩綬朱韈赤舄色衛衵而嶷嶷德浮容而皆皆
（二句形容主祭者之氣象至矣盡矣）思縮交於神明敢𠲖哇以寧逸（須下音色以靜齋祭）
（之敬）逮大祀啓扉庭燎䇲焆（以決切）壇案陳皇邸設

祭主就位百僚陪列於是協律諸郎持麾相鼓襲榮綏
之跡蹈杜夔之武吹孤孫之管擊靁霳之鼓奏雲和空
桑之瑟陳雲門咸池之舞惴栗駕乎聲容浮胥冥而上
下（樂舞之聲容來惴栗之心以上下青冥之間蓋臨祭之敬）一獻既畢周旋彷徨餘
愔（音祈）蒸蒸化爲馨香（愔恭出言祭畢之敬自未祭臨祭祭畢凡言敬者四而形容各不同）帝示
祖宗先格是饗降福穰穰台輔匡衛隨日承光（言內外之臣僚受福也）借標燎之餘輝燭幽昏於八荒（言福及民也）歲時享于
宗廟春秋祭于社稷酬瑚
聖躬之恩報粒蒸民之德陳籩設鉶執事翼翼磬筦鏘

鏘鶬鞸奕奕
文孫薦誠靡幽弗格福祿攸降賚及蠻貊（先臣而後民而後及於蠻貊降福之次第也）山川旗纛馬祖先農先師先帝雕祀弗崇澤
被幽遐神罔時恫當郊祀而旋也遵鹿鳴之規舉慶成
之宴司臺尚食物以等辨珍羞醯醢賚封御膳益以脩
亭東西相面
天顏降禮而下垂臣釆循班而上薦酒進樂奏和樂雍
雍廣業維樅賁鼓維鏞笙簇琴瑟聲音同毛象畢來
化產介祠九奏將成身在心融亂以控楬耳浮太空海
洋洋而不波山躍躍而弗崔（二句形容樂之功）筵之初列百饌

秩秩售西域之技獻犂軒之術致豬戴馬吐火起飆[illegible]切吹氣則旌旗自闢開口則旋旄二音亂出悉徽兆𢗗以
閑冥惜留留結音諸伶化爲群夷語齕音駃狀異形殊都
護嬖請而不至擧璧頷以攢眉奉質子而見納忽顰彼
而心愉繼以採蓮之隊躍魚之嬉閃景態之横生何善
幻之若斯於是獻東坡之致語雜方朔之滑稽索循曆
蘿橦緣嬰兒馴蟻解筒黠禽啣旗娛目電掣明明熙熙
九爵告終惟其令儀人醉天醺夜象彪機方三能之燁
燁忽蓬宿之輝輝滿月當空元宵適値生金鰲於後宮
運赤晴之鈒鈒枯駕切委飛楳於馬童淤三峯而悉借孰

思玄集　卷之九　廿七

決江海而上孰引星宿而下燭龍褪乎光輝熒惑輸乎
赫㱦音亞擬登州之海市龍萬形之艴艴新化切仙人騎乎
赤鯉壯士御乎𧶘駘閃山原弄影遊不盡之獐麟忽園
林成象飛無澄之鶢鶋音夜孰祭逡巡之草木孰造頃刻
之臺榭奚西羌之㻚㻚委生業於騎射何洞胝之軫軫
禦勍敵以偏駕已上皆言燈中之影幻士女以遊觀雜人品之倐
卮所化切士女亦燈中士女影中之影合四海而爲燈又見觀於造化出忽
紥警宜
聖心之洞徹付戲局於一吹枯駕切惟思林總之欲愉韶
錦衣而放夜則有連鍼狡童盤金娟姹度萬箏而越木

通謂疾厄之可謝謂宇下通二橋名京師俗謂之走百病慶四難之畢會
宜酌酌而殺炙惟
君樂之同民合歡聲之㺜蹏音蘆端𨂾之辰百僚
賜蹝書卣刻骨佳言啅啅比加切涉絲索角黍須畀沓市拉
上御於南墉輟萬機於一霎中官如雲珮以䗶䗶蘇協切
湜陳音之長枯睨遥鶻而不惜蹙忘歸之奏功發嚴鼓
之宏豁日中而散
恩周禮洽惟好樂而無荒庚天下之同擷草木隕落農
務既除靈囿無垠百獸蕃息規具豢牢爲之營域有司
烝烝焚萊平場禱蚳蝥而納靈祀天駟而馬力蒙莊孰

思玄集　卷之九　廿八

剱子路援戚射付紀昌御司巻百部分既定闉闉洫洫
蓋將門勝成收六禽皷獲續渭濱之光益滎陽之色而
使吁祛目乎兵制頑獷畏乎威德也驅逆顧顧切辰置
萃載牽裼纓旃以爲門衮纓贊以爲抛魚列切
天子既出木輅札扎大麾㩧㩧音殺升龍之纛挽挽五禮切
紮翟之皷嘖嘖子肯切九仞之扛作氣九合之弓去紮札肯
駕以角端引以舍利舍利亦能言之獸獸之所同則言其麀卒
長孰鐃司馬建旗常鞴雜虜朱鬣徒郎切徙兒或跿音徒跔
而科頭或鬑鬆而貫順操殳秉戟林聚旱馳扚扚丁激切
泫泫肅肅聰聰音移萬足旋追胡卷切境塵不知不傷稚牲

不折季枝大庖未盈揓(音虒)鏍下綏㣙中黄之執雕重西
巴之放麋縱如黄之犬張箘簬之緡摶頒(而占切)映彨(音端)殪
鬆擊軫䊔(徒郎切)戾柲(音必)抗振其有欿(曲蟻切)伏涞窟扶搖
太淸者則命發豣侯鄉鷄鳴尼雛敘斂(乃頓)委蛇涞鍘
翼雛犨犨委曲爲正(平聲)於是按三驅之義彰一而之仁
筭蹄紀功舉柴頒臣小大稽首以物易身觀畢命於禮
羅思棄物而獲人孔明深伏心染枉頫之輪四皓高逝
身蠲蛣(古犬切)甲詞之畏眞情綴瑣而體乾實德結罘而絡
坤網支伯於洧浛拱[illegible]於沛濑契互而旋萬物同春
播對酒之長謡知惠及乎黿黽(古樂府有對酒篇詩澤及黿黽)春日遲

遲穉草萋萋
帝籍千畝膴膴崇基廼呼蒼龍以駕紆犁三推即功覩
耗洪縻(此牛)(音)車子易成牧竪吏納變爲耕黎唱採蓮之
曲歌大田之詩忽木德之守心見
聖化之閃屍屢視太學道脉是滋躬服衣弁降禮先師
翟翟對闕𡙇駐龍旂膠周壁灘之制陋魯泮宮之儀司
成司業講六籍之與同論百氏之背(心)匪恣伊敎樂此
不疲寶冲虛而言旋見諸侯與太微夫以養由矯矢猷
號於林蒲盧縈繳神感飛禽矧綏來動和之妙得不蛻
骨而孀心於是四方殊風而同化千里異俗而同治當

興稼穡之功電流紘誦之謚齊民安淵秀夫不敗至道
下降天不辭耗眞寶上呈地不惜貲甘露瀼瀼景星晳
晳(制音)石有發光之奇木有自行之異青蛇幻相而不螫
烏鳥隨朝而自致天人和同聖心未予畏
祖如天寶民如㻋(音)惜財如頭目容賢如襟裾繹
皇陵之碑玩日曆之詞知創業之艱難敢泮奐而提舒
懌莫約於莊心汪莫要於正軀觀明德之芬蔚駕唐虞
而並幬冝天眷之髦毛末熈皡乎
皇居且自古葦盜多起山東此塞其衝歷代繹繹多攝
夷戎此拉其脅長淮積弍彭城畸凶此操其饔宅雁德

之金元尚悖據而稱雄矧
聖化如天仁爲池義爲墉人人勵行比屋可封故能ㄊ
視無外四方咸同先生守乎雉辨憝豈不曰
聖祖氣象如神淸明在躬靡幽不燭靡室不融奚棲吠
而奪鋒若然文王曷不遷鎬而居豐漢高曷不卽居天
地之中勞有節而覺或窮故耳蓋告豐者
太祖遷洛者
太宗交乎夏則姑洗代乎仲呂時乎旦則土圭易乎銅
龍當持守而持守當變通而變通皆所以延
王業於悠久而等

神基於華嵩者也尚可泥於一定而蹈子莫之踪哉抑又聞之惟高則能制下惟下則爲高制北之巍伉殺南若天南之卑延承北若地君惟尊南是昧天經惟知地義抑非無舵之舟不當之器也哉刋落四隅蕩蕩巽巽萬里一撇是謂大方君苟遊焉則胸次瑩瑩然後以窮髮爲巳之故鄉吾言爲巳之文章庶幾見北都之闕與而不至於倀倀傳古先生聞其言不黨不揚以實鋪張然後茫然自失惝然若亡曰吾儕小人於道罔識先生言心開意釋始知孟堅之兩都平子之二京辭長意短語徒悄悄今承啓我以大道之要納我以大公之域

如脫鷇雛得見龍翰再拜受教而去

丙戌童串許閔爲邑庠生年一十有九領成化乙酉鄉薦累舉進士之
京師見安南朝鮮進
貢陪臣尋買本
朝兩都賦亦照以憲臣故念我朝
聖聖相承治隆唐虞而反無班孟堅張平子等頌德之臣非缺典耶是心日往來胸中奈走南北驅臨中尼去年春蒙
恩除授本衛湖縣之服賀有長老日憶昔開衍成二篇總若干言自退食至晚積乙三閱月而成蓋臣之七賦深負嘗實不敢世奇獷異故不待十年之久也謹以成卑不敢
上進然傳示四方以及萬世兩都制度亦可考見云一二云
成化十有五年二月一日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儒學訓導臣桑悅百拜書于乾坤一寄樓中

續思玄賦有序

昔漢張平子以過身之事吉凶隱伏難明作思玄賦予在京師數月觀之人物理有難辯者因自賞思玄居士爲續其賦云其詞曰

惟大化之茫茫兮潮背蕩其無垠極浮氣之幹營兮淘五行以鑄功（五行之氣粹雜不齊收稟氣多濁日鈞天意爲之去濁收清者矣）晉帝則之精鑿兮抱群聖之貴珎（列聖所貴洞光性善）流涓涓以澍潤兮粹滿湊而夾醮（醮猶大理幾微於物欲）穩衡衡以滌濾兮膠谷投以逗真（隱後復如是）出清冷於熛霞兮歸鎮靜於紛繽混太初以剟犷兮悲衆物之不純（剟中之明出）仕茫長江之湛湛兮窈窈其汁泫湜有瀨兮芬芬有芷（二句出典三百篇家法）茹秉德

以跑飫兮紛或迎而迪理孰有濡而不潤兮孰有翼而不起吐火霧以糅錯兮憚毫光於一指熱吻吻以滿聽兮攆雉鳴乎在沚（沚沒家周禮云胴有名曰在子）特饕桃漿於金墉兮味甘露於沃渚（張華博物志沃渚之野有甘露食之八壽千歲）謂肝腸之葷穢兮溥大闇而叱止汩淵告以没景兮作冥漠而延佇出甫田昀昀兮鑿揩裨而藝黍懷美人於寥廓兮敢遺芳於下女彼古聖之涵被兮翼踵興於平丘事慄慄於刻木兮（皇帝上仙其臣刻木以朝諸侯）朝瀰瀰於委裘矧祖宗之渥德兮又藎臣之奸儕拔傅說於版築兮舉甯戚於飯牛巢父出而就祿兮州支起而運籌咀宣尼之

委肺兮觴三五以遨遊恨毫芒之不建兮退貧賤之可羞攬明月於燕臺兮逝將去而廋猶閉旅關以靜俟兮間徙倚乎長皐冀植葱之成韭兮（飛云王道脂肝葱為韭）忍蘭委而化茅鑒朋詒之㤥滿兮愧戚投之佩刀憑旱雲以輸悰兮痛賈生之弗遭（賈誼傷己不得行道於時作旱雲賦）悵屈仕之不遇兮修仲舒之賦騷（董仲舒作士不遇賦）憫蔦象以般礴兮亦何自失於囂囂兮專誠於拯物兮撫大化而齎陶矧予選日以朝宗兮馬踶頭而玄黃假傦尹而詗占兮衡氣機而莫量執攖契之陳靶兮佩伊呂之餘韠觀天樾以探兆兮鵷鵠忽鳴𠁣中堂進撥退而聽縈兮退離則而彷徨

思玄集　卷之九　卅三

荃目德於紫宮兮開明堂而聽政目絕傾乎桑曼兮耳不聆乎衛鄭役田文以接士兮驅巷伯而治侫優習御之岳岳兮賞從諫之龐正向子遷乎畢室兮潰從而出境五侯頁乎羈絏兮三家奔乎詔令闢澄長髡以力作兮左慈刊䏔以委命嘗九天之梗味兮和鹽梅以調謐𠐊八表之虛湊兮進藥石以愈病才有峻而莫嫉兮功有大而莫競光龕熄以昭近兮惡私恩之燈燭刑垤坎之昭示兮瀰盤珩其必戮温詔令以叅繇兮郵遞氷於春谷崇闕塹以懷柔兮魯輌武之可黷倡優拙而吶吶兮吉上悃愊而悪祿披端綀汰乎飛滴兮躬篢蔍廻乎華褥鑴羸遺之弁噬兮克限田以爲蹈力儲豈以熟凶兮璧毀珠而比穀鑒尤物之爲痡兮炎禎祥而豫揆礫不遺於鰥寡兮金精披於伯牧扈直言以臨匱兮稽回忠而必錄心應龍而自書兮浚瀦淤而疏瀆伐根本而剝華兮一四海而同俗淵洋洋以逝鱗兮野拔茇而斧旌悵兹懷之莫展兮臨河水而彳亍祗大易以行識兮龔徵顏而判孱紛毣毣以闡參兮何玄理之難徵孝婦稿禾以彪冤兮子推抱樹而隕生雨采孝而落意兮火焚忠而莫靈魯陽何揮而日駐兮秦青何唱而雲停耿恭何拜而泉湧兮鄒衍何號而霜零公工何觸而崩山

思玄集　卷之九　卅四

兮杞妻何哭而隕城詢往牒以昭晰兮胡迴鑒之冥冥諟本初而縈察兮不外蝕而虧盈盼中逵以旋車兮且縱覽乎八荒披雲霓之霧裼兮表赤城之霞裳騎白鵠以上騰兮引牽牛以服箱離雲旗之藹裔兮弄龜燬之煇煌江祿邀予於江淮兮姬晉歌嶠而稱觴懷所美於方壺兮儵然贈之以扶桑容成慨予之才摽兮雙成嘗予貌之不揚悵形容之迭溲兮敢徙倚於帝鄉鍤予仁爲木德兮流予智爲天潢融予骨骼爲四岳兮化予津液爲三江（鉆予化以丁四句有楚鄭以糺糅人道併）混吾我而俱喪兮冏與道而翱翔顧兹遊之可樂兮念隣岸而忡傷苟吾與之

木返兮焉斯世之可忘

異鳥賦 有序

予憲會試之京中乙榜除江西泰和縣儒學訓導時妹丈錢君世恒以造上年昇平四迁道訪之既至貴邑鄉人曾民一異鳥形大如鵲五彩爛然其未皆疑其止昔微照窮曲木者嗚呼是鳥乃靈闕瑞物而與鴟鴞同棲遲於荒煙野水之濱不可用耶因為之賦以弔其落寞云爾曰

出都門以南騁將存感於昇平亂山嵓崒莫知其名爰有異鳥止於林圳目配日月聲含宮商天孫投文於兩儀龍女取色於五方摛毛繪羽組織成章蓋山雞之錦綬鄙鼻禽之素裳背闘鸞於鸂鶒宜接翅於鸞鳳想其

滯㘅于于佪䏶默默悲哀西沚神會南極巢擬天根飲期月窟孰恐拔乎一毛以毁傷乎六翮苟盡命於大庖視汁滓為恩澤掊微軀以効用異稿死乎山澤統扶桑以三匝悵天風之未積莊子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覽八表以無群甘荒墍而遯跡若乃朝翔齊魯暮迴幽薊愁雲凝空濟日照地傍易水而孤吟盼金臺而一慦返荊軻之英魂迴燕昭之生氣匪符林之常質合虞人之見棄豈不顧望奕涼徘徊瞻望沙漠而悵悄望長空而弔影霜快瓜而肌寒月穿喉而心冷嘆飛烏之迅速知微生之非水安得不以入谷為安居遯喬為幻景也哉嗚呼飾以雕籠樂以鼓鍾主人寓目春光融融爰嗟其音爰辨其容用遣所樂與棄同宮吾又安知何者為塞何者為通何者為達何者為窮雀瑞漢兮何神鵲飛宋兮何凶轉千古以為今合衆異以為同厎物我之兩忘寄得喪於虛空

夜坐賦

半畝地邊一簡堂中秋光澹蕩夜色朦朧香風焚兮桂子零露滴兮芙蓉四愁吟兮蟋蟀孤吠發兮征鴻乘新涼以趺坐寄浩興於無窮調息綿綿知乎大運一人一吸一天呼行點一發氣絪縕參乎化工忘手足之倚頓覺骨肉之消

融開一線兮虛白忽千古兮流通承羲黃之顏色攝皓月於長空併塵世之䏶巧悲變化乎鴻濛是不能超形骸於物外抱清景而長終者耶

竹賦 有序

學圃中種竹數竿不二年翛然成林日婆娑其間皆忘情者今將秩滿欲與竹別不能忘情為作賦以表其衡詞曰

興趙蔵符以史記趙將後與山中得竹數節藏竹其中伐吳成象句踐伐吳得千兵六千人東坡詠竹云偶留君侍六千人鸞鳳聲容龍蛇動蟄枚乘梁賦園黑蛇走氣薄竹知惟孔子惕誠齋賦知竹莫如孔智比辟支弟經云皆比辟支智其故如竹一本林立安有二岐直而不窒圓而不倚節操如是可謂

君子

登樓賦 有序

學舍中有小樓予名之曰乾坤一草亭暇日登覽以消遐情予懼斯情之易變也爰作賦以傳不朽云

予少期搏於九萬遡薄風而裡徙占師儒之末席抱圓材而應規然戚戚與戀主之念悄悄動懷親之悲幸茲樓之高明跳虛空而自怡偈消遣于世慮揖雲霞而賦詩（一衰說下去求生處）根市壓之伊邇之盈目之崛奇（此賦第一段之意）然開窓延四海之明月啓戶納八方之涼飈距堯夫之傑閣就廣大之若

斯（以古今大家景象以詩樓之所有蓋被所賦之詞寄夫之傑閣則排又非所登之設矣文章能盡）（用方能入神此第二段意）年時遊乎南康（此以下又別作議論而連山谷嶺萬不能作中骨脉）一如一見樵於匡廬之顛釣於彭蠡之湄着意揖歆嫣然祭其欒芳洲之宿莽伐空谷之柞枝形蠢蠢而意陸喚則又安知水石之多姿信造化之光景爲吾能而設施（前言樓之生景至此又言非其人皆景亦不知好矣此第三段意）雖茲樓雖限吾之儔觀不限吾之遐思（此又出一奇從心上說去）登臨之際試心存乎瀟湘洞庭鷹蕩娥們反視靈府之朓朓覺水繞而山圍儼環樓之多景兮供吟眺於不貲（此言環樓皆市壓俱為紅塵則又皆化為佳景矣又非無渴目之絕奇也此第四段意）彼登岳陽與黄鶴者心又或緊乎

苗畬見塵外之草木兮化不黍之菲菲併人樓而相坐兮造化又焉肯以彼而易茲（明上文言仲蔵之位又言主壓皆化為佳景）（非人則化景反化為塵俗矣此第五段意）嗚呼噫嘻（此以下乎收恰到樓上）乾坤浩浩熟吾一炊明日之事陰晴未期泛飄颻之萍梗兮寓茲樓而幾時惟脩道德爲梁棟兮吐文章爲榍柢底樓名之羽化兮不成於氣機

將就賦 有序

江右大寶泉令池陽張君大告政孚與優於人以將就自號蓋熟於處世者也予爲之作將就賦曰

惟造化之茫茫兮允福謙而渦盈地東南缺兮天西北

傾（說是事不可滿意只得將就）譬彼蠡笙兮留三尾之不成（大廈既成缺其三尾見史記）惟苟合而苟完兮來宣尼之溼稱龜而勝兮無裳得嚨絕乎望蜀鳥有兩頭（外貴有並命鳥兩頭爭食）蛇惟一足（見莊子非）食覺蹇連行深躑躅躑躅兮徐致遠（此將就命行）蹇連兮徐充腹（而將就食）善乎張華之賦鷦鷯曰鷦鷯棲於蚊睫大鵬彌於天隅將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此先所賦將就之意）正吾仰天隅之公卿俯蚊睫之群黎月俸雖薄足以樂飢公宇雖陋足以棲遲（將就過矣）之足常足得過且過（將就之實）風帆易傾雲翼易墮（不將就之戒）盧中者獲祉飾表者賈禍吾將漸造不營之域無爲之城（到此地位將就熟矣）微風亦涼片月猶

明優哉優哉聊畢平生作游之樂

聽秋賦

大化運行禪續無垠炎帝既歛少昊廼仲是名爲秋萬物返眞脫木之葉辭草之節川瘦兮徒瀨濂山凋兮孤岀岀惟爲牀之花凉宜出郊之淒切若乃嚴霜降白露凝天籠薄陰地吐瀛蒸布落寞之景象假物物而悲鳴蟋蟀何怨而長夜訴征鴻何與而清長吟慘莫慘兮風颸落木之韻清哀清兮雨激芭蕉之音淡日晰山呦以懷舊之簡涼月墮水難以寄遠之砧足以凋公子之朱顏凄壯士之素襟而况淖宦淹璞中之玉遠賈盡牀頭

之金鄉關忽縮而近念紀故久疎而暗尋寧不逝霜華而入鬓滴蘖汁以經心者乎僕本豪徒慷慨輕生流落江湖泛梗飄萍歲聞玆聲亦怆于情既而嘆曰聲從外來何由內驚豈內不足而爲外攖爰主吾敬爰鑰吾扃久而吾內澄澄吾秋冥冥聲從何來摳衣而聽毛骨爽兮心胷明塵影滅兮夜氣淸寂亂思之髭毫沉萬慮之營營豈爲乎情之美惡私喜收物之功成是知非秋景之可悲兮人獨悲傷乎秋景非秋聲之難聽兮人自雖聽乎秋聲伊玆秋之爲酷絛賢達而獨恐又欲假名聲之凄韻增萬世之孤憤故宋玉謂皐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潘安仁謂嗟秋日之可悲兮諒無愁而不盡出玆聲之左切潛雕肝而琢腎假人文爲秋耳不止物之聲色至深至功子方覩天道之肅殺付悲秋於一哂悲夫天有四德元亨利貞人有四德仁義禮智秋之爲秋在天爲利在人爲義君子全德是名不器于焉爲文音備五音以備丘味混同天人秋吾一氣鳴吾文之商聲實內外之足與夫然後知心源木和伏以憂蒂雖春日戕陽花明景麗聞鳥鳴之嚶嚶與童冠之歌詠亦足以慘悒而佗餘也

鼠賦

桑子出倅龍城耿焉羈旅斜日沉山離群索處酸風撼

屋以長鳴苦雨滴簷而似語各妻癸於一方時至捌路弟子衛之任夷獒晉遺作西廣君親於萬里澹孤燈而照影抱百憂以延佇梁間壁孔忽然有聲蕭蕭谷谷呦呦嚶嚶儼若號依倏若啼哭是群鼠之變怪豈畸人之可聽須臾就枕結陣雜沓讙舞覆案偷襲浪啼溫禺渡谷羅而胡騎啁啾王莽敗比陽而人畜糅踏使我寢焉而驚夢焉而愕嘒中不遑難寐列子之鹿園內木經奚化莊周之蝶鳴呼噫嘻爾生何爲噲煙載爾雅之篇冗厥紀禹貢之書翔躍攢于谷山之夜眠戴冠兆霍子孟之族詠曾子將歌而奠抑淮南

輕舉而彼驅所以其形岩微詩詠其碩春秋紀異牛角被食予膽謂之曰黠元明名之曰劇俗俠客之是中柱飛辯之受嚇遷徙不常今古共惡壞求其物柳子平文之鑒戒穿公家牖于公興宣於露布是非昔行之獨遭乃不所行之有素生何甚繁羽鱗間化渴河妨兮飲河巢可憎兮託社嘆蒙貴之莫尋偝活稱之無償誅之不可勝誅縱之亦何所顧藉也耶吾將收視返聽充聰塞明允防重熏衣簪笮倘自治嚴密外物孰攖小非大患眾亦難勝無可柰何付之冥冥

思玄集卷之九終

思玄集卷之十

五言古詩 附四言一首 聯句一首

感懷 有序

予自筮仕以至歸山其間幾三十年凡所見及有感觸皆形於言共成古詩若干篇立意頗深寄興頗遠苟經乎予復遇下云不求批社之間索之牝牡之外則有得矣

其一

俟巴受鼓瑟伯牙解鳴琴師曠聰可塞史炳聲宜瘖齊人適褒守耳恢臨淄肯休哉大方士宅心冥古今

其二

子牙釣渭濱不能結網肯知我孫叔敖乘馬忘牝牡庭除斬鮮新山林委蒼恭因迎應世士迂疎咲千古

其三

嶺峻波深深世路多險巇推山塞滇渤大地無成虧澗步任所適萬里皆平夷古道本如此夜夢隨軒義

其四

神女隱巫山重幃鼎煙霧咳唾墮珠玉雲雨隨矩步宿宮積妖冶恩幸悲遲暮襄王無正夢宋玉虛成賦

其五

昨日去何之今日還復來寒暑相荏苒年華悅難回吾身與造化拈弄兩徘徊安能嬰世網胸次生塵埃

其六

游氣日氤氳人物生楚楚陰陽易之馬天地道之府吾
身從何來造化戲劇我有我蚵自衰欲與未生伍天胡
緊吾竅能辯樂與苦苦樂所相紐心緒遭織組吾生亦
錯愕快錯送千古勤除將懶乘智闢以愚補天機自裁
斷萬象得安堵日晴鳥樂谷風動花姬舞結交一歡伯
氣味投肺腑逍遙隨化遷建德非吾土

其七

何賤軾怒蛙鉏商脚祥麟萬物貢所遭通遒非隊身周
禮盡地利義經發天眞拯物有餘資寸璞山嶙峋君看

乘輿者進退皆由人

其八

盈盈臨春閣盈盈珠翠粧桃李滿庭除東風有餘香更
衣間羅綺撫瑟雜宮商艷陽好天氣歡樂殊未央一朝
秋節換淒雨生洞房緬懷素心人風波闇瀟湘磨磚作
明鏡黯淡無晶光照鬢向清水玄雲忽成霜蘭枯蕙亦
槁芳菲轉萎黃誰爲禦寒計當春獨悲傷

其九

東方有佳人靚粧不踰閾蹇脩孰知名矩步依內則行
思飛蝶舉半受細蟲惑豈如臨江花落水逐春色

其十

梧桐片月墮娟娟凉風生日中轉炎燠霜雪凝暗零手
搏初月光遙寄千里情天晴三五夜是妾寸心明

其十一

老耼良不死昨日始著書告今苟閱世臨淵語非虛吾
師有屈伸任道爲卷舒薄陰蔽明月千古淸光乖

其十二

織女望牽牛銀漢一水遙天緣許會合秋清正良宵張
騫取星槎吳質伐桂桃安用人間鵲脫羽編成橋

其十三

浮雲飛不盡江水流不止萬物暗禪續千古盡如此孰
能初造物我欲觀太始天地猶一丸請問無名子

其十四

逝水激飛輪灘碓日夜舂賓宮養脩翰一息天池通鵬
食窮水陸羅衣舞春風誰知殷浩隊咄咄能書空

其十五

藤蔓附高樹死轉尋柯條無心若有知茂目見自超稚
松植盆盎自約幾許高久安色菁翳何意干雲霄我生
絕巧識長大隨所遭鵬鷃各自足小大隨逍遙

其十六

飛泉出高壑得地散漫流默循河漢矩到海方盡頭大
人無繩矩出處心休休億變不同揆曲折與道謀正如
陰陽化坱圠參不自由時至自生殺何意爲春秋請質一
隅士畜水如泥滞

其十七

太極本無象乾坤露尚早一氣生萬物孰識我與誰山
林草木亦霄漢坐日邳仲尼欲無言此意誰能知

其十八

良馬見鞭影一日行萬里恐羞取長途力竭大山死至
人得騏驥具火焚拂子天駟洛精誠龍骨産如蟻誰知

大宛城只在方寸裏

其十九

彩霞襯明月舒卷蒙銀河馬公翼宣聖立論攻鄒軻㮣
理憑目圓評文須氣和龍門峙砥柱百川豈能磨

其二十

良玉藏石中暗具珪璋姿温温太丘長渾渾牛醫兒寄
加講學功寬墻崇德基窮居尾顔孟燕善隨鼻嫛

其二十一

攸緒親外戚袁閎世三公家門正豪盛渫視如苓遁夠
天茅椒內閣死土室中至今高蹈處穆穆生清風

其二十二

天運有興廢勝國封諸侯不見殷微子白馬來朝周曹
丕既竊擬茅土昨炎劉一善良可進吾思法春秋

其二十三

天地運陰陽翕翕降𦍑澤孤雲一飛楊氏思經雲德三
事腓酵界掌蔑桂薪客我有一寸心煉作補天石憑誰
激火生當道焚澗棘靡靡行遺人侯衆與相識欲借彼
筋力截管我家室徘徊重徘徊嘆息復嘆息

其二十四

虚空本無象巧石圖玲瓏玲瓏如勝價多售是虚空一

拳蔑孔竅棄置尾礫同石曲居空辨孟價果渠儂誰將
世圈我妙在無形中若非象外目得見無功功

其二十五

我性亦愛水滔滔流古今生物禀津液潤地功澤深潴
之深潭中養龍解成霖靜定謝流動終具朝宗心

其二十六

仙都鼎湖峰特立千萬丈平原遠環侍高嶺爭揖讓結
廬臨絕頂四海一騁望至人騎元氣遊戲青冥上

其二十七

漢武耍丹碣溺志尤荒湼幻術致妖蠱悲歌痛觿心輸

臺轉深悔茂陵樹成陰聖君育萬民歿祭爲明神

其二十八

如來歷苦行蘆穿本無膝達磨只枯坐面而那有壁光明一入夢梵宇絡中國眞捨拔脂膏剛土繪金碧

其二十九

異域有海水一飲人皆狂舉世何爲者役役日夜忙何時騎元氣瑶池覽扶光飢餐白鵠血渴飲蟠桃漿

其三十

劒氣衝斗牛茂先能暗識如何迷大權不見台星圻人畢既宿冥大象焉昭晰我既之世用膴膴安畢職天高

無厚風畢棲羽翰戰平生經世念直與日月息他時明經中葬免書隱逸

其三十一

嶰谷有奇竹能中虞廷管九奏鬼神格陽舒衆谷暖新裁作長笛吞吵傳新聲曲終風不吹秋色滿空庭

其三十二

大家有廣廈巍巍切雲霄梁棟飛浮蟻風雨時漂搖平原土肉厚甘露春如膏松榆鬱成林中有百尺蕉

其三十三

日月雨露圓山川草木方各自象天地畢高質其常人牛參三才昂然立中央告焉飽仁義出則調陰陽萬世愈歆慕名姓凋三光云胡化蜉蝣楚楚名利場

其三十四

長風合灘水浩浩同一聲餘音入松竹又作笙簧鳴文章同元氣隨物能賦形變化莫可測劉累難持衡

其三十五

淑善是非門毀譽相接引無有逝相生鑠骨獨何怂矯矯雲間龍戰戰泥中蚓高下自遊行彼此休相哂

其三十六

我思翟公門冷落休張羅客去復還來雀意良足多朝

朝蒼梧雲日日洞庭波豪勢却無恒豪覺將如何

其三十七

孟秋凉氣至風物凄以清不眠看寥廓我屋將欹傾盤松盆牖下歲寒自光榮誰知大地上半寸皆青冥

其三十八

凄凄重凄凄凄棘路馳輪啼高樓樂千仞雕詹與雲齊夫君獨高擄有路難攀躋飲淚與君別留淚背後啼金烏刷炎羽朝東暮在西一語不得語相思徒爾爲

其三十九

東風扇郊原天和本無跡眞宰普調春醞釀成五色蔿

物隨質染化工猶戲劇云胡又薄相間出翡與碧我思
白黑帝鄙吝似無匹收藏實府庫掃蕩空山澤青帝喜
爲主外提又喪質稽首訴晴昊反貢管用白

其四十

鳧鷖與鷗鷺水食各各肥廣土養衆民何事恒苦飢先
王均四海仁政惟平施孰作兼併備千古成瘡痍

其四十一

逝日不可追誰能駐光景春陽媚花卉蓓蕾藏華冷玄
凰德不戾躡下丹山頂路逢淸冷泉徘徊照孤影

其四十二

半落三家村蘚苔蹊陰墻草藉卧犬庭樹棲鳴禽深
山鹿懷玉異域鳥吐金局促一隅士可無論高深

其四十三

鸚鵡因於舌正平累於賦瑣籠知暗哂能言君再俟不
見孔顔達善藏伏深禍皇天祐
聖明儒紳縱高步

其四十四

長江有魚目圓明映淸秋穿綴作環珮映帶珊瑚鈎北
海波浩蕩風逆無行舟鮫人數行淚滴滴沉中流

其四十五

少年力千古獨立志不群固以程朱壘張以荀楊軍噓
氣鐵山碎掣電收奇勳雄崎類山岳高明等星辰言立
即成觔安能比乾坤先抽佳麗句臨付與東君大地衆
花木代吾說紛紛浮華盡剝落補俯存吾眞歸心生物
根和氣自氤氳闇然無聲字邵子知我文

其四十六

伊尹任烹鵠神堯貢羔羊置犫藩棘下俯首尺鷃翔人
生各有能經世屬賢良欲泛瑤池駕咲擧王母觴輕車
駕騏驥厥矢周荒

其四十七

仲堪請行役夜宿岐山岑明月照梧桐上有蟋蟀吟何
幸兩廳耳聽此乖天音鳳凰噤不語滅影扶桑陰重翠
去巳遠寂寞千傷心

其四十八

滄海無涯秋縣圃無陽春閉關有餘輝素心懷美人珮
以干霽蘭太階綴爲紳積孚動盈缶下女不可親丹朱
憑旁后夷羿妻洛神一咲送今古秖用啼悲辛

其四十九

尊麯通岐樹潞冽名坊井且駕鄭西周遑遑輯其犧牘
世生避思接滕濮沿迴引領發浩嘆冏冏空言炳

其五十
東園有奇花容姿鮮灼灼雖是春風開亦是春風落其
霖被郊原蔓草輕蘭葯所以高岡松無言樹寥廓
其五十一
欝欝千丈松有藤絡其身寄葉布鐵幹開花張錦裀兒
女比顏色點綴名園春汞卄遠霜簌私抱此心真
其五十二
家居本向陽有一高明室連欐掩數重比中邃如漆夜
靜月擕輝透進方寸白及此當延光毋令便沉溺
其五十三

深山有巨楞鼠旋附生身兩氣合長養危柯切會雲王
爾棟清廟貞腐迷屢真爪深未窮底摧折俱爲薪荀卿
依王敬宗元亨叔文面風運長篇身孫豪塵氛登天苟
無階碧海逝絲綸
其五十四
獵獵朔風急吹塵雜沙礫孤鴈燊呶呶土甏無行跡聖
主勞遣鉞推車度遐域制勝在幃幄撥刃豈中策四郊
正蕭索墻下草如織色乾在俄頃群陰方用職逆推離
子遠順數逢亥極陽剛恒用事所守在爽狄只消斷卄
羽能使有笛格

會試感懷
骨肉樂完聚貧賤生別離連年遠行役心死精力疲世
途所經歷半篇北征詩炫行懷倍悲重與諸子辭大女
甚哽咽欲語聲不隨意云爺早返兒使日夜思次子病
初起阿母親扶持母子相對泣侍婢亦淒涕幼女初發
疹生死未可知眼淚不見我帶疾途程使役當發脚
眷戀住移時有愛不忍割愛及割我肌膚上有頭父相
逆直如凝生我又孝孫重累及祖遺天將日色薄庭蘐
響枯枝蕭蕭北風急瘦馬那可騎無求斗升祿活此老
少亂昔無辟穀術可免塵網羈栗里乞菊木淮南分桂

枝王聘不肯領清風滿茅茨用龍此時起霖雨八極施
而我乎
明主已枉人共知操守向齊門定啓後世疑古來豪傑
士所困惟蒸炊
見山花
昨辭桃源邑有興日山行見花盡生而沒此卄無名葵
蘩有宿契依依爲餘馨蒙門麥穰雕與卉雜中庭澆灌
殫人力覆護如弟兄顏色漸枯槁芳意都無成塵兹落
覓境亂石苦迴縈高樹上欺壓蔓草下侵凌欣欣着有
得不慕臺榭榮因思古介士肯爲塵網嬰秀嶺度蠟屐

清流濯長纓千金視丘壑一葉飄公卿玩物適何悵益
增遺世情

山行夏寒

成化癸卯歲山行宿荒鄞盛夏沍陰森用事惟衾裯素
扇正當時茲時如贅庬棄置不復理砭骨寒颼颼董賢
桑曼莘毛仲便給收釣樞披龍胡六月生重裘堯舜煩
聖慮有豁避窮微流言凉王室封姨亦東留悲歌雕宇
宙往事感悠悠女媧豈無策杞人抱空憂題詩付江水
北心共東流

茶陵黃石坡白晝見虎

思玄集　卷之十　十二

天陰黃石坡猛虎掉尾行一人尾其後不自覺不驚方
井緩步時實與性命爭巧言善欺類美色能傾城害人
猛於虎牙爪藏深情歡喜與酬酢胸次交五兵始知虎
可避外有可畏形

寄管糧少參王元勳

冗官理郡賦茲郡積負逋逋負蓋有因爲弊日已多往
者絕民田豪戶併蒐羅添例天順間十畝一升科老苗
稅尚存（俗呼舊額田爲老苗田）重禍畢輕羅十甲與賠償割肉填
空河瘡痍動盈目何忍鞭其膚茲事若大路真跌匪揣
摩中承酌民隱請君爲代柯願奉明明
詔（近欲丈量民田）急下赫赫符寸土逐戶並照冊餘幾何以
茲蝦空稅複鶴去補鳧數邑喜怒衡身任矢靡它出清
賦自足千里皆陽和

長沙至湘陰第五鋪頗清雅入月望前二日予
自湘陰回夜宿鋪中鋪邊有石橋跨澗長十餘
丈上有華屋數間因夜坐其上明月流光山水
如畫殆非人世也

秋雨洗殘暑夜氣凄以清入更與喧息唧唧悲蟲鳴長
橋臥溪澗上有屋數楹四窗臨青天孤月光熒熒高山
蛇蟲質淨水同虛明揭來倦行役憩息留郵亭茲橋得

思玄集　卷之十　十三

開坐綠分天完成初焉毛髮爽倏爾骨肉輕肝膽疑悄
化啟氣思上征老聃初起浴穆王移化城黔黎遭茲境
一一能折衡誰知獨醒叟偏解此時情

住龍福寺久寫懷

龍福山虎形有寺枕山陲僧衆時吞噬一二留披緇（理也）
（家之言如此）蝦字久凋弊法堂亦傾倚世尊受寂寞維護無
完肌空堦垂鳥跡香案縈蛛絲我了催科業桑下苦攸
遲僧榻借幾宿白飯連黃齏蝙蝠翅如扇撲燈影離離
打窗陣陣葉風定聞猨猴月黑冷徹骨蹤雨增慘淒幾
官責聚斂百賦皆有期長沙病逋負此州更難醫遂儲

毖如火匿稅營爲私響如理亂髮棘連首中皮膏油淅
淩潤緩緩加梳篦鋤強用豈㢲可望能聲馳審知曠職
業恬退乃其宜妻孥先遣發岳麓不日辭辛逢中丞賢
加禮免愐笞言語如春溫勉令撫瘡痍徘徊不忍去我
亦爲咨嗟憶昔少年日許國業皐伊
天子坐明堂側挺鞭四夷欲將仲尼玉寬培太平基道
德負初心志願與世違豈知坐冗職出納眞有司與民
等升斗瑣屑誠堪悲鎖鄉用補復光彩張華知否破牛
觴角溺淚昌黎距百世有相感接膝分几擬登山拜虞
舜臨淵吊湘纍齋心陳悃愊湘水聲吾辭終當拂衣去

犧頒求个枝隨時伊川易任意堯夫詩悠然大化中縱
浪天難羈亭亭佳物表肯負餐霞姿

寓觀音殿催科

荒山斷冷寺小殿枕幽僻剃髮馬祖幡面落達磨壁我
來本無方芥子住豈窄開了苦空緣守得定慧力頂禮
觀世音請救衆山厄寶珠與瓔珞其價萬玉直喜捨易
官稅我寬獲解釋滴川甦水中光輝生潤澤乾水不養
月輪兔損還益微官幻中幻踏雪偶成跡心念常如風
來去何順逆只愁道未深姓名山鬼識

茶鄉有頑惡年已七十官府不能鑴治聞予至
拜于馬首諭以詩而遣之

山林有貧困稔惡乂不悛追呼輒撑拒從吏亦棄捐我
縣人可狩生蒲採爲鞭爾詣我性度跪拜當馬前斎老
猶悍殺烏依自傋憐春秋不並渾情法難兩全縱囚非
聖制附降豈仁賢徘徊遣暫去臨行贈之言爾知謝官
長亦不昧所大從今務積善餘罪供可灑爾兒可作佛
樹精解成仙以安遺子孫白日供高眠衰病死牖下
聖恩浩無邊

遊仙詩 有序

予讀晉郭景純作遊仙詩五首意思深長不爲荀作予亦作五首以繼景純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其一

遙瞻太華山林巒象日月西巖冗浮雲突兀來嶺鈇補
崚嵋神功山靈求契闊颯颯朔風勁四野木葉脫遊人
動春興殘樹或點血日暮途或窮我車肯改轍深湫有
神蛟服食太始氣何時爲吾駕飛上太淸闕

其二

乾坤委吾形鳳與山澤姿登擬王屋顛泛必爽阬洎吹
嘘膚寸雲爲霖注枯畦竭來迴崇淵齒丹石離離渺芾
契衷曲擷藻撫漣漪大鵬嗟微蠢迎風薄天地忝毅稟

靈氣翹越卑藩籬始信佺期志謏謏黃小知

其三

夙禀靈明性解合混元丹陰陽偕伉儷子毋相勾迎刀圭一入口黔黎均永年漢武餌金石削公嘿九跆命方閱千古要從娖且傳需象么窮谷搜惊定巨川沓沓鷄犬聲蕃蕃村墟煙神功付烏有淚下忽潸然

其四

月朔衣文繡長夜遊紫苑列宿吐微鉎求皆造虛縮瓊樓足清寒欲進更褰襄閒說九霄上皓魄四時滿黃文激我遊闌路滿吵管何愁失照灼弦望諒不遠時去莫

我晉更盡更展轉

其五

少年負奇氣伏劒行九州日月委黑鬢風霜枯紫奕洪洪清冷胸目藉思廻丹幾宿山水窟蒡菲釣天遊路逢龎眉翁云是古許由相携眺荒塚迷骨高於立箕山西蓬島穎水即犢流凡胎杳難升路絶三千秋吾名在玉簡塵世那能留皆語玄真子迅速甃素虬

與唐尚賓遊蘭溪紫霞洞

山行舁車馬草履穿篠䇹入洞茂反步平易澗泠潄衵疑山腸腎追琢露玄妙又疑山脉絡巨鑑鍳其鞍不然眾叢根云胡入盲兆跬步如没漆蠟炬勝所歷始知大小材底用各殊調我生師乾坤紋洞藉引導深沉有至理君子務深造也知洞門外嶽峩皆竊剝丈夫寓亨壞觀物貴識要子長取為文康節得為道持茲處泉石終歲匪玩好

玩洗馬明仲羅先生家古銅器

山中塵塵事披古訪遺蹤尔輒見敦彝古趣溢人目砂容纓骨紅底色沁皮綠水氣與奪胎土夯為換肉銘章爲跡餘鉾口不易讀老我閑人情奚翅浮雲沖尔從商周來寄世閱翻覆紋路迴廻深疑是猶痰覺我思極古

物惟有太極獨泰山初與埒東海新開瀆尔雖名古器鼎鑄幾信宿何今亦何古今古一轉燭羲皇不難尋此路誰能熟

同丁秋官鳳儀夜坐

哦詩北斗下清夜猶未央長天梗孤影一鴈東南翔我心如風露夏夜亦清涼況對秋月坐肌骨沁寒光游氣如可駕同君游八荒

同侍御惟士泛潑江

深秋泛長川川曲波橫斜清晨白露下濕鬢成霜乗澄波清見底玉鷺拳晴沙漸詩共明瑩點綴生浪花更有

何外景遠岫呑殘霞銀河三萬里織女獨浣紗仙人巖
君平邀我同泛槎何由解塵縛浜漨真吾家

高岡松 有序

羅池詩先生文行高古由秋元發進士第小試令吾常熟平生清風勁節淩霄漢我以威勢有如摧朽蝟觀風者推之不少屈故云予因題高岡松以頌之畢宏之手又貌松之形予遂書一詩於圖上松乃沈石田所圖其詞曰

欝欝高岡松枝榦堅似鐵金粉十里香走根山石裂移
近芳園中春柳色相纈桃飛綴以錦絮落蒙以雪紅粧
上翠樓盼望眼欲熱謂為兒女花柔條易攀折豈知真
節操歲晚恒孑孑孤鶴性相宜蜂蝶固莫等侖看棟

清廟高標凌日月

玉融郊外觀山林之勝惜不得起子厚與之同
遊

先生謫居來員外置散職丘山渾爲渠指顧山顔色至
柳撰郡符守宦難作適州治記堪遊駕鶴與仙爽西北
是融州可望不可即豈知神秀鍾於此爲宿宅巖竅何
玲瓏滿眼皆仙跡瀟灑真洞天似與塵世隔先生若貫
臨景物倍光澤向時所奇處爽然皆自失我官雖遠謫
茲境窮親歷野老雜伶俜歡迓假姻戚携酒更勸酬醉
卧松下石所得良已多敢忘乾坤德

予倅長沙以拙於催科調柳正惬遠遊之懷或
者謂予少負虛名不得一試有疑於天閒中讀
柳子厚劉禹錫天論因成四言詩一章爲天解
嘲云

自古富貴孰如帝王八紘臣妾萬國梯航任土作貢浩
浩穰穰腐儒所得不止一世異代人物予奪厥置人間
布粟海外珍異取而不貪積而不累胡厚其才多使失
意流離坎軻垂頭喪氣譬如主人過一賓客升以車馬
重之金璧饔飧細務不暇周悉疇昔往來肺腑之交盃
酒清娛以永今朝豈空不顧四海滔滔二者之間何厚

何涜文士之生天贈其行日惟月髓秘囊一傾造化邑
澁量減福准似踈一飯詬天不平蠢然肉食能飽千齡
我學大道恥攻小技天之所與亦不可棄奔走吳楚跋
涉幽冀歷覽至柳舌存齒弊凡身之災皆文之利立名
無極所關非細劉柳之言家傳人味生短幾何死長莫
計敢告其靈天不可誡

會合聯句 有序

予□往謁而還至臨清與秋官員外丁先生□別而下舟中欲聯一詩以記勝會乃以顏府尹字韻循序而押以盡為度每人足上一句則隔句探一韻錯綜而成共成化戊戌入月十三日也

古今猶一馬義和不能御氤氳那可詰桒倥侗誰假語
得之亦似獵丁含矢疇堪歎滓蕩與天合桒黙契乃神
遇块圠參三立丁字壞齊一寓披靡莘得髣桒飢餓亟
求飫上薡霈自砥丁嶯腴味同餪見踈欲弩目桒念久
如嬰瘵蹢躅足綷絆丁擇擇胸積淤齊帆咋聯艘桒曾
酒偶同於高秋廿賞悲丁滹集伯游蔡叟兔鴨閑桒
哦哦魴鯉鰱將風日先雌丁欲雨天或嬹征科澇旅兄
桒淨洞及嫛嫗食之廪尚鐍丁岸圻土宜漾吳越貫睽
遠桒青徐從歷預入湖訏渤澥丁過閘危灘頂崖并暴
椰扱桒原隰莽諸頻不並儲元秀丁泰山馳廣碧騄恙

思玄集　卷之十　二十

紛鳥散桒麕麕瘖猶與奇遇豈人爲丁媚景定神雨趣
積旅摘鮮桒笄歸及煨莘秝騰自海鱗丁縱浪青冥羽
何妨談愈豪桒自根識未裕苑胡止用咲丁巳獨何足
論虺蚓特暗結桒麟鳳世孰顧貢助夏商規丁封禪奈
漢猗杲卿元不死桒子房孰云孺犢焉飯道肥丁舐也
孕節乳漸宜得完既桒吐哺致連茹汲在頗巉峭丁栁
竄益汾泇驥良腓跅跎桒鷹飽豈飈去過合滕崗起丁
處溷滌圂呿長劍孤頻行桒胡床一笛攄我鍼流凝箕
丁執削濱滓鏕光昭肯戀窻桒秫落豈吾吾出許昭烈
顧丁邂逅應侯踏或執魏公籌桒敢操梓人鋸濱徙運

終決丁泥蟠起難遽豪徒虎須捋桒壯士馬華雀勘舐
獷牛敢丁嚇鴞鷹鷂詎任道不異觺丁市交真類藪逌
雲譁昌悳丁觀海河伯慵紫禁棘藥籠桒朱門賤芒屩
地籟腓筆竿丁大文茂章句高步謝華韡桒雅音鄙鞮
鞻古十桀赳赳丁大方離瞿瞿龜文神秘泄桒麟筆奸
臍懼詞藻工轆轤丁仁義儒王具夸父渴并日桒易促
奮隨飀數斟浪張泡丁釃酒解粘絮賜懷孫衆毀桒大
咲任傍觀名轄所貪煎丁利棘戲謀但忠孝出天合
桒勳業趾國晏攀援韓范駕丁咀嚼稷契極智崇心淸
明桒學曲政汗洲身繁華夷重丁治到唐虞足飛騰雌

思玄集　卷之十　廿一

雄會桒吁咈明良聚終戕蕭瑀草丁肯巢林甫樹小吏
祠青瑣桒冗官困紛署倩依
玉殿春桒夢斷紫陌曙琴綫高柱張丁霧宏大手製賦
鄙了虛作桒論擬潛夫著心期王免明丁意伏金鷄翥
翃蹕伏九旒桒衞迴圜七竊檄成贅承影丁詞捷類炙
注先聲似操戈桒白戰不服鞋出奇聲聞霆丁獲警嘆
得澍乾坤入吾籠桒虛空翻我鑄解繼騰俊鶻丁沈轁
奔健驫韃豁不摯鳴桒光焰無時炷言立待君賞丁書
成俟走註羆蠟半幾炬桒吳粳陪一筯經月逐浪樓丁
千里遠

朝著汀月依桅懸丁淮風約帆駐世路可南北杂人生
傷去住會合緣不卜丁離別恨難除鴻鵠期冥冥杂燕
雀咲呴呴落落許可儔丁巖巖望戍眴其瑕文之黴杂
蹩躠道之醢名期琬琰完丁贄挾圭璧照學愁背腹敵
杂肯爲芥乇慮受知相感深丁聆誨舊滓濾浮梗各飄
蕩杂頑璞孰磨鑢俘來須潰再丁書寄莫辭屢相思看
斗牛河漢不恒女杂

昔備退之與孟東野兩雄相遇如漢之勍
如楚之猛所以城南征蜀闘鷄等篇奇偉
豪宕撑决宇宙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也
亦偉哉矣思以氏擇先生之聯此詩十氣
方駕韓孟正猶神駒一日奔騰千里而汗
門當覺其有疲力也哉

思玄集卷之十終

思玄集卷之十一

和古人詩

水部正郎傳曰川寄來二蘇和陶詩玩味久之
古人云我爲爾固不能爾爲我亦敝矣畢竟陶
詩自是陶詩蘇詩自是蘇詩亦兩不能相爲者
開中戲和其雜詩十二首不知有陶風味否恐
亦未免爲桑詩也

其十

擾擾寰宇內眯目皆黃塵榮貴如接花不覺換此身忘
情向泉石魚鳥來相親延風開北牖迎月過東鄰適意
忘歲月寧論昏與晨萬事休計筭天意不由人

其十一

江深深爲淵山高高作嶺江山有定名淵嶺非外景典
命體俱溫單性形自冷萬物易消鑠獨有理氣永忽然
幻吾形何處來此影形影共出入鞍轡隨馬騁欲遊造
物初取路在開靜

其十二

萬物有代謝變化難忖量百花與心遊蜂採爲房飛
絮在高柳化萍水中央何況參三才動靜皆陰陽何由
參吾我造化爲肝腸

其四

薄宦難展拓乞身須未老素質離桀肆皓皓自堪保攀
援青雲駕此心如火燥靦顏向朝市侮不畏鷹早梧桐
生夕陰白月在懷抱休喚應世拙用以存吾道

其五

雲布始成雨事立在能豫享風催大翼始可圖南務平
生經世念暗逐水流去與世既以疎於身亦何慮伊呂
康四海此生已難如州縣吏徒勞廟堂人要住大魁山
林寬而有容我處逍遥隨化遷君子何憂懼

其六

聞有治世音心中便歡喜既爲世上人豈不關世事颶
風動邊徼此外不留意無衣禦嚴冬只望春陽値龍鍾
跛蹶徒乘馬詑行駛安得雙足下常把四蹄置

其七

梧桐一葉墮落木期已迫欲觀四海秋驅車臨廣陌路
逢無愁人衆觴浮以白授衣節將臨少昊又爲客安得
留太和四季以爲宅

其八

朝吾白屋内暮上青雲端有如出谷鳥日日望高遷我
獨拙於用神往箕山顛髯髮星杓下沆瀣供三餐誅身
自有策拯物悵無緣誰知曹子建老作處女篇

其九

南濱採若木北海觀扶桑誰云鑄堯舜畀吾用秕糠夸
言無實用堆沙以爲粮六經世澤物春雨並冬陽造道
在精一多岐迷大方欲近太和路且舉堯夫觴

其十

古道不可挽鴻荒事難稽古貌有可見白雲護蒼崖觀
此世態薄傷我老大懷筆力扛九鼎兩雄侯與彌文格
隨世降言繁消益離天養度外士昇我才不羈遊心向
玄默造化何成虧

其十一

人皆苦炎熱我獨愁新凉自歌清商曲餘音滿屋梁歷
覽四海内何者非故鄉草木詫青綠豈知近嚴霜稽首
萬物主願借秋熱長

其十二

聖經開日月昏翳見諸子入門各有路險僻難憑倚仲
尼欲無言默坐有至理

空庭閒坐興味悠然和淵明詩二首

春樹滿庭内上有雜鳥喧聲聲不同音天和諒非偏動
者愛城市靜者愛丘山久卧不忘起長往亦思還出處

有至理瑣屑難具言
驅車向山谷避此塵世喧所喧非吾求反覺吾性偏英
英江上雲飛飛過南山浮雲本無家何往亦何還默坐
長林下天遊本無言

和淵明詩七首 有序

予棄官家居數年口食不繼幸州主李侯
來正提學御史方君信之海處令侯名
父相周得免凍餒今茲忽承柳州李君遠
進士訪問及家事擬行田和淵明貧士
詩七首以贈之皆述三君子之德以代答
辭李州寄濟舊兵長笋侯邦赫遠寺計君
推中云弘治中守彼後五
日首干所居之留巧堂中

其十

懸崖翳喬木藤蔓相因依孤吟即都聲不能向朝暉枝
葉布雲漢有礙千仭飛我既拙於宦貧窶今當歸多謝
李州主援我兩歲饑但得終身飽免貽千古悲

其十一

州主遠相訪共坐大裘軒老妻烹蔬葵稚子走後園吏
人頗相哂只恐遭禁煙棟恩人錢斗云桑 我生業千古
往事曾精研真富在有得至論本無言誰云陋巷子屢
空非大賢

其十二

斯文方宗主弭節過東婁念我舊座主恩意能相酬呼
兒問起居注意存與周我有幾美庄暫寠不足憂一獲
濟四海陸庄孰能儔捫腹向寒廊得飽吾何求

其十四

白屋廿忍餓朱門不可干時人眼中聖旌施擁尚官名
父琴川令益益德可餐或粟供我匱時布拯我寒門生
餽座主與受無靦顏只恐接州將通隱非閉關

其十五

棄官投林藪懶奏重華琴琴意散叢宇風竅能傳音吾
子青雲器窮愁遠相尋念我倅郡時濁酒嘗共斟貧賤
世所棄而爲子所欽歸看壽溪月明我遺世心

其十六

迢迢湘灘水澤子一葉蓬殘霞映秋水詩句天然工子
郡李刺史我疑黃與龍平生最憐我直與鮑叔同區區
感仰心藉子一語通尊俎仙癸表蒡藉常相從

其廿

進士計惟中卧病歸柳州斯文相契心在古亦難儔子
歸同畫舸附泝潯江流早赴
明主召共解蒼生憂我無德可報幸有言可酬若見南
飛翼尺素宜頻脩

雜詠和蘿孟城南聯句韻

禩衫朔熅燠金鐵秋鏦錚奇花園姊妹禿幹岩耆英潑
潑理偲脩氤氳氣流行暫寒豈常暑屢暗無貞明夙偃
獪前草霙飛龜上莖月生欟地燭日食騂天晴東南應
自補西北統誰撐常禁齊民須惟喋皆士驚籌今處慮
筭績古以步滎泯沌化成巧虛空憂而鳴久瞋曉光逐
不毛春力征具形蝶蛾足齊物太華蟬私室三尸隸公
家六子擠陰陽茂蕉運水火宜相傾叉香憐臭倚慽禍
與禍弁闕怒善自度羅剎惡私奪四時功迭運列宿光
齊榜潛碍神烤暴審意敢割鏗麥熟盌疇餅蹴長滿畦
羨妙機阜蟆動大化關勾萌道險認蜀險尔平胃燕平

幽明亦潜禪無有逝相生寓形均渡落接事即將迎生
椰定介意宿桑豈晉情六賊工剿掠五官互紛爭多載
憐蝢蝂易迷戒啼猩流凝量南卜鴻濛衡王衡未耋先
枯疾少年暫趨趣風薄鵬翼委海焦鯤毛頳壽開須猛
進卜退得元亨寒灰飛出焰團土拜成精搜冥巫咸遊
捕鷹變鷹絣達人就委命吞志埋脩塋千虬寡湊剮萬
營幾完成濜濜堪濡樀巷荞偏忌盈大方龍畛域得意
少公卿雪庭足圭壁風竅餘歌筌思鏡清潭具萘綃濃
霧呈嚦酣無極枕棬倚不周庭氣騰虹光透諾擲金莽
鎗扶桑供短軸若木裕長藥磨韉索良璞追削遞文棋

重淵負險宅晉漢梫神㑊靜號假颾颾和吽託嚶嚶蛟
龍寧援蟋蛭蟥敢希鯨刓方宜矩遵導欸惟刀轟積歡
終帶淚容契類交兵思惟傷毛髦磂硯忌峰峥遵築室
三堵洌添酒瓦觥瞽矇毋多晒暗啞救完聲空青何抵
竹少齊許班櫻舞終進遊蝶樂閑神啼黥黃眩可即水
白排浪求琰佘充淵庭橋王食會稽粳辨辨的傷辨名
冬本何名幻寶叱色相淋珍露光晶乾坐覓庖守冥行
目虛聯主張付玄幽客感徒紛更飄拜破陶鑄浮槎謝
霓丁酒權許恒秉詩積疇能賢織礙吐洞府少舒納神
京藝圃獵若艺村林暘栝櫻放排仁作罰附阬念為阬

愚乾民福德豐穰國休禎濟時出矮屋揷羽朝太清點
汚片時遞尺渾千日澄排君宜貢禹聚代合誅羸剿繁
失利刃儲器獨焚龕熛赫翳漠燭招援恢台旌蕭胃恭
中乘伊呂引脩粒鍛直麮佀斗宮遊類登瀛未中一戈
運方燕入柱擎拓庭納松榆耨樊投柴荆政噓肯翹樂
恩闊枯骨榮詗懷蹊形管胃步愉功珩氷堂初賜翁火
廐乍頒騂頎匯法繼綽僻壞令畚畊御類舉剎過鷁僻
知用情承歡峙長袖仰息軟胡纓運師扶義韓用貢藻
仁閣消詞伯爽古華說毛嫱嫫巨闕能斫理盧生容射
誠勵明破昏慶噴智醒愚醒質重輕　金石器溫麁瑪璜

臺氣堪爍雪謙光畚掃搶大裘紉大合蔚厦架脣當鐧
飛能幾鶚撲楸出孤枅朽鞭澤濃蠟敗絜納香橙放情
專作適快意躁堅盟眯色寵隙穴毀良泣予貞出肝當
脾滕披膽作奇紘將威恒挾七稚念尙含繃芍嫵已日
挽皷厭體制啞啇澤昏舞劍髮光頭露硎七貴讐弃友
五侯新結朋三千備餐烏八百供吹牲水肅亦河物淳
毋睚眦烹足剪草寂寂勢壅蘭菁菁計然喚窮上斮政
呼毫兄家不樂眞瑟闉花崩妙姪福陣效魍魎令符數
律令雖得觸嫣予難逃李賀評求月方守水懸貆纔棄
糺甲汚且虫蚓揮霍儼狼麖閃睛鷹眼駃振髮陶毛鬤

撿物盡吾體割肌堪餧蝱山河儼呈露水石何抵振樂
薫更男女積柒變鴟悍梯空蜕綠束執着遣魔抨話頭
寸心足証果億刼羸到岸神却跛傳燈意先胥坐忘話
了了利慧劃芉芉庭除窮絶塞蹠狂當奇鯖色涯茂堲
善幣墮無成譏船晋過去棹室結未來甕蒸沙不成飯
刻糞豈爲葽祖罵當讚嘆佛呵抵柔盛斛灘黑蛇宿道
遈白牛棚陶戒漸兀兀磯枯忽飈飂闓教安云太自私
恐非宏披黃空土色削黑類人剝年時冒王道此日尙
編氓野走爭龍馬場栖敵鵰鴫光榮拾遺芥坎軻破慷
甖塵網許誰脫心靈期自枋眠雲鷲卧石掘井彥涾滋

壽域壘尊坐騷壇鳴皷鉦四愁見凌亂萬象開鉼鍠窟
高架軒鶴巢蔚抹砂蝀來去怯黃猜邀遊先蒼鷀曉眠
直至酉夜坐疑守庚句敲蒐非韭才闊腰平砰擷簡出
鮮攢咽白得芏餟率土不愛寶滯大牲輸珵溫純燕玉
坐流麗鏤金瓔響豪天籟答瀉急陽侯驅思凉頻冊月
態俗乍歸城步芳輕錦帳脺靜遙銀箏顧非廊廟器芊
爲在笠倉是聲添急瀨牲口足辭報長生惟孔孟夭折
齊汪彭雕龍偷鎖鵡綺席懶挾蛬有剩投黃卷無歌落
朱根許眞覓宮觀卬友樓序贊雅昂渤海潤聲名雲漢
縈後攤足群鹿前驅導雙鶺觀大會得喪運傾無脆勃

出方異跡跐坐井徒滕停君省籬根鳳千仞思硜硜

登合江亭和韓文公韻

蒸湘各分支會同無右左常開汴水靈玉川不敢唾絃
流赴江海忙奔誰使佐曾浮昌黎翁異景把詩貨泡沫
堪敬恭化又朱張過我來正天陰寸步兩撑挫拂碑讀
遺編逸響天籟和留指千載間渡落人幾箇前賢後尊
崇而我宜坎軻淨掃亭下石穩藉苔衣卧清需川后呈
秀與山靈課白戰勇無前誰謂棄甲那自憐奔走倦每
見功利懦崖邊草畜騷清芬獨蘭擣沉酣金谷宴寂寞
首陽餓片時冥是非千古分吊賀投荒且逍遙趣世貫

慵惰安得起昔賢欽祗借末座醉吸洞庭乾吟拍衡山
破時峨千仞冠雲表無塵洸

和朱文公詩 有序

予作長沙郡尊於催升郡遺負山積往往使吏亦疑料理予賦性慈仁以放棄之心不能試殺妻之手今年春決於告歸既而累以罷便調御未捧抑徼在郡數月欲作詩一二章以攄性情既念到郡三月歲星日汨沒簿書期會之間舊記音韻遺亡過半偶得文公古詩一卷凡有所作多借其韻共成若干篇聊以爲一時興耳昔日俾樊惠州飯澗和淵明詩蘇東坡之有意焉則非予之本意也嗚呼予之所以紼文公者累在言語之間而已哉必治矣凡三月望書於長沙之柳縣亭守

予以痼疾申呈當道都堂謝公不允令就醫

藥視事未能即歸和病中呈諸友韻

衰病卧春雨踈懶甘閒臥群芳想搖落庭草晉有餘久
懷遺世忘似與冠裳踈數日理輕裝自捲氾勝書中丞
未解縛對景增躊躕決策定長往抽毫賦遂初天機愁
日淺俗絆隨時祛還家席門坐不用來軒車

久雨春寒殊甚杜門不出觸景興懷和月夜
述懷韻

陰雨壓春意半怯衣裳單騷經舊香草想綠沅湘間雲
深白鳳杳天濶蒼虯寒軒輧幾時駕長往遊君山

風雨連日讀贈范康侯有詩云口川失自防心
兵幾迴觸年來身老大卑此蹐下原有感於心
因次其韻以寫鄙懷

天陰懶出門清齋餐杞菊悲風似長嘆苦雨疑慟哭閱
世老益長援祗或蠻觸久遺山林尊廾受朝市辱穴淵
貫思深飲水當止足遊尋范蠡湖入擬子眞谷適意即
逍遥還身謝拘束閉關絕塵軼太始往來獨篇章諧韶
濩吹噓落珠玉此境儞非造詹尹不用卜

感遇再用前韻

春秋各芬芳窓前蘭與菊平生絕榮顇窮途不須哭縱
步册難防聑投藩易觸公論需久眞誰畏彤管辱三窟

詎云安一枝自堪足桃李爛盈門牛馬量以谷四海物
滔滔何處覓一束浩歌歸去來誓作林下獨奇巧石爲
弄琤琮泉漱玉至樂在桑榆林塘殊可卜

清明感懷和十月朔且懷先隴韻

禁煙忽佳節懷鄉心慘淒之習先哭墓人子常念茲慈
親舊荒隴歲久荒墻蘼鳴鳴堵中粉雨湼俱成緇道宵
見松栢寥覺增欷歔清世無悲感其慶乃如斯

和讀道書六首

其一

齋居衆喧息素志在清虛玄天默無語大道那有書金

丹容授受玉笈皆緒餘遊神周八極肯被形骸拘至貴
超軒冕眞樂畢歡娛中心明月淡空常晏如

其十

塵世難縱步脩焉思十洲躡徑登碣石濯纓臨弱流折
芳遺所思玉樹無春秋太虚一回首嵗月空悠悠

其十一

歘啇北斗下沆瀣河清凉仰望上霄府紫炁彌穹蒼蓉
城老仙伯貌古雙瞳方百年一瞬息進我無何鄉

其十二

佺期喬僚友示我還丹道緘書寄黃鵠偕以金光草瓊

漿幾桃熟雲軿九芝老玉詔期不來睎髮丹霞杪

其十三

崦嵫山高例日落風凄凄雲軿駕牽牛良夜同安期織
女濯銀河顧盼生容姿相看不得語步月興遐思

其十四

至人毛髮伐上士丹九還形神忽俱妙千劫吹噓間我
獨汩塵土靑鏡凋朱顏願借脩月匠築室三神山

和遠遊篇

丈夫四方志跬步萬里遊山岳限潤步海外更幾州造
化孰主宰生物茂界疆太乙蓮冰萩列子風騰驂鴻濛

去未遠無始即大方偕君歌步虛擊節聲慨慷齊居遊
入極溥照連三光塵世苦局促覓道休徬徨桃源鎖石
門天台危石梁仙路出即迷千載空悲傷熒熒石金質
皓皓冰雪膚雲造蒼梧車霞裁赤城裳皮毛謾依附齒
舌誰柔剛爭如蛻形去符子燒難當徙倚蘂珠闕星辰
列成行天章入掌握平分貴大荒豈如戶牖子珍軀戒
香堂

予觀屈原離騷多言與儒家矣嗟門等酬非往來之事而凡所食所居皆非塵世之所有蓋厭然世之溷濁是與之周旋者欲舍亡而就死豈莫其不生之道而反悲淵以自亡此學者以是求之則有得矢遠遊之說亦起於原

瀟湘八景和雲谷雜詩

瀟湘夜雨　講道韻

濕雲罩疎竹日落秋冥冥打蓬聽蕭瑟似與風浪爭催
歸思離恨旅夢何由寧

洞庭秋月　下山韻

君山架明鏡光透秋波底白鷺舞空明嫦娥發皓齒忱
忽銀漢遊經天幾千里

遠浦歸帆　勞農韻

孤帆掛長風薄暮風力緩迎船金閃爍波底夕陽瀟揚
泊伯黃卑幸喜程途短

平沙落鴈　訖月韻
征鴈忽南翔水淸秋氣肅洲渚蒹無邊數點漁家屋亂
下聲嗷嗷斜行寫空獨
煙寺晚鍾　倦遊韻
日落蒸炊畢薄煙𤏡晴丘數杵來野寺遠人生暮愁旅
泊忽深省此身常楚遊
漁村夕照　謝客韻
業漁數家聚維舟日將夕對酒歌滄浪陶然歡莫極收
綱趁斜光一陣腥風黑
山市晴嵐　登山韻

雨收山半濕旭日照東嶺翠染商買衣冥濛知晝永幽
人添要迥天光方耿耿
江天暮雪　倚書韻
黑雲凍連水孤梅哭江關瓊瑤散難收誰識滕神姦我
欲跨白鳳遊戲靑冥間
閒作眞草數行遣興和奉酬子厚詠雪之作韻
閒庭雜花木臨風暫徊徨圖書列左右趺坐心淸涼揮
毫數行字眞草殊飛揚誰知爪光夾暗化蛟龍翔生前
皆奔竄身後乖休光萬物各適用揣摩非大方僞贗相
倚伏酷暑生嚴霜輿圖地可指度數天能量睢揺州支
手醉上義軒堂吾我未盡喪長物除文章準擬幾[illegible][illegible]
試尋千仞岡
送劉侍御廷式廻復之京和同張明府祭凌雲
亭懷韓無咎韻
元化孰佐理天産軒裳姿夫君驄馬客讀禮暫來茲出
倅泰茨合千古同襟期新詩幾酬酢閑景增神奇荒荒
雲夢渚浩浩湘江陂靈均奮蘭茝春望雙目瀰擷芳獻
明王蒭蕘風吹衣及時展經濟三復秋風辭我離才子
鄰紋絶餘金徽還山仰台照霽壤空相思
聞伯溫江大參致政有感和次子厚秋懷韻

天時賴人事窮達一寒暑風捲衡岳雲忽散蒸湘雨世
譽貴脩飾內潤珮酸苦山川暗澤物功利孰能覩縱步
觸四隅閒曠得處所醉鄉闊如天萬象隨意取詩成醒
不記白月在襟宇傷懷獨龍潛矯首孤鳳舉老太蒼生
心因君暫延佇
春雨連旬卧病無聊已而新晴群芳滿目有懷
元勳王大參和秋夕懷貢子厚詩二首
其一
湘江春水漲群鷗戲中央春陰連晦朔病夫卧藤牀美
人隔千里荊楚邈吟窓抽思繪萬物蘭蓀詎能忘

岳麓捲晴霧薄雲澹朝暉從容泝上樂久負春風期三
湘綠花木物物含新詩遥寄王孫草清香君自知

寄劉澧州時讓和奉和公濟兄嵩岡寶之句韻

古道鞠茂草荒蹊誰能從若人冠蓋家齋景蕭和同薰
天曬清泚困蝮鑴吹中瀟寬得處所濶步非途窮虹快
傳岩雨山蔵宗愬風伯樂空冀北張翰思江東我觀宇
壤大鵬鶡俱能容種樹夸父林栽蓮太華峰前途合進
止斟量隨天公斗柄許入手隨雲過長空誰報流光去
晨鷄升暮鐘美人恐遲暮歲月何匆匆

送澧州梁文振守桂林前為南京都督府經歷

和蘇林韻

急溜非渋源客樹無東陰夫昔方橋通變異城府深三
湘富遊覽花木春繁椮詩思瀟湘水輕鷗共浮沉戍府
輟蓮慕遊城專桂林瀟暮喜邂逅分手天橫參神遊韻
音洞興寄千栽岑孰云非吾賞所幸君同心旄倪撫兒
董流寓交朋禁地縮
王化近俗移循吏今夷獠豈聞道黃虞亦知欽仁威勇
魁逆千里歸冲襟風翰日域展斗柄天衢斟何策自回
翔洗兵蹬瑤澤

送五羊江一原寅副往四川松潘整飭兵備和

次張彥輔韻

蘼蕪遠連天一望千里目使君清絕塵涼露侵粲玉旌
節駐湘川離騷味忽慢篇章照乘珠餘寄造化憤青年
占倫魁風原扶搖速郎署出分憲少騁軼群足江右實
雄藩牒訴困馳逐聲名瑩霄漢夢寐洛岩谷還山改歲
星斗稍北窓竹青冥降
龍蛇光彩貫茅屋松州雜羌夷險寨雲斷續憑君照陰
山日遠獨晰燭寬仁暗柔來威武顯犇束大捷在無功
洗兵勝推轂恩生荷深知忝下陪一宿酬恩已杳茫揣

分自慚悉休看鏑棗霜且書杯中綠玉鉉飲調羹尾盆
餐脫粟薦魚各天淵上下隨所欲功成早拂衣相尋不
須卜

得鄉信知年荒疫病之詳作詩悲悼和遊壹寒

分韻得竹字韻

吾郡沮洳鄉萬水幾陵谷花多司馬庵溫公緒花爲菴有簡茅少
杜陵屋傷哉賦稅重樂矣繁華獨兩年田作湖大雨天
瀉瀑近得飢饉詳故人來尺牘通海河久壅逝水失歸
宿湯湯滔天災白淩千里目家家樵波浪樊口蘋藻穀
預備倉久虛賑荒策誰讀至情親莫援好事客難謝緣

叟苦乞米眢公愁斷粥大疫更流行泉下鬼迯逐返魂
果有香誓往不願復乞丐馬生角貿易畢脫紳未死亦
萊色偃卧席高陸利涉之皤桃築防稀下竹爲備身已
安劉子願不㤙
廟堂厭聞災飽飯緩加沐催科急如火里胥半囊木肉
藎搜脂膏日遠盆亦覆平生拯物心佐郡老僕僕納香
未堪佩采綠不盈匊雲郛益高高州縣空碌碌補天混
沌石量海笔閒斛收藏賦歸休搔首雙鬢秃
調郴將辭郡和龍官夜飲山月軒分韻得主字
韻

陰陽相始終造化孰張主園中貯長春解佐生物府蕩
蕩帝堯天平平仲尼土壽蓊應時需化理疇能覩璣均
遠遊篇此意妙今古稽首岳麓雲一棹湘江雨
去郡有日感今懷古觸景與思和北山紀行十
二章留作郡中話柄
其十一
煇煌岳麓寺東西湘江陰晋院鞠茂草尾礫何由尋窖
砌北海筆剝落難摹臨起廢更無力悠悠千古心
其十二
瀏陽稱緐邑僻處焦溪東試登龜山閣化雨猶漾漾仁
政謂予似(龜山令瀏陽亦嘗於進井郊使者荅)螢火方
日紅(光大歲經日以日夜螢火)今古健吏名赫赫隨身窮
其十三
風雅徽音絶騷經河表表每思空同遊頗厭濁世小誰
侍水仙班宓妃殊窮寃謫帝默無言雲駢駕星鳥
其十四
賈生經濟才政書匪華說鵩鵩同死生自遣藉莊列溥
宦亦長沙喜見廟貌設治世獨憂遑迂疎踵遺轍
其十五
天命與胡運忘士空悲傷李侯守孤壘北風正顛狂一

門死殉義烈火虹蜺光攻圍世莫附砥立人極張
其十六
魏公戒歸葬江湖定神遊至今父子塋砥䃮爲山幽泉
聲自鳴咽守護雲霞稠繁並失一薦懷賢思空繆
其十七
方方湜筆池靈祠數間屋力扼牝鷄凶海瀕斷土築妙
染真土苴世寶數行王唐經李勣傳千古難並讀
其十八
靈脩翦爭援龍棹涉江始云胡百代下各截辭荔鬼汨
羅廟寂寂血食半虛詭流俗諭難明高賢没猶圯

其九

二妃閑婦道潙汭嘗宜設舜耋倦遊巡誰傳古離別淒清寶瑟聲斑點琅玕節浪說駕飛龍揚靈洞庭月

其十

安化山萬仞中有神仙宅丹竈儼相向十房皆石壁蝙蝠成陣飛曾無土花碧福地倘相容洞天不須闢

其十一

水出秦人洞亦脚華龍堂陽嶠浮洞口散在我傍悲歌吊千古老淚臨風滂桃源非此地秦惡流無疆

輓恭襄侯陳彥純和拜建康劉公墓韻

銀灣抵江浦四望多長阡家家雞犬鮮處處村墟煙恭襄恩刻骨喑啞心能言初公領海運日枕鯨波眠海道熟料理巨艦來年年粟河創疏鑿輕舟便往還手植萬株柳河隄歲新鮮至今聽國川帆檣塞洪川春秋諭祭文鏘然金玉篇前盤陟降雙蛃雲軿節宣盡水利亘古功難謏茅土傳萬世長咲扶桑顛

輓黔國公陳立卿和拜張魏公墓下韻

梟繹山蝶蝶淸源逝湯湯村氓之丹荔雞黍羅公堂嗚烏奏仙樂飛花粘繡裳憶公初嗣伯厲志扶天綱考牧始冰蘖廉聲聞昊蒼遊心翰墨府早暇歌舞行鬪蒐忽倡蹶釜魚待時湘（湘烹也）承平見兵革城戍俱蒼皇揭竿聚蜂蟻（揭竿爲旗見過秦論）探丸驚五方（東漢初賊置丸併中探得青丸則劫東方他方）赤幘如席捲紅襖（類此）間公秉節鉞西芹隊傍徨（西芹賊名）無穴藏平涂進侯封威名振遐荒老上久驁戾（老上單于名）胡塵暗天長公深警天運變故來非常身爲萬里城屹然開帝鄉守備不血刃功開終日彰英宗喜復辟宣呼背相望錫宴蓬萊宮酒池肉成岡辭榮竟仙去雲愁雨浪浪贈公仍廟食筭短何悲傷中原舞丹鳳異域來白狼子孫昭代竹帛增輝光淮泗日千里福澤同無疆

輓兵部右侍郎王公僃長沙人和遊石馬分韻得出字韻

衡岳高入雲孕秀英賢出縱橫拯物才全畀天勿嗇登瀛美清揚詞藻叶呂律一官寄兵戎心定百務叔羽檄流星馳孫武用半帙居庸高揷天土墓甚崇崒華狩龍城發憤伸汨沒奔馳濟顛危木榻不着膝榮階貳司馬報國豈遑逸被讒忽林泉應召復崇日大命莫可贖三湘盡灑瑟誰云淮水竭（晉史郭璞云淮水竭王氏滅）青史名未畢

和齋居感興詩二十首 有序

詩自三百篇而後歷漢魏晉至唐極盛長篇短章不過流連風月之間秉彝好德之

言爲性太禁遠宋濂洛諸儒性理之學大明間有所作假以明理言多直遂又成有韻之論惟文公感興諸作從容領語之中盡發天人之蘊是豈特詩而已哉予去郎未得天假歟曰之閑愛誦是詩手之不置因背其韻直述已見以寫景仰之意雖於爲學此經之方累有所見昔曰旅譬則非予之本心而咲以學步則又人之所當慮也

其十一

無始誰解覩莽莽乾坤廣萬物自生育游氣紛來往大道無形容高堅易鑽仰古聖即太極動静合明朗假畫成卦爻直遂理非罔終始元化心易道坦如掌

其十二

大道孰張主心爲天地中未生已潺潺身没那有終卓爾兩義並湛然千聖同始知口耳學聾聾成瘖聾

其十三

心地湛日月嗜欲昏天機動静未專定眞性隨塵飛八駿日千里羈靮故離遠主人坐中堂僮僕生光輝蜿蜒八表外其外（大哉經云八表雖大蜿蜒其外毫末雖細眠閑其內）没景何玄微（宋玉小言賦冥冥没景）瞬息或徇物誰共義軒歸

其十四

我生從何來眞宰似遠出默坐無停思擾擾類行役幾濯清冷淵誓適安樂國静定培靈根得一萬事畢征鴻迦寥廓踏空不留跡誰知弄丸手從容建皇極

其十五

六經代天語載道惟千爽辭理兩融化形影難分離世降空言繁實境孰踐兹未樂強歡咲無情漫空而飾皷不負重土偶空裳珪况自春秋後著述窮所爲史記馬遷憤離騷正則悲景仰無極篇能知造化機

其十六

虞舜日冥樵無爲運乾綱霖雨潤九州夔龍籌策良麁秦監周弱抑下專強梁世代踵遺轍絶口邦家光用舍無定在出處平分弱絆驥萬里行斂翮千仭翔曲士忌

全德宵夫疑大方經綸孰造命小康天運昌瑣瑣停年格爾朱欲更張台輔須黃髮子源牛可傷

其十七

天下非私土三代俱分封胄子幼教育中和習成風朝廵互來往賞善誅姦凶魚藻王都尊采菽侯藩崇列宿各分照光芒麗玄穹春秋衰世志薄取桓文功英英致堂論郡縣誠非公黔黎擁紈袴呑咲誰相容買田自分井淒落横渠翁王道孰根柢正養君人衷

其十八

土湧高成山地陷漭作淵山澤亦通氣峻嶺流湧泉卦

位互交易義文天後先陰陽恒倚伏禍福相纏綿陽剛
貴用事陰道戒將然末懷文明治慎重包承率

其九

重濁下成質精英上生光踐履自平實照察何軒昂地
不量山岳庶俠滴相當炎火本無體附物生輝光經綸
何思慮居中揮四旁君看生物機應用神無方

其十

天地本無私形骸非有已出入易門戶乾坤自經紀致
用春發生存身冬艮止天清因仰樂地厚延崇禮宜乜
賦歸夫洋洋嘆河水流坎我何心憂時邊聖軌

其十一

世道多險阻簡易惟乾坤闔闢互來往交錯自成文誰
云地鎮重俯視江河奔誰云天健運作觀星宿存凡目
照粗跡孰入玄微門動靜互交養學易理彌敦

其十二

上古聚立君征伐逢時訛成湯尚慚德武王殊自多世
降益吞喽天運如人何萬世興死節一曲西山歌

其十三

寒暑相禪續幽思發深省如何春夏榮亦尚秋冬綱散
步登高岡萬里目一騁洪纖自形色妙意孰統領履下

地紀列中上天章炳咕囓非至文老入無言覓

其十四

庭前雜花草枝葉孰爲根廣大象初著精微形已存默
契生成妙常愁仁智昏欲共無名叟攄臆看本原

其十五

真味非煙火大隱非江山得藥在城市守中空閑關黍
珠一相値半刻成金丹両壁更九轉飛空謝脩翰黄金
煉鉛藍白首逢師難何如法周孔名存没亦安

其十六

佛教入中國設法籠賢愚山河孰非幻身世都成虚了

悟一彈指已併如來無以次論因果業報由心趨迢遥
宗派傳南北亦分途脩本未能勝惑世存遺書

其十七

聖君御寰宇左右羅真材青宮坐師傳根本先滋培法
令本仁厚八荒文運開乾獨有思賽前賢無命乖敦周
成康冠衍漢文景魁致君堯舜上懷古心悠哉

其十八

聖道大如天習學亦有方好善若飢渴勵志忠炎涼卓
爾不易見博約徐升堂身心自裁檢屋漏同康莊夜坐
景周旦日新勃成湯立言忌鬼瑣繹理須精詳譬如萬

里行進步休匆忙勿輕棄良貴天衢望翺翔

其十九

井田廢周末典籍誰能尊令富既無制有力恣相侵庠序總虛設誰解存恒心牒訴因滋蔓寬仁竟難任何暇宣化理春和滿胸襟歸歟想宣聖何處緇帷林

其二十

吾道惟一唯養氣亦難言正學儒平易至理宜深溫刑名申韓吠虛寂莊老喧百家浪泛覽智奔多歧昏上敬能制動守約堪御繁工夫關體認昌黎道空原

予和文公感興諸詩皆畧之六篇而用名不同惟仙佛有不同易故有異其詞云覽者當自知之

思玄集卷之十一終

思玄集卷之十二

長詩

題胡人出獵圖

胡虜塞遠天茫茫馬驟山高離太陽莫居氈帳漬陰庸人畜噓氣皆成霜老上家兒解馳逐温禺部落齊騰驤綺襦綈袷帽貂鼠被髮左衽裘羔羊敲冰合雜飲非驕虹旗電幟紛煌煌長殳短戟盡廉利蒼鷹黃犬勢莫當陰風倒吹鳴鏑發走不及去飛難翔也知胡虜是中國終年野冠惟麋獐潼關居庸地設險萬里邊城塵不揚云胡畫手巧摹寫頗驅異俗來中堂 自此以下叙胡狄盛衰知者

諸掌可當諸史一部夷狄傳 我思何奴號夏裔熯葷為食氈為裳拜日出營看月戰隨草畜牧居無常 徐氏云只四句胡人之出獵已畧盡 周時玁狁頗猖獗曾勞南仲城朔方秦興築怨勞千里臨洮一帶連雲陽于時頭曼竟北徙北虜未滅秦先亡綿綿辰陡冒頓實平城七日圍高皇雄飛雌伏從漢世由來凌轢惟遼場五胡雲擾晉猖弊拓跋遂踵綱八荒頡利雖擒同鷂橫太宗以後頻猖唐遼金與宋為敵國北朝常顛南朝顛黔黎太半入畢觜歲幣為柴來無疆胡元一目之中腑加宋鼎野狐禁猿家鱗傷浙瀾不至江漠漠燕石無語山蒼蒼陵夷天界倒足頸點汚華夏腥

冠裳皇天特令我
聖祖重整九法弁三綱劉基宋濂叢羅致徐達虎噬擴
廓很特開三面縱逃遶順帝得還沙漠鄉率土無方不
洗濯蒼天此日開馨香不然圖中者誰物猶與吾征門
徜徉觀闕始知
聖祖業彌歷五帝包三王古來盛德食邀報我
朝運祚如天長

題畫

西呂無地可作適終日看山惟畫圖畫圖何曆山何真
外景醜妍心本無終朝楷目撿泉石狎艸木與江山踈

只疑僧家能變幻幾迴丈室來蓬壺天君此畫更奇絕
點綴景物分榮枯東雲搭嶺黑岗崒淡煙着樹青糢糊
呈奇貢秀千百處總集大成惟一區蹇驢白挽欲何向
小亭無主生秋蕪憶前謫降玉皇所特授調山捉海符
至今胸次百無礙吐吞浩渺藏盤紆山君川后畏詩律
山不愛玉川呈珠題君此詩非漫興心遊鴈蕩抽積膚
詩成兀坐想披老與爾俱是神仙徒

題畫

形庭沉沉月華滿朱簾暗帶紅霞捲春光常在綉幃中
化機不犒天工管金壺漫瀉瓊瑶漿壺中一刻如年長
纖腰裊裊輕貼地遏雲音樂催鳥翔別院風光春正好
銀燭高燒照晴昊警露非無鬧死禽聽歌月白大山鳥
窓前琪樹搖玲瓏玉爐香燼落花風紉衣自羽越溪橫
那知銀箭浮銅龍霄漢低迴天只尺抱衾擁帚皆息濯
素娥薄相亦潸侍女伴相逢不相識翁斯櫻木遺清芬
龍孫麟趾何紛紛無人不駕星槎到有派自疏天潢分
此圖似寫宮闈德王建新詞失顏色我
騎家法鄭成周不是二南描不待

題畫

深山春色濃古木摇晴空遊人杳何之兕囿翹繁紅野

心已逐白雲散徑曲不與
天門通西巖據險閱今古送盡行人歲不苦巖原不解
險爲誰人亦不知忙是我在山安閑出山忙促亦有山
中人心入通衢聽絲竹堂中見此避世翁嘆息無言刮
雙目此人此景世應稀良工潑潑呈天機題詩寄武夷
把酒澆匡廬他年先郎天上歸與我携筐同採薇

自作假鳴子歌 有子初以假鳥號作是歌

誰謂天無言世有子文弁六經元氣淋漓開
大明乾坤物漠難爲名奇光閟景悉旺騰久茂從筆搜
精英帝命真宰押我形山作造化假以鳴假鳴子通仙

靈萬象繞指隨使令驅雷可啞喝雨能晴凌空得石泛
海獲星鼻端只覺紅塵腥洗以楚騷千部之蕙百頃蘅
春意𠍇𠍇鳴蒼鷓假鳴子好興發手攜一壺隨意傾酩
酊自作昇天行罡風戛霽漢爲我傳妙聲一傳三內六
千里遺響遠落芙蓉城芙蓉城中花繞縈離宮別館數
十處處處黃金爲梁玉琢楹庭前碧桃一株幾特植根
蟠混沌翻柯蕊骨仙曾飲碧桃下霞襟電袂光熒熒對
大樂奏不終曲忽聞此聲來青冥仙咸半醒傾耳聽奮
械术悅熱蹌蹌想經三江谷溷淘想歷五岳增崚嶒將
往而復載復興書雖爲衆捕莫緋餘音散入風泠泠麒

麟起舞鸞鳳鳴玉樹瀏瀏飛瓊英知音只有回道士安
期生變中數語假鳴子白雪古來流俗輕若今得句挪
來漸漸若穩送來蓬瀛金天胡雛瑤池王母朝太清綺
筵羅列白玉京我箋君句貢帝庭協之湘靈之瑟子晉
笙慎毋流落在塵壤雷電下取勞六丁我聞其語喜且
驚口不能言心自爲景星慶雲吾友朋霽月光風吾弟
兄云胡昔日自煽怔與世爭爭蝸角名

入山一月群芳漸發即所見成詩

入春一月荒山陲根株次第呈神奇匆匆行役乏高興
品第色相因題詩寒梅貞靜真后妃山樊守正杞叔姬
綉毬圓潤玉環肥海棠嬌豔飛燕姿梨花褪粉默無語
籠載步輦能堅辭妖桃穠李各逞意萃挑未免生邪思
繁華可惜易衰歇𦦨𦦨欲醉啼鶯癡東皇手段大莫極
塗抹園林皆陸離如何管地不管水亦當菡萏浮漣漪
以次門墻分白黑寄籍二府稱花使始知萬物各聽主
應候供職非人爲一元氣候孰總領孔子太和行四時

觀賀州安莊白水泉

山陂險惡有輿輕數日勞勤欲強行山泉有意慰遠客
十里遠迓先聞聲萬人腰鼓振空谷時吞欲響轟雷霆
懸崖倒瀉類李白沿石濆沫猶徐疑上氣漫空衝作雨

玉龍飛去雲冥冥遙思東海老居士晏落愛結煙波盟
去年同探龍潭勝至樂不減濠梁情誰知到覩十室邑
今日方逢千雉城此間如可致此老咳唾落成茲水名
題詩欲寄無便還秀句印地清風生我曾想是蘂宮客
至死能役鍾山靈何時騎鶴迴寥廓還借銀河來濯纓

南山舒嘯

商人黃堂了公務寄與南山舊遊路每思長嘯□空谷
仰天盡出任公賦一聲飄介山一聲落湘水點石化清
涼怨波遂容與子山林樹忽生花賈誼旱雲變成雨總
八方之至和奚論宮而辨徵前古在後千古在前漲起

寵臧世故推遷何以處之消一驪然

讀佛經

催科偶借僧房居暇觀大藏探玄珠心驚目悸我豈予
天下四洲中一隅芥子又可藏須彌緣業相纏若有盾
女婿謝名波叱𤼵攀花相配成美姝有一書生於波吒釐樹女父攀花以授書生曰此佳偶也書生由此得偶借龍無比神爲禁楸故以樹名其處出大唐西域記那律爲
劫異業餘灰空自放箭作梯阿那律身生爲刃以箭中佛燈引經律點化億
劫變化形莫拘獼猴過世滴淚如書出譬言紙經律心惜物命忘
身軀濟衆甘死爲大魚閉門殺羊寧自誅山河大地非
真廬無我無佛無空虛是名正覺登三菩提幻語萬狀龍
思玄集　卷十二　六
賢懲莫可致詰難驅除誰繼三后焚其書

料事

日出世事紛如麻料事在十八九差是非指形差亦是
棄置且喫盧仝茶馬遷術者傳作日招提名寺去開奢
七漆貫禍何枉曲壓廟祈福非淫祁假名豈止呼牛馬
須提爲服郎罷爺鯢鯨簇弃四海水李白騎使跡沉沙
昌黎最解評萬物穠字攓擧升大家細思物理不[illegible]
何況變故多紛拏從今且塞沌混竅送目萬里米飛霞

題畫

京師車馬何紛紛眯目千里皆垢氛思玄居士偶繼東
野鳥飛泯樊籠群張侯少作金閨彥胸次曾澄峨眉雲
手攜此畫索題詠知人惡臭將蘭薰曉予最愛身一壑
良工代我心云云奇峰重疊照清泚古木慘淡纏斜曛
數瑑茅屋隱林表勝景盤錯橋平分此中正我閒艮處
陰符一卷香初焚云胡失脚落塵網招致只有山殷勤
昔日擬辭責四皓去年題詩頌五君夢魂飛上匡廬頂
醉嗅五老峰奇芬拂衣歸去一彈指銘鼎堪咲王將軍

八月二十二日過分宜昌山洪見一巨蛇長二
丈餘雙角嶄然衆夫驚呼潜其首亡脊角獨露
冉冉而逝作詩志異

思玄集　卷十二　七
扁舟曉亂昌山洪巨蛇雙角疑潜龍䆫流徐入巖穴中
薄雲慘慘吹陰風季秋陽蟄龍德窮非時小見蜥蜴同
投荒偶覩真奇逢天意示兆非夢髮覆澤枯水漓虛空
先生壺觴採芙蓉醉弄文墨詠長虹

謁南岳廟

衡山兀立炎州宗主峰萬丈名祝融
朝廷往往降香幣廟貌巍巍何尊崇時朝軍華賀[illegible]
瀟山松檜吹廻風名儒流落荷存郵開晴特逐昌黎翁
文公來時苦氷雪將返星月羅長空顯示生前値昏翳
身後斯道明無窮我曾帝傍掣雲錦機杼斗柄梭飛龍

勑携花様貫下土手法不與人間同自憐水陸困斧走
誰似海岳能包容此行參謁望鹽庇早脫羈絏辭山中
薄險不雨有深意退節坦坦無災凶軌坤文綉自珍襲
吐氣五色成長虹稔聞神仙無絆闕乂鈇樂府聲奪乎
步虛收閑焚樂下新響傳逝釣天宮

悅蒲山黃廷永大參子昂爲翰林編修次子中鄉試

彩絲雖綉平原君黃金難鑄鍾子期哲人一去不可追
詞林意匠摹成詩公少乘雲登宦版文纘彩霞心秉鐵
秋清栢府滴井露春暖薇垣飛片雪官至又憶山林尊
胸藏堂室施繩門高才未盡金馬興亦晏巳返銅駝蒐

諸郎盡有排風質翰苑飛騰連桂籍身後誰能留五色
超宗鳳毛世無匹

世恒妹丈常爲御史覩風兩廣以寫桂林山水
妙天下每言之不置不知玉融巖洞尤爲奇絕
惜不得世恒共遊其間以發千古之奇遂成一
詩以寄世恒因悼亡友秦良翰弁東諸鄉丈云
裕軒世恒別號

裕軒才格今少游兩廣昔乘驄馬遊每言八桂好山水
自闕舊稿涎空流豈知玉融境猶勝不數天姥弁羅浮
亂峰插地青不了人家半住雲山頭碧桃幾樹炫晴晝
翠竹千畝常清秋白鶴飛來動盈百巖頭臂索懸獮猴
周遭仙洞欲評品唐儒制作疑相倖老君分明類孺子
寬平一脈通玄幽奇哉彈子柳侯體世間萬象俱冥搜
老人進步宗師險徐穿窈窕郊深求西峰盧仝下漫注
追逐上下驗蝌蚪平生親厚死與俱詩料滿眼誰賡酬
常常良輸已物化唫餘風月難爲收尋樂方嘗拯物業
未可便分歸山誅銘庵居士且曠達無礙道者何清脩
我歸同若邀二老阮孚蠟屐賜夷舟平章白石別三島
節制煙霞連十洲掀髯長笑空同表楚楚何物非蜉蝣
舊鄉不死未易覓求真且約營丹丘

春遊歌

君不見大羅天上逢新年詞頭促辦詞林仙我濯文錦
銀河邊星宿相射光燁然玉皇覽畢粲玉齒休沐偶誦
逍遙篇于時青帝須春去東望斗柄迴雲轍相逢偶談
下界勝二月三月與卉紛爭妍代思遊玩心頗動一念
墮落東風前謫來塵世幾十載晨烏夕兎忙推遷馳驅
邉徼強求活徒倚寥廓恒思愆得閑又起尋芳興萬紫
千紅俱業緣宵花有作渾漫與舊格不許人間傳描春
欲貢天工牋醉呼丹山彩鳳嗬上天借以鮫人綃織離
騷篇鮫人綃織離騷篇經緯赤城霞氣峨眉月色蒼栢

烟

莫捻竹竿諭俗人

三里五里踏竹竿何槃離莫捻竹竿竹竿惹是非打水
魚頭痛屢塲家鷄亂亂飛雄鷄飛上樹老鴉啞啞上茌
例上啼東隣呼兒射老鴉雄鷄中箭竟離披老鴉自在
飛上萬年松樹高高枝兒知是鷄且捉歸大家歡喜烹
而食之忽聞啼罵聲反咲西家癡我但射老鴉不自不
教鷄會避嫉疑鳴呼激變生事妄投羅網貪利不顧真
歷當念茲

右予軒外獨樹參天（樹予軒名）

小軒仰看長天青遮天一樹當前庭或言此天只此樹
天能蓋樹無多羸兒童回言天更大樹外少剩圓圓形
豈知天公日月眼塊視太華孤三濱先生終身坐蛙井
不省何處爲鵬程年時曾續逍遊賦未往千古鞭雷霆
回頭翻厭八極小投足萬里塵冥冥爭如息肩寸天底
坐樹終日聽秋聲

臥病既久告歸有日悵出山之無成也自詠戊
章

臥病兀兀千金軀蓬首垢面天因拘閉門甚光相顧盼
早晨金烏夜蟾蜍倦眞收拾還舊債看囊留得數卷書

柳州四月米雖賤日糴愛惜如明珠人生在世苦役役
今古昂藏幾丈夫蹄跨富貴心似火贏得髮白精神枯
耳目口鼻各有欲驅役天君如老奴誰知動處是苦海
要識靜中含太虛典衣沽酒且斟酌數問老妻餘幾錙
醉時漸補混沌竅要衰或返鴻濛初尋常得飽且快活
不勞千古人憐予子厚先生備乞巧少年只欠三分愚
如何七夕拜且祈又欲乞巧續有餘巧中之愚乃如此
名加冊溪誣然渠思玄人惜鬼神妬苟延殘喘惟糢糊
藏山巨鼇喚蛾虱浮水小鰋名鯤魚病痊別有資身計
歸去鋤園喫春蔬更披古道尋唐虞府尹不管隣閭呼

外茫茫連九區億萬蒼生辛苦何由蘇鳴呼乾坤生我
不如無

按縣

虎士羅立群吏趨官人端坐如塑泥兒童婦女盡嗟嘆
傳言應諾聲何齊思玄先生今古眼大觀晉楚如醯鷄
貧爲微官出按縣恐作傀儡隨人提身邊立侍兩童子
情話終日遍黔黎自昔考語號罷懦筋力秖可供鈞徭
治中別駕與令長似蟻上磨爐封低仰天長咲賦歸去
欠我百魔酸黃虀

謝參戎歐世安贈銀盞

杜陵窮時還錦段張衡愁極思錯刀古人授受不在物黃金百鎰猶鵝毛明公提兵制閫外咳唾落地皆風騷平生襟度茂涯涘泰山一擲眞秋毫憐予垂刺調遠郡懷鄉去國情無聊朱提銀盞特相贈似勸且飲龍成醪老妻正報新醸熟靜聽滿甕聲喧嘈與來洗盞便斟酌四體融化吞陶陶遺身獨入華胥境直與玄造同遊遨神功妙用盡充拓六沴不作三光調况公忘施我忘報此意便可通軒堯題詩好繼木瓜後愧乏佳句如瓊瑤

逢迎

布帛可衣粟可餐逢迎不救飢與寒如顏婢膝殊齷齪

何事能開嚴殺目跳圈雖杖擾且馴走人弄俎俎弄人君不見祖思恭謹遭殺戮爽伙猶知拜爲孫

夏日收粮有感

柳州五月開軍倉大家小戶仍納粮白粲如珠堆滿場府官監督當廳坐汗珠垂垂日當午天孫錦裳汚塵土君不見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遺事千年傳樂府婦女持箕來逐逐紛言其堆雜粃穀府官聽信令簸揚粒粒圓齊方上倉胥吏入手手先軟掀弄明欺府官眼會籌上簿人悽惶栖收還入原堆中嗚呼世間此弊那能革出得南海觀音千眼俱千隻

長命草

龍城山中長命草米木黃花顏色好懸崖掛壁常發生朝暮搬移不枯槁歲寒獨立陌與松非時欲植難爲功爭如此草出凡質净洗塵土根虛空世間物變無不有拃地成羊樹生酒

途中即景

黑雨傾盆山岳昏上下馮翼何由分狂風頃刻掃昏翳漸次開闊成乾坤雲破群峰倚天末鰲足崚稜高下列殘霞點綴夜不收疑帶媧皇斷時血我思造化無常情翻手爲陰覆爲晴人心方寸涵太極大道變幻何足驚

天津沽酒

扁舟夜泊天津城落底題詩清興發釣簾燈火者誰家滿甕梨花春潑潑買嘗數盞即醺人四體氤氳雙耳熱遊兵出沒齊鄭間金鑄愁城化爲雪我有經綸策數篇胥澤久屯辭語澀憑將此酒洗塵埃脉絡庚庚神思活暖風入翁舜文爐和氣下吹周召吹萬言無便救蒼生字字乘酣化成血古來痛飲足玩世天憫英雄幻斯物卻笑屈原眞獨醒舉世圖污身自潔江魚飽食離騷經千古湘流尚嗚咽江南盎盞萬里春光景無邊招布旗指日歸休載一壺歟酬震澤連明月

太常豪卿邀丁同李學士瞿憲副王侍御同賞白牡丹於神樂觀内圃（花三本取去二本）

一春無消計繁華坐香傍色餐流霞妖桃穠李俱小器楷目脫看花大家素質盈盈美無度何年謫下瑶臺路精神飛入銀河篇體態卻歸洛神賦神樂觀主容臺卿空花歷眼真無情吾儕放浪爲無事東風斗酒消春晴曾聞二本歸天上幾度輦轆轉相向内園點綴黃金屋禁苑安排紫絲帳邾來此種留人間託根洞府非塵寰隨時疑逢花不識天遊何必乘青鸞萬事到頭供瑣瑣大觀萬物無非我半醉題詩謝主人名花可鑄傳千古

田家留客謡擬王仲初

柴門犬驚吠忽有賓客來兒童懶惰地不掃門前處處生蒼苔丁寧妻子休嘆息新婦今年能助力合家黽勉遮外羞休語家貧難納客廚頭有穀今已罄牀頭有酒今既清在家我欲款賓客出外我亦何人迎雖無所望與廣廈請君暫醉茅茨下荒村無物延款君惟願君歸休唉話

天影池爲韓兄善作

誰將巨靈斧鑿開混沌根青天去地知幾許天影墮池池不渾雲影飛來更飛去只餘天影池中住此池昔日未開時此影收藏在何處地中固有水水底復有天池涵碧天影此理難具言我思人心能善養包畜青天如一掌内境無波水自清天根有路頻來往小池直與方塘通活水便覺來無窮一般清影一般水何必題詩問晦翁

放言

龍伯國人億萬丈日裹月鏡雲霞帳昂藏宵漢難獨立鄧林喬柯截爲杖一朝北遊坤人鄉北海浩浩深莫量輕身徒涉水沒額髮毛浮波分寸長坤人遥觀發微笑龍伯國人抑何短

我有素琴横碧天袖手不彈三十年太階爲徽玉衡軫織女機絲分作絃彈時清風動地至乾坤再覩雍熙治大音無聲聽者稀明月流空寫遺思問予此曲誰爲傳請讀莊生天籟篇

巍巍金城高百尺其上樓臺相拱揖女墻無主亂鴉啼目色荒涼北風急城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斜陽腐儒平生不解事醉裏聞歌欲斷腸蒼天覆物萬萬古杞人徒憂亦何補

重繪麗侍人

洛陽三月春無主桃花落盡清明雨名園接葉暗樓煙可教鶯燕無言語陌頭車騎何紛紛顧盼似空遊女群柔情薄射伊水月倦思怕領龍山雲就中八姨最年少上馬臨風殊窈窕白日凄迷天晴霏蕭姚遊魂隨一笑當時宰相名國忠幾迴蕊響朝真龍綃裙六幅行委地峽水拖入華清宮杜陵老翁慣飢餓半生只對山妻卧酸眼驚殆絶世姿錯認九天玄女墮此翁向後贊百憂漁陽戰骨堆心頭始知昔日眼中見寶釵鈿鈿皆干才君不見魏魏文武開周國刪義降仁辱奴色冊觀青史

發長嘆丹臉雙刀古無敵

醉鄉侯 飲酒淵張先生能飲以此自號

漢家法忌侯無功包茅之土何由封愁陣要把騷壇攻爭似酒兵能折衝百壺真主逢堯舜齊鄭殊途悉歸順一石八斗輸不盡食邑何須酒泉郡興劇自持雙劒舞法令森嚴吾袞我牛飲三千供部伍淵縈糟丘更開府糴粮不治老參軍焦華又收為戶民萬里拍拍江南春把盞絶勝投筆人

題畫劫玉川子

山人六終日不出山今年與山別峰賓塹友没往還東家西家知我已結憶山瓶牧我命投我幾惱悲置我眼光泉石間[illegible]六句此畫一清清到底光明眼藥將眼洗二人古衣冠松下坐我凝對之相惟他不還禮雲氣分明指點恨撫琴搏得浮雲破山靈碎丁面皮不歡喜不如以風為禪以月為几袖手山中川天琴眾簌為絲絃清風來彈音自全更歌小子新詩三兩篇自然遺響飛青天乃知琴在吾天地在吾心胸不在焦桐與吾手泰山吾琴尾三演吾琴首一曲十二萬八千年奏不了共聞多少鳳凰現多少麒麟走眼中知音稀又稀要知喚起漆園搜題君此幅畫思琴道理無終窮嘔出狂言心

竅空我詩亦謂非吾詩焉敢貪天之功以為功

題棋竹奇石圖

琴瑟未斲先具形簫管未截終完聲天將碧玉為寸莛拊擊翠石石亦鳴分明一部真韶樂彩鳳能招下寥廓古音不復將如何請君看此韶樂圖

題金梅圖

絶楚靈脩忌來越諸發傳黄庭一卷讀不了化人一國俱無言春雨粧成紫悄悄底事萎黄類枯槁畫工想是九方皋翠禽定化昆明鳥黄兮非假白非真逋吟一八纔半斤 冊家以二八一斤為金稱枝和靖作八梅花詩故云半斤也 誰知窈窕羅浮女

都昇金剛不壞身

長沙山中見海棠刈以爲薪

深山偶見樵薪翁兩肩雲氣朝濛濛海棠數朵番嬌紅
連株斬伐荊棘同綠珠墮樓將辭空玉環初經命未終
憔悴尚帶傷春容清露濺淚啼東風翠幃銀燭蘇與淞
此地忽化爲蒿蓬花也未必無終窮常聞叢桂遭斧釜
日暴三日供炊烘於此得見心冲冲題詩一吊眞遭逢
豈若生遇蘇長公

八月二十夜熱甚不能寐有感

八月夜熱睡不成。渴想打藥韻蕭瑟。幾廻假寐首陽頂。

不見夷齊人馬行。詳見蔡邕夷齊廟碑 大火東流物遭煅。清夜長
吁神昏閭。
九重赫赫視眞明。白獸憧憧刑可斷。五行志視不明刑不斷厥罰常燠
西昌地壤通虔州。草竊手搏今戈矛。很昏誰見王猛虱。
蒐斷人乘李密牛。閩廣邊陲盡荊棘。黃茅瘴勇先勍敵。
何須主將有城府。只恐民兵無畛域。百姓竭力供軍輸。
老父鬻產子執殳。平地噓愁迷鳥雀。清江滴淚戲龍魚。
百尺竿頭思進步。康衢蕩蕩生荊露。憂世惟吟招隱詩。
失意寧投吊湘賦。華嵩頂上百尺亭。下臨絕壑上天庭。
深淵志憤不堪雪。吐氣化作濕雲横。

李節婦

遊絲墮地風不起燐熖霏霏落江水。良人一去不可招
形。忽爲人心作鬼黃藥攤籬秋滿門孤兒索果啼黃昏
三喪欲舉況赤手渤澥捧土成高墳白日遠涯常不曉
薄雲飛過長空杳夢魂泛盡水中萍血淚滴枯屋下草
寒冬凜列藏春溫有子成立孫高騫幽閨情事動霄漢
施報默默天無言臨變從容能就義視死如歸生作戚
令古曾書幾丈夫君不見李母苦節絕代無

林司寇遺僉憲九成黃君命栢九成求子作敬

栢詩

人情移蟹弁愛烏菸及桑梓憎胥徒黃公敬栢念所贈
愛惡天行非滯吾
天朝司寇氷霜質歲寒早作人中栢乾坤根本藉支持
不數能通雪山白晚盆眞栢持贈公蒸蒸暗帶新雨風
相期秉志獨也正鐵幹萬丈摩蒼穹公今景行司寇節
對栢整冠那敢忽灌之東海清漣沫壅以南山白雲冬
春陽濯濯潛沮洳向陽新長棲鸞枝。有投佳句當酬酢
公自作數摘尚數首 古松脩竹自皆無詩出來深汲匪短綆破盆
請種匡廬頂左枝擎日右枝月高陰雜不星河影薦賢
忘口。聖所臧孟明戰勝功子雜黃公奇材驚萬世吾謂

司寇能文章老杜古詩行不露文章止已驚

醉時歌

天地初分時混沌人喤喤忽洚隳忽鑿七竅竅竅有靈
民僞滋以白爲黑以妍爲媸顚倒是非眞宰欲人返
舊不可得急召儀狄來諜爲儀狄假后稷黍來釀爲勸
酒八時後一中之飲未飲去心自醉泰山秋毫大鵬蟭
螟大小都不知熟醉爲身謀痛飲眞吾師老杜昔日爲
此詩亦似李白流涎時異哉屈子不曉事不能餔歠醨
與醨入水見怨不見水遂令沅湘日夜聲恨無窮期君
今好飲爲無事半生放浪武山之麓澄江湄青衫自涴

比草色白髮誰解簪花枝幸生四海太平日日日滿酌
何須辭思玄先生亦好飲月窟天根手中巵五帝之時
皞皞三皇之時熙熙都入吾心脾箇中眞味知者稀無
絃之琴無子棋

招賢里 姚江八景之一

公卿爲士久不作此地舊有招賢名誰知燕臺一杯土
可直全齊七十城
魏闕遙遙楚天碧滿眼白雲江水急小山叢桂不聞歌
秋空月冷黃金泣

完節

良人已歿心先死留得形骸爲兒子撫躬吊影三十年
蘗汁餐來淡如水玉甃蟄井井不冰白虹貫天陰雨晴
太行之阿獨幹竹歲寒一氣常青青擔乾負坤惟一節
暗役鬼神行日月高堂清風永不滅蕭身無言暗流血
聖祚綿綿萬世長亦將何物扶綱常
旌旗有典降寒谷死灰練練生輝光天人相惑非相則
愼獨學求天下知刖燈事業有誰見千古人看完節詩

題江右方伯徐明德廷齋政績卷

義軒去已遠唐虞迹久陳浩氣眞味螭直道猶吹麈堂
堂古道行今時今人視古名爲迂何言或爲孟軻辯然

坐喑化顏淵愚通人宅前花滿枝車行千里背國機底
祭每病律呂東曲木卻嫌規矩非仲尼魯迂儒君實宋
迂叟先生心迹希聖賢好古那知迂落手縱橫不掛談
王口捷徑暗擲無何有少登黃甲司白雲擲問疑獄如
通神凈洗白骨封以仁忽然大造重育身鑊鉚斬罪如
刈春和氣盎盎歸大鈞尺一還令足軍食殿教方敦禦
臣職大田萬頃秋 遊守疑是嵗子九國甫似太平公
廩積法律生光連白 丹息空谷晴無虎
狼迹澗泉冷冷洗空碧山林聚結𢡟九壘斬叛招降如
折箭地下斷絕梧丘冤人間照破黎丘鬼大旱應因忽

井雨不心禱天天亦許虔州花花數千里先生一念生
禾黍外臺總實蹟方化回首廟堂猶只尺飛騰不藉攀
緣力巧宦諂憶竟何益真誠恃物無關闢任在能留迂
政績先生之迂非空疎拯牧原畫皆訐譏今世豪傑古
丈夫盡堂銀燭照綺羅幾人畫錦歌鹿鳴詩託絕迹苟
苴無獨坐空齋嚼春蔬

贈西蜀典莊陰先生

典莊先生學者師遂古凡格生今時此身好似靈光殿
屹立鎮蜀非人為梓溪無邊春色滿百尺高門照清淺
繩繩祖武鳴教鐸秩秩友于登仕版少年有志干雲霄

胸中吞吐皆方橋黃潤機成蕭入草池鶺鴒下鶩鴨鷗
高樓跨撐漆園裏四壁牙籤盡經史凡坐誰知天共遊
靜觀自得園中理開門授徒憐閒關分別理欲毫釐間
塾中更有胡安定海外獨傳孫泰山飲血泣親幾喪我
煦煦慈闈春半畝年饑鄉飽樊重穀秋冷於紅文子火
作詩詆佛譏神仙正派獨尋濂洛傳擊惟不須槐作笏
送窮安用鄉為俗婚葬制儀遺俗格譯遊皇門竹碎易
虔恭賢聖飽稻粱驅除術數芟荊棘仲尼抱送麒麟兒
火聲聰明玉對姿公相懶吟韓子句大對惟誦堯夫詩
賢郎午州僉憲職拯溺皆由庭訓力教率相傳只忠孝
肯甘逐奉惟清白先生年高樂有餘白日自與羲皇居
東吳鯫生最欽仰天末飛鴻一寄書

題隋宮圖

剡溪藤紙冰雪膚色白自誇天下無二預下惜命猶薄
點染幻出隋宮闕憶昔楊堅竊周鹿根本不凉曙霞薄
夜光獨照那敢食肯信蝦蟆產於腹虛心月食詩月被蠶食以餘楊堅為子廣所弒也刈葵放手併傷根老杜詩刈葵莫放手放手傷其根此借之以喻逆廣之弒父以及兄也逆廣似報周家冤四方混一百蠻賀車轍馬
迹交中原西苑重開貯歌舞別館離宮迷處所剪裁常
見樹鮮新盤結堪憐水辛苦亂離胎骨包界平志荒內

里遊心兵勇蒐化洒愧化色頭顱變作高麗城楊廣亡在迷於酒色及伐高麗三者如太子而化此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也天下紛紛競誰有急賊
更堪生近肘腋中汲汲探佳景白練退回喉畔酒用精
取物何物多阿房結綺高嵯峨劫灰灰盡英雄木啼鳥
悲蟲為誰歌千古皇居盡如此惟有堯茨照青史揮毫
為作隋宮訶我詩遭厄如此紙

分韻得江字贈恬菴樊持竪

混沌初分兮蒼天無語其氣何淳龐假孔孟傳消息兮
天語漸漓鄒魯邦後孔孟二千餘載兮文人韻士幹天
立說只與造化指擊誰帝憫造化之破碎兮發命律令

奔走六合收拾散語歸天腔誰知妙語盡羽化能上天
地兮淖無楫有爲飛艘律令叢手天帝怒勑蹇福海
不使通文江收彼玉珮贈以寒釭生前富貴不可致從
伊九冏一笑一扛所以吾儒貧到骨聲名官職無由雙樊
君少秉匠心志何事更擁驛壢憧京華旅食三十載窶
乖鞶兮止有健筆如長杠用遠其才忘不展自古莫辨
珉與矼贈君貲流瀣之石冏兮送君釀太和之玉釭坐
風施雨有餘暇默飲元氣卧北窻

題趙子昂馬

天池定水生漣漪臨流濯出神龍姿圉官欲騎心辟力

夾道行來風倒吹奇骨稜稜堅似鐵王孫畫之心欲折
燕山有路可長嘶何時得染溫禺血

雪

今日何日夕何夕日月無光天地悶太和元氣凍欲死
宇宙冥濛如混沌眼明忽見此奇物吾不可名強名雪
初疑女媧煉石補天缺碾碎白石墮餘屑又疑天皇欲
造十二白玉樓亂斲玉花空內撒緣之之土蝗盡殪牛
盡沒左傳公九年雪沒生牛目于時青帝將秉政黑帝欲退居意
天皇使黑帝赫然震怒發稜威勑令下土盡着素衣
吊黑帝不可知只以下土物一一隨形敷柄司陶學士
依樣畫葫蘆一筆不改易潔白不受緇塵污由是貞松
許翠筠草不得朱惟有虞山翠綠好遁逃一夜青無
餘羽禽悉态換頭脚只許鵬鶴得自如九州縞素無色
抗獨與明月相鄰俞頻斷綺語洗不盡雪詞洗黎詩句胡
爲坐我瓊瑤區思玄子便欲以風爲車雲爲旂借冥冥
訴蒼蒼此物只宜在天界瑤臺瓊府相親光明爲樂墜
下土方民飢不愛鍍銀裝蒼蒼冥冥不可詰歸來只見
一庭雪

劣馬行

昔年老杜歌偪側只有兩言堪嘆息日騎官馬送還舍

退踏難行澀如棘我修州志蒙官愛坊長每日輪一疋
倨開坐卧牽在前緊要欲行何處覓東家有馬性惡劣
雙足拳空向人立家僮拚命跳在背振地一跌加兩踢
此後談馬便色變路逢輂粘心辟易蘇秦説窮開舌在
李全戰敗疑手失我官正居大夫後看輿無人足無力
幾迴歷覽泄與圖芽莢拘悶住不得預司與寇駕長風
浩浩一身周八極

聞邸報有感

邸報云云天上墮致政諸公春夢破迴忽多士戰慄闕
方向北鄰桃間汝生先覩盡今古戰真宰訝予雙眼大

儀泰梧舌鳥關喝許茷綃光螢簡管牛溲世事博孫咲
曩人消消一唾孟堅再著人物表添我新題曰迂腐
何由得見無名公同向虚空樓閣坐

謝惠用九熟米

我師孔孟游流窮陵日好似學強弓李侯去後更狼狽
孰有好事堪爲東日長食粥四五挑返轍覆出常玲瓏
獨輸腸胃無窒礙吐納萬象猶虚空隣僧荷絃巨川子
小校曾肱顧魯公乖名千古何貴重粒粒直與珠璣同
多君贈我數斛米山廚有氣春融融三餐之外供衣物
拳拳可怕忘誰識我非庚桑苦畏壘安得此土年年孟

請君少試社倉法鄉黨無有恒相通人飢欲死我焉飽
輻富豈貯陳陳紅聚財爲利散爲義舜蹠只在毫釐充
振衣千仞望塵世多少癡人看臭銅

蘇守曹侯鳴岐去滙祠數十萬閣老匏庵吳先
生紀之以詩予次其韻

人情所畏[illegible]難知山高自有祈羊施惡我月禮設神仕
鬼神情狀誰知之醵錢持獻皆巨酉[illegible]打鼓爲群吏師
降莘言晉呆何物繆妄皆乘妖氣爲乾魚揚鹽大骨聖
流既遠言愈危上方妖廟何驪北巫覡安得醉蛛絲
降災叶火甚變幻毒霧昏翳清明昧茶筵如錦人敬泰
既神[illegible]怒爲安危繞城小廟動盈萬浮槎洗刻加鬚眉
[illegible]象已作膏肓疾此日忽逢盧扁醫謂云項羽紙錢索
孰見子文羽翁揮毫將妖像付烈焰老弱剪斷迷非思
吳城歲省億萬費雄鷄安得愁爲犧列生行喪甚大命
造化與爲初權私齋醮誣天真漠漠緣業誰俗何卑卑
甘心聚財作冥福唱召仙佛傾家貲亦曾少撥轉大爐
詎能掃蕩無子遺魯侯奏樂祀鶢鶋亦似芒宇減靈龜
豈如阮脩不信鬼立論不妨神社移我侯無往無黍稷
日非心神恒不欺孟横巧影豈蛇化魑魅入腹由心疑
侯今年方過強仕大用不棘亦不遲江南安撫蘇州守

秋曹秉軸名同垂

太倉古蹟甚多詞林大夫士題詠殆盡矣州
志拾其遺爲補三首

宋平江節制司酒庫

唐虞春意在一壺我嘗數盞喪真吾背卷臥[illegible]安樂窩
洛陽邂逅逢堯夫記詢濂溪太極圖云切先生議焚無
却褒子雲亦爲徒先生回言且婆娑豈足形狀難描摹
攜手共飲黃公罏徜徉自唱浩浩歌覺來餘酣歎九河
地倫細同泰和幸逢
望北究權酤買酒止用三青蚨又可醉要驗工夫咲龠

滄浪十秋無

滄江風月樓偕尉傳元楊鐵崖求

滄江風月本無邊常伴樓中欲舞筵炎熱生涼晝作夜
況有巨浸樓簷前當明嘆奔濤才子江邊載酒船
熱愴烈焰空煅一段光景成灰煙寺好主后真神仙
入火似混清冷泉不還繞地鼓萬物我自酒口行中天
樓基亦不隨劫壞春泥爛醉成糟田繁華於豈能久
千古贏得虛名傳不今北巷猶管絃啼鶯聲漸號寒蟬

題朱清北園

朱郎天錫魚龍器來往三濱若平地家園萬卉鬪芳菲

又把春光作兒戲一道威權掌握中更有餘力驅天公
伊祈當在朱門內妝點淺白并深紅曲曲闌干嘆翠幕
啼鳥歌聲雜絲竹左丞事業豈平泉巨盜根荄類金谷
誰知極樂生悲酸白飯為羹鼠戴冠繁華盡逐浮雲散
園棄棄落猶風寒可惜名花真勢利東家何處西家去
我心愛莊同瀨溪為往不得婆娑處

壽己侯計惟中

予生以海為四隣所交無越亦無秦口心共語已多年
曾相知能幾人嗟君攀桂第一次星宿羅秋旻
長十性狗共奔商句仙同嶙予因倅柳得會合
多知瑞世真麒麟樽壘斟酌忘不山水遨遊誰主賓
況蘭香夙契情誼豈堪傾歸開釣吳江月
無由再跡龍城塵前年君赴曲江宴我喜勝獲朱提銀
昔書不表未審何地人字萃聚
投針索江漓天緣暫出宰吾邑奇遇藥迎仙真
周遭四境數百里黔黎挾纊晴欣欣出天瑞
生 次公並駕惟寬仁孟冬十月過廿正值
懸弧辰各告何以祝眉壽一杯壽酒
民形骸可比山岳固
天皇當用喬松臣徐福樓船下渤澥豈知胎息能

題詩遠寄吹簫伴攜手一笑三千春

思玄集卷之十二終

新喻道中

火山秋蒸景最異正紛紛水涸汀洲出雲開嶺岫分馳

驅常作客流落敢忘

君何日茅茨下科頭看白雲

桂林守梁文振聞予調郴遣人邀迎至永欲千

里視有落落不相存顧者相去幾何人回作詩

致謝

爲客寬懷處邦君在桂林看人相冷面走价遠迎心字

洞篇章淨灑江道義深緇衣詩久廢千古只如今

寓米泉驛

四山俱賊壘小堡且孤軍村落常遭刼郵亭可盡焚久

哀成淚雨嘯氣結愁雲無計紓民困將何答

聖君

行府感懷

傷心玉融境十室九逋逃刼路多生猶穿鹽半熟徒鉄

城來虎豹度嶺咩猿猱行府清宵月堪憐照戰袍

小齋

小齋依獨樹炎海自清風買聖三杯裏仙蝦七枕中大

千非一士際遇有諸公誰信胖何水涓　亦向東

栢山寺

夜宿山中寺脩然物外情倚松僧寂靜浮竹佛香清昏

月氣燈出飢鳥近鉢鳴小池生泡沫似勸學無生

寄滸時用

京華分別後德業近何如真啟推名實清談咲子虛羈

窮無長物此止信吾書金玉休相遠秋江有鯉魚

收家書

徒曉得家信無言坐夜闌田園定蕪穢骨肉想飢寒路

遠那能致心驚未即看開緘見親面目溢淚疑乾

閑眠四首

集十

閑眠孤雲表回頭萬事新人間惟有醉天古定無奈云

才勞終逸龍蛇召是伸吾生真閱世摟摟要巾身

其二

世故練方熟迷途返自今直思供俯仰未可計浮沈天

地愁中老江湖靜裏深題詩謝真宰進彼亦何心

其三

世事如棋局天公是直濕爭求十倍隻誰愛一寸存花

滿通人宅白生傲吏門眼前無偶協不敢棄芳樽

其四

後擲紅塵內人生幾度春忙消閒裏日愁老死前身金

玉妖迷客主裳醉人爭如黃鵠舉引喙喙星辰

夜宴濮都閒宅

羅綺生新興絃歌只舊聲月陪山簡樂風逐謝公清池
近涼生席山高影落庭幽人長夜飲不引越王兵

歲晚

歲晚天涯客蕭蕭兩鬢絲風霜來莫柳尸月去何之病
覺時難度貧宜節到逢如何我家事先有后山知后山詩過節番為累成家不亦難

秋夜閒坐

月滿天如水秋光落手中唐詩宮殿盡名俱落手樹明千葉露兵
冷萬絲風習靜聞流水清吟答候蟲來朝有行役江上
采芙蓉

初月

一抹初弦月浮雲苦蔽藏凝神凌倒景嘘氣接幽光暗
覺朱顏老明添白髮長何時情兇滿相對荷真陰

贈門人徐威

古今一回首風月滿空庭白雪無人和朱絃待子聽百
年春易暮八代夢初醒喜劇瞻身後匡廬一點青

送春

年換朱顏去春拋綠酒歸孤身類蓬轉老眼青花飛愁

裏成 新詠閒中入被舊非丁寧初夏雨好長故山薇

久晴喜雨

看雨起新涼寒輕不着人寸心殊覺潤大地共無塵每
憶三冬旱潛枯萬國春乾坤游氣濕生物意津津

入山

幽子尋幽興隨雲入亂山清吟不極晝日影俱閒靈
籟追長嘯殘霞映醉顏脫身塵土外心靜是真還

新歲

新歲忽不樂陰風起北堂中宮方出將黠虜想擒王白
日匆匆去朱顏草草荼濁醪留萬斛爛醉荅春光

尋寺和杜子美韻

塵緣何處洗尋寺一題詩意靜山川近心閒日月遲禪
林棲落藥佛日曬遊絲欲問三生事求筌已費詞

夏雨三首

其一

悠悠長伏枕默默倦憑闌堪嘆雨無度定知天不乾濕
愁殊覺重溽暑不曾寬夏日雨多常寒欲上須彌頂無由拊羽
翰須彌頂上無雨

其二

微晴意先樂一暴更十寒高林愁鳥雀平地生波瀾塘

摟打成岸蓬蒿穴傲蘭枓陰千萬斛疑積塋雲端

其三

涯雨來無涘通宵滴未窮定知天不倹贏得海供豐龍

府封疆拓楚虯囊崇空禾頭無處覓愁煞水鄉農

心樂樓

二月登樓望韶華滿眼新誰知有花處者走此心春地

氣廻偏早天機發自真還逢浙上水開掬洗紅塵

逢故人

山城一盃酒萍梗並飄零鬓染西江白眼留東海青世

緣何日盡塵勞此時醒天意引清話更深月滿庭

寄秦良翰

天意蒼蒼裏人情泛泛中百花心向露衆鳥翼乘風江

海流難盡雲霄路易窮襟懷無壟礙毛骨化虛空

練川令王用仁子主浙貢舉時所取士也玆有

風憲之擢作詩送之

御史持風紀當

朝最要官豸冠峨自好

龍袞補應難疏

奏天心順符行鬼膽寒君看忠義傳千古氣桓桓

奉上肯愛

君剥下殊損民能媿古循吏幹辦令良臣黜陟眼前定

是非身後眞勸君行郡縣考察莫同人

書無碌居士村庄四首

其一

勝景不甚奢天工幻此圖江空寒月瘦海闊濕雲孤倦

馬慚求服幽禽愛集枯眼前俱可樂強彼又何如

其二

無日不從容天胡佚此公詩成頭濕雨茶罷腋生風興

味婚黃菊心期友赤松朝來有行役又過瀼西東

其三

久住輞川庄閒情得得長栽花看舊譜收藥試奇方風

月諳為主湖山足擅場伊皐餘事業消與北窓涼

其四

老來真避世野服稱身裁黃黑非絲質素玄是木災旅

蒲自能處(陳后山詩身處蔬補中名滿天地間)桃李任誰栽叔寛南山下

何人詠有臺

詠田家和高季迪韻

人多衣食重門戶又旋增娶女看成婦餘男許作僧

微風掃地油盡月為燈欲買東郊犢今春力未能

題夾竹桃花

竹邊桃幾樹醉嘤着花新勁節摩千古妖容照四鄰咸
部欣有託鄭衛莫相親欲勵氷霜操題詩早送春

贈趙頭陀

打得虛空破頑空又落塵一靈眞是性四大假爲人蟲
響清燈夜花明破衲春找非繼齊客莫現宰官身

友雲爲鐵上人題

野衲性高潔浮雲却故知遥思翻手處不是折心時陳簡
齋詩遥懷東南雲思像所寄心訂卷情非變悠揚意共遲幾迴頭上黑
想像欲催詩

牡丹

尤物開何晚餘春貯小亭繁華愁日暮富貴自天成花
合脩時寵根疑周末生拂衣尋古色屋角老松青

辰陽道中書事

辰陽千里境歷險路偏賒頻雨連朝濕深泥幾處涸
廻泉曲折嶺峻石横斜高節凌霄竹仙姿照水花土多
堆蟻穴獻自作蜂衙黑氣常妨霧紅光或晚霞川依
鷄犬見虎類鼯鼯落落排松樹離離漲葛麻笙簧推嘈
鳥鼓吹雜鳴蛙條立長旁杖株枯悵望槎好雲平地起
嗷日被峰遮寸女容郁皺苗民髻鍋髽土筒盛白涂利
鏃射丹砂擊鼓催栽秫撈篾鬪採茶皇恩深浩蕩文德

格幽遐繆作三湘客誰憐萬里家憂官懷子賤何惟士大尹
問字憶侯巴猶徐席咸掌飛雪覆儕兄屡空奇鎮卸虛名浮
海内浪跡滯天涯暗想前程路眞成悲拄車

窮居感懷書事弘治二年四月作

江浦進旬雨儒生卧病時飢誰分半救梗可借金枝世
棄蒙莊傲天容阮籍癡登高頻感慨處困費支持薄俗
勞孫立
清朝壯數奇心空懸北極命或犯南箕放曠亭爲達眞
誠否見疑▇鰓偏日近附翼怔風淹進物無回味方人
有所思發天俱落落塡海爾離離輕率投深獄蒼皇哉

棼辭齒疆邪抵占毛拔苦連皮寬廣基難坼轟孤跡本
危市琴三弄罷鄰笛數聲悲此夕逢木鳥他生厭白鯢
屋穿防雀角簷掛足蛛絲悄悄衡愁伏悠悠買涕垂鋤
園虛種玉揭水枉燃犀騰踏嫌雙翼蟬娟妬十眉深探
須貝闕遠沐定瑶池置禹黄金屋觴堯白玉巵排雲舒
浩氣捫斗話幽期黄鵠尋常勝青鸞取次騎憑虛一上
揖末與下方辭

過高良山

高良山萬仞草履步嶙峋青犢〃當道役夫云去年中賊於此截過
黄熊不畏人吹雲生宇宙擎日貫星辰下險天移足濕

尙理衙神臣廬低作枕彭蠡遠珩紳得道張平叔通仙
賀季真同登發長吠飛盡下方塵

詠雪實樂字訓

通宵寒凜冽侵曉見紛紛輕落即難起相隨忽欲分點
汚應染絮投間始離群平布盡工實輕廻貴封文豐年
資保護腐氣化氤氳每羨高眠穩深憐遣戍頻愁米歌
妙曲不許外邊聞

宿吳山驛

公館此投宿悠悠客遠途滿風窗紙脫照雨壁燈孤清
夢通三笠豪吟帶五湖壯遊新適越肥遯舊居吳伊水

遠詩者高陽見酒徒窗前丘壑近幽興未全無

詠大龍山

横亘十餘里名傳號大龍弄珠星點點吐氣霧濛濛淵
蟄根湘水泥蟠礙太空六鰲應却走二鳥可相從致雨
無蹤跡興雲有定踪藝花生赤土尺木倚蒼穹龍首上尺木
龍見酉陽雜俎此言龍之大則尺才亦大也弄養行天馬常招飲澗虹幾時
能變化騎鶴斗牛宮

題籌窗

北窗高卧穩心事愜籌苔根長恨行竹札飛合襯梅間
中疑潤色幽處似開懷愛月生寒蝌蚪文上古碑磨遷
時宿蹤吳縣獨登臺匝地陪蒼蘚爲天許綠樹孤吟聊
復爾相對日悠哉析喜懸衣絜八佾看紋來珮宜蘭蕙
結衣稱芰荷裁兩細沾書卷雲陰闇潤流有心除茂草
無意起枯荄日傍青錢卧休誇中選回

山家即景

芋山傍柳塘草店近茅堂錦里先生宅柴桑處士庄流
泉洗雲影斜日接山光野鹿逗入戶鄰鷄飛過墻坐消
經世念靜得養生方物外無窮趣塵中有底忙半生寥
廓想役役鬢毛蒼

昇兒病危甚炯家貧公私相迫繼而一甥年十

有七忽夭老妻又卧病奄奄諸痛攻心不能聊
生兼有憂出家外者無可柰何聲而爲詩

獨子遭危疾全家正食貧只將愁作伴動與死爲鄰正
則將沉候天祥被厲辰飢腸鳴鼓急清淚濺珠勺星月
難挨曉鶯花不當春典衣先問主乞米苦求人官稅頻
烹甚私逋取索頻乾坤俱作客湖海莫容身甥夭增新
痛妻眠補舊屯釋迦應蹙額莊叟亦沾巾親覩江南潦
傳聞寒北塵自丼天廢棄誰展世經綸職分無窮事安
能問大鈞

哭昇兒

寂寞牕身後精神不自持欲占勝斷處正是淚乾時忽忽渾如夢惺惺又致疑三尺誰解守二竪本難醫學積升將近心勞病益危齋空連鼠跡榻冷掛蛛絲軒將平生志凄涼此日悲清晨捫素行真宰可曾知

思玄集卷之十三終

思玄集卷之十四

七言律詩

詠雪和東坡韻

隨風颯颯更纖纖欺勒陽和太緊嚴驚看天花融作水誰將地滷煮成塩羈窮高卧曾陪榻綽約相招暗入簷三白已爲民物喜苦寒深恨天勾尖（韓昌黎詩不能活勾尖）寥寥疎疎巨復纖乾坤無處不森嚴地形欲画先塗粉元氣將調喜得鹽作彀定期埋釁辟成功偏覺潤窮簷也知六出爲祥瑞莫待東風破一尖

春雪再用前韻

朝來飛雪正纖纖春日春寒覺更嚴梨已吐花垂傅粉梅纔結子早和鹽月通餘彩明穿戶風捲疎團暗墮簷恐凍閒看庭外竹化爲玉節惟梢尖

舒城入景（爲兵部尚書秦崇化作）

石牛牧笛

五丁遺物卧高岡牧笛時聞弄夕陽壯士射來非似虎仙人鞭起不成羊堪憐甯戚歌聲苦誰識桓伊興味長落盡梅花春自老空山夜雨石田荒

峯巒環翠

伐木誅茅成隱居青山四面作藩籬秋霜不改松篁色

春氣如增巖壑姿靈運平生奇鴈蕩（謝靈運守永嘉代木開道入遊鴈蕩今鴈蕩山有謝公岩）右軍到死憶峨眉（王右軍帖卒以不得遊峨眉山爲恨）致君堯舜男兒事堪咲山靈有勒移

丘木連陰

五處荷丘幾葉墳百年喬木似雲屯根株一本存先德枝葉千章蔭後昆雨露沾濡天有意峰巒環抱石無言賢孫已任調元責和氣蒸薰朽骨温

雙碑蟠龍

一道龍光八尺碑山中草木長容姿細看此日重華語不數當年有道辭好雨欲漸時點點飛雲相感

故汪逢親恩盡遂君恩報移得封章獻玉墀（此條守乃移孝爲忠之移言君門封誥榮親故已移封章以爲報也）

玄溪春浪

小溪環繞碧流清活水能收衆妙名（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暖凌桃花如潑錦時搖星影似翻杯放歌自得圜中趣把釣應添物外情整蝟蓑生無一事歸來閒赴白鷗盟

對月

思家幾度看明月老淚千行濕布衣節物傷心南浦草盤餐入夢故山薇江湖粗了吾應老（東坡詩江湖粗了我何歸）道路

俱難客倦歸惟有光真達孝遥爲遊子照庭闈

栁村夜泊（此地多栁）

人家落落樹蕭條更皷遲遲夜寂寥鳴衙隨青雀舫探丸愁避綠林豪（赤骨賊置五色丸於泥中如探得青丸切東方白丸切西方出漢書）月明鴈影低沉浦風定鴉聲不出巢獨倚蓬窗清不寐殘燈自剔看離騷

聽秋雨有感

入夜蕭陰雨脚垂勻勻龕點綴絲凄清似訴靈均怨哽咽疑含老杜詩思慮正當初起候（列子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聰明未到盡忘時（莊子云顏子聰明盡忘）悠悠今古成遐想門掩殘燈漏正遲（按此詩言不能如列子之思慮未起顏子之聰明盡忘所以有感於秋也然具一感字於其中立意遠日深矣）

贈張山人

十里青山擁華門松杉等頼不時聞高居喜效烏鵲輩簡出愁穿虎豹群田父携壺常對飲鄰僧乞米許平分半生受用惟清氣一枕煙霞兩段雲

登快閣和山谷韻

涪翁快閣我重登月上澄波報晚晴吟罷詩凌倒景醒來殘酒散空明江湖渺渺孤舟遠天地茫茫一鶴横兩腋清風歸旆隱箕山泉石許誰盟

七夕飲石田母姨夫宅

析木津邊建兩旗華堂開宴趁佳期人門親舊追歡夕
天上婚姻適意時乞巧不如常守拙相逢取苦即分離
銀河清淺如前否鵲回來報我知

和石川病中韻

病鄉岑寂異溫柔憐鬓臨風雪滿頭繁星麗天光入枕
獨雁排雲聲隨樓題詩閒閣杜陵夜（閣夜子美詩）作賦還悲
宋玉秋勘破陰陽消息理動時非鬧靜非休

與皺元錢與譙侖飲於雲間神寺

繞廊松竹借披襟靈籟蕭蕭共賞音解踏九園安用足（與譙侖贈予詩有足踏九園有地名遜萬切別成天之句還）能包萬象在虛心移來兜
率香初爇引入華胥酒謾斟坐久不知天又暝九峰明
月照禪林

夜坐

炎威初斂日將斜雲氣嵐光混一家萬象朦朧迎月色
二儀清肅待霜華山林閒積補天石溪澗難乘浮海槎
坐對殘燈魂欲斷城頭更盡鼓頻撾

同左行人（廷弼）祭南昌金繩塔

佛家梯磴眞重重接引此身凌太空眼光睛射匡爐雪
毛孔清吹彭蠡風升獄長謠平望裏登樓高仰俯臨中
倚闌漸覺蒼天近慙愧無由補寸功

宿南昌守張廷璧衙

銀燭光搖寶篆浮小童如玉薄能謳千年[illegible]洪老榻
一夕風生庾亮樓敢以虛名干
聖主深慙傳食遍諸侯春光到處成和氣莫把天遊比
勝遊

落齒

乾坤忽幻吾形容此齒木生烏有中合處偶然成混沌
脫時依舊化虛空夙稟羞慙類顏子早衰隱約同韓公
也知道義無肌骨咀嚼至味堪長終

雪

滕神欲索老夫詩臘雪今年落故遲光四射天雲似白
色深迷海水疑緇繽紛暗畫梁園賦淅瀝猶聲郢國詞
圓璧方珪驚滿眼誰如稱物解平施

謁劉龍洲墓（崑山令楊文修）

牢落江湖剩此身淪安世界寄清樽忠言豈意告門逐
高誼能消相府尊春雨蒼虬乘俠氣秋霜孤鶴吊詩魂
賢侯特起高山念仁政潛蒸朽骨溫

落花

花好能禁幾日開東皇應之補春才紛紛恠我耽詩句

點點催人進酒盃殘片有情棲綠蘚香魂無寄泊蒼苔
十分顏色歸塵土處處名園是馬嵬

書事

忽聞
朝報下鑾坡對酒臨風發浩歌堪象
神功爲大武敢將
聖德比元和江湖一夜濤聲息山嶽千年喜氣多蟣虱
小臣心萬里凝將周禮暗編摩

遊孫子亭和白沙陳公甫先生韻

炎德將衰萬國寒諸奸塞路氣桓桓避秦無地堪移宅

過越何人愛縶冠顛䟦不掛繩共挽孺子云大厦將傾非一繩可維磨
時却與鏡相看本傳孺子以磨鏡爲業清風明月延賓館白日高
懸是肺肝
十里湖波蔭草堂先生骨朽跡難亡不逢堯舜爲真主
却與夷齊添耿光照稀一輪明月在清綿千古濁醪香
乾坤端正吾儒事出處臨岐審變常

贈蕭時清

十里螺湖如掌平開門正挹滄浪清偶道旦七僧斗訣
閒課山童抄道經畫長燕子飛入戶春晝樹陰鋪滿庭
近來聞說有奇事賣藥脩琴曾到城

碧溪寄白崖翁

五兩簑衣百尺竿碧溪十里足盤桓所个芳草爲衾枕
坐愛清流照肺肝花落無聲雲影動鳥飛人度釣光寒
平陂多種芙蓉樹惟有秋容耐晚看

題鳳洲草堂效吳體

江水西南圍高丘草堂結在丘上頭頻經春雨打不漏
苦耐秋風吹未休枕邊驚聞櫓聲過檻外俯看雲影浮
我約吳郎來借住併呑沙草占溪鷗

苦熱效西崑體

輕葛難披汗注身繞空炎氣正氤氳任思葱嶺踏晴雪

記域葱嶺雪常不消渴想建溪煎曉雲赫日爍焦青嶂色頳霞粧
麗碧天文幽情只愛清涼處未信山王勝五君

遣興效香山體

世路無窮恣往還大都只在利名間炎涼逐逐催人老
日月匆匆屬我閒幾處高僧來對奕連朝佳客約看山
半生儒戀虛榮貴金紫難醫兩鬢斑

春日郊行効楊誠齋

春光滿貯溪南謁柳巡花恣破顏妙[illegible]文集未見請玉川子有蝶請客詩清聲爲贊野鶯添酒能痛飲閒情縱詩易成
篇拙思滯遊賞未窮斜日下封詞東海召銀[illegible]

西昌閒步

雙足能行勝小車(堯夫在洛陽出乘小車)西昌城裏甚吾家鄰曽相約嘗新茗園叟時邀看好花文變何須詩八粉畫仔常恐化龍蛇晚來占斷長天景閒倚西風送落霞

玉女峯(在鷹潭山予遊鷹潭因詠之)

眞膺成群過海陬彭郎無計到東毗黒雲擾擾常梳髮白露團團暗洗頭(杜子美詩桂林玉女洗頭盆)頻帶淵拖聊卒歲草衣寛著怕逢秋雙鸞棲息無多遠(雙鸞峯在玉女峯之傍)石作心腸也自愁

予拜座主閣老彭先生歸至吉安得會其兄彦

充春官同夜飲驛舟中有作

城樓更盡鼓鼕鼕篷底燈花落細紅把酒今宵同李白焚香前日拜南豐天空海濶孤舟月古往今來一笛風踪跡明朝何處覓雲霄萬里没征鴻

同內翰張廷祥宴巨濟陳國賓宅和廷祥韻

化工何事幻吾身管領人間萬物春啼鳥似傳史納曲名花疑寫畫兒眞吟懷隨月照千古醉眼看(史納古之善歌者)天無四鄰不是主家陰洞裏少陵那得往來頻

漳江月夜行舟自歌自飲援筆污興

山高水濶夜淒清遠鼓鼕鼕轉二更斗下拄並傾沆瀣月中擊楫泝空明歌衝絶壑生靈籟唾落澄江動列星回首天河猶只尺欲裁書札寄君平

寄丁鳳儀秋官

苦吟風月滿曹司敲朴聲中得句遲雅志每懷高蹈日長才難展下流時宦情更比嵇康薄心事惟餘鮑叔知白日如年書不到碧天明月實相思

山行寄陳推士

早秋天氣試凉初十里青山度野輿澗畔松聲聞古樂林中鳥跡見眞書前程拋擲榮枯外往事思量夢覺餘寄語陳蕃休下榻好同天姥結幽居

閱卷

沽酒牽羊笑老坡(東坡知貢舉知李廌而不能取作詩云買羊沽酒謝不敏)化工隨眼易模糊怪鱗最好登龍籍奇骨何須拔驥圖野市集來商旅亂丹丘仍得羽人孤少年困頓投羅網慚愧青冥萬里途

揭榜

混沌場中數月行一爐丹火始分明又將老眼看兒戲誰以虛舟閱世情滄海波寛燕月小高山肯重覺雲輕諸君莫作榮身計擔負蒼生第一程

吊禰正平

經過此地倍堪傷憶子昔年飼虎狼四海難容身一葉
三江都化泆千行能言罷倘真鸚鵡覽德寧飛愧鳳凰
今古憐才惟造化芳洲留寫舊文章

蕭汝奇郎中宅賞花

蕭郎宅裏最繁華南北奇芳産一家虞美人栽異地草（曾南豐作虞美人草詩）戎王子放蜀川花（杜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朱文公語錄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決持生意朱欄繞點綴韶光翠幄斜對景不須吟
藻句眼前種種异天葩

梅花五首

數朶梅開玩易軒探梅妙理實幽玄接連坤下一畫

露出陽廻幾白圈諸發相傳原不識（諸發以梅一枝傳至此出詔花）靈
均至契在忘言（楚詞不著梅）也知難入騷芳恨黙許東皇選
作元
今日乾坤便不同梅花數朶領雲來群陰送節廻和氣
諸色粧春後素容嚴瀨清高孤立處首陽酸苦半開中
一年準看三千樹騎鶴還乘萬里風
冰雪叢中度歲華清幽偏住野人家神遊玉宇形全瘦
梢指銀河影故斜冬府難藏惟此物
春官所爲似無花玉皇久欲香姬選（禁苑）安能入紫霞
一春清福想難消日對梅花看楚騷小佇有才闌夜甚
清癯無語伴清宵因悲世俗思輕舉獨蜕塵緣以太高
欲吊幽魂何處是湘江雲冷路迢迢
脈脈盈盈皎寂寥水邊林下見孤標嫦娥以白性栽桂
王母成丹只愛桃欲供晴天除霧暮開陪殘照怯冰綃
翠倚可解傳消息詩在西湖第幾橋

折梅

雪壓園林玉萬枝折來方表是貞梅殺身慷慨因知已
入手分明不用媒風護精神朝澹蕩月通消息夜徘徊
道山縮入青瓶裏獨肯移時喚鶴陪

落梅

正愜疎花照眼明可堪剪質易凋零東風又一作場惡
小圃能擠幾許清德似顏淵猶短命貌如姑射不長生
若教留待五月落愛煞樓中玉笛聲

晉安州驛中寫懷

碌碌科名二十年宦途消盡是朱顏思量往事真成夢
堪嘆浮生未得閒月色隨人來遠道雨聲催馬度重山
何時散髮長林下笑看雲霄倦鳥還

雲南守陳季同邀遊圓通寺

寶刹叨陪皂蓋遊分明城市有林丘勝説龍洞千年跡
興入螺峰數里秋靜坐鋪庭看葉落醉歸擁戶被雲留

欲知地主情深淺萬頃滇池浸碧流

同劉同府遊滇池（池上有碧鷄金馬山）

萬頃清漣照碧岑扁舟一葉水雲深山□應咲王褒祀
海若堪憐漢武心（武帝鑿昆明池以象滇池）八極神遊乘野馬半空
仙樂奏鳴禽劉郎今共僧房宿莫向玄都觀裏尋

簡汪仁夫綉衣

十詔新開柱史風歌謠載道盡兒童落花芳草仁恩裏
碧海丹山雅量中千里威名關氣運百年公論出愚蒙
苗民瞻欲鐫功德留我揮毫太華峰

遊太華寺

古寺峨峨太華顛樓居占斷好林泉白雲萬頃鋪成地
綠浪半空撑動天金鐸語風清鶴□寶香歸洞帶龍涎
臨流欲盡滇池興劉賴堪為白玉船

謁賈太傅廟

細看政事數行書惜誓哀湘總緒餘經濟也知輕管仲
詞章何止駕相如清泉狀月留遺井高廟凌雲得故居
我有朱絃千古調臨風欲鼓更躊躕

謁褚遂良廟（遂良相高宗諫立武后被貶為洪州都督行部至此□設池中有雲起之異後人遂即其池立廟）

捐軀愁脫牝鷄晨濯筆方池對夕曛行內玉□先潤澤（褚遂良書評云字裏金生行間玉潤）毫端雲起正氤氳靈祠此□丹青煥
止水當年黑白分一語喪邦憐李勣丘山功業化秋蚊

催科有感

荒地征租實可憐眼前赤子半顛連于公欲急天下賦（韓文其州之賦天下之賦也）元子肯為時世賢（元次山詩安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盡
說催科無善政自甘罷軟放歸田挑燈夜與妻孥說慙
愧全家使俸錢

攝守茶陵州

全楚凋殘獨此州兩餘長夏冷如秋鞭笞黎庶心俱痛
撫輯逃亡淚暗流無役溪邊鷗泛泛不飢郊外鹿呦呦

雲陽鄧昇仙蹤在何日登臨散四愁

晚次湘鄉

前驅兩兩入煙霞父老相迎誠吹譁磽确無田非重稅
逃亡有屋盡吾家傷心細雨蕭蕭寺浪跡西風泛泛槎
聞說龍淵猶只尺大瓢且注瀹春芽

軍山道中和王少參元勳韻

肩輿軋軋步凌兢十里軍山路百層澗松聲晉過客
度溪雲影伴歸僧瀟湘映帶心堪洗衡岳（岳嵒其乏乘）
一枕煙霞塵土外細思今古幾人曾

白沙鋪用前韻

力疾衝寒覓戰兢平坡蔓草路層層狂風似約波頭谷
細雨忽來江上僧赤壁洞簫千古弄秋山[illegible]棹幾時乘
誰云薄宦非真隱紫禁煙花入夢曾

至澧州

蔓草平鋪苦竹岡乘輿靡靡到蘭江雖云蠻獠爲鄰境
漫喜科名萃此邦入夜吹山風滿座當年照郢月臨窓
何時可化蠻均恐開把驛經近酒缸

荊州懷古簡荊守段侯以中

楚業興亡收次求離騷一卷接春秋入秦自分難成國
懷王入秦不聽及國由此衰誰期只來州春秋書荊人來聘以州舉牧唱暗

將歌舞換楚昨似勸戰爭休巴江雲夢春風裝坐鎮寧
論上下流

同段侯以中登仲宣樓有吹笛者衛酒

城上高樓帶夕暉聊風長笛倚闌吹題詩共覓先賢跡
滴酒聊澆季世悲安土無方惟曠達全身有道是支離
廣達則不思鄉莊子所云支離其身可以自見所依劉也昭丘陶牧雲來往昭丘
陶牧發楚賦中所用之景景物如供作賦時

重到茶陵

九折星沙脉盡傷此州民病已膏肓撫[illegible]欲了今秋就
有稻難輸積歲根囹圄喧囂多罪辟村墟寂寂半逃亡
何時得返敦厖俗滿地崇陰化日長

宿茶陵五峰庵

攀蘿躡磴路盤紆出澗流泉百折餘地[illegible]仍田充伊供
天晋松徑作僧舍數聲清磬紅塵隔一瓣名香累業除
喜共山雲分半榻通宵魂夢寄空虛

遊茶陵獅子口洲

幾夕煙霞入夢中侵晨閒過小橋東好山重疊無人管
積水周遭有路通擢目珠璣團草露清心竿籟奏松風
偷閒對景拚沉醉歸路騎塵十丈紅

和鄭貫道都憲韻贈別憲長林公

木落潭空已喪吾朱文公冬讀書詩木落寒潭楊楓然吾喪真吾畫舊緣未
了剩真迂補天功業非爲有經世文章不論無今古悠
悠誰是主乾坤落落我非夫分違遥贈湘江水千仞岡
頭洗湛盧

中秋茶陵州守衛侯邀賞月

百年有限中秋節風雨發愁幾愴神尊酒偶同今夜月
笙歌偏感與鄉人桂花香裏眠吳質李長吉詩吳質不眠倚桂樹藥
杵聲中卧吉鄰吉鄰月中仙見萬花谷明歲平八大一井清光
縱有各隨身

和王少參元宵無燈

何事天公不放燈冷風酸雨苦相兼愁吟難□星辰下（言作文章者能引星辰而上決江河而下引星辰不下是無天燃也）情相訴能火氣（時書相帖）（火氣上騰火亦然人燃也）貴俱闕無緣膽瑞鳳三山□約借飛□□

翁細品今宵景好是山房入定僧（文公詩何處元宵好山房入定僧）

秋懷

征馬南翔落木初江湖憂鬢共蕭疏心隨宦里鴻伏鳳

要歐陽文川集鳥（歐陽獻中上書云周川集鳥而王應麟困學紀聞文王用呂望有非故書）

有如鵬鳥持結雲深天以雀清潭潦盡也應枯古人誰之集鵬

了經綸聖論（鄭少元詩試問經綸心古人誰書）了蜀道公明接宦途

予既調柳恩長林君待用以書來云柳州山林

子厚為之出色今付公矣作詩荅之

三載坐沙作宦遊旅途山鳥話綢繆鷓鴣知代行不得

杜宇勸人歸去休泛月詩成湘水夜看雲興入大瀉秋

安心此日無言語肯與宗元競柳州

謁祝融峰

松柱成行引從騶擎天一柱鎮炎州仰觀熒惑旄蕉狀

俯視離明不盡頭醉約紫鸞同滅影咲呼朱鳥欲驚秋

杜韓仙去朱張遠千古何人繼勝遊

觀雷壇（在祁陽山）

玲瓏石屋向西通外護神霄布九宮一竅與□行說□

半間和地化虛空煎茶清吸靈潭水振衣涼吹□□風

勝景匆匆觀不盡護留蹤跡白雲中

題八仙圖壽計鈍庵（有引）

鈍庵計老先生文行俱古由第起家得令楚之桃源功德洽於人心古之王喬葉也壽其可言耶弘治十有一年壽躋六旬有一三月七日乃華誕之辰予與令閱秋元宗道最善日題此圖以祝雖老云

無窮門裏佳生身花甲從頭又轉新謝政已名閒處士

弄丸今作謫仙人六旬雖過那能老三月明當刦剩春

喜有賢郎

天上去笑臨南極拱星辰

兵書峽（在宋州）

千古流傳一篋書蒼崖高置意何如誰云造化封緘密

自是神仙狡獪餘留子後塵韓衆躡昌黎前路祝融驅

此身舊是釣天客勝跡閒觀憶太虛

登柳州城

城上陰雲向晚開登臨懷古興悠哉鵝山矗矗劉賁節

潯水滔滔子厚才一代高名人共仰千年遺跡我重來

明春得遂歸田約日抱遺經卧草萊

同把總指揮苗廷珎撫夷至鵝頭益宿僑人頭

目蒿萬苗寨即事贈廷珎二首

章甫真投換戰袍參隨熟徑與生疏村墟有寇都藏甲道路無人不佩刀枯寒忽逢甘雨降重山似覺陣雲高將軍號令軍門肅更鼓聲遲夜寂寥伏劍吟陪閫外遊隨行健卒勝貔貅一方險隘名鵝頭萬里封侯屬虎頭坐困蒐夷非戰伐來威荊楚在謀猷徙薪曲突成何事幸免空山瘞髑髏

同梆州守梆廷文練民欵（鄉廣呼民兵為欵）

朱盛邑中盡貔貅呼嘯滹江水倒流自古農夫皆戰卒于今太守即諸侯兩行旌旆依山麓千騎弓刀擁道周老倅幾番陪節鉞醉歸挑燭看吳鉤

歸計已成述懷三首

年幾五十鬢成絲物理人情覺悟遲處事求名先得謗謀身弄巧便成癡豪吟氣象清平世沉醉情懷太古時長咲一聲歸舊隱空山魑魅最相知

驚人長劍與危冠千仞岡頭眼界寬勘破浮榮俱是幻從來至貴亦非官虞山舊占雲千頃震澤新收月一灣指日小窓燒火下老親兒女話團欒

回頭老景已侵尋世味嘗來感慨深李子結成宜苦口松醪長大要虛心敦彝効用皆新鑄琴瑟隨時（絲）七音早晚歸山牢閉戶羲經一卷度光陰

除夕感懷

妻孥守歲共殘燈曲几無言默默憑半落情懷知有客苦空世界只如僧壽親欲比千年鶴教子聊為萬里鵬濁酒一壺聊自遣前非舊事付瞢騰

問天灾（寓長沙）

倘來禍福豈無因今古誰能問大鈞奇獸何緣鳴在子（汲冢周書有鵰鳴日在子）惟禽底事喚其人（唐五行志有鳥喚日其人）漢年紀瑞非高識魯史書灾實至仁蟣蝨小臣心萬里臨風涕淚欲沾巾

又（寓梧州）

天意將迴未有涯山林恬坐憶京華誰如木石不憂世爭似鳶魚無定家救渴先時思掘井恐飢此日欲蒸沙乾綱獨運春風裏天際星流變落花

秋雨初過即景寫興

涼雨初過白苧輕夕陽疎影漏中庭四愁自比張平子（漢張衡字平子作四愁詩）六咲堪憐范茂明（宋范浚字茂明作六咲詩）叢竹喧風未定亂蟬喑啞月初生挑燈謾把離騷讀一念靈脩萬古情

謁文山先生廟

衣帶留題誓始終小樓數載寄虛空（文山居小坐卧一小樓居不履地）

者（嗽）誰云到死方無悔（文山自贊曰云云）要識持危不是窮（傳云天祥志廣以窮死）異物化生真幻語（吉云文山所作）元神出現亦精忠（文山常自見元神出現）堂堂祠（宇）柴市（之）室全収養士功

春日書懷

九十韶華已半空 聯雲歌詠謾從容 及時（淑氣）宣尼雨
藍田薰蒸伯子風 暴熟工夫非次第 苦寒查滓未消融
誰能悟得調元意 四季春光與物同

郴州道中

耒衡相望路西来 又踏昌黎過去跡 荒澤題詩存旅鴈

寒潭滴酒嗜潛龍 遠遊自可同韓衆 前導何須用祝融
欲擇名山藏著述 洞門深鎖白雲封

登南薰樓

長夏倚樓無限好 殷勤南陸薦涼颸 天星欲近非無意（古詠樓詩云手可摘星辰又曰好風）
山雨將來自有期 殿閣稍離分苦樂（古詩一為居所志樂）簾櫳間入泥雌雄（宋玉大風賦有雌雄風之說）乾坤
萬物潛孚長俯視渾疑太古時

夏日酷暑有感

汗珠𣯽𣯽拋葛裳 大火燒空薪四方 相如病裏煎（肺）渴
老杜窮餘煉出狂 寒天氷雪信初接（大暑乃火炎海蘸）

埃澌莫量喬松近 日自薰炙十畝清陰能施凉（味）（臣近）（君身勞則天下佚）

詠佛桑花

南無麗卉闘猩紅 淨土門傳到此中 欲供如來嫌色重
（佛經以相見謂）藏宣聖訝株同（子曰賜也安知不我於桑落之下不知佛見如來）
淚似有慈雲擁蘂 圻偏禁慧日烘 賞玩何妨三宿戀（四十二章云桑下一宿慎勿再矣故云桑下不留三宿戀）只愁燒破大虛空（東坡詩偷燒空紅佛桑）

寓梧州府氷井寺日又人呼爲有髮僧者作詩一咲

野寺盤桓當住持 平生罷懊即慈悲 誰云寂滅真堪樂
自識貪嗔實是癡 立見明星那有悟（釋迦見明星而悟）坐依間
壁豈無爲（達磨九年面壁）山僧不用晋衣別 幸免人呼兩退之

詠破佛殿

虛空兀兀類靈光 閑盡門廊歲月長 尾破如來還有漏
頂穎羅漢似無常 野鳩得度巢空柱 乳燕談玄占畫梁
大地山河俱是幻 何消笠下一爐香

題水部郎中傳曰川南樓云

文江赴海背磐流 地僻渾如海外州 涵影（介）甫城入红
山容染夏不須秋（周禮秋染夏註云夏翟色也）天池直遡言源到月

殺全憑意匠脩寸木隨人成不朽滕王閣亦何獨詰何樓蓋頭也

聖世胡元氣正偏此樓與滕可編年於樓廢於元本朝重建王簷前丘壑能規地窓外雲霞似納天龍骨閒吟遠勝覽龍骨皇家水車之名梯子雲吞對飲書蝸頭常侍憶斷眠星辰手摘何須論平步三台第一經

右和西涯李閣老韻 低二字寫前行

虛窓納月勝璇題渡海常看獨鶴西四望盡通心共遠一曾再上眼同躋高懸絳帳春生席畢引青泥燈作梯九舸劇堂今拔武舊時結構雄山齊

右和匏庵吳閣老韻 低二字寫前行

詠老人燈二首

鶴髮背脊儼壽星兒童扶立耀門庭存如掣電何須計佛經如露亦如電生已乖光不足驚韓文生而不遇後乖光者衆矣沒虛火上衝心卽爍酸風斜拂眼還明繁華閱盡俱燈燼自計焚身入化城

假合分明兩鬢秋[illegible]則衫袖帶膏油衰顏自分隨灰滅急景何妨秉燭遊得火常時能煖腹避炬終夜只提頭却疑南極星辰現一點光芒落海陬

新正試筆

日月光中自在身乾坤舉眼是經綸良時只須尋芳差午正歲常隨夏用寅不改江山千古舊又看花柳一行新題詩贈與東皇約飽取胸中萬斛春

送邵侯胄鳴岐述職

豸冠直聳切玄穹半鎮名邦似華蒿赤子有緣歸召父黃神何處避深公豹文變化從深霧鵬翼扶搏正厚風循吏封侯今再見一方仁澤九垓同

過十二磯 在梧州

亂石危磯急瀨聲扁舟泛泛水中萍月當秋夜上分白天到遐荒一樣青引路哨船鳴鼓吹前山軍堡出旌旗

回頭便有關懷處無數峰巒列翠屏

同王如齋揮使金宗秩上舍尋春郊行二首

單衣初試覺身輕雲淡風和雨乍晴墨淡小池科斗亂鶯調深院栗留鳴飛花逐馬疑招飲落絮依人似送行餘景老來偏愛惜可堪白日去無情

草襯堈身踏軟沙解鞍同過野人家坐臨客樹勝張蓋渴嗽清泉當啜茶富可薰天隨北里清堪避地憶南垞雞零行樂渾相似況有新詩詠物華

登樓

西風吹帽雪龍頭今古無情獨倚樓日月悠悠足劍老

乾坤納納此身浮江南山水闊孤咲斐北煙嵐紛四愁
望斷北辰心萬里寒雲斜日惨天秋

同留黃門引之徐進士等同宿六編脩克溫宅

斗酒論心夜不眠金閨豪俊玉堂仙老耽自許無驕氣老子曰去子之驕氣蘇子應推有道緣東坡詩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緣深梅
影橫窓和我瘦燈花照壁爲誰妍悠悠溥宦江湖去他
日相逢說二天

亦傷

亡兒痛定問邊報老淚臨風倍暗流但得有人扶社稷
何妨無子續箕裘眼前世界堪容足身後曾玄不斷頭

變故難窮觀欲了萬年常伴留原遊

袁州守顧鄉尊衙觀戲九韻

滿堂銀燭絳紗籠杳眇歌聲繞碧空是處神仙能駕鶴
誰家女婿忽乘龍三生悞入因緣裏千古均消戲劇中
樹酌深情通渤澥思量高義壓崆峒明吞太白盃間月
清帶滕王閣上風浪跡也知隨泛梗豪吟何必感飛蓬
踈狂慨我非坡老寬厚惟君類次公他日同歸弄煙水
倚天長釣五湖東

宿平江侯祠懷恩道房九韻祠在天妃宮中

此身終老白雲鄉暫宿懷恩羽士房七檜籠煙呈古貌
叢蕉滴雨奏清商三通法界無聲鼓一瓣平心不盡香
物外尊彝忘醉醒園中鱸䲂立圓方心門自覺紅塵遠
門掩方知白晝長列子剛風常坐御盤洲正氣孰分嘗
崑山神去空遺寢蓬島仙歸有影堂還約吹笙王子晉
碧天明月共徜徉

泰陪康斎戊飲南樓話別聯句二首與許惟中戊午歲入
月

畫棟孤舒鎮邊陲桑俯瞰江山勢絕巍一水帶縈清客
思許亂峰劍列振軍威有時乘月但長嘯桑此日吟風
賦夢歸柳子厚有夢歸賦千里羌夷能控馭許始知國語不堪

非桑
漠漠狼煙淨四陲許一樓登處獨巍巍詩篇法杜工
部桑參戎詩祖杜豪氣平吞漢武威游宦久勞華髮侵許成功
今喜錦衣歸明公自是能知止桑何較塵裘是與非許參戎稍與詩不合竟辭歸尾句故云

思玄集卷之十四終

七言絶句 附五言

登樓

人世功名不可期倚闌雙鬓拂秋颸細看空谷浮雲出
飛度宮墻總不知 按此詩先生在京下第時作言功名難期而客情憫之倚鬓拂秋颸未免有懐功名之意又細觀浮雲出於空谷岑寂之中飛度宮墻富貴之地皆不之知若此可見雲之不戀於富貴也然則已之懐想功名果能脱灑如是雲耶

王道

王道窮居亦試行一堂和氣藹諸生旋添新水盆池裏
數尾遊魚自不驚 按此詩作民愛物之意水添以漸故魚不驚

欣欣白髮與黄童冬日陽和夏夜風獨有春光無角領
開花自落鳥聲中 按此白髮黄童之所欣喜者冬日則日之温夏夜則風之凉耳言夫伯功之小易以悦人也皆大春光之不冷不暖鳥啼花落付之自然有孰管領之此則王道之大而非伯功之可及也

題鳥

漸秋長林樹有聲啞啞相傍訴私情共王臺上斜陽裏
覊業能消幾度鳴

題脩竹美人圖

脩竹娟娟野水傍薄寒翠袖倚風長沉沉亭畔[illegible]
化作巫山一夜凉 按此美人宜貯金屋今在脩竹野水之傍翠袖倚風不[illegible]可謂失所矣[illegible]

[illegible]時者如明皇之沉香亭[illegible]如海倚高貴也則貴妃之寵幸何如其後逃蜀之蒲索却甚於此此又言神[illegible]或又失也巫山非言神女事以其在蜀故借以神少耳

讀會試錄

設席張筵客到時競將笙瑟鼓還吹好音颯颯能盈耳
竹樂應知是后夔

題嬰兒圖

玉質盈盈水畔遊荷花荷葉不勝愁波紋搖蕩清如許
化作騰騰匹練浮 按謝元舜詩滕江年女練又浮絹頭上常爲愁一匹練[illegible]書眞延

小遊仙詩二十首 有序

予謫茶陵州印塵務雜沓日汨没其間不覺化爲俗吏矣偷閑偶成遊仙詩二十首不少逢天造一飼之藥用以遺世慮而濯煩襟耳嗚呼死生有命予豈眞好仙者哉不爲如盃子之喜意遠遊者然不夙自闕風蓬島而來者能知是否味耶

扶桑殘月掛梢頭鶴背簫聲度翡流紫烝如雲光照地
回仙曉過鳳麟洲

閒賭蒼松一局棋偶然贏得綵霞歸裂成五色朝元服
護下祥鸞入紫薇

胸藏星宿是天文晴坐光騰五岳雲使[illegible]清都揮彩筆
欲書制誥賜茅君

日輪赫赫起東濱眞火抽添養白庭暘谷蕭蕭鳴竹竹

裁書少昊借秋聲

開弄堯夫手上丸羲文與我本同兩飛書許約吹簫伴
同乞無何受一壓

陰陽無始亦無終萬古都消役役中獨立鴻濛看造物
不知肌骨化春風

五色霞光當彩絨天孫攢織費神功瑤池點污蟠桃汁
洗得銀河水半紅

靜淑界上一枝紅香透鈞天十里風莫恠花無塵土氣
根株生長九霞中

鈞天紫柰結爲城足踏雲霞當地行又向森羅臺外轉

下方聞得步虛聲

雲牋一幅是青霄寫盡蟾宮玉兔毫兩尾白鸞來潤筆
銀河水淺不容舠

第一脩文是子淵卜商唯唯敢爭先誰傳玉詔宣長吉
天上才華黜鬼仙

仙童鶩報筆生花萬丈長虹纈彩霞獨進詞頭三百卷
承恩常醉玉皇家

仙班濟濟侍宸官袖拂紅雲跨彩鸞咲約玉皇香案吏
禹餘宮裏借花看

鈞天寂寞帝悲傷下界文章日月光欲召昌黎歸侍從
特宣玉詔遣巫陽

彩霞公署玉樓前上界尊嚴紫府仙偏記訪仙開過之
長庚謫後又庭堅

玉女班中有妙光體生微妙自然香紫蘭細擷歸何處
七寶闌干白玉房

雲浮飛落似輕塵散步閒過析木津莫神訴光生所碍
天行是處躡星辰

白雲爲被彩霞氈高枕常凌倒景眠却恠南燈常下照
不知日月躍中天

逢着希夷睡正濃言語不接意相通齁齁伏枕過三月

却咲醒人在夢中

浮鴿山深畫水仙席紅似向火中眠春開置酒邀龍女
新截珊瑚造海船

夜坐

北林樹影亂扶疎淡月籠雲有若無百畝空庭人語靜
咲渠閒坐皷龍胡

感事

聞說單于夜寇關倚天長劍照青氈挑燈書疏幽懷賦
星宿光芒入硯寒

題畫

浮雲出没呑遥岑小亭日日衆秋陰々人如玉不可見
松子自落空山深

題太乙真人蓮葉

蓮葉爲舟計已踈况遊汗漫歷江河乾坤游氣堪爲馬
此葉分明亦是多

山行

青山浮動森嵐生雲擁看與樹底行天上有人間覷我
只疑神甚現仙靈

謁賈太傅祠

少年曾讀東坡論自謂先生負漢家今日飄零江海上

較文南謫過長沙

寄泰和令陳推士

推蓬忽喜見君詩緑水清風颺釣絲又過黄茅枯竹嶺
回頭情似别君時

滁州道中

木落千山正寒廓清香難覓楚人騷萎黄一色迷原野
只恐幽蘭盡化茅

安化縣

章惇爲相本奸凶經畧湖南亦有功安化却宜頫大王
指蘇聊揪爲春風

宋有天下一百二十丅三載而山之猶列于版字五年遣中書戶曹檢正章惇措置湖南始置爲縣於此不可謂無功也特爲惇爲之凶惡所掩耳

宿安化山鋪三首

風透窓櫺月掛帷坐消殘燭淚沾衣嶺猿啼斷黄昏後
正憶妻兒萬里歸

紅葉鋪庭夜寂寥風吹燈影壽吟袍西山月落千山黑
動地時聞猛虎號

山色昏蒙月半沉肯飈忽起振踈林打窓庫陣驚秋夢
落葉明朝數尺深

謁李忠烈廟二首　進士尹穀配享

行縣歸來日欲晡挑燈歎咲授妻孥遥思夫子當年事
貞烈應知絶代無

冠帶諸兒禮度中尹公處死更從容胡元盡得無人境
義士成群入太空

謁伍子胥廟

歌舞臺中鹿蹄遊忠言空爲獨夫誅越兵未必能忘國
飛壞呉城是鐲鏤

題鶗鴂

性拙全爲衆鳥嗤玲瓏巧舌許誰知小窗昨夜春歸去
落盡殘紅怨子規

按此言春已歸去以子規之鳴鶗鴂之說見鶗鴂之能衣之聲

玩古鏡

雲霧微分月一彎昔人曾此照芳顏年深暗蝕朱多少
秀出珠砂幾箇斑

題畫

長信宮遥緩步還闌干曲曲綵雲間恩花萬樹開如錦
天上春光更不閑

題蘇武牧羊圖

胡塵如霧晝冥冥旱膳惟餘海上氷化得群羊俱爲漢
歲寒常逐節旄行

題許由棄瓢圖

一瓢聒耳爲心累堪咲許由心有默思玄先生能棄我
乾坤萬物同逍遥

送客

異鄉多病一吟身落日荒山別故人莫向溪邊折楊柳
寒風吹盡正逢春

客懷

湖海生涯類轉蓬美人一別更難逢開書心事憑歸鴈
細數愁懷得候蟲

閒居寫懷四首

水繞孤村有路通蒼苔滿徑絶行蹤竹風吹落階前葉
煑茗爐中火作紅

山林隨處好從容風月都歸意思中連日文房催制詩
中書新授管城封

小小茅堂枕竹溪獨吟時候鳥爭啼朝來忘換菖蒲水
新得山童嬾拾遺

華山頂上有高樓覧勝須登樓上頭開口蒼天問咲語
人間無物避雙眸

出塞曲

昨夜胡兵下肅州將軍談咲覔封侯膚功換得白玉帶
誰信腰圍萬髑髏

過湖

岸草汀花帶薄寒水雲飛捲雨漫漫江湖風月憑誰管
欲借磻溪舊釣竿

大旱

火輪常貯綠陰間龍卧空潭盡日閑一日扗霖揄袞手
白雲無語自歸山

夢歸

濃濃花露滴中庭月掛林梢鼓二更夢裏還家心不穩
覺來一枕子規聲

題巖下花呈長沙守劉鳴鑾

巖下花開不見天孤根絆石亦相連[illegible]繫纜乘仙上
惆悵香紅落釣船

泛浙江

十幅蒲帆掛順風貪看山色恨匆匆煎茶試汲江心水
吳越平吞滿腹中

遊山二首

攀蘿逕入玉華宮小小樓臺紫翠中送盡市朝忙日月
只消暮鼓與晨鍾

山靈似怪帶塵容急雨相催下碧峰惟有銳源偏識我
獨儲清水寫心胸

皇雩泉二首

靈泉七竅響琮琤分入陂塘似小成一派忙奔疑有志
計程指日到滄溟

山渠白石淨埃塵洗濯清泉幾百春晝出成湯心一片
本無舊染日加新

寓僧寺催科有感九首

兩窓明滅佛前燈趺坐真如有髮僧想我未來并去後
幾多緣業減還增

佛氏無生本寂寥山河豈直一牛毛不須苦辨非和是
只離塵緣已自高

今古悠悠費剪裁詞章著述愧非才入教出倅長沙郡
想爲湘岳無麓來

荒年師旅苦難支季路才長肯自欺我亦有能君信否
暮春行樂却優爲

佐郡無爲退斂臣恐將榎楚向疲民他年定考催科拙
歸去猶全半點仁

朱墨平拖到日曛根前牒訴轉紛紛量才宜擢山林用
千仞岡頭領白雲

四山開雲不作霖墮地化爲粟與金邊輸了足州無事
真宰倘能同此心

麼間瘡痏發微步歛枕通宵轉側難盡說催科無善政
殘人肢體保微官

野樹多年免作薪託根古廟或通神人情只畏難知處
官稅明拖實役身

遊呂洞賓祠

遠從東海到蒼梧我道回仙是故吾手弄圓圈堪一咲
蚊蠅聽上洞庭湖

寓氷井寺遣興三首

郡南數里有蘇山坡老當年暫往還此地山名宜屬我
漫亭曾寄一春閒（氷井上建漫泉亭四山如畫[illegible][illegible]舊守張侯元備請[illegible]山先生作此詩）

非王介甫爭勝之意耶予應之曰介甫爭謝公之墩不爭長公之山特與造化比例耳聞者大笑

百花開到野薔薇嶺外春光未盡歸一陣東風墻角過

蜻蜓吹得着天飛

鬱蒸如火雨來遲擾擾蚊蝇得意時亭上遊絲千百尺

悠揚不會網蟲兒

呈郡守及僚張公貳守有容謝君

蜂蝶尋春故故忙侵晨飛過幾家墻雲山深處松花落

猿鶴滿身金粉香

觀綠府移梅呈都憲鄧公

梅花開落北山陲移到庭前二月時惟有幽人愛標格

時時來此鑿空枝

感事

下士卑微與上公升沉入類自相同郭郎鮑老休相咲

試問牽絲舊主翁

柳州大水

十日十夜雨不休龍城水欲女墻流東市撐船過西市

不知撞破幾烟樓

山還

佐郡無能兩鬢絲伊阜心事沒成蹊還山空着幽懷賦

借勝荆公罷相時

印溪春行默誦老杜江村尋花七絕句戲續其

遺響

印溪橋邊一樹花溪南大路抱村斜日日行人自來往

昨宵殘片委泥沙

置酒花間真綉筵蛺蝶對舞勝嬋娟清都無土栽紅紫

欲折高枝貢九天

何事先生也愛花一春造化發精華風飄萬片流隨水

似送東君歸到家

杜陵何事被花惱只欲告訴發顛狂思玄居士空諸色

報答韶華一炷香

四時爲首是春光萬紫千紅孰主張我意唐堯原不死

仁心發育尚洋洋

青袍白馬少年人騎馬衝花惱煞春數朶未殘輕落地

遊絲網着不沾塵

札札天機織女家銀河濯錦盡雲霞舊袍衣被青宵上

眯目江村見野花

住鄢子驛

小岡前後浪滔天破驛臨流屋數間聽雨聽風三日夜

愁隨彭蠡共無邊

過彭蠡湖

洂浪迷天泛泛槎望中蘆葉即吾家洂灘聽得新舜樂
絶勝笙歌送落花

沉香岸

石壁高懸海外香滿盃江水貢穹蒼欲分一瓣祭虞舜
斷下應滄紫鳳凰

覲湘灘分流寄竹窓民脅民育民務諸堂兄弟

海陽一水化湘灘南北分流各有期同派可憐成兩絶
三濱即有會同時

謁劉賢良廟

制策通篇忤貴臣危言出口已忘身當時得意真螢爝

星斗名懸下第人

玉融郊行二首

亂山蒼翠野人家小雨絲絲潤杏花誰似東君最公道
遠分春色到天涯

青山兩岸夾通津流水桃花玉洞春知是邊城難久住
天將佳景故留人

夜聞鶴寄白崖弟

憶離清邠幾十年徧乘仙驥散諸天今宵聲聞遥相接
碧落清霄在枕邊

書行府壁示衆

平分政教孰恩讐善是良民惡是囚[illegible][illegible]兩忘心[illegible]水
人道觸物亦虛舟

予將去柳軍民士大夫之家不忍別乃刊予像以
留以爲異日可配享柳子厚廟予又重柳人知
予二人也前桃源令許君從善且以詩見贈爲
和其韻云

衆君以木刻吾真千百分明是化身他日羅池還祀我
休言禍福鮮驚人

感興二首

霧露瀰天體渾全亦隨四角下方圓誰知造化工夫密

分滴花枝粒粒圓

江山不謀掌中杯混沌爲家慎鑿坏莫道聰明能燭事
幻前耳無亦聞雷

蓊蓊庭前樹

蓊蓊庭前樹方春花灼灼踈葉禦嚴霜抱枝枯始落

頻頻堯階蓂

頻頻堯階蓂幻葉喬晴暉纖陰汚靈性化爲首陽薇

皎皎瑶臺鶴

皎皎瑶臺鶴自顧失羽衣飛巢青四樹雪月正交輝

泛泛水中鳧

汎汎水中鳧日飽湖山穀湖中飈風起飛向江西伯

艷艷江南葵

艷艷江南葵開花照天地堦墀十日雨百草爭沓騖

題遠効王摩詰

踈林帶斜日空亭落秋陰雅宜林居子來此亭上吟

盆池三首

其十

盆池清見底養得小神魚夜月明如水晰星迴太虛

其十一

爐氣向盆池沄沄起微浪道眼看分明飈風翻海狀

日出照扶桑潛流一萬里誰知盆池中一勺同名水

其十三

古別離擬孟東野

其十四

庭前緋桃樹開花白如雪疑是別君時情緒花前說

其十五

傷心別君淚飛飜滴中庭一庭芭蕉葉天晴雨聞聲

江湘行舟雜詠四首

其十六

照影清流中鷗鷺各殊色熟此惟渭涇不輕分黑白

其十七

江浮常陰雨半空雲偽滋太陽九霄上皓皓原不知

其十八

長波只奔海往來分順逆治世庸純心怨德兩無跡

其十九

漁網曬平陸閃閃粘珠璣太陽累飛照死鱗弄光輝

思玄集卷之十五終

思玄集卷之十六

詩餘

鳳皇閣 客中秋夜聽雨作

打芭蕉呻呻黃昏蹀雨憧憧燈影照羈旅細思想古今成敗有孰張主雨四間天公不語　壁蟲啾唧有甚情懷欲訴不道吾愁是真箇淸滿滴鬢邊霜催成數縷更惆悵邊塵萬里

千秋歲 刑部主事史君與仲元宵華誕其配劉孺人亦後一日生作詞名曰同壽予填是詞其上

節界元宵又經過兩日後先華誕天命華燈分照仙姿

逹旦原侍玉皇香案又逢着吹簫舊伴青霄上鸞鳳和鳴綵雲飛度零亂　寒冰未泮正梅花南枝破玉露流香汗賀客如雲瓊闕蘂宮相半烏紗斜岸醉掩映寶釵金釧任他海變桑田春色年年不換

滿江紅 寓作

簾捲東風窓兒外又生芳草連數日悵望佳期越添煩惱尋花問柳都擔閣杜鵑啼怨知多少見門前飛絮[illegible]成團春如掃　江山遠音信杳形已變心難老凝望處又被遊絲相攪綽約脩眉誰畫媚娟翠映巫山曉便拚一世不相逢心寬了

蘇武慢四首 寓京師作

自嘆先生無心落魄將謂人人同己閑步長街放言高論也沒來由如此浮梗棲身虛舟度世箇箇相逢歡喜有知心說破交情一半後頭惟你　我只曉得從前為要解顏為哭那去探他肚裡否上尋魚波中求鹿一切罷之不理今古悠悠是非袞袞青史徹頭徹尾醉摩挲雙眼橫空太虛只如螻蟻

湖海陳人塵容俗狀難入英豪群隊鬢邊蕭索腰圍清瘦不是悲秋顛頹雪點青衫風吹烏帽自有酸寒氣味被兒童咲這先生行動如癡如醉　休歆羨直入紗廚

翠幄當玉食此是蚊蠅富貴龍卧九淵鳳翔千仞豈任牢籠之內買居三間鑿池半畝好與廬山相對試長歌坐石觀天拍手雲霞破碎

日月如梭乾坤似斗四面利名韁鎖逝者群群生之逐逐誰識虛空為我六欲排開七情勾斷到處大遊無阻倚扶桑開看星辰盡是瑤臺玄圃　君知不能買千金虎頭萬里多少青春文武張毅燗永宜僚呵護更有雪兒歌舞敗葉蕭蕭寒雲淡淡此是英雄結果休輕聽漏水銅壺滴盡人間今古

至貴難消凡緣不斷一夕忽遭恩遣瑣闥長辭鬱河[illegible]

下不記雲濤深淺白日匆匆紅塵袞袞回首清都路遠
嘆零金混入泥沙直待自家披選　常記得金母朝參
玉皇錫宴年少親隨步簫子晉吹笙湘靈鼓瑟弄玉歌
候一轉萬象闔身三光繞肇特進詞頭千卷問誰能煉
取金丹我欲重歸蓬苑

念奴嬌 登仙岩山作和東坡韻

龍城老倅算年來了無一物兩袂秋雲仙衣表好是丹
崖翠壁誰捲開峰巒收疊嶂化作紅爐雪眼空一望中
州多少英傑　慨想今古滔滔長生秘蘊幾人能發劉
項當年爭氣處數點流螢明滅五岳難尋三山何在搔

亂颭鬢髮嘆何時得會群仙同嚼明月

又 感懷

鬢毛蕭颯照青鏡憔悴幾縷昨夜啼螿明告訴愁景催
人老矣宋玉悶愁沉靡多病此際情何許古今如此靠
天天沒張主　自嘆經世心腸他生未了消盡龍城雨
蘇雜
君親何處是誰念孤臣獨子一卷離騷數篇感興替代
留言語寬懷且過臨風默默延佇

青玉案 秋夜感懷

殘燈照螢鳴飢鼠清漏滴三更鄉夢覺來愁萬縷冷冷
疎雨似共芭蕉語　無邊霞滓誰為主舊占得白蘋秋
半渚可堪萬里常羈旅拂衣歸去持竿獨釣鷗鷺堪容
與

雨中花 秋夜閒坐對月蕭空作賞然有懷遊人極之思作是詞

黃葉走堦聲簌簌商飆在窗前枯木正庭戶無人碧天
如洗清滿窗脩竹　欲把月華裁半幅倩織女紉成奇
服倚王母相招乘風飛去一醉瑤臺曲

六么令 告歸作

宦途風雨收釣倫宜早平平長江如席暗浪知多少別
有深嚴城府那裡尋頭腦千機萬巧與他酬酢真箇先

生厭煩了　何況升沉榮辱明朝難料但長吁賦歸休
閒處皆蓬島呼酒自歌鄙曲趣餘生未老騎驢眠倒遊
天忘我遊遍佳山纔一覺

虞美人 春晚長沙作

細雨梨花今夜破深照將愁訴薄陰小閣日朧朧寶篆
輕煙一縷裊東風　星沙暫占遊歌處好景難留住上
孫芳草最多情萬里和煙隨我到邊城

新詞數首呈計邑侯 有引

高曠之懷寄劇邑昧遠素心閑中排遣作小詞數首奉呈左右公餘或可命僮歌以銷暇少抒情懷云耳

如夢令（過廢寺有感）

荷閣平臨松島曲檻低環荷沼侍女捲珠簾倦把落花
閒掃過了過了基地交還芳草
花院繁華可愛松徑清幽難賽金谷與平泉依舊還人
鋤菜無恙倚目送飛鴻天外

又（夜讌）

雲護深沉簾幕風度局冷絲竹行酒假嬋娟盃手韓成
金玉秉燭來燒月過花梢偏速

滿庭芳（秋雨夜書有感而作）

薄暮窗陰連朔碪潤黃昏雨滴空庭蕭騷淅瀝鬧和蛩

蟲鳴孤與池荷戰雁打蕉葉細覺淒清巡簷聽懷人萬
里點點是鄉情　久忘前事了忽勾來心上歷歷分明
對殘燈欲滅滅惻三更惟悽涼生枕簟和衣卧好夢難
成魂消候正隣雞三唱微曉奏商聲

滿江紅（閒興）

誰信先生歸故里數間茅屋且隨緣度世和光混俗日
照肚皮纔一覺起來喫粥酸虀粥有時社酒飲黃昏鄰
家宿　林間坐花成蹊溪邊卧苔爲褥任形骸放浪無
拘無束身外升沉休計較吁嗟人事多翻覆怕途窮日
暮是騃人由他哭

西江月（詠雪）

神女行雲布野皓翁雕壺飛空茅庵化作水晶宮荒嶺
瑤臺高聳　欺酒力疑晴減宜茶味覺加濃如成真玉
隨江中堆作長庚仙塚

喜遷鶯（爲順州士大夫送部使張克翁緣帳作有序）

恭惟某官閣下器宇深沉文章典雅稟乾坤之間氣發山嶽之靈儀激揚更時名類發乎龍虎之鳴臨旦班遂遷乎鵷鷺朝陛愛引夕辭夕本臨州之命重寄若乎十分心腸繫乎九臭別爲喜得乎上行於求虎華末乎丧循吏之傳惟五管論幽固之言居官之要有三曾發戎公之論政經片論總無巷議之宇皆法光明之素衙彈之室王轍仁於全部入嚴攻古語帶練超擢之有期奈挽留之無計奉以俯錄下詞以俯離觴

蒼梧雲捲望南貞星分野天日臨政事雖黃兵機頗牧
人把君侯推遜人怨今朝行速又道當初來晚貞箇是
晝棲有雞夜鳴無犬　遷轉接武侍日變龍平地躋通
顯整頓三綱調和萬象功業宜昭彤管吟飛風生臺閣
朝退香浮紫苑人空上大容預領大雲絕巘

風入松（世態）

名韁利鎖苦重重沒箇從容人生自古無根蒂大家是
斷梗飛蓬天際悠悠草綠陌頭衮衮塵紅　東風未久
又西風歲月匆匆蒼梧雲影瀟湘雨暗磨盡多少英雄

千古是非一夢湣煙落日秋空

思玄集卷之十六終

思玄集後序

粵西柳融青城野史李枧協韶甫撰

思玄桑先生三吳人扶醫詞源兌亦理窟名在公卿間籍甚家素貧亡所蓄書從肆中浔過目輒棄去以孟軻自況原遷以下弗論也矯亢偃蹇一時權貴雖氣焰熏炙視之蔑如嘗倅余柳飭紀宣和剔蠹潤嫩種種滋澤滲漉人臆迄今永歲猶思桑之不忘與余大父自山公友善嘗為撰高大父方伯公誌銘洎曾祖妣陳夫人節壽堂記裒然傳家之珍也其所著全集余鄉先達計羅池公已序而刻之今清流侯守白先生從子也以歲久漫漶欲翻刻以傳屬余序諸首簡余惟作者之林摛聲絺藻非不蔚然盛矣顧著述稱雄而於敎詩或詘以近體較勝乃古體弱焉尺有所短寸有

所長其不能相兼類如此乃先生則無有本原囊括蒼黃規度姚姒於性命道德真有得其大者故著為詩文如瓊琭武庫隨取隨足吁美哉信可傳已雖然昔蔡中郎以論著高一代曾不再世而遺逸過半非以傳盛者之缺故耶今清流君於是集也珍藏彙輯慮散失後以壽諸梓人且文章政事炳炳烺烺克濟其美以先生而視中郎其幸與不[illegible]相徑庭耶余與先生有世講之誼今清流君又同事於汀其致以不文辭因併識之以表桑氏之盛云

萬曆二年歲舍甲戌仲穐吉旦

思元集十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桑悅撰悅有桑子庸言已著錄是編賦一卷文八卷詩六卷詩餘一卷附刻一卷則悅之志傳也史稱悅為人怪妄敢為大言以欺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悅在長沙著庸言自詡窮究天人之際非儒者所知又自稱其詩根於太極則史所云怪妄不虛也所作兩都賦有名於時然去班固張衡實不可道里計而誇誕如是淺之乎其為人矣

文淶水詩一卷遺文一卷

〔明〕文洪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文肇祉輯刻文氏家藏詩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淶水集二卷》提要

家藏詩集叙

余先世居楚之衡山以勳冑相繼迨入國朝散騎舍人定聰遷吳生存心府君遂占籍長洲吾文氏俛首文學敦尚儒行自存心公始存心冢子曰淶水公諱洪字公大成化乙酉舉孝廉署教易州之淶水篤行勤學世稱大儒雅好吟咏不事副墨以故興至成篇輒復散去所藏括囊稿盖十

之一二云淶水冢子温州公諱林字宗儒學者稱交木先生成化壬辰進士博洽典籍有經濟才未大究而卒于温温人至今尸祝之少工詩文多經世語非直騷人墨士咏情嘲景而已所刻温州集行世久今其文不載而載以詩仲子中丞公諱森字宗嚴成化丁

未進士仕終右僉都御史其為詩往往口占不暇留笥故不多得所存止百餘首先大父待詔府君諱徵明字徵仲別號衡山是為溫州公仲子端方廉介于書無所不窺以薦入翰林尋告歸優游林壑垂四十年而前後吟咏甚富自題曰甫田集今于全集彙選而自為一帙焉先待詔長子即

余先君也諱彭字壽承操履真純問學閎博視世味泊如也晚官兩京國子博士所著詩最盛一日手一編示不肖曰是吾檢平生之作而删取二三毋務繁也故不肖仍次梓之不敢雜以餘言余弟和州學正嘉字休承與先君同所出古貌古心塤篪迭和其所撰述多隨手應爾輯存數帙于歸來堂竟為

好事者攜去今僅借題幅抄錄百首以識不忘歲丙戌余觧組歸則與家弟子悱嗟板本悉朽先澤日湮也迺捐薄俸重校而售之剞劂且以效嚶之語綴於末簡而子悱弟蘭雪齋集附焉夫譚詩家者詎不以先太史濬其源吾父叔衍其流哉而溯源所自則涞水溫州中丞公已為之前旌矣

鍥成客曰子大夫世簪紱而世詞翰勵節樹勛為三吳典刑庶幾晋王恬氏與余起而謝曰不穀無似不能顯揚先人令德安敢望王氏惟是蔺編輝映世澤不磨爰鋟成冊藏之篋笥俾後世子孫有所攷求斯或不朽云爾萬曆戊子冬仲玄孫肇祉謹識

文淶水詩集

震澤王鏊

故易州淶水縣學教諭文先生蘇之長洲人也古貌古心清苦力學〻尤深於易吳下士多從之游從游者多去為顯官而先生久不達晚乃授淶水教諭未幾輒自免歸以卒初先生於世無所好顧獨好為詩

時有張豫源者實与之相上下豫源天才豪宕奔佚頃刻千百言見者辟易先生呐焉如不能言而興寄閒遠有唐人之風焉初讀之若簡澹咀嚼之久乃有味乎其言也故豫源之名大噪吳下而先生則以経學名非與其游者殆不知其工於詩也憶成化初鏊侍先少傅於太學始學為詩先生過之授以詩法今老矣于其言未之能忘而亦終莫之至也聞其家有所謂括囊稾者思一見而讀之則未暇也今年春先生仲子監察君森始出以授鏊讀之數過未嘗不喜其精而恨其少也雖然詩豈在多乎哉襍著若干篇監察君選附于後先生諱洪字功大　贈太僕寺丞今列祀郡

膠之鄉賢祠

正德辛未二月之吉

文淶水詩叙

長沙李東陽

淶水詩者淶水教諭贈南京太僕丞文君功大所著詩也其子知温州府林欲刻於郡齋未果而卒今南京太

僕少卿森手自編校刻於家比上京師請序首簡夫士之為古文歌詩者每奪於舉業或終身不相及山林巖穴之間雖富有述作或不本之經術卒未免支離畔散而無所歸論者蓋兩難之贈君蚤遂易學執經問業者往往掇巍科階膴仕以去君獨不時售累舉僅得一第而程試之暇不廢吟諷其所為詩又尚風韻有鄭制寧朴而不為巧寧簡而不為汎故雖月

累歲積而其所自擇者止於如此且其古體有警身慎獨語尤詞人藝匠所不能道非根於經術者能然乎夫經學之於詞賦深淺難易固不俟論然苟可以合繩墨取名籍而止顧不

若行四方傳後世者其難尤甚故父子祖孫世守經業者時不乏人而詞賦之承傳殆不數見文氏兄弟繼舉進士職業治行光於前人文皆以詞翰修聲聞東吳文獻於是有徵爲君

之孫徵明方績學待用尤善楷書是稿其手錄者故附書之

正德十年二月朔

自序

文洪功大

古人於詩以發情止義為主故不必工不必不工工則泥於雕琢不工則流於鄙近余性喜作詩少與内兄張豫源共學日有所課不間寒暑稍長從事舉業遂置去不省潦倒場屋垂三十年童習忘之久矣然

燕居遊賞間闋羈逆不能終忘也一時欲言之旨略已就之彀率間自許之謂如春山早鶯初出深谷舌弱語澁不能成聲盖雖不涉雕琢而鄙近特甚欲求所謂發情止義而合和平醇厚之旨何可得哉暇日檢前後所作汰其已甚得百篇聯錄為冊時自展適不敢示人因命為括囊稿云

文淶水詩

贈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前易州淶水縣儒學教諭文洪著

村墅雜詠五首

其一

避地心方定耽詩癖漸增閉門防俗客下榻待高僧遠志雖雲驥生涯尚雪燈　聖恩原曠蕩涓滴愧無能

其二

春雨朝初霽居南似錦沙野猿窺落果林蝶戀殘花引水斜疏沼編籬密護家何憑消永日欹枕讀南華

其三

納涼開北牖防雨覆西垣自得翻書趣渾忘對客言

徑陰螻蟻集林暝鵓鳩喧分得清溪水時時灌藥園

其四

楊柳津亭北幽軒瞰碧波綠鋪雲葉足紅落雨花多

其五

載鶴湖中放看猿澗底過有時攜短策松下聽山歌

詠泉

地僻意還便春來物物妍微風翻麥浪淺水浸荷錢林靜疑塵外山晴落枕前幽情忘不得次第入詩篇

貫雪蒸雲不盡頭玉龍飛下碧山秋江湖莫作閒風浪須向人間早處流

柳枝詞

芡葉寧如荷葉香素絺那比葛衣涼人生莫學章臺絮飛去飛來枉斷腸

對菊

薄收肅霜威草木咸凋瘁睠茲東籬菊孤芳可人意迎風散奇芬浥露含幽思吾生抱孤僻茲焉獨云契醉誦離騷經閒咏柴桑句外慕苟不羈蕭然有真味

夏月行畦

隔田疎雨浥浮埃信脚郊原意暢哉桑葉漸稀蠶欲老菜花都薳蝶空來農歌時逐車聲起藜杖遥隨落日回景物清妍還滿目臨風欲賦愧無才

送祝先生維清赴召

錦服才看故里遊又隨　嚴詔向　神州依歸誰不歡衿佩簡注其如切　冕旒紅霧一庭螭陛曉清風

千里桂林秋乘時早建平湖策丹鳳重鳴十二樓

五雜俎

五雜俎宮錦袍往復還挈氷棹不得已南郭逃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鸞鏡護常深留待君歸日持將照妾心

題畫

浩浩前山雲盤盤後山路我欲訪仙源歸來恐迷誤

杭州感舊

髫角隨親客武林六街行樂及芳辰翠分螺黛三峯曉花擁笙歌萬戶春青幰紅欄臨水店竹輿油笠看山人十年歷歷重遊事恍忽前生與後身

南行舟中雜述

露白沙凉月淌空雁聲歷歷度西風客程尚與鄕關
近歸夢如何便不同

兀兀遙窓意不舒苦無人與寄家書家人此際應相
說知過錢唐幾日餘

闌携乘月渡錢唐萬事辭家已漸忘惟有老親牽夢
寐宵來三度在高堂

力挽孤舟泝急湍溪流如箭湧狂瀾長年為指前頭
水此是南行第一灘

九里龍

峭壁攢峯一萬重小舟曲折〓山中濤飛近渚潮潜
應岍轉廻塘路細通蔽野瘴雲朝霧黑帶溪霜葉晚
霞紅書生小濟心私慶十日浦帆逐順風

烏石灘

百川過雨灘聲亂渺渺雙蓬泝急流山氣蒸雲斜走
馬浪花飛雪倒行舟參差漁網斜陽外零落人家右
渡頭望望三衢知不遠爛柯山下即龍丘

寄家書

緘書千里托鱗鴻雲路湧湧歎未通爲報白頭親莫
念平安還與在家同

自警

人生受斯理厥初本無偏一物爲之役聖賢始懸異
惟聖乃克全浩浩莫匪天弗假思與勉所欲咸自然
衆心緣汨沒斯理未純一惟學能反之茲焉造其極
反之曰伊何亦曰慎其獨日用亦云斜罔俾有繼愿

一念愿以微淵然人靡知而我於斯時必謹察其幾
暗室屋漏中神明常在側翼翼深自閑天理何曾息

画景

尺素山千頃雲多路更深人行巢鶴磴寺接掛猿林
雨過朝添磵霞生晚護岑江南舊風景時得画中尋

雪画

曩返長天雪滿林釣魚人去已黃昏分明一段山陰
意底事高人不出門

宛轉歌

宛轉復宛轉宛轉情無斷郎情似車輪妾情似香篆
車停輸亦歇香盡篆亦滅郎情與妾情宛轉何時輟

羅敷行

采桑怕歸遲使君前致詞君詞何綢繆不顧妾羞饑
君將金買心妾將金比身君金可柔於妾心亦凛淪
妾夫本有婦君婦亦有夫使君當自思無事挑羅敷

書燈

小小銀缸短短檠紙屏風定燄浮馨春花一穗吐金
粟秋水半泓涵素星致用不宜遊上舞弟功應歷索
頭螢他時肯作墻根棄傳與兒曹照一經

倦繡圖

簇得夫容兩朶金倚牀無語又沈吟玉奴都不知人
事抵死相催下幾針

還鄉

非關張翰憶鱸魚不爲陶潛念菊籬底事歸心急於

箭雙親門巷立多時

寄友

芸忽飄零故舊疎離懷慽慽竟何如江山不隔還家夢魚雁難通寄友書芸館晝閒花落後柳塘風軟燕來初楚雲吳樹元相接靜倚江樓嘆索居

睡起

寂寞掩林扉東風晝方永睡起落紅多斜陽半樓影

春暮

垂楊覆井欄新筍漸成竿數日無人到薔薇獨自看

病目

患目強難開寘心豎死灰併除青白障寧計晦明催默誦新成句愁閒舊舉杯近來添佛念十日面如來

下弟回經冊陽

京塵漠漠染襴衫依舊書生跨蹇還防虎夜投淳化鎮聽雞朝度句容關僕夫已熟驅馳事道路爭看困悴顏六悞科場垂廿載鬢毛那得不斑斑

春日郊外書所見

麥熟菜黃三月天村姑塗抹鬧嫣然茜紅裙子東風颭小立沙頭喚渡船

蠶月人家戶若封小姑隨嫂入桒中蓬頭赤脚無顏色只有裙兒映水紅

漁父

鸕鷀个个鋪明沙清商一曲鳴蒹葭垂綸似忭還似暇意豈果在尋魚蝦魚多還將換村酒煖酒烹魚坐

舟丁酉酣喃喃早曝緋嗚嗚命兒急擊缶儂家此樂真自然何必人世無神僊全家不知離別苦年年歲歲汀湖邊

村居六言

村前村後放犢溪北溪南捕魚案頭積高士傳門前迎長者車

秋夜六言

楊柳瑤堦月色梧桐落井秋聲報道銅壺漏轉先生酒醒詩成

香奩三首

倦倚雲屏意暗傷鄉衾瑤鴨靜吹香如何花外濺濺漏才到孤眠便覺長

半幅花箋着樣裁丁寧緘與玉奴來就中盡寫難言事莫向人前便展開

龜甲屏風繞絳籠夜深涼冷與誰同愁來恨殺歸寧事斷盡人腸是此風

鶺鴒

碧池露冷秋荷領鶺鴒兩兩迎風戲相呼相喚不能違欲去不去情依依睠茲微物尚知義寧不令人憶兄弟

莫春郊行

樹裏人家半露牆郊原春盡有餘芳偶然鬧鳥扶藜出不覺沿流去路長一抹微風柳吹絮滿村晴日麥登場何時解脫人間事來結山翁作醉鄉

次韻丁雪坡游僊

玉龍覩前花亂開飛瓊邀我相追陪翠管聲飜羽衣
曲綠醑香瀉流霞杯試騎長鯨入海舞忽有孤鶴橫
江來清風吹夢寂無語弱流渺渺空徘徊

句容道中

[illegible]面風埃已句容依然風景去時同不堪一種秋池
上寂莫夫容尚未紅

宿白土

僕夫倦行役迫暮停征輪解鞍憩村墅言茲息艱辛
爇薪代明燭敗艸爲重茵呼童買村酎滌我胷中塵
酒溝心不怡欲醉渾無因傷哉東野蹇痛矣范叔貧
亦知有命在念此白髮親

出白土

晨興即長路曙色喜初分白土家家店青山處處墳
虎踪當路見雞唱隔林聞遊子心中事悠然嶺上雲

漁父

一葦橫江漾船頭雪正飛魚租輸未足不是暮忘歸

訪徐尚容

澌溪溪上艸堂開雲樹千重杳藹間欲向梅南問消
息東風吹我過西山

阻雨再疊前韻

偶尋君至得身閒十載情悰一笑間天意不教人遽
別斜風吹雨暗前山

無題集句四首

一別音容兩渺茫羅帷空度九秋霜日高睡起無情
思萬轉千回嬾下牀

子規枝上月三更展轉紗帷睡不成添得情懷無是
處背燈愁泣到天明

夜合花開香滿庭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痕心事難消
遣臥看牽牛織女星

山色滿樓人未歸淚痕空濕嫁時衣何由得似雙鴻
鵠只過寒塘亦並飛

毘陵道中

昨日嘆辭家今日行更遠因思明日程忡懷愈難遣

志喜

桂子吹丹香滿身姓名今日薦書新幸酬老大青雲
志粗慰衰遲白髮親霧斂南山通隱豹水生北渚縱
窮鱗廿年一舉非容易豈是看花得意人

丹徒鎮氷合陸行至江口

曉起敲氷促去程丹膠無計達江城功名何物能驅
我冒冷丹徒鎮上行

北行道中述懷

又攜憔悴上京華行李三千北望賒親老悞將身許
國歲殘時有夢還家聲催落木風添信陰結層空雪
弄花客緒懨懨排不得坐籠紗帽自煎茶

宿遷夜行

雲籠新月映青霄坐啓孤蓬促去橈積雪滿川風色
緊旅懷添得是今宵

獻縣早發

曉起驅車涉大荒離離雲月照車廂酒醒恠得寒侵骨起視征衫滿袖霜

客中思親

帝京逢歲晏南望憶親居負笑冬溫被懷哉暮倚閭湯多歸去夢頻閱寄來書說着農家樂從前悔業儒

中乙榜不就南歸

舊承　恩詔解儒官正以為師自古難山斗怕孤諸子望雲螢未遣舊氊寒半檐行李和書束千里江山引劍看獨有懷　君心未已紫雲西北是金鑾

呂梁洪

經旬病體怕支風兀坐蓬窗若夢中慌忽耳邊奔萬馬扁舟橫渡呂梁洪

渡江

渺渺寒江駕短蓬斑斑頭髮尚西東淹流客況兼逢雨輕薄征衫不受風萬里長空沒鷗鷺一泓秋水老夫容十年書劍成何事羨殺磯頭把釣翁

先府君復土

手培新土漸成墳誰念傷哉子路貧三釜空懷他日恨一衾才掩沒時身精英不斷惟餘夢禮限難踰尚作人三尺青松和露種百年腸斷紙錢焚

除夕

風物蕭條一歲殘恐將衰病對椒盤蹉跎尚握斑超筆慷慨時看貢禹冠梅漸有香因得煖竹能無恙爲

禁寒一杯莫道貧非幸且得團圝共笑歡

高郵湖

參差城郭是高郵望裡平湖不盡頭初日蒼凉波底上開雲零亂水心浮平分烟樹藏村塢並立鸕鶿傍釣舟一笑乘風馳百里片帆回首失揚州

宿汶上

汶上經過薄暮天空村雞犬亦蕭然編茆作屋才容膝築土為墻不及肩老少團圝依壞坑牛羊成隊下荒阡旋持稿秸炊黃黍斜日西風一縷烟

言懷

十年書劍屬飄零憔悴青衫太學生有子策名粗畢志衰年隨計未忘情風塵欺鬢蕭蕭短雨雪侵衣漠漠輕爭似歸來故鄉好西山自買薄田耕

友人陳君竹圃

主人自種千頭竹手洗長竿結為屋層層蒼翠作深幃瑟瑟清風響寒玉溷雲一片蔽晴空卓午猶疑未晨旭炎炎赤日燒空時凉陰四布無纖燠也知高興比王猷終日臨軒面晴綠閉戶常令俗駕回掃榻時延清隱宿豈惟至貴等封侯得此兼令人不俗世塵不到意殊清肯厭常貧食無肉

過易水

馬頭沙草入秋枯易水蕭蕭恨有餘烈士聲名在天地伯圖消歇有丘墟千年呂政尊難逭當日燕丹計亦疎不盡書生懷古意西風斜日倍唏噓

寄林時官永嘉

雨雪天寒雁北飛越南燕北渺天涯可憐薄禄驅人
得兒劣南窮父北陬

題画六言

翠柳輕烟不斷催花細雨無多古徑深藏漫艸小堂
逕隔松蘿

寄舅父國子張先生

碧梧飛葉動秋風回首江南意萬重斗禄驅馳疲骨
肉百憂任冉變形容囊無長物貧依舊案有清罇病
亦封望望消陽情不極幾回談笑夢中逢

秋日思歸

庭樹蕭蕭忽報秋離懷拍塞思悠悠敝廬南國何人
守薄禄窮燕竟歲留馬上黃塵深汗面樽前白髮已
蒙頭西風吹醒功名夢一片閒情繞故丘

歸得園二十八詠

歸來堂

久客念當歸何待秋風生黃花有佳色青山無俗情
是間有真樂悠悠空令名

今是亭

優道心神融馳勞性真鑿是非兩悠悠大夢誰當覺
陶翁悟已久晤須問今昨

晨光樓

人生亦旦暮一往不可追晨興陟層樓光景已熙熙
感此惜遲暮悠然千載思

三荒逕

種竹滿東原清陰接鄰墩三逕未全荒秋風吹灌莽
不容車馬過幽人自來往

菊存坡

杪秋風氣肅繁霜被原野采采黃金花盈盈尚堪把
會心即欣然何必東籬下

自酌軒

林頭酒新熟南軒花礿灼開軒對新花引酒自斟酌
無人不妨閒客至亦不惡

寄傲窗

窗前有涼風道上有車馬渺渺塵埃中何似南軒下
未問羲皇初自是遺形者

容膝窩

人生百年內所適但秋毫顧此易足形而以物自勞
一安等千厦始識柴桑高

日涉園

芳園僅十畝頻策信夷猶嘉蔬日夕繁綠陰行已稠
豈曰勤四體亦復散襟憂

常關門

青苔滿蘿逕白雲護雙扉非關習性懶地偏人迹稀
春風翠簾捲惟有燕來歸

流憩坳

肆目山之坳意行還自息萬里白雲思悠然寄輕翼
天地寂寥中此意無人識

出雲岫

古岫寒冥冥春風雲靡靡日出行雨歸日暮隨風[illegible]
彼美山中人無心任流止

知還巢

鴻鵠萬里心秋風迅征翰何如巢栖鳥朝翔暮知還
彼狂志四海此借一枝安

盤桓處

歲晏空山寂端居寡過迯衆卉紛已息悠然撫孤松
浣世不可羣聊復托高蹤

息交齋

脫簮謝朝行泉石任蕭散非關世我違自覺交游嬾
稍得喧煩隔不嫌輪鞅斷

情話館

浮世白日短青春曾幾何言念親故懽顧景共婆娑
儻此畢歲年所得良已多

琴書室

詩書娛道心非以祿仕謀瑤琴無俗調聊以寫煩憂
彼窮方求知窓復知天遊

西疇舍

緑野佳雨霽芳條青鳥鳴東作念良日西疇課農耕
丘園無俗事隴畝有閒情

巾車畱

崇畱帶平壤時時巾我車春晴涉芳陌秋晚歷荒墟
於焉有真適終老不願餘

棹舟溪

淸谿不可唾時時載輕舟鮮飈漾文裾弱槳依寒流
禽魚共翔泳日晚更夷猶

窈窕壑

平生謝幼輿寄情在一壑豈無治世才不易閒居樂
酒醒山月高松風自廻薄

崎嶇丘

揚侯不去鄉端思釣遊處一丘何足多當年共容與
魚鳥亦會心良能供暇豫

欣欣林

膏雨潤芳原欣欣樹如沐物化無終窮春風月清淑
還似端居人道榮生意足

涓涓泉

新流瀨寒谷涓涓湜而沚不供濯文纓聊堪洗塵耳
悠哉川上情誰應會深旨

植杖坪

閒居鮮世營良辰每孤往一咲自耘耔芳坪堪植杖
豈惟服農勤亦足寄遐想

舒嘯嶺

登高發孤嘯聊以寫憂端松風挾鼓吹疑是鹿門山
孫登不復生勝跡屬高閒

清流閣

淸風在閣上流水在閣下纖塵不復生須眉堪倒寫
日暮聞滄浪知有臨流者

樂天居

榮願有終畢富壽豈人為彼狂不知天徒為小兒嗤
所以柴桑翁乘化不復疑

道傍殘碑

夕陽㞒㞒擁寒莎土蝕苔荒斷亦訛人世直饒金石
固百年風雨亦須磨

古井

改邑何妨舊井存苔花翦翦石欄春轆轤聲裡千年
澤不是郵亭閱過人

漁歌

斜陽詩思繞寒汀何處秋風欸乃聲水渺蒹葭情不
極錦溪橋下白烟生

村漏

風雨空村人斷行荒譙寒漏夜冥冥不須辛苦論長
短正好詩翁醉裏聽

魚

紫浡香㥄雨初晴波漾纖鱗映日明欲識遊儵箇中
樂試從濠上問莊生

文淶水詩終

文淶水遺文

易水弔荊軻賦

先生執敎于淶惟古是懷于游于觀城郭之限寔惟
易水經之遂放舟而徘徊嗚呼星移物換遺事不消
蒼波激寒北風蕭蕭古人之悲今人之嘲也嗟祖龍
之雄鰲兮將六邦而一噬今夕納此城兮旦已屠彼
之地雖縱橫之異策兮咸坐盡於一弊何子丹之狂
兮又佐以卿之昧將料頭而編須兮刃虓虎於一試
胡爲其胷之標兮乃誅人之太易於是白氣貫蜺太
陽不輝匃斂七縮壯士遂西至於負劒一拔身膏異
庭豈燕秦之德殊致而其力之異形哉譬之兩獸相
值雖必鬪於卒然之頃然其最輕而勞者必先殞稍

重以逸者猶且生也徒使凡者膽喪聞者氣折弔卿
九原于霜未歇而況素耳其所由今目其所涉者乎
彼如責以大義譏其小諒固理之當兮亦同狀靖而
思之死非可嗇命豈再掮卿則失矣而豈無加於人
焉者乎曷不觀諸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彼安知此邪
又不觀諸賣國賊璨死其宜矣彼豈求是邪若爲友
以死者亦禮經之所許也但死而得其所者斯太山
之重而至難耳弔罷情谿命駕歸只涼颷四起落照
在水

遊黃金臺故址記

余少讀書見古賢君哲士之遇合有遺跡在天下未
嘗不思得以即其地而慰吾懷也成化乙未以乙榜

授易州淶水教諭淶水古燕趙之衝燕昭求士黃金臺在焉思一登而弔之未暇也戊戌之夏海虞桑民懌授泰和訓導將自京師赴上乃紆道訪余於淶留數日因談邑中古跡謂斯臺之遊不可負也於是戒僕馬載酒肴偕民懌往臺距城若干里有浮圖爲識而臺之故址莫考焉訪於里人指土壠以爲是乃相與披榛莽循蹊徑登而覽之但見喬林茂草荒煙落日而已因慨念當時之事雖出戰國縱橫之習而有戾於聖賢出處之義然而昭王下士之誠足以訓天下之君而郭隗之言亦足以激天下之士去今數千載人境俱泯而其名不與俱亡豈幸而致哉酒酣民懌援筆爲賦鏗訇瀚漫與茲地稱余欲繼而未能乃記其事而系之歌歌曰國求士兮無金與臺士遠千里兮其誰能來燕王郭子兮今何在吾與子兮空御杯以徘徊

龍游從學記

景泰某年舅氏張宗德先生以乙榜教諭衢之龍游於時洪方以家庭子執經授業而先生駕言于邁洪念不能往從垂成之業無所於卒將遂棄而他圖先生不可言於家君曰君子猶吾子也其學之成與否吾均責焉比行遂持以去至止於茲三十有幾月矣披摘吟諷弗敢自佚而游道日廣從朋去來不能無所適而中心有不釋然者則以大人垂白而弱弟穉未更練傷然強近親戚仰給無所他時縈願不可遊計而一時旨甘之奉或缺焉則洪不能辭罪矣深居歎恨或中宵淚零不能已已友人胡彥超知余所嬰每加慰洪曰子之志善矣而不必以是自歉也聞之先師曰父母在不遠游豈不以定省不可缺而滲瀡之奉非可假人邪然在當時四方之士遠其親學者豈少哉言游吳人至輕千里而學於魯當其時其親在與否雖不可知而諸子之近而非魯人者豈皆無親哉未聞夫子之拒之也使士當學而不當從師遠游則夫子當拒其來矣子游子之鄉人也固子之所當法也龍游視吳與吳之視魯何如哉子惟自奮以取功名求所謂孝之大者可也定省之業昔人所重然固小之爲道也子亦求其大矣乎余聞之瞿然曰命我矣因筆而爲之記

送別駕鄒君之任杭州序

成化某年月　詔以淶水令安福鄒君某同知杭州府事於是君辭淶赴杭行有日矣淶之士民不忍其去也謀所以致其情於別離繾綣之間乃相率播之聲詩誦君之勳德而推叙於余余典教於茲得於表率之餘知君爲深而以文字爲職有不得辭而又有樂爲君道者君始以高科起家尹劇邑績最升朝拜監察御史激揚振肅譽籍籍起班行中俄以詿誤左遷淶陽淶陽鄙小邑而近隔邊徼民貧而悍寇盜衝斥又當輦轂之衝近習中貴與夫將校往返徵索無虛日前政視如束濕君至以禮自律以法繩下而深

惻民隱未嘗以謫官自佚於是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民方賴之而君以遷去不得終惠乎淶淶之民有遺望焉豈不以不能久任乎君爲宰銓衡者責也而不知其間有不可已者君之才非可以一邑淹也蓋君爲邑而邑理在諫而諫行今玆佐郡亦推行而已又當無不治者吾知自佐而守由守而藩臬進而台司皆將自此而升也一郡一邑果足以淹君乎哉是爲敘

送顧彥昌北還敘

余雅性喜交游方鼓篋庠校弗克求友于天下或時聞人道天下之士有類君子者未嘗不識於心比歲獻藝春闈識顧君彥昌焉入吾意者吾耳目有足信其爲君子也既而余辭乙榜歸吳不得與之游從方竊念之乃明年冬彥昌自京師來吳省其舅氏王侍勉先生先生吾姻家也因得周旋其間接其論言挹其容儀端直清修卓然君子也自冬徂春凡數閱月其間良辰勝敘必偕二三佳友歷吳中諸山而游焉或讌歌遨遊或徘徊弔古豪談博辨意氣慨然初不計功名之得喪身世之窮達也余乃益信其所存所養有非目前流輩所及而區區亦益自慶其取友之不妄未幾將去吳而歸而吳之人士與之游者不忍其睽而去也謀所以贈處之義而昔勉徵言於余余告之曰古之君子誦詩讀書而上交千古尊賢好善而下交一世蓋欲萃天下之善會天下之理甚理會于心而用無不周善萃于身而體無不具體具用周而才德之出衆者吾見亦罕矣若彥昌往還湖海而半交天下之士則亦有以就其德不讓乎古之君子矣豈易得哉以不易得之人而處于易得用之時吾見其飛騰而去不終於此棲遲也彥昌行矣余亦有事進取明當遲余於青雲之逵斯言其左券乎

明故昭信校尉蘇州衛百戶夏宗源墓志銘

昭信校尉蘇州衛百戶夏君宗源以成化丁亥八月七日卒於家鄉之大夫士暨衛所府邑官僚相繼往弔巷隘不能容車馬行衢之人咸惜之曰非是人曷克臻此君之先府君與余家君同娶于張余於君爲從母弟君少孤與余同學於外氏時外大父升遠翁撫愛特至恒最余二人曰汝輩當交勉期並樹立毋爲有先後也既而君以父蔭補官大植門戶名聞赤然而余在困厄者幾二十載甫及領薦而君又已奄忽棄去其情有足悲者及葬君之子禮持狀踏門泣且請曰知先人者無踰叔父藉不朽之言以重先人幸莫大焉嗚呼吾忍銘吾兄之墓邪又忍不有言以慰吾兄邪按狀君諱源字宗源姓夏氏世爲光州巨族曾大父福仕勝國爲叅政入

國朝從

太祖高皇帝戰累有功授百戶大父瑀襲其職遂官于蘇父鐸早卒君生九年而孤甫十有六而官咸以少而易之而君卓卓自立有所區畫儼然如老成人

及長益更練有識衛有難重事率君處分君夕迎節
觧無絲髮壅滯遇事不可為衆束手無措君至莫不
釋然性至孝以父蚤亡毋氏厲節撫巳而養從非遠
言及輙垂泣不巳而事祖毋極謹尤謹於祭祀其治
家嚴而不苛與人交和而重義又能赴人緩急平生
藥疾槥死飯饑燠寒常若不及景泰間歲儉有租數
百斛悉捐弗取雅喜接賢士大夫雖急遽未嘗猒怠
而嘉儀令辭有足動人者故一時名臣顧德往往樂
與之交嘗遣禮從余遊所以望之者甚至禮亦修謹
晴學學成而君逝矣惜哉君生永樂壬寅二月十日
享年四十有六娶阮氏蘇州衛千戶武略將軍讓之
女生禮及禎禮襲其官娶喻氏禎娶某氏女二長適
左所千戶唐弘次適右所千戶閻某子謹卒之又明
年巳丑十二月庚申葬吳縣支硎山新塋銘曰
孰不有生維立則成孰不有官維克之榮吁嗟夏矦
德音孔宏旣操之禎亦志之行弗隕厥聲胡弗永其
齡方壯而傾有鬱支硎是維佳城尚安于茲以永無
驚

趙公世本墓志銘

余姻趙公世本旣卒其孤謙將治葬以余知其父行
之詳也泣請銘墓不獲辭遂敘而銘之公諱輿祖世
本字也姓趙氏世為蘇之長洲人自高曾而下皆晦
迹弗燿大父某始以才諝薦起仕
國初為池州青陽丞父原濟毋顧氏公自幼能砥礪
志行初原濟從青陽君宦游青陽卒貧不能歸留金
陵久之旣而挈帑還業將有營立未遂而亡公方髫
齓傍無強近親戚孑然靡所顧藉遂刻力事生握勞
操苦不數歲遂大植門戶而其持身終始一以儉朴
雖故楮弊幃必緝而藏之旋出以副所需莫不適用
生平恒以弗逮養親為憾四時奠獻必誠必潔而事
繼母陸尤極孝敬御宗黨必以恩而能以義自持嘗
誨諸子曰治身治家皆當以勤儉孝弟為本吾幼孤
弗暇從學而先緒賴不墜者事此耳又以家世播遷
之餘門祚衰薄思有以振青陽之業遣孫璹補郡庠
弟子員凡所以教督策厲者無所不用其至晚年以
家付子若孫徜徉詩酒間佳時勝日必命賓友具酒
行遨遊山水間悠然自適盖不知其老而耄及之也
嗚呼達哉成化丙戌十二月乙卯以疾卒距其生洪
武辛未十二月丁亥享年七十有七配同郡徐氏子
男三人長謙娶陸氏次讓娶周氏又次誠娶葉氏女
三人適黄以安陳智顧庠孫男四璹璐瑄璉女一曾
孫男三女二十成化戊子正月二十四日葬吳縣至
德鄉仰天山之原銘曰　既儉亦勤植維其門孝弟
恂恂康維其身匪康則身貽其子孫尚百年斯其永
存

淶水遺文卷　終

淶水集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文洪撰洪字功大號希素長洲人成化乙酉舉人官淶水縣教諭故以名集洪爲待詔徵明之祖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長洲文氏世載其德希素先生實始之詩饒有恬淡之致是集按洪自序稱檢前後所作汰之得百篇葢所自編然此本末附遺文七篇則後來又有增入非手定之舊稿矣

龍皐文稿十九卷

（明）陸簡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楊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龍皐文稿十九卷》提要

龍皐文稿十九卷 明嘉靖刊本

[illegible]

龍皐文藁序

龍皐先生陸公歿二十有七年嗣孫中書舍人弘道以先生遺藁授清屬爲之序引將刻梓以傳未幾清奉
旨南歸因以中輟其明年公外孫楊鏜官閩中力任梓事公子敬章走雲間來徵言癸丑歲清上春官公

及長沙李文正公實主試事辱公知獎以有今日恒恨無以爲報幸得序公之文託名不朽其何說之辭先生成化初以南畿鄉解第一人及進士第與吉水一峯羅公新安篁墩程公竝以高才聯名甲第天下之人仰而望之若景星威鳳然既羅公以直言去國而兩先生歸然翰林聲實益著迨
孝皇臨御五六年間雲有渰而月幾望矣而降年不永相繼淪謝彌綸匡輔之藴百不一施向之所仰望而屬心焉者悼惜嗟咨若喪重寶而幸其猶有存者獨文章而已顧

篁墩之文多手自編定又得門生故吏左右其間摹印流傳幾無遺憾先生著述之富長沙誌墓以爲數十百卷固當不下篁墩而屬纊時諸郎隨侍者幼散落頗多其後收拾數年稍有倫緒而傳錄之間詩復逸去今所存者經筵講義賦

辭銘贊記敘誌表等文若干篇而已嗚呼先生生正統全盛時誕育四明兼吳越山川之粹其所稟不爲不厚有南樂教諭公以爲之祖有郎中公以爲之父家庭德義其所積不爲不深居翰林三十年以方直自持以名節自砥礪渟涵蘊

蓄不苟衒洩其任負不爲不重既鬱弗宣而其幸存未泯者又復靳靳若是則夫表章流布使遺言弗墜後之尚論者猶有考焉豈非吾後死者之責哉於是卽其具編稍加詮次字畫之訛舛者亦從而正之定爲二十二卷而虛其左方且序其所以如此雖然干將莫邪其致用末矣好之者尚以爲天生神物終必有合而詫其果然先生之文其爲世貴重豈止赤堇之銅若邪之金而已哉吾意天壤間要必有呵護而寶存之以效鐔津之遇者敬章華方有四方之事尚廣爲

求之清其執筆以俟

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冬十一月吉門生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致仕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經筵講官修

國史華亭顧清謹序

冶齋陸公墓誌銘
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知制誥經筵官兼修國史長沙李東陽撰
弘治乙卯正月八日詹事陸公卒時予在郊齋
弗及弔越三日與學士程公韋會哭見諸幼纍
然衰絰間哀之仲子巽章以訃聞
朝廷賜塟祭如制長子含章來自家復援前比以
請特贈禮部右侍郎錫之誥詞含章乃奉程公
所著狀乞予銘墓蓋予與公同史局同講事又
並命考禮部會試契分殊厚三十餘年于茲矣
嗚呼孰謂遽銘公之墓哉公少有盛名成化乙

酉以府學生舉南畿鄉試第一連擢禮部高第
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與修
英廟實錄未成引疾歸肆力問學其父郎中公得
謝南曹公乃北上分勘通鑑綱目暇則應 制
賦詩數 賜楮鏹會修宋元史續綱目分領元
史丁酉書成賜 金幣九載滿例遷侍講再閱
月仍以修史功陞右春坊右諭德
今上在春宮侍講讀庚子主考京闈鄉試癸卯丁
郎中公憂讀禮既益大肆于學未輒出弘治戊
申

今上詔修
憲廟實錄公被徵至則以侍從舊勞陞右庶子兼
侍讀充 經筵講官尋 命日直便殿講讀辛
亥 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復
兼領 玉牒癸丑主考會試甲寅以日講勞特
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僅越月而病越歲而卒年
五十有四而已公姿貌秀偉識趣超詣見者謂
當遠到公亦重自待必欲大有施于時埋光鏟
彩不自露洩而鋒穎隱出若莫能制其所受職
纂述精確講說明暢校閱詳慎舉無遺力退而

為文縝密峻潔力追古作而不輕應接有求之
積歲卒不可得者然所著已累百數十卷蓋其
發情感物之作為多尚志修絜晚益劘礪喜談
節義嘗念宋刺史姚嵩等十八人死難言于有
司立忠義祠祀之君子謂公於是有遠識焉公
諱簡字廉伯一字敬行號冶齋一又號龍皐子
考諱愷舉進士累官南京戶部郎中妣徐氏贈
宜人繼母蕭氏封宜人祖諱淵南樂縣學教諭
贈南京戶部郎中妣李氏封太宜人曾祖朝宗
以父命後表叔金彥名氏遂仍其姓公既仕乃

俊姓陸世居常之武進徙自浙蓋宣公裔也公
父從教諭公居奉化實生公自公父及叔父怡
愉先後舉進士爲郎署至公益顯公娶同邑池
氏承事郎以誠之女贈宜人先十九年卒繼鳳
陽姚氏南京府軍衛千戸福之女封宜人先兩
月卒子八人含章府學生有家學池出次奎章
側出次巽章姚出次敬章來章煥章憲章有章
皆出次室女六人長適國子生楊增次適宜興
縣學生邵天和次許嫁宜興蔣津次後公一月
卒皆池出次尚幼含章奉公及姚宜人柩卜是
年某月某日合塟于荼山之原公弟府學生節
亦有文錄公行爲詳程公所據爲狀者也銘曰
文以奇勝耻弗己出持堅敵强孰我能屈中所
自負觸事劚發有銛弗施歛志而没若在冶金
久乃成質器之貫艱恒百斯一成斯棄斯嗟彼
造物謂天曁曁孰衛揭揭公名在人公没不滅

冶齋陸先生像贊

賜進士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奉　勑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門生太原喬宇拜書

此禮部右侍郎冶齋陸公遺像也公成化丙戌
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累陞至詹事府
詹事兼侍讀學士贈今官文章行誼一時表望
孝宗敬皇帝在春宮公侍講讀比登大寶以舊學
從臣侍　經筵尋直便殿進講啓沃爲多時
孝宗勵精三代盛治謂得之理義養心之助公名
良弼預修
英廟
憲廟實錄通鑑綱目宋元史續綱目兼領　玉牒
公名良史
孝廟銳意用公竟歿于位惜哉公主順天庚子鄉
試宇誤在選中荷公之教寔深比公子敬章以
像示宇瞻拜之餘敬作贊曰
維玉拱璧維材豫章厥用伊何於彼朝堂顯顯
冶公間氣天啓在
帝左右以布四體　國有皇猷公黼黻之　國有
典章公考繹之不質不腴黄中通理
帝用休嘉曰古良史恩數荐臻曰予舊臣論思厥

職亮弼惟均公爲几几公履謙謙公弗自任人則具瞻孰厄其衷厥施未竟論世考德獲命之正接公季子後二十年拜觀遺像風神凜然如山斯仰如川以濟爰述贊辭永詔來裔

龍皋文稿目錄

記

古愚軒記

澤存堂記

成塘書屋記

愛日堂記

思貽堂記

華氏新居十詠記

程太夫人林氏壽徵圖記

龍皐記

卷八

序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涿州志序

送少宗伯董公尚矩之任南都詩序

羅德安先生文集序

碣東聯句詩序

送嵩明州同知秦信之序

黃山八景詩序

送山東參政王君希曾之任序

送陳君堅遠赴黔陽令序

慶駙馬都尉周君得孫序

送劉世美知常州序

卷九

序

壽宮保大宗伯兼學士素菴彭先生序

[illegible]

贈都憲張公之任南京序

于少保奏議序

送山東憲副陳君粹卿序

夢鶴軒詩序

慶錫山秦甲牧壽序

送王都紀序

官箴後序

贈塑師李立初歸江西序

金溪王氏派芳集序

送芮廷延斷事之山東序

卷十

序

賀都憲楊叔璣陞戶部侍郎序

送進士胡君伯雍出宰平湖序

送禮部員外郎陸克深知敘州序
送河南叅政李德深序
送周君克禮吏令永春序
送涿州學正丁松年序
送石僉憲序
賀方良弼擢禮部司務序
送謝訓術歸無錫序
送封都憲梅窓胥公歸四明序
賀福建叅政秦公廷韶聯句詩序

卷十一

序

送節推孫君孚吉應　召詩序
送浙江憲副吳善長之任序
送魏大尹之武進序
送李都事序
贈福建叅政李君之任序
送吳憲之令龍泉序
送鳳翔府劉同知序
送雲南左叅政周君子建之任序
送常州府判張君之任序

送錢生歸京口詩序
送太學生徐懋昭歸省序
慶封承直郎兵部主事馬公六十序

卷十二

序

雙壽圖詩序
送無錫賴尹文玉復任序
送岳州唐通判元振序
送胡節推赴常州序
鄒孺人惠氏輓詩序

送吳文舉任濬縣令序
賀郡守孫公擢浙江叅政序
慶封保寧府同知趙公序
送太學郁廷用還金陵序
送劉尚文序
慶胡侍御考績序

卷十三

序

送偃師令裴君序
贈韓世資醫師序

卷十四

書柬

卷十五

行狀

卷十六

墓誌

龍皐文藁卷之一

日講直解

冏命

冏是穆王之臣名伯冏穆王命他做太僕正這是他誥命之辭編書者因以名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予是穆王自稱宅是居丕后是大君怵惕是恐懼厲是憂慮不安之意史臣述穆王告伯冏之意先呼其名說惟我爲周家子孫不能奮發盡

爲人君之德乃繼嗣前人居此大君之位祖宗之統緒天下萬民之安危皆托於我一身一事不謹遺害及天下我是以中心惕然常恐不勝其任憂慮不安甚至中夜不寢而興痛自思省求免於過差之地也蓋穆王深知爲君之難如此所以能求助於臣下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齊是嚴肅之義侍御僕從是指給侍左右與御車的人太僕之長與凡一應隨從的人皆是承是順弼是正救臧是善穆王說在昔文王武王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無不敬聖無不通其德至矣而凡在朝大小之臣又皆懷忠良之心盡輔相之職似乎不待他人之助矣然當時給侍左右并御車的人太僕之長與凡一應隨從執事之人這等人亦莫非正直之士朝夕親近左右見其君行得是的便順承著行不是的便隨事正救不肯阿諛順從是以文王武王之德聖而益聖或出御外朝或入居深宮兢兢業業無

有一時不欽敬發一號施一令大公至正無有一時不盡善所以下民之衆無不敬而順之而萬邦之治無不休美正由前後左右皆得正人以爲助故也穆王舉此以告伯冏意思說爾等今日豈可以所職掌專在侍御奔走之間而不正直輔我乎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予一人也是穆王自稱無良是資質不美的意思匡是輔助繩是取直之器繩愆是正直過愆

之義糾謬是正其差謬格亦是改正之義非心是非禮的邪心先烈是先世的功烈穆王自返己說惟我一人資質不美不能勉於爲善其實倚賴著左右前後有官位的賢士各盡其心以輔助我之不及繩直我的過愆糾正我的差謬箴規警戒務要格正我非禮的邪心使我昏愚日進乎聰明柔懦日進於剛果凡資質之不美者日變而爲美庶幾使我能繼承先世文王武王治天下的功烈而無忝也葢穆王於卽位之初求治之切至於命一太僕之官亦惓惓責望如此倘能長保此心何治不可成也

令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大正是太僕正官群僕是掌灑掃與車僕祭祀等項的不止一人故曰群僕逮是及僚是同僚佐貳等官便辟是慣熟揣摩趨奉人的側媚是姦邪諂媚的人吉士是善人穆王明言命伯冏之意說今我特命你作太僕正官以正你所屬一應僕從侍御之臣各以正道勉輔君德使上下交相修省補其致治之不及可也然如何可盡此道葢你的同僚佐貳當謹愼簡擇不可用那巧言能變亂是非虛華務修飾容貌的人不可用那便僻揣摩人意巧爲奉承的側媚陰奮姦邪陰爲諂佞的人這等人若用了都能誘引其君爲非不至於壞亂國家不止惟有那善人吉士忠良耿直人君若用他自然薰陶漸染去邪歸正不患不進其德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昵是親近憸是邪迪是引導先王之典是祖宗舊制穆王告伯冏說我所以命你愼擇僚佐者誠以僕從之臣都是正人則其君日聞正大之言而無玩好之誘自然能行正道矣僕從之臣都是諂諛小人則必阿諛諂佞虛美其君是聖人之君使其君信而不疑自以爲有聖人之德於是喜佞惡直驕奢昏惑無所不至矣故人君能修其德惟繫于僕臣之賢不修其德惟繫乎僕臣之不賢君德之修不修繫于僕臣之賢不

賢如此令爾伯冏愼無親近邪憸邪小人使他
備我耳目侍從之官每日漸漸的以非禮之言
掩蔽我的聰明而不肯敎導我以祖宗之良法
美意此一節是穆王自量其學力未至恐近幸
之人移奪其心故預先戒絶之如此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
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時解作是字瘝是曠廢之義辜是罪彝憲是可
常行的法度穆王戒伯冏說你於僕從等人若
不以忠良的爲善人而惟取那貨財求進的爲

善人而用之如此則所用皆姦邪小人不肯引
君當道必曠廢其職矣然此皆由你十分不能
祗敬其君所以任用非人負我所託我當治你
之罪故曰惟予汝辜穆王告戒伯冏至此已懇
切詳盡又於終篇嘆息說凡我命你之言你可不
敬聽哉務要始終此心求遠輔弼其君以所當
常行的典章法度凡一切異端邪術非所當行
的不要使小人得乘間蠱惑君心纔好蓋僕從
侍御之人早晩親幸褻狎其言易入故穆王命
伯冏丁寧告戒如此編書者取之亦以爲萬世
人君之龜鑑也

費誓

費是地名昔周公之子伯禽初封爲魯侯因淮
夷徐戎構亂帥師伐之在費地誓戒衆人編書
者因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玆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
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
鋒刃無敢不善

公是指魯侯徂是往淮夷徐戎卽今淮安徐州
地面與魯接境敹是縫綴冑卽是盔敿是上繫

的帶干是如今旁牌弔是精製的意思鍛是打
造鐵器的取出火時急淬於水中要他堅利戈
矛俱是鎗礪是磨鋒是刀鋤口上芒快處這是
史臣記魯公誓衆之辭先發嘆說你衆人不要
諠譁靜聽我的命令往日淮夷作亂乘我始封
又結搆徐戎並起爲冦今我帥你等往征之然
戰陳以兵器爲先如甲以護四體冑以護頭面
俱要好生縫綴完全勿致破損干上要有帶繫
便於擧動這幾件都不可不精製者臨陳以防
身爲先也弓矢易於損失要多豫備戈矛易於

殘缺要加鍛鍊鋒刃易於鈍齒要加磨礪這幾件又都不可不盡善然後可以勝敵也魯公立國之初行師誓衆詳整如此蓋以周公爲父教習有素所以爲賢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敛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是大舍牿是説軍中造作廏舍拘放牛馬之所杜是閉絶擭是捕野獸的機檻敛是塡塞穽是坑坎這一節是魯公誓戒行師地方居民説凡軍旅中駕車有牛騎有馬其止宿牧養之處

已大布滿於你四野之中你居民凡在野外有設爲捕獸的機檻便與我閉絶了有發掘陷獸的坑坎便與我塡塞了使四野土地平洋不致陷害傷損了我牧放的牛馬軍法嚴謹有常不可輕犯有此治汝以此常刑而不可赦也此一節是平治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是馬牛牝牡相誘因而狂逸奔走之義臣妾是男女賤者之稱商是量度這一節是魯公整肅部伍之事説凡軍中馬牛有牝牡相引誘因而風狂奔走了的有役使的男子女人棄家逃亡了的俱不許失主越過軍壘去趕逐他雖不許他越壘趕逐但有人收得這馬牛男女的能敬懼小心不敢藏匿復還了人我自商度你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賞賜他不聽誓戒亂了部伍越壘趕逐匿了人不還這等的都有一定之法禁治不輕宥也不許寇盜搶掠等事踰過墻垣或偷盜人馬牛或誘人男女這等的其情

尤重又自有一定之法禁治你必不可宥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甲戌是用兵的日期峙是儲備糗糧是軍食郎如今説乾糧不逮是不及大刑是死罪這一節是魯公誓戒軍中糧餉之人先刻期告他説甲戌之日我要帥衆往征徐戎之罪蓋徐尤近魯地故先加兵你須要儲備糗糧以供軍食不可臨時致有不及以悞進兵之期如有不及悞了事的所繫非小你主餽之人當加以死罪不宥

也蓋軍行以糧餉爲先故示以重罪懲督之使知所懼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郊是國門外之地遂又是郊外之地楨幹兩件俱是築墻的板木有無餘刑非殺如說不止一件刑法但罪不至死的意思芻茭是餵馬牛的草束大刑是死刑魯公既告戒了所統諸侯又告戒他魯國之人說國有四郊東郊之人與徐

戎對壘難别用他你西南北三郊三遂的人民當備著築墻板木之類我於甲戌進兵之日要乘隙修築城垣營壘以防衝突之患你無得失於供應若失於供應誤了我的事我所以懲治你的不止一件刑法但罪不至死耳又告他說你三郊三遂的人民不止供應板木又要儲備著餧養馬牛的草束不可不多備些倘或缺少致使我馬牛飢困用兵失利其罪比前不同必加以死罪不輕宥也魯公於初封之日行師誓衆先後次第詳整如此蓋以周公爲父教習有素所以爲賢也

大學衍義

夫晝訪足矣又必加以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湊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宫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其持養也難此所以夜對之益尤深於晝訪歟聖明在上倘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正觀之規摹與我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復

攻是伐聲是音樂色是女色溺是陷便朝是宫殿之近便易於聽政處薦是進紳是繫的帶士大夫進笏於帶故稱爲薦紳儼是端莊昌言是善言輻是車輪中直木輳是集璫是耳珠近侍内臣皆戴貂冠耳珠以爲文飾嬪御是妃嬪之服侍左右的眩是迷亂奇技淫巧是新奇過巧的技藝器用聖明是眞德秀稱宋理宗之言我祖宗是稱宋朝前代諸帝眞德秀說唐太宗及宋朝諸帝晝日親近儒臣訪問政事亦足以爲治矣又必至於暮夜之際亦時或召見對問何

也蓋人主一心異端邪說乘間伺隙攻伐之者不止一端惟淫聲與美色尤易於陷溺人心人主日間御便殿薦紳士大夫儼然布列左右良善的語言正直的議論便如車輪一般四面俱臻集於前那時雖有異端邪說無由得入所以要保守此心常在正路上行最爲容易至於退朝在深宮暮夜時節所接見的不是貂璫近習便是妃嬪進御之人眼面前都是些紛紜華美富盛珍麗之物雜然並進皆足以迷亂人眼目新奇的技藝工巧的器用皆足以移蕩人心所

以要持守保養此心不被他引誘了也最難此所以夜間亦召對儒臣有所資益尤深於晝訪之功也眞德秀勸理宗說聖明在上倘有志要做聖帝明王的事業則唐太宗延訪十八學士的規摹及本朝祖宗召對儒臣的家法這是治天下的首務不可以不復舉之也

臣按太宗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愧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廁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爲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鑒是以鏡照物明見的意思蕭是梁帝的姓釋老是佛道二家嗜學是好學三聖指堯舜禹六經是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廁是混雜佛時仔肩一句是詩經中的言語佛讀作弼與輔弼的弼字通用時解作是字仔肩是負便是俗說擔戴的意思憾是恨眞德秀評論唐太宗之言告理宗說臣考據唐太宗深見蕭梁武帝與

元帝的過失不取佛老二氏之教惟於堯舜周公孔子之道是好邪正兩途可謂能知所揀擇矣然太宗終身所行如脅父臣虜兄弟相殘收納弟妃於人倫大本上不能無愧於正道者由其好學雖懇篤然當時與群臣講論不過是前代或得或失的粗跡至如堯舜禹三聖人所傳授精一執中微妙的指趣及六經中所載治天下的見成法則都不曾聞得況又當時所親近的如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等雖或是一時有名的儒者而姦詐諂諛小人如許敬宗權萬

紀等亦混雜其列邪正無別如此安能有同心輔弼其君擔戴得天下重任之益故唐太宗雖名爲希慕前代聖人不過託之空言不曾著實行這道理有得於已蹉過了君臣相際遇好機會其實爲可恨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爲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姦佞之乘其隙則亦有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於家益之所以戒舜

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

從事是用功的意思隙是空閒欲專指色慾朋淫于家是書經益稷謨之言朋是黨助小人之意淫是亂無皇耽樂是書經無逸篇裏之言這皇字解做寬解的意思耽是過於淫樂無節也眞德秀因引上面唐太宗之言告理宗說臣考據秦朝漢朝以後人君號稱賢明之主者但能脩飭一身少有過失者亦或有人其有能用功保守此心常怕姦邪讒佞之人乘伺空便得肆欺罔未有如唐太宗之英明不可欺者蓋太宗中心清正凡事自有主張故當時姦佞之臣如封德彝說天下無奇才太宗惡其輕視天下人宇文士及見太宗偶然愛一株樹好便也稱這樹好太宗斥其讒佞權萬紀獻增銀課之計太宗怒其言利當日罷黜其官這幾人者皆不能以姦佞惑亂其聰明然太宗所言勇力辯口諂諛姦詐好色此數件都易惑人而好色一件尤最爲害古先聖帝明王惟於此事尤加謹畏故益稷謨說不要學堯子丹朱黨比小人淫亂于家此伯益所以告戒其君帝舜也無逸篇說爲

人君的不要自寬解說今日且得恣意耽於快樂此周公所以告戒其君成王也舜聖君成王賢君豈有耽好淫樂的事其臣如伯益與周公猶以此戒之可見色欲一事尤當畏避也

近世儒生有爲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切於正

心之學故錄焉
箴是以言語箴規人過失取醫者以箴治病之
義茫茫廣大貌甚輿是天地總稱俯爲下仰爲
上垠是涯岸眇是微細稊是草子似穀米的叅
是並列之義天地人謂之三才役是使令幾希
是少天君是心爲天理所主故稱天君眞德秀
說近時儒者范浚把人的心做一篇文字箴規
世人說茫茫然天地之大上下無有涯岸人生
其中眇然有此一身微細之甚便如太倉中一
粒稊米而已身雖至微然人之爲人能與天地

之大並列而爲三才者亦惟在乎一心之大耳
且古往今來之人誰無此心若此心不能爲一
身之主反被形體在外的牽使便與禽獸無異
矣形體在外的口便欲食好滋味耳便欲聽好
聲音目便欲看好顏色手足動靜便欲安佚自
在倘此心畧放肆不謹那所欲之物如淫聲美
色奇邪之味怠惰之氣隨卽乘伺間隙投觸心
上來便都爲此心之害矣況人心所具之理甚
是微妙那百般的私欲四面來攻代他則天理
所存能有幾何故嘆息說嗚呼幾希言人心之

理幾乎絶矣惟君子之人常存誠實保守此心
凡應事接物便能思念這事於天理上當行不
當行又能敬謹常如奉祭祀對賓客之時所以
此心有主泰然安舒四肢百骸無不從心所命
令而私欲不能擾害矣眞德秀說此箴雖是常
言易曉然最切於大學中正心之學故錄於此
以備觀覽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
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
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

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
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
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麗正是書院名張說是唐宰相有司是官府優
是有餘糜是以米爲粥腐爛之義今天子指唐
玄宗帝亦指玄宗眞德秀引唐史中說唐玄宗
皇帝開元年間創置麗正書院聚集一時有文
章學問之士於書院中或使之纂修書籍或使
之侍講經史以宰相張說爲修書使以總領其
事當時官府供給日用所需務從優厚時中書

舍人陸堅以爲修書講讀之事無所補益於國家徒然糜費了朝廷供給欲奏聞革罷了書院宰相張說說自古帝王當國家太平無事之日多被小人哄誘或營造高大宮室以爲游賞之所或廣蓄滛聲美色以騁快樂之私如今天子一無所好獨能招延禮待文學之儒或纂修或進講各相與發揮經典書籍中所載的義理使主上因此知帝王爲治之學及古今治亂興亡之跡其所補益者甚大而日用供給所損費甚微小而反屑屑計較如此陸堅之言何其不達

大體也玄宗聞說此言愈加重說得輔導之體而薄待堅以爲小人

必誠意以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眞之蠱媚王鉷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祿山瀆亂宮闈之醜哉

確是堅確惠妃是唐玄宗妃武氏太眞是玄宗子壽王妃楊氏玄宗聞其美使爲女官號太眞後潜納爲妃蠱是毒物能殺人者婦人以妖媚惑人便如蠱毒殺人一般王鉷宇文融皆當時專一聚斂之臣後皆以罪誅竄而死寢是歇卧處三子是玄宗之子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玄宗信讒間之言皆以無罪廢爲庶人賜死祿山是胡人姓安名祿山做范陽節度使玄宗最寵愛他楊貴妃養以爲子出入宮禁頗著醜聲眞德秀說唐玄宗崇儒好學果能知大學誠意正心之功必然於念頭初動處好善著實能好惡惡著實能去使此心爲一身之主無有不正則凡滛聲美色珍奇貨利之物來哄誘我的此心

確然有主必不被他移奪那武惠妃楊太眞雖能蠱媚王鉷宇文融雖能聚斂自然不得進用矣果能脩省一身以爲正家之本則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都有倫理朝廷清明宮寢雍肅無有亂政而無不各盡其道矣安得中無所主致有聽信讒言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寵任胡虜安祿山出入宮闈溷瀆滛亂以致醜聲外聞爲宗社危亡之禍眞德秀此言蓋深惜玄宗徒好學而無實踐之功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

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
範元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
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
憲宗是唐朝皇帝典墳是古書五典三墳之類
三復是再三反覆撰是撰述金鏡帝範俱是太
宗所撰書名開元訓誡是玄宗所撰書名帝是
指憲宗龜是靈物卜之可以知吉凶鑑是鏡子
照之可以別妍醜眞德秀說唐憲宗皇帝於萬
幾之暇常留意於古五典三墳之書每觀覽前
代人君受命而興禍敗而亡行得是的行得差

失的事蹟皆再三反覆其言審察其所以興亡
得失的緣故又讀史臣所修唐太宗貞觀年間
玄宗開元年間的實錄見太宗撰述金鏡書及
帝範以賜太子玄宗撰述開元訓誡等書從此
憲宗遂採擇尚書春秋史記兩漢書內所載君
臣行過的興亡得失事蹟如龜可卜吉凶如鏡
可別妍醜的集錄成書凡十四篇使人看了以
為法戒是亦垂教後世之意也其目詳見下文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為龜鑑用意美矣
然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
以讒諂用皇甫鎛程异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辯
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勳賢未嘗錄也土木
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
玩是愛好的意思蔡是蔡州即今河南汝寧府
唐節度使吳元濟據其地以反憲宗遣將討平
之裴度李逢吉皇甫鎛程异俱是憲宗時宰相
惟裴度是君子那三箇是小人羨是多餘土木
是營造之工乖是違背眞德秀說唐憲宗留意
愛好經籍集錄前代事蹟可為龜鑑者以備勸
戒其意甚好然自討平蔡州之後朝廷稍得息

兵其驕縱奢侈之心便已形見於外如宰相裴
度忠良正直不得親信而反見疎遠李逢吉以
讒邪諂佞遂得柄用皇甫鎛程异因掌財賦貢
獻羨餘之數臣得進身君子小人用舍顛到如
此其十四篇書中說要辯邪正其實未嘗辯說
要任賢臣其實未嘗任也且裴度諫用皇甫鎛
程异韓愈諫迎佛骨俱不見聽況裴度又有平
蔡之功反被皇甫鎛等擠排罷為河東節度使
是徒說要納忠諫實未嘗納說要錄勳賢實未
嘗錄也浚池起殿漸興土木之工則與崇節儉

一條相反矣聚歛貨財不恤軍民之怨則與脩德政一條相背矣眞德秀意思說憲宗所行件件與所言相反由其不能先正一心以爲萬事之主也

當時群臣獨一裴垍能盡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能正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爲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裴垍告憲宗時賢宰相克己復禮是論語中孔

子告顏回問爲仁之言說人須克去己私方可復還天理視聽言動之間克己之目說人要克去己私須要於視聽言動之間都禁絕了非理的事引君當道是孟子之言說爲人臣的須導引其君事事當正道上行眞德秀說唐憲宗時群臣中能輔導其君的惟有一箇宰相裴垍當因上問爲治所先裴垍說在先正其心然垍雖能盡正心之說至於心之所以能正者如格物窮理至誠無妄這等工夫裴垍亦莫之及都不曾說出此理徒然泛舉正心之綱而不教以如何是用功之處譬如教人克己復禮爲仁而不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的條目則人何所用功私意必不能去天理必不能復豈能有所補益乎故爲人臣者自己不知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以次而進必不能導引其君使之事事皆當正道上行也

以上叙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以上自行義第四卷至此是眞德秀叙述漢光武明帝章帝唐太宗玄宗憲宗爲學的事蹟以勸戒宋理宗者

經筵講章

四書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這是大學傳第十章曾子引孟獻子之言以明爲人上者不可與民爭利的意思孟獻子是魯國賢大夫仲孫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畜是養乘是四馬駕一車察是留心計較的意思豚是

小猪孟獻子說爲士的初陞做大夫之官得乘著四馬車而行已有俸禄養身了不可又屑屑然留心計較那養雞豚的小利失了大體伐氷之家不畜牛羊伐氷是古禮卿大夫以上的官許他冬月藏氷以備夏月喪祭之用這等的官愈大俸禄愈厚了不可又貪得無厭畜養那牛羊之類以圖孳息之利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百乘該馬四百匹聚斂是科斂臣是古者卿大夫之家都設立家臣卿大夫之家朝廷封以一縣人民供他俸禄至於有馬四百匹可謂富矣不可又養那會聚斂財物的家臣刻衆肥家苦爲民害孟獻子又說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臣是偷盜府庫財物的人這等人雖不可有但只是偷盜之物有限而又害不及民惟有那會聚斂的人千方百計横征巧取能使上面人以得財爲喜不顧下面人積怨已深一旦至於財聚民散禍及身家比之盜臣其害爲尤甚矣曾子既引孟獻子之言如此又說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這一句也是古語曾子又引來證孟獻子之言說此卽是古人說有國家的不可以聚

斂財物爲利只是以義導民輕徭薄賦使民財自富國用自充便是自然之大利也臣觀此章是曾子解釋經文中治國平天下之義而諄諄歸結於財用上深致其意蓋以爲人上的不能絜矩以通天下之情皆由利心一起徇已欲而不知有人所以至於好惡用舍皆不得其正而天下不能平也恭惟

皇上臨御以來深知民利不可爭奪罷斥珍異之獻屏黜聚斂之人可謂能絜矩以通天下之情矣尤廣此心無一事不思與民同其好惡而使

萬物各得其所則天下治平之效不患不與唐虞三代比隆也伏惟　聖明留意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這是中庸三十三章子思子形容上文不顯之德篤恭而天下平之盛的意思詩是大雅皇矣之篇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是明顯的德行指文王之德而言大是張大的意思聲是聲音以猶與也色是顏色聲以色言人

之聲音與笑貌也大雅皇矣之詩託上帝自謂我所以眷念文王有明顯之德者非有他也以其德之深微不張大於聲音笑貌之閒如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自然不暴著其形迹這便是他不大聲與色處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子是孔子孔子說化民若無實德但以聲音笑貌爲事這乃化民的末務子思子旣引詩以贊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不張大其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的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是猶有那聲色者存亦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於是又引詩中德輶如毛之言以形容之詩是大雅烝民之篇輶是輕也毛是毫毛倫是比倫烝民詩說德之在人本所固有故甚輕而易擧不啻如一毫毛而已此言庶乎可以形容不顯之妙然子思子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倫者若不顯之德則淵深微妙無物堪比這也未足以形容那不顯的妙處又不若文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是事也文王詩中說上天之事一氣默運於亭毒之表而四時自成萬物自育泯然無聲迹可見

漠然無臭味可聞子思子引之以爲君子之德正如天道一般渾然無此形迹可見而天下相安於熙熙皞皞之間乃爲不顯之至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那三等然後爲至也

臣嘗觀之中庸此章自下學爲己謹獨的工夫推而言之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蓋擧一書之要而總結之示人之意最深切矣古先聖王如堯之允

恭克讓萬邦協和舜之溫恭允塞天下咸服皆
是有那不顯之德者恭惟
皇上體道謙冲臨朝端穆大廷如是深宮如是大
政如是細行如是緝熙之學謹獨之身蓋真有
不顯之德矣孟子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臣等
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
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這是論語第二篇弟子記孔子荅季康子的言
語季康子是魯大夫季孫氏名肥一日問於孔

子說我欲使百姓每敬事於我而不敢慢盡忠
於我而不敢欺交相勸勉爲善而不蹈於惡果
何所爲而能使百姓如此孔子荅他說臨之以
莊則敬臨是臨民莊是端嚴爲人上者民所瞻
仰於那臨民時容貌若不端嚴那下民便怠慢
不敬了必正其衣冠使有儀可象尊其瞻視使
有威可畏如此則下民得於瞻仰者自然敬畏
於上而不敢怠慢矣這便是臨之以莊則敬孝
慈則忠孝是孝順父母慈是慈愛衆人爲人上
者下民表率於那居家時父母若不能事之以
孝衆人又不能畜之以慈下民便欺悖不忠了
必共爲子職而善事其父母推廣仁心而慈愛
於衆人如此則下民得於觀感者自然盡忠於
我而不敢欺悖矣這便是孝慈則忠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善是才德可稱的不能是才德未成
的爲人上者於那下民中有善的不舉用他不
能的不教導他那下民如何得相勸爲善必登
庸選拔凡才德可稱的皆用之而不遺誘掖奬
勸才德未成的皆教之而不棄如此則下民莫
不互相勸勉皆樂於爲善矣這便是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蓋季康子之問急於求效孔子則舉
在我所當爲者告之盡其在我則其應自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臣觀孔子此言雖止於告魯大
夫然聖言廣大理無不該等而上之治國平天
下之道皆不出此故虞舜恭己無爲而四方風
動武王惇善繼之教敷大賚之慈而萬姓悅服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率此
道也恭惟
皇上端拱垂衣百官承式
祖訓恪遵務隆善述孝　萬幾親覽思覃府育之

慈徵求盡巖穴之才 臨辛重辟雍之敎
聖性高明動合經義推此以往何治不成昔宋臣
趙普告其君以論語一書可佐人主致太平如
此言者皆是也伏惟 聖明留意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這是論語第十六篇弟子記孔子之言君子是
有德的人忿是怒難是禍患孔子說君子人未
能到聖人不思而得的地位日用之間所當思
省於身者其事有九如目主於視視不明則可

欺君子視而思明見一物便知一物之美惡接
一人便識一人之邪正則自無欺蔽之奸矣耳
主於聽聽不聰則易惑君子聽而思聰聞一言
便知一言之是非應一事便知一事之虛實則
自無昏惑之患矣顏色發於面目太嚴厲者非
德容君子則思和顏悅色而藹然其可親容貌
見於一身稍放蕩者非端士君子則思蹈矩循
規而儼然爲可法言不忠而口是心非者爲佞
人君子則思坦然盡心而無隱事不敬而狐疑
反覆者爲庸儒君子則思確然主一而不移理

有疑而未明若恥下問則成愚矣君子則思從
師問難以廣其知事有忿而難忍恐小不忍則
害大矣君子則思反己恕人以免於禍至如小
而官爵貨財大而人民國土一事一物可得於
己者都是得若見得忘義何所不爲故君子凡
有所得必熟思審處合於義則萬鍾之富有不
辭害於義則一介之微不苟取古之君子於日
用常行動加思省以脩身其事有九如此然聖
人之言通乎上下進脩之義尤切君身這思之
一字即如大禹所稱予思日孜孜之思也故視

思明聽思聰與明四目達四聰之言合色思溫
貌思恭與溫恭允塞之旨同朕言惠可底行即
言思忠敬用五事即事思敬疑思問與念終始
典于學無二適念思難與惟干戈省厥躬同一
心至於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不貴異物賤用
物即皆是見得思義之意也故後世人主有聰
明日蔽於群邪而言行日負其初志者無他惟
由平居晏安不能致思於九事之間而已故先
儒以爲九思之旨非是平居不先學問而臨事
徒費心思蓋惟靜而存養之力深則動而省察

之功易故臣愚以爲疑思問一條又九思中之
先務也蓋古今禮樂制度興亡得失之故閭閻
幽隱民情物理之微雖生知之聖無有不待問
而知者是以古昔聖帝明王及我
祖宗列聖視朝之暇或御便殿延訪大臣或因講
讀親邇儒學之士政事之外便舉經書勸導之
餘旁及人事顧問從容日昃不厭馴致聰明日
廣而壅蔽日除正學日隆而邪佞日遠不思不
勉優入聖域以成太平極治之盛其功惟在乎
能思能問而別無高遠難行之事也書洪範篇

曰思曰睿睿作聖仲虺之誥曰好問則裕正是
此意仰惟
皇上天縱睿聖之資皆所優爲而正 今日可致
力之地也臣等不勝惓惓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

這一節是孟子說人君要行王政必先任用賢
才的意思尊是優禮賢是有德的人能是有才
的人俊傑是才德出衆之稱卽指賢能說孟子
意思說人君以一人統億兆之衆輔理之責必
用賢才那賢而有德的人忠良不欺廉公有守
憂勤爲國人君得這等人當尊敬之必重其祿
位加以禮貌使他論道經邦朝夕納誨而忘其
勢分之嚴意氣交孚而不惑讒邪之間這等呵
則尊賢之禮盡而簡慢之失無有矣那能而有
才的人文學政事各有所長皆堪任用人君於
這等人當器使之必隨才高下分職授任使他
傾竭底蘊而興其勸功之心脩政立事而無或
曠官之弊這等呵則使能之道盡而遺棄之嘆
無有矣夫賢者尊之則所尊者無非賢能者使

之則所使者無非能然所尊使之賢能是皆一
時之俊傑今既布列於朝充滿於庶位將見天
下之士懷才抱德未經試用者莫不欣欣然聞
風而起以爲平居所養正要行義事君今賢俊
登庸君臣道合如此我何可不出效分寸之用
自立於明盛之朝以求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
學哉故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
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臣竊觀人君之治天下固
以用賢爲先而用賢之道尤以正心爲本倘不
先正其心則好惡或移於嬖倖之私用舍不出

手乾剛之斷尊者未必賢而賢者或見抑能者未必使而使者或非能以致眞僞莫辨邪正混淆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世道所關尤有深可慮者矣此所以惟正君心爲貴也仰惟
皇上聖德清明好惡純正於尊賢使能之道固已克盡矣尚願始終此心謹於用舍於所當重之賢必禮貌之有加於所當用之才必公舉而無遺則賢能思奮職業益脩功光
祖宗澤流四裔而明良千載之遇端有在於 今日矣斯世斯民不勝幸甚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這是孟子離婁首章承上一節說人君治天下不可無法度的意思竭是盡繼是接續不已孟子說上古聖人君臨天下常以爲一日之聰明有限天下之運用無窮且如天下之大一事一物在吾前者或邪或正或曲或直竭盡我目力去審視他而明無不見然不過是一身之用天下事物邪正曲直不齊豈能使人人都審視得明白不差於是制爲規矩準繩四樣法則以繼於後規以取圓矩以取方準以取平繩以取直使天下後世接續相傳其用自然無有窮盡這便是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六律是截竹爲筩陰陽各六箇管兒吹着他審聽那宮商角徵羽五等聲音不同的這五音爲作樂之本或高或下或清或濁有和與不和聖人既竭耳力去審聽他聰無不聞然也不過是一身之用天下聲音高

下清濁變化不一豈能使人人都審聽得精享無誤於是又制爲六律之法以正五音使天下後世接續相傳其用自然無有窮盡這便是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不忍是見人饑寒切身愚頑犯法的便惻然憐憫他的意思聖人之心以爲我一身爲天下萬民之主故竭盡心思憐憫天下的人要教養他然徒有這心不施於政也無用處故又推廣這不忍之心施於政事之間如不忍人之饑寒困苦便與他分田授產薄賦均徭使人人安居樂業

無不遂其生如不忍人愚頑犯法便與他建學立師申明倫理使人人去惡為善無不順其性這不忍人之政流行於天下之大至於萬世可行接續不已仁恩溥徧如天之無不覆焉無一人不在敎養之中這便是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臣觀孟子此章本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兩事譬喻堯舜之聖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到這里却把這兩件都說做聖人立法的事以見一事一物之法無非人君分內所當為者而行不忍人之政

為尤異也然古昔帝王自堯舜聖人之外凡有志於治者或能節冗費省工役愼刑獄公法令等事都是這一點不忍之心所發但為私欲所蔽隨發隨止或作或輟不能擴充接續而行之是以治不古若而天下後世不蒙其澤也恭惟
皇上臨御以來　儉用恤民審刑愼法　念慮清明恒在天下擴充繼續使此心此政終始無間求遠可行則堯仁如天舜德好生所以覆被天下而垂之萬世無疆者端在此矣臣等不勝惓惓

尚書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這是尚書舜典篇史臣記帝舜初即位時命官敎民務農的帝是帝舜棄是后稷的名黎是黑色百姓每多是黑頭的所以叫做黎民阻是困厄饑是饑餓后是君也有爵土的稱號稷是那時掌農事的官播是布百穀是黍稷稻粱之類名色甚多舉大數曰百穀棄自幼年便曉得那農田的事在堯時已舉他做了田正專管農事所以帝舜即位要安養百姓每不得耕種至今

多有困厄饑餓的汝后稷做掌農事的官須用心敎百姓每及時播種百穀凡地利有肥有磽物性有早有晚人力有勤有惰件件要處置停當使百穀無不成熟的時節四方無不飽暖的人家爾能盡職則百姓每都有養矣臣嘗聞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蓋民非食不能存活民不能存治道如何可成所以古人說衣食足然後禮義興饑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之於子看來百姓每所急的莫急於此為人上所當重莫重於此是以帝舜即位之初首先於民食上

惓惓用心如此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　降明詔蠲免逋稅躬耕籍田以勸農就是這箇意思但只要擴充此心長在百姓身上薄稅歛輕徭役節財用愛養民力不違農時使天下富庶教化大行便是堯舜之治也不過從這等切近處做去臣不勝願望之至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這是虞書大禹謨篇史臣紀大禹告帝舜的言

語於是嘆美辭帝是稱舜大禹因伯益警戒帝舜以八事乃嘆美說帝當深念其言不可忘了蓋人君之德不徒善其一身要施於政事無不盡善人君之政不專在乎法令要安養兆民無不得所水火金木土穀這六者謂之六府曰惟脩者是脩治此六者各適於用如使水可滋灌而無泛溢之患火可熟爨而無亢熾之虞金可鎔鑄木可樵採置器用造宮室俱要用有節取有時辨土地高下肥磽之異順五穀耕種收歛之宜各使之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脩矣正德利用厚生這三者謂之三事曰惟和者蓋以六府既脩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使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以正其德使之工匠制器用商賈通貨財以利其用使之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以厚其生三事既治則事皆當理人皆樂業而無不和矣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六府三事既脩既和各有成效故曰九功叙是次序歌是歌詠這九件事功既有次序不亂其常則民安其利不覺喜發於聲而歌詠以樂其生也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是休美董是督責俾是使大禹又說百姓每安養既久恐他怠心或生把這已行之功日漸廢弛了不可不激勵他有勤於九件事功的將好言語戒諭休美他使之知所勸有怠於九件事功的將刑法督責懲戒他使之知所畏然又以刑威督人恐勉強面從不能長久惟有歌曲最易動人於是把那百姓每所做的九歌調和音律編做樂章或奏於鄉社或奏於朝廷優柔不迫以勸化之使百姓每聽了莫不懽欣鼓舞自然樂從無所勉強

庚幾日前已成之功得以久存而不廢壞也臣
觀大禹之告帝舜方纔說惟脩惟和惟叙是治
道方成之日便已思量到後來廢壞處要加戒
勉保守可見聖君賢相之治天下不以盛滿而
忘警戒如此恭惟
皇上以謙冲之資守盈成之業聞遠方之民迫於
饑寒　詔遣賑恤之後恐畿內之民陷於刑憲
面加宣諭之言是卽大禹告舜敎養之事也
伏願永保此心終始如一務使天下百姓歡欣
愛戴歌詠太平以共享無疆之休則有虞聖人

不得專美於前矣臣等不勝惓惓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
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這是商書說命篇史臣述高宗命傅說爲相的
事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
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恭
默是恭敬淵默帝指上天賚是賜與代字解作
替字象是形象築是築室居住傅巖是地名肖
是似昔高宗卽位免喪之後猶不肯發言因群
臣進諫乃說道我所以不敢輕易發言者正恐
我之德行不如前人故朝夕之間恭敬淵默思
想這治天下的道理以爲如何可以脩德而正
朝廷如何可以用賢而安社稷處心積慮頃刻
不忘以致精神感通故夢寐中忽見上帝賜與
我一箇賢良好人做我輔弼凡一切治天下的
事着他體我心思替我言語高宗旣得此夢乃
詳審夢中所見的人畫其形象使人徧求於天
下果然有一人叫做傅說築室在傅巖地面居
住其形象與夢見之人正相似且高宗於傅說

平生不識其人緣何感於夢兆蓋高宗恭默思
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天賚與良弼非
偶然而得者也爰立作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曰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納誨是進敎台字解作我
字高宗旣得傅說聽他所言果是賢良可勝重
任乃不次超擢立爲宰相又以爲我若不日親
近其人何以受其敎益乃加以師保之任置於
左右之間不惟早晩從容便於顧問抑且老成
與處賴其薰陶故又命之說我所以用你之意
不責以細務之勞惟要朝夕殷勤進納敎誨輔

我脩德忠言讜論不時陳說以廣我見聞邪說異端極力袪除以端我心術陰邪側媚之人無使亂我政遊觀聲色之事無使惑我心必使我無失德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庶幾不負我委任之重矣臣觀高宗之用傅說一旦舉於草野之中而登於廟堂之上在上者用之而不疑在下者受之而無愧臣民左右信之而不以為過何也蓋高宗之心惟賢是求傅說之心惟道為重以天下為公而無私家之計君臣上下意氣相孚眞足以成天下之務也三代而下異乎此矣

用其人未必知其實知其實未必盡其才宜其治效之不古若也故昔人謂人主之職在於擇相宰相得人則君德自正君德既正則天下之治自成若高宗之任傅說可謂知所本矣惟今宰衡之設雖顯無專命之員而保傅卿佐之臣侍從儒學之士儼列左右亮采代言實隱然寄輔相之職也惟先察之明而杜夤緣之弊然後任之專而去形跡之嫌親君子遠小人推赤心置人腹近臣日親則遠臣悅大臣見信則國勢尊如此則無德不脩無政不舉而天下之治所謂正其本而萬事理矣明良之會端在於斯伏惟

聖明留意

青宮直講

、尚書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帝是帝堯曰是說也疇是誰咨訪問也若是順庸是用也帝堯對他臣下說道是有誰爲我訪問那順時爲治的人來我將登用他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放齊是堯的臣名胤嗣也胤子朱是堯的嗣子名丹朱也啓是開發的意思明是明敏放齊因堯之問說道嗣子丹朱其性資開發明敏可以登用他

帝曰吁嚚訟可乎

吁是嘆其不然的辭氣嚚是口不道忠信的言語訟是爭辯也帝堯以放齊之薦丹朱而嘆其不然言丹朱口中不肯道忠信的言語而惟與人爭辯是非蓋徒有開明之才而用之於不善若登用他必害天下豈可用乎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是謀闢是開此言舜既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的賢俊以四方人的目爲目而明無不見通四方人的耳爲耳而聰無不聞不以一人耳目爲左右所蒙蔽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

牧是養民之官十有二牧是十二州之牧也柔是寬撫能是馴服帝舜又告于十二州牧民之官說爲政之道要使民足食而足食之道又在乎不要妨悞了他春耕夏耘秋收的時節遠方的人要寬撫之使他向化附近的百姓要馴服他使之畏法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惇是厚德是有德之人允是信元是仁厚之人難是拒絕也任人是包藏凶惡的人舜又說有德的人當厚待他仁厚的人當信任他包藏凶惡的人當拒絕之不可近他大凡爲治能足食安民任賢去惡如此幾件事都處之得當則不但中國服從雖遠方蠻夷之國最難化的亦無不相率而歸服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猾是亂夏是華夏謂中國文明之地也劫人曰

冦殺人曰賊在外亂法的人爲姦在內亂法的人爲宄士是理刑之官帝舜呼皐陶說大凡南蠻東夷擾亂中國之治及劫人殺人作姦作宄四樣犯法之人汝可作理刑之官掌刑法以治之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五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也服是服其罪就是就其處舜又說五等刑法各有所服如犯墨刑的該服墨刑罪的犯大辟的該服大辟的罪所服之罪雖有五等至於用刑所就又有三處如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各有輕重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宅是處居是居其所也舜又說五刑中有情可矜者又制爲五等流徙之罪以宥之而各有所處然處之雖有五等而所居之處則惟有三如大罪居之於四裔次居九州次居千里之外凡此等刑法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朱虎熊羆是四臣名益不敢當舜命乃俯首至地而拜推讓于朱虎熊羆四人帝舜亦然其所讓之人但又說爾可往居此職必能和諧其事也蓋人君爲天下萬物之主觀舜之命益雖草木鳥獸之微唯恐傷之况於人乎此可見唐虞之治眞後世爲人君者所當法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嘉言是善言罔是無攸是所帝舜因大禹陳克艱厥后之謨遂答應他說你所言道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而天下的善言我皆得聞之無所隱伏悉致群賢而在野的賢才我皆得用之無所遺棄萬國之民咸被其澤而無不安寧矣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稽是考虐是害無告是百姓每窮苦無處告訴的廢是棄困窮是賢人在下而未遇時的帝是帝堯克是能舜又說若要言路開賢人進百姓安必須凡事稽考于衆人以求必當于理務要舍了自家的私情順從衆人公論百姓每窮苦無告的最易虐害常存恤愛的心不可虐害他賢人在下未遇的最易廢棄常存進用的心不、

可廢棄他這都是爲人君所難的事惟帝堯能
如此非人所可及也蓋舜實能盡爲君難之道
不敢自當而推于帝堯者謙詞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廣是大而無外運是流行不息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武是指威嚴可畏而言
文是指英華發外而言伯益因帝舜以克艱之道
謙讓於堯遂嘆美說帝堯之德旣廣大而無外
又運行而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這是其
德之至於聖處而渾然無形迹可知是其德之

極于神處煥然英華發外是其德之文儼然威
嚴可畏是其德之武帝堯之德全備如此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皇是大眷是顧奄是盡伯益又說帝堯有這等
的德能感動上天所以上天自然眷顧使他盡
有那四方萬國的地土爲天下萬民的君主蓋
伯益非徒嘆美帝堯之德如此實所以勸勉帝
舜當有此德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
功

六府卽水火金木土穀天下財物都從這六件
出故曰六府三事是正德利用厚生三者是人
事所當爲的故曰三事帝舜因大禹言養民之
政故嘆美他說你所言是水土旣治而地道平
於下萬物並育而天道成於上水火金木土穀
之用無窮正德利用厚生之事已遂可謂六府
旣修三事惟和信乎無不治矣是以不但使今
世的人民得賴以安其生使萬世之久民生日
用永有倚賴這都是你的功績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汝惟不怠總朕師
格字解作來字宅是居九十歲爲耄百歲爲期
師是衆也帝舜因禹有平水土之功欲讓帝位
與他乃呼而告之說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
三年之久今年逾九十有三到百歲不遠已倦
怠於勤勞之事你當勉力不怠總率生民之衆
以代我勞蓋命之以攝位之事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俾是使也風動是風氣鼓動休是美帝舜答皐
陶說爾所說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乃是我所

願欲爾能使我果如所欲以爲治四方萬國歡
化流行如風氣鼓舞吹動萬物莫不靡然順從
這是你的美處此帝舜因皐陶歸功於已又申
言以嘆美之也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水逆行謂之洚水以其汎濫横流洚洞無涯也
儆是警戒允是信也帝舜既已申美皐陶又呼
禹而告之說來汝伯禹洪水爲災是上天所以
警懼於我之意然治水之事惟汝所奏的言能
成其信惟汝所試的行能成其功群臣之中惟

汝最賢於人舜之推美於禹盖欲終讓以位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枚卜是徧歷占卜之也大禹因帝舜所命讓位
之言人事已盡不容復辭乃對帝舜說今人事
既已如此可決之於神歷卜在朝有功之臣惟
卜得吉兆可攝帝位的便從之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
謀僉同
官占是掌占卜之官蔽是斷昆是後元龜是大
龜詢是問僉是衆帝舜因禹言呼而告之說伯

禹官司所掌占卜之法惟要先斷其志之所向
然後命於大龜而卜之今我志既已先定要讓
位與你而詢問於衆人之謀又無不同汝決不
可辭也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筮是揲蓍而占之協是合習是重也帝舜與大
禹說衆人都以你可攝位鬼神亦無不依順而
卜龜揲蓍無不合從何消更卜他人況占卜之
法瀆則不告不待再占而重得吉兆也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毋是禁止之辭諧是和諧大禹因帝舜之讓拜
而俯首至地再三固辭而不敢當帝舜說汝不
可更辭群臣之中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而
無不宜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
邦
宣是明浚是治有家是爲大夫的嚴是謹嚴祗
敬是恭敬亮采是政事明治的意思有邦是爲
諸侯的皐陶說人於九德中能有三德而日宣
明之則可使爲大夫明治一家的事於九德中

有六德而日加嚴謹恭敬之則可使爲諸侯明
治邦國的政事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翕是合敷是布皐陶說人之德雖有三德六德不同人君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使爲大夫爲諸侯之類則是九德之人各事其事大而才過千人之俊小而才過百人之乂皆在官使而無有遺才矣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師師是相師法撫是順五辰是四時金木水火

旺于四時而土寄旺于四季故曰五辰凝是成皐陶說在朝百官既皆是有德之人則同僚之間各相師法爲善而有事之際又皆及時以趨事順于四時如春生夏長秋歛冬藏不失了五行造化之序則衆功皆成而天下大治矣
禹曰俞
大禹因帝舜嘆詠臣鄰之意即然其言曰俞以爲爲臣的所以親助爲君之道正如此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股是足股肱是手臂帝舜因大禹然其言又說爲人君的資其臣下以爲鄰助便是人之元首有賴于足行手持耳聽目視以爲用可相須而不可無有也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予是帝舜自謂左右是扶持的意思翼是羽翼帝舜又申言明股肱之義說天下之民不能向化我欲扶持他爲善如敷五教明五刑之類你可羽翼以助我四方之民不能安生我欲宣布其力于四方以養之如平水土播百穀之類你可盡勤勞以有爲帝之命禹以爲股肱之義如

此可見君臣之一體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六律是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件管律五聲是宮商角徵羽八音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在是察忽是忽畧於爲治的意思出納是言語自上而達于下曰出自下而達于上曰納五言是歌曲之類與五聲相協者也帝舜命大禹說我欲聞樂器裡面那六律五聲八音高下清濁和與不和以察天下之治亂凡詩歌之協于五聲可以作樂者或自上而達于下或自下

而違于上你皆當審而聽之以觀政事得失如何蓋自古聲音之道與政事相通如樂聲和則天下平樂聲哀則天下亂故舜命禹審聲以知樂審樂以觀政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是違背於道四鄰是前後左右皆有輔助之職故曰四鄰帝舜又命禹說允我之所行有違背於道處你當盡輔弼之道救正其失不可在面前阿諛順從以爲是而却退去背後毀以爲非也舜旣命禹如此又說爲人臣的在人君四

傍皆有輔助之職你不可不欽敬其事這又是申結上面弼直臣鄰之義而深責於禹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

下是說堂下之樂管是竹做的鼗鼓是有柄的小鼓持其柄搖之而旁耳自擊者柷狀如漆桶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鏞大鐘也后夔說堂下之樂旣吹管又搖鼗鼓樂初作時用木椎擊柷以合其聲樂旣終時用木尺櫟敔以止其奏或吹笙或擊大鐘以相間迭奏故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

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蹌蹌行動之貌簫韶是舜樂總名九成是九奏鳳凰是靈瑞之鳥雄爲鳳雌爲凰夔又說樂聲之和不獨感神人至如鳥獸微物聞作樂之聲亦相率而舞蹌蹌然有行動的意思簫韶之樂九奏旣成雖鳳凰靈物不常有者亦來舞於殿廷之間而有容儀蓋樂之能感通上下如此雖由于樂聲之和實本於舜德之和所致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股肱是人的手足元首是人的頭面君臣一體

故以股肱比臣元首比君起是興起熙是廣帝舜與其臣下商論治道到功成作樂的事心和意樂乃忽然歌詠起來說人臣爲人君的股肱若都肯歡喜辦事不怨勤勞則人君爲元首的凡事都興起不荒廢了而在朝百官的功業都無闕失這便是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

拜手稽首是拜時頭至手又至地也颺言是高聲說的意思率是總率憲是法度皐陶聞帝舜

之歌乃拜而叩頭至地高聲疾忙說帝當思念這語言九人君統率群臣興起幹事必須謹守成憲法度不可輕易更改蓋喜於興事的易得更張壞了事體惟帝於此事不可不欽敬也這便是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

屢省乃成欽哉

屢是數省是考察皐陶又說九臣下興起幹事的必要數數考察他的成功如何不要被人說謊欺瞞本不曾幹事只說幹成了這等處也當加欽敬不可忽○這便是屢省乃成欽哉皐陶

要答舜的歌故先叙他的意思如此

淮海惟楊州

流即是黃河流到泗州淮安地面便稱淮水史臣說北至淮河東南直到海邊都是楊州之地即是如今南直隷福建兩廣等處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即是如今江西鄱陽湖豬是水聚而復流陽鳥是鴈初然漫流的水到于彭蠡既聚而不泛濫鴈于九月亦隨陽和之氣飛到湖邊有洲渚可居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是婁江東江松江震澤是太湖因其水震動不定故曰震澤三江震澤都在今蘇松地面底定是致於安定而不震動東南之水既分作三條江流入于海而震澤之水今亦致其平安而不震動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篠是做箭的細竹簜是大竹敷是布夭是少長喬是高水患既退則做箭的篠竹大節的簜竹都敷布發生百草皆已少長樹木皆已高竦可

見水退地平九物得所也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貝如今俗叫做海巴織貝是織錦做成海巴的文彩橘柚是兩件果名小曰橘大曰柚錫是賜予海島夷人用筐篚盛著來貢的是貝文的錦段其包褁著來貢的是橘柚二果然二果不是每年常貢的必因朝廷或供祭祀或宴賓客等事有詔命賜予著來貢此果方貢來故曰錫貢蓋不欲以口腹之故勞煩百姓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沿是乘船順水而下楊州之人進貢的必沿江而入于海又自海通于淮泗二水以至京師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龍門二山名積石在今陝西河州衛地面龍門在韓城縣東北都是黃河所經處西河即是冀州之西河史臣記雍州人入貢的道有二條其東北境上則浮舟從積石至於龍門入冀州西河其西南境則會合於渭汭二河以達于帝都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崑崙析支渠搜是西方三箇小國名西戎即是如今西番地面即是就叙是次序史臣說這毛裘皮服西番諸國如崑崙析支渠搜也來貢此物蓋雍州的水土既平了大禹又有餘功平治西戎諸國皆就次序如此

四書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詩是詩經裏面文王之篇穆穆是深遠的意思於是嘆美之辭緝是接續熙是光明曾子引文王之詩說穆穆然的文王德容深遠不露圭角又嘆美之說其德之所以能如此者蓋緣他的至常能接續如緝麻一般沒有間斷熙然光明如日月一般沒有昏昧凡事到面前無不小心恭敬而自然安於所當止的去處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這是曾子又細細解說文王能止至善的條目說爲人君當愛人以德而盡仁的道理文王爲君便能發政施仁惠鮮鰥寡而止於仁爲人臣當事君以禮而盡敬的道理文王爲臣便能三

分有二以服事殷而止於敬爲人子所當止的在孝順父母文王事其父王季鷄鳴而起一日三朝可見能止於孝爲人父所當止的在慈愛子孫文王教其子武王爲聖人又做成王業以傳與他可見能止於慈至於與國中的人民相交接須有信實方得之服文王之治其國能使遠方的游文村野的武夫別國的諸侯都化爲善良可見他能止於信處以上五件是文王所行的大節目曾子把他來做箇樣子要人是件件這等推將去便知天下事無大無小都有箇

恰好道理當止的去處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美是好鮮是少曾子說常人之情多陷于一偏所以凡人心中雖喜好這一人然其人有惡處也還知道他惡不一向只偏於愛心中雖憎惡這一人然其人也有好處也還知道他好不一向只偏於惡這等人好惡不偏而身無不脩求之天下蓋亦少有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是俗語苗是種的禾苗碩是大曾子要發明

偏之爲害又引俗語說凡人所甚愛者莫過於子然至於溺愛不明雖其子爲惡也只說他好不知其惡凡人所貪的是財至於貪得無厭雖所種的禾苗已長大矣猶以爲未大這都是偏之爲害處而至於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曾子又總結這一章說所以謂人情陷于一偏則身不脩矣身既不脩則所以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都不得其正而不可以齊其家矣所以要齊家必先省察於好惡之間務要不偏於私以脩其身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
康誥是書經裏面康王之誥保是保愛赤子是懷抱中未能說話的孩兒曾子要明孝弟慈三者爲立教的根本都出自然故引這康誥中說爲人上的所以保養百姓每便如人家的慈母保養他生的孩兒一般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誠是實這是曾子解說如保赤子一句的意思

說人家慈母保養他的孩兒他饑要乳喫冷要衣穿卧起疾痛要人伏事又不能說都是慈母著實揣摩他啼哭動靜自然曉得他心上所欲的事雖不十分中他意也差不遠然這慈母保赤子的心是天性自然不待勉強不是他先學保愛赤子的方法然後嫁人正如爲人上的若把慈母保愛赤子的心去治百姓豈有不得其心然這愛百姓的心也不待勉強去學只從自家這一點慈心發見處推廣出來要人肯用心體察方曉得孝弟慈三者爲教人的根本都出

自然曾子因慈愛一事容易曉得故獨把這慈愛一件來說以見孝弟两件也都出自然不待勉强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是楚國史官所記的書曾子要明前面不外本而内末的意思又引這楚國史書中說楚大夫王孫圉曾出使到晉國晉大夫趙簡子問他楚國舊以白珩爲寶能直多少王孫圉說我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善人爲寶蓋黄金白璧之類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爲人上的若好他不過徒竭民財供一時玩好而已無可以爲寶

也蓋使國有善人則朝廷治亂係之以定生民休戚頼之以安可貴可重眞國家之寶也白珩豈足爲寶哉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是晉文公的母舅字子犯亡人是出亡在外之人即指晉文公重耳說仁親是愛親初晉文公因讒譖得罪出亡在外其後獻公死秦使人勸文公因父死喪國家無統乘機取國君之位文公以此告其母舅子犯因敎之曰爾可辭了秦國使者云我向時不得已違棄父母出亡

在外之人無可以爲寶惟以仁愛父母的道理爲可寶耳今父方死我便乘機去取位是不孝之人這諸侯之位得與不得俱是外物惟仁親之寶不可失也故曾子旣引了楚書又引舅犯之言以明人君能以財爲外以德爲本惟務孝事父母親近仁賢以脩其德則自然國治天下平而財用亦無不足矣

龍皐文稿卷三終

龍皐文稿卷之四

廷對策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爲治也其道亦多端
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
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
盡舉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宜乎大綱正而萬
目舉也可歷指其實而言歟說者謂漢大綱正
唐萬目舉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
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
而悉言歟我

祖宗之爲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
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歟朕嗣承
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
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富庶而無失所之憂
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內外熙然泰和
可以增光
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諸士
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
於篇毋泛毋畧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聖人之君天下必思以盡天下之道
而成天下之治焉道者治之原治者道之著道
與治相爲體用也故有其道者必能成其治而
無其治者由不能盡其道帝者以是道而帝王
者以是道而王伯者自雜於是道夷者自棄於
是道者也大哉道乎原于天而備于聖人之一
身聖人思盡其道以成其治又何莫而非奉天
命之大而不違哉恭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聖居
天位之尊而於奉　天行道之始緡綵俊傑圖起
事功欲正天下之大綱欲舉天下之萬目而斟

酌古今推求明效以下詢於微遠之小臣是心
何心哉蓋思以盡天下之道而成天下之治也
臣誠愚昧何足以知之然聞易坤之六三有曰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曷敢效六四之括囊以取
無咎之譏哉臣聞是道也極於至大而無外入
於至小而無內語其大則爲三綱五常之理凡
所以根本乎人心維持乎世教者如網之有綱也
故曰大綱焉語其小則爲萬事萬物之理凡可
以黼黻乎人情經緯乎國體者如網之有目也
故曰萬目焉天命聖人以君天下者此也聖人

奉天以治天下者此也故大綱不正固不足以爲治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道觀夫九族旣睦萬邦協和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則堯之大綱萬目何如也五典愼徽四方風動而九官十二牧得人六府三事允殖則舜之大綱萬目何如也故堯之道光被四表舜之道重華協帝豈不由大綱而萬目舉也哉至於三代相因道一致大禹之彝倫攸叙典常率由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有於王府大綱萬目之道備矣成湯之載纘禹服肇脩人紀懋官懋賞公于用人

三風十愆警于有位大綱萬目之道詳矣文王之化行於關雎麟趾武王之化成於會極歸極以至發政施仁脩舉廢墜建官有三百六十之屬制禮有三千三百之條其綱無不正而目無不舉也故禹之道敷於四海湯之道彰信兆民文王之道光於四方武王之道求清四海又豈不由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哉自是而後漢之高帝興仁義之師而君臣之義明割偏私之寵而父子之天復盟白馬而大封同姓致太牢以首祀先師其大綱庶乎正矣然封建廢而不復學

校弛而不脩制禮雜就乎秦儀造律攙攄乎秦法而萬目之不舉何取焉況夫分羹之語僞遊之擒倡始和親之謀養成呂氏之橫皆非所以示後世之道則其大綱亦未盡正也此其治之所以不純者豈非其自雜於是道乎唐之太宗力行仁義身致太平法周典以建官立府衛以置兵役民有租庸調之法立政有律令格式之條其萬目庶乎舉矣然好尚功名不及禮樂兄弟有推刃之殘閨門有徹薄之恥承乾之變生藩籬垂拱之穢流衽席胡雛一呼冠屨倒置

叛臣屢作堂陛陵夷大綱之不正何取焉況夫功德之舞變而爲鄭衛之音府衛之兵壞而爲節度之制建官過於重複邊備失於疎虞萬目亦未盡舉也此其治之所以不正者豈非其自棄於是道乎至如宋之太祖金匱一盟而母子兄弟之道俱盡杯酒一言而君臣勳戚之義兩全閨門著雍穆之風父子倡揖遜之美大綱之正豈不遠過於漢唐之虛文哉柰何開國之初武畧不競國勢浸衰天下之事似乎萎靡不治朝廷之制幾於廢弛不舉惠褻而威失振賞數

而加無功萬目之不舉終不底夫唐虞三代之
盛治焉況夫黄袍加身有慚北面之義柱斧戳
地卒啓後世之疑未幾太宗盟渝于金匱天聖
事出於簾帷大綱之不能盡正君子惜之故宋
室之治上不能優入乎帝王之域下不能屏迹
乎夷伯之途其爲道也止於宋耳若我
太祖高皇帝爲順天應人之舉成用夏變夷之功
得天下也無唐宋之慙德治天下也有虞周之
遠圖追封
仁祖以孝而先萬民封建親王以恩而勸同姓

祖訓一書無非精一執中之學
大誥三編無非匡翼振德之言其規模宏遠矣大
綱之正有一不如唐虞三代乎至於内設六卿
以總治天下外設三司以分理萬邦其制兵深
得夫統馭之方其取民不出乎什一之法下至
宮廬服食皆有數度車書器用皆有法程其制
作周密矣萬目之舉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
此之謂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道無大而不行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道無小而不備以德則帝以功則王而一
洗千古雜夷雜伯之陋也至於
列聖相承所以盡其道成其治以奉乎　天者益
久而益隆故天下百年來國無異政家無殊俗
四方上下無不治安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然
臣竊聞之天道三月一小變先王之道亦有偏
而不起之處我
祖宗之道一天之道亦即古昔帝王之道也行之
既久豈能無一毫變革而不行者乎天祐
皇明篤生
陛下春秋鼎盛志氣如神釋習常之弊加致治之

心臣伏見改元之初
親臨辟雍以勸學而下養老之令急推恩之典蓋
有意於明人倫厚風俗而大綱日以正矣
躬耕籍田以勸農而下蠲租之　詔柔遠人之歸
蓋有意于富庶百姓賓服四夷而萬目日以舉
矣然猶雖休勿休而夙夜惓惓欲求其要誠見
夫六位可以該天地之賾五紋可以窮萬殊之
曲亦得其要焉耳烏有治天下得其要而不治
乎然今之舉爲治之要而望於
陛下者莫不曰誠以貫大綱萬目之體曰學以明

大綱萬目之用曰正心以立其本曰用人以廣
其施自臣言之
陛下具上聖之資宜啓以上聖之事
陛下勵大有爲之志宜輔以大有爲之功烏可卑
之不爲高論言之不切時宜以自等於漢唐之
陋哉臣觀
陛下之心誠見夫天下之治人倫爲先察於五教
之間而孝弟之風或衰禮義之維或缺人倫其
可不明乎然人倫未明道未明也道既明於
陛下則民得於觀感興起之餘者秉彝好德自莫

不復其初矣庶政之脩風俗爲始察於四民之
内而巧僞之弊日甚廉恥之風日微風俗其可不
厚乎然風俗未厚道未厚也道既厚於
陛下則民居於甄陶鼓舞之下者興仁興讓自莫
不從其好矣人倫既明風俗既厚則大綱不外
是而正也至如安國家保社稷者百姓也
陛下誠見夫民之絶日之食廩無卒歳之儲吾民
之失所可憂也然書曰德惟善以政在養民是
養之有其道耳
陛下能盡此道而明信法令平易刑賞年豐則安
養之力愈至年饑則救恤之恵弘敷使其養生
送死之無憾又何失所之可憂哉至於奉職貢
効勤誠者四夷也
陛下誠見夫胡羌侯隙於西北蠻虜跳梁於東南
遠人之梗化可患也然傳曰懷遠以德立德以
威是懷之有其道耳
陛下能盡此道而君臣同德法度昭明使兵食既
足邊圉自固則彼畏威懷德之不暇又何梗化
之足患哉百姓庶富四夷賓服則萬目可不勞
而擧也大綱既正萬目既擧使天下雖大囿于

陛下德化之中而無餘則功可以光
一祖四宗之後德可以繼二帝三王之傳而視漢
唐宋之瑣瑣烏足云雖然天下無一物非天所
生則無一物而無道無一物而非
陛下所有則無一物不有道以治之詩曰天降厥
士日監在玆而七則道與治之所在也書曰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而民則
道與治之所及也
陛下欲盡其道以成其治又可不知所以奉乎天
而不忽哉且天之所以爲天也一元之氣不息

而四時行焉大綱正也五行之運相成而百物
生焉萬目擧也
陛下誠對越乎深宮獨行之時體驗於　大廷擑
決之際量必欲如天之廣行必欲如天之健高
明必欲如日月之照臨威信必欲如雷霆之奮
擊大綱之正引而達之至於天地並位萬目之
擧擴而充之至於鳥獸草木咸若則人心和於
下天道應於上而
陛下裁成輔相其中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矣然臣願

陛下所以奉乎　天者豈將求之虛無之中杳冥
之地耶蓋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而是道之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書曰好問
則裕自用則小又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陛下以一身之寡而寄萬幾居九重之深而御四
海可不明目達聰以廣資于人哉故臣願
陛下求諸人者有二焉一曰　經筵以求吾治之
、本於道者
陛下固已日御　經筵而講求至理然必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如成王而不徒侈爲美觀

二曰納諫以求吾道之見於治者
陛下固已首降　温綸而廣開言路然必好問好
察取諸人以爲善如虞舜而不徒視爲餘事使
聖心昭然而大明
聖德純一而不雜志以道寧言以道接知中正仁
義爲道則知憸邪逸欲非吾道而必思所以遠
之知雍熙泰和爲治則知乖爭疵癘非吾治而
必思所以去之知大綱之當正萬目之當擧爲
盡吾道之事則知其未正未擧適所以爲害吾
道之端知盡其淯成其治者爲所以奉乎　天

則又豈有一念之非天哉循是二者擧而行之
而不使怠惰之意少動于　清衷則
陛下惓惓之心日謹一日而功德所就沛然莫之
能禦矣又豈臣等所能測識其端倪哉然臣聞
之孟軻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故
敢擧此以爲
陛下獻但臣愚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
逮不足以副
陛下望道未見之誠臣不勝畏罪之至臣謹對
策問

問學猶殖也不學將落故君子不可一日而無學也然自正學不傳知學者鮮學豈易言哉三藏之書上聖猶學也一善之服大賢猶學也彼有通達國體可方伊管何云其不善學潛心大業為世儒宗何云其不窺大道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而昌為蒙不學之譏或明習漢制或經術通明或文學絕倫或藻警得幸而昌為致不識字之誚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而何以用世之學不如人以古文之任為天下師而何以本領之學不如人倡絕學於孔孟而不欲以一善成名何以中年而尚不及於顏閔之徒集大成於諸儒而力以斯文為己任何以晚歲而猶有義理無窮之嘆處都城俗學之中而卒究大業其學何事乎出黨禁偽學之後而能明正道其道何傳乎夫士有好學之志必其有尚友之心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矣何先正有玩物喪志之戒傳曰學優而仕仕而優學是矣何說者有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為學之言古之學者有四失今欲去之何由今之學者有三岐古能一之何道方今教養無異道術業有專攻是宜正學日隆陋前脩而弗之齒矣然有以明經規進取而束書於釋蹻之餘以吏事為才諝而喪志於驟歷之久俾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也亦何有於士哉夫學官先事士先志今言不及於數而叩將以盡其大鳴也盍各言其志乎

問古之論為政者亦多術矣而大要不過曰振士風戢吏治阜民財飭邊備而已天下之治誠不外此深求其故若不皆然何也漢元光之初崇尚儒術表章六經爰致文學大興而學士經生迭入為相士風可謂振矣何以公卿多保位之人而無補漢政之不綱歟建武之世嚴察職事屢易守長而數世之後屏黜貪汙天下肅然吏治戢矣何以朝野有三空之語而卒致炎綱之日弛與唐貞觀之末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致刑措號稱太平民財可謂阜矣而閭閻多怨讟之言不若貞觀初年饑饉相仍而民無愁苦何歟宋熙寧之間

刱五保甲增脩戍壘煕河關攘高麗來庭而
不免啓釁之端不及祖宗歷世武畧雖微而
仁澤深厚何歟凡若此者或病其用舍失宜
或咎其刑罰不中或言其驕侈之漸或議其
聽斷之偏不知四者之弊於彼四事何所關
歟抑別有其由而不繫於此與若夫賢才彙
進而士風日汙按劾不遺而吏治日雜催科
與恤典並舉民生何自而安羽書與捷報交
馳邊備何時而飭綜覈於四事之間孰爲當
捄之弊探討於四事之外孰爲先務之宜據

紙上之陳言發胷中之特見固儒者之能事
也然言必當理事必當務吾於諸生望之矣

問窮理盡性之餘而游心載籍以廣前聞固君
子所不廢也然代遠文繁言殽簡錯不資博
辨曷啓深憤沮誦造字書契曷始於軒轅虞
舜作韶大韶曷原於帝嚳商湯問罪之師間
道用升陑之討伊尹耕莘之隱輕身爲負鼎
之要太公之遇文王或云載自渭陽或謂歸
於東海微子之歸周室或言出遯荒野或曰
抱器軍門周世共和之號或以爲二公共和
王政之義或以爲共伯之名楚人紉蘭之辭
或以爲二人悞君之名或以爲君子之喻曾
子易簀而終何以見記禮者之寓貶宰我從
畔而及何以知作史者之傳譌遷史稱四皓
之翼儲通鑑何疑而不載通鑑削屈平之自
溺綱目何取而見收以火禁原介子之燔則
周人有司爟之職以海濤乘子胥之怒則先
儒有隨月之談凡傳聞之異疑諒折衷之有
要畧引梗槩佇聽洽聞

問上下交而德業成此明良之會千古爲難有

志者所願欲於當世而不可必得者蓋君臣
之義天冠地屨其分實嚴然元首股肱體則
同也彼時幾之勑見於喜起之歌恭默之忱
成乎仰德之化果何道以致是歟故能下士
大夫從遊之語者乃擅大度之名能脫畧邊
幅以待士者遂成中興之業但一代醇儒之
選何以見擯於好儒之朝讒邪不學之人乃
亦得預夫弘文之列所用非所求所求非所
用馴致上下之情兩成扞格而斯人不蒙至
治之澤也惜哉我

皇祖以聖武之資不忘芻蕘之採同游之語方播
補過之言即聞於親愛之中寓嚴敬之意二
者固並行不悖歟
列聖相承推誠善使　經筵便殿燕見無時如近
時輔臣所著聖諭録　及天順日録諸篇皆
可備見一時　君臣相與之情藹然無間也
聖天子勵精圖治寤寐求賢游歌之情所望於孝
德之助者有日矣幸遂言之以占用世之志

問六籍爲經聖賢經世之跡存焉故士必窮經
致用而懸科取士必先經術歟宏辭奥旨疊
習白紛經豈亦易言哉横經以爲教也不免失
賊失誣失之愚奢煩亂之弊解經以爲學也
乃有禪者之經文人之經儒者之經之分爲
宰相者不可不讀易以易相漢者何以累上
陰陽之奏而無補於國勢之非爲人臣者不
可不知春秋之義著春秋斷獄二百餘條何
以其流或失之刻八世傳書至於諸生千人
不揉多賍之敗説詩解頤能陳關雎之義而
尚愧於以三百篇諫之風豈能經術治道本
二途耶然伯夷之禮何以可折民之刑夾輔

之功何賴於百篇之讀今諸生以經術發身
朝廷以明經待士彼此相求不外是也黼
藻　皇猷緣飾吏事豈無能脫章句之末習
而副　虚佇之襟者乎如有用我執此以往
勿多讓焉

龍皐文稾卷之四

龍皐文藁卷之五

賦

同年會題名賦

成化丙申春正月十九日丙戌同榜士會于京城東北報恩寺方丈翟黄門廷光實倡之蓋三百五十人之衆週十　年之間爰自癸巳初會迄今笠載會又會止百人亦可以感離合去來之不常而玆會之不可易也簡乃竊取會者名與字纂厥義而聲律之道讌饗之忱賡諷頌之旨俾異時臨文不忘久要義或類乎班孟堅賓戲而製則昉於王梅溪多士題名賦也命曰同年會題名賦

維歳舍涒灘月貞孟陬闢崇軒於釋廬兮克深以謐(王濬克深)蠲文日於太史兮吉和用柔(劉吉和中節)承昌澤於休沐兮爲縉紳之雅集(陸潤昌澤李紳縉卿崔縉縉紳)繼芳躅於疇昔兮時容與而宴游(李觀時容翁晏宗海鄒襲繼芳)于時駉駉兮我馬載途(馬駉克殺)儆儆兮文珮在列(朱文環文珮)匪秉文德之君子(魏秉執中張文存簡韓文貫通)卽冠倫魁之俊傑(劉魁士元王俊世英李傑世賢)蓋莫不負英華之氣(徐英文華余英邦毓)守經常之業(羅經大常)敦和遜之風(和遜謙之)重廉介之節(張介廉夫張廉孟介)尚質者不必韜於尚文(何淳尚質董韜廷顯劉本尚文)用誠者詎寧愈於用哲(羅珦用誠梅愈宗韓王憶用哲)乃若汝明固作睿之則(勞兆汝明熊繝汝明白思明睿之)汝欽也斯本謙之功(張詰汝欽張善吉本謙)實若虛兮志學者率志淵之爲學(李士實若虛張敏志學薛爲學志淵)達汝弼兮希賢者咸希說之登庸(張弼汝弼甄希賢士勉傅希說商佐)粵其器之宗震兮如鼎如鼒(余贊宗震陳鼎孟安陳鼒宗調)抑子聲之克宣兮如鍾如鏞(郭鏜子聲佀鍾大器梁鏞克宣)如圭璋之爲可貴(劉璋廷圭)如舟楫之利不通(徐舟楫之)如岐陽之鳴鳳(林鳳應道)如文淵之嘉龍(張海文淵范珠嘉龍)如騏驥欲騁兮在亨衢(柯欽在亨)如鵾鵬遠舉兮臨長風(黃伯玹鵬遠)珍如大璞之玉而待賈(強珍廷貴過璞大璞)

(張玉廷贊)純如百鎰之金而在鎔(施純彥厚章鎰元益)如時暉之必照也而無私(鄭昱時暉王景必照)如天澤之弘濟也而大公(詹雨天澤江弘濟本深)維時用之可以澄清乎天下(馬騏時用端澄本清)遂大用之必能寅亮乎天工(魏景釗大用劉寅亮叔)然君子之進道(王迪進道)循觀瀾者之於水(沈海觀瀾)行必師中道而能立(戴中師中)理必悟一貫而能唯(楊理貫之)以道濟物窮則德潤於一身(張澍道濟王宗德潤)以善長民達則德孚於海內(吳文元善長王達德孚)入爲廷光也維其有章(翟英廷光唐章宗明)出爲民瞻也實可無愧(諸觀民瞻成實廷秀)材之蕃兮不啻鄧林之杞(鍾蕃廷秀鄧杞邦用)質之秀兮可擬謝

庭之蕙（程廷蕙秀夫 陳慈國英）是以弘化於周邦也固將匹
二公之休（吳潤公澤劉 資厚公載）陳誼於昭代也又豈羨一卿
之位哉（陳誼子宜徐 九思一卿）盛矣乎斯文之孔昭也（劉晟 孔昭）
孰不浩浩乎文量（沈浩惟廣王浩 德宏陸容文量）怡怡乎子仁（侯 怡）
（誠之董 畏子仁）惟天有福謙之理故人有受益之徵（張謙 益之）
於是天錫爾壽如山如陵（顧福天錫 萬山壽夫）俾爾亨大（林 瀚）
（亨 文）克全爾名（林正 克全）樂賓筵之有終（蕭謙 有終）覬文會之
克勤（程敏政 克勤）走也願執簡於下席（陸簡 庶伯）嗣伐木之
餘音

晴洲五樂賦

大司馬晴洲程先生既解機務歸之明年丙申繞
閱壽六十翰林若大學士商公而下締交於其子
克勤殿講者莫不高之寓辭稱頌簡辱於殿講同
甲第同日入翰林雅愛尤厚因借假六詩一義陳
說五樂之概附於簡末遙致瓣香之祝迺若言謝
而意弗敷則未暇論爾

新都之鄉白嶽之陽兗有君子欽厥元功叶塵一世
兮若逸擀澗谷兮相忘臨芳洲之灝溔兮賓初日
於摶桑袨錦衣之陸離兮濯畫景於滄浪維時山
川蔚乎其騰輝卉木欣欣而獻悅仁賢之國不虛
耆英之社堪結況天步之一週兮正名途之返轍
適嶽降之初度兮弛威弧之既决萃邦人於髫倪
祝脩齡於期耋等三壽兮作朋著五福兮既禩爰
有白叟稱禓之父鶴衣蹁躚登洲而舞排主人之
筵呼衆客而語若知夫人之所以樂乎其樂則一
其致有五觀其位都台鼎威振戎夷舊都隆均逸
之任屬車曳策飭之旂跡愈峻而身勘名益茂而
心違乃托引年之義解馭物之幾几几東都之赤
舄鴻鴻任城之白衣是猶駭鯨濤於既濟獲鼎截
於調饑鉉其所以爲一樂與方其奮迹瀛海振衣

燕臺固不睇四方而興尼父之嘆問舊鄉而軫仲
宣之懷今則薄閭門而弭節聚國族以銜盃既桑
梓兮誰植撫松竹兮未楢渺五湖之扁舟闢三徑
之荒萊是猶秋鷹掣紲而遐舉朝雲出岫而歸來
兹其所以爲二樂與乃若仙標秋勁神表春殷駐
天和於貞謐咀道腴於靜憪縱烟霞之高蹈騁湖
山之環觀蓋俾之彌綸庶績兮軼楚丘之方壯折
衝千里兮儷衛公之尚堪端異彼乞骸於垂髦縮
首於辟讒既愊憶於末路亦歔欷而鮮歡是其所
以可樂者三又若義方兮有傳世美兮克濟衍一

經於少翁富萬鍾於石氏文藻之麗兮詎獨辦於
清賞方聞之茂兮夙已稱於國器尤異夫德有盛
而莫承業雖崇而不世弗耕兮受譏析薪兮誰負
是其所以可樂者四凡此四樂若響應聲孰揆厥
由
天子聖明百工兮奏能萬物兮告成報功之禮特
舉優老之典斯行是以得優游紆徐逸豫和平以
遂其平生假率土之多虞王國之靡寧方且諷北
山之獨賢何暇營祿埜而移情五樂云具亘古罕
并若等樂夫人之樂乎彼固將與衆樂而成名叟言

旣迄倏然而往就之不聞風雲泱漭是豈黃綺之
流赤松之黨和氣絪縕而有徵壽考綿邈而成象
客聆叟言旣樂孔時壽觴再進歌以侑之歌曰猗
晴斯洲兮哲人之休兮樂之千秋兮猗洲之晴兮
邦人之刑兮樂之千齡兮哲人之儀兮維
天子是毗兮安車之來兮匪邦人是私兮

平胡賦

伊皇統之肇闢屆胡運之訖終盪腥塵於徼外殖
人紀乎區中乾坤廓兮再造海宇清兮大同汙濁
融而爲馨香之治獷戾易而爲熙洽之風八紘之
坱圠萬姓之顒蒙如陰霧之頓豁如皎日之行空
皡皡乎而不知其誰之功猗歟盛哉可謂大一統
而無外垂千萬祺其何窮耶況夫跨河朔而卜都
據幽陵而奠鼎左環滇渤之洪波右擁太行之峻
嶺嶟嶟乎辰極之居翼翼乎幅員之屛蓋文恬武
嬉功成治定黃童白叟唯知擊壤之謠樵夫牧兒
不聞援枹之警且今百年于玆矣何焉耆之域斡
難之濱彼有猘衆之遺孽尚餘燹燄之爲群部落
無次君長不分懷奸俟隙負固忘恩當夫風沙曀
日霜草連雲乘折膠而縱鏑俟滿月而揚氛簪伏

鳥翔鴟張狼顧轢我藩垣擾我關戍塵驚禾黍之
秋迹橫烽烟之暮雖大邦兮弗恭干天紀兮匪茹
凡此剽悠于玆有年忽來而去旣散復連雖覆幬
之仁屢推誠於柔納而狂悖之性卒憒心於悔愉
於是臨龍墀兮授鉞遣虎帥兮行邊於鑠之師毋
搴旗而思奮共武之士咸抵掌而爭先翼馬識犀
奔騰乎上谷吳鉤楚練炫爛乎中堅耀軍容於列
鈌肅前導於飛龍旣決歡乎川湧而林立曷狎歙乎
雲合而飆旋故勢雖艱於遼度而勝已必其萬全
方其虜衆投擘我軍乘利太白犯昴星垂滅狄之

祥高鋒軋雲士倍擒胡之氣嗟困獸之猶鬬駭渠魁之先斃耆屠興厮蹂躪谿夷羊牛輜重狼藉委棄或隕越而塡壑或扶服而就係或望風而斧或膺絃而殪蓋將盡空漠北之廬豈但斷諸戎臂而已也於是呼聲振地勁氣摧山快雄心於狼望之北騁窮蒐於區脫之間不啻沃騰瀾以澌爝火礪蕭斧而刈荊菅左賢右賢想遐聞而槺魂赤翟白翟䑋宵駾而愁顏於是榆塞卷將軍之甲華林解戰馬之鞍狼烟歇兮夜寂戍草綠兮春殷旣奏凱以般師亦執訊而獲醜統華夏爲一家用夷狄爲

四守是皆有賴於貔虎之桓桓而腹心之赳赳者也視彼漢斬質支乘其無備之隙唐擒頡利得於已降之後猶足以泄谷吉之寃而籍渭橋之口若今之丕績振古稀有豈不足以銘奉常之旗勒燕然之石而垂之於永久者乎於乎夷狄之爲中國患也舊矣周防玁狁漢却匈奴種類不一均爲猾胡奸人怒斲日肆吞屠邊人失守受毒蒙痡允厥臣官孰不有碎顱輾破穹廬掃沙漠髓余吾之願哉肆南仲成三捷之績吉甫興六月之師其出也憂王事之靡盬其歸也樂玁狁之于夷而已蓋武

以止戈爲義而兵以薄伐爲辭故裔夷雖不可使有干夏之漸而治內實所以爲攘外之規維我神祖巍巍創建天之大業

文皇烈烈丕裕後之弘基聊予競競兮承萬年之統緒固將矢文德兮爲萬國之綱維彼遠人來王兮固足以彰治功之遠被而其弗靖兮則將以不治而治之

辭

徐處士哀辭

金谿徐處士歿其子秋官霖茹哀南馳告變於簡

匄辭以宣之處士諱邦字貴讓栢岡其别號也授經里閭蔑求聞望逵之意行誼淳古有未易及若其身贖兄罪友也金還失主義也臨舟而不亂於風濤之恐養性之誠也遇物而深明於吉凶之數窮理之至也片言而息爭擬彥方之値百觚以自適遂靖節之高奈何乎天不慭遺老成淪喪雖貤封有日而竟莫待焉簡雖未識處士而友其子霖凌風望弔辭以哀之孰曰無從之涕也

銅斗欝悠閟靈鞱淑未有售適監下方東海逶蛇振遐胄彌德執仁㢑㢑玆邦呼領袖經笥文林汪

洋滿家靡不究發爲華榮厥聲登閎中廓肉執經
雲從巨鍾安辭寸莛扣常羊一宮戔戔之帛弗恢
就清風播𢿱掀鬌鬋越歌忘宇宙穰穰慶源孫子厥
躬昭爾後聯翩者雛萬里丹霄翩躚
帝命有辰　寵服五章炫絺繡栢岡雝雝胡弗婆
娑等三壽耀靈西征魂暈沉冥不來復惝怳求之
泰初無隣九伉阜靈斯巳而鄉社朋尊失耆舊穫
杖㢢清悵悵小生若爲殼哲人之辜造物誰因執
其咎靈歸何其噭此新辭與靈侑

弔松塢黃翁辭

嗟若人兮誰與儔率天常兮天與游蛻名途兮汗
濁彌逸駕兮林丘方其褐衣兮瑾懷衡栖兮水飲
德足爲此邦之哲人跡或類靈源之仙隱餅恂恂
兮篤行亦皜皜兮獨清言不欺於三尺之穉利弗
苟於一錢之贏慈惠發于掩盜囷之奸義聞昭于
格彊令之暴家屢空兮而充容乎道服孝弗匱兮
而礲礪乎身敎是以澤不施兮流則長世爾卜而
名用光筮職方兮用弗究肆銓曺兮才益茂彼君
子兮充厥宗洵仁者兮艾其後吾固異玆鄉之多
賢兮伊靈秀之所鍾曷黃氏之斯休兮儼洞壑於
無窮覧桂樹之龍葱兮豈人因洞而盛也羨冠穫
之嬋嫣兮亦洞因人而勝也赤城兮層霞黃巖兮
舊家公歸兮幾時山中兮屢華松青青兮鶴下舞
雲漠漠兮山之塢夢游仙兮三台弔清風兮終古

壽淳安商閣老辭

雲朝出兮芝山阿暮歸栖兮山之麓山中人兮澹
如雲斂元功兮偃空谷冠一代兮文中豪雨八荒兮
釣軸調蛻游龍兮莫能馴矯黃鶴兮從風翱遡桐
江兮渺千里繡裳明兮波瀰瀰訪垂綸兮幽蹤顧
空臺兮猶峙若其衍一經兮　裒慳紹芳躅兮瀛

洲曷夫人之逍遙玆世兮迹已遠而駢　豈逹人
之浮游物表兮德彌邵而臻休想其謝塵機兮喧
豗保天和兮貞逸髮被肩兮未華頰殷霞兮猶赤
雖古稱列仙之流亦安能彷彿其萬一將結耆英
於新社瞻箕翼於遙穹山隱隱兮在南川沄沄兮
旣東乃或御祥飈追赤松胡七袠之云稀尚千齡
其不窮

銘

旣醉軒銘

同年張駕部汝弼與土山令蔣仲學氏飲酒而醉

戲書於壁曰既醉仲學好事請因名其軒論說之
者數十家充類至義之盡覽者可以見文人之能
言而汝弼醉書之意不識果云何耳予雅不文又
不善頌姑引作者義為銘之銘曰
昌濤吾玄旨飲是極惟聖無量靡將無德狂夫屢
舞俏士獨醒秪爾百拜執稽中行言飽仁義意在
山水萬福攸同並受厥美樂只君子允矣王臣銘
者太史匪監惟人

進止齋銘 為汪憲副作

道不遠人學無止法一簣之虧九仞之走孰驟孰

顏睎之則是跬步不休千里可至維水赴壑惟烏
集隅行有正路止有廣居為臣伊周為子虞舜豈
曰有餘是適吾分時止時行其道永貞卓彼有志
庶幾大成

永思堂銘

侍御熊君騰霄既登甲第以有　寵祿痛二親之
弗逮養惻然深風木之感焉爰題所居之堂曰永
思昭不忘也騰霄嘗尹武進有惠政及入司風紀
屢按大藩聲譽日聞維古經傳所稱大孝莫大於
顯親揚名騰霄之所以永其思者不在是耶僭述
厥志為銘諸堂壁銘曰
匪父曷生匪母曷鞠思之無窮養有不足風木生
慨蓼莪興哀維是孝子明發有懷大聖如虞始克
終慕養欲如參思欲如武我之與親一氣二形疇
能弗思陟降在庭我思伊何粤我之求思貽令名
毋貽辱羞祿弗逮養不有寵嘉百世弗諼茲孝至
邪

古硯銘

夏官主司錫山莫君曰良博雅好古間示余古端
硯一為宋晁補之故物乞銘其旁著所自夜就枕

竊思遽徵於夢得銘亦異矣不欲廢其實書以歸
之銘曰
黝而貞潤且堅物何常天與賢出晁丘登莫廷兆
人文宜永年

崇恩樓銘 并序

太常少卿雲間周君尚文作樓蒨溪之上寘其歷
官所受　褒誥并　賜賚秘籍龍香筆墨珍玩之
富題曰崇恩昭示來裔屬簡為銘遂銘曰
斐矣雋臣濡翰九宸秉雲附鱗不肥以親御屏淋
漓驤踴取直秘玩珍奇皇不汝惜[illegible]沐褒誥周歷三

御金緋秀髯益昌晩榮蘭芬襲袍烏瑛照几緗帙雲屯誇鄴闞米飛甍俯流髙明孔堅懋哉嗣人龍光在焉

贊

商懋衡侍講像贊

竹澤而英以篤實成操厲而貞以碩大行才辯而明以謹默勝是以處盛滿而不見其盈固將致遠大而未當其情雖忠義之誠少攄於　經幄藻鑑之識小試於文衡然人方計其寸絫之累而孰遽止其萬里之程於乎斯人也豈其淳龎之氣下逮

澆俗而晶明之性上歸列星然吾又安得騰諸冥冥也耶

氷玉居士像贊

氷玉居士泰和羅昹仲自號也居士篤於自脩而善於論事人或疑其好辯者簡獲與兩同史事知之爲深蓋剛特而不傷於激樂易而不失之隨俛焉向道之心軒軒乎將尚友夫千載者惜余輩才瑣莫爲之資而竊其麗澤則多矣詩曰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余於居士亦云

貫一經以正其術酌衆言以愼其辭辯而折而必際於理操獨立而不詭於時藐焉吾身夙懷兼善之志卓矣先覺蹶興尚友之思祥鳳之輝振鷺之儀庶幾求之有崇無隳爲氷爲玉清風在玆

侍御劉君待溺小像贊

巍巍志士蹇蹇御史詎曰此榮道行易耳鐵冠豸衣章德有煇皂囊白筆抗言有責雞鳴而趨鵠立以待不激不隨吾事安在身當北面位正班心俛焉若思匪規則箴袖疏以入大姦之斥持節南巡疾苦之詢上德下民跡遠心邇難百其人爲天子使浮薄之鎮老成是求名與　寵俱斯人之

流

吕推官宜中小像贊

玉以温而用章驥以良而任遠猗綠容之閒閑實匪躬之蹇蹇是以其持平州郡爲有脚之陽春如使之束帶立　朝庶幾乎多士之冠冕噫斯人也蓋嘗飲人以公瑾之醇醪而將製器於端木之瑚璉者耶

董仲宣小像贊

身被章服爲義之榮小隱之跡兼亦得名貌示槁樸其神內守醉翁之意初不在酒蓋世有物而若

逸負烟霞之癖膂而實腴稱山澤之癯詎非斯人之徒與

顧崇善進士小像賛

材也之有基名也之有時維帝　爾咨俶章爾儀謂其未耶帛出纁緇而美外施謂其至耶驥脱馽羈而臨中逵俛爾若思爾將有爲文獻之貽寵澤之娩從從乎其不在茲耶

鄭時暉侍御小像賛

溫溫以爲基諤諤以厲節哲足以保身勤足以廣業茲固思得行其志希古豪傑者也

說

顧成章字說

吳顧生鏐字惟貢生仲父廷貴謂貢之義於生無所勉以成之謁余易其字而爲之說余聞名以命於父字以加於大賓余且未識生何敢爾然語有之君子成人之美謂誘掖奬勸成其善也則何有於嫌哉古語黄金爲璗而其美者曰鏐鏐亦希世之珍也昔衛人美武公之德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言其鍛鍊之精純武公文章之斐然者似之晉人美山濤如渾金璞玉人皆以爲寶而莫能名其器謂其生質之美也似之古之所以美夫人者必於金乎有取而又擇其美者爲之名則其　所願夫生者何如哉雖然金之氣既粋五行而鏐之美尤冠三品苟不有鼓鑄之功而成其從革之用則猶沙中之鐵耳奚取於希世之美哉詩不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其金玉之美質而必追琢以成其章也鏐如有濤之質而無武公脩德不倦之功則斐然之章何自成之孟氏不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請字之曰成章赤芾金舄身之章也殷彝周鉼宗廟之章也鍾鼎盤鑑章於文昆吾

鏳銑章於武鏐如有是章也不有孝弟之情爲一家之章乎不有忠信篤敬之行爲一鄉之章乎又不有詩書禮樂之文輔理承化之用爲一國天下之章乎充其章也文義之美足以華滋於草木功業之茂可以衣被乎雲漢若其以誦說爲賢騁驪應對爲工而曰是吾章也以徼名聲利之間此猶用吾鏐爲鑄與針而飾鉳鈿奇技也不有以戕其美也哉

筆囊說

古者事必有紀以備遺忘便檢閱國有史家有乘

一言一行則好事者皆有錄如雜俎及廣記之類君子不能無取焉且夫名人學士遠探隆古之蹟近考當今之故外簡籍莫之有得然古之今卽今之古也目前之近或貽則失之者漸遠一事之小不具則缺之者浸大雖高齋復生吾知其無所據矣然則若之何而可曰有言必錄有事必載司馬子不足法乎是爲筆囊說

龍皐文藁卷之六

題跋

題篁墩卷後

曩克勤復墩名時每要予一言暴其義適與予各羈家難徃來北南不相値者幾十年戊申夏予載入京尋出是卷申舊請受而閱之則論說賦詠攷摘異同渢渢乎盈帙若莫贅一辭矣夫以一墩之名後不復無涉大計而君於此汲汲焉如弗及者何哉孔子論爲政必先正名名之不正其流之敝至使民無所措手足墩誠微君子之爲德豈以鉅

細顯微而有間乎且廉者不飮盜泉之水仁者不息惡木之陰況於所居之鄕而蒙僭叛之號其誰能一朝安之耶君之志蓋如此亦求其安而已而說者或鋪張曼衍以爲不世之美者過也至使反其辭以爲誣爲好奇之過者亦過也論事於旣徃當不於其蹟於其人彼有名遁德之里題嗚珂之坊者皆不蹈徃蹟自相標置抵亦信夫人耳君父子昆弟際遇當世而文章勛業之美不在昔人後使君恥墩名之汙蔑不可因也號於其鄕曰墩多篁其名之篁自我伊始亦誰得而議諸不然被之

以美名惟所欲無不可也惟正名之事近核不可誣也是以質之前聞而不敢專焉觀人者必於其細則其志之所存功力之所可及者窮極要義必使無一物而不出於正豈不從可知乎君方有所倅歸卧墩下顧瞻斯丘廓焉大清蓋而彌彰以求厥名雖曰此主人之功也其亦天定勝人之徵與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於是重有感焉

題龜山語錄

龜山先生語錄四卷并後錄二卷間嘗於史館繙閱群集手抄得之丁酉歲持以南歸貳守柳君宗疇取刻置學宮以傳先生首得二程之道而南退脩於常州者十有八年之久其語言文字在四方無不當傳而於吾州乃所當先也時州人士若周氏兩兄弟胡氏德輝喻氏子才從先生游雅厚先生中庸集解等書又皆居常時所著道德之懿問難講究之精微見知聞知滲漉於人心者多矣今卷中毘陵所聞止十餘言亡逸者蓋不知幾惜經德祐之變文獻無能徵之是可慨也然有得斯文正傳歸焉為世儒宗若先生者後方恨其立言之不廣耳程叔子且謂其雜博好著述每以多言害道

為戒今之學者率相事於口耳剽竊以徼一日之利視先生踐履之實不敢望其門墻風教殊別又豈獨於吾州為可念哉龜山舊有書院在州東里人郎其地祠之久而廢今雖有二祠一創自民間一與蘇文忠並列皆非故蹟亦無祀享恒典恐先生不能一日妥靈於玆也尚思買宅以延之之俗併亦不可得矣是編之行或賴有誦習之餘興其嚮往之心者乎亦不能無望於今之諸賢及良有司也

跋晦翁和張宣公城南二十詠墨蹟

紫陽夫子平生講道之功不遺餘力而於詞翰游戲之事亦往往精詣絕人評書家謂其書嚮有道義之氣固耳今觀吾鄉沈方伯時暘所收和張宣公城南雜咏帖詞皆衝口而出書亦縱筆所成矩度弛張姿態逸發雖晉唐諸名家未易比也後之稱求道者輒曰能藻之藝不足學也不亦異哉方伯書宗曾公晚益秀整蓋以方嚴之風而尤得道義之助若此觸類而長宜其德弘政練日就大成又不啻詞翰之工而已且家多法書名畫而寶此特甚其有以也夫

題元李一初提舉手墨幷朱澤民畫後

曩賓之學士得其先世元一初提舉手墨一紙於原博庶子所殊珍惜之意謂安得朱畫以成二美予時偶收此幅遂以歸之額間虛紙一方規製適與詩稱賓之喜曰非偶然也裝潢爲一俾識所自夫物之成敗聚散如人之出處顯晦要有數者詩畫淪落海内餘百年復還其嗣人之手以卒顯於時亦奇矣若提舉公清才碩學出當厄運弗克彰施歷傳至學士始益振起世業大鳴於盛際付受有緒此其徵與可喜之大有在二物之外者澤民亦嘗爲儒學提舉今詩稱隱君當是其未仕時筆公隱求新山中三十年而詩有風塵之嘆豈供奉翰林及出爲提舉時所題邪公所著有雲陽集惜此詩散逸不收無所考矣

題趙魏公真草千文帖後

魏公自稱平生所書千文百數本有經數年後見之而駭異者蓋其工力深淺日有所異真有一人少壯始終不侔者矣後之評書者於點畫稍異處輒以爲陳子中胡士弓輩臨模之作恐未必然公手書用水晶宮印者絶少或者謂爲遺輕薄子訕

笑而止亦或然也據此則此帖當是少年之筆但予所常見此印更寬長而刻四角字畫亦纖細如髮與此稍異併記於此與時暘方伯共評之

題端友齋卷後

錫山盛舜臣氏聚端石之良爲硯象鍾鼎黼黻之形者四乞翰林諸宗工爲文以辭而圖其事以傳題其齋曰端友毁方瓦合友其徳也亦附諸取友必端之義焉弘治紀元之夏予以史事起入京舜臣持卷來示曰是惟待執事者一言予因咲曰惟其不能鋭是以鈍爲體予實友君久矣曾不是諒而必余辭乎舜臣當成化之末奉其父雪溪承事之命來省伯父少司寇永鍳先生於京邸因以廣游學之志焉侍養之暇閉門謝謁於一時縦縦焉賈圓機而釣聲利之士漠無所與游唯日與四友者砥礪刮磨貞固是守其取友詎不信端矣乎旣而先生以都憲持節東巡謝事歸雪溪爲築書院於方塘之上備圖史琴奕竹石之勝日致名墨士嘯咏其中以佚其老舜臣聞之躍然曰虞將率諸友展謁庭下冀先生之一賞也或曰昔包孝肅守端溪以不持一硯爲髙先生高節不在包後而寧

顧謔耶殆不然蘇文忠嘗云衛懿公以好鶴亡其國劉阮之徒至以酒而全其眞所處之地爾殊也今硯之適用過於鶴而且與酒不類包之不持舜臣之取友先生之見賞固異行同情易地則皆然也況舜臣列爵印史博雅好文制器之精義或有在非直爲文事游戲之具而已都憲勛烈鳴世厥象惟鍾承事家食之亨列鼎是肖向善背惡黼藻其德盛氏昆李子姓蓋將有志於黼黻文章之務哉二老者覩物思義豈不曰父在觀志且審所游處友之端世業是賴矣寧不一解頤乎舜臣且南

行過予鴟東歸石堂爲訪欝林之遺歸然無恙其先蓋與諸端相望嶺海之間或通譜系辭以締好豈曰文會之誼亦尚論其世也與

題張汝弼所跋旣醉卷後

跋尾所及題扇事蓋克勤初持一扇入館索詩無應者甚忿之翼日余携一蘭竹扇頗精潔衆傳觀曰此可詩克勤曰前轍不遠無容易衆得是且吾罰予曰信然則云何曰酬一觴耳衆相顧譁曰盍成之時在坐九九人頃刻八詩皆就獨吳原博以有故不作克勤方幸不及數適汝弼自外以公事入衆望見大噱曰是天假此會耶告以故欣然足成之克勤色阻異日衆觴速客酒旣行具楮墨紛曰盆池之蓮願有賦也汝弼謙曰一舉而兩圖幾弗誠禁勿予詩既而汝弼亦出此卷乞題克勤起曰作客而圖便其私則誠否與時惟亨大爲賦一詩而止顚末如此今汝弼以爲諸君爲克勤題扇克勤復設會謝客皆失其實朋酒戲劇不涉大故無足置辯然以一會之故汝弼身與其事而記録舛誤豈眞所謂旣醉也耶況事有出於傳聞之異者可盡信哉此扇今歸錫人華文吉裝潢成軸而

諸名家所以鋪張之者甚鄭重與旣醉之卷適相類而又偶相值亦異矣丙午夏簡與華伯充韮至宜興仲學出此卷再閲之乞著其事使覽者得其實爵時有事未暇携以歸及明年則汝弼與華伯相繼沒又明年戊申予北上則克勤已進職少端尋解官歸因嘆華伯之詩汝弼之書克勤之文學皆裒然傑出流輩而有意乎當世以圖惟不朽者然方其用意處未必皆傳而反見擯斥以沒齒者何限而此卷與扇乃得際一時以並傳世間事有幸不幸如此也彼宜宜者之於物謂之何哉弘治

庚戌夏六月仲學北遊至京師過既醉故廬重有感焉爲申前請蓋仲學之跡亦適有出於不幸者不覺臨卷憮然爲書以歸之

題成齋李翁卷後

成化初簡與海虞李世賢同舉進士入翰林世賢間謂余曰家君少有用世之志業成而去之退耕隴閒題其居曰成客有惑之者謂公用無成而奚成之名公俛弗答子能言爲表章之庶得一義可持慰膝前亦君子成人之美與噫予小子並仕奚底成效又安知彼隱君子成德之事而臆爲之說

自是隱默思得其義者久之而世賢屢申前請來有以復也夫成之義亦大矣君子之貴自成者成之功而其用極於開物成務者成之效成性存存誠固其原也舍是則小成而已耳簡偃蹇塵途落落負前志而虛名粗迹之所至亦若寃厄而神撓之靳弗與成然竊觀一時知計功能之士居崇握要而實有成務之幾乃貪功比匪顚倒失勢以隳其成而不悟凡其得喪成敗之不常不啻電起而漚滅者返不若彼退托無成者之尤愈也慨吾成齋主人偃仰一室坐享其成田野闢而耕獲時歲計成矣宗黨睦而禮義興家教成矣冠服寵澤之優以華其躬琴瑟伉儷之偕以娛其老嗣續勛名之美以振其後蓋寵賁碩德公之自成騈休疊祉天之所以成於公者無弗至矣常言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其謂是與然所言率吾道之粗迹非老成人所欲聞者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公其有得於是乎簡非所及矣今世賢方擢南京國子大司成行將拜慶於家享有三樂然古之君子言無過詞動無過則則民不教而成化如此庶幾爲約其身而成其親之名也此固大司成事也蓋雖不足以知公之所成而後喜世賢之成其親也故併及之

題沈石田畫冊後

古畫多以工緻爲能故藝不專門不足以名世自元宋入　國初畫手如吳仲圭倪雲林王孟端輩始以氣韻相勝淸絕瀟洒謂之士夫畫正如唐之韓文杜詩一出而六朝之俳體頓廢亦勢所必至也故本朝畫以工緻得名者輒鄙之而以士夫名家者甚多近時若吳下沈石田則其優者歟石田畫能兼諸體而自謂以吳仲圭爲師觀其精緻者

有生意而疎放者有家法此豈易及哉然世多稱其人不但能畫而詞翰亦佳予謂其能事度越時輩有三家故高貲而無主事之累損其眞一也多蓄法書名畫展閱臨榻識古人用意精絕處二也詞翰之妙三也蓋非畫品之外別有能也晉人稱顧長康之傳學趙松雪之病錢選之不能詩其得此意耶

題府傅王成憲卧遊卷後

昔呂祖謙苦病廢不出錄載籍所傳古今人境勝處取晉宗炳卧遊之語名編展閱以代遊覽嗜好之篤若有甚弗能已者予亦靡祿侍從歲時以一出國門爲艱而況四方名勝之觀哉間見前人紀行遊覽之文偃然讀而樂之竊欲選錄百餘家以附呂錄而未就今府傅王君所藏石田沈翁畫冊一卷山水花鳥色色有之義亦取諸炳語且粉彩足以娛目詩歌足以悅耳其視呂錄不尤便與然文字傳而可與衆樂畫圖珍玩止一人之供耳但文字爲任耳之計不若此畫之信目也顧安得有此冊者千百九若予輩好遊而莫遂者家施其一以少破貴耳賤目之惑耶

題眞愚齋賞月詩卷後

吳下諸公賞月詩自成化辛丑迨今方十二歲而卷中人如鼎儀漢文文敬原已希說已失其半成憲府傅每悵予時家居不預此會嘆今日之不可復續也言之數四若欠事欲追補一辭殘燈無影之句在他人所不忍聞而況身履其境者哉今日之思撫卷三嘆予猶幸此會之不與也

題眞愚齋賞燈詩卷後

上元夜詩家謂爲俗節不若中秋九日多所賦咏有之亦多富貴靡麗語或出侍從應制等作惟晦翁東坡嘗有元夜訪僧寺詩想亦厭紛華之擾而思幽寂之娛耳觀王君此卷寒燈淨室小酌清吟與知舊共之信樂矣不猶愈於二老者荒閒野衲之投哉予家亦有燈夕聯句一卷蓋成化壬辰歲張汝弼李應禎邵文敬沈廷美程克勤李世賢蕭文明諸君所詠先此卷又十年而數人者升沉離合存歿之感俛仰今昔殆不勝懷眞有不繫於流連光景之間而已者惟涉世深者當知之安得起先輩賢達如吾晦翁東坡其人而與之論此意哉

題米元暉畫後

元暉父子潑墨作雲山圖元氣淋漓烟欝杳靄眞有若潤州江山之勝豈其平生志尚在此亦有卜居之意耶予所見十餘本多此類而此則小米元暉筆也予友鮑君栗之佐守維揚寶有此卷君如爲政之暇登平山堂誦醉翁山色有無之句則知此畫之妙矣

題李雪菴手書韓公詩後

評詩家者流謂韓公山石詩奇恠雄絶景象逼眞千載之下讀之猶令人若親履其境毛髮森竦也雪菴遒者以書法妙一時當時殿宇題額多出其手故大書多莊重之流動之意至於書退之此詩雖字字不失規矩而頹然天縱有唐宋風骨妙處追與詩等豈其胷中之奇傑不甘於枯寂者因詩之助而有得耶

龍皐文藁卷之七

記

古愚軒記

海南李侍御廷珍於金陵邸舍傍隙地構小軒偃息其中名曰古愚屬余爲記之余聞而疑曰廷珍起家進士職行人被選爲才御史剛方鯁亮而有所不爲視世之齪齪釣聲規取榮利者若將浼之肆其才辯所至毅然足以任天下之務之劇而弗屻雖古之稱才且智而今之聰明皎厲恢張其聲位者莫或是過顧乃深自藏匿歸之於愚不亦厚誣其實哉廷珍莞然曰審如子言是則所謂愚矣余實僻嗇與世孤畸言則逢尤動或抵巇朋儕語我就世詭隨蓋嘗試之病於夏畦因俛而思仰而嘆曰古有所謂下愚不移吾或類是夫然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直雖顓蒙詐非所知粤思古人義取乎玆邈矣廷珍詎眞愚耶人亦有言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又云惑故愚愚故道質諸往古若柳子厚之以愚名溪憤世之私深矣高柴之以愚自守執德之方隘矣君子弗取乎爾也甯武子之愚爲不可及顏子之如愚亦足以發庶足爲夫

子所與然吾廷珍遭際明世歇歷要途欽厥虛華尚友千載固不必隱情惜己襲竊之迹必也心齋坐忘學顏之學乎與時閑有道彰施致吾君於三代之上者必廷珍也矣廷珍名珊知者因稱爲古愚生云

澤存堂記

延陵金廷美氏名下其所居之堂曰澤存間入京師謁余記之先是廷美之父文遠甫於居之南闢園若干畒雜植竹樹桑柘果蔬蔚蔚茂深望之若村塢然園稍東出得隙地築一室爲游息饗讌之所

堂甫成而文遠歿及廷美與諸從兄弟分異曰膏腴珍異百物惟所弗較若玆堂固先人辛苦而僅有者今不能居是重不肖孤不孝之罪也諸父亦矜其志卒畀之廷美復於堂階之前爲室三楹延明經師一人教諸子弟承先志也因喟然曰璿聞古之稱孝子者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歿而不能飮母之桮棬口澤存焉耳玆堂固吾親之澤所存也吾獨能居之豈無是不忍之心哉使璿因是心之見舍之而不顧則㤾然忘吾親矣又安忍乎故璿之有所忍也乃有所大不忍者存方其升玆堂也僾然如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如有聞乎其容聲而一出入之頃不異夫齋明享祀之時璿之心忍耶不忍耶蓋有甚於讀其書而飮其桮棬者矣於乎廷美之孝可謂善用其情者歟古之善學柳下惠者師其心不師其跡若廷美豈非能得古孝子之心者歟然吾聞文遠甫之生倜儻好義而非里巷齷齪之士澤之所存必有大於一堂者兄弟宗族澤之推也當知所愛之田廬墳墓門庭之故澤之施也當知所保之若吾之有身尤澤之所委也見善必果見不善必不果

當知所守之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則澤之存不必在一堂也而有以垂無窮矣廷美嘗輸粟獲授七品章服仲弟璨亦薦名鄉書顏名堂之義而徵諸余言庶幾有所興起云

成塘書屋記

宜興爲吾州山水奧區肆其士多穎秀而知道其邑多世家文獻之遺若今吏部驗封員外郞邵君日昭自其遠祖十九郡馬省占籍於此至五世祖寬甫都目路教而姓益著高祖孟文實大厥宗所居成塘里距邑西二里許荆溪之水滙其南雜壘

諸山從坤隅迤邐而來隱伏溪上風氣閟深水石清曠荊溪膏腴之田數百畝皆邵氏業識者謂孟文新居乘一方勝槩　瀦峙之久未有拖後遂其昌乎迨驗封生而不凡長游邑庠名軼群伍以易經中成化乙酉鄉解就試禮部弗利退益修其業復請於其父慈菴居士治舍東隙地築室三楹題曰成塘書屋取先世所蔵經史子集悉寘其中日携群弟子蔵脩游息於是閉門攻苦凡三年而其中益肆以宏己丑上南宮以第二人薦擢進士尋拜官吏部考功主事轉驗封員外郎自冡卿而下咸奬重以爲佳士戊戌同考會試士論服之朝下退食公署手披目覽欿然如日弗給尚慮耳目所及有限捐俸集書又獲數千卷校閱之餘躬爲條約寓歸所謂書屋俾其子姪檒楠棠樸世守之曰非敢以是侈觀美資游談也固求所以不替文獻之舊耳吾觀夫世之宦成而志溢鶩聲勢射貲蓄將厚其私圖卒之讟身而累其子孫者何限有能[illegible]所存者固知其視彼之所爲亦糞淖之不啻矣且六經百氏之籍萬世之遠四海之大民彝物則巨

細精粗咸於是乎在茲其爲用不窮無間智愚不肖求之無不獲者亦勝乎粟布珠玉百物之爲用易竭而不可求也較然矣故士自通一經以上凡可適家國之一用者雖不與名宦利達期而恒必求之如不可舍然則士何苦不此之學而畢意於其末哉昔丁文簡之祖顗積書至八千卷曰吾所蔵富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而文簡果以學亢其宗日昭之所以顧於其後者不出此乎然日昭名業所至未可量而裒集當不止此吾恐書屋之當更置也爲邵氏孫子所以嗣前人之業者又宜如何哉縉紳士慨慕其事多爲辭諷詠之日昭俾予記諸壁間之石以爲異時之徵予嘗閱州舊誌見郡學蔵書數萬卷不幸燬於兵今雖片簡無有存者而游學之士自科舉程試外不惟不暇他及亦或侈然而盈若無所謂學者良由見書之不廣也每欲購學旁便地創書院數間稍訪緝遺編寘其內以開拓鄉人子弟之志使知向之所得蓋莛乎其小也然有志而力未給因著此記不能無媿色云

愛日堂記

曰氏子文遠問以事走 京師晉平原陸節謂曰
生家居搆一堂奉二親顏曰愛日願先生說其義
還揭堂右顧諟不忘焉余因語之曰文遠誠篤於
爲孝者耶孝子愛日見楊子孝至之篇言孝情之
至者也何也人孰無愛而愛莫先於愛親是孝者
必愛其親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而所愛莫甚於
生是愛親者必愛其日也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
不知也蓋父母生我鞠我之日常多我所以報父
母之日常少當父母彊盛之日我方少而無所致
其孝旣長矣孝也可自致焉則父母之日不耆必

耋且耄矣日也能幾何哉孝子於是欿然維日不
足得一日之養可喜也愛由喜出失一日之養可
懼也愛由懼生旣喜且懼而愛由之如之何其可
也滫瀡之共愛也寒煖癢痾之察愛也謂之愛可
也而謂愛之至則未也蓋愛親者不敢忘其身愛
其身者於日亦有所愛焉詩不云夙興夜寐無忝
爾所生惴焉恐一日失其身爲父母所辱也日也
可不愛哉人皆言曾子養曾晳每食必有酒肉將
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謂能愛親之日者也
不知其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所以愛其
日者尤至焉爾今子二親雖老而康所以致其報
者有日然子於立身顯揚其親有志焉雖巾更緯
纊而子偉矣方壯來之日未可量也不知所以愛
之者又何如哉文遠惕然曰是說也命我矣遂書
以歸之

思貽堂記

鄒道鄕直諫顯一時而庇厥後數十年世益昌雖
其人多席殷大之業不屑仕而敦厖嗜義之士恒
有之吾所識樂耕處士者泊然無厚藏計而惟嚴
於敎子命仲子復昇游業郡學曰先忠公貽我曹
以大惠罔望報於女耳復昇字允南五舉於鄕弗

利成化辛卯痛樂耕之不逮養而殁廬墓側者幾
小祥旣憂毋孺人憂念不置趣召之亟歸艱苦讀
禮得二語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
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顏其堂曰思貽庶登降進
退顧諟不忘爲其親服闋應貢入太學質余一言
記歲月余曰賢哉允南敏於學篤於親而又得旨
歸若此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
守守身守之本也然不誠乎身者不悅乎親則守
身固所以事其親也爲守之要孰外於禮所云致

思於善不善之間哉子嘗反求之思乎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思所以事亡矣而久則懈心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思所以爲善矣而不審則善不善混思貽之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而於其親蓋亦有終身之慕也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則孝固爲萬善之原大孝終身慕父母則思貽實爲孝之要然聖人之事所未易言若道鄉侃侃勳節固臣子分内事而樂耕所期於其子者允南從事茲語有日舉而措之勇往無讓令名所及宜前有以紹厥宗而後有以

裕其嗣人何啻於樂耕乎爲有貽哉異時有聘忠臣於孝子之門者帛之箋箋又必於茲堂焉卒止矣堂居錫山之泰伯鄉成於成化壬辰春三月云

華氏新居十詠記

錫東至常熟界濠湖俗曰鵞肫蕩華守正之族居之守正恢廓通諸史氏言築一室於舊居之西居之二十餘年嘸然曰丈夫生於世無所用則必有所玩適樂其形志吾庶人偃仰不出井里陶靖節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然則舍山水之間奚樂哉乃謀置別墅二一在新安一在嚴埭道路所過無不形勝可游去新安二十里曰梅村道新安則由之嚴冬花盛開臨水殊清絕村迤邐而南有伯瀆曰泰伯所至爲名流水清駛舟行瞬目可達新安從新安至嚴埭還過蕭莊即梁蕭侍郎舊居今爲膠山寺殘烟宿莽悽然可哀寺東爲曾塘日暮時舟人漁子與鳧鷗集沙際蕭然成墟落又東走不十里抵新居居之西接鴻山嵐氣四時襲人若烟霏鴻山稍折西北行景益奇勝曰嵩山山寺多名僧可與游新居里名丁舍眼跂望禾黍四野耕者饁者牧而歌者息者桔槔而呼者皞然可以

占太平之象焉客至具酒殽放舟濠湖風月之夕隨所之或忘返居之南有茅墩舊窿然而今隤草樹蓊鬱多狐兎之蹤風雨所至颯然長如秋湖濱橋梓參列翳雲日爲桂嶺蓋守正大父樂勤翁父桂山處士藏焉而嶺則桂山因高陵加築爲山者守正每望之泫然曰吾所居吾祖吾父所遺吾今日居之而樂而吾祖父之弗逮吾又何嘗一息忘所自哉凡此景者不徒守正獨樂之騷人墨客與守正游者無不樂其樂而歌詠發焉因即其景列爲什景因境得詠以類分錫之山水殆因守正而

益以名天下且吾聞守正之遠祖諱英者亦嗜山水築一樓面九龍諸山題曰溪山勝槩樓一時名碩賦詠殆徧樓今毀而詠存英亦緣此以名後守正豈尚其世而復有感於是者耶因併著之以爲記

程太夫人林氏壽徵圖記

壽徵圖一幅上繪神仙家流所稱王母獻桃事圖下方列士大夫詩若干首尚寶卿李君士欽刑科右給事中趙君良度爲其婣家程太夫人林氏壽者太夫人爲故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

保謚襄毅新安程公之媲今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克勤之母歲之戊申壽七十有一九月十一日辛未實逢初度之辰也王母事襍出傳記之言名甚著或云母緱姓崑崙山有西王母石室卽其人或云王母者金母別名蓋養生家隱語金木相媾之義青鳥則木象耳非眞有若人也獻桃事本漢武內傳言涉窈冥不必辯其有無但自古祝釐讃壽之辭類及之肆諸君思所以徵太夫人之壽意亦不外此耶惟徵謂事之先見而可證者也嘗事無徵若太夫人之壽之異先見之徵固當不一而足歟蓋太夫人慈惠貞明動爲內則自襄毅爲諸生以騶致大位敭歷中外四十餘年僾忘內顧之懷毘助多矣以襄毅貴累封至夫人每入賀清寧坤寧兩宮賜賚優渥然喜不溢顏而謙抑尤甚滿盈之虞忠勤之勸日孳孳以語諸子不置也德者介壽之基觀太夫人百行之要於德者眉壽可徵一也況今耳目聰明神情開懌起居食息如少壯人福履之萃諸身者可徵二也公方以博學雄才嚮用明世侍經之暇歸率其子錦衣戶侯壎輩羅跪進觴歡幸無斁慶澤之鍾於後者可徵三也

凡是三者得一爲難而太夫人實兼有之秩耄踰期則寵休滋至禎祥先見歷歷有徵又奚若彼窈冥而不可致詰者之可彷彿哉尚寶君謂簡佔學士榜後誼在通家之列竊聞太夫人備德盛福之槩有日矣屬記之因得以附致願望之私焉云

龍皐記

龍皐去城南十里許背負高陵大阜喬松茂林面臨徐湖尖湖已湮塞爲民田然長浜斷港水潦所鍾菰蒲葭葦一望無際猶茫然一澤國也皐之前有巨川西通陳渡東走菱港川之上有二橋西曰

垂虹或曰徐湖語譌也東曰浮蕩其下水道潤深名龍澤每風雨晦冥有物蜿蜒其間鄉人神之目爲龍云潭之上岡隴延袤數里是爲龍皐或曰此龍之所經因以名也或曰以其逶迤迴互起伏有若龍然又或謂川之南岸皆窪至此始窿然以起爲靈皐耳皐之西北沃壤千頃平原陸簡有田百畝屋一區於其鄉皐之上有圃數畝雜植花竹果蔬爲登眺遊息之所皐南望陽羨諸山横亘其前烟嵐雲岫昕夕異態亦一方之勝槩也簡因扁其居曰龍皐書院爲異時退隱耕讀之計云

龍皐文稿卷七終

龍皐文藁卷之八

序

順天府鄉試録後序

今順天爲古燕趙之地風氣閟不泄歷數千百載以完畀我

高皇帝既而

文皇帝顧瞻形勢北徙都之山川草木軼文玉帛之麗煥然天府之國也然其地曩稱多賢豪人而司馬子長獲從燕趙士游故其文豪宕有奇氣則其人不啻沉鷙茂材力而有文事焉久矣乃今乘

大氣而出距往牒所登載不倍蓰以無讓亦何所幸負於其時哉成化庚子届鄉試之期臣守陳臣簡實奉 詔來主試事稽試士之衆三千六百有奇三十取一額鐫一百三十五人而止因悉覩京師游學之廣文教之宣鬯至矣簡聞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驗之來今豈當魯兩生所謂禮樂百年而興之期乎蓋禮樂爲致治之本而刑政以輔之此聖王之極功皆儒者之文事也後世儒學不明論治者方以刀筆筐篋爲能而若無預乎文言道者以呫嗶呻吟爲功而每不涉乎事雖以

名儒者歐陽子者猶曰文章足以潤身政事足以及物不知文章不達於政則晉唐之諸子有華無實耳政事不澤於文則東漢之三公有事無政耳何怪乎禮樂不興風俗不美天下不躋至治之澤與方今

聖天子撫盈成之運建中和之極而欲垂萬世之統文明之象肩百年之會也禮樂脩明刑政齊一舉天下於風聲道化之中以無外當其時矣而凡藻飾之具謨明之任發揚蹈厲之功要非俗吏所能而必委之禮文儒術之士也諸賢資於文以自獻矣尚無文勝而質澈名成而行隳日紛輪於功利之場以壞其故業異時舉而措之豈無可仰副

聖明敷求之典更化之心而裨萬分之一者乎若量其才可爲外内大小百執事之流儷府所稱批人者是必在所優爲而不以是靳之也且並進之志猶初達之泉導之爲溝澮則溝澮爲川則川海則海百川之東固思所以爲諸賢道耳録成簡當題于後宣

聖化以風厲乎天下蓋畿内事也非若侯邦要服之限於其務者也敢論其大如此

涿州志序

惟昔河朔之雄稱涿鹿固有土者經度之所先也是以建置之沿革靡常而版籍之或分或合放軼以無考尤甚且今隸京師右翊爲萬國會同之周道守土之臣馳走送迎於驛傳之間日僕僕如弗給而於所謂辨圖輯志脩文事以藩飾州治者又往往未暇也成化乙巳錫山張侯時敏擢守是州侯才美兼人治有餘力歷覽井邑慨然興曰美哉川原而況今日之非昔也顧圖志不作盛際弗彰曷以共吾職與乃聘州學訓導唐舜卿及鄉進士高鑑輩俾從事焉窮蒐載牒旁質諸鄉賢父老之傳聞發凡舉例稽古訂今前後共收事若干爲卷者十二既復得戶科給事中唐君顒府倅仇君東之爲再加讎校侯亦手詮次之凡再閱歲而成編持以見屬曰山經地志之言史家者所不遺也顧一言折衷之夫山川風土之升降顯晦有其時而所以任其事者未嘗不存夫人耳涿之先爲軒轅氏舊都實人文宣朗之始也奕世而下不幸遭石晉之割去華卽夷者幾五百年民彝墊沒而文獻之不足徵可勝悼哉天厭戎德宋室誕興乃適鍾靈

乎是踊入

皇朝遂得列近輔之嚴沾首善之化賢豪之産衣冠物馬之富彊蹶然若脫泥塗而登衽席豁陰沴而暴朝陽也天運之復不於其他而累有徵於是邦詎偶然哉昔宋人以冀方據九州風水之正必有應運而昌當其會者然皆出揣度之言而以不得目擊其勝爲恨今若侯者乘其時履其地有其民而牧之又能鋪張其盛以傳而無負於所有事焉回視千古何其快哉然侯方以是編成於創始辭之不𡙇而事有逸書刪潤之意未已也蓋紀志

之難尚矣舉曠古未就之典而成於一人誠有未容以易視爲者觀者亦録其大而餘不可以槩見乎且侯政成譽起旌陟有階恐此州之不能專也前聞之續若有望于後賢之能事而未敢言者併爲著之以俟云

送少宗伯董公尚矩之任南都詩序

翰林爲儲材之地而用之有弗輕也蓋其於內惟職論思備纂述侍講讀以爲務而出非秉衡鑑旌別賢愚則掌禮樂制度百爲之大者金穀兵刑之細一不以煩焉然每閱前輩士位至講讀氣貌言議卽已侃侃名當世而軋大家[illegible]出而一蹴躋通顯署曹事有不屑乃今自學士以上得循資拾級進貳列卿承畫諾人亦以爲難夫其地同其所値之時又同而爲用之不同若是豈材品之爾殊然耶或者曰是不然自昔有國者偃武之初思藩飾盛美必首於儒臣焉是親而百度亦貞吏責繁急故君子之審所處有寧此而勿彼與今天下軌文之同餘百年無所論討而

聖天子恭默在位不事彌文涯日　御經筵講求至道二三侍經之臣日惴惴恐誠意未至無以資

啓沃而萬一進退從儀速咎責是懼竊視百司大小罷朝從容奉　成命而樂覽天之休若其跡差異曩昔耳顧豈繫一時所以用之者有少重輕於其間哉頃者南京禮部右侍郎員缺太常少卿寧都董公尚矩受自　經帷簡擢以往館閣寮舊若元老謙齋徐公而下咸賦詩贈行縉事以例舉而於公有深屬意焉公該洽精勤深達治體敦信慷爽君子樂親之以成化乙丑進士及第入翰林且餘二紀而累令官分考禮闈者再主考兩京鄉試者一得士爲多比同國史之編實專參校而朝鮮之使

清才雅操風動遠夷稽年叙勞亦多歷矣雖今嚮
用之晚方諸前人非有過者而輿論稱協士類榮
之矧 當宁率由之志方釐而故牘遺文之藏適
多殘燬南都
祖宗垂創舊鄉儀文度數之存當有可考而收載
先朝圖籍以歸巽 清化亦邇者宰臣之倡議也
事之究圖實在典禮顧安知非今日所以命公之
意哉惟異時持其所嘗敬共於職務者以還副
朝廷舊德之求大政之輔而終不負今日臨遣之
勸也善頌之義群篇有焉衆謂簡於公辱有同直
之分退爲之引如此

羅德安先生文集序

國初文學之士盛於江西之泰和而泰和之盛實
自羅子理先生者二三賢始耳先生出元天曆至
元間遭時多虞竊伏草莽猶日孳孳不輟講誦力
欲收斯文之墜緒以自振於世然泊乎其無所遇
也迨入
皇朝翕然乘知舉而起爲諸生師卓有儀矩舉領
鄉解上禮部擢德安同知剔奸擿伏大著聲績謂
不負矣然未幾坐微累去以終其身於乎先生成
之之難而積之者深矣曷不究其施如此邪且方
其身躓而愈奮志窮而益堅卒以其業淑後人而
垂永久庸詎知造物者之無意乎泰和楊文貞少
師豐功碩德弼亮四朝爲一代文章宗匠先生成
之有父師之教焉觀其傳先生稱不容口汲汲乎
惟恐後人不知夫人是懼也而王冢宰行儉李祭
酒時勉諸先哲皆以不及其門爲恨然則先生之
學豈必其身親行之而後爲遇也哉惟昔宋人以
古學稱者昉於穆伯長尹師魯洎至歐陽文忠而
大盛故歐公之視師魯雖才或雄之而於倡道之
功亟推服焉至作史者于傳歐公乃云當時有尹
洙者亦能古文嗟乎後生晚進不知前輩學問源
流固有自也可勝嘆哉文貞文章勛業與歐相先
後而先生高風偉行復不在師魯下簡辱與其孫
明仲洗馬同事之日久得讀先生遺文若干篇竊
恐後人不知先生倡道之難又有在於言語文字
之外者故不敢易爲論說而惟方諸師魯之事俾
後來者有考焉

碣東聯句詩序

歲丙午仲夏癸亥予與周經憲克容乘暇過邑宰

胡侯留奕東門樓有客曰金陵兵馬指揮梅君者侯鄉人蓋駙馬都尉殷之孫因推奕而飲甚驩尋移席中庭待月聯句得近體詩若干篇梅語出輒益奇佳士也既別去侯謂予鴟東新園可一造乎明日周君先至梅及胡侯繼之入賢樂館由來薰堂穿叢蘭徑緣池登秀餐亭北渡小橋臨渚觀蓮訖深入幽篁古木間屈曲取路還亭上且奕且飲烹瓜擷韭摘丹柰擘青芬以薦酒侯咲曰是眞所謂秀餐者今日之樂斯其至矣頃之長風從東來爲雨侯予喜謂此留人邪衆曰非催詩郎逐客顧

安可留周君因首倡一韻三人者相率迭和之併得詩又若干篇已而風雨驟至林薄深黑予亦蕭乎其不可留也乃相與扶曳而出侯餘興奕奕殊未已擁笠立雨中高咏復成一詩而後行惟昔騷人逸士惡世之拘檢齷齪思放形塵壒之表以一泄其胷中之奇也風晨雪夕乃其時山顚水涯固其所也彼放歌古吹臺旁若無人窮華山之高幾不可返乘月百步洪而易視其湍激之險今籍籍相傳以爲高蓋未聞有風雨露立而嘯咏自若如諸君者與致所極不尤異哉梅君才美出忠賢之

胄胡侯文行政事方皎皎著一時而克容高曠絶俗奉身勇退究其所得固皆有凌轢當世而高視千古者存也故所處異而樂則同詎苟然哉梅君且行侯既錄東軒之什復畀續諸篇於後并記歲月以貽之予輩皆四方行役之人異時展卷三復誦舊雨之唫能忘情於是乎

送嵩明州同知秦信之序

六經聖人之書萬理之所自出故世言窮經將以致用也然豈徒以爲用哉經明則見理融而自守者固窮居確焉有可以爲準而衆欲之紛挐舉不

足以誘其衷達則沛然舉是而措之大有大施小有小試隨其所寓而皆足以有成抑誰能禦之哉惟士以通經學古爲高而國家取人必先之於經學不以是與然士階科目孰不以明經爲事而出處之節功名終始之際或相去什百倍蓰而頓異何哉經譬則海也憑高望洋而返曰吾觀於海矣深且大若是也固不若凌烟濤歷島嶼窮日月出沒之源冐魚龍變怪之險歸而後言之爲得其眞耳錫山秦君信之其於經亦庶幾有可言者乎信之少治尚書登天順己卯鄉薦自是連八試不利

於南宮之選退而執其業益不懈晝談而夕夢口誦而心惟研一言之義折一字之疑蓋眞可與揖堯舜而尚友伊周於千古之上者於是群居而講解之士見信之卒相視莫敢言而執册問難稱弟子列者戶外之屨恒滿其於經可謂通矣是以君雖久伏戶牖未發光耀漠然若不介意唯曰吾負吾經爾非其見理融徹而守己貞固能若是哉成化辛丑吏部以次擢君雲南嵩明州同知或謂通經士若信之者而以畀遠方佐一州不有負與君曰吾得於經矣吾夫子用之爲乘田爲中都而治

孟子用之於齊於梁而不得一試於時其何人得用之於

聖明之朝而一州之佐固視宰邑爲大焉其何負哉嘻君眞明經者也不然何其言之有本也乃今見世之爲士迂緩不事事者直曰彼經生耳不亦誤耶鄉人舊故恐遠方人無以知君也而謂予圖之予曰信之胸中之經固在所以爲其先容者大矣不腆之言將安用焉

黃山八景詩序

距南昌城東南五十里許有兩山並峙土石秀潤而黃鄉人謂之黃山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朴菴萬公居之公之先自饒徙居豐城宋德祐間爰徙玆地曾大父　仕至元同平章政事山遂因萬氏而有聞然其勢視南昌諸山雖小而奇遠而勝萬氏因山以爲家因乘一方風氣之會與居之東二里許水澤所鍾雲帆出没渺焉巨浸是曰澆湖濱湖地名龔庄阡陌聯絡羊牛字尾樵牧行歌相答宛有太平之象焉居之西不一里有神祠香火繁嚴鼓鍾以時居民數百家視以爲晨夕之候緣廟而西豐林緜草彌望無際日之將入廻光返薄爛

若圖畫然循山而南有二水一曰若渚一曰瀘溪潦不盈旱不涸可濯可游可漁環渚與溪之田歲常稔資其灌溉之利焉山之北皆平原沃壤去所居二里曰棠墅竹樹高森雲烟杳靄里俗淳遜力作負若異世人萬坊與墅相比春雨既零耒耜畢擧多萬氏之業也而坊因以名云平章公素有雅尚每登山四顧而樂之曰美哉斯山四面皆奇也即其目力所及列爲八景一時名士修爲歌詠而文安楊公之爲記成化癸巳悉燬於火公日覩舊蹟慨念無已更要當代諸名家嗣爲賦之裒集之

富倍諸往昔黄山之名因以益著吾觀古之稱夫人者必蹤於其地如詩誦申甫而歸之崧嶽之降氣化感召之幾不可誣也萬氏昌大之基至公大振如此謂非黄山之靈有所鍾而然耶然有稱其地者亦必因夫人如傅巖之名麗於說築磻溪之著由於尚父南昌山川之勝甲一邦而聞天下者爲不少獨黄山屢見頌於名人墨士之口而世遂知有此山者顧不有賴於公也哉蓋山川出雲而雨下土其草木水石之華復沾丏膏澤而益盛焉斯又地因人勝之義與且公之種德盛福邈乎日隆而未艾山之所蒙將不相與爲無窮邪簡遠人獲有言廁篇翰之後其傳與否竊亦於玆山有賴焉

送山東叅政王君希曾之任序

禮部郎中吾鄉王君希曾以資望進擢山東右叅政奉　敕經理財賦衆謂君久典禮樂之司明習近制宜使官太常列法從酌議儀文度數之節以潘飾新治爲當不宜令遠去主財計也或言君自諸生起家乙未進士不十五年官三品叅方岳之重玆不負矣然率非所以謂君也君爲今大冢宰恩軒先生冢嗣先生官翰林時晨出　朝謁暮歸接賔友宴語或達旦君尚幼恂恂孝謹日侍左右不少懈稍暇則閉門治經課藝弗休於世所有紛華馳騖之事若罔有知稍長卽綜理門外內鉅細百務一不以干先生慮以是先生敭歷兩京得畢志於公延重名都大位而僵無內顧之懷實賴夫君之能子也迨其官主客再遷祠祭一切郊廟山陵會同燕饗之大典禮悉經君裁決而後行妖僧妄人有挾貴倖干恩澤輒抑不予成化末度僧十餘萬用事者往往爲浮言所汙君獨介然處其間無所撓上下遠近皆信之曰不徇私者惟一王郎中耳而忌者雖深側目莫之何也觀君之所以竭節於內外而求無毫髮之累焉固所謂在家在邦志有必達者耶惟昔富韓公之子紹庭謹重克守家法時用爲祠祭郎官曰畀以清秩勸其孝也漢之萬石君以孝謹聞郡國其子慶出爲齊相齊人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君之出處適類是而況精敏之資清勤絕俗之操又有出於二賢之外者歟然此自其施於家者言之耳曾人欲以田賦夫子聞之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

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奚以田爲是古者治財賦之事必欲求諸知禮者則君之去禮樂之司任財賦之責而又當齊魯之區焉今日所以用君之意抑豈偶然哉君且行視予辱世講之後願有以爲規而鄉人士盬君之進復要爲頌然君之進未可量而此特其階耳予蓋於是乎有莫助之愛也徒爲著其可徵者以風諸齊魯之人彼或有發謏僨身以辱其先而負當世者聞有若吾王君者莅其上能無靦顏乎然則不治之治王氏世德之所被也當不在萬石君後豈但用之於財賦之間而已耶

送陳君堅遠赴黔陽令序

景泰間予侍家君居金陵受詩於甬東金克明先生門下士前後幾百人縱縱乎皆四方之英而予獨後且少然心所甚慕而麗澤之有資焉無若陳君堅遠其先君子仲和甫碩大長者以儒醫鳴予每聞長老言陳公濟利博矣後其興乎天順初同門士多散去而予尋亦歸繼是一再遇堅遠于客語博義精繹繹乎其中之有緒也成化乙酉獲同領鄉解握手驩逾平生既上禮部予幸連見收而君九六試弗售索居京師十閱暑寒力殫而志益厲迹晦而聲日彰窮居之士咸於君退託曰強學如某且然乎何恨辛丑夏俯就吏部選補辰之黔陽令衆謂堅遠温雅靚謐如夏敦商彝可貴近而不可遠畀也惟弘富有如鼉鏞鞞鼓可鴻衡逖聽而不可小試也乃今若之何哉夫士筮得令一邑祿及中秩惠敷百里不可謂不得志而何以是爲堅遠少也黔陽雖界峩峒之區而百年來文教漸被猺獠華心盤根可以別利器長道可以識良馬安知地之遠者非振迅奮起之階乎予聞堅遠嘗

夢一所旁有告者曰子識之此沅州也覺時城社坊井歷歷在目因賦詩紀之黔陽沅屬邑也詎謂遂與夢刀之事到海之詠今古脗合而相類耶意者山川之間靈秀潛伏思得名士如君者爲著見之與然其事奇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無遠無近無小無大而無不可致力者達士之分也由遠而近自小而大而進以其漸者舉賢之典也君之弟鏡尹蜀之丹稜其去黔不數百里尚亦以是告之異時當有一門二妙自遠方起而隱然名動京師者非吾堅遠也耶侍講李賓之而下若干人知堅

遠者各賦詩爲餞而求其知之久且深者簡也退爲之序

慶駙馬都尉周君得孫詩序

成化壬寅秋九月丙午之吉駙馬都尉周君德章冢嗣錦衣衛指揮僉事忠並生子維時計都尉尚重慶大長公主哉二十年春秋僧三十有七三子嶷爾有成而尋復抱孫爲當世所少又

皇太后得見外曾孫之蚤亦累朝之所創見也慶聞宮掖寵賚殊渥外庭諸卿士與都尉善者賦咏交作用識厥喜冬官員外郎楊君時秀裒次得若

干篇俾爲之引都尉中州世族天順初先大夫鴻臚公參議山右長兄方伯晟由秋官員郎出守永平司訓解元諸兄或斿鄉校或隨侍鴻臚左右維都尉最少從方伯公游學京師儀矩卓然著人耳目旣以才秀應選道路遠近無間識不識悉驩然相慶若麟之出郊而鳳鳴于岡也迫入覲

先皇帝喜曰舊家儒臣之子當不允裝裔之與繆爛一時然君居之泊焉無富貴之盈而益彰循謹之譽況潜文翰樂從賢士大夫游咸曰前代帝婿之榮有賢聲者若唐之周道務孝謹老成而靡矜於文宋之王晉卿文雅俊逸而或少其薄周君蓋兼有長而無其所短賢哉其不可及與嶽峙川增介有繁祉[illegible]芽王昳濟美無窮於此則徵諸其身者耳周氏德義之澤文獻之華厚樹深藏欝而弗施以有侯乎今日久矣積善之慶蕃衍於此雋諸其家曷可誣也雖然　皇朝昌大無疆之運百年于玆本支之蕃衍公卿勳戚之胄憑休席盛罔勃勃有方興未艾之象焉而況君爲金玉之懿親寵靈之申錫所必先者耶泉源溥而支流長人物滋而天休應斯其爲喜又豈繫夫一人一家之慶而

已哉詩曰藹爾女士從以孫子周君之謂矣竊傳玆義以次作者之意蓋如此云

送劉世美知常州序

成化甲午冬常州府知府員缺衆擬可往者二三人戶部員外郎劉侯世美其一焉及　命下果侯也聞者無間識不識咸躍然喜侯何以得是於人人哉初侯以丙戌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涵泳植立名動館閣及爲戶部主事員外郎周愼溫謐厲節清苦家居事二親及伯兄極盡孝愛旬日不奉顏采則拜稽訊問涕洟從之若睽離經歲者戶

部嘗遣其屬榷舟稅於四方而侯往九江商旅不
驚賦獨先集歸槖蕭然譽言載道凡其居常所以
自養者厚而士大夫望之不輕矣今日之用固小
試其端耳於侯何足多哉然常實浙西財賦之區
人材之藪澤自經德祐荼毒之禍迄今餘二百年
而絃歌文獻之俗尚未盡還其舊今不能無望於
侯矣蓋前守多出法曹或起自作縣每嚴精於法
比之間簿書期會之故而於敷政優游敎化善俗
之義則邈乎未之及也是以文繫愈繁而民習愈
下官府之事愈轇轕而不可爲乃若劉侯出自戶
部大司徒之職而於所謂養民以教之固其事乎
況其孝友之德足以敦仁讓清餙之操足以格貪
殘雍容文雅之義又足以勸諸生今釋其傲惰驕
矜之氣爲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劉侯之謂矣
侯也無歉所有而虛徐以就世終必致民俗之與
躡蹤昔時之盛而不循今日之衰也不亦可以副
衆人之願哉館閣諸卿士於侯有夙昔之雅者咸
分韻賦詩爲贈謂簡於侯爲同年又州人也俾爲
之序

龍皐文槀卷之九

序

壽宮保太宗伯兼學士素菴彭先生序

名賢碩輔之生才猷之卓壽考福澤之優厚受之
天而異諸人人者天豈得而私之邪天下大任將
是畀耳至所以求勝是任也乃或憂患拂逆庶事
之不齊嬰其中不必皆得順適其志以無負焉者
高明盛極之際意造物者之有靳耶豈所謂玉而
成之之幾在是不如是不足以致自養之深上下
孚合之膠固而沛然收全功耶若今素菴彭先生
之事殆亦近是先生江右之安成宦族甫弱冠以
春秋家學舉於鄉尋擢冠南宮之選第進士入翰
林累官至學士詹事每預史事及脩續通鑑綱目
討論予彼多所是正日侍經筵講讀陳說闓切務
剴誠獻之風主考兩京及主禮闈之考者再不啻
藻鑑之明士心厭服所外內科條之密處分不遺
從兄可齋先生勵操清嚴秉鈞　內閣先生周旋
法從之間動輔以正而無私昵之干學者稱曰小
彭先生隱然負具瞻之望以埒其兄者餘二十年
成化乙巳始　簡擢吏部左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入預機務先生夙負介特不苟同顧時政之紕居常怏怏不釋而人弗察也逾年遘末疾即抗疏乞歸

憲考愕然曰此入朕方嚮用遽有是固留之未幾進秩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欲以慰其衷先生愈不安曰因病乞身敢益徼寵再疏請益力上念其懇至重違之乃降璽書褒勉并 賜襲衣寶鈔俾馳驛以歸有司月給俸隸且 諭令疾已即來勿自便皆異數也先生得請蹈舞而行弭節閭里閉門謝累惟悉心於練養之方日覺神觀開

懌而起處之復其常弘治壬子壽屆六十有一冬十一月十日其初度之辰也毋弟彥恭太僕適以資望晉位上卿麗澤之承恩所歸德但以身繫朝籍展慶無由謂簡廁名鄉解出先生門下知德爲深寄頌之辭猥以見及夫先生負閎才膺盛福介上壽得數於天莫可量也雖一試輒止未竟厥施然究觀先哲若唐之裴晉公宋之司馬文正卒以高風偉度冠冕一時惟宅揆之進不酬稱疾退處之長是以卒之居有養而出有爲持顚措大屹然如山可倚而不可搖也以今視昔理則有可徵者矣然則先生之壽逾耋軼耄珍從之問可計日竢而六衮之開則其階耳是固士望之公也非太僕一人之私祝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壽其人而語先邦國者必其人天下士也簡於先生亦云

會試錄後序

凡稱治必唐虞三代學必孔孟而後爲至故士舍是有弗事而亦弗以言也惟言之弗踐若姑以爲例然是何怪乎世多指科名之士徒騖浮誇而乏實用也與然語有之道德可師不必其皆出於古也而豪傑之興固有不待夫人者乃或槪執是言以自諉也豈不誤哉

皇朝乘元狄僭華之後我

聖祖應天而出再造中區功高堯舜士生斯世固千載一時之會也詎容以易視爲哉且四海底定窮攬萬機者三十餘年渙號鴻猷率手自釐正傳之萬世條貫截然今庶政之興有前代碩輔名臣卒難置議者百寮熙熙拱受成案以行至終身畢力於其務而不見有爲之迹焉是爲士之志易行也首建學校以育才而取之於科目純用經術不

事彌文
文皇帝復重加表章以風勵天下天道性命之微言昔之經生大儒未易強解今羈丱而游者類能誦說之海內士日從容乎道藝之場而無敢擅其名者焉是爲士之學易成也
今天子在位蚤夜孳孳思振舉舊章恢弘治化用人一事屢切規爲弛限年之禁推久任之誠士類翕然感激思奮即欲追踪唐虞願學孔孟不假外求而得之也於戲此何時哉而可自負耶弘治癸丑春二月會試屆期惟禮部臣實當知貢舉之任

事無鉅細得如例行臣東陽臣簡二人叅奉 命來主試事臣等叨法從親講讀之日久誠有以仰
窺
聖明崇儒右道之盛心而圖所以將順之者乃相與竭愚庸窮校閱謹於衿珮雲集之衆選其經學優長若可器使者僅得三百人請自
聖裁錄俟 廷對列甲分曹而敘用之仍別置乙榜第其次者以補教秩闕員凡此雖率循舊規而亦所以廣用人之路耳竊惟科目之制歷代相沿而無若我 朝之嚴且重者昔人有云設科取士非敢望拔十得五得其一二亦足用矣夫士選之嚴望之重而不輕也萬一猶有驁汙無節者之玷其列何可過爲是退托之言以求其滅裂之報乎况材質之産高下大小人人殊量其才而用之大而輔理承化以下至於外內百執事之流苟有一長之益於國者材也用其大而謂小者爲非才不可也惟空言無補終蹈前弊者斯在所不取耳簡厠迹是途正亦莫逭玆咎者繫錄之語敢附於技若已有之義於諸士有厚望焉

贈都憲張公之任南京序

吏部左侍郎雲間定菴張公以資望 簡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朝士上下各以其自爲見而曰公名德宜留羽儀班行不得令遠去或謂南畿爲皇祖創舊鄉典章風化之所自出留臺之任豈其小哉鄉人士若尚寶丞倪君汝辨諸君子重公此行交質諸簡以二言爲何如簡何足以知公惟公初起天順庚辰進士列僊刑曹實於先叔子和之秋官同事之誼爲甚厚間得聆緒言究觀素履庶或得其槩耳蓋公明果之才足以有斷而養之以慈祥寬裕之德足以有容而居之以莊敬介特

不阿之操不可少有干而復從容和易不爲毅然絶物之象焉譬若金玉然百鍊之操連城之珍用之斯無不可不用則韜光蓄奇形色闇然耳噫若人者豈時之小夫謭生得一善効一勞卽佔佔然務鼓虛聲要倍直而外示深厚以罔一時者可企其萬一哉故方其任讞議之責卽著練達之稱及以學行見推提督浙江學政儀矩之卓程試之公明士心厭服荐副藩憲及長憲於楚蜀之間德崇而望日起由是 徵拜都察院僉都御史未幾陞工部侍郎轉禮部再遷吏部檢飭周愼益恂恂若

弗勝時冢宰王公臨事嚴肅衆未易有所騅獨公委曲開導裨益良多然讓而不居人莫知也然則公之才能德操何施不可爲國者當爲官擇公而公何擇耶況比聞南都庶事雖稍稍異舊習而公言直氣凜然足以繫天下之重者一脉猶存也玆得如公者往而綱維作新於其上風聲所樹千里應之在彼猶在此也豈曰遠哉且昔宋司馬文正當熈寧之間求判西京留臺退居於洛者十五年維時海內傾心思被其澤如弗及此無他養之深故望之重也是又宰物者所以成就大賢君子之幾非可得而易言者也簡喜公之南行事適類此臨別之言竊因鄕人瞻望之私而併以卜是焉

于少保奏議序

皇朝汛掃胡元奠厥中夏民物幾百年不知兵正統末憸人召釁舅統兵棄師爰致虜醜豨突而西南獠夷亦陸梁爲患時不有經國大臣屹然足以秉大猷繫衆志曷所底定若少保兵部尚書于公謙者固其人哉公才識弘達練習舊章奮其激發之衷於樞務叢委之間每 朝下得四方警報衆庶陳言文記沓至剖析如流凡某可將某可攻某可

守某城可軍某軍可調某人言可用不可一日或上四五疏一疏或數千言無不審固精詳筭無遺策郎吏罷于繕寫兵民上下覘公起居以爲命公處之裕然若無有卒之夷虜頓顙疆土廓清雖宗社之祚無疆而帷幄之籌公則多矣是以雖朧罹讒愍而忠跡彌彰某不敏辱知爲深間得其一時奏議凡若干篇於某人所而敬讀之深嘆國史收入有限簡諜散軼無幾而登對密勿之言又外人所不及知遂恐後世無以稽公戮力 朝廷懇至如此竊取所得諸篇正譌詮類釐爲十卷圖永其

傳其觀古之名臣當國步顛越之日寓誠章奏隨事就規終能成撥亂反正之功者惟唐陸宣公贄迄今耿耿有餘烈焉公所遭與宣公適相類而事勢之難易功力之大小識者當能辨之乃或有以案牘委瑣辭采弗逮疵公者亦淺淺乎知公矣昔人稱宣公者不過曰精於吏事固未嘗舍此取彼知所重之不在彼也又或疑公書生不知兵而遙制閫外不失事機幸也非與夫兵政事之一也周稱文武吉甫仲尼之門則仲由冉求之能事公之才識無施不可而於此固以濟一時之急耳茲集既

行後之人可因是而通夷夏之情熟山川道路之險易審餽餉戎馬調發之宜不必遠探隆古之規而皆的然如指諸掌邦政之舉允有攸賴又豈徒以濟一時而已哉僭序篇端以俟知者

送山東憲副陳君粹卿序

今山東距兩都之間為喉襟要地四方賓貢會同輓漕之使兵民商販之交馳艫連而緯貫者日坌集故命吏之設庶事之規畫諸視他藩加慎焉成化間因言者議謂瀕河之境雖有憲臣之按治守土者之分司然道遠勢分歲不一二至寇攘之伺釁闚閒叫嚚之求平時人竇士往往受陵轢困踣久之不得直而去而彊者之陸梁漸不可長也德州而南抵濟寧延袤數千里之間獄訟之裁決兵事之預防宜董以專官而　降勑以重其任置司臨清適道里之中於是乃增設憲副一人往蒞其地事有責成之計人無稽應之虞上下稱便者且二十年于茲矣今歲之春吏部以員缺聞僉謂御史陳君粹卿資深而望日起因擢補之君之先世家盂城再遷山右起家壬辰進士出知嘉興武邑兩大縣以賢能選授江西道御史初按畿內東甸

再按山東凜凜著風裁當道亟稱其才可大受故或謂副使雖高選未足為君多也雖然職貳刑憲以儼然得志於一邦亦重也已而況受專任之寄當津要之區顧無所貳夫人也豈不為尤重哉但今山東之地歲荐饑民饑則盜起盜起則訟益繁而政行為難也然東藩則君所嘗按臨之鄉威愛在人而幽隱摘發當不啻如發蒙而已惟政粃有所當先者若貴倖憑使命之威驛傳被徵求之虐郡縣騷然為害日熾必思將所以為之處而戢寧之使行道清肅而無梗

主德平均而下流則誠人心之所大欲而不可必得者也亦今日當道者所以望君之意也彼區區事在讞鞫之微者豈君之所難哉夫職專則事易舉地近則名易彰所處者要則政令之所及者遠而非獨東人之得以蒙其惠也君寮友之衆願不殊此而臨别之言要予代致者則樊君介福之意云

夢鶴軒詩序

物之生氣化之也其來也無形其往也無迹儵有所感而徵焉者異也二氣之在兩間摩戛推盪以出其清明粹精之質適然而成形大之為河嶽靈為麟鳳珍為金玉珠具純之為聖人賢豪為文章為功烈為貴壽其得氣之久隨大化以遷也山川草木禽蟲之秀或鍾而為人而賢人烈士有上為列宿若夢熊之兆流虹履武之祥固理也不可以為異也惟四海之大千百世之遠不數見焉斯亦理之所不常有者與滇南侍御張君希載誕彌之夕其考憲府君并其母官夫人夢一鶴飛集于庭覺而君生因大奇之甫晬時未能言鄰婦盗其雙環官夫人拼聚而詰之莫肯承君忽指一人曰

某也果得諸其懷衆益驚嘆稱為神童及長儀觀秀偉才性警悟過人以書經魁成化甲午鄉薦乙未連舉進士出宰金谿有惠政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歷遼左及南畿四輔君持憲不阿綽有臺中一鶚之風焉昔唐相曲江公張九齡之生其母夢九鶴自天而下因以名曲江君之遠祖夢兆適相契何張氏之多祥哉且鶴世多以喻賢人君子高曠絶俗之流氣幾所感固有類耶諸詩人之辭凡以紀茲異耳因為序次其意而要諸理焉如夢兆有徵而曲江之遺澤未泯君異時勛名所至當未可量也不尚有以徵予言哉

慶錫山秦畢牧詩序

自昔韋縫士退處巖穴不求聞于時人見其韜匿弗耀而道抱以不行也固曰此高尚其事為古隱君子之流耳不知其隱然澤流當世身被顯名而食其報於冥冥者有不於其身於其後若持左契以相質焉譬則澤之道不滅而有施貞松產絶壑幸不戕於匠石之手干霄閱歲膏馥下委成苓珀珍異之材也錫山秦君潤字别稱畢牧自少精敏耆學多讀古書寄字尤長於詩然性恬澹不慕榮

進安貧樂道意豁如也鄉里先達亟稱重之甫弱
冠名門右族巳爭相延致爲子弟師儀矩卓然多
所成就見其子金顥秀不群引置諸生中身敎之
曰吾業在是未幾果以書經領鄉解先生初不少
假敎益力歲癸丑春始擢進士高第且復應　制
獻業有志於館閣儲材之選旣而展省例行喜曰
親老矣以得及時一拜慶爲幸而又何羨乎即日
辭不就治裝以歸時先生壽六十有七秋孟五日
乃其初度之辰汝礪之歸若有期也縉紳士榮之
咸賦詩爲壽謂予於秦族世有連而汝礪尤有塲

屋一日之雅退爲之序惟秦氏之在錫山以詩禮
世胄名一方畀牧從父修敬先生壽逾八袠向道
不衰從弟中齋方伯謝累早休群從子姓敦睦無
間高風雅尚儀表鄉人畀牧父子固所歆慕而願
學者汝礪英邁夙成發軔伊始　恩封之典祿養
之榮其來殆未易量也宗鄗之間著有明驗祝辭
之先詎敢舍是而遠攬乎語云孝子仁賢　國之
上瑞也然則秦氏之世其出與處未必無助於熙
平之朝也豈但此一家之慶而已哉

送王都紀序

常出城東里許土壤清曠釋老氏騈廬之[illegible]
天慶觀其處改龍興宋復改玄妙規制以勝甲吳
下居者游者士之騷逸樂幽尋遠矚者去是無取
焉元燬兵燹至元間道士樊可道洪武初葉本仁
一二徒稍稍經畫復故址然終去往昔遠矣家居
時或過之殘碑剝礎顚仆蒼烟草樹間令人慨然
動夫今昔之思人事變遷之感然意事當變極之
後必有憤然獨出之人濟之玄鼎固其人耶玄鼎
王氏少知嗜老子敎師碧虛張都紀長處其伍齗
齗不踰節交於物冲然無所營俯仰遺墟怳圖再

振若舊有飛霞樓有通明閣有清脩院之屬悉有
志焉而卒未及適其師碧虛歿衆譽玄鼎其弟子
之賢且有志於敎者舉之有司薦於朝獲嗣其師
職都紀夫道士之流秦以前則有之宋興國中增
置副錄都監之員總其敎後復因之郡設紀邑置
會各一人亦豈徒欲其事引導持符籙樸祈之術
蠱一世之嗤嗤者哉蓋老子習禮是猶明氏彝品
節之分也啓清淨之敎是猶無利欲紛爭之習也
然古之爲其敎者巳云畔孔氏今擾擾豈直孔氏
之畔不知於老氏亦何如耶玄鼎一旦受名責加

其徒之上必深於其教者深於其教則歸之者衆而功當日以大功日大則於與一宮復一宇之役無難矣吾固爲變極之後必有獨出之人濟之苟有居而游者騷逸者樂幽與遠者而取於玆將不於其地於其人乎黃門白君廷儀知玄鼎者謂余知其地而樂之者也於其往命序以俟之

官箴後序

醫之療疾必於鍼則其効易見君子之欲補過而勸於善必以規與諷則其言易入故古者以下諫上而寓諸文亦曰箴也夏有夏箴商有商箴辛甲

爲大史命百官官箴王闕官之有箴其昉於是夫以三代盛昔聖作於上賢興於下猶託箴言以相劘切况其後哉迨漢楊子雲遂擬之作百官箴庶其古風諫之義宋呂舍人當宣和靖康間閔國脉之衰病沿於昔之司牧者變其體直述其事爰作是箴攬之者可不費思而得實儷美制於辛甲凌清風於子雲惜時無能用之耳歷元入我

朝又百年大司成邢公始表而出之吾嘗貳守謝

君庭往又從而廣之書聖賢之言以時而行其言行則其道明其道明則天下理箴賢人之言也今且行天下殆其理耶吾觀之今天下官備矣有廉墨哲愚之異民彙矣多疲癃殘疾之徒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如有善於醫國者玩是箴而求焉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其用有不可勝言矣箴亦豈必其盡言哉

贈塟師李立初歸江西序

塟何以有師乎上古之塟擇地而卜後世則廢卜任術而師說以行焉然自宫宅地形之書不傳而傳者惟晉郭景純塟經爲最著惜其言已多涉禍福咎休之應而爲邪說之濫觴矣今四方之爲其

術者江右贛吉之間無慮數十百家徒以去郭既遠多宗唐寺人楊氏之言卒之傳之久而術益虧言之繁而理益晦而草廬吳文正至疑其人有秘而不傳者存嗚呼山之峙川之流土石之柔剛形質具存亘古如一也而彼又安能秘之哉紫陽夫子云擇地者當先論其主勢之强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而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焉噫斯言也政使景純之流復生其傳心之秘寧有外於是哉簡邪逆罹先公之喪卜兆無所委之於無所擇則懼五患之相陵擇之

而無其師尤恐勦說之可惡城南別業之東有地支壠回復風氣閟深郡侯孫公偉德宜與袁尹德純咸通於其術者往閱之曰庶幾其吉可以墊與至於穴法之微尺寸之間莫可是正夫穴有定法譬若砭艾此亦吾紫陽之論也然安得夫人而與之究極其理也哉永豐李立初氏秘穴法之傳數世矣自其高曾得之謝子敬氏子敬親授楊氏之學者也是以江西稱良葬師者師李氏而他不與焉今方伯侯公　憲使李公德馨二君子知簡皇皇之懷若有求而弗得者千里之遠召致於常

簡見其指顧之頃萬象畢陳遽若山川効其靈草木獻其秀於衆人所同見之中而有獨得之見焉亦奇矣哉君之來南昌張太史先生祝之曰常之山川多秘未發冀君之盡其術也嘻太史之祝草廬之疑也然有其地則人不能秘其術有其人則地不能秘其形是二者恒交相求而樂相值也吾於李君驗之矣君既歸簡幸其爲術之正不悖紫陽之傳而又不予秘也識以爲別併以謝二君子曰廣愛之心能不秘其人也簡又安能忘所自哉

金溪王氏流芳集序

安成王麟資仁甫裒次其家藏諸名卿士所著碑碣銘誌序記詩歌之作前後共若干篇爲鉅秩又倣古小宗法族譜中撮其支屬之近者別爲圖義以附卷後題曰金溪王氏流芳集蓋以辨疏親敦禮義意獨至矣王之先世家撫之金溪遠祖有諱德載者在唐仕爲吉州刺史見安成之地名金溪者適符其故邑名溪之上有田數千頃膏腴衍沃風氣閟深亦曰金田勝地也因卜居之今子姓日繁田率歸王氏鄉人無長少遠近皆稱爲金田王而集猶稱金溪不忘始遷之故也仁甫於刺史爲

二十一世孫考紹業祖文源皆讀書慕義爲鄉長者至紹業父子相繼客遊湖湘及兩都之間雖殖產日登然不齗齗爲貲筭計而倜儻負氣誼有舊家風惟自昔稱世族之美者指其庭木之喬而仁賢孝子之尚其世必曰水木本源顧多於木之爲物有取焉何哉蓋草木之微雖甚易生之物然培植長養之功必於人力乎是假人力既至則自根而幹由葩而實一氣流行發榮芳茂有不可得而遏者譬之於人雖有開於先而善後之弗繼再實之傷其能免乎王氏自吉州自後多賢而隱所謂

人力之助無不然矣仁甫此集之編尤見其仁孝之情篤近追遠之有其道也嗣茂業於前人振芳聲於永久彼太原之望不慕富蜜而宗三槐家教承傳不尚有所自與今太學少司成劉道亨於仁甫爲有連序述之槩得於常所稱説者如此

送芮廷延斷事之山東序

芮廷延自太學就吏部試優等衆謂廷延必得守一州或判一郡矣既而擢山東都指揮使司斷事衆咸不滿所望而廷延亦甚怏怏焉余聞而往諭之曰廷延爾將覬得好爵以耀人耳目耶蓋將得行其志而已矣苟欲行吾志也則斷事之選於廷延何負哉天下之大不過兵與民之二者司民牧者曰文職戎行者曰武二者之用不相攝也然行陣之士率多彊梗不法不傳之文吏執法令以操切之豈不貿貿焉相率而之於亂不可戢哉國家承平百年兵衛之設僅存名號而統御之方廢弛久矣況山東之地歲連凶民黎轉死殆無遺子兵既無所取給單弱者必多亡命而豪獷者或肆征奪凡主帥號令之所不行者則付之斷事主帥曰可宥斷事曰不可主帥曰不可斷事曰可斷事之權與責蓋雖將帥之所委任而實有不得與焉者也夫豈輕哉廷延之先君子樂性存甫登進士官至襄府長史廷延所以得於家教者有素矣今舉其所得而用之無往不可而誠不足於一斷事然竊譬之人有千鈞之力者其負百鈞則恢恢乎其有餘負萬鈞則蹶矣今廷延之負則百鈞也彼駑重負而蹶焉者視廷延之恢恢何如哉鄉人士於廷延之往有規勸之義有期望之私謂予一言以先之也於是乎書

龍皐文藁卷之九

序

賀都憲楊叔璣陞戶部侍郎序

國家建官分職以統理乎中外或鄉士待次出爲牧伯藩臣被選入相嚴廊誠使之更事久則爲猷深歷年多則施澤溥上可倚毘而下克信也然出者常什伯而入無二三豈選拔愈精而於膺大任者固難夫人耶今

天子嗣大歷服四載於玆網羅群才優遇舊德相與圖天下治以次出者皆時髦以選入者復人望

若我錫山叔璣楊公固其列矣公始以進士拜官郎署在內者幾十年出而叅政山西布政陝西又幾二十年曩吾聞公秉至操不爲私撓負宏才而無猒政惜其用之未專耳去年冬始獲拜公軒墀之下公不鄙晚生辱耳至論皆致身素蘊經國之亦誠窺其中固耿耿有一息不能暇裕者余固驗昔者之聞不誣時公釋去憂事將北行忽拜　命爲戶部侍郎道路相讙踣奔告曰楊公果大用矣于此可以審吾君用賢之明無遠不燭矣吾民之受賜其可量乎雖然公在內百職事其階遠大者復不少公以屏翰之偉臣一旦加諸其上孰不傾耳注目以俟公之一舉哉吾聞之今海內賦竭東南兵罷西北民力殫於徭役之繁與　九重宵旰之憂意者其有屬於公乎然公爲吾君所倚毘既重而吾民信之亦久如以其所以綱維乎外者表然樹立乎內固將此而措之耳斯亦豈尋常之可度乎其行也錫宰賴君率其僚方走賀之廼屬余叙之

送進士胡君伯雍出宰平湖序

胡伯雍山右太原人肄業京衛武學取弘治庚戌

進士第觀政刑曹逾年擢知浙之平湖縣或謂伯雍晉產而系出武胄東南民瘼與州縣書簿之勞恐非所諳練爲不便或曰今進士出宰邑不三四年間率以例選補華要是特爲進身之階耳其交錦衣千戶侯馬宗盛輩執二說折衷於予將導伯雍之行使無惑焉予未詳伯雍然聞宗盛所稱述得其槩矣伯雍之先在永樂初以靖難功累官至指揮僉事父安字平甫今涖其職以勇畧聞伯雍主器慨嗣其職者惟今閥閱之裔憑藉寵休衣鮮策肥坐享成業者多矣彼有能含蔭秩之美欲

儒生之酸攻苦食澹佔畢呻唫以馳騖圜棘之場
策名於圖書之府與寒畯士角一日之長足以彰
國家投戈之化久益敷洽如此非其人負儁拔之
材而褎然足以軼其群伍者疇克是哉且古之吏
於民者多取材於世胄固謂其明習　國家令典
而非但齗齗守陳言者之比也况都會之地政教
號令所自出而四方民風土俗好悪從違之異宜
咸於是萃焉伯雍尚稔聞之今且舉而措之而何
有東南一邑之令耶異時政成譽起旌擢有期固
其所耳而又何羨乎然今之爲縣差有與古異者

盖能者或皎厲操切以近名懦者或依違苟且以
待日而上之取士每眩惑於是焉故寓縣者更張
之敝而士俗日淪於澆僞之風固有志者平居所
扼腕思起而救之者也兵家者不曰飾躬正顏以
獲高官之可誠不失人心德乃洋溢之爲賢此固
伯雍所得於家庭之素者文武無二道因併舉以
相質云

送禮部員外郎陸克深知叙州府序

上馭方國十四年思政有弊於人者　敕吏部大
黜外內百司之不職而遴選名士克之祠部員外
郎陸克深方起復入覲郎被選擢知叙州既行適
五六月峽水湍駛不可往且東還上虞過常時同
年劉世美柳宗疇皆爲是州世美同入翰林宗疇
與通守吳廷用又同省人交相餞之既而同年蘇
侍御子盛亦行部至叔爋精膳至自錫山時暘儀
制至自荆溪余亦方得告家居克深顧而喜曰昔
我先公敬輿因其交蕭復剌常時盖嘗寓此是豈
有數乎何地主之多賢也吾安能舍此而去哉遂
留寓焉衣冠勝集登眺笑詠之樂亦可謂極一時
之盛矣無何世美持母服去文盛復出他州時暘

之金陵余亦將北轅克深遂翩然有入蜀之思因
相與竊嘆曰昔人於離合去来之際每拳拳焉深
致其意焉者豈直樽酒晏笑之故而已乎臭味之
同麗澤之益窮達得喪相爲休戚誠有既合而不
能舍既去而思之不能忘者存也然交一也詩曰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義則兼於君臣傳曰與國人
交止於信情寔通於衆庻先正有言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而况於友也哉克深之爲叙州藩臬以臨
其上倅貳以儕其列掾史百執事四民兆姓以取
平於其政勿曒曒以要名而致優游之化勿赫赫

以怙勢而竭傾寫之誠是故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凡亦繫是心而已則人慕而懷之直去之千百載而不可諼又豈但究心於簿書期會之間而可得乎或謂叙州控扼諸戎治籍威武克深高才而文舉動守禮儒者若所云固優為之而禦戎豈其長乎夫儒莫有過吾夫子者嘗一用之而侵疆歸夾谷之相交際以道耳吾固喜克深之儒而　朝家掄擢之有方也又何敢惜此行哉又要之言君雖所欲聞而亦予所欲言者也異時尚無忘諸

送河南參政李德深序

惟士致其用於時行止顯晦隨所遇以殊分若無甚繫乎世計之大者究其至則在上者之愛憎用舍實生士心之觀望而世道升降恒由之然有囿慎靜謐慤然不苟同乎時好以徼一日之名者福心之人顧斥其高亢不我與也輒棄而費用者何限是何怪乎■詬亡節者之肆志而君子之澤不得横被當世也哉工部郎中吾鄉李君德深起家已丑進士賢勞部署之間者餘二十年今年春始得推擢為河南左參政既聞之而喜且重有感焉君為松陽縣尹可大甫仲子可大甫為尹有惠政君少秀穎負絕識被詩於簡先叔子值菴地官之門裦然出於派輩及登第人固計日俟其遠邁也時郡士同榜者若干人或一蹴據要津或任意氣重結納眩揚州里閭燁如也君獨韜晦居南京户部益致力於涵植之學清飭不異諸生時識者固心韙之矣尋以丁內艱起復改北京工部嘗監稅兩浙竹木矯柱弊不事羨餘之獻督浚淮楊漕渠千里事竣而民不稱劬兩董興造之役於湖南大藩經度處分動中程式所至能理劇於閒定之餘而讓能於退托之地汪然之度人莫涯也丙午之

前倖途闢而士論沸或謂君於其親幸者誼有舊盍持其枉直倒置之故往忻之君嘸然益自斂避曰此豈吾輩得志之時事多言哉

今天子臨御首起擢憲之臣居吏部頹風宿穢一掃而新之四方善類相與巷談而室慶知嚮用之有日也若李君今此之擢則出於道路傳揚之口已閱歲矣非偶然也然參政大寮也下臨郡邑其政易行河南大藩也密邇畿甸其名易達粮賦邦國大計也值凋弊之時而濟以寬和之政其民易感為政而使民知感矣然後竭其力以供吾事不

尤易哉此固君所蘊積未施之志而今日所以用君之意歟君之元寮有徐君公肅陸君克深者皆以介特不阿之操遲回二十餘年而後起其事適與君類君且行又獲與同事焉吾固喜善類之有遭也遂爲之序

送周君克禮更令永春序

周克禮第成化戊戌進士擢知閩之莆田持服不果上既改任浙東嵊縣嵊地峻塉而俗勁克禮首擊彊梗者數人抵於法民肅然有貴倖人行屬過境内克禮遇之無少屈其下吏相戒飭以無犯省

供張之費約數倍民躍然喜曰此我侯之庇也今南都宗伯劉公時爲方伯愼許可雅重君嘗郡金華八縣倉廩有侵耗遣君往理之句考精審豪猾帖不敢以肆劉曰彼以一令能爾是不可措大乎方欲與按治憲臣交章旌薦之君後丁内艱去起復補江西之萬載萬載視嵊尤僻遠俗澆而政弛尤難治君舉所以治嵊之規治之而心計之勞有甚焉薄征歛寬徭役禁侵漁不少徇弊政以阿其上四民德之而當事者或不便其所爲間以庫藏之故與守郡者相牴牾至移文以相詰不可解或曰君之於縣有上下之義安得犯非其分或曰國家内設五府六部外設十三布政司司以統府府以統州與縣雖綱維上下體統截然然所共理者固王事也事有非法雖府部不得以令乎其下而下亦不得以私奉其上况縣之於府又安得以私相比乎久之吏部臣亦習聞其故適百司述職之朔乃曰是宜爲之所以觧嫌隙因更調君閩之永春雖永春邑小不當君才然山水之鄉地清俗阜其視萬載不啻過之執政者所以惜才善處而優厚周君之意不其至哉朝紳知舊謂君此行恐

不知者之置疑也謂予一言以先之夫以吾克禮雋爽吉直畢力在公任重持艱無乎不可而一邑小大固其方進之階無足較者故其所措設雖於人有甚不合而其胸中之耿耿者自若不少衂也惟昔之人如卞延之之令上虞有剛氣不柰其守孟凱之辱至脫幘投地而去時譽賢之董宣之宰洛陽不避貴戚至其上亦以強項令稱之今克禮之爲不幸適類此但時多喜圓熟而樂詭隨不知所以譽而稱之能如往昔與否然此則繫世俗之高下而於克禮無少貶也雖然在易訟之六三云

食舊德貞厲終吉書云必有忍其乃有濟克禮之光兀克容以沿縣有聲其所得於家學者有素矣克容予故人也故君視予爲不薄因竊以致愛助之私云

送涿州學正丁松年序

學之先與北方鄒魯以降沿漢及唐弗易也惟宋運播越文憲始南而河朔諸州腥汙尤乂北方之學至是亦甚不幸矣然自

皇朝廓清函夏奠鼎幽陵沾被文化其最先亦否極而復之幾鮁士生其間宜淬礪奮迅力追古人

而後可以言學乃或不然坐限南北斥南士之學曰彼所謂剔抉章句絺繪煙雲非吾所謂學也吾學其大者不如是也至使其言泒布海內直謂南士文秀北人沉雄二者不相能焉於乎此曩昔相承之陋習也豈今風氣混一文教大同之世可得而言歟洙泗之速肖戰國之游談左氏伏生之經賈誼董仲舒之策馬遷班固之史韓愈柳子厚之文二程夫子張子厚之講道斯非北方之學耶時則海內士承望顏采北學於中國之弗給乃今日之弗古若亦風氣之未還與教養之弗至與豈古今人真不相及與有志者盍於是乎求之矣而豈能終齗齗以從人後哉涿古稱多文學士今爲畿內大州藝文儒術之美科第之盛率先列郡然其士厲志篤學患乏師資每負笈裹粮入京師從士大夫游歲時僕僕道途事送迎辦課試外獲研畢之日無幾肆其爲學雖勤而所得亦扞格耳吾友丁君松年成化庚子鄉薦士上春官中乙榜來教是州松年沉潛一經踸踔場屋峙之益多而售之不竟其有今得大州爲教焉委其緒餘而振拔之可謂得行其志矣州人士得南士如吾松年者爲

之依歸不必載質出疆歸而求之有餘師夫如是而學之有弗至焉以尚友古之所謂賢豪於中國則誰尤哉則誰尤哉漢儒韓子嬰者涿人也其言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得孔子爲師而學焉遂爲天下顯士取大喻小吾爲涿之師弟子兩有望云

送石僉憲序

自古者學校之教弛惟

皇朝養士以經術爲近古然其敝乃至以經義程式爲規利祿之階穿鑿破碎務趨時好不但不知

六德六行之云何而於所謂經學亦貿貿焉是豈制之不古若哉天下之大導揚德意之無人耳正統初用黃少保福議凡設御史僉事之屬若干人提調學校蓋其制於古未有而義實肪於虞周朴作教刑上德　孝之餘意所以綱紀作新夫天下士者豈不視古為愈密哉然士之成就由於師而選舉之公明繫乎主司提調平居與諸生論說一堂傳師承之義而凜乎嚴取舍於一旦兼主司之分焉顧其責不於今為愈重哉惟其制愈密責愈重肆得夫人為愈難屬者四川提調學校僉事員

缺衆以戶部員外郎石君宗海可及　命下果然宗海以明經起家進士入翰林庶吉士出為戶部主事員外郎籍籍有才名有廉重之操為群望之歸者素矣況戶部古司徒之官而教固司徒事也宗海由戶部以出豈不尤有符於古者敎民之制哉今天下經術士日富而四川亦駸駸與中州埒似非教不可善教而不善學則為今之敝固自若也蜀國千有餘年得一善教若文翁其士則司馬長卿楊雄蘇明允父子蔚然以藝文冠一方今提調非翁守一郎比而其士亦豈乏司馬氏之流哉當有負王佐之畧如諸葛孔明見道之卓如張敬夫者感知己之有人秉綱紀作新之效而出使天下知蜀之教與學者兩無讓於古焉世道之復豈不在夫人哉

賀方良弼擢禮部司務序

徽人士多習春秋方良弼獨取禮辭然累舉進士不第乃自疑其學所謂孤經不利場屋遂游學京師者十閱寒暑名日著及門執弟子贄者日益廣而用其學成進士者亦若干人於是自信其業之必可售而得邪得焉命也然良弼旁邃匵中之術

每自占當署清銜列朝籍其歲舍重光之辰乎是歲春試復不利乃嘆曰命其可信邪雖然人定勝天君子不謂命也欲退而更淬勵其學以决利鈍於一舉予因語其友黃進士實夫曰科第進身之階耳良弼敎茂清芬樹植既久且施有其本出有其具矣顧何必逐少年輩尚戀戀乎此哉良弼聞之幡然起曰謂我矣即日就吏部選時選人逾數百多辦外而良弼獨擢禮部司務今六部　朝廷之管領而司務又一部之喉襟肆吏部慎其缺必收知名之士以居之良弼由不獲舉進士其名之

見知也久矣况禮部爲古大宗伯之任凡朝會祀享聘問之儀禮樂制度之所自出而四方萬國百司衆庶陳言上記者必下禮部椎議而折衷之其爲務視他曹大且倍焉司務以一命之士賔六卿之幕位郎署之上而得相周旋承畫諾於其間不亦尊且顯而足行其志哉異時政成而起例得超拜大夫之列出則膺一郡之守使良弼得舉進士偕貧而起遅回十餘年間未必其一蹴而躋華要如此也余喜良弼顈門三禮得司禮樂之務爲不負其學而又其論命之術有足徵者述其槩以畀

實夫使率其朋游持是說以賀焉

送謝訓術歸無錫序

無錫謝理廷用少謦敏攻舉子業尤通陰陽星曆之書適其邑陰陽訓術員缺僉謂非廷用不可乃邑舉之郡郡舉之於 朝試之欽天監中式始下吏部官之雖曰事循往例而難倍焉蓋先是成化間海内之名能醫卜書繪及百工技藝之流禱禳煉養之術者咸集都下相率以秘計求奇結近倖取傳奉以進身若俯拾地芥乃有朝白丁而暮金緋翺翔塞路氣焰薰炙可畏新

天子思紹憲考遺志用賢者議一掃而清之尚有濫竽其槩如醫卜二氏之鉏剔未盡者復俾所司嚴考覈之十黜八九於是内外百司無大小吏敢有無故而倖進者群咄竝擊莫能容也欽天之長卿童君志昂涖其屬尤嚴明人莫可苟當其意肆廷用之得進君子榮之而印局盛君舜臣其外兄弟之婣也實要予序說此意使鄉人故覲焉夫陰陽家之爲術所以辨上下之位日月之運節宣四時之氣以助官政利生民雖其爲秩卑其爲事要且大也史謂漢博士賈誼嘗謁見司馬季主笑其

爲術之卑且汙季主捧腹大笑之極言當世士大夫不才而冐官位至譬之爲盜而不操矛弧者致賢者退藏而不見用猶蘭芷擯斥而蕭蒿成林以諂讓誼等季主誠知言亦誠切時敝然誼正未嘗獲盡用之人豈彼盜者之徒而遽無以吝之與予固疑此司馬氏之言假季主以罵一世每欲爲補誼對之辭而未暇也廷用之鄉有二偉人焉都憲盛公時望方伯秦公廷韶亦致其事於家皆負當世重名而用之不盡其才如誼者而都憲又廷用舅氏之尊廷用能爲季主之說以告之彼必將有

以發其平生之懷不但如誼之默默而已也曩閩
龍山之陽晉陵之西面湖負麓風氣閒清有奧區
焉吾將於是築一壓以從二先生游少避司馬氏
之所罵也廷用其爲我卜之

送封都憲梅窓屠公歸四明序

弘治癸丑之秋都察院掌院事員缺時右都憲四
明屠公朝宗父得告家居特 詔起之公念其父
梅窓先生壽踰八袠左右奉養不可遠聞 命驚
惕具疏以辭先生亟止之曰彊年大任宜報之圖
即吾健甚幸無他願就汝養公躍然再拜以行曰

若然情事畢矣先生既抵都下出覩宮城井邑之
嚴衣冠物馬之富强而樂之意氣雄邁如未嘗老
也歸見公 寵注之重賓友寮吏之盛而多賢心
訢紓布若已有之忘其處也居復享公候問之壓
頒賜珍奇之奉秀孫娟息環膝娛嬉以終日神情
閑懌不知其身之爲異鄉也如是者逾年忽興懷
南返公曲諫莫留曰草澤之人本便放散前日之
來將以成汝之志耳今日之去汝獨不能從吾所
好乎於是傾臺諸侍御自何君仲衡劉君與淸而
下咸體公至情勉留至再堅不可拂也劉君謂簡
於先生有年家之分知之爲深宜有言以慰此行
惟昔所稱逸人隱君子者流必其操足以有爲而
非恝然以忘乎世德足以善後而用之不必於其
身乃或跡與心違離群獨立而世徒名之曰隱耳
蓋非咯焉自放於世無重輕者之爲也粤若先生
之所以自致者豈其人哉先生少讀書思以自效
既顧都憲公資偉出人曰吾道行矣及公擢賢科
躋華要柄用於時遂以公貴累 封資德大夫右
都御史金犀輝映當世榮之而先生漠然若無足
嬰其中者故今一出也足以表其經世之畧而歸

也又足以示知止之幾出處之間義方之實存焉
抑觀之前古位都卿相祿足迨視如唐之郭元振
宋富韓公者代不一二人而近 天順間少保李
文達公迎父入京
蒙皇上令府部大寮相率往賀盛典也今先生之歸
都憲公奉 旨躬導軒車抵於舟次此又文達之
所以無也聖明優老勸賢恢弘孝治海內嚮風當
有興者又豈直爲先生父子之榮而已哉先生且
行搢紳錦遊福祿未艾都憲公南望而安端委在
廷宸慶且肅庶寮上下樂有覩承顏不幸歟簡無

似何足以知先生惟既餞而頌誦本先公固臺中諸君之意也爲僭言之如此

賀福建叅政秦公廷韶聯句詩序

傳稱爲治而能得民者不過曰獲乎上信乎朋友說乎其親究其極至於明善誠身而已言之若易易耳而士必欲用世以行其志豈外是哉若錫山秦公廷韶之所以脩於家而施諸用者不有得於是與公知湖廣之武昌江西之建昌兩府以治狀第一進擢福建右叅政衆曰今州縣長吏且滿去逾歳時未得調公偃然在任而再被殊擢不可喜

與或曰公天順庚辰進士筮官南京武庫時當道已擬叅大藩適司馬程公留倚任之而上又翔翔中外幾三十年而起收其故物亦已晚矣然二者之言於公無足計公之所不可及者不在是也初吏部屢疏進公未得請竟俾代公者先往以示必用之意此可見公獲上之深有道也自公居建昌道路譁公之陞者日不絶而至有豫爲詩謌識其私喜時不有躋華陟要躐階而上異於公者耶歟焉猶或不能滿月旦之評而況望其信乎朋友如此其至哉公之家學代有源委高風偉度有中憲以爲之父也孝友恭和有建昌及諸弟爲之子也雖古所稱有禮有法有德行如華子魚如陳元方之流秦氏父子其何讓焉况公自釋褐迨今程課之餘不輟披諷是以業克而政益舉行成而人歸之且閩海雖鉅藩叅政雖尊官句宣屏翰之任雖重寄也以公之所嘗試而效者以加諸彼譬則驥足千里而馳百里而止雖蟻旋磬折不失其妙夫豈足以盡其踰暉絶塵之氣哉惟今外而藩臬牧伯之臣内而臺省卿貳之列賢勞序進能者先之則公之才雖未盡其用而用之已有階矣是其所

以爲可賀也歟思南太守邵珪江西按察經歷周廣鄉進士翟求齡庠生唐貴龔謙及予弟節聞公被　命東行喜出一口群倡而和斐然成章凡得詩若干首以爲公賀而謂予爲序予觀古詩人所以詠歌夫遠方諸侯者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公炳然之章自家及國者有莫揜矣其爲慶何可涯哉予又喜諸君詩人之善祝也爲質諸往者亦云

序

送節推孫君孚吉應　召詩序

戊戌之歲孟冬之吉平原陸子得告家居閉門謝客維時庭空木落景象蕭瑟儵聞足音跫然有踸其室者童子入報摳衣迎揖是乃節推孫君政成譽著登等而出別所往来上赴
恩辟也陸子聞之其喜洋洋君之此行吾黨之光夫君子脩身之至雖微而顯
朝廷立賢之公無遠不敭是以顏方動於飛擻顯既脫於疏囊辟則秋鷹掣絏而凌九萬以翺翔也六馬驛鼓車下太行而臨康莊也咼其快哉然為君則得矣獨如民何筮君来臨才能馭劇刑不尚苛囊衰亮見底僕馬不華狴犴之草屢鞠聽事之雀可羅格彊暴而馴伏轉嘆息而謳歌惟惠必父而後溥奚席不煖而之它卒俾同列極登仙之望黎民篤借寇之心君亦有以慰群情謝輿論乎易曰何天之衢亨謂當畜極而通之日也又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固將舍其小者近者而圖大也耶

今天子聖仁賢哲彙進綱紀日新省幾事於程石闢言路之荊榛方偶之士孰不願於此時覲　清光而立要津人也冠賢科於一經承芳澤於三世懷貞握奇達道行義凡天下事孰非分內恐非若向之思不得以出其位也粵若賢否混淆公私俱敝東南竭財賦之源西北弛戰守之計文獮盛而妨賢法徒深而害治乃或教泥於偏州政湮於下吏匪飾偽以要名則　詬以敗類無曰是瑣瑣其安問實治忽之攸繫也讞論之餘旁觀亦久得之於心應之於口勿括其囊以思咎君不聞諸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不可以其難而遽止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君亦盡其在我者而已究其所至當安往而弗得哉爰作詩道其行李亦所以識余喜也詩曰僊舟動西郭使君屆長征朝墩上祖席湜漾　恩波明夾道雜遝髦倪聯鑣盛賓朋不辭千里送月轍難為情美君少年才英邁乃夙成尚書委餘澤廣文授遺經高科魯豪傑小群淹旌旗冰蘗厲貞操狴犴無冤聲如何麟鳳舉梟狸夜號鳴只今天子聖宵衣念天氓四門洞然闢言路蕩且平不

知侍從間誰有瀝膽誠君今且孟晉前席庭有徵無爲頻頻翅聽尔聲錚錚眇然三尺軀避矣千載名風雲此何日安能負平生

送浙江憲副吳善長之任序

前此爲御史多被冐殊擢無有及滿考循級而起者間有之則相聚而鬨爲滯函池曹人望之恒嘆慕有弗若焉今雖褱瑋卓犖之士居其職馳從從之譽亦必浮湛九載上吏部隨牒累三五人動數月或經歲乃得調焉已爲當其分乃或有膺顯陟而出不次之除則譁以爲異矣夫官不異人亦不

異而遷拜遲速之機乃大異如此何邪賢才者國家之利器爵祿者　朝廷之砥石　上之人所以執策而馭一世之才者固有說與雖然非所以謂豪傑之士也不見夫驎騶踰煇之驥御以造父立當莊逵翻羽絕塵瞬息千里假令徐行緩轡於龍旂清蹕之間鳴和鸞而舞交衢則其蟻旋磬折之妙豈不亢有可觀者哉是故豪傑之才乘時而興若彼驥一遅一速歸竭其才而已矣既　吳公善長起家成化丙戌進士擢監察御史勁節英風凜然可挹及巡歷兩浙刷巻南畿而才猷益著兩浙士民至今稱按治之賢者必曰不激不徐去弊去甚吳公眞御史也使公出當前時則駸駸乎軼群而起以一息千里尚何疑哉且今亶田九載俯就常選擬丞大理未獲　成命遂拜浙江憲副以行或爲公悒悒有不滿者予曰不然築室者患無基濟川者患無楫耳善長負重之器致遠之才練習精明之識所以拓其基而利其楫也久矣吾不計善長之出爲遲而恐善長之來甚速浙人之不能久有其澤耳然浙君之舊治山川土俗之險易美惡兵民之利病政教之因革所欲爲孰能禦之

況君奉　詔職專巡海今聲教漸暨遐徼靖安君往之海邦朝日嚴譙山川炳朗息烽海嶠鼓角清閒偃然卧治一方亦云遂矣顧誤明世不尚奕奕動千里之心乎丙戌多賢人固謂
皇上臨軒首策之士風雲之會理或然與竊以同年之喜爲善長望者有日矣

送魏大尹之武進序

今吏部重縣令尤重大縣之選武進縣令缺吏部以大縣思才進士爲之既聞鄢陵魏廷珪可遂以畀焉命下即武進大夫士胥史工役百執事客京

師者前後走謁侯曰玆父母吾民敢不祗見退相與慶曰賢哉我侯仰之隤焉而不極則小人之弗與比也即之間焉而靜深則私政之弗易干也然二者之間嘿嘿乎若有不釋焉者侯豈以才大而吏部小用之與豈以武進號稱繁劇容有負勢而引吾肘者與懷金而闞吾庭者與便辟之侯隙與豪猾之彝智與固視冠蓋而迎為陽矯之薄者哉余聞之曰不然魏侯中州之奇褎然出賢能之舉材之大與小固隨所用之無不可況今由進士而出為縣尋入列禁近職百司可計日有玆特其進

之一階耳且武進高明碩望之士代不乏而若侯所疑誠亦有之然縣自設令受代凡幾賢者不可尚矣而彊禦以侵民矯情以干譽者至今有餘孽焉是豈繫夫人哉宓子賤之為單父所父事者三人師事者五人友之者若干人皆教之治單父而單父治單父之人非無與為不善者善者進則不善者自遠耳令為治率棄玆道遽臨其人曰吾容色可加辭令之必可行是以君子去之而桀黠巧佞之徒日益親卒之廢政乖盭不舉仍併其君子而侮之不亦惑之甚哉人亦有曰夫政無望而許也無迎而距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政且閉塞不流其為害豈云小哉粵若周公所稱平易以近民則兆民之所歸也詩所頌敷政優優則百祿之所遒也余承之史氏又辱邑人之列敢勝說以解群疑因為侯先異時政成而上又當執筆從侯後若夫預為曼辭誇盬行李匪邑人之願恐亦非侯之所欲聞耳

送李都事序

邑上舍李君思誠拜廣西布政司幕都事君少游學不出鄉黨今筮仕適數千里外舍所知就所不

知則亦何以信遠人哉傳有之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則患所以為言與行者之不脩耳無患乎行之非其地也思誠之學醇慤以有執於其處已也憪然無飾偽無徼名亦既于二者近之矣施之宜無不可也況廣西為今大藩為聲教久暨之域哉然其地界嶺海之窮民獠雜居之土政緩則泥不行急則泮渙易至於生變為之亦難耳君無諉曰吾一都事方伯統于上州牧令丞之衆分理乎其下吾受畫諸稽行文字已矣吾何敢毫末加吾為之豈必難哉　夫都事於今官為

七品而其名則有不可易者凡今制官以都名者
義有總攝之重焉總風紀者曰都憲攝兵戎曰都
督而綜數百司之務者曰都事官資之大小殊而
其號之專一也一藩之大苟無事則已有事焉舉
都事事也方伯之澤四達而不悖州牧令丞之政
民夷向背之情上徹而不壅不有都事之屬左右
之其可哉然古之幕職辟於其主而今都事之屬
命于　廷命於廷者賓與主恒患知之不能先
君無患焉翊翊乎待其所以行於州里者以往也
廣西當中外靖安之日而又褎然多賢主人何不

足以知君而籍予言哉

贈福建參政李君之任序

禮部郎中宜興李君時望頃以年勞進擢福建參
政縉紳士相與榮之而君受之憒然無色喜或異
之以質於簡曰此吾時望之所以賢于人人而足
以勝大受之寄者不在是乎宜興之李爲茂族君
之先兄時亨以鄉試第二人與予同領成化乙酉
解彛登壬辰進士列屬司馬君亦聯第乙未榜授
戶部主事同爲京邸者父之子締交二妙間誼甚
至忝竊知君者有日矣今此之爲君榮似不能不

與人同而意則有獨至焉夫人見君一旦以五品
從官進貳方岳之重金緋赫然荐沐　殊寵是寧
不爲榮乎不知君自筮仕迨今倪仰郎署二十餘
年甫得此宜未爲過而況君之所慕不止是也惟
參政大藩澤被千里政行志愜不負宿心庶幾可
爲吾道之光與君先居民部於生民休戚金穀勾
考之數諳悉無遺再遷主客按閱職貢尤習知山
川之險易民風物產之異宜凡所以福國利民之
事舉而行之沛然其有餘而莫之禦也茲亦君之
所優爲者也而君子之所以爲君榮者曾不謂是焉

每鑒曩昔當叔季以采如唐之神龍間銓選非人
選途淆濁炎趨賄請之得逞而端方直諒之與仇
世道日下有識傷之吾時望靖共職守之餘介慎
自持不妄交遊借聲焰幸出政清之日胥論薦之
公雖其進與人同而進必以正躡於士議無少貶
者其爲榮孰爲大於是哉君且行日將樹芳聲美
績以爲階而重以英心雅操爲之地嶷然於浮俗
之巇險無所撓焉穹躋遠至何可涯哉別言之贈
非辭是假御醫王汝英諸君之徵用君意也自顧
乖遠何以曾榮行李但氣味之須寧此勿彼吾蓋

謂時望之賢於人者遠矣而進不失正固知君之
大在是也聊舉以爲復云

送吳憲之令龍泉序

令爲士知舉進士謂得其志爲進士則惡爲令謂
不能用其志亦習俗之弊之大卒未有能變之者
取士以進士名並唐與宋而時皆用爲丞爲簿爲
尉間得爲京官通判爲異數然未聞其有怨尤之
者今乃不釋於爲令何哉客有曰今進士之不釋
於令豈輕古所謂令者哉九今卿一命旁午郡邑
自御史上下咸得稱

天子使令率寮吏胥史而下數百人馳去城郭百
里近不下數十里匍匐謁道左候顏色唯謹小不
戢恣其威折辱之否則牽制之以繩墨俾蹐蹐不
可騁民見上之人不假借於令而令易侮也群辯
其智執持其短長以要之而政不得行其志矣粤
若古之彈琴於堂弦歌於里蒔植花於庭而無不
可用其志者則亦安不釋之有哉余曰不然
今天子改元十年於兹而用進士爲令亦歷三科
每聞大臣之論薦道路之公言謂某邑某令賢也
政平而廢也必進士是以知諸賢之果不負進士
而縣令之不負諸賢也向之所折辱所牽制者亦
以其人耳而於令何哉吳憲之之爲龍泉若有不
釋然者憲之曰不然人皆輕令而不屑爲我獨懼
爲之不克而來予羔之誚耳夫以令爲不屑爲者
固過而懼不克爲者亦憲之之讓德耳憲之純明
有操而負瓌瑋之材舉而措之不擇地可施何懼
乎一令哉況龍泉雖攝乎浙東大郡而僻當山澤
之間無所事於伏謁之勞而得以悉心力於民事
宜無不用其志者然爲之亦有要焉昔程明道每
爲縣必揭視民如傷四字於座隅恒出入視之曰

吾甚愧焉憲之其亦悉心於是語哉由是而名譽
日昭寵名日加被選入爲御史居要路此固息樹
而得陰無足爲憲之祝者竊恐天下事大於一邑
異時有不得盡其言者必將大有不釋然者矣

送鳳翔府劉同知序

夫士居而有所養出而受
天子簡任爲命大夫佐二千石寄千里民社之重
其爲榮遇孰先之苟得以有所施而無負其養
也又莫是過焉高陽劉君天章儀觀玉立材猷川
湧復謙信以爲質服詩書六藝以爲文策名鄉進

士列大學生餘十年今年秋就銓曹之選裒然甲俊造之首遂拜官同知鳳翔府事夫同知之職實爲郡丞爲司馬爲別駕之屬在昔視爲州從事之長而州牧或得以辟署之今則恐其骫骳任情而同也號爲上佐一惟朝廷之命焉蓋欲其主持可否而不暱於同也然守之賢與而事可同者同之爲是守之不賢與而事不可同者同之爲非夫其同不同之間廼所繫一郡之事治不治之幾也則其任不亦重耶固將以賀其所養乎是也又可不慎耶然今之官於是者率以爲我固同其所可而

守行之人皆曰守之良也我固不同所不可而守止之又皆曰守之不爲㬥也於我乎若無與者也是睨守之可不可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恝然弗加之意則豈不負諸其初而抑虛責任之意哉若吾天章必爾不然矣禮曰良冶之子學爲裘良弓之子學爲箕故許紹守英陵以惠行紹之子園師官相州而以熙稱也天章尊君往尹吾邑爲賢而民至今懷之吾知天章之能爲園師矣況天章今所守之地爲昔文王岐周故墟天章往而聘其遺民求先聖王之餘澤其尚存焉爾乎其不存也必宜有蹶然而興起者矣傳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章固燕趙之良才而無媿乎豪傑稱者也適文王之事又足以感召之其興起宜如何哉易同人不曰同人于門出而惟其守之同可也唯君子通天下之志揆諸先聖王之事無不同可也天章之行其鄉人進士解尚教諸君子以其彼　龍庸之至爲幸而更以無負所養爲期也因晉余而與之言如此

送雲南左叅政周君子建之任序

雲南距京師餘萬里爲古荒服之外地最遠而險

負蜀僻廣界戎僰蠻獠之間俗陰渫難治然自入

國朝百年於茲邊徼靖安貢賦以時衣冠文物之懿幾埒上國宦寓游行之人晏然若舉足望東西州無難色茲蓋　朝廷綏柔遠人藩臬守土之臣得人而用之聲教無遠不曁其盛至此與屬者左叅政員缺適周君子建守徽州九年上吏部舉最當進秩遂拜　命以行或曰周君叅政可矣而往昇雲南不太遠乎昔司馬文正用鮮于侁爲山東轉運使曰若侁之賢不當遠去但齊魯之民凋敝已甚須侁往捄之雲南之遠非山東比而又無

齊魯之患子建之賢當不在佻下當道者固不知
君與亦知而用之也夫知不知所未可知而用之
之旨度之若有合焉何也君之先家江西吉水自
其先大父遷遼東而君生偉度清才無南士之秀
起家進士荐歷刑部員外郎廉慎明果而法比甚
精幾出典名郡寬簡易良而恩信大著諸生事為
經師胥史畏其能吏而群黎百姓戴曰長者君子
而有才行如周君者無不可用用之雲南竊討其
有三長焉惟古者要荒之治羈縻而已黠吏繁文
或能乙爨若君之德望恢弘可用也遼東隣東北

之夷雲南極西南之境惟知所以御東之要必知
南輯之規若君之聞見習熟尚可用也徼畿内郡號
稱難理而有不難於專城之守又何有於綏遠藩
之政哉若君之吏歷老成可用也傳不曰言忠信
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而況特此三可用之長
以往耶雖然是何足以盡君之用也初簡識周君
聘先季父秋官謂簡曰余交海内英俊多矣於遼
東得二人周子建賀克恭子建遠到之器也今乃
知季父知人之明如此兵科都給事中吳君道本
并其寮簫君文明黎朔士若干人重君之遠去者

辭以為別執策之後顧簡是畀因併及之知君是
行不負用者之意而異日還可復知者之言也

送常州府判張君之任序

邇有道東南入京師晉目所繫民風吏治之善必
於常州謂常州自太守下及丞貳之屬無非良固
他州罕儷也語通衆庶而上徹台衡之司無不曰
何常民之幸而牧守多良臻此哉實豈齊人之厚
不撓治於有司而易為績也哉　朝廷設官徧海
内稱其良亟亟乎斬什一於伯千乃若茲州天下
曷難夫理耶屬通判吳仕德致其事去天官卿慎

所代者選於需次士得郴州張名父焉曰是不欲
以下士滑諸良也夫郴當中州清淑之氣盛而不
過鍾於人必有瓌奇忠信才德之士足以當之若
名父者無讓矣而固昔人之所未見也鄉大夫以
明經登之天府涵濡於太學餘二十年蓋於天下
古今理亂之故人物臧否得失之由辨說之明而
積之弘肆以有待不啻操萬斛舟克溢百貨遡長
江而嘯呼風濤也夫詎艱於佐一州者耶吾觀天
下之政難成而易圮正以一人之知或不逮衆人
之謀或不協耳是以前此守吾州者或傷於苛

而操切之太急或失於寛而統馭之無制爲其列者或匿怨或侵權私讟於室而不議於堂卒之政大庬而名不兩有焉亦可鑒矣今我劉侯世美温恭靖直所以友其列者皦皦露心腑名父往與宗疇諸賢相尚以激昂之節閎深高朗之才一乃心德賛治千里是猶合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而營一室其不動中繩尺者鮮矣於是而政教之不行彊暴之不息城廓之不修賦役之不均而四境不皡皡以大治俾常之爲州靡然猶夫昔也則豈諸賢所以得譽於上下之實而亦豈簡等所願望之

意哉

送錢生歸京口詩序

錢生汝器侍其父御醫晉君宦京師逾七年矣壬辰之秋爰以父命治裝歸蓋將遂女於吳焉行之日鄉人縉紳都邑游居之舊劉延齡諸君群送生道左執其袪而進曰鑄乎爾才良也爾世澤長也爾親老而康爾兄長而成而二親之衰日夕於爾鑄念也爾於是行得無有感於中乎俟者有朞盈門有光爾將爲之喜耶然嗣親之思成人之責維爾乎卒爾不於是有惕然者哉生作而曰謂鑄矣衆遂以其言爲五七言詩長短歌唫歌以侑其行裂素而書顧余以序因記憶先此十年識御醫晉君時君方以布衣薦入　朝雍容老成濟利博矣去歲識其子伯氏今復識仲氏焉蘭芽玉英照映庭宇於今行徒有引羨而已何以著吾辭乎吾觀御醫君之於醫夭閼受憐孤子蒙惠幼人之幼者也於人且然況於其子若鑄者能不深致其愛與諗愛之則豈有過於欲其子之世業也哉鑄爾聽之父毋愛子之私無日不望其成維於其有事去左右注意尤切也吾是以言之補詩人之遺詩凡若干

首列於左方焉

送大學生徐懋昭歸省序

余天順初獲交徐君懋昭於今地官直菴叔父之門見其儀觀脩潔濯乎霞標而玉映也辭藻秀穎鑽研日精勃勃乎檻泉沸而山木漸其勢將未極也既而懷抱利器趨赴術藝之場凡七往而弗售焉亦詘矣衆乃有疑之者曰向所以期夫人者未可量也今若是何與亦士必賤貧顛跌而後能力致於道也若君之承休席大抑或有摶風之移斧粢之誘交其中矣彼安能汲汲於其所不足與余

曰不然學有大成有小成惟其人時之有遇弗遇焉惟其命從古則有然者矣獨吾徐君哉自是游息校舍沉浸載籍閱二十暑寒乃成化庚子出州大夫之貢偕天下士入試　內府褒然得中優等近例士南產者分涖南京太學君且行將便道歸省於家夫以懋昭之才宜其取科第紆朱懷金如視諸掌者方且迂徐而進不能頃步邁等夷而出獨何與蓋君子之所以圖其遠者大者亦有積累之漸耳積壤成山而風雨興積水成淵而蛟龍藏積而至焉功崇而効必遠也徐氏世為武進舊家

懋昭之先大父南壠府君尤淳龎有德至其父元玘甫益敦世業是皆積而弗施以有俟乎其後者懋昭克自致如此其弟懋欽又先發解於鄉異時承豐亨陟華要以齊驅當世可不日而有論其世可謂無積習之漸乎況懋昭之學之行積厥躬者素矣譬諸農三時耕穫而覬一時之息有不望收明効者耶假其計歲月之久近委進退於苟然使疑者得肆其誣焉則惑耳諧有之君子之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豪傑化之衆人媿之吾日於懋昭願之矣

慶封承直郎兵部主事馬公六十序

人恒言至要莫若教子至樂莫如養親是固人情之常也亦天性有所必至也非私也夫人有所得必思貽其後而隱居篤行之士偃然無際乎世者每汲汲焉務以所業成其子不但已為人子有所欲必思推以及其親而自褰溫摩抑職所得為之外於立身揚名福澤壽考之可以圖報無窮者無非用其情焉亢亦是心而已矣然其可欲者雖在人而分之在天者則不可必得其全而無歉於二者之間者幾人哉金陵馬公文盛其先常之江陰

人洪武初以閭右徙實京師遂占籍焉公自少端慎儉約不習為浮靡遂時好讀書竟大義尤長於史論古今成敗事歷歷如指諸掌恒慕鄭子眞陝元龍之流希尚友之至瑰奇卓犖之士足以酬艱而措大者奮然顧其子獻曰吾之弗能吾以望汝獻字公信敏秀過人折節向學以諸生起家成化甲辰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才望蔚然自大司馬而下咸器重之丁未歲值　恩例獲封公如其官母韓氏為安人時公方五十餘丹容黝髮烏帽錦衣倘佯里社之間君子榮之弘治辛亥之春公信

以身繫朝籍莫㲄展省之私將遣使迎二親就養京邸公亦適以念予之故單車南來康壮倍常壽甫六十冬十月三日其初度之辰也公信率其家人少長奉觴上壽雍容一堂慈孝相假其友工科都給事中王君漢英謂予曰馬氏家慶之盛近世所少先生爲其鄉人卄祝之辭幸先衆賸予觀公父子所以交相欲於二者之間者無弗遂而所得於天分之全誠有非偶然者曩聞公之先曾祖考可宗嘗仕爲大鴻臚屬涉歷險患不究厥施考訥菴甫善學能文迨公咸韜匿弗耀至是始發於公

信豈非其世德積累之有自而公信孝至之誠理復有所感召與然則公之躋上壽介多福膺　龍錫之蕃公信勛名之所至俱未可涯也六十下壽斯其階耳聊爲著其已然者以爲之徵與

龍臯文集卷之十二

序

雙壽圖詩序

翰林修撰番禺余君邦祥念離二親之日久今歲之春甫畢試事出禮闈亟上疏乞歸省既得請仍荷　錫楮幣爲道里費以行於是其鄉人侍御張君叔亨洗馬梁君叔厚諸縉紳士相與命工繪圖題曰雙壽各賦五七言詩歌若干篇以艷其歸且寓稱祝之意而屬余爲之引邦祥自成化丁未以進士及第入翰林爲編脩是歲即緣上

聖母徽號恩受　勅封其父天長簿直菴翁如其官母夏氏爲孺人又四閱歲以纂脩憲廟實録成進職脩撰今二親俱康彊悅豫年逾七旬有章服之美以華其躬有田園俸稍之饒以瞻其老有子孫賓客讌笑之樂以娛其衷家兄府判君亦同歸老於鄉子瑾與邦祥聯登甲科授南京戸部主事得告家居庭闈之間繽膝如一惟士占一命於時孰不思有以顯其親而不可必得其得之必積勞計日而不可以一蹴致也乃若邦祥之所遭非異數耶且翰林爲儲材之地進多循級

而無若他曹之易遷者邦祥入官未再考而增職尤異也且夫婦兄弟並壽同榮父子叔姪延芳濟美一門兩世所以得於天而濟一時之盛異於尋常萬萬者詎偶然哉余聞徐氏世爲廣中名族直菴位不滿德而有惠政及人孺人恭儉柔良婉有內則邦祥孝友內乎才藻外見偉然其非小受之器也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然則多福之萃不外慶門非其所固有者耶雙壽之稱徵之往昔則於伉儷有偕老之盟在父母有具慶之喜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又君子之樂以天樂之大者也諸

君圖而賦之鄭重若此豈無自與君此行慈孝之風光榮之典譪然足以歆動閭里之間使爲父者思教爲子者思顯揚其親慶澤之華不啻一家之榮而已然黃華之詠將母之諗三代盛時其臣子有莫能直致其私者矣　當宁仁孝海內嚮風文學侍從之臣皆獲承休暇遂展省之忱而無獨賢之嘆焉燕及之休其可不求所以報稱之耶二人之懷既慰　一人之事匪懈盍復於君有祝焉

送無錫賴尹文玉復任序

前輩言士大則顯相天下小則無若爲一邑大小殊而有惠愛加諸民等也信斯言也今於賴侯文玉有徵焉侯河間人始以鄉進士待次擢知無錫錫甸服內邑地大物夥訟繁而賦殷侯創臨之有難色逾年余道適吳見於梁溪之上侯方雍容左右瞻盻後先若偃然足也盈三載入覲於　廷亦既融融而夷由由而樂之矣或就而問曰今天時荐凶海內困匱若弗支上自　九重下迨宰相凡在列莫不憯然憂顧選耎無以爲也侯獨何爲樂哉是不然有慵於人茀厥曰既告功而隣田方翳不治倚耜而睨之慹然也視其稼且日薿薿則甚

豫彼非其責固非其憂也侯焉弗樂哉抑侯非能樂也樂焉者錫之人也蓋爲錫之民有彊有弱有貧有富有良有不逞彊凌弱富吞貧不逞者之禍吾良彼令恒憂之南北道錫之客使錫之臣有貴有賤有近有遠附貴則遺賤趨近則忽遠彼令有憂之若夫侯精神足以燭民隱才知足以周物情俾凡數者之人善者懷而讒慝畏焉無相虐也上忻悅而下起欲無相尤也民無虐焉則政平人無尤焉則身安侯之弗樂民誰不樂之哉然吾聞廉吏之商利也博常其行而無收其利非直月倍三

之二吾恐侯不暇終一邑之樂而將大其憂矣乎今侯始復於錫也舉錫之治爲愈易則其樂愈不可涯然君子非樂夫峻法可以適民罪也亦非樂乎鈎距可以括民財也古之人政行而民樂之詠歌之也樂其養者謡襦袴樂其教者歌蠶績侯之樂樂在是耶錫人樂侯之復者也又善詠歌者也旣用其意爲頌復爲歌以倡之庶有繼作俟觀風者考焉歌曰錫之山高可躋兮侯之德胡不齊兮惠之泉清可歃兮侯之操胡不甲兮山朝出雲莫歸於麓侯凌雲兮矯來復行有粮兮居者康猗此惠兮專一方鳳飛獨兮鷙鳥揚於乎四海兮徒皇皇於乎四海兮徒皇皇

送岳州唐通判元振序

成化乙酉元振與余同領鄉解齒相若時元振已敦慎周謐不見涯涘疑有長老風度識者量其遠大而余傾心慕焉自是元振九五就禮部之試弗利歸輒閉戶謝賓友柚經枕册益究其所未至於衆所有紛華馳鶩之事不惟不萌諸心而亦一不置諸口懷奇匿秀退處於家者且十有八年壬寅之歲始以太學生入選格試吏部優等擢湖廣岳州府通判岳所隷一州七縣爲湖藩大郡通判於古稱半刺爲通守之職庶足用其志矣况元振以抑厭衡廬之久而出當彊仕之初譬則荊山之璞輝光外騰繒錦十襲不揜殊彩以向不求暴之心而置諸日中之肆舉其所有而售之亦沛然誰能禦哉况君爲武進世族先叔大父某嘗爲平樂太守多惠政郡人祠之至今不能忘先伯父世良福建參議侃侃持大節君承文獻之餘而得於良治之胄者又若此故古之稱夫人者旣論其才復系其世有以也而吾元振兩無讓焉一州之佐且其所難哉雖然士之可大受者觀於其小能專政者必於其人則又何可忽耶湖藩多賢方伯而岳守戴君之賢尤予所知者君往哉協恭群僚之間而通理一州之務雖不趣時好以求皎皎之名然燁然之譽隨風流行民有謡知已有薦銓曹之考有陟也舍元振其何適哉吾恐以二十年之君不及湖人上下知之爲深也爲說其槩以先停車云

送胡節推赴常州序

進士胡君允夫選常州府推官當行時余適起家南來衆喜謂余曰得人問其詳曰君之先河南人

今徙京師已三世君秀敏積學治宓氏經有成丁酉用郡薦戊戌連舉進士時名燁燁起而洎焉退託若未嘗獲登第之榮者且所游息於都會之間禮樂刑政之事邦域聲教之異同目擊而心融叩其存宜有過人者刑獄之務固小用之耳竊意君之賢則信有之苟以刑獄爲用之之小豈所以知君也哉凡今庶司百職事各得致志於其務無所質獨於刑雖司寇之尊憲臣之長有不敢專而必質平於大理乃有一事之疑必置一廷審匹夫之冤或干 宸斷亦審克之至矣若一郡之訟獄

決於推官一人罰則罰宥則宥太守不能奪丞與倅莫或預聞何其專也而用之豈曰小哉常爲俗最浮遯尚禮異時拊循非人持法苛急而二三浮薄望風迎合火以濟火益熾其烈民貧而不恤政繁而不舉俗亦偷甚矣吾今爲之非聽斷之難而息其譁訟爲難也非獻議之難而養其信爲難也然則頑廢之疾望療於良醫苟不施鍊養之功而急攻熨之效其不重傷也者幾希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盖謂是矣太守孫公偉德出自刑曹政理寬簡法比精明吾於是喜孫公得寮寀之賢胡君資嚴澤之益刑之不清化之不行而俗不丕變者無有也假其僕僕乎案牘從遹之間而不能弼成三讓之俗則豈所願於二公者哉繆公廷謨胡君同年友也要余言導其行因偕及之

鄒孺人惠氏輓詩序

錫山鄒良節妻惠氏既歿良節哀慕之不忘迨葬乞諸四方能文辭者爲謌詩授輓紼之人既以斥苦且泄其思凡得五七言詩若干首辭若干吊誄誌傳之文又若干篇畀予序■其由嗟乎良節之於其妻用其情亦至矣乎然疑挽非古也今之君

子厚其死者寧緩賵襚哭踴之數走道路乞挽必先致詞人文士疲於應命每出若用例然不知其去古又如何耳就其中盖有擇焉者良節錫鉅姓孺人尤柔慧靖專舉内職唯謹賓客之道錫必之良節張具僕馬之給於孺人趣辦累日夜不爲厭是以良節多雅信之交而孺人亦積有賢譽歿後之挽固良節所哀次而亦知孺人者樂道其善俾有傳耳視彼泛泛以例乞而亦例以應之者不亦大不侔矣乎雖然禮婦人教令不出閨門故生無稱死無謚而又何挽乎然挽之說凡幾莊周鼓盆

之詞類於放潘安仁悼亡之詩滯於情父服除而賦詩為文生於情治喪而給以鼓吹為禮起於義令良節之挽其妻放與滯與文之生於情者與禮之起於義者與禮曰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孺人之輓其中也與哉

送吳文舉任濬縣令序

吾州所隸四邑士率以文行相雄長入國朝百年駸駸乎甲東南諸州而能以三世之業褎然為一鄉首解江陰吳君實先州人也君名啓字文舉曾大父以下兩世以作邑有惠愛聲文舉少立奇志

長有文名高行余記憶景泰間從家君金陵丙子歲大比君名第一吾叔父順之和之聯名榜中都人士嘖嘖道語言常州文氣莫是過也明年會試君中乙榜例以年不獲免解遂就霍州學正在霍時以春秋學教其弟子至今霍士習春秋者他州士慕其有傳又兩以知者薦起司文衙歷九載吏部考其績著天官卿曰文學若啓顧不可使牧一方耶用例超拜深澤令既而以憂去成化癸巳方起復來深澤之鄰邑安平束鹿適缺尹二邑人聞君名語曰是非向令深澤侯耶是可父母吾民者

即上章以侯請吏部謂小邑不足以竟君施遂擢大名濬縣視二邑差大而亦豈文舉之難哉雖然士亦有難能者於古若孟公綽之優為趙魏老黃覇之良於治郡王介甫之文學不可使相天下天之生才固不當為之限量而士梏於習不相為用盖如此夫今之以文學名者多迂遠不事事為高長於治事者則夸詡為能而叩其中無所存[illegible]去古為益遠矣吾文舉於二者之間何如必有能識之者往吾觀之士出常四邑知事文舉同而梏於其習有不能不異者理固然也說者謂江陰尤殊

絕焉乃若文舉之直諒自信而無詖所謂鉤距以舜其知臾詬以求容於時者又豈獨二者之才為難得哉文舉且行余宜執策記鄉人所以重文舉者固有自也因以慰濬人得侯之賢若此云

賀郡守孫公擢浙江參政序

成化丁未當天下上計之期吏部祗奉天子德意謂政罷於下者久乃嚴察外內大小百執事之不職者罷黜之數倍往昔仍博采賢雋以充有位盖自兩京卿亞四方巡撫憲臣方伯廉使參政郡守而下遞為升舉不限年資不界南北不

比親黨凱倖之人積習之弊除滌畧盡豪傑之士咸得發舒意氣秉持以自奮而海内想望易轍之化眞若豁陰曀而暴秋陽也何其快哉時列省叅政員缺尤多應守郡績最者補之然求其最僅得五六人而常州守新淦孫公偉德治狀尤優遂拜浙江右叅政預是選者亦難夫人哉公起家己丑進士自刑部郎中来守吾常且三考于玆敦愼以持其身廉恕以馭其下精敏以涖其政使人不殫其力而築城浚池以害求利者任其責而弗辭交際必用其情而鉏强禦暴以祛民蠹者受其怨而

弗恤晨出視事日昃而休動止有常終始如一大司馬王公宗貫亟稱其爲吾輩中人肆一旦受知當道登等而出歸節未弭　寵澤下臨若所遭逢厥亦異矣夫以大郡之守叅省之政所陟一階耳而况公之優爲特舉此以加之彼宜無以爲異者雖然昔之獨賢於外患無知者今則觧州縣之勞任方岳之重日躋華要以究其注措之大有其地矣而不患無我知也是其爲異而可賀者不在玆耶凡州之人君子樂公之有禮衆庶戴公之有德攀轅之留未忍一日去公也予實不能以情奪義爲道其所可賀者以儆公後以慰吾人之思而衆賢之進又以公天下之賀云

慶封保寧府同知趙公序

成化丁未夏六月二十有三日　封奉政大夫保寧府同知趙公叔潤壽躋八袠方華髮蒼顔龐眉炯目行不杖居不几毅然若英壯人不自知其老之至也公何以得是哉惟公系出宋宗室之後門閥之華冠蓋之輝赫時罕倫比從兄叔琰國子司業弟叔成山西按察使四子皆美才長以脩郤城少尹仲以孝即同知君陞南雄府守以承以行幹

蠱於家孫珪邑庠生其受封也以仲子之貴焉蓋公席昌大之業處富貴髙明之地而又居之以忠信守之以儉勤静愼之德其所以都盛福而享髙年也豈不宜哉然簡嘗聞公曰吾年四十時賦質孱弱疢疾糾纏怦怦焉日不食夜不寢鍼砭罔效日瀕危殆者屢矣於是去而之名山僻地反觀内養逾數年始歸而已年逾五十矣絶欲静居萬慮氷釋不覺疢之去體而神完氣定冲然若有得也不然安得保其餘齡以有今日哉維昔程叔子每云少時苦多疾盖持守至七十餘年而神魂始充

竊嘗疑之今觀公言豈不尤信傳曰仁者壽仁雖本於德靜而無欲固自養之方也然則謂德壽於天一定而不可易也豈不惑哉方今　朝廷下養老之令民年八十以上給帛賜胾有德義爲人所敬服者仍　錫章服以榮之　恩至渥也古稱治世之民多壽而公適際其時何可量哉鄉縉紳士稱觴上壽者九若干人而忭祝之辭顗簡是畀余觀公得壽一也而其道有三基於德也成於養也囿於時也自今伊始逾八望九以覲期頤之綿邈所固有耳壽觴迭舉歲操觚翰以從公後而竊附於無窮焉豈不幸與

送太學郁廷用還金陵序

金陵形勝甲海內藝文儒術之盛先　當代少從家君游其地最久獲接於其君子最衆率凜凜有風采感槩知尚名節意其名山大江之所孕秀不然則黃旗紫盖之運任焉固嘗賢其豪者之出其下耶郁廷用名畯其先以兩浙豪姓遷實金陵廷用以俊秀補郡庠弟子治一經累就試而時弗之假有司不能舍偕方物入貢
天子之廷咸其徒千人試之畯優等卒業太學夫士之出金陵者爽其時論爲一方則先一方有必不得也出於貢則先天下之士是何可尋常俟之哉就其中求若純然無少指疵如廷用又何可多得哉始廷用來時介其友周君士英過從望其儀翯然知爲金陵士既獲選軒軒乎班六館之英行且以例得歸視其親復因周君乞余一言先聲於其鄉夫廷用昔來也有司之材也有司者能重輕之也今而往則　國家所有有司賓之而已不其偉哉於是而優焉游焉益涵泓其所未至焉可也苟哆焉自大不量所至之無幾而所未至者無涯

也可乎不可也侍親之餘蓓道之間必爾有朋從之樂乎挾有志者二三子振屐鳳臺之遺墟浩歌李長庚明君越義軒大老坐三台之符則知時乎千載一遇今不爲負二三子之坐也復放棹長淮之流誦謝宣城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之句則知時不可負可不思自奮起出於鹿鹿之途哉余視金陵猶故鄉也樂言之於其君子猶故人也樂與之言故於郁君率爾言此

送劉尚文序

同年劉尚文偕其弟尚謨始第時獲以例歸省越

三載尚文起至

京師余適南来遇于張行人信之邸余問尚文来何後尚文告余行時舟次臨湘吾弟不幸失足溺尋返其喪而来耳因悲咽失聲久之余亦惻焉改容知尚文敦友誼者也尚文来時南夷之寇掠未寧坐有以問者尚文極言蕞爾小寇不難致盡惟在乎授邊閫有其人也間出二三計皆犁然當人意而可觀其成又知尚文茂才猷者也已而信之出酒殽相飲尚文周旋尊俎間風采雋邁無世俗齪齪之態余益知尚文魁磊負氣節者也自是相

候問無間見尚文能友于君子不徒于其弟也與之探古籍酌量時事歷歷無所礙見尚文之才無不可用不惟能料其鄉也會益数禮意益恭不解見尚文之豪邁不羈能不踰矩則也凡是有一焉在下得之可為友在上得之可為用而况三者備哉既𨑊以次擢南京刑部主事

命下之日同年士或曰一榜選者同年十二人補外而得例京官者才三人劉君與焉此可為君悅者矣又或曰士而負才倜志氣如劉君豈不可居近侍耳目之司而使之南行寥寥此宜為君有不豫然者矣遂交質於予而曰子於劉君每稱我知尚文我知尚文今其往乎其悅之抑不豫哉必有說矣夫以我觀尚文行誼如此才猷如此魁磊負氣節又如此其於建功立名固遠且大期者也彼區區内外之分南北之間不過筮仕之階耳於尚文奚其悅與不豫然哉况夫刑民命所繫有國者所必慎之典

天子仁聖无私喜怒于刑辟而于刑甚恤焉銓衡之下擢尚文官其屬不為負尚文矣然尚文以無不可用之才於理刑特使鳥獲之舉一羽耳亦豈

負其君者耶不負其君是不負同年諸君子為之者之意也

慶胡侍御考績序

胡君源潔始以文學登甲科被選入憲臺為御史命按東南大藩傾臺之人相與扑曰自君之列吾臺也嶷嶷之望日彰於四方盖臺中之一鶚與源潔江西之豐城人豐城賢才藪澤君出乎其間紹先達之英風而有一鄉之令譽可謂難矣君之大甫先憲副君蹕有士行名重一時君得於家學之正而無愧乎高賢之後不尤難哉君負二難出為

天下用

天子用之不以他官而以御史夫御史當周秦之際不過記事之官漢唐宋之代或司糾劾或典刑獄或止敭官而無正員無有若 國朝任之專崇顯之至也語有之諫官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然蹇蹇之心稍解必取墮弱之譏孜孜之意將深則受彊訐之咎是二者皆難也而君居之退不詒譏進不獲咎蓋有道以濟之矣得不爲甚難哉君今三載奏績 褒異有階 寵遇之光朋儕致賀何君尚質者要予以辭令之任焉

不知諸君於源潔奚賀也謂其踐華秩享盛名而於登崇陟峻有其地耶胡君之賢必爾不屑也若其謂御史言以爲責言一出而衆憤隨之至有一日不得安於其位而交交索息莫可一引手者視諸胡君之所遭際何如也

明天子在上優獎言路無有區別俾悉有如胡君者焉不可賀也與哉何君竦然曰得之矣敢以是先賀者之意

龍皐文稾卷之十三

序

送偃師令裴君序

成化癸巳先是偃師令劉瓚徵爲御史吏部選可往代者屬裴君以敬君簡里人也天順巳卯領鄉薦卅大學需次銓衡之下幾十五年五試不利於春官退執猷策誦習其業不衰是以叩之懃焉而靚深即之雍雍而莊不見其涘也君之學固不獨究文藻之末實涵泳於其中者也今令偃師未往也若見其爲之恢恢乎有餘蓋所以信於友者素

也雖然士之宦一方恒患乎朔南殊域聲敎之不暨而無能適天性之宜偃師隷河之南原壄夷曠民俗率直而樂事其上君適臨之猶王良造父手六轡而出康衢勢奕奕不可禁也然有得其地者又患無以爲之先 今河南撫巡重臣楊公按察御史薛公咸君鄉人而薛君尤知君深也二公知君河南人知二公則知君二公之徒也必其賢也韓昌黎所稱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也君之賢固無假於人然獲二公爲之先猶千里驥之欲騁而又得伯樂一顧也苟其不賢則雖伯樂不能加重

夫駕也故偃師雖小邑而吾亦爲君有不可不慮者蓋衆之望於君者深而君副之宜何如也往吾及見君於鄉校鄉校之士曰裴君君子也見於都邑都邑之良又曰裴君君子也吾觀諸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君之今日所以脩其身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偃師之人明日所以懷其德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異時君政成而起
天子所以報其功也君子之稱不爽而進有序也是習君之優爲也固亦鄉人之望也吾於其往而言之因致其丁寧之意也

贈韓世資醫師序

醫之廢於天下也久矣醫曷爲之咎也用之者廢之也夫君子用醫用以濟其義耳今稱醫者於岐黃之書不三四讀輒曰醫也醫也日攫金於市而人莫之知是豈獨廢醫實廢吾義也甚矣吾友陳冬官嘉謨來京師主於其鄉韓世資之館世資吳人世醫也而舅氏張翁亦以醫官於　韓朝資遠來省之因家焉初嘉謨之主世資也世資方僦居一樓設卧榻外僅容登降無旁舍可坐客客有監之君曰吾聞之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是古者出不擇館而於主擇也吾於是蓋有以擇之矣君既司礫通州每入　參謁必主之辛卯歲城中大疫一人受患闔室或去之雖父子莫或及焉君適犯寒疾卧館中或爲世資危之世資咲曰向使君疫也吾無去之義而况非邪　朌候左右酌湯藥除補之宜量糜飲進退之節旬日而疾已返於通州無幾傷於勞而疾尋作世資策一驢從諸藥褁被星日突冒風霧日往問之如初焉而無倦意疾復已既又以事入城中小不節而疾三作世資所以保護其間者若厥初焉再焉而益厪君子曰風

俗衰下蓋雖子之於父弟之於兄弟子之於其師孝友之誠蹔焉而不繼於永久者多矣况於其交者哉彼之攫金於市而賊吾義者雖良猶當棄之而况其貿貿焉哉若吾世資之行義誠如所固有雖其少不及猶所當任而况其能於術也安和得於有傳敏妙發於天性百倍於市之貿貿者君子之爲陳君而慕世資者侈談之不足而詠歌之陳君更授余序之欲以今觀於世資豈獨得一善醫蓋得義士焉

送通判吳君序

吳君仕德擢常州府通判留行府中縉紳官於京
者相率餞諸都城之東吳君就而問常爲政之先
務常俗之美惡今與古奚宜衆應之曰君以豪雋
之才策名鄉書毓德上舍措而仕固如攜斯得耳
況君溫州人溫與常聲教無所相去君以居所欲
爲於鄉者以爲常不可乎如無已則風俗與化相
移易安知其今不異於昔也吾徒久於外而莫之
言陸子親自常來宜有所可言盍問諸夫余非能
言者然聞入國問禁使他邦問禮仕於其地問士
風恐懼於行也士之土著者知其地知古今理亂

知風俗興替之由必究其本也常古吳季子食邑
號仁讓里宋末與城陷敵無降者稱忠義城唐宋
之間人才甲天下爲士夫淵藪故衣冠閥閱逮今
指狠郡外瀕江海内抱湖山有水珍陸產之利百
凡所需不他取給故紅陳朽貫之家累十百世不
衰其俗相親愛其民樂於趨上無攜貳凡此何其
美也然有變而之惡焉巨室之勢足以叢官府世
無即墨之守能不傾頡其間者幾人富民之利足
以誘貪鄙世無關西之楊能不投溺其波者幾人
小人伏田里一不獲則思仇其上其受役於官依
附城社者則又假虎之威鼓其害莫之誰何有則
羅以法世無包公之明能不受其蔽者幾人此實
蠹治之本戕化之原吳君往而不爲勢屈不爲利
撓不爲群小惑此其所可爲而可先爲者也爲其
所可爲而後無不可爲也衆曰吳君有麋豹之求
子之言詳於唐景可不厝其間矣今之於行者必
重以文如得此何必文哉

送鄭生濱還常山詩序

鄭氏子濱自常山省其仲甫時暉於京邸而歸凡
朝之厚時暉者相率賦詩送之詩既盈卷畀余序

之時暉余同年友始第時同年士一時要合有聞
其名不及見者有一見不得通問者有慕夫人願
炙之不究其館者遂群相讓以爲薄唯時暉能備
禮之無失則咸於時暉推厚焉時同年之半獲循
例歸省其不歸者二甲自時暉止然時暉方試政
刑部尋被選爲御史每念其父貳尹君且老昆弟
多早世家事踽踽賴兄子濱爾其欲歸而不可得
之懷甚切也今年夏貳尹君遣濱適來問之時暉
甚喜然留未久而遣之歸迺復有托焉濟濟而養
也承顏導意而恭也新水之勞里閭親族之聘問

而職也皆仲甫之所願慕也濱平来克致太父之
慈矣而復將仲甫之孝焉其道可謂兼美矣吾固
於厚時暉之道有增焉始吾以同年之厚時暉
知其信於友者也然而取信之道非能恱其親者
耶君子之厚時暉而及於濱無不致其信也濱行
矣發篋得珠玉克耳聞璆璜之音安用吾浮直之
言哉非吾言則無以知君子之厚於子其道如此
也

贈戶侯孫君歸保定序

保定孫氏世以武弁起其先有諱德者發迹行間

負驍勇名洪武中從出西水境上德奮呼突前莫
或當之既論功獲授保定中衛所鎮撫自是益感
槩圖報所至克捷累階至千戶侯既殁孫榮代之
榮益閑武略共其職凡軍政小大咸藉綜理焉榮
屢歷之久枉冐金革之勞既老矣顧其冡子晟賢
而克世其家擧来京師復受 命代領其事夫名
與爵 人主以馭其下非有才猷可任功力足以
裨人國弗及也孫氏畀一爵相傳奕世而弗替其
功力所及何可掩哉然其子若孫非皆有祖父之
功畀之爵若不靳焉者軍旅之功當死生之際人
所甚難而不易勸也爵及其嗣所以勸之者至矣
而豈有弗戮力以自勸哉然 國家承平百年武
事弛不講久矣公侯將帥之冑萬戶百戶之官惟
鶩策輕騎牵黄臂蒼縱酣歌之娛較游田之樂若
所固有也不然則施施坐帷幕出入府衛揉名籍
號召其旅爲擧其責也與語戰陳之事坐作進退
之方則貿貿焉莫知云何彼豈復知祖父之功若
此其不易在上者勸之之典若此其重求爲自勸
之道哉故人晰一千戶侯若甚輕不知其子若孫
則有不可得而易者晟既賢必爾知所不易乎古

稱燕趙之間多豪傑販繒屠狗之徒皆足以自奮
而况有祖父之功可秉者哉

送徐順德任諸城令序

成化壬辰歲吾鄉徐君順德以上舍生受 命尹
山東之諸城或曰徐君之才之偉可以貳一郡贊
大猷也而用之一邑百里之小何足以淹我士元
也哉余曰不然耳諸城大邑也閭農阜通儒俠雜
居治之之難不減於治郡惟其劇而難治也故有
司難於用人然其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效
徐君既幸而得兹邑以不負厥才邑之士民亦何

幸得徐君以臨其上哉君武進世家儀幹魁傑才識弘亮望之知非凡器少與家君及徐太史文式同業郡庠君每試俱優等文式今不作而家君亦已致其事於家君抑厭餘二十年方從容而起有民社之寄焉衆咸謂君子之進退信有命耶而非人力之所能與也君之進誠晚矣然收奇寶於橫棄之後放騏驥於伏櫪之餘其晶光四溢而逸足之不可禦也何可以尋常侯之哉君往莅茲土聞其有豪胥黠吏之奸足以蠹人政錢穀刑獄之宿弊足以蠱人耳目要有道以處之耳昔曹參爲齊

問治於蓋公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蓋清則有所守而不汚淨則有所主而不雜今諸城齊內地也君如以久練之知而守之以清不易之操而主之於淨如公之云則何施而不當而何有於一諸城之治哉功力所及審如參也又豈徒留連於一齊邑而已哉君行也諸城民既曰幸之吾鄉縉紳又曰望之某於君爲稺生別時之言因僭及此蓋亦用鄉人之意而推揚之

心政二經序

道原天地具於人心流行於聖人之政自堯舜精一之旨明人知有心平章之治洽人知有政天地之道亦日從而章矣仲尼出焉用其道術六經之文見於門弟子之問難凡所以淑人心扶世教爲斯道計爾道失其傳而見者之不眞異端害心伯功蠹政道亦可懼哉有宋眞儒聿興踈滌百氏羽儀六經言心者辨虗實之異言政者明王伯之分道之在天下者隱然於師友講論之間若西山眞先生復後出巋然存季世之靈光卓爾爲諸儒之家相大學衍義數十篇表其正心之學立朝奏疏餘十萬言見其爲政之功然其道卒之齟齬一時

而將覬夫後世廼撫聖賢言心之要旨爲心經又其出守温陵日復萃論政之格言爲政經誠謂道之在天地洋洋乎大而載之經傳者浩乎其莫窮其大要不過心與政爾二經者千聖傳心之正印學者入道之捷徑乎二經行世幾數百年學者靳得而見山右謝侯庭桂以其學發解鄉省貳牧事于吾常出二經壽諸梓以廣其傳以將大明其道于天下俾簡序之譙予何人可於先賢之述作而有言然吾聞温公作通鑑惟王勝之周一覽公每稱之王充作論衡蔡邕欲祕其傳君子共笑焉侯

有勝之之賢無邕之隘其功亦可尚矣蓋堯舜之道有功於天地仲尼道繼堯舜而功倍之宋諸儒有功於仲尼西山繼諸儒之後而其功則尤切今侯有功于二經有功於西山也有功於斯道者也簡不敢叙二經而於侯之功有述焉

贈楊君浚明任太原推府序

浚明登丙戌進士第觀工部政五年於茲己丑冬奉 命使山西還適及選或沮之曰是選多補外宜勿往君艴然起曰宣少力學思一效用乎時今或用之而各方以內外辨何其眎宣小也時進士

就選者丙戌偕己丑科共若干人丙戌三人授推官而浚明往太原己丑三甲咸得縣令焉或有悔君之出者或喜君得推官爲異於縣令者君見夫悔者且喜者無幾微見言面惟惴惴以不共職之爲憂故君未往莅其政而人譽君必能其官矣且夫推官何可輕視哉 國家愼重刑獄爲民命所繫內立司寇之屬外設提刑之司郡則以委推官是推官專一郡民命也往之任是者觀望守者風采奉行敎條而官之受責久矣今一旦以進士官之非今用進士之過而昔不用之非也孔子稱季路片言可以折獄謂其無宿諾也吾觀浚明自山西還不終日圉圉就選卒不撓於客言其明且決非無宿諾之類與然歐陽崇公仁而明者也嘗爲泗綿推官其按獄則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浚明明決如季路而莅是官尤當有崇公之心哉濬好禮論徐有功曰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無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石徂徠之好學嘗爲鄆州及南京留守推官矣其所以重一時而永百世之名固不於其官而於文章之雄氣節之剛大也浚明無不可用如有功而不繫是官

也又豈無徂徠之偉志哉同年士於浚明之志無不知之知而能言者以屬於簡也

送延津令吳惟遠序

吳惟遠毅受命補河南之延津令京邑居游之良知無不曰惟遠瑰瑋不覊恐百里之不竟厥施也又有曰今海內旱溢爲菑流徙載道兩河之間齊魯之墟尤甚議者謂佐
天子以宣布理道者之非人也於是朝議更一守募議陟一令紛紛乎思其人速一日之效焉若夫今尤所加意每於進士之科拔其敏銳者爲之而

他途進者不輕畀惟遠由鄉薦而登用之與進士
等不爲負惟遠矣人亦有言士上不得相天下下
不如得一邑而宰之然則令亦何可少哉侍御段
君以中進士蕭君文明間過余曰子知惟遠乎二
者之說何如願一辭以決其往也余曰不然以惟
遠之才之美譬則縣晁氏之鍾韗人之鼓而待扣
焉耳大扣之大鳴小叩之小鳴今用爲令若扣之
小矣而其聲固自若也雖然惟遠不擇於令而令
有擇於惟遠者今之令於古有異道焉有樂易之
政而無迎合之賢有廉介之操而無前後左右之

譽志雖勤治功雖成而名之弗達者何限九此則
居其上之責也而責不在令若今河南巡撫憲臣
楊公廑恤民隱孳孳於守令之察恐一善之弗録
而無以勸也惟遠往哉無患乎上之弗知而聲之
弗聞將必有大其扣者之望於子矣乃若民社之
司官守之庚務吾以中爲之有餘今必以及子也
何藉乎余之謄口說哉

送商太史懋衡歸省詩序

商太史懋衡奉
詔省祭於淳安同官卿士咸賦詩爲送中九同年
者又別萃一卷而厚之此雖館閣雅事亦各致其
情耳同年詩蔵之若干首乃畀余以序焉夫人幼
而學壯而致其身於君義也其或父於外不獲養
其親享杞其先曾而弗能忘情也今群臣涖官三
年願歸省者聽二者固並行不悖也懋衡登甲科
入爲翰林庶吉士遷屬史氏僅二年於今不歸且
其尊君今　國之上公黃閣之元宰懋衡得日侍
左右於今不必歸兹如今何哉夫我商公昔以文章
元士綸綍近臣昇孫厭頎膺於田里迺者假于
帝心起翼至化者又三閱歲矣公翹首故廬得無

有涉乎情乎然　九重之倚毗三公之位不可虛
也今固非公可得援也懋衡伺而得其情固思所
以養之矣於是疏入而　制可之不必如他臣之
遲覆請者蓋邁碩德者優其禮賞至功者用其情
勸大臣之道也然此由公言之耳
聖天子建極五年思以文德肆天下夫孝文德之
本侍從之臣天下所視則也聞而興者什之六七
商君懋衡其一焉君往哉望其閭維桑與梓其恭
乎展拜三廟掃除封壠之間維神其依乎退而聘
諸宗族里黨之耆舊維君之賜言焉其無隱乎則懋

衛之孝既成而公之情亦庶乎可慰也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今諸君美辭陸離盈袠固爲遜衛慰耶詩則云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吾益喜商君之歸盡其情也言旋言歸復我邦家吾日望商君之来致其義也不知諸詩人之思亦如是乎否也

送余貢之令長洲序

士自負無求於世然有用於世也世嘗求而用之名位爵禄求我之具也公卿大夫士百執事之衆用我之途也　國家求士而用之非一途惟進士之用爲不輕蓋士之有所負焉者胥此出也肇造

之初漸摩未洽而甚艱得士每雜他流用之逮今百年文明士之出滋盛内而文學耳目之司六曹之屬職外而藩憲之臣郡牧之長後先相望莫非進士矣惟邑之有令其於民有子惠之親於政有播宣之責其爲職尤不可輕往往用他流爲之閒以進士必因其有過舉者用之用之猶黜之也肆其職多缺失而人亦眎之彌輕士而有負者恒不樂出其途焉今

天子懲其弊用言者爲制凡令漸以進士授之三載之考進其可用者用於内初授之士群然勸踴爲異言謂求之非其具用之非其途也蜀余君貢之以明經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歷四年擢長洲令夫今言有司之難任者必于守令而令尤難治者必于東南大邑非大有所負之士何以稱其用哉余君居之弗見喜弗嘗怒弗以其難且大有惴焉其有所負誠大過於人矣然吾觀東南之俗富家巨室貨賄請託之私足以溺人志君不有負其操乎豪胥黠吏鉤距之奸財賦刑獄之宿弊足以蠱人耳目君不有負其知乎將迎之勞書簿期會是煩窮民之流離而無告足以惎人政君不有負其

才且仁乎負是數者用之於令是令之用君也非君可用爲令也行將有由令而起入供在内卿士之用者必余君也君戒行同鄉士地官吳廷獻諸君謂予於君同年也於長洲同境也俾予道其同鄉之懷輔以同年之義而爲同境之慶也

桐江窐隱圖序

錫山秦君道亨以起復再除監淮州稅局將行太學成天章作圖送之簡端竊爲題曰桐江窐隱於是中朝大夫士知道亨者自克勤少端而下多賦詩歆豔其得若干篇乃弁簡端引爲群玉先夫君子

之仕而行其義者爲宦去而適其志者爲隱故宦則有官守政務之勞遠覩越國忘私徇公不計班資之崇卑而恒戚戚負當世之重焉隱則寄溪山游衍之樂草衣木食避世韜名不知物我之兩忘而每悠悠有遺世獨立之思焉是二者其迹殊故其旨趣之相遠頻爾也雖然所殊者迹耳而道則未始不同也說鼎之進夢弼之圖固耕築之鄙人釆首陽之薇托桐江之釣者謂非一世之人豪也哉若夫宦者溺而不止至阿曲以要君隱者往而不返與草木同朽腐則亦奚取焉是故宦有易退

之心而隱有可行之義二者恒相需以爲用而迹之殊者本非二致也今有人焉自其繫一命之仕以有事於當世宦矣不遠父母之國適當山水之良無王事鞅掌之嘆而遂其偃仰一室之情若吾道乎者宦耶囬視昔人雖所至之地殊然其道之並行志之兩愜而不相悖焉豈不爲尤異哉吾儕日汨汨塵坌南望其人真若風廢表物詩以頌之宜矣吾友邵君文敬方守是邦清才麗思蓋嘗懐道乎之心者屬寮有詩人天固畀之而山色不如歸與農之句眞乎可無賦矣然吾聞文敬乃涉宦蹟之嫌而以文事爲戒何耶君去乞併以是論之

吴成章送別圖引

吴友吴成章以進士出令於滕吴張企翱重其知已慨其遠去也濡筆寫小圖題其上送之丐諸知成章者播詠之於成章亦甚綣綣知厚已乎成章爲人嚚嚚亡繫累其於物循循然靡所牴牾慤焉謚焉不爲私依附非若今冐冠裳躑躅宦路營營勞力於夏畦者蓋惟貞樸之士大雅之君子能交之企翱固君子哉然今宦於外者惟令爲艱令以牽制爲患詘折爲辱彼之言曰營營者免嚚嚚者

難有合也雖然成章豈鶩夫人之合哉嚚嚚者守已之方也循循然者惠下之基也慤焉謚焉者事上之矩也徇是以行無貿乎其初使世無君子則已有之則知滕邑之令以有合焉又從而加厚焉者獨一張進士哉

書柬

與謝于喬庶子書

夏間令器來辱手書幷厚貺辭謝無所敬佩敬佩且承閔歲孝稷如宜爲慰令先公卹祭之典不啻遠副孝誠走等聞命感激與有榮幸也走群趨無補日就衰遲比冢　當宁念講讀微勞從衆遷轉自顧叨冒非分尤愧歉揚在前濫荷寵私實增咎責令郎還冗迫布悃草率明秋此際計祥奏及期泥金得報老鳳將雛凌風北上得遂一傾瀉濶別

之懷豈勝欣快秋暮向寒惟爲道自重不具

與程克勤學士書

數日不聆誨語殊覺意況索然眞不啻三秋之隔者古人一日不見便致興居之問世多類以爲活套虛文由今觀之契分深長眞情所發有非苟然也畢士希秋圍卷久滯它所今持上請一揮賜下餘懷留面盡想竟作踰月之期矣末間一俟不具

荅王景明都憲書

新歲瞻馳但冗沓未敢率易奉書爲罪使來反辱翰教捧誦感佩且審台候入春康泰倍常尤深慰喜甚不意臨期卒然被場屋之命因小弟筌故懇辭不免迫趣從事缺失是懼遂承記存豈勝愧悚所取顧生清眞佳士也貴郡多賢他罕其比此固先輩膏馥之所沾丐然亦豈不可占一方氣運休徵之盛耶自春抵夏風霾久旱自都甸以及兩河南北山之東西皆然土焦麥槁民事可憂特聞明公晝夜皇皇寢食俱廢凡昔人所以捄菑恤患之方施行畧盡東人何幸獨戴此二天之庇哉司馬文正言安得百子駿布天下庶可以寬　當宁之憂也使還急先此申復不董首夏向暄惟爲國保

練以介寵休不具

與徐公肅都憲書

睽違久疎奉問瞻企實深使來忽辱盛儀兼新書下貺辭謝無所秪領感佩且審臨撫之餘士民益懔棠茇之愛台候百福勝常無任慰沃走席庇諸況碌碌如昨秋間幸緣史事轉遷然亦隨例叨冒無足道者遠承過念愧不敢當況世賢又復南行同年知舊漸爾雲散俛仰今昔豈勝馳情惟吾兄資望隆重寵陟有期此雖士論之歸固僕輩祝願之私尤惓惓者耳使還冗迫燈下呵凍率此布謝

聽教何時臨書悵望諸希鑒亮不宣

與楊應寧僉憲東

比審榮膺提學之命深為斯文得人喜但未詳為何地昨者鄭憲副過此知任山右并晉之士何幸得良師如此邪北轅想俟秋凉睽遠無由攀送一面殊爾鈌然輕扇小詩致意千萬鑒之末間不具

與龍太守書

別後側聞軒從冬暮抵弊邦經春人自南來必交頌盛德寬裕莊涖之餘台候百福生等遠人固無不樂其鄉鄙宗戚涵沐於休澤之下舞蹈無已常人自數十年來厄於弊政隔於便辟近習朘削於豪猾兼幷之徒行道者聞之而憤且憐者久矣今一旦天子豈弟之人臨其上此而不求一伸尚何望哉正若久病者遭秦越人於家必號呼匄一匕之惠如越人切之得其因亦寧憖然吝一湔除之力耶僕輩秖爾鹿鹿無可以自效然聞時政之善得極力著于文字之間使善者有傳而不能者知所師法不啻已有獨不快於心哉恃愛覼縷高明有容諒不為厭也京師一水之後物態索然迨今未復幸聞東南稍有成不知今歲抑何如耳安福

李克述先生　勑起為祭酒山東雷方伯取為禮部侍郎恐已知便間力及布此孟夏向暄惟倍萬保嗇以上副　寵眷下副群情不備

答王思軒冢宰書

伏自拜違矩範實切瞻馳南中人士來畀審台候康勝倍常欣慰無量生向謬緣史事之末得從衆轉遷叨冒逾分仰籍德庇所及久未敢率易奉書申悃方深愧鈌使來忽辱教言兼盛儀下貺秖領豈勝感悚且喻及陳請歸榮之舉此誠大君子高風偉節非後生譾末敢所願聞但道路言者謂當宁方虛委大寮台衡之寄海内屬望不過二三舊德三原瓊山二大老身尊道高俱自晚節私便妨廢所不惜也視閩中陳黃諸先達之去未及年以疾得請者事例各不相侔寵留命下廷士無間識不識皆躍然喜其不識者謂生等忝竊門墻之舊托寄聲謝曰幸先生無決私懇之圖以上副宸眷下慰群情在生屢惓之忱固莫言喻也生今歲不意臨期被場屋之命緣小弟筌故力辭不能免迫趣從事玷失是懼使還先此布復春末向暄伏惟倍萬保攝以膺　天寵不宣

答王司言儀賓書

旬日不奉覿方此瞻企適邇屢翰敎欲聞所以謹言節飲之要竊疑閣下高明是養何以借聽於聾瞶也僕觀閣下才質英妙居不廢圖史問學游必從縉紳君子固嘗譽於人人以爲難得誠使是心終弗令滿盈之氣群小之鼓惑得以間之則自然有以消其邪心陶鎔德性不自知其優入於善人君子之域矣乃反求諸二者之愼豈其難哉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求終譽謂惟如是而後可以作賓王家也僕所處與閣下殊辱有問

不能遂默默但恐言之不切無足爲益耳未間鑒照不一

與胡孟登大尹書

睽遠豈勝瞻企弟塵途冗迫久替奉問缺然邑人來累審 撫牧心勞威愛益著竊恐寵召之期不遠攀卧無地耳且聞黜邪崇正力樹風聲毁佛舍淫祠若干區此仁者之勇吾人莫大之功也敬羨無已向謝于喬庶子行不及書曾煩道意東坡書院一事此吾縣廢典僕意此久矣惜無其便且得果於爲義如執事者來蒞玆土一告之耳今聞所撤淨土菴幽僻靜深且密邇庠校正可以爲寓賢香火之地今乃屬於奢淫之手化爲歌舞飲博之場其相去幾何識者蓋有餘憾伏惟留意裁處或募民間好豪傑者捐貲收復共成此圖必有好賢仗義之士出其間以仰承至意此百拜盛舉無讓美於他人落成之日謹當作重建東坡書院記并哀集一時名墨歌詞表章嘉績寄回勸諸祠壁以風示一方雖蘇公之風流賢侯之善政不待此而傳據事而書亦其一也便間先此畧布草率非禮統希鑒恕不具

與張東海太守書

別後不逾月即喜榮擢雖爲吾兄大慶然竊念人生聚散不常此後入京朋簪之會不能無睽遠之嘆矣軒蓋過弊邦覲得一專顏采爲別晨起操舟至驛前追送弗及蓋深慨慕今郎至又辱惠音諭惓惓之意式之書已親付之諒不失信於執事京中辱知愛十餘年取得草法轉手多爲他人取去今當遠別不能無累殄奇寶之悔而四幅附式之處乞爲留意書數字小卷一通乞寫平生佳作如僉言假髻楊白華等曲得數十篇爲期向家父寄

聱求世經堂詩倘得賜數語尤荷尤荷因式之便
力及布此不盡孟春猶寒伏惟爲道珍攝不宣

與本郡孫偉德太守書

比嘗奉狀計日當徹聽覽林秋官來得審德履納
吉慨浣慨浣京中苦久旱一雨遂成霖恐秋間復
憂淹耳聞治內亦驕亢之甚想此時已濡沐隨車
之惠矣脩城一事向草草陳白亮明哲經理精詳
非浮議可奪然亦望及時興舉則功費半之久則
恐舊址廢沒益無存耳蓋以四邑之力築十里之
城使萬姓之衆蒙百世之利所謂以佚道使民雖

勞不怨脩廢舉墜何政如之此明公臨政先務不
俟僕輩喋喋不宣

與馬太卿書

承蘄艾縢衣之惠捧領喜躍蓋惟誤愛不遺於下
體遂令奇珍荐致於遠方既無俟七年之求亦豈
止寸膚之養方殊陋乎洴澼絖計尤豫乎麥鞠蒙
起居之節從此甚宜温柔之鄉吾將是老但儒冠
揣分敢方紈袴之風然簪盍爲朋敬佩綈袍之舊
使還率此奉復一咲尚容專謝不具

東吳原博

分韻之求所願不過一錢之濟耳遽得珠玉滿把
幸出望外此自江南大戶手段所慣非求者之貪
也但窄空細書未稱瓌製倘勞神用再錄一過庶
足少發芒耀也小齋所藏亦璧賦喜雨亭記等帖
坡翁眞蹟各具大小眞行等體恐亦一時副人之
求不憚煩耳先生法門高弟請一鑒定之以爲何
如

與徐大尹鋭書

頃者盛都憲乃姪虞來辱手書兼遠貺知荷屢惓
之懷經暑想體履清嘉慨慨但聞東南淫雨彌月

麥禾俱損民黎重困可憂　九重軫念遣使賑貸
此正良有司承宣綏輯以安輿情之時恐不免勞
神用耳古稱救荒無善政惟在利民者則爲之如
踏災一事雖知不能無欺隱之弊然於立法嚴密
之中稍存一分寬恕心則民終受惠若一向操切
太急則弊未必能盡革而怨讟荐興民心離矣恃
愛護不及討

東羅黃門緝熙

軒從兩入　朝率倉卒不獲一款語別去小詩草
草引答耳王冢宰先生來辱惠和章至再語奇韻

勝情致謁然瑣季之報殊愧不相當也暑中亦久稽裁復爲乖金陵佳山水羈卝舊遊俛仰如夢因君南歸豈勝惘惘之情公餘眺覽賦咏必多無惜時寄剩篇遠慰離索尤幸張鴻臚逐力及布此申謝萬一秋序向寒尚惟珍攝以副瞻屋不具

龍皐文藁卷之十五

行狀

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陸公事狀

公諱愷字元之姓陸氏裔出唐相宣公贄之後世家常州晉陵縣東豐鄉宋末其先避亂徙居海上高祖敬一始挈子孫復歸於常理舊業居之國朝併晉陵爲武進今遂爲武進人曾祖考富益振其家然輕財好施有惠愛於人祖朝宗甫生即以後舅氏金彥名遂冒金姓考淵南樂縣學教諭贈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母李氏封太宜人公自少溫茂敦愼而才敏過人少從教諭府君居奉化即砥礪自奮於學而游嬉玩好之事一不經其心奉化地僻艱於得書獲一新編奇義手抄口校窮日夜之力不少休數年學成正統甲子以詩經膺鄉薦乙丑上禮部連舉進士時年二十有三觀政吏部朝謁之暇不廢誦讀時如冢宰太和王公少宰句容曹公諸先達皆雅重之明年奉命齎金帛犒軍兩廣時安遠侯柳公總鎭其地事竣遣人盛陳餽餞之儀公怫然曰柳公國之元戎乃爾辱使者柳愧謝既去之數驛柳公復遣使持畫入舟索題

且出一緘云主帥不敢以他物瀆享書一册致謝公意誠書也受之啓其封乃一小木匣中置珠璸併白金酒器數事使者復曰主帥慕使君少年雅操故以此申向慕之誠旣非欽於公亦無所他求也公不顧竟擲於陸而去後柳公每爲人道其事旣歸適就選時兵科兵部車駕南京吏部驗封皆見缺公二甲當得兵科然以祖母張孺人老病力欲得南京驗封便道歸一見冡卿而下咸高之從其請而三甲二人某某補二缺正統土木之變二人皆殁於難景泰初曹公陞南京冡宰見公卽握

手欷歔相慰曰公少年乃有此識由是益器重之遣子受學兩上章薦公可大任時當道有嫉公兩入京考滿不行私覿之禮者竟阻焉天順丁丑丁先祖考憂治喪屛斥習俗之陋而純用古禮鄉人創見駭嘆從而效之者數十家庚辰起復補户部監督京坊草塲巨豪宿猾莫敢干以私然公寬厚和平不爲已甚人皆帖服而無怨言秩滿復以母老告乞南歸以便養陞南京户部河南司郎中時尚書陳公某侍郎王公琛馭其屬甚嚴獨於公必優禮之每事咨訪焉曰此人老成長者非後生輩

矯矯者之流也入京交相論公淹屈吏部兩擬公參大藩皆以不獲　命而止尋以三載秩滿　賜誥進階奉政大夫贈封父母及其配公性素恬退薄聲利而耻干請以求進每顧不肖曰我脩身飭行不敢居人後而知己之推薦亦不爲少然輒齟齬不偶於時命也所以尚未能去者顧爾曹未有成立耳成化丙戌見簡叨進士及第卽移書命簡上章陳乞復姓曰此先世未畢之志今以畀爾當其時矣簡旣舉復姓之典是歲冬不幸刑部主事先叔父愉殁於京邸先祖母哭之成疾瀕殆公乃

有歸計戊子歲六年考滿赴憲臺當道有以公不屈膝爲言者公曰我仕宦幾三十年眼底炫赫多後進之士久欲歸而未有其幾也又安能屈辱其間求一日之伸耶遂幡然以疾乞休士論高之公歸侍奉太宜人之外稍闢舊業於郡城之北葺別館於居第之西取先世所藏幷公所置圖史典籍凡數千卷置其中以陸氏三世皆以經術發身題其室曰世經日從校讎玩繹至老不倦暇則與高年耆德之士飲酒歌詠以爲樂每春和景明之時具小舟邀二三知己尋幽選勝凡吳中佳山水往

徃登臨題寫殆遍成化丁酉簡得　賜　歸省侍
左右逾年即趣起還　朝曰我平生浮沉仕途不
能報國爾少壯當奮發以申吾志毋久戀鄉土也
壬寅冬偶患微疾復遭先祖母之喪哀傷毀性疾
益篤馴致不起實癸卯春正月二十九日也距其
生永樂癸卯三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一於乎
痛哉公襟宇夷坦器度弘深溫恭周愼表裏一致
天性極孝友念先曾祖母張孺人撫哺之恩於登
科録特乞書祖母張氏以報之蓋異典也尋復分
俸歸養之諸弟妹婚娶之事因先祖考仕遠方皆

公所經紀弟愉中進士授刑部主事居室僕馬之
費皆於公是給及其卒於京邸命簡謁告護喪歸
葬且撫其孤婺甚厚處朋友宗族有恩禮雖下至
三尺孺接之恂恂一以誠故自始仕至居家人皆
樂親之無一人怨尤之者松江黃廉使汝申性剛
急人多憚之公在京師與處數閱月日與唱酬談
論無所忤黃亦曰德人之容使人意消於君有之
矣同年士奘曰公他日爲政必能馴伏强梗也鄉
人士某居京師數以事干公稍怫逆則加之姍侮
公若不聞及南歸復來附舟且曰我已付舟人直

或勸公勿納公曰彼自附舟無害及歸挈家登陸
去舟人取直則曰彼附我行豈欲我出錢哉公亦
笑爲代償之竟不較公之雅量能容物而無忤者
多此類平生絶口不言人過而惠及於人者人雖
言及之終不自承也尤儉素甘菲薄每食未嘗擇
美惡雖有甚不堪者揮去而已不以是罪左右一
裘恒數十年不易見諸子弟服飾稍近侈諄複戒
飭之如將覆厥家者自以其拙於趣世號恒拙生
及謝去塵事浩然有尚友千載之思號尚古居士
晩更號得閒叟雅好吟詠所著有恒拙藁尚古集

若干卷藏於家吳中士人采本朝詩板行公之詩
收入者甚多多才藝尤精虛中之術人有叩之者
預卜其咎休月日無不奇中故公之未老早休而
處世無競者蓋亦有先見之哲云配徐氏有賢行
先卒贈宜人繼娶蕭氏封宜人子男四長即簡成
化丙戌進士及第歷官翰林編脩侍講春坊諭德
娶沈氏繼姚氏次節郡庠生娶徐氏俱徐出次範
娶吳氏蕭出女二長某　既嫁而卒次尚幼孫男
三長含章聘秦氏次尚幼女四長許聘義官楊浦
子增次許聘宜興邵太守珪子天和二尚幼簡將

卜以其年　月　日奉公窆於郡城南德安門外十里章墅村之新阡痛惟公平生以純誠之學精敏之才弘大之量雅素之操方其初嚮用也人皆期公至乎大受而位止於下大夫及其既謝事而歸逸豫優游心無係累人復謂其必享乎長年而遽止於下壽籲天叩地理有不可得推者念惟先公辱在先生榜末實荷知愛之深謹掇其履歷之概敢祈一言銘諸墓石以圖不朽尚恨不肖蠢庸初公服官政時不肖方幼穉及公居鄉不肖復官寓在外故於公之佳言善行無所聞知此特其大畧而已伏惟留意采擇無任哀感之至

龍皐文藁卷之十六

墓誌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愷字彥隆王氏世家順天府昌平縣曾祖仲和祖忠洪武初隷燕山右護衛戎籍考福以從文皇帝靖難功歷陞指揮僉事正統初請老乞以公代之公生而沉毅嚴重意氣激烈每讀古名將傳至能摧鋒破敵以自樹立一世者卽軒軒思尚友夫人於百世之上曰男子不當如是耶總戎安遠侯柳公溥壯其人拔於群衆中俾總督神機營軍馬號令明肅訓練有方然寬簡不苛體恤甘苦麾下萬人無不樂從之柳公恒稱以勵其屬曰君等用命俱若王指揮戎務舉矣景泰辛未用兵部大臣奏舉僉武功左衛事兼掌營務尋　賜誥進階明威將軍成化癸巳年六十有五見其子宣偉然負文武才望喜曰吾老矣縻祿無補卽上章謝事解其職畀之宣字德明英敏好學少入武學從諸生游成化乙酉中順天鄉試武臣世胄之家無不羨公之能敎而因舉以勸其子弟也繼復中武舉進職加祿既受代操益勵當道者亦以重任期

之丁未歲通州守臣缺通州密邇畿甸當南北要衝尤為重顉 憲廟諭兵部臣遴選代之者僉曰宜可遂奉 勑分守其地時公尚康豫無少恙因就養焉明年弘治改元戊申秋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距其生永樂己丑享壽八十卒之日宣請遺訓曰今 朝廷任汝不為不重汝且讀書識道理復何言惟連舉忠義二字披其襟曰無負此寸赤也聞者壯之配楊氏錦衣千戶楊公女繼劉氏子男三長郎分守君娶故錦衣衛指揮使徐賜女繼都指揮謝瑛女寧娶武功令董英女宥劉出女一

適指揮使盧懋孫男四騎補順天府學生驄亦習舉子業駐縣孫女四長適騰驤千戶郭勛次適解旬二尚幼曾孫男一分守君將以是歲冬十一月初一日襄事於都城東北宛平縣界東湖渠之原從先兆也先期遣駐介其內姻錦衣指揮使徐君廷章持通州儒學訓導楊明狀請銘予因記丙戌之春與分守君同就試禮闈相聞而傾慕者二十餘年今年夏北上抵通州見之則已卓然老成人矣知其子銘其父義非無從也銘曰毅毅虎臣夙秉忠義逢時治平卒莫自致思古名將不相長雄壽考牖下慶澤所鍾奧有垂休邈及來係既武以文膺此閫寄阡曰明威湖渠之涯後祿之崇銘以俟之

北山朱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璉字廷儀姓朱氏其先江西新喻人曾祖天祥元末挈家避兵入蜀居重慶祖廷恕遷樂溫之鶴田樂溫今長壽也以詩經授徒里中洪武末舉經明行脩辭弗就父得先母徐氏處士生而美丰儀有志尚少游邑庠者時名既以父病足非處士左右扶持摩撫之輒呻吟經晝夜不安嘆曰人

生事有重於為其親者乎卽棄業乞終養當道憐其才強之莫能奪家居畢力於晨昏湯藥之餘讀書愼行益不懈父喪執禮人不堪之初自鶴田徙居郡之北山桃源坊至是別號北山樵者示不復用之意辛苦治生日致豐裕然一錢尺帛不苟取亦不妄費惟不槩於賓祭不靳施予凶歲設粥以食饑民製棺給地以賙里人之死喪如弗及弘治戊申蜀大侵斗米價千錢或勸以售所積穀規厚利處士謝曰里隣親族轉徙殆盡獨安忍此驗其餘亟散之曰稔能見償不求息也未幾盜起厚藏

家悉被害惟相戒曰毋犯朱義士人以是愈服其遠識云處士外寬和而內方毅鄉人之譁訟且不懾公府而赧伏於處士之一言晩益屏世務日與其邑中耆舊爲桃源會以相娛行誼之高求冠文物之懿後進慕之成化丁酉見其仲子華舉鄉薦上春官中乙榜授麻城訓導寺曰朱累世德久未發其在是第吾兒有遠志當不止此華既以九載秩滿赴吏部適遇例許會試處士亟貽書勉之俾勿失華遂潛居京師絕人事理故業惕勵思奮聞者閔二年弘治己酉冬　月　日處士以疾卒於家庚

戌之春華果第進士尋試政大理蓋處士之殁華不聞華之擢處士不及見也嗚呼惜哉距其生永樂丙申壽七十四配劉氏有婦道子男二長萬次即進士君華女五婿李賢周思玄張福柴榮董百福孫男四尚元尚綸尚南尚東孫女三曾孫男三曰表曰書曰夔能進士君將歸從其兄萬以　年　月　日葬處士於其邑之　里　山之原卜新兆也預持其郡人編脩劉君仁仲狀過予乞銘庚子之秋簡叨主順天試事進士君時自麻城被聘分考禮經見其校閱精慎不苟殊器之君亦徐曰父命戒勿苟也因知處士夫古有應山連舜賓者蚤困養以廢業晩教諸子以取名仁足以賑窮義足以愧盗百行之善與處士符若一人然信古今人之不相遠也然連得歐陽文忠稱之遂以聞後世簡何足求潛德也誼不得辭姑掇其大者爲之銘銘曰觀其所以事上者於事其親觀其所以爲下者於恤其里鄰澤道不洩而施及後昆亦何必乎其身彼有顯夫存歿則湮知孰爲詘申猗尚鑒於斯人

前戶科給事中吳公墓誌銘

公諱繪字尚素吳氏其先家汴宋南渡徙家蘇之吳縣高祖　官曾祖　官祖　山陰令父鳳翔同知母陸氏公生而敏達有高志每言丈夫士立身兩間當奇傑瓌瑋皦皦焉名在天下而不盈禍加於身亦不避以[illegible]取功名而不以依阿淟涊求利達以大節信百世而不以瑣瑣細行誑一時嘗讀書至東漢李固諸賢恨不親炙之於千載上或有非之曰公生盛時他日致身固不願爲良臣協至治而樂此曹哉公笑而不已求樂戊子領鄉薦明年中春官乙榜除欒城訓導丁父憂服

閔改浙之永康經術淵與後學翕然宗之洪熙改
元用知者薦擢戶科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除戶
科人語之曰公向有如此志今果得要地將何可
哉公曰吾固喜爲朱雲蓋比陽城然願吾言用而
陰利天下豈願廢吾言而蹈罪戾哉蚤夜奮迅圖
報敷陳時政得失無所忌同列或見其疏咸駭汗
莫敢以名附廷中相飭曰吳某勁直上亦不容過
不可犯也正統丁巳歲竟坐事謫戍遼之蓋州君
子寃之公怡然就道曰吾志畢矣吾可以謝吾知
已矣凡居遼十年行已落落如一日豈直無怨言

而又安之知者益驚嘆曰吾不知吳公視窮達榮
辱爲何物也丁卯歲以疾卒於遼享年六十八時
孺人潘氏及長子瀞以貧故復值道梗不能歸其
喪暫厝於遼孺人亦念公之客亡也歸逾年而卒
壽七十一語瀞曰不歸而父之骨吾目不瞑於地
矣成化辛卯瀞始克至遼負公遺骸歸於吳合塟
於潘孺人之塋公有子四人長卽瀞次曰　　曰
中甲子鄉舉　塩井提舉曰洵女三人咸適良族
孫男女共十人識者固知公蹠盭乎其身而裕其
後人也瀞將歸時道出京師適瀞之婿工部主事
陳君策者居於京狀公履歷丐余銘之曰公有可
壽之名固史氏所不遺也銘曰升於朝屈於遼歸
塟於吳之舊郊公則何心而尚百世其用昭

奉政大夫登州府同知畢公墓誌銘

弘治甲寅夏五月呂侍御宜中遣人訃告曰登州
貳守畢士希於三月　日亡矣詢其傳的有據乃
爲位而哭之傷曰良朋善類幾其盡矣既而饒州
府判張君信卿以考績來見公子震於江滸曰公
歿時目且瞑猶疾呼者再曰必廉伯銘我震請狀
又曰是知我無多言嗚呼吾忍銘吾士希哉然非予

其誰銘公諱宗賢字士希世爲常之武進人族曾
祖考　祖考　考　以公貴封奉直大夫蓬川州
知州母　氏宜人公生而奇警絕人讀書過目卽
成誦下筆數千言思致幽眇辭藻秀麗不可以常
律拘始弱冠遊郡庠初讀禮既而從先叔值菴地
官改業詩不逾年卽咀其華英冠門士成化乙酉
舉鄉解明年丙戌第進士尋授泰安州知州蒞政
淸肅人莫敢撓境內有泰山神祠每歲首四方遊
客施予金帛穀粟馬牛之類以鉅萬計州之宿猾
悉通豪商黠賈低價賤售擅其牙儈之利日巳久

公私計曰是雖非官錢固神覫也可爲鼠輩所耗
蠹乎別選良里胥平其估以出之闔境稱快奸人
有連姻當道者百計不得逞飛言中傷之適庚寅
歳令天下撫臣考核其屬之賢否以澄化源士希
遂首被黜時布政葉公冕廉使雷公復率其寮力
辨曰此人少年美才無過舉去何名然卒莫能解
稱疾以去之葉公出倉卒握士希手曰賢者受誣
我輩失職葉精三命術因叩其生辰爲推之曰命
與理符子非去位者宜北上陳白之且曰我知汝
介而貧卽時命州吏取其薪水隸一人以爲餽士

希惶恐不敢當公曰是我分所有非取之民者第
領之因再拜泣受以行既至京見諸故舊并同年
友晏笑欣然若未嘗被枉者人愈高之友人辟侍
御志淵爲具疏趣其赴日進公取而懷之曰容再
思之先是輿論沸騰謂諸使臣之舉措有未當宜
復其枉者以無負　朝家作士之仁明日廷議枉
者固宜復然自陳者嫌競進僅錄其不言者五人
而公在列君子謂其端靜自守之誠孚於神明若
有以默相其間者及改任四川之蓬州政令齊一
不易其初尋沭旌異之典貤封二親滿秩以例進

一級擢寧波府同知再任泉州卒未久以持服去
弘治庚戌之夏起復改授山東之登州憲臣岳牧
聞部內事有出公手者置不問而去一旦飲於藩
將　君家感末疾輿歸不及療而歿是爲弘治甲
寅三月　日距其生正統戊午甫年五十有七娶
　氏有淑行子二長震卽信卿婿也次　側出女
一適唐　震將以是歳冬十一月　日葬公於郡
城之南　鄉　原從其考蓬州府君兆也公襟宇
恢廓與人交若油然無所不可者及臨事論理則
剖析毫末萬夫莫回視世之聲華貨利之事漠然

無所嬰其中雖家無斗粟之儲而於樂賓友朋匱
急日汲汲如弗及畢力公務不效俗吏輩爲紙桑
計以欺世而深自韜匿絕口不言功故歷二州三
郡新政迭舉而其蹟莫詳焉在登數年未嘗以書
通親友事樞要以干進曰窮達有命毋隳吾守故
其之登任也取先正老圃秋容之語自號秋圃居
士以見志居家尤孝友凡所有隨其弟取而去弗
之問舊廬燬於火悉以其址讓諸弟而屢僦賃以
居無常所蓋居官三十年而無一畝之宮以自庇其大
節可知矣簡與公業同學兩榜之進皆同年契誼

深至且丙戌歲郡士之同榜者八人物故已過半
浮沉仕途惟餘公與簡耳而弘遠之期竊有望於
公者不淺今公已矣尚忍言哉收淚以爲公銘雖
不敢負公之托然老成淪落之感寄物者之寘寘
有不可致詰之幾而又葉公愛士之誠近世所少
不可不使後有知也塚石可語聊洩余哀銘曰與
人休然有無不容之度臨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盡瘁在公之務而不欲有能名悁困濟人之急
而不計無餘力三郡二州五品一秩居三十年砥
操如一蓋志誼之甚高而聲稱之未溢嗚呼是誰

之責歟而非君之失愛而莫爲覵顏宿昔君本至
人不聞存殁尚後世知賴此貞石

錦衣鎮撫胡公墓誌銘

公諱長寧後更諱錤字大川其先宿遷人唐常州
刺史璠卒于官子持因占籍焉至宋樞密副使文
恭公宿以功業顯胡遂爲州著姓文恭之裔有諱
中立者爲本州制置中立孫賡元江浙儒學提舉
公高祖也曾祖禎常州路醫藥錄祖宗仁皆累贈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曾祖妣徐
祖妣李皆累贈一品夫人考諱淡字源潔洪武庚
辰進士歷事
太宗
宣宗
英宗累官至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
書恭慎清密爲
累朝倚任之專寵數之優異當世無與比擬天順
改元以禮部尚書致仕殁贈太保謚忠安妣范氏
繼母張氏皆累贈封一品夫人公質性愿慤注措
語默率有常遇事木訥若弗出諸口而其中可否
了了具或謂公外闇内明非淺丈夫所測識求樂

問忠安奉使四方幾二十年公獨奉范夫人家居
竭盡誠孝既殁哀毀骨立廬墓側三年號泣之聲
道路酸蓳不忍聞有司上其事
詔旌于門曰孝子忠安都大位遠近承望風旨恐
弗逮公居鄉里不敢假借釣官府輿馬僕從纍然
如寒素人嘗發粟數千斛賑饑有不能償者即折
其券至有鬻妻以給者憫然蠲其負復爲捐金贖
之度樂施棺設義塾以招鄉人子弟貧弗能教者
俾來學百凡濟人於危急之事爲之所不厭人有
衔其德詣門謝公斂蹐不自有曰此吾大人祿入

所及其何與君子益賢之忠安公謝事歸公以蔭補錦衣衛鎮撫乞終養而後就職然公素靜憪樂內養之術趨走服役非所願也未幾使長子泰襲其官即幡然還田里享張夫人尤盡禮夫人子三谷蚤歿纔錦衣衛指揮僉事鋼冠帶舍人周旋其間譪然無閒言既歸之二年卒年六十有八公先室查氏禮部郎中孚之女贈安人李氏戶部尚書杲之孫濟寧州同知永芳之女封安人子男二長泰襲錦衣衛鎮撫娶鄒氏繼室郤氏次謙娶段氏二女長適府學生楊喧次適卞誧孫三男愷府學

生愘將六次李安人將以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塟公孝仁鄉周庄之原忠安公墓左時泰繫于官弗克歸持服凡棺歛之具塋壠封樹之役皆安人爲之動中禮觀者又多公之得良助焉如此爰據狀銘之曰維古顯烈率艱厥嗣彼或驕揚卒彼顛躋吁嗟錦衣敦茂不華𦥯孝且義丕承有家嶷嶷忠安令德豈弟慶遠流長盍千百世錦衣有子子又有孫無忝爾祖眎此銘文

無錫華守正呂孺人墓誌銘

無錫之東鄉有隱居之士曰華守正甫族大而業甚殷子弟温文而有禮賓客入其門醉飽悅豫而去無虛日守正處之裕然若不經其意且每操小舟往來蘇門常潤之間上金陵訪朋友留連山水累旬閱月不言歸人固疑民治產百金日閉門齪齪如弗給彼若是何哉知其事者曰夫人趣向殊別則然實亦其妻呂孺人者之賢助於內耳余嘗三過其鄉見華氏之衆所以謂守正不能無異同于孺人則同聲曰賢曰奉姑孝處娣姒不比於巧佞教子孫慈而有方族之命其新婦者必舉以爲訓傭夫牧豎謳歌訢訢懷趨事之誠曰衣時饁均

主母之顧我仁也塾師之教嚴而行久而益勤以不懈曰母訓之犯難於夏楚也育華之孤子玭爲之娶收呂氏孤女而嫁之資遣之數儕已出語諸子曰濟人而不滿其私等無與也守正有田若干畝爲人儌得之愈其先業求直于官匍匐兩京且十年二子更繫之獄門戶抗揑維孺人持之益井井以不替守正歸且得理欲斥其田爲義庄以贍族之單寠取決孺人曰君以義名海內前日事恐有疑其迹此可暴君志矣勸成之守正晚益厭人事闢園百畝於家後將怡其老孺人曰君老而樂

則宜但無過侈傷先世儉德啓後來宴遊之漸耳故中鮮花卉之勝惟多藝桑果兼錯置稻畦麥隴課視其間以爲適或喩其務逸得勞則嘆曰此吾妻遠慮不欲違也成化丁未守正遘危疾者再孺人籲天而禱謂君甫脫險即夷宜受晚祿我婦人安享之久願以身代聞者益賢之是歲秋九月忽一病臥逾三月而卒是爲十二月十二日壽七十有二子男二祐德俱克家以助義補官女四婿鄒翊郭軒吳觀蔡順孫男二從智從仁女六適鄒烱鄒魯鄒翎進士陸完二在室曾孫男女各一呂之

先出壽州別駕擴三傳至湖州教諭文釋子師顔遷無錫又再傳曰榮甫徙邑之奚山子浩元塩課提舉孺人高祖也曾祖益祖大倫考陵妣浦氏陵以上三世雖隱而有聞或云奚山之族係申國後家教久而允有存者孺人之賢有自矣夫弘治紀元戊申之春守正遣二子持崑山夏侍御德乾狀過予乞銘曰將以今年冬　月　日窆於其鄉椿桂之原願得一辭以殉吾妻爲不亡矣予不能辭爲著所及知者而銘之銘曰呂系申公華祖孝子儷德是逑與此敎始倚古獨行或以娟與缺耨梁

儷卒顯有名匪女無儀爰有明效夫昌於家子迪於敎並壽而康孫曾秀衍饗餐不盡餘身亡澤遠桂山之阡歸卽爾寧彼今人者不忝此銘

陳太宜人張氏墓誌銘

太宜人張氏無錫張處士文質之女福建南靖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陳公之配今吏部考功郎中賓之母也太宜人平居儼然靜閑及臨事明達有遠識遇人無戚疏惟單弱之憐而橫惡是疾有必用其情陳本碩宗太宜人來歸遭其衰舅姑老南靖業鄉校廢事事重恐宜

人名家未甘賤貧娛其親太宜人伺得之曰君無憂是吾所聞於醮命者甚習卽脫釵澤之玩服饔餐井臼瀚濯之勞候其姑張孺人寢食喜怒之節無拂至南靖旣上太學而孺人歿于家經紀殯殮纖悉具備衆嗟異之正統辛酉南靖權貴州新添衛知事地險瘠不堪處未幾猺夷亂作城被圍久之食且盡疾分必死雖南靖亦或悔輕出太宜人竭節周旋於內而外暇豫安輯群小曰仕有地猶女子歸有家顧義安命庸何悔南靖意解曰賢哉言非所及景泰庚午亂旣平南靖亦淵考歸以績

陞南靖知縣謂其地稍便安復欲挈家往太宜人曰君不事生產家日拓落不支顧不爲異時歸老計乎今宜君獨行以滕氏胡并仲子質侍留長子資助我幹理命少子賔入邑庠以嗣君業早作莫思艱苦千狀終底於成南靖致政歸家已溫茂而考功君又舉進士稱功讓美讓溢于辭以考功貴累　封太宜人白首溫顏晚益精勤不倦考功限近例逾十年方獲歸省慰懌之餘即趣起共職曰我向能以義勉成爾先府君今豈得以情愛留汝考功且治裝行太宜人疾作留侍越月而卒爲成

化己亥冬十月六日享壽七十九人咸謂母子卜年之隔千里來歸遂及終事慈孝相假匪偶然者子男四資質皆義官賔即考功君偉有時名質胡出也女二長適厲文遠次適鄧林早卒孫男四穀禾稷林女三曾孫男女七諸子卜以卒之明年庚子十二月辛酉合葬於錫山之原南靜之封考功至京師持所自述狀過簡請辭墓石簡聞太宜人之賢於鄉黨者舊矣爰掇其槩隱諸狀而銘之無讓銘曰易資坤元安貞主利曷成無成陰道之懿士羅百艱纍纍四方濟於有家得朋之慶植我門榮延我簪紱維女之華伊士之特畀爾富安綿爾壽考象服崇加皇有顯報嶸嶸玄丘規宏制新委槐儲祥介其後人

薛節婦墓誌銘

孺人葛氏諱妙玄溧陽培村處士葛弘道仲女武進滆湖西薛府君希賢之配今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瑄之母府君先娶宋氏生三子曰大本大用大有宋歿府君慎所以繼者薛與葛雖異邑而墟里密邇聞孺人處閨闈柔懿有至性必得之孺人歸薛理內事不別鉅細率若素習然鞠諸子

摩加恤念間竊其有思宋顏戚輒內疚曰吾容或弗母諸子皆驚謝里有繼婦陰鷙其夫語以孺人事弗信入謁知不謬歸改行爲慈母初衆意孺人大家子假賢不至是因異薛公晚得良婦薛氏其益振乎無何府君與二子大本大有相繼歿孺人時生瑄甫數月哭泣之哀哲耳酸骨尋裒取府君遺貲委仲子大用銖兩無所私族有憫其少諷使改圖亟呼號曰我爲婦人何不幸聞此言即死不弭茲恨乃悉脫簪珥給瑄使就外塾歛足一室非歲時展謁家人罕見之二子婦皆寡居夜或悲泣

孺人呼語曰禮寡婦不夜哭所以遠嫌爾識之閫
者嘆孺人閑禮敎如此家嘗被盜亡數千緡無憂
色家人有得遺敍以歸者曰得失命也爾得亡物
伊爾之利卒畀之大用見諸子弟既長固求異孺
人止弗可令瑄聽其所與得不羸十之三衆不平
唉直之縣官孺人恚曰骨肉相吏家室大孽況爾
父歿時爾猶呱呱襁褓中自非汝兄樹立以長女於
成安有今日顧欲以刀錐之末而忘其大利哉瑄
恐懼受命大用亦感姚奉養彌謹晩歲日益康徤
蚕績縫紉勤先諸婦曰我非利此恐爾曹富靡而

驕遂亡女事耳終身温温繞勝視息不異㝅子時
而識慮所及有偉丈夫莫之前者成化丙戌見其
孫爲學登進士被選爲御史每寄示曰爾祖淳樸
多陰德固當有是頗聞御史要官須益小心保有
世澤辛卯歲有司上其節　詔下旌門甲午春正
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九十一子一郎封君有詩名孫
男十二行攸侃傑任顯侑爲學郎御史君承學樂
人進學性學來學曾孫男廿卜女十七乙未冬十
二月　日將附葬於遠祖宋叅知政事樞密使極
之墓側從府君兆也御史君預奉父命須簡紀幽

堂之石嗚呼中古以降士鮮全節而況女德不經
尤可悼嘆乃有於其間確然自信彌久而不可撓
不尤難哉若孺人者銘之金石垂範頹俗固史氏
職也何可忽哉銘曰孰其守義也共伯之婦孰其
達禮也文伯之母安節而亨孺人則有匪家伊祥
邦國是阜金石可渝銘不可朽

顯妣宜人徐氏墓誌銘

烏乎先妣宜人之窆二十四易歲矣而墓石未鑱
死罪何言方宜人奄棄時先公執友若葉少宰文
莊劉叅政欽謨交以書來慰且曰宜人賢孝邁等

流吾宜銘然先公念大父澹泊府君之葬未銘竟
闕以俟今不幸先公違養將改卜新兆遷祔宜人
思乞當世名公卿如二公者卒銘之尚慮老成湮
沒聞見所及無有悉懿行者乃追惟平生直書以
示諸後而不敢少加褒異之辭母德之大固難乎
其名狀也烏乎宜人徐氏諱智貞世家常之武進
曾祖貴三祖仲文考宗廣母陳氏宜人少來嬪先
公卽偕侍澹泊府君官奉化府君奉曾大母張
盡孝而大母李復多疾二母晨夕興居服食之役
僕僕焉率宜人任之前唯後兪不行怠毫末方夜獲

少休先公明燭讀書不輟宜人復尌餘光補緝諸
叔氏衣屨恒達旦雖筋力憊不支黽勉不告劬也
先公初第進士居都下貧甚宜人澣衣蔬食躬執
庖爨夯節縮日計三之一以支匱乏先公因得致
力于大而資粮有無舉無所問及官南京驗封俸
入稍優然食指漸夥而賓客之供亦日廣宜人竭
節周旋於內以副先公之志者勞瘁有加焉然宜
人雖經貧苦知惜財而尤不事譾藏及爲靡曼之
飾市媪有持珠貝耀首之玩求售者謝遣之百計
不爲慫每曰吾徐氏侈以隳厥宗可不戒乎有餘

多寓歸助諸姑及叔氏婚景泰甲戌歲儉饑民鬻
子女盈道宜人遣人收育之倍其直髫倪女婦聞
宜人善施轉相告扶携而至者日不絕宜人命具
饘粥徧飼之全活甚衆去之數十年僮僕有經其
村間之爲宜人家猶相聚呼號若見所親然宗族
外內雖上至祖姑之尊而下及姪娣之行聞宜人
至皆翕然宜之蠲積忿破沉疑可片言而决也能
背誦四書於孝經小學尤精孰聞先公論說古今
節孝義烈之事一過耳終不忘先公他日有客言
多涉人短宜人從屛間潛聽之旣語先公曰此薄

夫可與游耶先公平生愼默寡言人過宜人有助
焉天順初先公起復轉戶部益貧宜人贊珥盡脫
計無所出至毀帶鉤金以爲用宜人憂勞成疾馴
致不起寔天順五年辛巳六月二十三日距其生
永樂甲辰壽止三十有八時簡甫弱冠妹淑弟節
纔免襁褓而已烏乎哀哉痛惟宜人慈訓諄複猶
若在耳蓋嘗語不肖曰妊兒彌月恍惚夢一羽士
授以綘桃啖之覺而兒生人謂兒當有名其勉諸
故簡之生八九歲尙饜乳哺十六年始得弟節惟
宜人顧育之恩尤極深厚至其爲敎則尤篤於先

公甫成童遣就外傅非有故不敢輒入內每朔望
諸生皆休沐宜人曰此日可惜督使卒業不少假
時塾師松江黃君宗者聞之驚曰有賢母如此吾
敢不悉心以敎乎黴人葉琦首解南畿年甚少適
居西隣人爭慕之宜人顧不肖曰兒異時能若是
乎其敎之益嚴烏乎先公進秩郎中宜人累沐贈
封之典不肖始免宜人喪卽忝發鄉解舉進士列
官于朝有祿可養弟節旣成立知好學孫男三曰給
章重禧重祐女五九去約卽亨之事宜人一不及
見之烏乎終天之慕曷有窮耶宜人初瘞郡北永

豐西鄉劉莊村祖塋之次今遷祔於郡南石幢門外十里定安西鄉章墅之原時成化二十一年烏乎至哀無文不肖忍銘宜人然墓石之辭不可終闕謹忍死書之銘乎烏乎毋德如天言何以宣維是有言由以紀年同穴之居在禮則然合其舊藏歸此新阡其美其安其罔極焉

濮州學正胡公墓誌銘

公諱中字維翰姓胡氏常之宜興人曾祖長一祖瑾三父叔魚母周氏公氣貌惇謹純朴倬有儒行而才性强記過人閉門力學出入諸子百家者十

餘年尋覺其汗漫無要領乃徒步援詩於先叔子戶部主事直菴先生之門晝誦夜思手抄口校矻矻忘饑懣廢盥櫛時不自省蓋日不得二三義不止如是者逾年而大成先生亟稱公以勵門下士曰胡某可長益蓋義兼師友之分耳諸生課試多命公是正末復遣子筌受學焉然逾四十始獲薦於鄉凡三上禮部弗利而氣益銳學日益進從游者日益多君子曰進亦樂退亦樂胡公有之既見其兄子璉中鄉薦長子孝登甲辰進士第喜曰吾謂吾學無用世之效耳乃於吾兒輩發之吾何校

哉即日就乙榜拜濮州學正以行濮人舊荒於業佳教者多縱弛無所施公爲委曲開辟頒列條格飾校舍脩祭器講讌射昏冠之禮學子相奮迅悔悟日知向方未幾遘末疾遽不起舉州無少長賢愚皆悼惜之至有哭失聲者於乎公爲敎未久而能使人嚮往之不異存歿非其懇欵惻怛之誠有足以動人者耶公居貧守道薄於世味雖家無斗粟之餘而周急赴難之意恒汲汲如弗及嫁從弟孤女贍宗族之無倚者若干人然皆解衣推食之惠也居南雝有同號生病歿且葬其親友皆棄去

公獨爲旦夕顧視并治其後事甚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是耳其勇於爲義多類此所著經疑論說及古詩文共若干卷曰東庄集藏于家東庄公別字也公生于宣德辛亥卒于成化甲辰秋八月二十三日壽五十四配周氏子男四長即孝甲辰進士次悌忠補邑庠生信尚幼女一適邑庠生張綺早世孝卜以成化丙午冬十二月十九日塟於其邑後塘之原於乎僃與公同游先叔子之門氣分雅相合及公往來兩京必過僃留信宿慰勞之外即出袖中書相問難至達旦不成寐

旣別去以書來亦漠無憂窮悼屈之言而惟文相勉以學之不足爲憂若公者豈不賢於流輩數等哉其歿也簡旣爲位而哭之其葬也孝持從兄璉狀乞銘於乎吾不公銘而誰銘銘曰豐其峙嗇其施不於其躬於其嗣𦆵觀天乎以人事善人之憑不尚有是耶

墓誌

朱處士孟洪墓誌銘

處士姓朱氏諱顥字孟洪世家蘇州之吳縣曾祖福後祖仲輝父以賢母崔氏處士自少端重寬博偉若成人然甫冠代父役於官即能以身徇公事恒先期集縣令丞有務滯弗擧疑弗決必曰待朱某來或謂其有幹理才且知義可以賢良及人才科薦處士閉門謝再四不屑也用是晦迹終其身持門戶勤苦儉素不妄費一錢至於周貧賑匱則日揮百金不悋也寠人子之殯無櫬寒無衣飢無食皆於處士焉資施予之日旣久無遠近咸歸往若思取其家者凶年有質子取錢米皆惻然收育之與約曰豐年還畀爾母汝償直也衆後不願曰吾兒溫飽勝吾依然竟召而還之曰無爽吾言舟經琴川見婦溺捄之問曰姑以竊物誣我寃無信至此今其歸如所誣代償之婦泣謝問姓名不顧而去故人有無子臨終其妻問所處曰朱公誠信長者後事悉以委之處士爲出金帛若干經紀殯殮一不煩其家盜竊甥家圖籍家人欲執之官處士

曰是其貧可矜且給錢數百文慰令好作生後卒改行爲良民雖日鬨闤闠喧閧之間於世俗紛華馳騖之事泊然無所經其心惟多蓄法書名畫稱一軒偃息其中昕夕展閱以自怡悠然若有意外之思者晚益康強不倦檇李監察御史姚公綬嘗過之謂曰公少勞而晚逸於德爲至於人爲成矣題其室曰晚軒鄉人稱之曰朱晚翁者以此云成化癸卯十一月初六日卒壽八十有三配浦氏子一曰綱娶虞氏繼娶盧氏女一嫁張能先卒孫男二長衣補邑庠生娶陳氏次表聘袁氏孫女二長嫁庠生金大倫次聘張珮曾孫男一曰慶翁綱卜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公於吳山先塋命其子衣持鄉貢進士浦應祥狀來請銘處士於簡先叔母劉氏爲舅甥之親而先公過吳必主焉雅相厚也義不可辭聊據狀爲之銘曰善有蓋乎一鄉澤將廣乎同胞宜達而闇而光求韜燕爾孫子傒門之高宛其來歸吳山之凹於乎沒世之感德人之豪

錫山鄒誠卿墓碣銘

弘治辛亥夏錫山鄒君祐之專介以書抵予曰去歲冬不幸喪仲子魯實淳德不庇身後是懼敢請李舜明懸貫觀志之槩爲述一二圖所以碣諸墓雖幼穉非所以干長者念非先生誼分之厚又小子魯嘗際先範炙餘言歎奇告哀者噫嘻魯乎乃止於斯而吾祐之罹此痛劇耶事之可傷而理有未易解者固宜爲一言不但悼吾魯且慰其親也魯字誠卿姓鄒氏鄒之先自宋忠公浩從子朴徙無錫泰伯鄉迨今凡若干世而族益盛者直諫之應也高祖伯惟曾祖洪昭祖以善父祐之別字靜脩累世以勤恭篤行蓋一鄉靜脩尤雅飭守義不浮浪逐時好母華氏有內教靜脩三子長愚次即誠卿敦敏秀異望之疑然知爲大家子自少入家塾風雨暑寒往如期見賓客揖讓應對無作容靜脩尤撫愛之曰吾兒天生一秀才好令呫畢事進取所惜吾累大非兒無任作勞且亦畏盈取而損招耳時愚已應門戶上下城邑田賦貫帛之出納童僕之綱領庭內外巨細務乃委之誠卿且學且事事而靜脩惟考其成日與賓舊登樓眺望尊酒琴奕相讌呼甚適也嘗有不逞者仇之挾貴倖人卒至其家以危言脅重貨舉族驚走避誠卿與諸兄弟

環侍其翁屹爲勿撓曰大人無背理干憲事非禮之咎何自來哉已而果無他闘者異之平居孝友出天性諸兄弟睽離須刻即相問勞意惻然服食淡素無毫髪驕奢之習每曰嘗見名家子孫朝萬鍾而暮懸磬者皆由一念之不儉約始題其游息之室曰守約以自勵凡其言行卓然有所見如老成人諳練世故者多此類靜脩喜劇而間有憂色尋得脾疾醫者脉之云是善思所傷靜脩嘸然曰固𢙣之矣疾日亟恚曰兒不能服勞柰何反貽累大人冬至日猶力疾起謁祠堂展拜二親暨伯叔

兄嫂如常越五日竟不起實弘治三年十一月七日甫年二十有八鄉黨奔相訃告曰祐之乃夭此兒惋惜特甚配華氏子一曰申女一俱幼靜脩將卜以其卒之又明年癸丑正月六日瘞於其鄉寧山先塋之次於乎鄒氏累德求久宜可涵植其後而誠卿之令資宜福其躬今皆矣所料何哉是秪語其常耳靜脩常自痛其居曰承慶前之有開而嗣後益裕以豐齊人之分給足無憾如夫人者有幾况誠卿慧而夙成若奇能瑞産炫燿人目尤造物者之所忌哉亡之命矣而斯其有可言者耶然誠卿夭而使人哀不能忘彼有辱先喪家苟免一世如汙菜尾磔𢧐人耳目爲衆所賤棄者其視誠卿之没如何哉哲人鍾情或可以少解矣銘曰嗟乎誠卿慧而夙成以敝其華英無曰慶之覃理可徵而物之不齊亦其情不尚有以慰所生邪

吳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𣌭字景暘姓吳氏其先浙之仁和鉅族求樂初父清以邑從功留京師處士雖居戎伍而雅嗜詩書道義之言折節以交海内名士咸得其懽心凡所行皆由中矩雙治生纔給衣食而能振貧

親舊如弗及或笑其不殖利爲久遠計則曰吾計遠矣每嘆其鮮兄弟惟女弟一不使遠適贅婿楊同居而夫婦復相繼殁撫其遺孤璋愛逾己子言及之輒泫涔涔承睫曰人之懿親莫此爲切此而不厚無所用其情矣居父喪竭哀致孝纖息必躬親之卜瘞於都城崇文門外十里許西郊亭之原經營封樹櫛冐風雨三年而成巨木千餘章軒屋一區望之蔚然大林也歲課僮奴耕種其旁偃然有終焉之意因自號曰西亭居士云見其子雄秀敏嚴教之成立中成化丁酉鄉舉戊戌連舉進士

𥚃刑部主事綽有才名時其從弟子裕亦中甲午鄉舉人咸謂處士賀乃曰吳氏中衰固應有是但寒素之人幸逾望外尚思所以圖其終耳安敢爲是溢喜也成化十六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壽五十五卒之先數日遺命勿從俗治佛事且諄諄戒其子以清白自持曰是平生所愛慕於士大夫之間者今以遺爾署無一言及其私識者尤嘆其明達如此配王氏子一即主事君女二長適羽林前衛千戸梁廣早世次適士人梁端孫男二曰大經大本孫女二尚幼主事君將以是歲十一月八日

襄事於西亭之原先期手從兄裕所爲狀謁余稽顙請曰惟先人有行誼不克自見不肖總有祿可養有恩可推而又不逮於是乎抱無窮之哀也墓石之辭敢惟先生爲不朽圖嗟乎身之嗇者嗣之昌前之窮者後之達理固然也而在昔則有然者矣於處士其何爽哉爲銘以俟之銘曰維澤之道不洩而施前塞後通理則有是於赫帝恩輝潜燭幽石有信辭西亭之丘

張母蔣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　其氏蔣世爲江陰劉莊望族曾祖榮祖李良考公俊母周氏孺人生而資性莊靜容止娟好殊常女長歸邑之流漬張處士孟和張故大家與蔣望相埒孺人入其門凡所事舅姑處宗鄰親疏上下務舉中儀則三族懽然譽出一口曰家將興女德貞張氏得兹婦其澤將未艾耶姑趙寢疾十餘年旦暮伏事左右不少懈卧起湯藥之需非孺人不便也臨終撫孺人曰吾無以報新婦誠孝之情鬼神鑒之當不爽吾願也每語處士曰勿患家弗大薄取而儉用則大矣勿患子弗成親賢而遠利則成矣識者以爲名言故處士雅好文事結

納海内豪俊延明師訓諸子供張贈遺之費取辦於孺人日孜孜若弗及故處士雖肥遯丘壑而名稱載道路實孺人有相之道焉見其孫秀穎不凡遣補邑庠弟子員雖脫簪珥以供其束脩膏火之費弗靳也及處士殁孺人且老矣蒼顏白髮康寧無恙歲時伏臘宗戚子姓稱觴上壽者凡若干人福壽之隆世罕其比然猶日晨起閱家政得失子孫勤墮賢否舉嘉言德行勸懲之曰吾早晚人非欲爲是强聒恐爾曹辱身隳行俾地下人不瞑目耳故邑人爾張氏之善樂其有母教焉成化丙午

九月十七日無疾而逝距其生永樂丙子壽九十
有一子男六人長至先卒次室坤[illegible]堉女三人包
夏　鄒　其婿也孫男十三人女九人曾孫男
女十六人諸子坤等將卜以丁未冬十一月
日啓處士之窆合塟於邑金鳳鄉蘇墅之原先期
遣稷持塾賓李永錫狀來乞銘今　朝廷方下養
老之令凡女婦年八十以上皆得錫布賜截而况
孺人之賢明壽考尤在所當優禮者惜其不及見
矣銘以慰諸幽不可乎銘曰婉嫕而仁毓德於坤
肆昌厥家以庇其身盛福長年美矣令人嗟此令

人神所勞只食報無彊有秀孫子金鳳之原風氣
所鍾旣固且安壽母之封

段君汝文墓誌銘

吾友段汝文卒明年其父大參公將以三月朔塟
君石塔原先隴之側先遣其弟瑜率其孤欽手鄉
先生葛義和狀過余哭且拜請銘其墓謂余總交
於汝文兄弟間知之爲深而又遣屬史氏其言可
信也辭不可而姑與之紀其實君姓段氏諱璿字
汝文世家常之武進故刑部少司寇時舉公之長
孫今福建布政司參政伯誠公之冢嗣也君生而
專靜內純明而外如木訥不能言甫弱冠能卓然
以自植故大參公仕於外獨留君於家凡門戶之
應對田畝之耕穫里閭親族之聘問宗族墳墓之
掃除悉以委君余每過見君分命僕御綜理外內
事井井不少紊周旋上下之間　雍然而不迫居
常澹然如寒素人嘗謂余曰璿家世相繼顯於時
至璿碌碌以自負箕裘之業雖朝夕兢惕以自勵
蓋尤恐一毫忝所生也矧敢他乎幸者吾弟愉性
敏可冀以有立汝昜爲獎成之豈惟弟之益實璿
之惠也他日又挾余過其家園指所植果蔬百種

曰此皆吾祖父辛苦而僅有者吾但芟藝之使不
廢而已園之傍蓄魚有池方數畝池中兀起土臺
又顧而嘆曰吾父餘二十年櫛風日奔走南北吾
獨安於家不能致斯須色養之誠心實歉之吾將
就池中臺築廣軒三楹池四周雜植花竹爲吾弟
藏脩之所俟吾父歸老徜徉於斯使璿得綴綵奉
壽觴以展一日之孝於斯不亦可乎不日而軒成
旣而成化丙戌之夏大參公果奉　詔錦歸覲而
樂之日致賓客逸樂其間酒醴殽核百凡所需汝
文不待請而咸適其宜日怡怡侍左右不命之退

不去也故大叅公安焉而客亦有以盡傾倒之懷夫大叅公筮仕由司馬主事歷司空郎中出叅大藩操勁氷蘗政聲滿人耳而僶俛然內顧之慮者實汝文有以副之也今其歸使之安所寓以毖其天和而無世後之憂副之者又汝文也然汝文素羸有腎疾屢作輒復已一日甚呼其弟曰吾殆不起矣柰何親在堂不及終養所不深恨者幸其有爾也既而卒之日無遠近疎戚咸齎咨出涕以爲良氏失其良子弟而大叅公悲慟幾弗勝謂天奪吾後人之速也時成化三年十有一月五日距其生宣

德丁未歲享年四十有一母趙氏以大叅公貴封宜人歿繼母劉氏君兄弟三人次卽瑜郡庠生一尚幼配張氏繼娶徐氏生男一卽欽女四長適金璘餘尚在室於乎名宗貴胄之後宜無欲之不可騁而蹈先世矜美之習也乃獨瞿瞿以保其家而不少暇豫君何以能是哉蓋柳子所謂中之積誠之形有賢人之上資者也故其生也人望而器之其歿也哀憐而譽之者無間言然則君實不愧於可銘矣銘曰子之洵兮不竟其伸兮子之孝兮不蒙其效兮今其徂矣善人之辜兮謂水蓋深我昭子心謂天蓋高我固不得揆子之所遭也

孫以禮妻金氏墓碣銘

吳縣孫以禮妻金氏既歿之三年乙巳歲夏　月　日將卜塟於其縣林家隖之原鄕人張企翱僉事巳誌其壙其子縣學生鸞復受父命介友人戴章甫持謝知縣縉狀乞題碣石夫婦人教令不出閨門故生無稱死無述也而孺人之夫之子爲之鄭重若此者何居因取其狀閱之信其於女事之常似有可書以爲勸者孺人諱寧吳處士金伯章之女伯章有家範故孺人貞順茂矩儀歸孫氏時

舅亡姑老竭節以養之先寒而襦先饑而饋唯其欲之求自入門以至姑亡如一日人頌姑得孝婦姑曰此吾孝女非異姓婦也孫舊族中衰孺人顧以禮砥砥於生而謀弗及嘆曰君豈以婦人不外預邪吾亦共吾職爾屛華好務儉嗇澣衣糲食率先諸家人蠶績之攻雞豚之畜歲計所滋息得若干與男事蓋相等不數年而業登鄕人多譽以禮之賢能睦族而伏臘烝獻之供實孺人辦之能愛賢下士而餽問芻餉之費實孺人周旋之能振匱之嫁孤女若巳出而資從有無厚薄實於孺人會

訃之而無不剽然當焉鸞為少游邑庠所賴於母教者復不少每見鸞得一異書結一良士及投一明師即喜弗自勝資遣弗悋曰兒能爲陶侃我豈不能爲侃母惜此種種不以一髮爲兒益哉肆以禮爲善人鸞爲名士而孺人爲良婦爲賢母卒亦未終譽焉成化癸卯夏五月八日以疾卒壽止六十未幾比舍災及柩所鸞號呼罔措以身翼柩欲與俱焚里人士聞之棄家趣救得免衆疑其輕疾易舉若有助之者此雖鸞孝誠所假而孺人仁孝之報曷可誣哉子一即鸞女二婿林　郁　孫男三女一嗟乎女婦之善無所於見惟觀其外可知其內語有之九族和平蔞菲不生此淑女之孝也而孺人有之矣書此示後奚云贅乎銘曰匪女之無儀兮而儀則有常亦敬事有家兮既和求昌嗟古訓之隳兮衆咻一良死矣其內言兮奚而弗揚後者有勸兮眎此碣章

墓表

安和夫人周氏墓表

夫人周氏其先　占籍南畿之應天宣德丁未以良家子取入　掖庭分鞠　賢妃　氏位下時方年十七娟好端慎嶷無惰容剪制縷結之巧膳羞調適之宜與凡起居供奉之節鉅細委曲率能意出人先自居　妃所至迨事其農婉順之誠追思香火之奉久而不渝儕輩嗟咨延譽日廣成化丙午

今上居東朝時

憲考爲遴選賢淑爲嬪得　今中宮殿下而喜乃令徧擇諸老成女御中醇良有禮可資輔道者俾日侍左右益成徽懿之德僉謂莫先夫人乃舉就列夫人謹畚詳審閑習舊章辭令進止之義事多叅酌勤恭之操既老不衰以是　上眷倚有加而夫人亦誓畢悃誠以副　隆遇弘治壬子春正月廿有三日忽以疾卒距生末樂辛卯壽八十有二

上悼念之　特頒殊典贈爲夫人　賜謚安和　遣司禮太監諭祭并董其喪及令所司營塋域

内出寶鈔金幣賻卹甚厚既擇地於　畿内宛平縣香山之原以二月九日禮窆于是銘墓有石爰納諸幽復以夫人之賢群居未碁將堨辭墓道傳示將來仰惟

皇朝家法嚴整　宮禁事密夫人百行之悉莫可究知然在謚法　曰安　曰和又古禮夫人之於后坐而論禮有保傅之義今夫人之稱雖未嘗正號於生前而實被

寵數優異其賢從可推矣且昔周文王得聖女姒氏爲妃宮中之人作關雎之詩致其喜樂説者謂不獨可見當時后妃之聖而嬪史女御之屬亦無非賢者是以葛覃表勤儉之行螽斯麟趾兆多男之祥教成于内而風化之行被於遠周家有道之長職此攸繫豈偶然也哉惟今　坤德之貞無讓周姒而陰教之助夫人有焉況

皇上卹老酬功不遺纖細篤近擧遠凡在臣工内外孰不益勵激勸之忱不啻夫人一身之及而已也夫人無他族屬有姪名剛其尚世守於兹以無替云

盛都憲慧麓阡表

錫諸山惟慧爲最大蓋東首錫山綿亘而西爲九龍諸峯隱然一方巨鎭也而龍山之阿都憲盛公時望祖壠在焉公既解組還間與其弟承事郎時正登山而嘆曰吾兄弟百年其歸將有事於此然舊壠隘莫可容盍圖所以廣之里人周月窓者以醫鳴旁邃地理之學承事日與憑高陟險歷覽形勝求以副公意者他日周君驀自聽松庵而西手披蒙茸以入回瞻山麓有丘前峙負艮面坤風氣攸萃流泉匝其右龍山踞其左蓉湖之浸演迤乎其前芙蓉諸峯復自遠映帶湖外距祖塋僅三里許蹶然曰美哉兹丘神所閟也法宜葬亟以報公捐貲得之公亦頷而樂之曰巍峯秀挺若群山領袖也且飲泉而甘之曰源出萬松之壑其松苓之餘液乎遂以名承事將因高於丘爲公壽藏之計明年壬子之春公遽以疾蕭然而逝壽七十有五訃聞

上憫念舊德　詔遣官諭祭及工部　臣營葬事悉如制而進士俞君宅仁實奉　命來蒞是役維時巡撫都憲侶公大器巡按侍御趙公廷光郡守華公廷佐錫尹徐君鈍之等胥告語曰德人云亡邦

國之瘁凡盜玆土者所宜翦圖以助襄事而況卹典優渥至屢命使之臨哉乃芟蕪剔翳庀材鳩工庶役具興再閱月而畢卜日以窆塋制高廣如式四周繚以石垣前爲堂以便祀享稍前並列三亭置　諭祭　勑書　封誥之碑前爲門曰領袖群山識公語也門臨松芩之水西流成磵上構石梁名曰通源自是徑汔而行迴岡複磴縈紆里許築垣四周闢門通道題曰慧麓新阡別先壠也門之外循磵東行前止大陌崇立望石表公神道餘若齋沐有所疑思有亭翁仲儀列竹樹森茂凡人事之可爲者承事仍殫私費以濟焉嗟乎擇地而塋其來尚矣是以儒先君子有論向背辨強弱避五患之言特不若今俗師謬術汲汲以禍福休咎之應相誑惑耳公以直節弘材敭歷內外巍然爲一時名臣者幾四十年居家友愛口不言私鄉閭親黨翕然宗之無間言考德論功可謂成矣而求之於古實鮮儔匹存順沒寧歛華返魄之得其地固天也非人力也阡表之詞蓋公從子虞以承事之命來簡於序述之餘竊以著公素行之大者于以見公厚德令終恩休下逮足彰在公之賢弟子勠力可謚居家之理山川效靈若有所待又可以信天道佑善之有徵也世德之求不但盛氏子孫當嗣引勿替而景仰遺範式車薦藻維阡日新曷有既乎世系履歷之詳見於碑誌諸文者玆不復贅凡有事於開阡之功者自都憲佀公而下凡若干人其銜名則具列於碑陰

承事郎錫山鄒君良節妻惠氏合葬崇壽阡表

阡以崇壽名蓋承事郎無錫鄒君良節壽藏之所營大司馬雲間張公廷器爲之題以寓祝也阡旣

成而承事歿實弘治辛亥夏四月其子翊以明年壬子　月并啓其配惠孺人之殯合葬焉孺人歿於成化癸巳十一月窆于竹橋先塋之次已二十年矣而事有必遷者治命也承事諱佩字良節鄒之先譜晉陵而無錫之族則自宋忠公志完之弟進士洞子曰朴者徙焉高祖岩叟又自景雲鄉徙泰伯之徐塘曾祖叔瑜祖伯暘世居之考宗文國初舉人材授通道縣令廉愼有守無所私以贍後承事少孤懇懇歷荼苦以自樹初年僅足饘粥中歲生理充羨甲他族然不齗齗爲守藏計時散而

薄斂之德之者約無負而益以收爲仁之利焉每
有司勸貸多所出且免受七品章服而辭立石之
旌或疑之曰章服以榮一身立石將垂後有弗繼
不、玷玆穹然者乎閒登山撫道傍松曰輪囷離奇
不中匠石是類我因誦歸來之辭自稱撫松居士
聞者迂之云何輒擬夫斯人君蹶然言陶公仕世不、
得志并其先業而荒之吾生盛時安居田里而腰
無所屈於人方不啻過焉無弗及達者韙其辯豪
君恂恂長厚於人無所較人固異其享遐福者而
壽止六十有一殊悼惜之配惠孺人其先自汴徙

歸安再徙吳縣曾祖綱祖莊父倫以禮善不伐綿
其宗孺人少有令資通書義歸承事特已不逮事
其姑日鷄鳴起盥笄畢肆內事日昃不告劬或慰
使少休則曰俗不云無姑新婦少懈人議吾後矣
見承事困頓食力之艱竭節捐釵珥服玩之御以
助之爰及家日大食累千指躬課其作息勤惰而
衣食之帖帖無譁言賓友遠近醪糗供張之具趣
辦於內無虛日而厚薄緩急無弗當其分也卒甫
四十有二承事哭之慟義不復娶以報之子男四
翀翹翀別出翀女二適華燁華蒙初成化癸卯予
丁家難南歸時承事嬰末疾屢遣使走慰問有薦
堪輿師李立初於予術良甚亟邀致視孺人之兆
曰不吉宜改未幾予翅亡既而予自蘇門還往訪
君審李言之驗也遂圖擇爲遷許庚戌之夏以書
來言已得地於其鄉徐塘橋之東距所居里許事
實首君無靳予記今翀馳价告哀以阡表屬固君
未就之志也惟承事於予交雅信而予弟箎則君
之兄子婿也誼分深至亦復何辭竊觀今衣冠世
族之後承休席大放侈不檢以殄厥緒者多矣承
事能不緣錙銖之籍以益亢其宗粤若力稼起家

之人或椎少文不遑恤其餘承事輯爾勤遂積而
能散而禮義之弗愆況孺人百行之懿足以成其
德於家而承事不繼之義同穴之盟用能不愧於
身後伉儷俱賢可範宗黨詎易得哉昔臼季見冀
缺夫婦一德之敬而公薦之予實知承事夫婦衆
美之備不止敬也生不能舉級而不能一辭表著
之安用知爲履歷之常見於事狀及誌文者所不
贅特以予所得於見聞之槩有可述者爲論之并
記阡之所由與俾其後知世守而不替云

傳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公小傳

成化九年二月初九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夔字大章浙江桐廬縣人自少聰悟絕人淹貫群籍以春秋舉鄉試會試皆第一初入太學祭酒李時勉見其文驚曰此台輔之器也由進士擢吏科給事中首言脩德舉賢選風憲立謚法等八事多見採納正統己巳之變尤憤激多所論列景帝自郕邸監國大臣持勸進之議久未決詢及

六科夔毅然曰 社稷大計當先斷後發而首鼠若此中豈無一人如宋韓忠獻邪時服其識景泰改元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逾年改南京禮部奉命考察雲南官吏黜太甚者數人一省肅然還朝留任禮部景泰丁丑

帝不豫群情岌岌尚書胡濙方以疾在告夔趣之力疾出議請

皇太子復正儲位疏成期詰旦上而總兵石亨等已迎

英廟復辟矣亨大斥朝士之異己者調夔南京刑部既而在廷多與言夔才

英廟亦旋悟其無罪驛召至京進禮部左侍郎賜二品服尋擢禮部尚書先是典禮者未當 宸旨

英廟意已屬夔及見其奏對詳雅議禮精明喜曰此非朕眞夔龍邪甲申

上登極一切大典禮多所釐定復以輔養君德在謹始乃率群臣上封事有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之言

上嘉納之丁亥正月特賜金織麒麟文綺戊子以

上春秋鼎盛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昌衍祚辭

甚諄切有所指

慈懿皇太后合葬祔廟之議未成夔與內閣大臣協謀力諍聞者感悟語載夔疏己丑轉吏部尚書疏剔弊源振拔淹滯士氣爲之一新九載秩滿加太子少保賚錫甚至尋以彗出軒轅及江南水溢俱屢上章極諫因再乞罷免不允至是卒甫年六十

上震悼賜賻祭營葬給驛歸其喪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夔姿表玉立意度恢弘與人交洞見底裏聞後學才俊可喜無間識不識推籍之如弗及

其在禮部知貢舉檢防周慎鉅細必親見主司偶
遺知名士必極力薦之至詘已再拜必申其說而後
已或曰此非外簾所預曰爲國得賢孰分內外銓
選黜陟不避親讎雖讒口中傷屹不爲動每廷議
訏謨大政變正色昌言立判疑貳一時大臣詞氣
慷慨才識高邁鮮有出其右者大學士彭時於人
少所許可獨稱變可屬大事如周勃善應變成務
如姚崇而藝文之美則過之世以爲知言所著有
蠹苴堆集若干卷豪宕豐蔚而必根於理經義策
論之文四方傳錄以爲程式門生學子經所指授

取科第者前後相望從弟龍同科進士累官布政
使子璧亦舉進士歷官兵部郎中以事忤貴倖出
爲思南府同知仲子爾蔭補中書舍人歷官南京
兵部主事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林公小傳

成化十八年閏八月二十四日太子少保刑部尚
書林聰卒聰字季聰福建寧德縣人少敏慧靖深
有遠志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尋轉都給事中正
統之末乃景泰改元國勢多虞群情洶洶聰毅然
倡其屬鉏奸擊惡上下賴之逆酋也先遣使奉、
英廟駕還或以虜情變詐爲辭止宜一車二馬往
迎足矣或言禮當從厚聰言
上皇北征爲宗社計力贊當如從厚之說諸大臣
顧忌未決聰即時以聞禮竟從厚焉三年奸臣建
易儲之說事下廷議衆持疑未敢發聰首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奏牘事雖不
能沮而以諒其忠未幾備設東宮官屬　聰爲右
春坊司直郎既復以內閣大臣言聰才不宜散置
改補吏科都給事中仍食六品俸甲戌同考會試
校閱精審得士爲多聰居職久益蹇蹇以言自任

思不負知遇吏部臣選法未當或私有所徇者輒
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
外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蜴爲教官
因聰言得近地　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論當死
大臣當聯名署奏牘次及禮部尚書胡濙驚曰抵
聰至死邪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適　朝廷遣使
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耳
帝始知聰爲人所誣構竟從末減左遷國子學正
英廟復辟超拜左僉都御史賑貸山東飢民全活
甚衆還陞右副都御史往治江淮劇盜擒獲渠魁

數人餘黨悉解散尋以母喪奪情起署院事癸巳曹欽之亂將士無賴者往往妄殺以冒功至有夜取丐人首者聰曰是不戢必致變下令嚴禁之衆始安欽之姻故被錦衣校卒報復讎怨指爲逆黨逮繫者衆人皆知其冤而自分必無全理聰力爲辯出之聞者曰非此人弗能也成化二年江淮旱飢人相食奉

勑馳往撫之貸漕運并江南餘糧數十萬以給民民德之如山東三年轉右都御史久之出撫循大同威令不嚴而肅將吏之憑陵貪虐者咋指戒勿

犯逾年還尋以疾乞致仕言官交章留之不可歸二年言者謂聰疾已愈復起掌南京都察院事又三載召爲刑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卒年六十有六贈榮祿大夫諡莊敏聰爲人恂恂和氣滿容身若不勝衣遇事則正色讜言確乎有不可拔者先是爲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綰院章道中時有所彈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嘗與太監汪直共事登左汪奴視縉紳惟雅敬聰事必咨度而後行蓋聰自抗疏儲之議著直名海內士皆想望風采而郡縣聞聰所至皆惶汗喪魄救過不暇一時大臣風裁矻矻足鎮浮俗而繫人望如聰者蓋鮮其比至於再起則更爲温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雖疑其跡涉浮沉而亦卒無少貶云

工部左侍郎霍公小傳

成化六年五月初二日工部左侍郎霍瑄卒瑄陝西鳳翔縣人發身鄉舉授山西大同通判久之以薦陞知府正統十四年

英廟北狩逆酋也先擁衆奉

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啓瑄感慨奮不顧身從水竇匍匐出謁叩馬嗚咽進膳羞靴袍百物悉出府藏金帛以犒虜衆

英廟深致嘉嘆秩滿遷山西左叅政食正三品祿仍掌府事

英廟復辟召陞工部右侍郎未幾轉左明年賜二品服帶成化初因詈其屬司郎中何經被經訐其不法事以聞朝廷雖不之罪然瑄由是鬱鬱不自安尋以老乞致仕居京師久之不歸至是卒瑄貌樸少文勤於幹理大同一節尤出一時忠愛惻怛

之誠哉寵遇始終時不以爲過也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公小傳

成化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卒英字時傑湖廣郴州桂陽縣人舉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論事不避權貴以直稱歷官山東廣東福建陝西列省參議參政左右布政舉其職其在廣東除盜安民績尤著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首上安邊十策歲議又疏陳八事皆切時弊兩廣總督軍務兼巡撫員缺衆舉英可遂命以往時兩廣兵荒之餘民橫死鋒鏑及

走散巖谷者至連域數百里無烟火英盡反前令竭力勞來雖時有餘孽未靖亦以次用計剪除之而脅從之黨多縱遣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之蠲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户口幾二十餘萬錢穀稱是故　朝廷下詔奬勞稱其能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爲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卻之功者損益大不侔蓋一時上下深有幸於英之能以寬濟猛而不無遺憾於前人之擅恣云遷右都御史加從一品祿尋召入掌院事乙巳元日星變陳弭災八事意殊懇到卒年六十有八贈榮祿

大夫少子太保英居官恬澹不事表襮如昔之總督軍務有功者例遣子姪一人奏捷以覬錄用英獨不然論者賢之子五人長守孚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守蒙鄉進士

南京刑部尚書劉公小傳

成化四年　南京刑部尚書劉孜卒孜字顒孜江西萬安縣人氣貌凝重莅下有威舉正統乙丑進士擢監察御史負直名正統己巳之變有獻南遷之議者孜時巡按遼東馳奏乞斬獻議者以安人心既及期當代朝議以邊務方殷孜

持憲得體宜更留一歲尋超拜山東按察使再遷左布政俱有聲擢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時南畿巡撫者自尚書周忱之後莫有繼者孜訪求舊政斟酌舉行不事紛擾民甚便之遷南京刑部尚書時南都法令久弛孜一切矯之以嚴人莫敢犯且曰以寬濟猛吾非與前人相悖也雖其屬或厭苦之而聞者伏其有見云

戸部右侍郎邢公小傳

成化十四年五月五日戸部右侍郎邢簡卒簡字居敬陝西咸寧縣人以易學中鄉試第一舉進士

授刑部浙江司主事久之擢眞定府知府眞定畿
內大郡夷虜官軍雜處境內兼勳戚權豪占奪民
間田土譁訟紛沓無虚日簡鋤强植弱威令大行
帖然不見其難也以薦陞浙江右叅政尋轉順天
府尹順天居輦轂之下民困於征徭尤甚簡力爲
裁省十去其五權貴聞其風莫敢撓以私未幾陞
南京大理寺卿旋復徵拜戶部右侍郎是日例應
隨 駕至萬歲山閱武偶疾作扶歸而卒簡爲人
廉介有守涖政强明卒之日囊橐無餘貧人服其操
有經學善敎人學子多從之游者多所造就云

薛節婦小傳

節婦徐氏江陰名家子及笄歸同里薛公學里中
稱賢婦公學亡節婦甫三十一鬻田宅營殮葬之
具懇懇務際於禮或語曰孺人殆緣死者廢生聚
之養耶節婦曰吾冀地下人無所用吾情顧不即
死從之游又遑恤生者之計哉適歲屢侵門外內
無一丁之力子瑄纔十有一齡節婦日治蠶績織
紝之事凡累尺寸悉入市貿之給朝夕費雖隆寒
暑雨膚裂血貫指不休每宿食飼瑄而自奉蔬飲
惡具自如也或慰之曰孺人寡居無乃太苦節婦
曰吾豈以口腹溺愛吾兒固念薛氏之鬼待此兒
以食耳及瑄稍長卽遣從名師游往往懲厲之不
少予辭色瑄亦踧踖受敎卒以儒名薛氏果賴以
復振人皆言世之爲人婦不幸中罹多故守一節
歿身可矣妥若節婦茹荼集蓼必致其所事者終
有似不墜亦戞戞乎其難哉節婦今壽六旬享有
子孫之養固天所以報施其一德之貞者在是與
君子曰夫婦萬化之原以有節義爲之大閑也三
代敎弛大德或踰爲斯世者憂之汲汲焉求得夫
人以風勵有衆節婦[illegible]今求之而不得者耶曷旌

典之尚闕俾善化之弗宣余承乏史氏彰善罰惡
之事所宜與聞聊爲圖存其畧以質諸良有司

祭文

祭程司馬文

惟公系出忠賢秀兼南北間氣雄才 中朝耆德
止爲山嶽之尊動則風霆之赫諫垣列牘 帝鑒
衷誠藩省叅寮民懷霈澤入持邦憲奸貪避金令
之嚴陟典兵樞將士禀赤囊之畫風行遼海醜虜
革心威振三川蠻戎戢馘正汗馬與嗟於獨賢豈
樊蠅能涅乎至白是以功成而 寵益隆位進而

名必得人方須文武之全能公已困胼胝之作倂章屢陳而乞身　詔數勉於共職雖舊都閒逸欲暫留西洛之温公而別墅風流竟莫起東山之安石庭車旣懸賜穀可辭願彰賜於分金幸逃名於爭席天下固謂公出爲社稷之臣而歸作神仙之客也柰何神忽傷於嗟季疾終加於損食方從賓客之游遽泯英靈之迹哲人萎而士林悲老成淪而當宁惜考德有謚褒功有刻贈卹之厚哀榮之極文有昌於克家慶將承於桂國某等晩生在門庭曾與聞詩禮之言於廟堂亦快覩星鳳之色情旣異夫尋常禮難申於匍匐望位陳辭有涕沾臆嗚呼尚　饗

祭封御史薛　文

嗚呼大江之左漓湖之濱川澤瀦秀實生鉅人德尊一鄕詩豪千載昌積不掩有後人在燁煜雙珠騰光九天屹𠁊其中儷美老泉爭立中臺驤馳下邑伯也先萎仲能繼迹鐵冠綉衣煙汀月沚醉漁者誰爲老御史七十餘年其樂如此憶先府君竝遊香山簡與二妙亦雷陳閒登堂聽辭不輟騷雅喜我後人知言者寡嗟公之歿漓水凄清豈曰無人無此高情儈重弔遲哀衣償咎猶及一觴從輓者後公忘予乎兩世之舊嗚呼尚　饗

祭封徵仕郞刑科給事中怡菴楊公文

惟公立身有道處世無憂恢然盛福之人偉矣淳風之望墓有窮廬孝不衰於親歿居無繼室義不愧夫人存一鄕資善俗之功三禮樂趨庭之敎惟報不在身而於其子故　恩終由子而及於公就養一羙鶴髮遙馳錦里尊兼三達　龍章晩拜賜誥旣富而康亦榮且壽清時舊德老景閒身乃風雷兆變之辰遽川嶽還靈之日啓予手足如公已得全歸亡我儀刑在衆何由考德某等登堂再拜曾看几杖之棲神望位一號忍見衣衾之兢明茲者候塵無路返旐有期聞遂山陽益重老成之感束芻隧外聊申後進之私於乎尚饗

祭廷美叔文

於乎家有能子克昌厥宗鄕有傑人可振其俗僉無閒言繫於吾叔維叔彊明千夫之獨服暴持良有往無留志遠才長昌年之趣萬里馳驅中道折軸巷哭家號人百莫贖天無意乎不芘良族靈輀𤇆留歲日維穀西墅之塋昭位旣卜其歿其存百

行無厚維是英靈嗟往不復

祭叔祖樂天府君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冬十一月戊寅朔越十一日戊子右春坊右諭徳姪孫簡等謹以牲醴庶羞之儀敬祭於 故叔祖樂天府君之靈曰於乎家之將大必始仁賢自府君之主宗盟居則成聚業有開先敦龐碩大之風孝義忠信之行蓋屹如喬嶽之峙而的如龜著之占無遠無近無小無大有感激而無怨尤者餘七十年於乎善人云亡家室殄瘁棟折梁摧百口誰庇衆鶩誰呵孱弱誰

濟族大宗番誰與綱紀凡我宗姻孰不痛哀於乎府君樂全於天澤延其世子令孫文益隆弗替嗟亡不亡善有錫類唐橋之阡協卜在玆從以子婦歸全孝慈靈車𨊠轄吉不違時永訣之痛侑觴以辭於乎哀哉尚饗

祭薛孺人文

惟孺人慈懿之聞達於鄉閭勤儉之操刑於家室痛早歲之弗天矢我心之匪石踰耄望期康彊悅懌長子及孫高明顯頎節門皇皇 旌書照日衆善之同萬福之錫稽孺人之食報於天如羿斯射不爽於的方期難老之載歌遽爾考終之告郎邈令德兮云亡嗟里婦兮誰式哀哀孝孫列屬彈擊含歛弗親聞訃驚惕某等里巷晩生瞻仰朝夕託兩世於交親同千里之忻戚望門興思殞涕沾臆薄蠲潔於品羞遙薦誠於几席覬慈靈之弗違庶彷彿乎來格於乎尚饗

祭施夫人宋氏文

於乎夫人毓秀名宗亢身君子貴能恭儉質本貞明如鼓瑟琴許續鳳絃於中道永光閨闈臻膺鸞誥於榮封如山如河兩國遲加崇之號宜家宜

室百年爲偕老之期奈人事之多虞𠋫塵緣之易斷臼炊入夢璧殞興嗟使夫失良妻姑亡孝婦收涙鳴雞之夜傷心躍鯉之晨訃音上達於 宸聰䘏典下頒於冥漠況某等躬承解佩之賢實切埋香之嘆雖在禮無弔哭之誼而從俗有奠獻之儀惟理以義而可將庶物因誠而能薦於乎尚饗

祭胡忠安公夫人文

惟靈秀毓名宗賢齊上輔恭勤内相淑慎遐聞鳳誥龍章爵重國封之號翟冠雲帔身先 廷賀之班福徳並隆族屬咸賓芝蘭麟鳳際前子婿孫

甥犀玉貂蟬門下公侯卿士伉儷沾　五朝之寵
槃愉綿八袠之齡龍劒思歸鹿車違養訃音上徹
䘏典重頒某等忝連同行之姻每重登堂之拜松
楸可拱舊山荒合璧之原笙鶴重來遼道杳丹書
之旐竊望位聊陳乎哀悃庶降庭不遠於垂慈於
乎尚饗

祭李太宜人文

惟古內行弗聞乎外夫子之良庶占其槪婉婉宜
人福德具全白首同牢餘七十年北寮學士南廱
祭酒國有俊臣家有賢母象服　鸞章兩受　寵

封懿範榮名疑爲女宗拜慶升堂實天假便至樂
者三今所僅見事諧終養志畢辭榮慈淑之悼䟽
戚同聲　諭祭有文嘗楚有憫侍從之優孝思是
慰某等館閣之舊契分之推一觴馳奠千里嘶悲
於乎尚饗

祭李德嘉侍御文

於乎德嘉胡遽云亡數其平生孰非可傷於乎德
嘉氣直情和志潔行方皎皎衷懷口如其腸坦坦
宦途炎不易涼薄俗如纖纖不掩芳於乎德嘉宜
遠且大既壽而康前塔後承世澤未昌奈何質海
三年瘴毒之鄉勞瘁弗酬卒反致殃厄其身名嗣
續弗長凡所宜得動失其常若稼弗獲理莫可量
於乎德嘉士喪益友國殞其良恃不泯者潛德之
光於乎德嘉高山之思靈爽奮揚永訣臨斯薦此
一觴誼篤交親知不我忘

祭封戶部員外邵公文

嗚呼自公之亡逾祥易禫鄉無善人弔有餘憐簡
厚淵交兩世之間情實倍之梁月見顏惟是不孝
酷罰在躬走哭無階制予哀衷卜兆既成公歸不
復執紼臨塗奠贖多咎於乎衆孰不亡公亡若存

爵齒德俱稱三達尊子孫滿家賓客在門公復何
憾來省予文嗚呼尚饗

祭陳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賢明仁孝之資質儉精勤之操婦率婦
儀母敦母道家拓落以亥屢手拮据而再造雖盛
年轗軻而茹辛亦晚歲安榮而食報青瑣熊膽之
九玉軸龍章之誥禱衞五而益昌壽逾七而未耄
正祿衣千里以來歸何輀轜一夕而遐蹈閭門日
暮慘矣深情庭樹風聲凄然長悼某等於令子久
篤斯文之親在夫人宜講通家之好望位而具隻

雞之儀凌風而㒒雙鶴之弔庶垂慈於遠人幸俯
鑒於昭告嗚呼尚饗

祭亡室池孺人文

於乎傷哉孺人已矣痛復何言尚其有告永訣終天我昔不辰蚤失所恃與爾家食勤苦自勵饘粥僅供粗糲不繼爾處裕然不見尤恚我忝甲第得告而還旣覲之餘喜不溢顔升斗之祿計可育汝携爾北行酬爾勤苦奈何我之不才祿薄名浮賓客之供適勤爾憂栖栖終歲不獲裕休甲午之夏爾失幼子慟哭之哀聞者掩耳我時勸爾勿過悲

傷七情所鬱氣血耗亡是以多病坎壈纏身今歲之春爾倏有娠冀爾得男或慰悲辛既而生女爾情不懌哮喘復增遽致危急於乎傷哉我之弗德咎丁爾躬鬼神莫憑醫藥弗奏功一子四女煢煢在庭創鉅痛深欲與俱斃於乎傷哉爾之和柔婉有婦行人多囁嚅爾守以靜人多紛華爾以儉勝縞衣布裳屢澣而綴尺帛一錢弗妄私貴子弱女幼動教以義婢劣奴庸無瑕罵詈足跡罕至於中庭言議不及乎閫外於乎傷哉爾有衆善爾壽可延天道茫昧俾爾迍邅死既可悼生亦可憐涕瞻家庭閴其儼然我有心曲誰卽我言於乎傷哉爾則已矣靈或有知我返爾柩庶爾有依爾有尊章念爾弗遺爾之子女教養有歸明日吉辰往卽幽宅於乎傷哉我言止此我恨無窮兒女在前不覩爾容爾有情事夢或可通勿爾長往不鑒予衷於乎哀哉尚饗

龍皐文藁卷之十九終

龍臯先生文叢後序

奎宗建侯值建安唐杨谿以龍
臯先生文集來謁奎受而讀之
不日先生若干篇者乃化而葉
四偉哉先生之文其以者化弘治之
百年化之隆盛乎時則有若西涯
李公一峯羅公望嶽鍾公匏菴吳
公方石謝公皆傑然者也其於与

頡頏翱翔
豪邁而鳴韶韵者乎直而婉諷而
切矣
君直也盡而不贅簡而明言而不激
敘記直也美而不浮大而允誇語
諫直也其他作皆循是其一代大

家之文乎可以占諸公之化風淳
並傳於世矣夫冬而裘夏而葛饑
食而渴飲意在於用也文而不意於
用矣所文爲奎獨怪夫近日文士
異乎是故讀先生之文慨然意見
疇昔之意不能不三致意焉嗚呼
安得起先生而与之論文耶欽任

洗筆敬書于其後
嘉靖乙年三月之吉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福建提刑按察
司副使前禮部郎中門生紀奎
識

龍皐文稿十九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陸簡撰簡字廉伯號治齋龍皐其別號也武進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是集有文無詩冠以日講直解及經筵講章李東陽爲撰墓誌稱其文縝密峻潔力追古作而不輕應接有求之經歲而不得者又云所著已累百數十卷今所存者僅若此則知其佚者多也其文義蘊未深而平正朴實於長沙一派爲近葢何李未出之前文格大率如此也

張東海先生詩集四卷文集五卷

〔明〕張弼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三年周文儀福建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海文集五卷》提要

張東海集四庫存目止有文集五卷無詩集殆非全帙此為其子弘至所編刻詩文俱備且諸家序跋多以手書上板尤可珍玩惜為北方煤氣所薰紙質遂脆不堪時時展讀耳

甲寅夏至楙徵記

張東海先生集序

東海之濱有張汝弼先生者嘗觀於海而有得焉因以東海自號少善草書尤雄偉俊逸自成一家因亦名能書者皆莫能及碑版卷帙流布遠達至於外國東海之名遂徧天下其爲詩清鍊脫俗力追古作意與所到信手縱筆而成

屬稿即爲所屬作草書故輒爲人持去先生亦自惜刻集太多欲鐫時與不復置意其間清詞警句時或傳誦而見其全集者蓋鮮其亡文隨事觸物必根理義不爲華藻枝葉之辭特自慎重不苟作又以書業故益加少焉故以書掩其傳詩掩其文說者乃謂藝

之至者不啻能非知先生

深者也先生沒且三十年

其子廣西按察副使列宜

亦卒家又先遭回祿之患

戶科都給事中弘至檢諸

舊笈遂不能十一又訪諸姻友

所藏及胥吏所私錄者得

其二三爲若干卷而時所傳誦

者尚未之備以續錄書隨

所得而先後將刻梓以傳以

先生之詩之文而止此甚可

惜也昔之論書者必先人

品豈惟書哉人之爲必先

道德所謂道德者非必爲

行舜趨服堯之服而後

爲聖惟義和理正不洞於

中涵養既久則英華自

發乎外如珠藏玉韞者不可

掩者先生以內科第而爲

都部官最久志操耿之不爲

汙合開口論議無所顧忌未嘗諂媚以干進取中所自負往往于詩章發之及知南安律己愛民所宜至人未久而致仕以去故其政事又為文章所掩而其文之存亦止此豈不重可惜哉然空青丹砂金膏水碧顆拾而瑰璣之亦知其為至寶固不必堆壘積累然後為富而

後於文哉況于其人之可重者哉使後世知其人之重則其文益重矣先生諱弼汝弼其字也松江華亭人其舉進士在成化丙戌卒于丁未年六十有三子弘宜弘道皆繼舉進士弘至為翰林庶吉士世其家弘正弘圭弘玉弘金皆不失矩範請紉繹字興起者亦望張氏之文獻因

於是乎徵集既成弘至以書
上京介翰林侍讀學士顧
君士廉請予序嗚呼予亦
豈足為先生重哉
正德乙亥長至前一日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致仕
長沙李東陽序

書張東海文集後

東海以草書捷出神
怪震撼一世雖販夫
牧豎爭求其書殊方
異域莫不珍之ゝ其讀
詩不苟作ゝ必超詣豪宕
擺脫迥世尋常蹊徑
警句至今傳誦人口而
文獨未之見也弘以嘗有
評其作字不如詩ゝ不如

文而世獨寶其書嘗絕多
見人其杜詩機者手之
遂稿之自愛惜法之為人
稍去以免人發其子時行
綴事編授選附參訪
紉舊詩稿之文集成乎
卷梓刻以傳而無怪不
泯其全也雖然文豈以多
為貴哉時行以然遂書
其後之編之

正德戊寅春三月甲子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震澤
王鏊著

張東海先生詩集叙

詩不可徒作也昔者聖人之叙詩也自非厚人倫裨風教存勸戒示得失者棄而弗錄盖嚴焉無閒者不知幾倍所存矣後之作者又何浩

瀚不可殫紀哉夫三百篇遠矣不可幾矣然必不背孔氏之意而後可自附於詩騷人墨客所以流連自放於禽魚草木之間以寓其歡欣悲慽之意非不工且麗也而三

百篇之旨弟矣否則又有為淫褻燕昵之詞則凡端人正士諱且羞之而謂不見錄於孔氏之門無有也東海先生詩名滿天下與之所到不暇雕琢而氣昌辭偉寓意

正大所謂厚人倫裨風教存勸戒示得失者往往具見其於淫昵之辭無及焉庶幾所謂不背孔氏之意者乎至其所以自信不愧不怍者則十每四五嗚呼先生之於詩信非徒作

者也夫作詩本無法有之自後世始
專門之論曰興欲其遠故爲渺漠
汗漫如醉夢人語曰意欲其深故
詭匿如商度隱語使人誤之卒不
可曉二者爲詩家要旨派連自放而

於其大者則忽焉竭精與神卒背
孔氏之教先生之詩何嘗不深且遠
也而其所自得者不在是先生平
生作無留而不甚顧惜故多散逸
其仲子都諫君輯錄僅是於諸

作班班具矣都諫然欲出保之也
於梓刻之屬予引一言於首輙戢
僭論如此或曰詩本人性情大率
與其人類考之諸名家之詩可見
也先生爲人高邁曠達故其詩

多超逸明爽雅負志操故其詩多
慷慨自許或曰昔蘇長公讀浯
而詩謂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今人
不敢復論鄙事先生之詩脫出塵
囂此語若爲先生發是二家者之言

雖不足盡先生之詩之大而要非無
所見者併附於後
正德丙子九月之望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鄉晚
生孫承恩頓首謹書

題張東海先生集後

東海先生草書遍天下余游仕卯
歲往往得見真跡誠羲獻以來所
未有者所謂仙遊三洲褐超凡極
是已及讀麓堂詩話見所云張東
海自言詩勝艸書此英雄欺人耳
蓋不以公言爲然也余切疑之恨
先生詩文未能盡覩今年游松江
接先生仲子黃門君時行出公全
集乃得大觀之嗚呼不至吳淞安
知其水不豈其岳安知其从先生
可謂無所不極者乎雖然天下之
美資乎傳非傳而久久大善士道
也先生之詩氣豪而逸文博大而

雄觀者類能言之而所以文其傳者正不在是也自夫斯人之為季而聖賢之所以教後世者言之不過曰濟變明道而已故君子之為文能具是美則有益於世不能具是美于世輕重何夾不能為世輕重其如傳何夾故不資於繪詞麗

句以為工不資於劇談闊論以為辨不資於援古據今以為博要之濟變明道有益於世斯其大善也今觀先生之詩發乎情性之正關乎風教之大不肯作淫媟靡嫚一語一字有如慨慷激烈之夫殉人國而不辭者先生文章根柢乎義理出入乎聖賢雖議論辨駁反覆無窮卒歸之正有如端人介士佩佩自立而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無少從儀者夫如是謂非濟務明道可乎謂不有益於世可乎則其文而傳無疑也夫先生草書之妙固大能傳其求夫斯人之為學而聖

賢之所以教後世者能具是美乎其勝與否在所不必論也

正德丁丑十月朔後季洺川王廷相書于雲間書院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一目錄

賦

古詩

古詩五言

古詩七言

絕句五言

六言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一目錄

賦

惜別賦

若有人兮孕九山之秀靈懷瑜握瑾兮何修姱之天成紉蘭茝以爲佩兮雜申椒之芳馨雜蕭艾之蒙翳兮滋蘅芷以敷榮縱褺衣之外襲兮適彪炳而內朗煒煜其彌章兮御靈風而儷青冥爰稽首于瑶階兮維鴻休之是承鸑鷟閃爚兮心目孔明象帝流運兮飆馳電騖五雲縈錦兮祥光斯徵鳳鳥騫翥兮雝雝和鳴龍騰碩才兮肅之勿輕逝謂神都兮碎嵯峨嶸載歌載遊兮並大以宏嘯嚌芳腴兮鹿呦呦而莪菁菁於是脂車秣而秣駟壯兮指雲衢以遐征羌友生之戀戀兮嬰子之祓搃六轡以縶馬兮柅子之車柰子之不少留兮倏載馳而載驅心逐車輪而轉輾兮胡周道之盤紆目渺渺而瞻望弗及兮空佇立以踟躕悠悠白雲之下上兮山宛宛而嵺曲耳肅肅以鳴秋兮颯涼颸之動木（此與韓昌黎別知賦山數四語同一機軸）歌伐木之無和兮鳥嚶鳴而林霏靄綠期永以爲好兮胡中道仳離之速悵獨處此兮渺天涯之南北目送蜚鴻兮毋俾爾音之金玉噫吁戲眇軀多郵兮而又蹟[illegible]也后山蕪穢兮伊誰之田也弛轡策而前肅兮驚步武前也中夜耿耿不寐兮遐思之綿綿也亂曰維山兮蒼蒼維水兮泱泱長輪兮孔亟奄忽兮移光撫絃兮棨息夙夜兮無荒航闉閣兮邈沫泗羅兮古兮笾瑶芳訊鴻程兮九萬致吾君兮訇唐（紉而歸之下愛君其得湘纍之遺意者乎）

太白酒樓賦

駕東吳之舟兮泝淮泗而北遊阻脩程於濟浦兮爰登茲樓憑危欄以四望兮既古今之邈悠攄余懷之耿耿兮與先生而孰籌夫人鮮不樂飲兮胡先生之名獨留彼八仙六逸兮亦附驥而垂休豈飲果卓異兮將才猷之寡儔抱三靈之純英兮乘六氣以夷猶隘渤澥其曠莽兮俯衡華之崒嵂摛先生之姱辭兮誠千載之特金鑾賓壯兮灑蹄英辭胡清平之新詞兮乏巷阿之遺則謂時不可語兮豈苟天光之烜赫使妖孽之罔閒兮寧免委身乎伸客（爲淮之語以倘君何揶窘之不爲也白亦何辭）終往比之弗審兮幾幽罔而隕魄荷汾陽之再造兮莫追夜郎之遠謫豈邂逅而招邮兮亦時命之迫阨君子不諱罪辱兮視在吾之順逆彼徒以詩家而與美兮誰撫音墜而致惜東曰夙遇往兮才環奇竟濩落兮弗少施技雕蟲兮摧世丈夫之顏兮悁悒嗟先生兮權此又翹蘖兮溷之雖曠懷兮弗計何郗偃兮吁嗟申誓言兮貞固幸毋惕兮險夷叩廓宗兮黯默聊酹卮酒兮矢吾詞忽靈風兮撼戶恍先生兮歸徠（[illegible]）

登山賦

（秋試南歸因登高眺遠悵物志之未遂望日月之如流乃作是賦皆景泰庚午九月朔日）

閔予懷之悒悒兮聊登山以自逞信予步以凌兢兮歷重岡而複嶺樹橫枝以絓冠兮石礧硊而踏蹬氣消縮而力既罷兮坐憩絕頂寒巖離以藉兮覽三吳之風景指遺墟於灌莽兮煙霾冥冥慨昔人之經營兮亘邑休於俄頃仰視天高兮俯視地迥忽長風之振袂兮木葉交隕奈日月

之不淹兮激予心之悲哽（自古豪傑之心類如此）昔予厲志以有爲兮其中道以馳騁使王良總轡兮騰駕躡影發軔書林兮睎闕建之蹊徑信鄒魯之可達兮載遊載咏故朝誦夕披兮汲汲以鑽研竊思而寐寤兮寱語以自宣胡力不任志兮却步而莫前航一葦以圖濟兮馭曠瀁之淵觸奔濤與怒浪兮又驚風之暴頽（吳賦家語）遂蕩泊於泥穢兮逐流而遷顧初志之弗踐兮徒顏面之靦然曾春秋之幾何兮歲二紀而載遷質背芒芒兮莫知己從將躋雲衢而載蹟兮泮林以翔騫矧良朋之離群兮誰與周旋申侘傺以怊悵兮遐思之纏綿茲登山以樂遊兮反百感之內煎（意優柔）撫心自忖兮伊誰之咎也厲志靡監兮物欲眩誘也朝花夕摧兮弗恒茂也撫壯弗戒兮壯弗復也哀摧而悔兮悔

既後也循危蹊以下降兮乘江風以廻輈翳遊塵以息鞅兮葺敝廬於海隈釋芳兮吐秋蘭秀兮色幽林喬兮鳥啾渚深兮魚游（箱言書蘭言芳鳥魚言適所謂合比興者以比）善萬物之自育兮契茲理之周流（[illegible]正在此）覩夙夜涵揉兮庶初志之可酬（終篇逐逐[illegible]尚者於前背此衡追悔自叙豈宜以少作少之）

寶善堂賦

（雲間馬以德以寶善名其堂蓋取楚書惟善爲寶之義然彼有國故所寶者善人以德居士流則寶其身之善爾予爲賦以廣其意庶育所興起焉）

若有物兮乘二氣以流形形非實形兮曰理以爲名天地之混闢而弗能外兮矧萬彙之衣生惟人無競兮又特擅其秀靈靈臺湛激兮極粹美而精明斯善之可寶兮貴孰與京廓之而六合準兮四海以平胡稟氣拘窒兮汚染之溺仍圖豕斯放兮縱爕梟而蜩螗寶山海之詭怪兮軀命爲輕糞燧邈壑兮冒毒突猛腰組沉淵兮啗蛟觸鯨周章躃聾兮夸重價之連城慌惘忽霍兮孰知反身之誠寖叢棘以躋蹐兮賓周道其誰行追跖蹻以並騖兮究窮兇其誰徵賴元聖之閔惻兮牖斯世以遺經羣指仰紹兮炳煥乎日星衆醉罔覺兮何時醒偉若人之卓識兮悟至寶之在邇反而求之兮適吾性之善爾顏之堂楣兮庶夙夜之仰止堂何有兮有圖有書几案秩序兮琴瑟與俱軒榮宏敞兮八牕洞虛攤[illegible]攡麗兮遊[illegible]觀其閒如匪堂之是飾兮寔吾身之所廬來草縫之旨上兮揖讓進趨蔭桂樹于前楹兮蕙蓝羅于後除挾辭全寡兮加兮雜江蘺與揭車爰載芟而載雉兮伊資菉葹又之悉祛衆芳藹其芬

菲兮鼓芳風之舒舒撤藩籬之障礙兮樂衎豫以容與（硬有心廣體非意思）玆質善以洞屬兮尚靡閒于獨處（功謹獨持久之意更綦緊）欝松柏之森寵兮竹嬋娟而與袂亘彌久而弗渝兮允矣其終始重曰淳風之漓兮日晦昧而弗宣惟善之根吾人兮歷億世而罔遷遵軌轍以迅邁兮塗人聖賢姚姒我師兮各尚後先緬懷古人兮今古一天明月皓皓兮懸我前寶之寶之兮永弗諼

晴洲述遊賦（爲大司馬程公作）

溟陽先生泛舟徽溪弟子空同侍焉爰有長隄陂陀廻互重複乃攝衣曳僑舍舟而陸維時芳風翕和萬彙春育佳卉衡若薈蔚紛郁魚鳥龜鼉飛鳴游伏嶺樹張而軟莎襯褥於是怡然坐蔭發舞雩之咏鼓陽春之曲少間石徑寧

䇿如聞足音遙見偉丈夫者荷綸竿而行吟其聲若擊石而撞金先生却立締視顧謂空同曰是夫也如龍躍春江鶴盤秋空非逃虛之士殆蓋世之雄邪試即而問之空同攝衣而前丈夫應曰我晴洲之釣者與世若隔絕矣子何爲而來邪空同還以告先生憮然曰吾目其矇乎釣者乃若斯乎嘗聞之棘津之望莘野之摯皆逃于耕釣若終身而忘世是夫其斯人之流歟試更問之空同乃促武而進致恭以候丈夫曰子去而復來將有說乎試坐我磯石磬子所懷無卒遽也空同坐定乃曰羲軒紹統人文耀芒轇轕萬有索篇三靈以之佐運撫世而登虞軼唐者丈夫嘗任之已乎咲而不答曰戮蚩戡黎秉樞握奇陰陽倏變風霆交馳以遏絕亂畧而京觀鯨鯢者丈夫嘗爲之已乎咲而不答空同莫窺其涯而復問曰乾坤鼎爐水火匡廓不穀而飽不樂而樂氣馬飆輪周遊六幕其丈夫之謂矣無以釣誑我也所文武神仙事各六語而意自足便見筆力丈夫艴然曰此神仙之流荒惟之術先王之世所謂左道而必誅者子何以待我之淺邪空同惘然自失不知所云反命於先生先生躍然曰吾知之矣談文武則咲心領而貌隨也欲泯迹而逃名故弗答耳擬以神仙之流誠厚誣之矣予往謝焉乃亟趨而前曰丈夫誠文武之偉器輔世之碩人胡值茲亨泰猶偃蹇而弗信得無忽生民而絕大倫乎丈夫曰不敢走也無似竊嘗試之今且休矣尚何言爲遂不通姓名而別但持竿兀兀而已先生載行載顧依依不舍登舟夷猶桓弦載鼓而歌曰寒我懷兮晴洲偉頎人兮寡仇驥脫羈兮

廣漠龍既雨兮深秋稅埃𡎺兮遠逝嗟碩人兮遺我心憂

一篇叙事得二陸機楛而亂辭復雋永

古詩

獨漉篇

鼓鳴鐲歌獨漉獨漉獨漉亂我心曲不畏水深不畏泥濁有刀當射蛟有刀當屠玉列女無媚容丈夫不受辱翩翩者鵜鶘爲之逐林林謀夫國仇來復我刀夜鳴欲斷膻腥子弗我礪夢寐征營虎逸於山肥我於藩戶牖弗葺牀簀之患

黃鵠篇

御史朱良玉浮淶陽人以節鯽爲作黃鵠篇

黃鵠黃鵠雙飛雙宿中道失其雄孤雌悲蹊蹊悲蹊蹊鳴鳴鳴奮絕欲與雄俱徂不念毀巢室念此黃口雛黃口之雛伊誰之哺忍死哺雛底弗殆厥徂叶我雛毨毨我心孔惻我雛揚揚我心斯降高山有鳥九苞其章憐我寒饑痛我孀謂我雛兮於燁其光飼我以玉之粒醴之漿不我鰥殺也謂世之祥鳴鳴我雄曷弗我將海兮桑山兮礪矢與雛兮俱顚語雛顧語雛鳳之德勿爾孫

黃連篇

予患渴瀉久服補劑益甚用酒蒸黃連丸乃愈賦此記之

黃連苦於膽我服甘如飴非不知甘苦治病良獨宜因思仲尼有明命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逆耳之言眞激心聖人聞之能順應轉奢爲儉斂肆爲敬宮壼肅清海宇安靖傷哉曲江抑去李猫來靑騾遠狩遊風埃傷

哉司馬鎬名相章蔡五國城荒僕輦過吁嗟往事無不洣
遠臣稽首蒼蒼天拔毫敢寫黃連篇（以一藥若口而關繫之大如此可以鑒矣）

貞桃篇（節義節婦民婦有以貞節聞而未及旌表者不問何以及之然貞桃亦非寓言也）

臘日暄然桃吐艷正月嚴寒饒雪霰紅蔫白悴抱枝頭不
肯輕輕飄一片抗顏醫咲如古松時與西風北風戰君不
見拂須捧溺拜壓兒綿𦜕隨人朝暮變安得知南安節婦
劉蔡儔玉白冰清金百鍊乞播貫妾婦羞伊誰不愧貞
桃面伊誰不愧貞桃面

高郵城

蒼狼猴子厭柘衣白駒亭戶建牙旗高郵城中困孤兎簡
書忽下縱鯨鯢鯨鯢南徙三江水汨日滔天亂天紀黃棻
葉搖風雨聲不知淮泗眞龍起眞龍起鯨鯢死高郵城中
花爾爾（韓林兒勢陵然有楊鉄史風韻）

絡緯詞

絡緯不停聲從昏直到明不成一絲縷徒負織作名蜘蛛
聲寂寂吐絲復自織織網網飛蟲飛蟲足充食事在力爲
不在聲思之令人三嘆息

假髻曲

東家美人髮委地辛苦朝朝理高髻西家美人髮及肩買
粧假髻亦成然金釵寶鈿圍朱翠眼底何人辨眞僞天桃
窗下來春風假髻美人歸上公

養馬行（時在山海關作）

領馬易養馬難妻子凍餒俱屈辱右有蠶豆且自食安能
養馬望息雖平原草盡風色寒羸馬散放聲嘶酸忽然倒
地全家哭便擬陪償賣卻屋賣卻屋無多陪不足更牽兒女
街頭鬻鄰翁走慰不須悲吾家已鬻兩三兒（皆事如此遺之可爲於邑）

昔有行（劉辛語及不勝切恨遂以韻語述之識吾黨之羞也）

昔有大官來救荒自云富貴世莫當鞭笞縣吏豐廚傳五
色氍毹鋪滿堂登廁氍毹少不足揚袍震怒俱徬徨鄰邑
聞之競做傚貧窮民鬻子典衣裳歲歲天荒猶可活奈何一
旦遭人荒我聞此語不忍聽嗚呼自古牧羊難用狼自古
牧羊難用狼

讀宋史

荊公不作相名在司馬上可憐一得君遂入呂蔡行嗚呼
鳳凰隨鷄鶩鼠場九苞五采無輝光

題竹贈童志昂黃門出補壽昌尹

空梁兮有客周道兮有阻蕭清風兮雨土睇前村兮草莽
烽若木兮伊誰與伍翩翠旂兮翔舞控重華兮何所中躊
躕兮悵千古

古詩五言

酬揚編脩維新

灼灼東風桃縞縞西園李采采諒匪艱舉手聊漫爾云胡
自東縛企望邈千里齒髮易衰謝歲月不我俟抗走京華
塵欷曲謝知已素心爲我傾瑤琴爲我理言別川塗長瑩
寐相汝爾申振致敎言出處貴正始蠖蠖知陰晴孔翠擇
棲止明珠與珊瑚乃在滄海底努力愼所之六籍固根柢
哉拜置懷中祭祭盤在耳歸鴈西北翔作報心懷耻惴惴

畏迷方身先鷄鳴起

悲管孺人

黃鶴雙雙飛雄死雌獨歸血口銜墜羽鎩翼覆孤兒巢冰
不言冷啄雪不言飢茫茫海波涸節節南山夷山夷海自
涸我足終不移我足終不移我心天地知九泉遇故雄畧
不愧當時豈獨韓朋木終為連理枝

送翰林林亨大弟還閩

去年閩中來訪兄兄著褐青燈共夜深攤書助檢閱今年
辭兄歸兄著綠羅衣玉堂晚退食道路有餘輝傳語鄉人
道無如讀書好矧彼癡愚夫變形從釋老詢詢如聚蚋食
我農畝儲有識者三嘆滔滔將何如家翁二千石休官尚
憂國有子紹其裘此機良可息登堂捧壽卮誦我送行詩
青雲佇待爾慎勿來遲遲

答胡廷慎進士

村居斷來往攤書校陶陰寥寥三百載誰鼓紫陽琴螢爝
無遠照轉展費沈吟新聲亂古雅嘈嘈或愔愔念昔與君
期迪我以妙音中道忽仳離宿疢鬱中襟支離事鉛槧何
以酬同心湛湛圓靈高淵淵滄溟深栖栖坐遲暮鵾鳩鳴
芳林

竹咏

擊節歌離騷湘靈招不得開門看月明幽篁倚蒼石春風
千萬花花落春無跡此君冷澹姿常有好顏色

送友作縣

平生衆交游惟子乃世好少日庠泮間挾策共探討尼躬

京國居允賴攄懷抱荏苒歲月流榮華忽將老贈言寧百
里逶遲萬里道我情如東海欲話不易了執手徒忡忡更
進尊中醪母抗縣公尊母視耕民貌君子乘高興總轡恒
慄慄詩書世澤長令名當自保

東山勝集

金吳澄新亭涼飈襲衣裳謾赴尊俎召靡靡東山陽弛策
馬徐進從吟與騫翔岩嶤古招提熠燿揭龍章萬松蔭虧
蔽彌望森鬱以蒼轉轉紆石磴登覽重岡山人導步逶爰
覿神閟藏蜿蜒功德水一掬清沁腸席石薄留憩競掇澗
芷芳緬懷昔人迹訊之己昧茫而予自慶幸幸際時樂康
幽夏歸一統文軌同萬方九重隆繼述
神祖業益昌于時苟弗樂負此白日光明舊文勸侑詎厭
頡飛觴舉觴詹王氣靈祚天地長

讀陳公甫和陶詩

休驚孟似教畢竟教非孟刪後多變更隨宜寫吾性月光
有盈虧月魄恒如鏡獨坐濂溪臺人眠夜逾靜

題竹

東坡云此竹可以醫人俗我愛食其筍清風時滿腹況茲
如郗肥何須更添肉便欲刻此圖收入桐君錄二翁氣味正相似

紅梅贈同年翁僉事

庾嶺小紅梅風標天下絕昨日幸同歡今日傷離別王遂
兩三聲吹落臙脂雪寫以贈知心相攜共明月友朋之私正与梅花心事相拓摩寫得洪

匡山大忠祠

宋亡本無罪元入曾何功所以志士懷千載猶忡忡海崖一片石鐫紀宋運終當時二三子戮力抱遺弓事以人力競敢謂天眼矇天眼終自瞭天水流無窮南來合尊子又生穹廬宮反覆復宛轉昭晰亦冥蒙君子惟盡已天人任違從海陽屹孫廟春秋祀大忠遺民一掬淚遠灑煙濤中眞詩史也

送陳公甫應聘之京

勢利不我惕貧賤不我戚委曲義理途飄然若無跡問我今行藏而我亦未識扁舟倚江沙浩歌秋月白

聞陳公甫受職告歸

君恩天地寬臣義日月皎無職徒冒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如何請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謝之懇懇

鍾盆

鉅鍾既壞倒置栽花名曰鍾盆

有聲警昏曉無聲植花草懸空固爲奇按地豈不好百鍊堅剛質隨方恬自保不計春秋移坐閱乾坤老思致優深

古詩七言

送林宗敬

閶闔門開日初曉紫殿彤樓綵雲表曲江花發東風春燕支雲辮玉精神躍馬看花花共笑袍剪宮羅花壓帽錫宴瓊林綉幄張翠舞朱歌鬪艷陽鯨吸黃封三百甕沈酣不忘天恩重聚首皆言圖報難微瑕纖類汗人顏更勑錦衣還故國傍人爭認登瀛客五色新裁萊子衣捧觴調膳舞春輝舞罷還將舊書讀鞭霆駕風追往躅歸朝薄作王家霖大慰四海蒼生心

送人知沂州

桂陽別駕來沂陽兩地民心俱不忘桂陽之民思借寇封章萬里達明光沂陽之民曰不可何人肯棄父母傍瑯琊山高沂水遠父母之德不可忘苦留使車不得去桂陽空自詠甘棠

楊妃箭

秋庭何事有瓊姬前身半是三郎妃風流陣裏風流盡山鬼斷送來陶籬錦棚胡鶵不可料悔心獨對陶翁笑悠然寫入歸來辭有誰更和清平調

和邢侑撰遜之

老饕浮醅半猶東飲懷便欲吞雲夢故人可奈公府忙杯盤且與山僧共大郎小郎俱能詩惹我翩然高興動氣含蔬筍湯惠休語帶煙霞李供奉充尉辛賜四方珍買炭使抗三月俸酒寒已命阿宜溫盤盂重須教阿舒捧家人竊咲驚且疑今朝也作彌陀供誰識詩僧作俗流十年道誼交情重參寥不負六一知佛印偏同老坡閑數杵鐘聲催客歸踏雪長安馬蹄送

送趙尚絅南還

青衫烏帽金華客南渡歸來天水碧鳳彩蟠胸書五車鵬尾懸腰劍三尺目光炯炯雙曙星京國相逢即深識不獨阮籍途正窮浪許歐公耳偏白聞之愧汗翻流泉如何鶚羽希鵷翼我目乃類歐公盲讀書豈不能數行墨明朝有策獻金鑾不知何地堪容迹作詩又送君南歸我亦相看當

顆赫燈蛋秋香桂一枝蚤攀莫待花狼籍錦袍不惜擲來
醪旋待君來醉千石

題扇贈林亨大以字起韻

三山豪士林亨大隨處風流欠詩債落筆頃令神鬼愁不
容海底藏珎怪十尺珊瑚出水來萬丈神鰲戴山拜長安
市上醉一石仰觀以笑乾坤隘明年高領
九重春紫袍烏帽黃金帶

五羊灘

五仙騎羊過梅嶺行到章江趁客船五羊散放不復顧纍
纍白石縱橫眠太守叱之俱起立爛煮大胾眞儒仙五仙
歸來尋舊物期以小待三千年（亦體奇）

梅嶺石

梅山巨石當關口口只容匹馬單人走五丁一旦揮金鎚百
尺嵬峩復何有碎石塡澗澗亦平又令陡岸添圩城昔年
險處今平地晝夜輪蹄自在行

絶句五言

棠溪景

悠悠下村路望望皆煙樹何處讀書聲山禽忽飛去
潮去閘頭淺潮來閘頭深淺深沛有定不似世人心
登登渡西岡恰與詩景會歸鳥下幽叢斜陽在岡背（朧灑）
白鷺宿寒塘寒塘浸明月悞惱少年心分明鏡中雪
滄海明月來古戍行人靜驚見顚張書滿地藤蘿影
落日下荒墩漁舟競來泊沽酒更相邀煙波有眞樂
横岡春草深牧牛牛易飽短笛三兩聲歸來山月皎

前岡新路捷後岡舊路長負薪歸長路捷路有豺狼（寓言而警）
遠

畫虎

猛虎人所畏人怒猛虎兒試看堂室閒坐臥爛斑褥（可謂酷似者戒）

曹操觀碑圖

曹女乃能孝曹公胡不忠千載一樽酒只酌娥江風

白頭

春來又春去無計爲留連鳴鳥亦頭白誰能長少年（可誦）

百舌

休恃黃金喙閒關巧弄聲幽篁已並實老鳳欲來鳴（小人退則君子進此固一轉移之機）

騎鯨圖

一自騎鯨去青山幾度春江南好風月都屬後來人

魚舟

木落潞河秋西風射敝裘久遊囊橐盡惟有釣鰲鉤
數罟時單阜輕舠任飄飄不投五十犗安得載山鰲（氣一魄）

古意

桔槔如離腸轆轤千萬轉只見山高低不見路近遠

又

離腸如桔槔轆轤千萬遭桔槔有時歇離腸常自勞

（宋徽宗時朱勔領花石綱有龍鱗薜荔一株費銀二十兩偶見薜荔感而賦）
薜荔長龍鱗相看似可人
聖朝無艮嶽那直二千銀（有規諷意）

觀貢白鼠

白鼠黃金精將迎萬里程若將勞費計千里馬猶輕（隱諷寓不貴異物賤用物之意）

觀貢猿

通臂能探果愁眉似失群明廷不爾愛只愛李將軍（所寶惟賢寓諷意）

沈翁一拙

刻画棘端猴新封萬戶侯沈郎惟一拙甘自老林丘

画景

輕舠載酒去雪後氣偏沆梅蕊將春信依稀到六橋

浪起舟且發風來水自開不須過橋去涼思在高臺

艤棹荻花灣相期且未還不須愁日落明月在東山

留別江西諸公

送別章江門何須折楊柳天涯去住情春風幾回首

道中口號

昔從此路來今從此路去東海舊綸竿遠掛珊瑚樹（此老胸中不為世俗累也如此）

攜琴圖

抱琴日行野綺囊不一解只恐荷蕢人亦是知音者（賞音正在此筆）

乘槎圖

博望使遐方歸來歲月長仙槎如可馭何不報劉郎（一掃千古荒唐之說）

寄德慶管知州二首

故人不相見三度梅花春梅花最清白寫寄見情親

庾嶺梅花國盈盈天下白君從嶺上過借問曾相識

舞劒

高臺舞長劒掃盡萬山塵不似鴻門燕空懷猜忌人

贈張汝欽

孤舟泊柳陰邂逅一論心玉帶河頭水此情應共深

寄張茂蘭

別離無遠近不見只生愁安得青雲路常時並轡遊

六言

觀泉

山巒高低如繡溪流屈曲無聲幽人閉戶不出門外小橋自橫

送客

日晚鳥啼山樹雨晴馬踏香塵人向紅亭惜別客依芳草傷春

題画

山色欣欣如咲溪流脈脈無聲亭下十分好景琴中萬古幽情

禽言

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得隴望蜀徒爾爲未知是福還是禍得過且過

泥滑滑兮行不得郭公提壺勸君喫脫却布袴涉水難不如歸去聊安息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一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二目錄

五言律

五言排律

七言絶句

懷友
送下第友人
送陳別駕之杭
尋卞郎中不遇
海陽圖
送魏孔淵之雷州
元宵
晨起
方文美画
葡萄
晚坐
六心菊
元宵賞燈
次江員外韻
紙鳶送客
讀宋史
漂母詞
春日偶成
和韻留陳公甫
即事懷彭方伯

七言排律

聯句撥遣
天趣軒聯

銅牛水滴聯句

詞

拙女詞
楊花詞

續

送別駕陶質夫之京

張東海先生詩集目錄卷二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二

五言律

次韻葉太守郡齋述懷

黃霸還朝日空餘海國春吟囊偏覺重行李共知貧笑別三江月俄爲千里人平生一孤劍不遜霍家親士要如北始得

送郎中吳行德還南京

聖主龍飛日英才豹變時北來天浩蕩南去路委遲柳影家家画花香處處詩南宮印如斗指日待君持

桃源雪

正月桃源路東風雪後時布帆衝宿靄桂棹拂流澌鴨綠添溪漲鵝黃上柳枝壯遊秦少府錯賦武陵詩

上巳日

上巳今朝是蘭亭不可尋一爲京洛客幾負故園心綠水鷗盟遠黃塵馬首深題詩難盡興展画看山林有思致

送徐仲廣歸姑蘇

醉坐春風棹春波照眼明正當欣賞處又係別離情渺渺飛花遠萋萋芳草平少年懷璧去有待價連城

和浦憲副述懷

歸來東郭外舊業未全貧醉臥草爲薪醒來花滿身好山渾似舊弱柳幾更新即辦吟詩債無心養穀神

昔在秋臺日閉門甘守貧滿朝求識面同巷懶呈身冰蘗常如舊煙花自換新且須傳酒頌何必論錢神句句精采

庚申夜作

惱守庚申夜惟耽熟睡甜三尸爾自訴一念我何慚納納

乾坤大悠悠歲月淹舊廬東海上歸計不須占

寄徐時用

同邸每同遊別來俱白頭古心遭俗罵老眼閱時流明月三江棹清風百尺樓更期東海上鶴鷺伴閒鷗

宿贛州臨江亭

比地古虔州臨江小寺幽殿基苔石古屋角樹雲稠迎客僧陳榻尋醫我泊舟城中足車馬總識此丹丘

髮禿

生來元自少老去更無多雨灑南中雪霜凌北地波繒䋺難安帖帽屋自嵯峨却被傍人笑朝簪可奈何

舟泊南昌石亭寺

舟泊石亭寺拖鞋躡石稜對門山在檻遶檻水如綳自笑偶來此誰知夢到曾攬夫聲囧囧驚起定中僧

送王同年

孤棹倚章江同年話更長試丹醫鶴膝卜歲結羊腸清事伯英草丹心陸贄章不須悲去住仕路正茫茫

送樊太守入京

作官繁華地甘爲清苦人帶寬綿布重飯糲采羹純用法宜風俗詳刑質鬼神（可爲牧民者法）此行天下賀王陛舞祥麟

送林一中福建僉憲

握手與君別此情難具陳空庭花落後高樹鳥啼頻白簡持三尺清風扇八閩新題如有便爲我洗京塵

溪居

閒說幽人屋門前碧玉流鴨頭微瞇雪鵝尾淺含秋無際迷青草多情縱白鷗素衣何用染相對自悠悠（亦甚閒雅）

李相亭

百室猶江邑千年李相亭乾坤留正氣山水有餘清赤手扶皇宋丹心契孔明蘋香聊一薦俯仰不勝情（語語有氣）

遊大龍玉枕諸山

炎方秋去後草木正清妍孤寺金蓮擁群峯玉筍聯清油張小塢翠勺酌清泉自是故人會山公醉欲顛

雪後有感

海國偶行眺悽悽感物華春分猶有雪寒食尚無花村落四五里爨煙三兩家荒林翳斜日處處鬧歸鴉（荒寒寂寥之意可想）

答人問信

故人勞問訊賤子愧荒寧習懶詩才減消閒酒量增延賓惟具茗教子自挑燈天地優吾老西疇穀已升

答李貞伯

青雲舊冠蓋白髮老林皋撫事惟看易消閒自寫騷眼前花作陣霜下菊稱豪東海盤陀石昔來坐聽濤

潞河

買棹潞河頭南風麥浪秋正當人欲去恰值雨初收長劍終須試巢鼉且自留舊時陳仲子情逐水東流

戒詩

年來詩作祟努力戒吟哦忽與景相會其如興到何水中韓娥絲絃上肯留句揮筆且掃掃伊誰問華佗

送瓊州太守

滄海隔瓊山憐君幾往還蒲帆一萬里竹屋兩三間首從

鯨鯢窟心歸鶯鷺班春風杏花信又促覲
天顔

五言排律

揚子江送焦廷用還京

一脉岷山水瀰漫入杳冥東奔吳楚境上直斗牛星揚子殊稱號江都表委靈禹功遺舊績璞賦播餘馨極險誇天塹重淵絶地經風濤彌歲月潮汐接滄溟彷彿平鋪練須臾忽震霆蛟鼉横怒氣罔象幻奇形毒霧乾坤暝狂飈草木腥嗟予常作客曾此幾揚舲入市脩香澥臨流薦鼎鉶陽侯波帖息川后鏡泓渟臺殿玻璃國金焦翡翠屏棹歌喧蜃窟帆影拂鷗汀覽勝頻遐眺探幽每暫停登崖揮客袂攀磴扣禪扃盤礴呼龍洞摩挲瘞鶴銘連滄無舊觀吞海有新亭吊古英雄老談玄歷夢醒三吳渾一壤六代已千齡寞落餘隋柳荒唐笑楚萍春來應浩蕩君去正平盜斜日蒜山紫簷煙爪步青倚篷吟北固暑茗煮中泠不擊祖生楫遠尋韓相驄翩然過江樂如躡鳳凰翎

送德州烏學正

上巳今朝是蘭亭何處尋只將離別意都付短長吟青雪鷗邊遠黃塵馬首深作官當盛世樂育遂初心懶設馬融帳特彈宣父琴芝蘭當滿室桃李欲成林志節九秋月文章百鍊金終看三鱣墜未許二毛侵爪外多來使京中聽好音春風凱歸際為我問升沉

夜坐

秋涼偶獨坐不覺到更闌異旨者天多胥者貪閒事不閒經無片雪繞郭自群山酒熟將誰共詩成只自刪無端飛動意都付寂寥間

墨君閣

海外蘇長帽歸來寫墨君清風掃寰宇高節抗浮雲寂寞高尋凋零爲作群消沉傷往事扶植在斯文傑閣從今建遺蹤異後聞我持東海杓聊洗舊塵氛

七言絶句

寄李中舍貞伯

歸舟獨宿砌灘濱夢想明窓一匕深寄語金陵李太白醉披宮錦共何人

寄金陵王尚文

司諫王郎我舊知辭逢詩句李慈恩肯從虎口中閒過纔得歸來兩鬢絲

芥辣鷄口占

徑寸金距鬬風流輸却山東百二州不若委身辛辣地先生扶醉註春秋

送趙弘濟春試

聞說桃花競笑春玄都道士又更新好攜三尺青鸞尾占掃平津閣上塵篇

寄錫山鄒逸士

歌吹當皆上鳳臺忽驚三十五年來題詩欲問城南杏肯爲詩翁白髮開

臺城

不舍奸雄知舍身下愚愚甚甚前辛佛家多少波羅蜜不
救臺城荷荷人 佀謔而有警

謝郭總戎惠海味

東海先生久住人嘗嘗識得味偏真爬沙跋浪橫行者都
作將軍甕盎珍

謝人遺鶴

將軍不遣鶴來軒却送書闌墨沼邊老我歸來靜相對洛
陽長嘆最堪憐

舟中與司馬侍御夜話

短燭清尊話世情幾廻失笑幾廻驚黃梅杜雨今宵霽猶
有行人惡月明 觀此老用意如此則詩可茍作邪

送張秀才虞洛之京

東樓風雨杏花寒很籍春衫酒未乾醉裡催詩驚送別憑
將此去報平安

送張維亨之沂州

琅琊臺下有新晴聽得陽關第四聲千樹梅花滿城雪也
應難比使君清

王中舍蘊和所画團扇

中國古無摺扇嘗見王秋澗記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當世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僕隷下人所持以便事人耳又後因充貢太宗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与天下遂遍用之而團扇革矣今江南惟婦人猶存其舊題團扇因著摺扇之緣起云

素紈團扇王郎画竹石霜柯倏灌中訓是誰家舊時物幾
迴列日幾涼風

題畫

江上新涼霽色開綠雲樹杪見樓臺老漁未肯拋簑笠應
恐輕雷送雨來

石磴盤紆直又斜上方臺殿隔煙霞孤舟倚岸無人渡啼
鳥聲中自落花 工語

雲杉如薺屋如蚶詰曲溪流瀉碧潭獨立小橋吟不盡插
天晴翠太湖南 語甚峭拔

聞南安立生祠

休說生祠與去思素餐懷愧已多時歸來東海煙霞裏不
把浮名白鳥知

題画贈張憲副廷芳

山水情懷軒冕身抗塵終不混流塵西湖十里梅花月來

伴扁舟載鶴人

雲山蒙董石陂陀閒坐船頭看綠波悵望佳人渺何許竹
枝聲斷夕陽多 是詩家語

下第次韻姚公綬春興雜詠

卷幔閒看月滿輪海棠枝上一鉤銀傾宵畫得渾相似祇
恐嫦娥解妬人

右春月

柳眼花腮濕暗添無邊青紫競穠纖茂陵誰解相如渴未
賜金莖一滴沾

右春露

半亭涼月落花香剪剪輕風颭燭光杜宇一聲春夢醒鄉
心千里客愁長

右春夜

落花飛絮促光陰倚遍東風倦客心欲試青衫無酒伴城
南草色自深深

右春晝

青染螺鬟春又歸巖花徑草謾斜暉謝公自有登山屐誰向閒門踏鮮衣

右春山

搖曳東風百尺絲多情渾不繫分離明朝走馬天涯去誰向郵亭折一枝

右春柳

春雨秋風底事忙棲身自欲向昭陽誰憐江外初歸日巢壘未成空繞梁

右春燕

曾向滕王画裏尋春園一見動人心東風吹醒南華夢翅首天涯憶故林

右春蝶

帶雨和煙色更深天涯遊子思難禁弟兄況隔一千里夢繞池塘夜夜心

右春草

訪人不値

茫茫滄海雨浮萍多謝風波偶合并別後相尋不相見風波依舊是無情

胡陵城

漢楚英雄逝水東蕭蕭荒壘幾秋風金戈鐵馬酣爭地付與蒭常負耒翁 感慨

五月朔雨中對菊

濕雲如夢雨如塵庭菊抽苗覺漸新試看枝頭青蓓蕾含香有待採花人

梅二首次韻

香滿江南數百州一枝冀北更風流御溝隄上今宵月添得清光浸玉樓

十載含酸待易牙預將雪艷厭春花不容俗客採消息獨倚清風鶴外沙 句何沙汀更附不詩

李貞伯寄索催荷花之作次韻奉酬

水國芳菲正此時玉容莫負錦囊詩秋聲只在蟬聲裏蚤褪紅衣怨阿誰

壽松

大廈連雲覆九州山樗社櫟亦旁求道邊有箇長松樹誰為工師一洗眸 蔽賢者此有偶

西湖鷗鷺

吟弄清風綠水塘白鷗時拂芰荷裳年來不獨忘機事一箇閒身亦自忘

古祠異蹟為王廷秀寺正賦

千載靈祠異蹟存傳芭薦滌自晨昏巫咸有語傳神意只福忠臣孝子門 意仔

郭文通画 漢然相以圖索題曰此郭文通之画也文通江南人宣德間充內供奉食錦衣鎮撫祿宣廟嘗命之画不附執筆以死休之對曰若書樂画盜死不能草草之為感

水氣漫漫浸碧山奇峯佳木有無間小窓獨坐窮周易不見春風不出關

分梨詞送客

碧玉盤堆白雪梨與君舉手即分離請君試把梨……箇心酸知不知

書董志昂詩後

雪貌霞裾一美人只將遺珮寄清親淵泉有路無由見幾度東風草自春

簡王廷貴亞卿

金陵棋墅舊風流一著秦師百萬休何事先生空自戒只將六籍佐皇猷

寄鍾汪客

汪客別來音信無定雁騎馬入皇都猶南儘有佳山水莫向君王乞鑑湖

答陳公甫

炎瘴都收一雨新獨看天柱聳嶙峋橫秋玉枕眞無用自是乾坤不睡人

寄語江門打睡人于今天地一芳春醒來莫管閒花鳥須積崑崙頂上塵

青莒鋪榻玉枕橫白雲為被天作屏東海先生睡不著日

月當天正大明（是其氣魄）

儋州載酒堂

載酒堂前草幾青東坡贏得古今名若教時宰知公論悔不當初作從伶

天駿弟小星槎

玉河東畔小星槎穩繫扶桑看日華吟渴何愁飲無酒舉頭東海浩無涯

陳摶像

西華山中愛睡臣何曾睡過百年春爭如敲枕醒睡者終作乾坤不朽人（論正）

羅袍

鴨綠羅袍魚口開重敎補綴不須裁眼前多少鵝衣者太守眞懺襪線才（弄筆不忘民隱）

感興

平生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將向客誇忽悟自家丹一寸展州尤更隔天涯（知此則仙為妄矣）

蛇酒

誰封仲虺醉鄉侯獻納春風百病瘳欲向尊前問消息當時弓影是邪否（二十八字直與毛穎傳爭奇）

五色鸚鵡

韓子文章百世名如何亦羨烏光榮雕籠鎖澀香風暖得似荒山野水情（此許子瞻犧牛意）

魏受禪碑

白馬之盟久已寒大碑深刻[illegible]就俾典午為文體莫

寄遂東管劬安（許史）

姜太守廷器惠竹絲簾

分得黃堂一丈簾清風碧沼浪纖纖鶴鳴晝永文書靜不放沉煙出畫簷

答瓊州李貳守

長帽仙翁海外歸乾坤隨處更忘機阿婆饒舌論春夢老子從知夢亦非（出坡意表）

贈寫神者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而今百十張東海只有元來一箇眞

俞舜卿僉憲許柑未送詩以促之

南海黃柑未見分舉杯空望嶺頭雲元宵燈火相將近空

手歸來惱細君號

杜鵑行二首

杜鵑云是古帝魂臣甫何辭載拜勞却怪天津橋上呌呌
將白眼秋青苗
思歸長喚不如歸地老天荒知喚誰却喜居庸關上喚喚
將胡騎去如飛

舞劒臺送客

舞劒臺前梧葉飛蕭蕭涼思欲侵衣天涯萬里孤鴻遠且
對黃花醉落暉

送客

梅類無梅空有名憑將何物送君行金鰲閣下橫江水爲
近源頭徹底清

曉行

曉行梅嶺鷓鴣啼草樹蒼涼路欲迷莫道哥哥行不得馬
蹄南北又東西

仙茆

庾類仙茆舊有名隨旹采服可長生使君昨日纔持去今
日書來乞墓銘可以解貪生者之惑

喜晴

連日雨聲今日收乾坤依舊是清秋高歌莫放行雲[illegible]
作三湘百粵愁

講中庸

齋居雨坐夜何如茗碗爐熏聽講[illegible]全都忘却一
江春水自游魚道即在是正不曽忘

懷友

懶展殘編倚小牕竹風洒面睡魔降懷人應是人懷我目
斷蘼蕪燕子雙
飛花渺渺送春歸忽漫釣簾對夕暉竹下小池雙翡翠銜
魚飛過綠苔磯眼前景人道不出

送下第友人

歲月如輪春復春屈伸何必問蒼旻今年得意看花者多
是前年失意人語不刻而意獨至

絶句

何處竹枝歌一聲片帆渺渺度空明溪橋曲岸人孤立芳
草閒雲萬種情
空濛山色晴還雨繚繞溪流直又斜短杖微吟過橋去東

風滿路紫藤花

送杭州別駕陳嗣升之任

蘇公堤上柳依依聞說年來已半稀君向春風好培植莫
教庭院獨芳菲託物寓訓甚佳

天竺寺尋卞郎中華伯不遇

天竺寺裏訪許仙又躡飛雲過雪川留得新詞耀新景杏
花搖豔碧羅天

潯陽圖

琵琶聲斷夜如何應是青衫淚不多誰信當時負男子半
牕殘燭照雙蛾
客散琵琶已過船詩翁兀坐一枯禪空工薄倖輕粧點狼
籍春風最可憐

送魏雷州孔淵

參橫月落轉銀河未盡秦青一曲歌分付更開三百甕與君沈醉未爲多

元宵

老夫不飲醉元宵歌舞聲中坐寂寥賴有天涯舊知己梅花香澹月輪高

晨起

牡丹零落雨聲嚴燕子來時懶捲簾堦下決渠人報喜新栽竹長兩三尖亦甚清麗

方文美画

花落春歸客未歸仲宣樓上倚斜暉故園遥在三江外綠遍蘼蕪燕子飛風味宛然

葡萄

使車無處立奇功大宛歸來獻草能遺種于今遍天下茂陵冷落幾秋風

晚坐

蝙蝠交飛蚊正喧夕光延我飯前軒明朝又有明朝事不用燃燈且蚤眠

六心菊

六朝人物六朝心紅紫紛紛滿上林輸與當時彭澤令都將收拾付清吟

元宵賞燈

元宵燈火宴西園舊酒新詩障夜寒縱飲不妨連日醉白頭林下一閑官

次韻江員外題壁

綠楊門巷酒旗招廿八醉松江月一瓢却被梅花沿路笑郎君兩頰暈紅潮

紙鳶送陸文質之京

百尺東風舞紙鳶無端聲到別離邊人生自是無根蒂却被功名一線牽

讀宋史

女中堯舜豈虛名惜也垂簾月晝明後世春秋誰秉筆應將斧鉞示儀刑

一枝薜荔二千銀買得中原萬里塵縱有龍鱗長風雨不知艮嶽屬何人

漂母祠

劉伶墳上坐吟風漂母磯頭奠酒鍾眼力還高蕭相國能于餓莩識英雄

春日偶成

盤礴乾坤萬古心無由輸寫強登臨蜂房晴日蛙聲雨都付先生自在吟

和韻留陳公甫

分付輶車且莫巾臨川道上有輕塵平生怪煞荊舒老多讀詩書少識人

詠盆梅

盆裏移來庾嶺春柔枝不稱雪精神莫將桃李輕相比要識留侯侶婦人

端陽競渡

畫鼓紅旗送綵舟健兒八百𦨭中流誰知有箇侍梳於門
倚江山第一樓

即事懷彭從吾方伯

驛路春風催馬蹄獨醒人亦醉如泥從吾亭上八千里獨
唄梅花坐日西

七言排律

進士卞華伯吳元啓用蘇字韻聯句因擬其遺韻

玉河堤畔跨青驪蹀躞香塵再四嘶涼吹蕭蕭收宿雨遙
空渺渺散晴霓主人延客供山茗詩老留題遍赫蹏林藪
號煙驚虎豹滄溟踐浪縱鯨鯢王喬謝俗初成道西子來
吳甫及笄百里飛鶱迷複道九霄傑閣疊騈枅陰何見此
還驚愕李杜聞之亦慘悽方信二公鳴世鳳苦吟我獨觸

藩羝迂踈深愧才何用癡絕應遭俗所詆千古𢀉編空矻
矻半生纏掖自娛偃蹇居有約陳三策學海無邊測一蠡
每許清高凌古栢何能醞藉侶春荑錦堂銀燭舁搖雀玉
椀清冰著凍犀迴雪舞童身鳴鳥遏雲歌妓領螬蠐興來
健筆頻頻掃吻燥甘瓜屢屢剝又向張灣理歸棹謾從燕
市買行桂明朝執手紅亭別舊路愁人碧草萋湫湫澄江
飛斷鴈亭亭落日噪寒蜆回思難求心如結宣祝慈親齒
更齯三十年華身正壯四千道路面成黧才高不讓題鵰
鶚劒瑩時還淬鸊鵜莫以纓囊誇月露好於紫塞掃塵壁
詩書自合承簪紱圭璧寧容雜甑奎傾蓋交情抵膠漆贈
言有味勝錫餅千鈞弩矢君須重休逐兒曹妄射鼷

天趣軒小酌聯句

天台林僉憲克賢黃亞卿孔昭謝祭酒鐸皆成化丁亥春正月在京聯

天趣軒中樂事幷 林 偶憑文字訂交盟 黃 風流地主雲間
彥 謝 眞率賓僚浙右英 張 賜沐尚當餘假在 謝 開筵試把
好懷傾 林 大兒宛轉彈魚鹿小子趨蹌誦鹿鳴 張 香篩刻
痕詩促就 黃 花枝傳鼓令催行與吞剡溪風煙闊 謝 胃洗
塵氛冰月清 林 樹杪落霞天欲暝牆陰殘雪夜猶明 張 競
吟忽漫成長句 黃 欲別仍留不盡情 林 豈爲儒林添故事
要令人世識升平 謝 聯鑣栽得清歡去禁鼓鼕鼕已報更
黃

銅牛水滴聯句

天順丙子歲九月偕張汝山璞同賦此上聯

彼美中丞裔 璞 置身文墨場青金範奇質 弼 玄水溢中腸

毛穎藉滋淬 璞 陳玄共倘佯不勞五丁力 弼 豈墊白畝荒
肌骨疎寒瘦 璞 筋骸束堅強長眠協坤靜 弼 時滴進乾剛
慣助魚龍化 璞 何愁鼴鼠傷脰翻石田雨 弼 灑落研池霜
霈底含汝相 璞 劉寬為彼償登臺豈觳觫 弼 注腹何汪洋
出匣見頭角 璞 濡毫潤文章奚煩丙吉問 弼 焉比曾孫行
判事中書省 璞 受宣天子堂行藏依孔子 弼 飲吸希杜康
蠢是駕轅軛 璞 領牢日彷徨 弼

詞

拙女詞

團扇初成梧葉秋夾羅欲試又重裘也知不是時來蚤拙
女囊空自晚謀

拙女囊空自晚謀清寒到底未爲羞盈箱錦繡依時著多

在春風十二樓

楊花詞

楊花袅袅隨風飃悠悠揚揚低復高海天空濶任尓去莫來沾我木棉袍

送別馮陶質夫之京

雨雪新春甲子晴鳴笳擊鼓發官程禁城到日花如錦白玉階前拜聖明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二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三目録

律詩七言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三

七言律

立夏日送客

昨日吟詩送春去今日吟詩送客回春去定知明歲到客回未卜幾時來(口頭語有委曲)悠悠浮世黃金重忽忽流光白髮催芳草階前紅芍藥分明笑我獨啣杯(句老而工)

送王尚文任南科

綠袍烏帽南遊客青瑣黃扉蚤致身日月重光容直道風雲要路貴清貧蘼蕪兩岸瀘瀟雨竹葉一尊燕市春吳下故人知我問採花應待桂香新

送秦廷韶之南部兼簡沈時陽主事

縉雲郎署錦袍仙路指南都興浩然雙鳳闕前花作陣九龍山下柳如煙(寫景濃麗)祝親遐壽尊連海報主孫忠劒倚天邂逅休文煩寄語相思人在玉河邊

東臯草堂爲宜興王景昇賦

荆溪東下白雲鄉五斗先生舊草堂蔬園幾弓連町疃糧田百畝接陂塘魚龍浦口酒船小燕子風前茶焙香(清潤可喜)應笑東華塵土客馬蹄終日爲誰忙

送任孟材歸天台

送子抱書還故園江山渺渺思綿綿可憐爲別當殘歲未必重逢是幾年(言外欵曲)客路斷猿明月下鄉心歸鴈夕陽邊休將舊業輕拋擲湯湯天衢好著鞭

寓館述懷

爲客京華若轉蓬移家又向玉河東謾凭白石看新綠謾

懶著青鞋踏軟紅三月風光渾夢鹿半生事業尚雕蟲床
頭舊醞江南物且約心知一醉同

栽杏（癸未會試以火變不果乃遷居麻防之右廂作）

玉河東畔春坊裏借得閒齋寄此身偶見移來山杏好買
栽不計客囊貧孤根元荷乾坤力（自是好語）嫩蕊都含雨露春
擬醉紅雲香霧底曲江風景一番新

四月一日觀　東駕享

太廟

鶴駕翩翩出紫宸彩雲香護玉墀春雨行旌旆巖貔虎九
奏簫韶舞鳳麟秬黍杂行清廟禮櫻桃特獻禁園新小臣
未得陪仙仗也著青袍望後塵

訓奚元啓四首

憶昔初逢歲執徐才華落落氣溫如曾酣郭隗臺前酒同
獻陳東闕下書青鏡流年驚老大金門先達笑迂疎明朝
莫負東風約紅杏滿園花發初

話舊情濃樂酒徐青雲道上事紛如自從都下三年別不
寄江東一紙書（天然作對）文筆總高聲籍籍儒冠不脫鬢疎疎
君恩但海何時報笑對雲山賦遂初

芳聲美譽出巖徐吳下風流總不如玉燭拂冠三尺劍牙
籤排架五車書虎丘山色心常醉龍尾階頭跡尚疎聞道
近來詩更好駸駸直欲過黃初

東風遲日弄虛徐撲面黃塵不自如閉戶細看諸葛傳援
毫濡搦右軍書白頭老父音書杳青眼故人蹤跡疎遙憶
鄉園松水上海棠花發燕來初（首首自在）

漳南丘隴圖爲莆田周梁石賦

纍纍荒塚對孤岑回首漳南抱痛深草露松風千里夢秋
霜春雨百年心（感慨味深）誰爲馬鬣封新土空有鵑聲戀故林
試向咸陽原上望漢家陵墓亦消沉

答李秋官廷美

一從失脚下煙蘿都爲浮名受折磨塵土無情淹客思滄
江何處和漁歌（懷抱可想）澈爽懸衍渾如駱蒸紛推盤亦當鵝
賴有床頭孫紉在未應不及化龍梭

用韻答丘時雍主事

三百遺篇最苦心蚤魁金榜醉瓊林東風馬首花成陣明
月樓心柳褵陰（亦自龍鶴）手采動人孫鸞鶩文章傳世萬珠琳

年來袖得秋毫筆時送陽和入錦吟

用韻寄林亨大

少年高枝笑女蘿元龍豪氣未消磨亦貧何必逢人說清
興時還對酒歌（調笑入神）五夜客愁聞蟋蟀九天風信送鶯鴛
男兒須了人間事不信流光一擲梭

霜風凋盡故山蘿爲客空將鐵硯磨白日光陰忙裏過紫
霞心想醉時歌亟將雕虎翻成狗爲得長驅懶惰無奈
昨宵歸夢急三江孤艇去如梭

李廷美過以右軍況予用韻自嘲

顛張妙蹟古藤蘿我欲臨之墨柱磨斷石每嫌（悔）修禊帖飄
風深愧謫仙歌數行障壁渾如蚓萬紙堆來豈直鵝（抑得自聽）
自笑平生眞寒拙天孫何日付金梭

蘇臺懷古仍用雜韻呈陸孟昭員外

吳國危機出子雜千今塵跡亦消磨行人不識楚門怨西女還能子夜歌香徑白楊啼野鳥花洲綠水付群鵞（叙景如画）虎丘山色依然在應笑繁華去佀梭（渾然天成）

用韻簡全聰二上人

同著緇衣避綠蘿晉書唐律共磋磨僧中今見太小朗世上爭傳長短歌（自突兀語詩中不可少）適意豈無千里駿聽經應有一雙鵞偷閒欲結東林社須得蔬盤貯水梭

渡江

楊子江頭幾問津風波如舊客愁新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孫枕不勝鄉國夢敝裘猶帶帝城塵交游落落俱星散吟對沙鷗一愴神

送羅應魁調官福建

江右衣冠此丈夫纔於玉陛聽傳臚百年事業丹心苦節世綱常赤手扶郭隗臺前折殘柳考亭祠下掬寒泉問渠榮辱升沉事天際浮雲自有無

送陳士賢御史督學南畿

（凡大臣陛辭則賜酒飯御史卞有此而士賢此行特頒與賜故首及之）

曉辭清蹕沐殊恩金闕東頭賜玉樽景愚臣虛醉飽要令文教布乾坤淵淵洙泗有流派渺渺江淮無點渾更喜春風報消息幾多桃李在公門（亦以此許士賢不錯愼）

送翰林三同年調官

（翰林編修蘭溪章德懋莆田黃仲昭檢討江浦莊孔暘俱以丙戌進士初受職不易旬上疏得罪德懋知臨武仲昭知湘潭孔暘判桂陽先是修撰永豐羅應魁亦建大議出為市舶提舉乃榜元也故皆入有丙戌四諫之稱）

堂堂翰苑三君子侃侃伊川一葦流日月當天容直道雷霆震地肯低頭衡湘路遠何曾恤州縣官閒且自由寄語南閩舊提舉此生端不愧同游

次楊編修維新聞喜韻

（維新兩弟同中乙酉鄉試而一弟維新為解元維新喜而有作次其韻）

喜氣朝從驛使來金函桂籍到容臺千人入試百人中兩弟登科一弟魁（詩如此對亦工然公不在此）都下群公誇競秀關西諸子總奇才黃封內醞須多領更向東風聽洊雷

蒼編同見伏羲來咒立春風畫卦臺楊葉已穿三葉破梅花還占百花魁鳳凰池上文章伯鵷鷺行中柱石材愧我無能惟沼朓梨床鼻息殷如雷

宜興好寄弋陽尹李端卿兼柬諸公

吳中山水宜興好曾在京華得飽聞蹤跡十年嗟未到風煙一壑要平分筍鑱茶焙銅官雨荷盖蘭舟洴浰雲（風致在筆端）更問東坡田可續便教兒子蚤耕耘

故人官轍各西東欲到荊南恐未逢地主何須尋李尹洞名元是屬張公紅灰酒美衣須當紫竹笛肥詩自工有箇墨翁憔讖我謾憑醉筆記行蹤（便見解達）

梅塢草堂為陳兕賦

先生懶逐世浮沉高臥吳山萬玉林醉賞風霜摇落景靜窺天地發生心影橫疎箔詩先就香撲晴窗帖漫臨（是梅詩）我欲放舟乘好興老逋仙跡擬同尋

書字卷後寄江西陳僉憲

歲事蹉跎已過春聽風聽雨坐兼旬迢迢雲夢千餘里慘慘風濤幾處津張旭可能工字者洪喬不是寄書人（此律中橫放不可擬擬者）

思君兩鬢如霜草何日京華更卜鄰

登遼陽鎮東樓

步上高城更上樓憑闌一望思悠悠山如圖畫催吟興海作杯棬湧醉眸箕子故封今異域管寧舊隱是何州遼閒胡馬時南牧未請長纓愧白頭

復過榆關望兎耳山作

馬首遙看兎耳山歸程又復度榆關蘼蕪欲茁氷初泮桃李未開春已闌撲撲黃沙欺黑帽翩翩白日換朱顏留連不盡東風意客邸凝兒正望還

贈蕭黃門子儀鳳

玉樹亭亭蕭二郎金聲琅琅繼書香攝衣道左朝迎馬燒燭堂前夜舉觴綠樹高崖熊獻台碧波淺瀨鵝輸黃醉來向我論書法野雉家雞漫自狂

憶同年會寄章黃門元蒞

春來都下同年會我在天涯獨自吟花好空勞元白夢泰香孤負范張心征鴻渺渺迷殘雪啼鳥嚶嚶隔遠林歸到曲江春尚在一枝紅杏勸重斟

徐氏賞銅絲燈

太平京國萬家燈東巷徐家最有名金網涌光華月小繡播拖影綵雲輕識工物尊前何用蛾眉舞箏底能令鬼膽驚試問去年同賞者天涯星散不勝情

送秦武昌復任

隼旟遙駐漢江濱江草江花總是春蘇子堂空仍有月庾公樓在却無塵九天雨露隨歸馬七澤波濤縱涸鱗會築沙堤迎太守漢庭黃霸是何人

游永平開元寺

盤盤幽逕尋山寺碌碌征輪得暫停灤水知春冰半黑平山消雪草微青乾坤浩蕩身如寄今古升沉夢未醒更上高臺東北望彎弧直欲射狼星

謁山海關武寧王廟

堂堂燕冀舊山川淪没胡塵五百年太祖龍飛重汛掃元勳虎闘廿周旋金湯控帶華夷限玉帛來朝道路便建此豐功垂萬世令人俯仰思茫然

用韻寫懷

縉雲郎署獨衰遲跛鼈難追八駿馳人道戇懷如汲黯天生訥舌愧張儀吳鈎苔繡憑誰礪燕石珍藏只自奇貧海一麾甘出守尊鱸又切故園思

寄贑州姜太守

甲第塵街挾冊遊黃花二十四迴秋一輪五馬山前月千里九龍江上樓（風人思致不碌碌乃爾）豪興未除湖海氣流平不管廟堂憂前官正是滄洲吏定有甘棠在道周

江西

江西藩府住江東水遶山迴氣槩雄蛟井不妖同邑井鷗風雖有讓文風滕王高閣煙霞古徐孺孤亭草樹濃歲月催人遊不盡夕陽澹澹雨濛濛（中決有來）

滕王閣次韻

滕王高閣瞰江崖此日來遊夙願諧遠近山川供酒案古今人物在詩牌乾坤有意留陳跡歲月無情感壯懷(俯仰宇宙)(感興悠然)欲借梅仙黃鶴去五雲深處拜堯階

送丘一誠省親之京(內閣丘瓊臺子)

旅館西風見小坡依然文思捲黃河青雲北去乾坤大滄海南來道路多照雪短檠那可棄倚天長劒正須磨趨庭若問南安守鐵漢樓頭浩浩歌(英氣自在)

舟中看瀛奎律髓

消閒偶看宋唐詩今古渾疑是一時養氣浩然成骨格鑄詞恥爾助丰姿(是作詩法)渾融合讓擎天手巧妙生憎捧溺兒卷外萬篇收不得白雲青障綠漣漪

寄楊維新學士

聞君紅頰映烏髭老我清江照鬢絲獨守庚申君得法同生乙巳我爲雌一燈舊借東鄰照萬里今懸南國思紫閣彤庭嚴密地便風休寄故人詩

次韻答前任金伯温太守

路入漳江清更幽棠陰滿地說君侯昔年作郡滄黃覇今日升堂愧仲由戟院鶴鳴松露夜山田雉雊麥風秋仙裾已在蓬萊頂猶顧塵寰賦舊遊

謝史掌教送金盤露一壺

泮林新置釀春壚分我金盤露一壺自分獨醒遭俗罵須教沉醉倩人扶(宛轉流麗自是騷人家數)郡厨膳有芝園菜鄉思空懸笠澤鱸却笑曹參眞寂寞隔牆誰與和歌呼

贈新建大尹陸廷玉

西江城下南安棹問我東吳小陸郎書劄綢繆鄉信遠廬觴爛熳故情長閻閭盡醉春如酒藩臬交推月照霜幾度分餘騎瘦馬滕王閣上看朝陽(自然)

寄龍大守先生

秣陵珂馬晉陵舟三十年來憶舊遊浩氣不隨穠李艷清風常共大江流韓公未老齒先豁杜子多愁鬢已秋我欲相尋問眞訣崆峒道士肯點頭(江山人物摠歸指掌間)

和廣東按察使閔朝英韻

到處清風瘴癘分有人傳是紫陽君心澄滄海一輪月思入羅浮萬頃雲憲府舊推名御史詩壇今得大將軍野人欲獻行厨味雨過山溪鼈長裙

南海黃柑遠寄分幾迴細嚼苦思君孤鴻愁坐蕭蕭雨老鶴高飛渺渺雲(平淡中有奇處)花判最能明國法草書何足張吾軍一尊庾嶺梅花月共醉清風却舞裙

贈禮部王希曾

(郡厨新搘竈適希曾至兼念三兒試南都昔癸卯八月望日)

郡厨今日竈新搘正值中秋明月時萬里故人天上至一尊清酒客邊持天時正合留人醉詩句都非媚竈詞却問三郎在南國姮娥能付桂花枝

送弘宜會試二首

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每愼微直道遜詞眞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語傳家數世惟清儉富貴休忘著布衣

爾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空垂淚[illegible]

正青年要盡心（意極苦切）辛苦一兒文世業終羞諸弟向儒林
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陳僉憲将之書報弘宜中會試

故舊書來報我知二郎今亦上雲梯文章白玉階前獻名
姓黃金榜上題移孝要從今日始立心當與古人齊
天恩世世何能報但祝　皇明億萬期

病愈示弘宜

自喜年來樂有靈吟髭添黑眼添青興來謾寫三千字性
懶難窮十一經豚犬也叨登甲第馬牛何以報
明廷（教子忠君之意而無愧）濂溪臺上能容我弄月吟風幾醉醒

陳公甫寓寺連日不見寄之

何事今朝阻笑談淒風寒日暗江南百年事業知多少九

月光陰已廿三綠酒且教人酩酊黃花自笑鬢鬖晚晴
遥過周臺宿細與崆峒道士參（楚楚不凡）

與陳公甫飲有懷賀克恭給事莊孔暘司副

漳江禪院雨聲秋綠水黃花話舊游賀老曠懷應我念莊
生高論許誰酬乾坤古氣雙龍劒江海長風萬里舟（語極豪突）
去鴈來鴻無信息夕陽孤倚斗南樓

用韻訓劉職方時雍

冷落黃花已過秋遠書忽到念同遊風雲萬里官須做歷
土三邊志欲酬落日高臺誰舉燭西風野渡自橫舟萍蹤
雖遠心常近倚遍元龍百尺樓（此翁詩能識東山心事）

送韓推府入覲

韓侯入覲駕輕艘滿載圖書泝大江兩月行程風欵欵九
天膏澤雨淙淙謾收廬阜歸詩卷倒捲淮淝入酒缸老我
舊遊俱在望壯心飛舞未能降（猶有餘韻）

寄建昌太守秦廷韶

老我題詩寄少游天涯幾度斷鴻秋丹心自許乾坤識（自信如此）
白髮誰憐歲月流尊菜關情千里外杜鵑驚夢五更頭（寫意濃至）
章江北注雲南去獨倚斜陽鐵漢樓

閏中秋

乾坤侶愛太平年一半秋光去復旋玉宇重斟今夜月金
錢還和舊詩篇留連丹桂浮香地擔閣黃花冒雨天聞道
廣寒人喜甚秋來兩度慶團圓

重九喜雨

重陽入夜雨聲多剛為吾民洗瘴痾不用萸囊修故事先

從蔀屋慶天和清尊狼籍登山興黃髮婆娑擊壤歌況是
甲兵都洗盡乾坤無處不恩波（詠節序而愛民憂國之意溢於言表）

重陽值雨余承之侍御適至

九日不堪風雨作公餘鈴閣自徘徊更無好興登高去却
有同年訪舊來詩寫風流牋絢錦酒澆磈礧鼓喧雷湘簾
瞑色催紅燭絕勝龍山落帽回

十月六日賞菊

節過重陽又三九盆栽秋菊正開花杯盤冷淡還須賞時
序蹉跎豈足嗟濁酒白衣能自送狂風烏帽不容斜陶翁
故事蘇翁興隨處風光共物華（脫俗）

照鏡

覽鏡今朝忽見吾欣然對語共盧胡鬚鬢乃如此吾

落肝腸還在無（詩本有氣）敝郡窮民眞愧赧蕭言直道太迂疎秋風有使不歸去空負松江巨口鱸

送黄東彭方伯轉貴州

聖主宵衣念萬方福星移度照南荒八番溪洞塵霾淨千古顛崖日月光紫府圖書期校勘青雲冠蓋候行藏一尊鐵漢樓前別細把黄花嗅晩香

答武選司諸公

凝香燕寢晝遲遲一寸心旌萬里馳秋盡斷鴻傳信息天空孤鶴想容儀清朝何用三緘口遠塞還須六出奇（語有覗諷）大陸文章天下伯相逢爲我道相思

謝餘姚諸公

三郎叢叢舜江遊多謝衣冠禮數優時咏緇衣周寓館又歌折柳送行舟秘圖穴口書聲夜靈緒山頭劒影秋老我子長遊興在青鞋何日亦尋幽

次韻答丘時雍太守二首

未老身閒樂有餘芝山舊業作扶疎興來縱鶴開長卷醉至微吟坐軟輿甘與鹿門成隱計肯從監狗薦相如床頭賴有韓檠在且讀平生未讀書

輕風細雨晩涼餘槭槭庭梧葉漸疎念我此時求手筆愛公何日舉肩輿欺人歲月翩翩翩隨世功名碌碌如（開令不厭）矯首番湖幾千里傷心歸鴈一行書

與桑民懌宿別

送別江頭意尚慚僧房留宿話喃喃鬢毛零落風前騖心緒悠揚簇上蠶司馬奇文空啃啃元龍豪氣尚厭厭一梳

曉月催行李水自北流人自南（意思清遠）

復邵文敬（文敬變入東坡筆意寫以寄予評之）

鍾繇筆意入東坡信覺綿多鐵未多東海三分蕊北海永和一變到元和要從蒼頡窮玄妙何必黄庭換白鵞展卷思君不成寐滿天星斗夜如何（畫馬畫骨須是妙手此詩作之）

立司成寄太學進修錄

太學新刊進修錄老生三讀仰儒宗挽回太古淳龐氣掃退如今軋茁風白玉堂前春浩浩黄金臺下月溶溶更芟枝葉尋根本圍棘中間見晦翁

寄張司業振烈被誣家居

少司成下老門生千載追思萬種情埃墨却疑顏子餓濁流難汚伯夷清百年邃閣塵誰掃萬丈陰崖雪自明聞說先生渾不計酒尊詩句寫和平

寄張司業歸休墜馬傷足

天上歸來萬祖空馬蹄偶爾踏東風翻身忽斷青絲鞚蹺足聊憑紫竹節野渡漁舟人競赴名園縱酒客能供玉堂壁水浮生夢從此都將付塞鴻

寄浙江憲副張廷芳

禁籞西頭早筆樓勢參穹昊氣橫秋十年東海叨同醉萬里南州念舊遊風月每尋周子樂江湖又負范公憂（樂憂字下得是）嗟予白髮歸期近有約西湖一放舟

洛錢世恒繡衣韻

魚城如壞塞江安疊鼓鳴笳接好官百粵飛霜千載遇九

[illegible]明月萬人看高懷欲掛扶桑劒苦節何辭首宿盤（[illegible]）
（例可以為丈夫矣）最喜廬山春似海繡衣綵服奉親歡
六年作郡幸淸安筆興詩懷不屬官酒遇故人隨量飮花
當好處及時看（宛曲有情致）鱸肥松水家千里馬倦梅關路九
盤京國舊游如夢寐未知何日罄交歡

送石廷堅進士出宰上杭

三禮聲華聞九州上杭作宰邁時流鐵爐賦足民無恙銅
皷山鳴歲有秋（送人詩似此祝頌者少）不愧王喬曾賜履懶看卓茂
蚤封矦兩京襟珮紛如雨回首春風憶舊遊

輓王侍御母

我哭慈親眼欲枯又聞君哭在長途凄涼鼎釜新加秩零
落波濤舊繡圖無限尋思渾夢寐有懷反哺不如烏憑將
太史新銘刻留與閨門作範模

登東山送馮掌教

落木風高白鴈飛登山臨水送將歸一時景物黃花帽十
載情懷綠酒巵厭煩無塵侵我扇謝安有月近人衣梅關
明日頻回首醉墨留香在翠微

一迴相見一淸吟短髮蕭霜歲月侵浪跡誰憐南又北壯
懷自信古猶今（是甚[illegible]）越王臺北秋風蚤張相祠前暮雨深
莫問玄都凝道士紅塵回首欲投簪（風致）

張丞相祠

時將小至始凄風錦樹溪山富貴冬丞相祠前薦浮蟻將
軍頫上望高鴻紫雲西北三光近滄海東南萬國通（意思宏闊）
樂與故人同一醉欲騎黃鶴從飛龍

又

張相新祠何處尋梅花嶺上最高岑雲封一室藏金鑑衆
滴層堦奏玉琴後世競傳開路蹟當時未盡補天心（得九齡心）
事李猶聳耳青驟遠獨立西風慨古今

偶賦

過嶺囊箱下瀨船丁夫晝夜少安眠溥田湯盡猶輸稅惡
客頻來横索錢窮髮東南皆赤子舉頭西北有青天不才
無計蘇民困食祿乘軒自赧然（感諷甚切）

送客

西風昨夜送鴛鵞南國美人歸興多一頃新田收晚稻數
椽舊屋補秋蘿生憎燕市繁華夢自和吳儂欸乃歌社及
鄰翁應迓我黃鷄紫蟹醉紅螺

題金蓮寺壁

南安北寺足徜徉公務淸遊雨不妨玉版禪師烹茗椀金
蓮侍者仕檀香墨花洒洒孫亭雨劍影翻翻五嶺霜（得詩人之比）
分付山林老猿鶴好分一半[illegible]

南安雜詠

東山絕頂蒙川館北寺奇觀鐵漢樓杭汴兩州南北宋乾
坤二老後先劉龍騰鳳舞英雄氣烏嚇鴟張富貴羞（可想見其為人）
我奉瓣香祠下拜靈風吹面鬢颼颼

從吾亭為彭鳳儀都憲作

倏如炎火忽如冰榮辱升沉不可憑直道且須隨我好抗
書那計被人憎千鍾有分還充腹一枕無由便曲肱從此
名亭聊見志側身天地自兢兢

送牌坊柱到府學

聖祖詒謀萬世傳里閭綽楔表英賢既通地脉壬乾位定破天荒癸卯年五色鳳文能照耀九霄鵬翮自騰騫莫嗤兩柱無多力待看堂堂柱碧天（老語宏壯有夢想賢豪之意）

遊丫山

迎得春來就踏青（脆活自在）丫山路轉磴磳磳毰毸鳳尾郎衣草夭矯龍腰紫葛藤酒甕添香梅可嗅茶甌嚼脆筍初蒸恍疑京國清明後城外看花醉舊朋

紀遊

出守南安秋復秋公餘隨處作清遊水聲沉澈金鼇閣山色周遭鐵漢樓滄海東南連粵徼青雲西北是皇州偶逢過客談時事縱對清尊未寫憂

九日登金鼇閣

落帽風高客袂寒金鼇閣上倚闌干一方文武衣冠會萬里江山眼界寬老驥未應悲峻坂閒鷗何事觸驚湍（自是可感）可憐此地無與菊醉把芙容仔細看（含蓄意多）

四月十日燕金鼇閣

清和天氣好情懷偶向金鼇閣上來六合容開雙老眼百年自笑一凡才山含雨意催詩句江捲濤聲入酒杯（甚有意格）相對新知思舊好何人騎馬醉金臺

詩欲學陸放翁賦此見志

酒杯不及陶彭澤詩法將隨陸放翁南宋偏安翁不幸皇明全盛我遭逢有生同是乙巳歲立命獨嫌磨蝎宮自疑自疑還自笑茆簷燕雀逐高鴻

半閒

身世煙霞塵土閒五分忙裏五分閒（閒口便見）軒裳未果從龍去杖屨時能伴鶴還暫試囊中飡玉法偶於隴上講金丹掀髯一笑圖南老何事常年臥華山（句句見意又復脫洒）

送張廷儀進士

梅雨梅風化客衣小樓燈火話將歸一時雜遝誰能識千仞翱翔自見機陸相祠前鷓鴣語越王臺上鷓鴣飛匣中三尺清冰在却有神光徹紫微

贈蘇州醫學盛春雨

三吳醫學盛元戎（醫學元戎乃醫書近嘗經進故云）世世登壇韜畧雄白髮倦塵隨後殿青年朱李作先鋒杏林陳穀倉儲足橘井清泉汲道通要識軒轅握奇處休尋東海腐儒翁

寄李郎中貞伯

文章星斗氣如春元是烏衣巷里人避世身從宋後匿憂時書向楊前陳十年郎署馮唐老千古孔門原憲貧何日相逢吳下醉秋風老盡紫絲尊

又

南安郡裡寄書來又復榴花五月開陶令辭官空白髮山翁當道正青才絳紗弟子傳三禮粉署賓僚共一杯老我有懷何日會月明空望鳳皇臺

聞報

驛報新聞驚且疑斗南樓上倚斜暉霍光有傳何曾讀疏廣無金亦自歸四海碧波魚上釣萬山明月虎投機（可感）房杜平生立門戶令人矯首一沾衣

送宋秋官景暘

小宋文章侶大蘇，爲行秋令到東吳。懶提豹鼠張湯筆，誰獻監門鄭俠圖。夜月豺狼潜草莽，春風徃行長麓無八駼。應有同年念爲我，城南訪問符。

送董氏兄弟同赴會試

而翁衣繡肅南都，玄武湖頭劒影孤。有子聯芳如二宋，傳家應不愧三蘇。鵠立蘭臺同進卷，鴈行楓陛聽傳臚。倚門人望書頻寄，忠孝齊稱大丈夫。

飲顧天祥家

仲冬風日侶深秋，白鶴城陰好放舟。天地有期誰不盡，溪山如画我來遊。慷慨動盡上句更佳警絕古今 詩懷酒興逢青眼，舞影歌聲醉白頭。三弄梅花促歸去，一天明月又相留。前淨俗慮

送任孝友會試

高帝龍飛進士家，蒸蒸喬木不聞鴉。恩榮有字鐫蒼石，孫子登科侍翠華。不用黃金常滿槖，要須白璧淨無瑕。曲江騎馬東風裏，還問舊時紅杏花。

謝會昌梁孔昭大尹送甲子圖

故人去作會昌尹，寄我新刊甲子圖。感荷此情殊鄭重，喜當老眼未糢糊。條分正閏扶人極，混一華夷仰聖模。意思甚大 自慶此生何幸太，杯傾東海醉歌呼。

用韻答金華陳太守

綠柳黃花盡屬陶，江山好處只登高。百年事業皆塵土，萬里乾坤一羽毛。行處放心無草瘴，眺餘洗耳有松濤。飛鴻信到故人遠，獨倚長風瀉沆寥。豪放痛快

秋臂痛漸愈

一見西風痛臂瘳，烏皮小几寫蠅頭。何須更挽千鈞弩，不用生封萬戶侯。睎髮扶桑乘海釣，放情麴蘗任天遊。山陰舊債從今了，寧問籠鵞尚在不。

送夏正夫赴山東布政

老別無能對酒歌，相看脈脈思懸河。李唐詩律非風雅，莊列文章是鬼魔。醫國須令元氣壯，養民何用教條多。極是至論 舊遊洙泗今重到，應有清風起後波。

續夢

買斷秋光不用錢，只憑酒興與詩篇。起句難得豪放非夢中語 青簾艇子賞香醴，錦瑟佳人菊影邊。興到不辭松寺遠，醉來還愛竹輿便。也知白髮非春事，自廿八西風結晚緣。可謂能退一步者

見桃花口號

瀟灑襟懷送歲華，東風又一度桃花。夢回不許誰爲蝶，酒到隨拈懶畫蛇。絳雪何須醫白髮，青天常自護烏紗。每句自信 耕犁兩具書千卷，付與兒孫任做家。

次來韻復楊應寧中舍

婉孌青袍叅策動，明光宮裏拜明君。丹山鵷鳳聲和律，渥水神駒足絕群。三策又誇金榜捷，一生都擅玉堂文。任夫曾賞高軒過，今日空瞻日暮雲。

曾記垂髫詞放動，青霞衣袂紫陽君。筆鋒卓爾誰能及，詩思飄然自不群。北海風濤鵾變化，南山霧雨豹成文。張翰醉臥三江月，何處飛來五朵雲。

寄丘時雍太守

霏皺詩稾昔題詩流霞光陰又許時故壘荒墟興廢夢飛
花啼鳥別離思此道別情形容殆盡茫茫宦海多新進落落吟壇幾
舊知爲問蘇州白刺史畫船何處醉金巵

散神仙

懶選蓬萊第一班綠袍烏帽醉江山五言詩句參三昧千
古醇醪勝九還孤艇夕陽荷葉亂小樓春雨杏花殷句佳笑
浪鶴背風霜苦不似天遊到處閒

答友

去年曾讀寄來詩今日相逢是舊知滄海儒能容濩落華
山何必問希夷遺興語故浪長松強項霜凝幹翠竹搖頭月滿
池休問當時王謝燕滔滔流水自東之

和江原一韻二首

半醒半醉寫烏絲却憶南安對酒時玉面阿童鸚鵡舞青
衫小吏鷓鴣詩能道眼前語不遺餘力曲江祠畔秋風蚤鐵漢樓頭
落日遲聞道使車重過此此情應與水同馳

脫却朝衫理釣絲慶雲莊上晚秋時秋田百畝供賓醉煙
樹一林催我詩憶味悽淡觸事時還增感慨樂天無復歎衰遲
青雲故舊能尋訪草徑爭看四馬馳

送客歸閩

白鴈風高秋氣涼畫船渺渺旆央央張翰江上蓴偏美陶
令籬邊菊正香稽首不勝恩浩蕩掛冠一任鬢蒼浪是諾壯喜
歸的情思何時騎馬來尋訪攬葉陰中吸荔漿首尾句有意

九日登望海樓

東吳無處可登高望海樓頭破寂寥白浪紅塵成夢寐黃
花綠酒寄風騷感時舊事乾坤老可意佳人道路遙醉帽
任風吹不落無端高興掃煙霄此又一翻案

送僉憲陳粹之考滿過姑蘇

君到吳門好住船故人尊酒漫留連宦途遲速只如此世
態翻騰聽自然有諷意玄墓山藏兜率地洞庭湖接蔚藍天
清遊自是多酬唱好向天池石上鐫

呂秉之員外過

回仙飛過九峯來妙語靈音撓俗埃懶答西池青鳥信笑
銜東海紫霞杯榴皮可畫還須畫桃核堪栽底欲栽鐵笛
一聲騎鶴去五雲深處是蓬萊

和武選彭性仁主事韻

聞君清譽識君遲心逐西江日夜馳使者一緘傳妙句老

夫再拜享多儀金莖玉露天然味水碧空青物外奇念我
舊巢痕跡在丁香花下振幽思

十月廿五日賞菊

萬卉凋殘十月終幽花猶吐舊時叢聊攜甫里黃金橘自
醖華亭白髮翁公道乾坤均潤澤私門桃李不同風東籬
人去無知己矯首天涯數斷鴻

學懶首尾吟

學懶年來苦未能雞聲催促每晨興行殺晨畝春耕具坐
伴兒曹夜讀燈起鳳騰蛟詞不及春蛇秋蚓筆堪憎勞形
碌碌從爲耳學懶年來苦未能自有詩事自悔不得耳

送左府經歷吳世隆還宜興

朝奏封章夕轉官歸來陽羨縱清歡雲霄意氣從今減風

月襟懷此舊覓綠浦鷺鷥隨短行鸂鶒語迴闌(蕭齋語不斷)

(寒儉)張翰亦有南還興欲借荆溪一釣竿

約畢尹遊淮上西湖

欲駕東湖萬里船西湖來賞綠楊煙我將三日酬詩債君費千金買笑錢酒氣旅霞眠畢卓墨花灑雨舞張顛(風情追思)(誰復但者)便從淮水歸京國五色雲中覲九天(不宣旬比歸懷)

夜雨獨坐懷范李方

四簷風月一篝燈脉脉懷君思不勝龍廐未收千里馬鶚籠却鎖九霄鷹何時玉斧重修月今日青氈謾坐冰回首東風舊遊處花開花落總無憑

綠匯堂新成

別館新開綠匯濱蕭然無處著纖塵清風時作酒邊伴酬

暑不欺林下人猶未忘機鷗鳥舞時常得食鷗鵷親天涯故舊休憐我老菌還能嚼紫蕈

宿江樓夢駕部舊寮

身臥煙波江上樓夢尋粉署舊交游吏圍已散飯初下王事方論簪久留隔座誦聲槐轉午滿庭詩景竹鳴秋覺來却笑雲泥隔廿笑誰憐獨客愁

登金山寺樓

第一江山第一樓年來頻得縱清遊盤空蒼隼如相識黃茗緇衣苦欲留筆底風雲搖海嶽壺中日月送春秋古今多少登臨者何事哀吟動客愁

淮安雪夜

自怪平生酒量慳舟中無事可消閑雜書數卷看來厭名紙千緗寫付還蓬背雪聲何颯沓牀前燈影半闌珊危爐砂鑵容相對誰在春風醉夢間

德州遇諸同年

德州南下水如煙忽報青簾繡柱船舊太守逢新太守老同年見少同年官程有限留難久情緒多端話不全分手匆匆空悵望野雲沙樹夕陽邊

懷養素王用賓

吾妻之兄六十餘子孫廿守舊時書象眠匣底先公笏馬集門前長者車不飲却能留客醉有才懶出應時需去年寄我眞行草顆顆驪龍頷下珠

一別王郎六載餘平安時接數行書昔聞匣鎖雙龍劒今見門迎五馬車薄取田租人肯負多藏海錯客頻需九天

使旨授才俊滄海豈遺照乘珠

聞弘至赴秋選

三郎去赴京闈選萬里斜纏父母腸立志讀書須篤實隨時作事要周詳休矜一得春秋富務積三餘晝夜忙小范大程眞軌範平生事業豈文章

題節婦橋

(節婦張汝臣妻顏氏也夫沒年方廿七遂營穴守死鄞辛撫孤以例不及旌表因名墓前之橋以秉其傳云)

北溪高塚對橋門節婦芳名萬古存瞑目終酬同穴志苦心曲盡撫孤恩寒煙蔓草無形跡澹月梅花有斷魂客子往來休濯足溪流從此不曾渾

遊査山(在松城南)

杳翠孤秀峙城南曲磴平橋度藹藍斜日路衢人侶蟻澄
煙林莽屋如蛸將軍財雄威聲振太守題詩酒興酣欲舉
歸航重延佇仙翁丹井迸清甜

高明所（在南安城北）

金蓮山上高明所燕坐居然見八荒虎鬬龍爭俱寞寞鳶
飛魚躍自洋洋漢唐事往江山在濂洛人遊草木香喚起
平生歷土夢松風爲我洗肝腸

渡江

蓬底深杳酒夢醒大江風急正揚舲浪花作雨汀煙濕沙
鳥迎人水氣醒三國舊愁春草碧六朝遺恨曉山青不知
別後東湖上誰愛菱歌倚棹聽

遊小崑山

小崑山勢臥麒麟獨角撐空覺塔新北崦榛篁三佛地西
村秔林百家春陸機舊宅空餘草張翰歸舟却有蓴沉醉
臨流還濯足青鞋猶恐涴黃塵

春暮述懷

旅館孤吟思惘然抱書懶讀枕書眠萋萋芳草日將暮點
點飛花春可憐家信不來江鴈杳鄉心正切海魚鮮欲沽
一斗花前醉自笑青衫不直錢

司馬莊飲餞適遇生辰

今年初度五十四壽酒相將別酒同綵服兒孫羣拜舞白
頭兄弟各西東春光澹澹風吹柳寒意亭亭雪在松莫忽
馬村莊上醉未知何日更相逢

鎮海樓望金山

春晴催我上層城望金山入杳冥樹影連雲孤鳥沒濤
聲撼地萬鼉鳴爽杯嗟我頭先白送酒憐君眼獨青博陸
舊祠還在否也應宿莽語猩猩

遊天平山謁范文正祠

讓王城外事幽尋獨拜天平萬石林憂樂有言終不負經
綸未了奈銷沉乾坤正氣依然在西北驚塵慎莫侵欲問
義田無恙否夕陽歸馬一沉吟

送某將軍帥邊

獨攜長劍守窮邊洮水岷山路幾千五月擅兵走冰雪三
更笳鼓報烽煙巴茶宛馬僧徒市羌語番文驛吏傳自古
班超身未老胥勞深荷聖明憐

陳粹之鴛湖寓居次韻

青雲人借白雲居（新語）似欲逃名伴老漁但覺蘧蘧如夢過
何曾咄咄向空書鴛湖之月狂歌甚虎阜穿雲小醉餘（興）
（不凡）負我同年嘆離索金鼇闕下（淚肩輿）

和谷林亨大侍讀

清和堂上櫂舵船小賞庭中玉馬鞭忽接故人千里信如
投窮漢萬緡錢嬾將貢禹冠頻拂却笑陳蕃榻久懸舊日
繼郎勞問訊應官元不是詩仙

花朝遊大慈恩寺即舊海印也

花朝尋花不見花行行直到梵王家周遭玄海波光合遠
近翠樓煙景勝蘇衲胡僧通漢語香酥鮮乳薦巴茶使高
縱睨乾坤勝
萬歲山前五色霞

人日有感

今年丁未當人日正是春風富貴鄉白玉一枝梅蕊綻黃金三寸韮芽長要令笑語開節塞仍用題詩寄草堂共荷聖恩無以報但將白髮照滄浪

送中都留守王元昭之任

中都萬世　帝王基鳳舞龍蟠山水奇留守將軍奉綸綍謳歌父老望旌旗閱宫松栢青春好豐社枌榆白晝遲聞說　九重懷舊德卷阿還待召公詩

惜菊爲以董良謨

晚香老圃日相親可奈朝來漸覺陳西子面容鸞鏡月楊妃心怯馬嵬塵鷹懷殞覺詩無料解悶還憑酒有神寄語西風看花伴落英堪嚼也堪紉

西湖書院

千載西湖今可書梅花香裏素王居乾坤有意留斯境塵土何曾汚太虛山鬼亦知明禮樂濤聲自洗宋文誅清風一艇輕如葉容我來時給掃除

胥董篁

榾柮爐邊胥董篁肉爲主將采爲兵兩三行酒先傳令五七言詩又築城雪馬紛披鷺赤幟火牛奔突走玄戈滿堂奏凱紅顏客醉舞春風頌太平

聞三山林亨大侍講遷居

聞說遷居又向東書來何處覓仙蹤也知一徑黃塵裏可擬三山碧海中對客揮毫辨文字呼童擁彗掃苍通講堂好作同年會嗟我風前一斷鴻

諭内教子

四兒六歲五兒三莫與肥甘習口饞清白家風毋我愧詩書世澤要人擔三飡白飯何須酒一筯黃虀最用甜聞說有人曾餓死算來元不爲官廉

和樊郡守寫懷韻

一身端爲萬民憂百慮千思不盡頭酒薄郡厨春冷濇燭殘鈴閣夜遲留東南海霧侵孫戍西北邊風徹敝裘萬里轉輸何日了九霄吟賞幾時酬

明時誰敢道時凶可奈東南杼軸空捲逆餉夫無處避欺天惡少有時逢小臣効職曾何補　聖主垂恩信未窮玉節亭前聞好語捷書頻報貳師功

附樊廷暉郡守寫懷原韻

日日奔波日日憂鏡中華髮忽盈頭青山有意不歸去綠水無情强自留公館時常粗糲飯行囊依舊木棉裘也知富貴非吾分秖爲　君恩未少酬

西北頻年値歲凶東南財賦半成空萬方一統雖遭際斗米三錢尚未逢減膳共知勞　聖慮轉輸誰復念民窮感來便欲抽簪去恐負　清朝教養功

公名瑩常山人仕終工部尚書守松郡下三年而遺惠無窮錄此不特爲其詩也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三

張東海先生詩集目錄卷四

古詩

續

詩餘

張東海先生詩集目錄卷四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四

古詩

題畫

遠山如飛近山走茫茫白雲三萬畝小橋盡日無人行孤舟自破清溪口似聞烏啼猿嘯哀長林宿莽驚風來（所謂有聲畫）令人洒然毛骨爽不知身在黃金臺金臺紅塵深百丈騎馬東西事鞅掌見圖喚起山澤心枯腸驟然詩句癢揮毫聊問許郢州何時約伴作清遊我歌爾謡齊拍掌笑看黃河西北流

西施菊

西風吹破臙脂萼館娃佳人醉顏渥蘇臺糜鹿渾不知自有陶翁供笑謔莫信陶翁貧且清花前時復賦閒情東籬落日幾醒醉却笑鴟夷空醜名（從物論人固當以善入輔）

梅居

鳳凰山下梅花屋俯仰乾坤盡香玉逋仙寂寞三百年塵土孤山迷人目清詩往往落人間疎影暗香今始續曲闌小几神與交宛見杖藜巾一幅設呼焦尾流塵襟獨把匏尊酌溪綠興酣不計春淺深陰風颼颼雪簌簌萬頃玻璃拼鶴顛八牕雲氣飛蛾撲鬢塵不到只仙家何必洞天三十六

王內翰梯雲樓歌

君不見運甓翁夢生八翼凌剛風便欲飛闖天九重九重深嚴不容入閽卒怒叱轟霹靂舉杖一觸之勁翮頻時戢安得知青雲自有梯一級一級堪攀躋直上太虛八十四萬里登登周道縣紫霓王夫子眞絕奇更作層樓接上梯道我登者孔與姬由暘夾我腋遷固攝我齊子雲相如捧我足信步凌躐風纚纚（句奇有斷酌）十載不停足兩足幾成胝行行忽至梯之極下視九州一丸泥仲容揚聲叫閶闔閶闔砉然開左扉鞠躬載拜入萬象春熙熙紫微垣東跳玉兔扶桑枝上啼金鷄三千玉女見我笑電光閃爍銀潢西酌我九霞觴中琥珀酒食我九陽鼎內珍珠糜五色祥麟擘作脯三秀靈芝釀作虀小臣飽食謁　上帝上帝曰汝來何遲而我有綸綍付汝悉掌之上與日月增光輝下與華夷掃穢秕姬孔事業今汝為（從月詩化來）王夫子眞奇絕梯雲之樓兀立天地間四海蒼生瞻巇峨咳唾隨風落半空手持錦囊收玉屑噫嘻悲哉九曲迷樓貯歌舞豪華都飼晉陽虎建章宮館候群仙劉郎終歸茂陵土何如王夫子梯雲樓烈烈功名震千古（元龍氣未必及此）

夢奚元啓

曲江池畔龍化魚明光宮前重獻書丈夫意氣薄霄漢健翮不受樊籠拘歸來吳門領煙月三尺劍光飛列鉄不容匣底藏紫苔要封塞外天驕血我曾曳裾趨後塵觴酌還時相親荆卿臺前雪沒脛狂遊不惜肌膚皴南薰樓頭一分手過隙光陰白駒走翠簾兩度見飛螢消息不聞空仰斗今夜翩然入夢寬五色彩筆扛鼎崙白日下照寸心若好風吹入金馬門金馬之門在天上雙雙玉人笑相向夢回海角只孤吟千里百里相思心霜花滿地月華白悠悠何處鳴寒砧

雙松圖壽宜興李尚文

陽羨溪山淑氣鍾何年産此雙喬松百里深根蟠厚地千尋儵色拂高穹星斗流光點上下羲娥倒影迷西東般倕投斧不敢睨萬牛之力將何庸明堂梁柱久缺望但令萬壑號清風（似杜）一枝秀聳扶桑側沐浴雨露參　飛龍乃有仙人張果老自稱神堯之侍中青眸開闔走列缺玉齒談（笑驅）霆霳高坐松陰發孤詠撫弄造化如孩童翩然駕鶴上謁蓬萊宮回視此松兮與天地而無窮

壽編脩徐時用

陽羨之山不産鉅株陽羨之水不育鉅魚山水之秀鍾為儒（起不費力理故如是）　九重敷奏動　天聽片言激俗開蒙愚　天子置之螭坳鳳沼掌綸綍龍以五色雲霞文錦裾綫麟

之祥在今日金罇玉醴來天廚子房厭從赤松老高冠長劒趨座隅揮筆蛟龍走舉勺鯤鯨呿眞陽燥吻不易潤要將東海為盤玉盃與君大嚼三千載醉弄日月雙明珠（豪宕）

張行人銀漢遨遊圖（全是李白但愛君民之情又李所無）

東溟仙人事遊冶穩騎六氣如馴馬雙袂翩翩歷紫清回看一道銀河瀉河中誰泛蓮葉舟玉節翠旗張使者昔日靈槎已腐爛換得蓮舟更瀟灑天孫投杼笑相迎與爾一別三十齡卯金李子又天水天下紛紛今幾更鳳陽眞人握長劒汛掃六合開大明　聖子神孫億萬世三辰五緯皆安盛我欲贈爾支機石恐勞遠訪嚴君平但裁十幅文龍錦為我拜獻白玉京　龍衮縱無分寸闕屐可以之須後庭使者殷勤謝情好遠物奇珎非所寶小臣持節遨銀河特訪南箕傳囑老天孫施巧但教民女織男耕共溫飽

葵花歌幷序

（洞鑑俞藎臣今甲申進士也嘉葵之傾陽自號葵軒偕友潘庭用夜過予邸索詩予欣躍張灯亟書以復即指葵為忠臣葵不復言或曰渠號因其名耳予則曰見心也臣所當盡弗名則邦為邪雖然號之則易副其實良不易耳鄙言無足重輕滄浪之歌在所取也）

古昔有葵花于今有葵花華夏有葵花夷貊有葵花閒花浪丹眯人目多少葵花在空谷俞郎作官秉丹衷乃我此葵繞書屋讀書企仰伊傳濤摺不隨時徙碌碌平生心事一毫欺見此葵花顔色怩嗚呼作忠良不易大聖周公方盡之霍光瀆退功蓋世一旦自營功盡棄嗚呼作忠良不易莫因富貴移初志西山夷齊東海龔高明眞與天壤同紛紛諸子何足數眞猶鬼蜮與沙蟲年年五月來薰風葵

花笑人何時窮

雲山圖

楚人談匡廬越人談天姥何如對此雲山圖為我胸中洗塵土山青青兮雲英英樹蒼蒼兮泉泠泠小橋曲徑數十轉百畝石田如掌平茅屋參差出村墟鷄犬聲中雜人籟鴨舌沙頭竹葉舟紫蟹銀鱸不論價何人拖履吟松風應是勞勞辨詩債我慚詩債百不酬久無清興筆亦羞看此圖中堪避俗可能借我三間樓有樓可借不數住微名羈絆何時休固不能學東山之安石亦不敢望南陽之武侯鑽研章句咀陳腐獨慕萬古情悠悠行當了此念拂袖尋浮丘青鸞白鶴許我駕飄然逕入雲山遊匡廬天姥有佳處覓處小住三千秋

花鳥二首

天台山裏劉郎來玄都觀裏劉郎去人來人去花不知金衣鳥啼春滿樹綠牕孤眠如玉人聞道春歸未識春欲起推牕看花鳥還將羅扇障流塵

青青幽禽豈凡翼傳書曾謁秋風客廷臣宮妾藹如雲只有偷桃小兒識流光忽忽能幾時舊日桃花無一枝幽篁獨抱歲寒節飛來與鳳同棲遲

竹爲玄靖僧賦

鳳皇池頭聽春雨蕭蕭疎葉如相語起來試揭麟毛簾驚看濕透青鸞羽鸞羽萎蕤蔫石傍天風颼颼雲茫茫不知身在玉堂上翩然竟夢遊三湘

題畫 讀將終篇始知爲畫作此賦詠之妙

大山如龍欲飛去小山盤盤如虎踞近山晴露雨三峯遠山微茫不知數劉君家住山之阪蒼藤古木涼陰稠步月頭穿花裏徑看雲別起水邊樓隔林松吹含清響古色莓苔和雨長案頭六籍時卷舒渺上群鷗日來往近年得志上天衢皇華四牡常馳驅道逢江陰何太守爲寫江南山水圖朝回挂向碧牕曉滿幅煙嵐寒悄悄坐中都似舊遊蹤只欠清音一啼鳥

題蘭 詠蘭首及所南亦具詩史

所南畫蘭不著土昔痛中原落夷虜淮南壕上眞龍飛大明一統開洪武從此蘭生始著根所南英魂亦呼舞此蘭不知畫者誰幽篁奇石相爲伍蕭蕭涼月浸湘川燁燁光風轉玄圃佀有芳香撲鼻來襲我衣裾拂尊俎不惹臙脂坡上塵只歸翰墨林中讀援琴欲彈不忍彈空谷佳人心最苦抱素凝和三十年國香將吐猶未吐江離揭車不入群萬古知心賴尼父撫圖握筆驅天風天風吹春滿天下 元有中國皆南土所南畫蘭不著土今日此土非我有也

蘭竹圖 有此詩小畫亦繫世教

張曲江宋廣平堂堂志業竟無成李猫半世握權衡司馬公程明道道崇聖學空自好豬郎引擬排諸老何須卷舌吟嗚嗚試看荊榛蘭竹圖荊榛上聳高於石蘭竹空緣石之側

題竹 玉田劉子鍾拜湖廣參議路河解后戶部副郎遼陽碩宜用爲寫此圖致寮案皆好予遂書其實歸之

劉郎不作桃花夢 起得瀟洒 胷中秀氣何湏洞入公暇時時露一斑腕指所到清風動雲霞袂不沾塵玉節翠旗同跨鳳洞庭野闊天陰陰湘浦波寒雲瀰瀰扁舟載月歌月明半牕環珮聲相送箇中眞趣只自知苦求形佀俱庸哉大笑前朝李息齋俗筆刻鏤堪覆甕九龍山人眞我師太常清卿應伯仲城東邂逅顧虎頭平生三絕人猶重鵝溪轢材白雪光徂徠松爐玄雲凍脫袍解帶寫遺之一醉酒錢三月俸揭來示我索我題為東詩懷空嗟吁小牕短燭理枯桐竹枝謾撫江南弄

送僧還邵武

義師彈琴兼寫竹指端觸處清風足廣陵昕月十二樓瓊裾仙袂同追遊瀟湘晴雲數千里桂楫蘭舟弄烟水雖梵

餘定起白晝長冥心今古何茫茫我賦新詩送君去靈風
忽偃牕前樹

壽蘭谿翁 壽詩不腐自可誦

木犀風細羅衣薄錦瑟瑤笙相間作蘭溪溪上硯山前勝
會無如初度樂初度樂樂未央芝精紫芝堪作糧笑看花
甲數百轉安期老去眉如霜

漁舟 敘漁家婦子情態宛然且及民瘼可念

溪光欲沉風色惡後船來傍前船泊老婦煮糜糜太薄船
頭大兒先一杓篷底小兒苦啼索須待郎食爲汝嚼連日
天寒魚數縮買酒無資人寂寞還勝趨官走城府忍凍吞
飢受鞭樸嗚嗚競唱漁家樂

寄職方劉時雍同寮

我有故人職方劉青鸞骨相懸珠胖吐辭非勁亦非柔東
風吹春明月秋少年經義狂南州時人錯認文章流拜官
偶作司馬儔邊陲萬里勞謀猷高冠博帶青絲裘龍馬千
丈前無驕誰知身與廟廊憂小聰健筆風颼颼剸蛟搤虎
驅貔貅事當凝議少冥搜長僚可否進 宸旒廟謨聖斷
天地侔風行雷厲徧遐陬頻令愁歎皆歌謳乃知片言少
綢繆贖取沙場萬髑髏貂蟬不覺生兜鍪職方小臣不知
由丈夫濟世機可投馮唐郎署亦伊周何須金紫身公侯
我心如蟻才如鳩也曾十載同君遊出守何能轉一籌靜
坐飽食恒自羞摩挲老眼斗南樓望君心事范蘇州悠悠
富貴如浮漚

東坡墨竹爲陳馳苑題 東坡東海殆曠世相感者

東坡寫竹不求工格度自與書法通幹如小篆葉如籀石
稜飛白眞如邕興酣談笑驅造化墨花亂洒皆清風區區
指點求形似俗夫有眼無神瞳憶昔南安寺中壁曾屏先
生洒香墨謟夫欲獻佞胄家翻然飛入錢塘碧錢塘山水
更清妍韓莊雞犬無顏色此圖今置德星堂千載奇蹤遇
眞識東海先生歌且謡墨君閣下聞仙笛

東坡寫竹於南安寶界寺壁佞胄之黨乃以函盛之載以巨舟欲獻佞胄至錢塘而溺

花朝期錢世恒御史不至

北土花朝草木青南土花朝花已盡滿庭新綠啼孤鶯美
人不來空有信悵然酌我金藤卮頽然隱几夢見之覺來
不見倍相思類南類北雨絲絲 金藤卮余家藏鐵金相酒卮

古意

望仙樓上仙人宴口吐晴虹胖閃電引杯酌海海欲乾欲
筆向天天亦旋瑤箋錦帙紫金藤欲向 九重天上獻青
鸞黃鶴未歸來樓下碧桃開幾遍

書吳山雨別聯句後

越山盡處吳山起山色空濛雨聲裏銜雨揚舲列玳筵總
是同年舊知己玉山巉巖張廷芳春風雍容魏仲禮提學
先生李若虛青松聳秀白鶴癯糾髯鐵面江廷叙巳聞憲
副河南除吳橋廷贊我同姓昂藏千里之神駒更有彥章
陳老將出非同途同趣向觴政渾如軍政嚴百罰深杯不
容讓酒酣思湧競聯詩江雨江風鬪清壯我慚沈醉不能
聯先飲同年劉士元鐵冠繡豸能下士途數徐老硯中仙
滾詞怪語洞今古我挫鋒鋩唯醉眠吳山驛中惜分手扶

醉又醉諸公舩諸公高誼摩玄極世俗紛紛誰果識別去
仍題紀别詩柏直提師向韓敵詩成還付阿宜歌雨霽月
明天一碧

紅梅贈蕭文明進士

昔年夢踏西湖月湖邊萬樹臙脂雪誰是東風第一流格
韻繁華更高潔飛瓊王向醉霞漿姑射羅裙淬新血冷落
逋仙招不來白鶴無聲翠禽咽朅來騎馬踏京塵恰遇曲
江紅杏春天上玉音傳賜宴綠袍烏帽採花人醉中彷彿
西湖夢笑倩王郎爲寫眞王郎健筆回造化須將紅紫一
番新

長江歌送黎天與之任鎮江

長江萬里岷峨來奔流到海如奔雷江邊山際乃有鎮江
府襟喉三吳白粵何雄哉況邇南都根本地掌司管鑰須
雄才同年進士黎天與豸冠白簡居烏臺　九重特命守
此土萬姓渴望陽春回天塹之流益浩蕩鐵甕之城益崔
嵬山巔巷婦霑恩澤使車商舶懷恩威公餘嘯咏領風月
金焦江海紛壯觀萬歲樓頭西北望月光烱烱射三台皇
華使者尺一紙會徵黃霸侍蓬萊嗟予荒經百無用抑有
健筆能剪裁是時爲君書德政磨平北固爲穹碑

飲蔣仲學既醉軒

昔年既醉軒中醉雨散星離誰復會轉頭不覺十載餘小
鍇骨重重相對一杯一杯復一杯聚頭話舊渾忘寐李中
書閣在姑蘇新卜居李太僕滁陽府寺閑攻駒王祭酒南
雍復樂領群儒卞民部吳山楚水歌唐虞劉左轄類南海
角今何如矯首數公不可見起舞擊節成嗟吁徐詹事楊
學士玉堂退直勞文思肴香酒熟不我過我與玉山聊適
志觧筆咿咿鸞鳳吟疏盤較較冰雪深凍硯頻烘滾玄浪
短燭屢熱流黃金乃拚今晚復既醉論窮萬物情狀天地
心莫爲功名歎遲暮莘伊渭呂逢時作時來土首亦雲霄
時未英雄自高臥静中看破古與今果是奇才當有箇南
陽臥龍久厭埃姑蘇小范呼不來胸中鬱勃與誰論翩然
便欲飛步登蓬萊我思蓬萊神仙何足道終身山澤成枯
槁何如汗漫大醉三千場與爾同看天地老

石鍾山歌

昔官左轄湖湘去彭蠡風高帆不駐回頭空戀石鍾山白
鷗飛斷迷煙樹朅來又擢大江西石鍾山上幾栖遲時聞
鍾聲發山下緩復急兮高復低恍如野寺僧喚彩高棟懸
𨗳時一觸又如鳴珮趨鴛班五雲雙闕聲從促前呵暫止
湖山翁翁云此處無金鐘岩下玲瓏石作簧江風鼓浪相
激衝遂令天然至音起何煩協律分條理煙波空夢幾回
驚歷土勞心頓時洗乃知鐘名不我欺委蛇石磴尋古碑
蔓草垂蘿古碑沒剔蘚漫閱前賢詩乾坤俯仰五百載物
換星移素風灑

薛御史撫治荊襄流民

無土不養人無人不樂生況聞荊襄土笛畲良稱情所以
群疲民會集闘自營困冀赴林莽窮鱗縱深溟誰能遏奔
逝採訪徒煩刑君今去綏撫要當重哀矜逐逐行者止惴
惴居者盈廢幾暢　皇澤毋苟急時名如何羊公石令人

涙縱横覷

送漕運郭將軍歌

將軍元是汾陽族而父　當朝大都督少年敲箠武庠遊諸史群經靡不讀晉人書法唐人詩時亦鑽研味膏飴彎弧試劒悉歸倚縉紳講義多如簇京華數目小由其調弦撫箭若猿哭　聖明宵旰念南鄙尺一　龍章寄心腹蛇虎潛蹤獵麥青鯨鯢不驚海波綠漕渠汀漫輸乾勞蕭何無謀劉晏促在　廷萬口借將軍共力提綱整條目　九重寵任今何隆要爲四海蒼生福宣尼大訓如日月百姓足時君自足佇看紫府報勳庸　玉陛前頭來釣軸

琅琊歌贈王廷采繡衣

琅琊之山何巉巖鍾靈毓秀生英傑諸葛武侯眞丈夫千載遺風猶烈烈怪底後來何寂寥運化循環終不歇山前泇水忽澄清王郎誕降殊奇絕豈孫從宦遊西江文名已自驚先達涵泳研精二十餘天人策獻黃金闕作縣登封奏最歸繡衣獬豸冠義鐵平生爲學謝浮華探賾網常探理穴謹持三尺應萬端方寸中間懸日月今年仗劒江海間鯨鯢逃蹤豺虎蹶老我相逢話舊遊青天白日何軒豁我思諸葛公不幸當漢末使當一統　聖明時跨越宇宙誰同轍伊呂不足多管蕭安瑣屑王郎生也幸遭逢義利分明扶大節營營富貴不苟趨赫赫威稜何可奪琅琊山前泇水西行當又見生諸葛

味梅歌

紫陽先生百世豪作易本義能絲毫夢寢羲文見康節天地心觸難答逃遺韻流風在閩建後學探求如對面建寧城中我老彭心如朝陽眼如電味易膏腴却味梅梅花消息易中來風霜摧改萬物息天地已復生蓓蕾能含蓬萊春都是雪澗氷崖是何處忽然綻破一兩枝總領杏桃千萬樹乃知一畫微陽新三十六宮都是春小無内兮大無外孰能越此天地仁老彭味梅乃知此豈云甘苦酸辛耳水曹何郎起山林玩物適情在至理沈吟紫陽和梅篇清聲齒頰欲流涎開門正與東風會一輪皓月當青天

春陽道士歌

大海東北名尾閭其深不可以千百萬里拘重陰錮陽陰極處有時飛出火龍珠上透天門轉八極陽光閃閃常如如如此春陽曾識否勿爲黃白賊徒枉奔趨我欲一來亭

上坐魑魅魍魎都掃除兮通沙礫化珍寶兩足快馬翔天衢春陽春陽當自信崆峒道士乃吾儒

望夫石

北固山前一狠石千夫萬夫移不得聞道曾經野火燒老骨蒼鱗變顏色何如山下寡弱人蚤失天兮著孫特狂飈撼地衣不掛怒浪掀天復不溺眼中惟見舊時人堂前那有新衣客匪石之詞獲我心長江浩浩秋月白

杏園圖贈李誠明

文皇衛守臣英傑老李尚書聲烈烈簪纓傳子子傳孫曾孫耿也尤稱絕五車黃卷百年心一段清氷三尺鐵曲江杏園時夢遊廣寒桂子先須折開軒示我杏園圖汲天十里臙脂雪我憶春風曾此遊玉馬金鞭飛列缺黃封疊賜

醉顏酡纈衫競舞清歌咽樂聲震地地若搖豪氣薰天天亦熱此言豈是誇光榮爲報將來激臣節李君況是世臣家奮發酬恩更超越杏園春色何足多要在此心明日月

送許廣安之任

十二街頭三尺雪駿馬健行如跛鱉生憎故人許廣安拂袖告行何勇決東海先生強欲吟凍筆如槌硯欲裂京國青袍十載交欲言不言情哽咽願君勿作繞指柔願君勿作在礦鐵廿雨幽遐冤草甦清風宇宙貪泉竭循良當困聖明時玉燭光華待調燮

有感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可事豪奢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乃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愼德業庶幾永無譁切中時病

西湖圖

人言杭州西湖天下無東坡到處皆西湖觸目會心不在遠誰能肖此西湖圖我從圖中臥遊去湧金門外雲模糊山如遊龍水如練橋如影月舟如鳧孤山深處訪和靖昔日梅花知有無青草離離岳有塚採芳具拜奠金壺安得利刀捻奸孽聊觸憤氣歌嗚嗚異時塵土俱掃盡乾坤清氣屬老夫君不見北京西湖更清妙歌舞浮塵飛不到我曾幾度水雲鄉醉眼看天發長嘯

撫琴圖

我有太古琴珍藏重千金欲以彈古音簡澹不合今人心欲以彈今音手指羞澀空沈吟伯牙絃絕鍾期死後世惟

傳画圖耳撫圖三嘆寫新詩林外飄風送宮徵

重陽爲壽淮上葉封君

我聞東坡老仙道重陽前後十日好黃花庭院競芳菲錦樹江山相繚繞不寒不暖爽羅輕半雨半晴泥淖少淮上封君塵世仙鶴髮烏紗照容昊生辰正在重陽前壺榼如雲慶難老清風動屋詩激秋紫蛻橫空酒蒸繞東海仙翁寄好音珊瑚瑤樹金光草酒徒詞客走且僵舞影歌聲驚一掃天台天姥群仙居群仙和之俱絕倒祝君之壽如彭聃聃乎八百猶爲少定須屢世拜　皇恩便把淮山作蓬島醉到乾坤混沌時日月兩輪常皎皎

題墨鷺

皎皎如玉雪亭亭天下潔胡爲染緇塵鶴鷺混無別嗚呼

請君且勿憎聞道有人曾斷當十萬良民俱變形

夏仲昭画竹爲吳進士題

君不見輞川王郎織鉤鎖漁陽壁飛竟誰隨君不見江南李主金錯刀澄心堂紙同煙銷宋家寫竹文與蘇不求文字稱士大息齋板刻不足數房山尚書特奇古俱隨物改世見稀我　朝好手尚屬誰九龍山人王友石毫素爭先化工力當時揮洒未足珍于今一紙千金直太常清卿得眞傳風流瀟洒與差肩宛如指活妙書法陽冰古勁張旭顛紫宸朝回寫此幅遠近縱橫萬枝玉鷓鴣吟雨下江皐猿猱號煙度岩曲湘靈瑤瑟廿五絃淒淒切切如流泉長日相看竟忘寐箇中妙趣言難傳乃知此老眞奇絶飽弄清風與明月古來數輩皆其儔興酣還陋芭蕉雪鐔津進

士呉延陵冲襟素抱天下清得之不啻如拱璧一洗東華塵夢醒持來索我爲題品務令滿幅煙雲横我醉鄙樸我手拙那能垂世稱三絶恰有紫髯雙玉瓶九京喚起李騎鯨剣溪錦箋三十丈稿草還須張伯英嗚呼若人不可作浩蕩高懐竟何託反復衛公淇澳詩目送翩翩海天鶴

碧桃翠竹圖爲程克勤賦

我本東海飡霞仙擲弄日月旋坤乾爲溺篇章戲翰墨謫來下土三千年而今年纔過五十也隨塵世變華顛甕盎醯鷄時起滅轣轆過眼眞堪憐夜來夢到清都府碧桃翠竹鬭清妍便欲據此混沌竅小結一間天趣軒元規塵坌飛不到洪厓風月浩無邊白面青童吹紫玉花蚪穏跨祭

軒轅乃知舊懐作舊夢可奈茫茫未了緣題詩馳寄玉堂子鮮飈涼洒蔚藍天

巧石歌

麻姑夜謁西王母沈醉歸來鸞驂蟬道人飛劒躡罡風斫得髻梢雲一朵婀娜玲瓏似掌高玉山春晴煙霧消置我筆山硯池側小齋清絶無塵囂從知此石還勝髻世間高髻多爲妖嗚呼漢宮唐殿蘭膏馥玉環飛燕終遺毒不如對此書快讀起來晉作天下蒼生福

贈陳將軍

遼東將軍天上還柳雲夾道號新蟬金鞍玉馬珊瑚鞭拂開海上紅狼煙狼煙淨盡鯨波貼浩蕩詩懐滄海狹聞說胡壁擾耕織梟鳴牙旗劒鳴匣

胡馬歌

漢家有道華夷福貳師將軍坐豐屋漠南漠北草如煙一度春風一迴緑緑草深没黄羊肥胡兒騎馬多馳逐南風吹帽槐陰涼卸下雕鞍一停足望望燕然與朱闕彎弓加弦矢在服胡兒膂力方驕矜應謂此馬房星精騰起四蹄白雪瑩牽來八尺紫雲横誰知天閑十有二追風躡影不可名縱令此馬番入貢可博斗酒一束縑不如射生飲馬湩穹廬高臥胡天逈

醉翁椅歌

我聞歐九已成仙滁陽風月閒少年如何留下一長椅却與東海張生眠張生平日不飲酒胸中又無墨香數十載空沈粉署郎一麾去作南安守脇不帖席睫不交常慮無能答　聖朝豈容便便時醉臥不懼化民野老嘲便將按

劒拂衣起欲學柳州誅曲几遽然夢見歐九云所貴人生適意耳獨醒反被群醉咻若能臥治亦何憂頣公不必惡此椅政餘讀罷時齁齁

登東山問謝安石

我登東山頂酹酒問謝公公有調馬路我有下馬松公有白雲明月兩窈窕我有紫川醉石雙玲瓏公當偏霸坐江左我當全盛從飛龍我生伊洛後不敢恣情聲妓頽纍風我無邊徼寄未試淮淝一掎符秦空公之能事我若不可及公之風流我亦不苟從東山同名地隔數千里我言曾入公之耳青天望斷一飛鴻章江滔滔自流水

擬安石荅

東山謝安石荅爾張汝弼我慚曠達風未免風流癖起來

瀕蒼生談笑安王室爾獨不聞白眼王金陵平生廉謹冠
世名得君不啻魚水樂甘心乃從狐鼠朋使手上遮天眼
黑縱橫顛倒懸蒼生遂令盤石如浮萍乃知士當存大節
瑣瑣小器何足稱爾生濂洛後迷途見日星當自得師報
明廷何須戲與我爭衡東山石無語落日天冥冥

丹鳳樓呈談同年本奚（樓在上海縣治）

扁舟北來海波淼丹鳳樓高海天小樓上三姑共儼然雲鬢
花容長不老大姑團扇裁龍綃指揮海若驅風濤　聖人
御宇波怗靜斂扇笑看櫻相麼二姑潛機先一着小姑拈
子未肯落龍爭虎鬬血玄黃鯨呿蛇蟠勢回薄金雞腿熟
天地冥樓下道人聞剝啄我欲推枰問一言滄海桑田今
幾番孫恩摽賊何緩死崖山忠義何遽亂弱水仙都果何

處欲借青鸞徑騎去五色文輝閬苑花七星劒掛扶桑樹
左攜赤松右洪厓兒東冠棠事章句三姑默默問不應樓
外長川自東注

續

積善寺

望入招提綠樹稠晴雲千頃擁飛樓萬金買地知誰在一
雨洗街容我遊竹淨風清塵不到花飛春去水空流逢僧
懶話三生夢共坐蒲團捧茗甌

懷天駿弟二絕

海國茫茫獨鴈飛仲宣樓上又斜暉杏園春信催行李好
製　燕都遠客衣
倚天長劒重須磨越砥鵜膏今若何聞道有人占北斗雙
龍紫氣近尤多

詩餘

鵲橋仙（為馬宗海同年作）

瓊林宴罷萍踪無定空自傳消寄信天涯海角此相逢這
段舊情懷難盡　交情似海宦途如夢後會安知何處大
家盡力報君親且莫計東西去住

瑞龍吟送司馬祭酒省親

秋光好正遇月窟香清天街涼露諸生雲會都門斯文宗
主今朝出道爲親老常念承顏無便陳情有表　天恩暫
許南歸捧觴戲綵增延壽考金帶緋袍趨拜古今如此從
來少司馬相公曾係念盡忠和孝越山涑水千載相輝耀
娛親暇松風蘿月幽情倘倒只恐丹山鳥口啣一紙天風

曉催入蓬萊島東閣下還將絲綸來草燮調二氣萬年熙
皞

南歸散詞

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船書彼人笑
道癡愚書書寒不堪穿飢不堪煮收拾許多何用處况而
今白髮蒼顏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安得工夫載看渠
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真腴枉說道黃卷中與
聖賢相對語

張東海先生詩集卷四

東海張先生文集目錄卷一

序

東海張先生文集目錄卷一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一

序

夢筆詩序

夫筆紀道之器也道有鉅細也久近也汙隆也純雜也離合也皆筆紀之也或謂筆以紀事未必皆道此不知道者也道何往而不在哉故曰筆紀道之器也古之用筆如此而已近古之書賁瞻視之好魏晉而下益甚則筆之任分矣然世徒泥其點畫波勒之助不亦忘其遠者大者乎上海姚君舜夫志於行道者而尤善書嘗夢人授以筆言者率以江淹李白夢筆事況之予竊謂淹也白也皆未聞道者夢之同否不可知而筆之紀道不容泯也故序而白之不直爲舜夫告且告世之用筆者求之於道何如也

贈周廷鳳南歸序

紫陽朱子萬世人豪也其在當時以單詞片語加諸人後世銖較粟量求其許與抑奪之旨而定其淑慝得失之實其書具存而在所許與者亦不甚多見嘗讀景行堂記謂正介先生周潁之行信於鄉閭於朝立言垂訓足爲世法意正介眞偉人而朱子許與之至也惜未聞其後爲何如今年予以會試寓京與三衢胡君彥超交其同舘之士有周君廷鳳與其從子宗器者皆溫雅有文問其世則正介先生幾世孫也爲之斂容叩其世曰本出于淮而唐初有諱美者用杜如晦薦刺衢州遂家江山故今爲江山人而正介則已嘗祭於學宮爲鄉人人之規範久矣噫朱子之言久而益驗而江山之周可謂世有令聞矣然而崑岡難爲

玉合浦難爲珠世家難爲子弟吾方賀二子之家世而又爲二子懼也蓋小有善不足以亢其宗小有惡亦足以玷其宗爲之後者良不易也二子由邑校而登國學筮仕有日操脩設施將必能亢其宗否乎世無朱子輩則已脫有爲將在所許與否乎由貢而求行固取信於鄉矣垂於後世者抑可庶幾自信乎自信則於正介也有耀弗愧世家子也於其歸書以爲贈

送松江府同知于公之任序

史漢以來記吏治者多矣而兼師教者未聞其能教者又不過記誦辭章句讀義疏耳蓋自道術既裂不知治教一道雖有其人記者或列之良吏循吏而畧其教列之儒林文藝而畧其治卒無統會於一人之身者噫此道不明欲

世之極治豈不難哉吾松江近得同知府事者曰于先生準巹務講學篤於躬行語言文字之末不屑屑也嘗爲舉子者十餘年爲衛糧通判又十年所在以五經授受弟子林立一以謹儀矩破驕吝明體用指聖賢爲的施之於政忠厚明果上下安之識者以爲能兼治教之吏也然而以授經爲教則知之亦淺矣徵科獄訟追捕擊斷送迎遊燕辭受取與顯而公庭隱而衽席無非教也治也治教一源而同流者也豈徒以講授爲哉漢馬融聚徒授業而淫侈自恣教之蠹也唐韓昌黎抗顏爲師作爲師說然未見其能教也宋周濂溪程明道朱晦菴之仕於當時斯治教之吏也雖然弼也末學胡敢以三子望人觀于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先生將行工部員外郞舒本直以弼居先生治下謂宜有言乃敢以是告鄉之父兄子弟當來教於先生徵科獄訟追捕擊斷之外而不徒以講授爲也若於先生何敢云贈弼雖遠在京師當側耳以聽新政則授教亦侈矣

遊東山詩序

景泰癸酉秋八月予來 南都試畢領薦東山俞氏文貴致餉餞騎邀予同薦諸君作東山之遊于時聯轡徐行委蛇山陽遙見浮圖一尖聳出林杪逮趨而前入靈谷寺寺據鍾山之勝

高皇帝嘗賜其額曰第一禪林入寺則古松萬樹凝陰藹翠夾道左右行三四里許始得後堂基寺罹災燬而舊規未復惟餘畫壁高下孱列漫漶剥落令人意注循除而東石下忽作彈絲聲群隸隨共躋之聲益繁應咸愕然驚異又

折而北入草菴遇老僧趺坐設茶餌劇談故舊事侍者導觀八功德水水流曲折潺潺有聲孤松偃蹇若游龍盤攫于上清絕尤最咸盥濯松下久之入東方文文貴舉杯五七行皆充充有自得意周孟京乃絕取唐人遊少林寺詩四語分韻遂起行吟松間時夕陽在山涼飆襲人松聲撼撼與吟聲相應而興益豪各出體裁曲盡情景以予首得長字俾引其端噫東山之遊謝安石嘗擅當時寥寥千載下未聞有繼之者吾儕是遊亦能繼之否乎然以司馬氏偏安于茲安石居宰輔任登高北望新亭之淚殆不勝灑何有乎樂安石而樂其樂也小矣吾儕生際承平四海爲家樂無不在矧覩都會之壯麗山川之秀鬱草木飛走之蕃育樂何如邪安石有靈將嘅昔之不遇矣然則今日之

樂豈易得哉詩曰
金昊澄新霽涼飈襲衣裳漫赴尊俎召靡靡東山陽弛策
馬徐進微吟與騫翔岩嶤古招提熠熠揭龍章萬松陰虧
蔽彌望蓊以蒼轉轉紆石磴登登躡重岡山人道步遠爰
覲神閟祇燦燦功德水一匊清肺腸席苔薄留憩競掇澗
並芳緬懷昔人迹訊之巳昧茫而予自慶幸幸際時樂康
幽夏歸一統文軌同萬方　九重隆繼述
神祖業益昌于時哉非樂負此白日光朋舊交勸侑詎厭
頻飛觴舉觴詹王氣靈祚天地長

送李給事中之南京序

賈誼董仲舒西漢第一流人也治安天人三策才識鮮與
倫比當時以之傅長沙相江都未嘗聞其有不足意鞠躬

奉職惟恐不盡而繼之涕泣者有矣豈當傅相諸王獨優
裕可爲於它職邪考之當時已有尾大蹠盭之喻斗粟尺
布之謠卒至七國變起非若今之親睦恭順府僚坐享
優裕也何今之士夫聞有藩府之　命輒不樂爲乎垂首
喪氣食不下咽者使其處董賈危疑之時將何如邪豈古
人不擇地而安之邪將今之人識有不逮邪莫安於分邪
不可知也比歲　命下妙選進士之文行雅飾者任以翰
林檢討隨侍　忻王講讀蓋將爲府屬也而南京李志遠
以進士有名乃與焉聞　命雖然畧無幾微不足意聞者
嗟異之未幾　王薨而改授南京禮科給事中人交賀其
脫藩府而即清要且衣錦而歸爲鄉里榮志遠又夷然不
以喜人益嗟異之六科諸公醵具以餞而王良璧又其同
年者乃屬予序之予詞君子過事貴有定識識旣定則榮
辱得喪均不足以撓其中矣衆方詢詢我獨坦坦非有卓
邁之識能之乎若志遠者可謂有識也巳董賈雖固未敢
以擬議然志遠方處言路天人治安之策正數奏之秋又
不待問而後發也又嘗恠賈之痛哭流涕頗失於激方今
崇言激論猶弗克一振委靡〻〻可以此深戒而狃循默也
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久遠　清蹕急弛不少志遠必有
剴切之論以副朝夕之注聽乎正誼明道不計功謀利者
斷有望矣或謂古今不相及非通論也堯舜君民者以伊
尹自處尚董賈云乎哉敢進左右以贈

送鈞州守鄭侯序

華亭鄭侯由進士知鈞州論者曰侯可以爲能吏乎夫今

之所謂能吏者必諂媚足以結上官機智足以籠下人矯
抗足以干名聲鷙猛足以攄強黠巧取足以濟緩急侯可
以爲能吏乎噫亦難矣有詰之者曰夫是之謂五蠹奚其
能乎謂侯廉乎曰廉慎乎曰慎勤敏乎曰勤敏正乎曰正
曰是之謂五善有一善可以弭五蠹孰謂五善備而弗謂
能吏哉曰善矣吾恐古而不今也曰昔人有斂山雞于市
號之曰鳳而求售者傾市狂奔而環視之曰鳳有識者過
之而詫曰鳳胡爲乎而斂之百鳥亦胡爲乎而背之衆閧
然怒而詬競斃之而去眞僞之不敵久矣古今人情不甚
相遠以五蠹罔人識者過焉終不斃之果能絀五善而反
弗謂能吏哉侯聞之曰予習五善未能也察五蠹未精也
所行也能無以巧取誘我者能無以諂諛結我者能無以

驕抗干我者能無以機智寵我者能無以鷙猛讋我者凜
然恐五蟲之及而弗能禦也侯之友張弼乃書以爲贈矣
名圭字汝潤世有顯人若宣撫使公荊州貳守公尤卓卓
者善亦有自哉

送奚宗禮還沂州序

沂州古琅琊也介於魯齊之境昔司馬子長嘗欲講學齊
魯以覲孔子之風士生長其地者亦云幸哉夷考周漢魏
晉之間其地往往有偉特人焉若季文子若管夷吾若荀
卿若蕭望之匡衡若丹師若諸葛孔明若王祥王覽若江
左諸王皆沂產也何唐宋以來落落不聞邪豈孔子之風
久而泯邪地有盛衰邪抑紀載者之缺邪或曰古之人才
盛於北後之人才盛於南天下之大較也然殆非至論也

因奚宗禮甫還沂聊與評之宗禮嘗遣二子紱綬從予遊
予因得數接沂人知其俗之質直易與而聖人之化不終
泯也矧方今　聖明在上偉特者將於斯而出宗禮還爲
我詢之祭之後有抱膝而長吟者乎有臥冰之誠孝者乎
有著書垂世者乎有隱於市者乎有葺功節槩赫赫可稱
者乎亦有風流夷曠之習者乎前修之可述宜有繼焉而
起者爲我告曰世無諸葛公輩則已有則草木亦知當不
繫紀載之何如也毋俾前人以專厥美

送徐士亨知羅田序

夫避嫌者其在公私之間乎至公者無嫌徇私者不顧嫌
避嫌者君子之事也是故別嫌之文禮經著之顏叔子使
㛮婦執燭孔子與之若嫌之非常者則周公亦居東以避
聖人之不幸也自道術裂世教漓則有小嫌以妨公假嫌以
濟欲矯嫌以邀譽者皆非也惟君子爲能避嫌故曰君子
之事也陳壽以居喪嫌而貶議王叅元以富嫌而不獲舉
嫌於時者古之人夫豈少哉然壽不慎微而來嫌叅元勢
不得已而來嫌吾友江陰徐泰士亨則遭叅元之嫌者也
景泰丙子歲京闈大比學士劉文介公儼司黜陟士亨名
在第一以文介之公忠二憸人負權力欲私其子而不得
乃誣曰泰乃江南鉅家始有私也憤怒抗章取士亨覆試
于禁密地其文果允稱其計莫遂逮入會試又以嫌屈近
者妙選才具試法律之學於御史臺晚惕精鍊焯焯有聲
然竟以嫌而左授羅田令士亨始若不平曰使凍餒我父
兄而道始可行邪富貴皆天順受而已噫富者人情之所

欲士亨之出乃以其富屢嫌而屢屈士之貧亦不可少哉
何富者往往得倖進不與士亨類哉豈富之名特在士亨
哉抑嘗有富之累哉然士亨襲家世之積勢之不得已者
君子不非焉況發解時雖爲二人所誣事益白聲益起哉
今日羅田之命試以所難非玉士亨於成哉非揄揚士亨
以君子之道哉君子之道顧自修何如耳惟君子爲能處
嫌也吾又有爲士亨慮者今往羅田事上官處寮寀少或
非恪將嫌曰有挾也視小民少或非卹御吏卒少或過嚴
必嫌曰不體貧窶也蒞官伊始情志未孚處嫌尤不可不
慎也雖然懲羹吹虀因噎廢食君子所不取敢曰忠厚正
直勤果以爲士亨臨別贈嫌亦何必計哉吾之　　論有
未悉也士亨尚有以復哉

送學士王先生之南京翰林院序

辭婉而意直有 同刈相戒之風

夏商周皆盛治之代也而後世之治出於周特詳不徒文武造周成康守成宣王中興之大制也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生養微顯獸朋鳥翼複屋伉門下及閭巷荒遐閨闥之幽隹習之細靡不有聞豈其時近其文備哉去於諸侯爨於暴秦文非備也文武而上與夏商俱時弗後也蓋惟二南七月思齊生民崧高江漢諸詩傳播在人簡籍雖毀亦不能泯故三百篇獨全於後世而言周之治特詳也我朝　仁祖淳皇帝發祥啓聖於中都　太祖高皇帝肇基建極於南都迨　太宗文皇帝繼續述其宏綱密紀固掌在有司載在史官萬世攸遵然其委曲深微非史法所得而悉也弼嘗遊南都好從長老問遺蹤往緒欲就一隙之光以窺日月之明待閒年彚滋久滋惑間見篇章亦多膚末哤雜弗足稽也韓昌黎所謂揚厲無前之偉績鋪張對天之宏休非今日作者事乎毘陵王先生廷貴拜學士之命之南京翰林間者咸以斯任優游恬曠若在風塵物表所謂吏隱者也弼竊以原茶豐芑岐鳳圖麟待以發舒於詠歌者蓋有年矣今先生往復其地撫其跡質其事仰聖模之淵弘究宮之忠藎而所以篤無疆之基業者不於此時而述之將何俟乎不可謂　郊廟有頌而風雅可畧也得編之簡籍章徹　宸聽則可以鑒創造之艱難持守之不易默格潛孚殆不必昔之侍細旃伏青蒲而功自倍豈徒言治者得其詳哉吾知先生之不自暇矣況南京之

職文事者惟先生而已少暇則應四方之求銘功焯以垂金石亦所以著國家之盛治於悠久也先生何能自暇哉有鄉進士李應禎者生長於南都好古博洽百年之跡頗言之有據先生叙述於詠歌間其亦容贊一辭乎弼屏先生之知於斯行不敢徒羨先生之暇也尚聽雅頌之音洋洋盈耳焉　皇明於成周之上矣先生何暇自逸哉

夢菴集序

古之爲詩也易今之爲詩也難何哉商周漢魏弗論已聲律之學至唐極盛上以此而取士士以此而造用父兄以此教詔師友以此講肄三百年間以此鼓舞震湯於一世士皆安於濡染習於程督稍自好者率能爲之爲之者不亦易乎沿及宋元猶以賦取士聲律固在也我　太祖高皇帝立極治復淳古一以經行取士聲律之學爲世長物父兄師友搖手相戒不惟不以此程督也爲之者不亦難乎是故進取之士非兼人之資博洽之學雖或好之而鮮克爲縱爲之而鮮克工惟山林之士或以此身爲少援寡助而後爲之然求其克自成家可傳不朽者千百而不十一也則吾陸先生夢菴集之行夫豈可多得哉誠力足以通今日之難以拾古人之易者其夢菴倍是可傳已弼嘗僭評之曰辭濃而清旨幽而貞鏘際宮商鏘金碧焜煌而其中則纖麗不飛陷擇如洗此遇溫廷筠辭可彷彿也若夢菴淵靜修介不苟諧俗居邇城府塵囂不入易學之外惟事吟咏故根本深固柯葉紛敷不可徒以聲律觀也鄉人陳以貞氏好文篤義鋟梓以傳予故爲論古今之難

易而序之觀者毋徒曰古今人不相及也

陳州志序

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患文獻不足徵夫孔子之言天地造化也猶待於徵紀志之書據實寫跡可無徵而作乎無徵而作非簡畧繆戾則蕪穢庬雜不足觀也已　皇明承平日久州郡縣聚莫不有志而愜意者鮮蓋存乎其人耳若陳州乃大昊之墟天下州郡之稱古者莫過焉自有文籍以來則當有載然燬於火汩於水刲於兵弃於人雖金石之堅存者幾何此固通患也而陳之所患尤烈蓋國初城陳適董役者急功凡諸陵廟社墓旁碑斷碣悉灰之以資甃砌嗟夫遺文何所於寄乎賴典籍之載摹搨之木抄謄之牘傳誦之辭往往散見互出旁證曲引庶幾有徵知州戴侯景升乃於政務之暇留心記纂窮搜精覈而遺墟湮谷塵皮敗篋之間殆無留良矣猶且歉然繆以予亦頗知往事以書來訊遂屬以序予念與景升生同郡其弟郎中景元中書舍人景暉又同朝而親與知景升之盡心民事熟矣觀此豈徒以簿書期會爲事者哉蓋爲州治百世計也予曩嘗見學正張廷采纂陳州志佀若過簡正坐無徵力又不逮也近聞河南提學副使劉欽謨撰中州勝覽殊稱精覈將入梓以行則陳州亦在所錄也今又獲見吾景升此志一何快哉景升名圻文獻亡家官其爲政卓卓而克舉廢墜也協濟其事者州之某官某官云

贈尚寶司丞沈廷美序

中書舍人東吳沈廷美遷尚寶司丞有議者曰廷美才猷器局可任劇曹可執邦憲可牧大郡可斡大藩可參大政之書者以其藝文俾典中書用一而遺八九論才者猶惜之今以之守　天子璽符重固重矣無乃枉其所抱負蓄其所設施乎駕部郎張弼聞之曰過矣過矣昔東阜子申齊金父皆纂千金周行西北以購良馬逾年遇一駿於甘涼間競欲得之反面不相能東阜子申曰吾欲得馬以利戰威敵國之大事也是馬力充膽雄足無罔陵淖澤目無矢石殳矛視千里猶舍塽負金甲猶輕縑舍是殆無馬矣子欲何爲而攘我也齊金父曰吾之用馬也入則駐鑾坡押儤仗出則駕玉輅騁天衢必銜不妄振吻不妄敢蹄不妄投折旋中度聲控有儀豈徒以其色純其德良其力充不駭不擾而已哉吾閱馬孔多舍是無馬矣東阜子申曰唏是觀美之具奚以競我乃共質於伊文子子曰仗衛之儀擇其精行陳之間用其麤具其麤者百一具其精者千一精麤具者萬一選萬而得一不以歸乘輿之奉乎無以易矣由是齊金父奉馬以獻咸服伊文子之善論馬也不以廷美幹名藩牧大郡執邦憲理大曹參大政者亦猶是邪議者怗然下意夫　天子左右必才具衆長緩急有濟與當一面領一事者殊科此廷美之遷用人者沈思却慮而然膚見嘵議能知之乎雖然人之才也勉而循日宏滿而弛日削廷美其容自滿乎嚮用騤駿何所不至也是爲贈

送浙江參議張公實序

水居者曰吾性不好馳馬陸居者曰吾性不好舟游非性也習也水居而不舟游陸居而不馳馬斯見其性之有執

矣是故跡山林而以好靜稱者未必真靜也處朝市而靜者斯靜也處高潔而以廉稱者未必真廉也臨財利而廉者斯廉也未見原獸不挾弓矢可許其能不好獵乎程明道不能忘獵心於十二年之久斯信周子體察之至夫周程皆聖賢也惟其能察而能克耳是故不與其處不與更事而能遂識其人保其終者未之有也吾與安成張公實同官兵部者幾十年日與同事者幾一年始欽其才繼服其量今而益信其守矣正賴其磨鍊澄汰以求寡過爾朝廷命下遽擢浙江參議而往使㢸何能已於情邪然公實之往專理銀鑛之務或疑山民競利時或嘯侶呼儔揮鉏奮挺以相戕賊甚者樹號弄兵流毒良善故擇才而治之在武斷以威之耳公實廉而有容庶幾輔世長民之具

非所以威山民也此不然夫銀鑛利之源也世所同欲民所由爭也以貪政臨之傳火以脂也以猛政驅之而又扇之風也此所以爲國之憂也廉以澄其源容以弭其變吾知公實當臥治矣臥治多暇益勵所學則程子之能察能克亦無難矣陟方岳列卿佐其所成就豈與錄錄者等乎公實遠到之器吾計日而望之據事而敷之不敢苟焉以訣也行且有日僚友餞以詩㢸僭序首簡云

送封丘縣計廷玉復任序

計廷玉之宰封丘也既三年考績遂將以致仕告兵部員外郎華亭張㢸乃其同窓友也沮之曰年未及政方成斯君子行志之秋也何以遽歸廷玉曰古之仕也行志今之仕也事勢行志者惠民事勢者厲民厲民者以才稱惠民者負庸名厲民以順勢抑志以偷安顧吾能爲之乎是以欲歸明於黃浦之上讀吾舊書養吾素也㢸遂以其事稍訪諸當道者當道者曰藩司書其考曰廉曰愛臬司書其考曰廉曰愛府書其考曰廉曰愛分歲巡視憲官報其績皆譽之殆無間言也夫守令以是爲最使年及猶難於去況年未及也徒勞章疏恐未遂志也廷玉潸然而已乃憮然促裝赴任㢸爲之曰子之廉而愛大本立矣俯仰事勢雖流俗常態亦有分所當者然其要皆尊上而安下也何欲乎況聞嘗有一二不足於子者矣然觀所書考曷嘗枉夫人心之公邪君子之行已惟恃乎公論之在也彼嘵嘵呶呶者若蚊虻之過耳奚較焉然而自反之道則不可廢我廉矣或明未足以悉事明矣或威未足以懾奸弗明則

欺弗威則玩矧封丘邇都會之所當往來之道下多猾民上逼大僚奸僞滋熾徵發卒迫爲之宰者可弛威而憚鞭朴之繁乎憚鞭朴之繁則徒潔己而無以立事何以行吾志而大惠於民乎用威在明毋憚繁也往矣吾日聽子之威明何以歸爲哉吾與子生同歲得歸當同歸也遂舉酒成禮而別

送廣東左參政劉公文裕之任序

嘗愛古人於立談之頃指顧之際單詞片削之上已著獲爲之間至荷甑舒嘯之微皆能知人之才且期以公輔擬以任使決以臧否如詆指算計不少爽何待事之大處之久而後知哉誠識鑒之過人也已又有共事彌久漠焉不知衆論所歸而後爲然猶未必信者又何其憒憒之甚哉

豈敝之尤將忌之哉果其識之不逮哉何與彼懸絶也弼二十年前聞鄉先生御史施仲告吾教浙江之定海得一佳士曰劉洪字文裕者年少質敏器識宏用世之俊傑也子他日必自識之及弼取進士至京問諸人則知者鮮其知者亦但曰劉其攻場屋之業能古詩辭耳弼以謂此出身之資應世之藝耳未足論也又聞其初嘗授官南京刑部精法律善讞詳耳今官武選勤簿書習條例耳是皆因官修職士之常也遂不以爲異及弼備員兵部幸與文裕爲同僚始見其淩己者若不聞惠己者若不知職事紛攘泊然以應不難難不易易暇則弄琴書若不知身在聲利場中者乃信其不自表暴以取名宜憒憒者之不知沈浮郎署廿餘年視之如常也嘗出佐軍旅事於西北運

謀必當奏功必殺下馬磨盾鼻作露布爽闓動人斯信軍旅非其所短矣然未試民牧且曰民事非所長也噫知人固難何憒憒者不能遐觀傍推若是之甚哉夫君子既具美才則所投輒效禮樂文章兵刑錢穀凡天下事何不可爲若因一事斯信其一能稍有識鑒者不如是也文裕陷資至郎中以西北功食四品禄亦久矣久而未遷憒憒者必笑其固此則誠固於義命不能巧宦也然公論不廢一遷輒至齊東在參政則亦何待於巧宦而速化哉今爲參政則嶽牧之寄也於民事將果能邪若曰文裕循資至大方伯超擢至六卿此有義命弼不知也而於民事尚何待言哉况廣東地大事繁將無不能也憒憒者以爲何如文裕行僚友出祖俾弼作序弼重文裕之遯遯自晦知之者鮮故聊言之非佞也我思古人必有知者

西園留題序

西園之勝甲於東吳主人之賢雅與園稱是故文墨之士往遊於是者日衆題咏日積摹寫風景宣寄性情之作不一而足主人既珍襲之爰命厥孫時茂裝繢褾册名曰西園留題俾繼今有作者聯書之且屬予爲序予於西園造游熟矣徘徊峯巒竹樹之間亭館沼沚之上或陟而嬉或坐而息或蔭而風或沼而濯或聽琴或觀弈或觴咏笑歌或布武登樓徙倚闌曲指九峯於天末望三泖於煙際靈踪古跡彷彿可尋是西園不特甲東吳之勝而東吳之勝舉皆西園之有也然此特常見者耳至若朝陽夕陰四時之化百物之變草木魚鳥之狀雲霞雪月之態可喜可愕

因人而異萬有不齊契會之妙人各得其所得而不能相通者也惟得於中而形於題留於册遺於久致於人則已之所得可通於人人之所得有通於已人已之間均契其妙則其所得不啻倍徙於常矣豈不快哉此留題之册所由作而主人之好事益以著也主人爲李德銘序之者張弼也

泌陽八咏詩序 借泌水賢人之詩化無爲有

泌陽南陽之屬邑也臨川黎之大先生嘗令於斯公暇輒肆遊覽以發舒精神宣暢湮鬱乃擇其山川景物之勝槩倡爲八咏率能言者和之五廿上海邑令李侯仲繡推桑梓之敬以圖其不朽遂梓行之而屬序於弼弼謂八咏之跡黎先生述之已悉無所贅言嘗愛衡門之詩有曰泌之洋

洋可以樂飢說者謂賢者無求而自得又疑衡門之詩繫於陳豈別有所謂泌者乎不可知也然地因人而勝山川景物若在所緣是故廣川以仲舒名隆中以孔明名昌黎以退之名涑水以君實名上至洙泗濂洛以孔顏周程而昭昭於天下萬世也泌產之人吾不及知若今李侯之敏博廉毅治行超卓非無求而有為者乎抑衡門之風久而未泯乎將以之而名泌陽有不在八咏之外乎矧泌陽在天壤間遇黎先生而八咏始出因人而勝益不誣矣弼不佞用著首簡以俟觀風者

雲航稿序

雲間之文二陸名世晉室平吳亦推稱之不已盛乎自後作者代頗有人然以巖穴而晦事功而掩亦不少矣矧雲

間未陞郡時或隸蘇或隸秀故人物之見諸史傳名不以雲間著若韞蒙因二陸後也宣公敬輿亦雲間產也圖志遂非之考類多缺逸由宋迨元文獻益盛元之中世鴻生碩彥共締詩社詩道益昌迨今 國朝顧謹中以雄肆環奇簡知 高皇帝而有經進錄行世宋景文在野集之渾厚今諳識者謂遠逼盛唐管時敏蚓竅集之清麗優柔謂可與袁方駕他若張樞張璧吳子愚輩亦各成家有足傳者近則雲航王公二三君子踵迹嗣響而雲航稿由是而作也雲航蚤欲有為學無不講出遊兩都名動縉紳與之論詩悉中肯綮故冢宰蕭山魏公驥亟稱其有仕材非苟言也落魄不偶而以詩鳴夫豈其得已哉然其措意鑄辭動合矩矱不為叫呼吒咤之豪寒酸咿嚘之陋掇拾摹擬之工雕鎪剔抉之巧益鬱其蹤遠之才而發之於詩其勢自爾也豈不可與諸前輩差肩接踵而並傳邪抑嘗觀前代名人詩選或一人數十篇或僅一二篇益詩之精醇自古不可多得且欲斷自 皇朝之初歷選雲間諸作名曰雲間雅音若斯稿者豈不在所多取乎所愧鄙淺無佀且繫名迹言辛未踐也用書末簡以俟

送黎政盛公以端之江西序

古稱為政者以移風易俗為難益非有其本者不能也有其本矣非持之以久不能也是故虎狼噬人驅之而止洪水墊溺疏之而止旱暵為虐一雨而止劇寇弄兵戡之而止惟風俗偏蔽不可以力競不可以智攻不可以期近效所以難于禦大災捍大患也若江西大藩文獻攸萃民服

農商士尚經術海內鮮儷然郡縣之間文獻彌盛健訟彌張珥筆懷牒者百十為曹鑿空翻虛變幻奇詭雖絕人之辯莫能致詰詩云雀角鼠牙未足以為喻也嗚呼豈經術使之然邪而世之知經者未必然也若曹不知有經邪而儼然與冠東棠者亦或蹈之何也將假經以濟姦肆姦而賊經邪經而至斯戾亦大矣然不世之士往往挺出其間豈以訟徒苛責深求能成人之賢邪何斯賢之化反不能及 皇明撫治百年良吏臨之亦既多矣抑山川之秀有戾氣以間之歟皆不可知也吾鄉盛公拜江西參政而聊一間之公積學有聞凝然重質謙厚慎密內明外和嘗任兵部之武選而釐弊設條績效獨著近任工部之營繕甫逾三月上下咸愜真良吏也化民成俗之本立矣協恭寮

冀期以歲月頑風陋俗縱不能頓革盜不少爲止息以從善良邪吾不信也昔人謂天下無難事書以俟之公名綸字以端以戊辰進士起家云

橘隱詩後序

予讀離騷嘗悟屈原之辭賦爲古今獨步志操與日月爭光名聲與天壤悠久非千載偉丈夫也哉乃栖栖于時彷徨山澤間覩江陵之橘而有感其逾淮而枳也輒以自比作橘頌而反覆乎受命不遷深固難徙之意至謂其行比伯夷而欲置以爲像焉吁橘特一木之微何頌之至是橘適觸乎原之懷原之懷遂因橘而寫也原不遇橘何幸而遇哉遇於一時取重後世正人莊士因物愛己於橘不能無繫於中矣吾友俞君仲學繼世業醫嘗以橘隱自號徵文

於予予以巴叟怪說蘇耽隱術諸作屢及之無庸贅言姑舉原之所以頌橘者復之庶幾爲身心之益蓋仲學遭時處地雖與原異然溷迹於市而不爲市道不競贏邪不射乾沒沖素自持雅有志操尚其亦有侶於橘乎侶於橘而隱於橘使愈進而大愈大而彰則又橘之一遇云爾尚俟予過隱所調商弦搗楚聲歌橘頌將復有起於仲學也夫

贈王鎮撫序

鎮撫武階之執法官也故長於軍所者千戶也亞千戶者百戶也亞百戶者鎮撫也鎮撫雖亞百戶而實貳千戶以行　天子之法所以部轄設施與千戶侔而倍蓰百戶者千戶曰可鎮撫曰於法不可千戶曰不可鎮撫曰於法可與千戶相可否以行　天子之法以福卒伍之士千戶位雖長孰能戾法而爲邪故鎮撫者亦一所之要職非通法理知文事者鮮克舉之景泰癸酉松江所鎮撫王君佐之京嗣其世職而歸其卒伍之士言曰是能執法而福我者相與覘其庭詢其政大夫士言曰是能執法而好文者與之厚者規以其父之政蓋其父忠嘗好文而知法推強濟弱風采動人父卒其兄補嗣兄卒君今嗣之故厚君者以是規之且徵予文爲贈然予何文哉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予敢曰行法有要在身身正法斯可行上之恩斯不負矣士卒之心斯悅從矣於世職何愧哉既書以贈君復系之以詩曰天狼睒睒時出沒弧矢光芒正蓬悖　九重屬精廑庶物蒐羅才俊罔遺逸爪牙世臣襲華秩感恩思奮心如怒握劍提戈聲哱嗶律我苗斯嶙發斯櫛腥膻汛掃

南北一露布奏捷星馳疾雷動　天顏重逆律虎符熀煌燿朱芾丈夫才氣斯弗屈汗簡垂名皦於日

送丁編修歸省詩序

昔司馬相如拜中郎將歸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鄙人榮之沂公王曾及第歸青州郡守軍帥率父老具樂郊迎公乃從間道入謁不敢當禮人恒云古今人不相及沂公後相如千餘載何其超絕歟相如流落市井徒以辭華相知遇若沂公三試皆首選而出又當何如論士者不必究其始終於一端而窺之亦可知其成就矣近時以僥倖一得往往效相如所爲以誇市兒甯婢吾嘗與翰林編修丁原敬論稱爲世俗歎原敬蹈道續學出自高科庶幾學顏志伊者若沂公未足以範之今　朋告歸省吾雲間

之仕於朝者分韻賦詩以贈道衣錦之榮倫矣予安以沂公之事望之亦挽流俗之一機也噫國家清華之職天下人望所在所以自處其厚而挽流俗之薄者豈夫一二可指數哉矧雲間素多士必將有紀述以播于今傳於後者吾側耳以聽

送夏官主事徐尚賓序（代劉廷美作）

天下之事成於才充於學要於道道行以時時以適志志適則道行而事濟矣然時不易得也志不易適也古今豪傑鮮不患知遇之難也得其所難則道之行也易易焉耳吾友雲間徐君尚賓究心正學發以才子名於鄉邦舊科目以才擢倫魁而且低回晦澀者數載始授夏官尚書主事若遇於時矣未幾以內艱去志未適也今年將禪尚書馮公言於　上從以就職命下郡邑即其家以起之繼命巡撫都憲崔公以遄其行過于吳門予偕所與知者餞之各賦詩以別然不以別為意盍詩以幸吾尚賓之際其時適其志展其才行其道以成天下之事而不負所學也予嘗具員從尚賓後知今之仕者雖若際時不易適志者衆勢不得與上官可否事故也公於可則可公於否則疑疑於私則廢其公尼其志才何由而展哉於戲此仕者之通患也吾尚賓受尚書公之知必能相可否事以行其道以濟其事而不負其才與學矣詩以樂道之夫豈私哉然則難遇而遇者事之機也天下之事皆分內事也理分內事以仰副　上心以無負尚書公之知端於是行占之詩凡若干首其一予作也而未足為贈大雅云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請為尚賓賦之

送郭大尹考績序

華亭郭侯考績將行拂筮之得鼎之恒其繇曰鼎玉鉉進士趙弘濟以告東海張弼弼曰子知玉鉉之占乎不易致也夫鼎以養人為義飢者食之寒者衣之蒙者發之病者愈之危者安之逆者順之違者感之戮之死者葬之祭之又為其子孫謀之此所以為養也侯任養之之責者九載亦勞矣哉是故一饋而三起一息而九寤慰下而下或未盡安事上而上或未盡孚惟持其素養定見譽之弗喜暱之弗親毀之弗沮震之弗殞如是者九載上下惬志猶鼎之出否而馴致金鉉之利貞進于玉鉉之吉也玉鉉之吉又利貞之驗也非君子之貞而吉人有終也九載無悔乎不易致也或曰鼎為而鉉闕侯未也斯一邑之鼎方為而鉉暫閑耳將陟　明廷為耳為目為股為肱為心為膂又將出否而馴致玉鉉之吉斯闕矣利貞之戒曰嚴則侯之養人者日充以大裒於人也拖不負矣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侯將以是贊聖天子億萬年之化矣玉鉉之占豈苟焉易致者乎弘濟曰易之占有是夫利貞之戒其效大矣遂錄以贈侯之行

送黃州王大守序

昔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而牛肥夫爵祿之心何奪於芻牧而牛之肥瘠係焉今之牧民者上以爵祿誘之下以爵祿承之知誠於愛民者幾何哉宜民多瘠而少肥也學古知道之士身雖縻於爵祿之中心自立於爵祿之外

則無往而不用其誠矣若曰是可以便簿書是可以赴期會是可以悅上官是可以起聲譽則民之肥瘠邈焉不爲於吾矣今之能吏者多用是道甚而下者曰是可以結權倖是可以來苞苴是可以爲捷徑此又弗論也噫豈朝廷設爵祿待士之本心哉嘗與吾鄉王景明論此撫几浩歎又患察於誠僞之間者不多見也今景明拜黃州守中書舍人沈廷美与之厚屬予言以贈之景明由進士仕南京刑部歷職正郎其聽訟善矣擿覆正矣聞黃之民頗習嚚缺健鬬訟皆不足治也特愛民誠僞之辨敢舉而瀆告焉學古知道者必不爲流俗之所拘也

送徐景旻先生任韶州通判序

古之仕者不違其鄉政化之擧也良易矣蓋生而有識即習閭閻之好惡守長之得失聞吏胥之姦慝損益興革之事皆素講而厚蓄之者一旦舉而加之於上語言習尚皆与民通米鹽雞豚之細家人筐篋之微鮮不周知也撫綏之師表之豈不易哉後世仕必違其鄉走千里萬里外而遴即於民上不識方向不諳土宜言須譯動輒詢政多依違隱忍久而後可知志耳其難易遠不侔矣然後世不爲其易必爲其難人不古若勢所不得已焉耳仕歷其人使違其鄉猶有以子姪姻婭用事蛇盤蚓結鴟張狼噬而殘賊吾民者況可使之得肆於鄉哉故違其鄉所以立防也意仕者皆君子古道必可行也今將於吾友徐景旻試之景旻家番禺今仕韶州通判韶与番禺相去不數日程俱隸廣東藩司往來相接無間者景旻溫厚清慎兼善文翰殆無施而不可仕於鄉固無今世庸人之過舉矣然則山坳澤奧有某兵而阻吾民之耒耜者乎豪民黠吏有珥筆而毀吾民之俎豆者乎有巧刻奢汏蕩吾民之儉樸者乎有桀驁狼戾悖吾民之常者效成風者乎有一於此不能不爲善政之疵吾方爲景旻凜凜若隕萬仞之壓俯觀蛟鼉之淵也景旻必有以處此使談者信古道必可行於今則吾輩好古之迂愚者亦有光矣有使從東南來者時一詢之

九峯倡和詩序

九峯者吾松江之名山也曰鳳凰曰陸寶曰佘曰細林曰玉屛卽薛也曰機曰橫雲曰天馬卽干也曰小崐曹君時和世家富林正九峯環抱輸青獻紫之所讀書其間題曰

九峯書屋人遂以九峯稱之因自號焉書屋蓋久矣燬而復建時和以詩落之寄其弟刑部主事時中時中既和能詩者皆和聯爲卷帙徵予序竊念我朝取士專以經術略於辭華故每科賜進士第者多或三四百人深於詩者首不三四人成化丙戌歲進士三百五十人時和在高第獨名能詩且善筆劄觀政吏部時廬陵王文端公爲尚書亟稱之曰文學政事人也未及受職以事家居朝野惜之時和乃益讀所未讀書益窮探與古人爲儔詩益工矣然特其餘事耳昔柳宗元在唐獨以詩文雄視一世與韓昌黎並以詩較韓則又不能無伯仲也乃當時取士所尚士皆專工宜其卓卓如此時和獨能旁及之蓋與古人專工者爭衡豈非亢卓卓者邪詩之格製且弗較時和之困頓伹甚

於宗元而宗元一發於詩時和則不多見其中殆有間歟豈經術所養與詞華所䂓者然有淺深歟將時和所養止見於篇章間不幸甚矣嘗路者曾有不幸而失斯人之歎否歟豈有而尼之歟將時和之命未遇歟抑人之未遇也命者不可知吾方誦其詩深爲九峯草木魚鳥幸也是爲序

贈鑄印局副使陳啓昜序

昔秦使九方臯相馬報曰牝而黄往視之牡而驪馬至天下之良馬也蓋得其精忘其麄耳流俗論人者徒以地望言豈知人者哉是故高官大爵輒謂其賢且能否輒愚之其惑甚矣蓽敝之秀山澤之癯屠沽之傑其才智豈果盡出高官大爵之下邪如京師百職所萃豈果皆當才也邪

以此論人失之遠矣金臺陳啓昜在禮部爲鑄印局副使因卑官也吾与之交不計其何官但知其於書深六義於風入妙品於詩清簡耳於援人恭而弗謟和而弗隨耳守其職確勤耳廉公耳事上官順而不縱臨下威而有容耳雖然吾与啓昜亦得其麄得其精者中書舍人李應禎乎蓋啓昜自少隨伯父通政公於南京又嘗從師於姑蘇應禎与交久嘗許其孝友端諒有仕才爲副使非其志也蓋有待也此吾未足以知之然而啓昜嘗以畧妙遇好友輒与寫神將恐得其精乎游戲事不得其精固未大失然啓昜亦嘗觀人於麄乎否也其同局盧大用輩欲予有言以表其長宣其蘊噫安得九方臯之術以相天下之士哉不勝爲啓昜發大行臨車之歎

贈范綱禾嘉龍序

吾同年蜀郡范嘉龍嘗侍其先君國子學錄于京師時顓敏已有聞負才望之士咸樂與交學植日富景泰丙子遂領鄉薦成化丙戌登進士第同年中推嘉龍之文敏博豈蜀中山川所鍾有蘇氏父子之風者邪然既明經要諸伊洛之旨誠有異於彼矣豈虞文靖所謂蜀廚濃醯厚醬者邪尋拜行人以廉勤聞輶車所至岳郡縣悉悚敬之甫三載節拜御史噫世嘗患置泅者於陸馳者於江湖操耒耜者命之纂組杜才而償事者多矣以嘉龍爲御史則異於是盍其爲行人時於事之利害民之趨背吏之臧否已嘗熟究而欲規爲之特未施設耳若某郡驛傳道里便於上下者輒疏聞于　朝公論偉之其未行者何限今則奉職

而行決河而東走丸而下也孰禦哉泅者於江湖馳者於康莊巧婦事纂組也奚勞哉宜其不數月聲譽勃然爲名御史也雖然古云言之易行之難今御史按部於外行之易奉職於内言之難　聖天子樂聞善言以貞百度言者自多碩息一人欲言也必會諸同官達諸長察已曰可言而同官不從則已同官從矣長僚不可則已動輒掣肘十言九已誠欲其言者亦沮喪矣是故朝陽鳴鳳久莫之聞言之難哉果言之難所謂行之難也已嘉龍爲行人時已有言今爲言官不難於言也當慎擇而勉之則所謂敏博之文實用見矣行人司正李時舉亦同年也偕嘉龍舊僚友賀之俾予言嘉龍擇焉

送畢進士歸遼陽序

昔司馬相如歸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時人榮之史遷述之至唐詩人猶誇之然高識者譏之未嘗不陋之予亦嘗竊思之是時當洙泗絕學伊洛未奮斯道不明人之失正宜其是陋也已豈獨相如史遷哉然來京師聞一二宦成而歸者亦陳此弊復見過於太守縣令豈陋習猶未泯哉今年與予同登進士者三百五十人奉　詔而歸者半予與厚者皆以此言告之遼陽畢廷用乃以婚禮未行　奏允而歸之鄉鄉之先達數公命為文以贈之且曰廷用以妙年取高科儒先君子所謂不幸焉者當有以戒勉之予受簡而增愧蓋廷用質美而識超若高視千古欲与豪傑之士爭衡者彼陋矣何足云哉但余與廷用亦不可謂不厚此情宜無隱但勵學飾行其道多端此誠

不足論矣然則今人之善未必無史遷述之亦未必無詩人詠之遼陽多君子公是公非予必聞之廷用行且勉之勿謂我陋

送訢怡菴歸漳州序

予嘗寓北京慶壽寺者逾年寺僧之好吾儒經書耽吟咏善筆劄者時來獨唫寓中講議多秀質美姿敏於進業而深嘉歎之若智訢者尤溫雅謙虛讀經雖未得指受亦領解其義往往有造微處規倣趙文敏公書法已得形似詩亦清婉可觀頃其年甫逾冠蹤蹟而進良可畏也今年既領祠部牒職其敎者數輩咸推獎之共舉以主董奉山之良巘寺在福建之漳州乃其父母之邦訢受檄而悲喜交至蓋曰吾從師遠遊而母背矣今得歸而葬吾母展墳墓問親戚吾平生之念遂豈但以主一寺據座令衆為事邪余聞而歎之蓋天東民彝摧抑銷鑠如膏一熵之火於重淵之下宜其萬無遺餘也何以終不泯熄邪於此可識良知良能之根於生而生不隨誘而滅矣冠裳之徒聞此尚有負心者乎吾謂訢之此行亦揄俗之勵也其同袍需言以贈遂樂為之書訢號怡菴

壽椿庭居士六十詩序

吾二兒弘宜來省于南安將歸請曰明年伯父壽當六十鄉里皆預擬其儀齎酒以為壽善詩者侑以詩姻族兄弟子姪甥壻亦有倡和以致祝頌意可無序乎吾謂弘宜曰爾來前爾知有壽之道乎曰有孔子曰仁者壽曰然仁道大矣固不可易而言也爾知謹疾者壽乎曰然曰爾知謹

禮者壽乎乃凝思而進曰未之知也曰禮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固豈不壽乎曰然曰爾伯父少嘗遘疾曾祖守株先生蚤晚面誨之又書一紙置于巾笥中曰智者能調五臟和爾伯父奉持惟謹一舉動一飲食不少忘斯言世之謹疾者殆不能過也壽之道也爾伯父以禮裕身以禮持家凡冠婚喪祭一遵朱子家禮又做義門鄭氏家規歲旦月朔時講而課之凡鄙野所習淫昏之祀痛拒不為里豪俗輩左右牽掣喧噪而不一顧可謂勇於行禮者矣壽之道也謹疾謹禮皆有所受而見之明行之決非仁者之事乎非仁者之事乎曰仁者之事也宜壽也曰吾是以知不待祝頌也然祝頌者人之至情古詩三百千萬億之祝多矣豈徒然哉爾當歸明年秋七

月廿六日伯父誕日也爾與弘正倡率諸子登天恩堂爲賀我亦有詩曰東海西堧壽椿鬱然爰有居士億千萬年蓋椿庭居士乃吾兄汝輔之號也諸子歌此詩庶幾慰我數千里外相望之意云

西郊笑端集序

皇明初松江之善詩者御史袁景文爲最判官陳文東鄉貢進士陸宅之江西僉事董良史處士吳子愚輩亦相頡頏鐵崖先生會稽楊廉夫避地而居松其才贍氣雄震耀當世則一時才士皆宗之往往高古不逮詭怪層出又景文輩所不屑也自後漸入纖巧初學惑之識者惟宗景文爲景文有在野集近方板行而良史輩特間采錄於編類之集耳光祿少卿周尚文乃吾松世家其曾祖汝明嘗館

良史於塾祖仲鼒其弟子也得其所著西郊笑端集者藏於家父封中書舍人溥欲板行之而未果尚文遂躬爲編校而行之蓋所以厚前輩成先志惠後生也集凡若干卷詩家諸體咸備應世之文亦附焉欲觀良史之全者無過是矣蓋良史涉歷艱虞竄伏田野漫爾而仕漫爾而歸潔其身而已詩文亦漫爾而著弗冀有傳也今光祿公乃俾爲不朽之盛事其忠且厚當何如哉惜良史素務韜晦其出處之詳宦業之大不得備見以爲後法而徒以詩文傳亦云不幸矣幸而有傳光祿公之力也又安得如光祿者咸蒐羅前輩之作併刻而傳之使後之學詩者以鄉人氣味相近不至頗僻以成吾松之雅音云

於鳩集引

於鳩集者吾友德慶州別駕黃浩然所著也向在國學時日相過從時出數篇諷詠賡酬之信得風人音格詩者謂近體差於古體七言差於五言要其致王右丞之流歟別去又三年所得將大異乎今拜德慶之命以行後會未知何日惜不得相從於公假坐榔陰酌荔漿含咀其雋也引於篇端以要後之大成云

陳氏思親詩序

予昔游邑庠同齋居者數輩惟陳孟暉爲之長嘗御尊俎群歌古人詩孟暉則悄然不以爲強之則曰吾不能聲律也或鼓琴群坐而聽孟暉則悽然亟退挽之則曰吾弗知音也閒對奕而衆方旁睨鬨然歎賞孟暉則弗一顧然與之論詩亦未嘗不好與之語絲竹音節轉變勝負亦往往

道其故予頗訝其爲知而弗好好而弗樂者數數詰之一日喟然而嘆潸然而泣曰子不深吾先君子也先君子在時每當良辰清夜或對佳賓勝友則焚香鼓琴分曹對奕或嗚嗚弄簫管飲半酣則揚聲高歌聲益懷則酒益進時不肖侍側亦習其一二自先君子違棄拱木且拱睹其事則弗能爲懷因弗復爲也惟夙夜黽勉獲升斗之祿以養先母庶不負先君子之教爾玩愒歲月齒髮日衰不敢以此告人豈吾子年少者若邪言畢又泣自後予不敢以此強之然距今與予不相處者又且十載中更多故母氏又歿遂家居授徒息仕進之意今冬以書來曰吾自退守田廬碌碌於衣食間累夢吾先父母儼若生存豈以不肖不克成厥志冥冥中亦未忘邪子嘗爲我賦思親之詩須

子以序予執筆而歎曰於戲予知孟暉之心久矣其思覩之痛鉅矣獨怪夫天者不可必使孟暉之至於是也然孟暉修之已者當不以是而沮易諸後者當不以是而怠則所以爲孝者益大不止徒思而已且又以覩夫天之定也因序之以俟孟暉名昱父諱士英

贈醫師沈原吉序

賈誼云古之至人不在朝廷則在卜醫之間其果然歟扁鵲倉公古今稱神醫者鵲之治病聲動諸侯而秘所傳方倉公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家怨之要皆挾中淺量使之處於朝廷亦未必能過人也至若倉公之師陽慶則以富給而不爲人治病近世李杲亦富而高蹇病家不敢輕謁問之使處於朝廷亦未知其何如也然而誼非妄人

殆必有見而言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將來豈可厚誣天下無至人之在醫者或有之而史籍不及登載或登載史籍而予未及見或覆爲醫而掩其名或以之自逃而終不以醫名諒不無也夫觀于今雖其術有未造二三子之神其心坦夷不挾有不高蹇而才堪時需若沈君原吉亦庶幾乎此者也原吉家饒於貲而世其醫術凡病家謁已不計疏戚莫不盡心赴之与之議時事委曲周悉咸中肯綮故鄉邦大夫士多推重之居位而有力者屢欲援也原吉乃縮首畏避而不一屑就蓋可處朝廷而膠於醫以逃世者也範之以吾道其能無讓乎予友蔣廷茂病阽危殆而德原吉起之微言以贈遂一言之亦以藥其逃世之病也原吉其少瘳乎方

聖明在上嚮用才俊出也茲其時矣原吉勉夫

海天秋月詩序

周禮太師教人六詩以風雅頌爲三經所以部分聲音之節賦比興爲三緯所以條別制作之體也由古以迄于今詩之變屢矣三經之義微矣唯三緯之行乎詩萬變而弗泯焉若海天秋月之作三緯之比也螽斯鶴鳩之疇也孰作之鄉貢進士計璹也曷爲而作美上海邑令也孰爲令九江李侯仲繩也美之者何美其廉也曷爲美之達輿情也海天秋月曷以比廉天涵海則益清月至秋則倍明以清明之極形侯之廉也侯以威懾姦以惠立柔以文作士以忠事國曷止曰廉古以六計弊群吏皆先以廉廉者吏之本也廉曷以爲本廉則公公則明明則事理事理則民

安民安則國從而安於邑乎何有然則璹之作殆亦得其要矣璹既作之群起而和之或興而比或比而賦三緯之義槩見乎其間三經之義亦庶幾乎有在矣今世無采詩之官詩之達弗達弗計然公輿論於廟堂之上亦或於是而徵矣陟崇階膺重寄以佐　天子之明下以牖斯民不朕則海天之月又將無遠弗屆無幽弗燭矣豈特一邑人士之私言而已哉

任處士輓詩序

夫輓詩昉于虞殯紼謳薤露蒿里之作蓋引紼舁柩謳歌以相哀也然不載於禮經者以其彌文而非哭踊之際所宜辦也近世之輓詩則又不然特頗類黄鳥之哀三良耳若唐人之悼亡哭友亦多矣然皆出於人之本情非人子

所須也今之俗歿其親者率欲多得輓詩爲事有衆然裒經走人之門者甚至恐觸人諱冒吉服郡騎從而往者於情何堪於禮何居於事何益哉然又有可觀者或既祥禫或越數載不忍死其親沒其善其以輓詩爲事則厚之道也而非之者又當有擇若生爲人所欲死爲人所悼念則哀之若生爲人所畏惡死而人慶幸之則何哀之有是亦天理人心之公又君子覲善過惡之機也可輕徇人乎哉若天台任處士守仁素獲爲鄉邦重久矣弗占一命而卒是可哀也今墓木已拱其子純一惧其善之弗彰汲汲祈諸作者於礼無咈於孝有加於俗不苟誠可与也已故序諸首且以解人子之惑於俗者

送姜文博還高唐序

予官京師者久接天下士頗衆其稟習趣尚抱負展施亦各識其髣髴而好書之酷者莫高唐姜文博若也文博聞篤法書者善作書者不計遠近寒暑或壓沙障天雨雪載塗僕僕亟走往觀之購求之見則喜津津發眉宇間至忘食寢得之則如載重寶以歸或中夜起篝燈弄玩不能釋手嘗戲之曰書癖張天駿嘗目之曰墨淫其所蓄古刻外國朝名筆累篋盈几堆床積庋噫何其多也盖其行已孝義交與不苟藏書善書者亦莫不樂与焉予嘗事筆硯竊漢晉諸家緒餘功不加而手不隨往鄙無似文博猥以知書日相過從點劃頗可時或見收而喪志之戒告之瀆矣文博今待選天官且將歸省復欲有言夫友以觀善爲益言亦末矣尚何喋喋哉無已請以書喻夫書作於人而妙

於天故時播而永傳行出於人而弗幾於天雖州里弗歷志也行弗藝若輕重淆矣盖好藝者適篤行者德德猶穀粟也適猶果蓏也去穀粟則饑而死去果蓏而饑者未之有也文博游政伊邇德以得已且將得人誠以所好反諸内則益崇益遠顧不播於時而永其傳哉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一

東海張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

記

味道軒記　滋德堂記　竹梧書舍記
微醉處記　著齋記　吳母鮑氏畫像記
吟風弄月臺記　李相亭記
蒙川館記　梅嶺均利記　東漴横浦橋記
歐陽文忠公畫像記　司馬莊記
張氏墳記　椿庭記　古井記

銘

恩壽堂銘　雙壽堂銘　吳翁壽藏銘
進脩書屋銘　重恩樓銘　端硯銘

倭硯銘　馬肝石硯銘　銀星石硯銘
龍尾硯銘　漆查硯銘　硯蓋銘

贊

左吏部像贊　余孟圻像贊　丘瓊山像贊
陳退菴贊　王養素像贊　東門三事贊
自贊　王安人像贊

箴

言箴

傳

東平劉節婦傳　楊義士傳
楊孝子傳　上海節婦傳　守朴子傳
友山居士小傳

卷之三

雜著

恥菴說　稼軒說　張鐩名說
培善堂說　韻辯　靜怡釋
寫騷亭說　荊南漁隱對　原訟
同年會誡　異龜志　猛鵲志
睡丞志　志夢　六同詩話
王枕山詩話　鵲巢解

書

與李知縣書　答彭都憲書　復趙提學書

議

議積荒粮　議水利

哀詞

哀張聯芳辭　哀張御史辭　哀李欒城辭
哀鄭豐城辭　哀陳編脩母辭
哀陳菊莊辭　哀陸廷芳辭　哀其辭

祭文

京畿演武廳祝文　祭姚冢宰文
祭王雪航文

東海張先生文集目錄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二

記

味道軒記

道有味也聖人安之其次樂之其次嗜之其次知之由而弗知者衆人也悖而弗由者否不知其何如也自世降道裂知者蓋鮮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苟弗能知焉能味其味哉天台師君士暉與予同會試京師嘗以味道軒記見屬予大其志難其事記未作也尋游國學與之比舍日共起處竊見其淡於世味篤於義理衣屝蕭然室無長物其中則充充然未嘗少挫其氣士暉其知道之味者歟聞士暉乃閩藩方伯貢韜先生冢子也先生歷中外位至方伯以世俗觀之士暉宜飫膏粱厭紈綺都騎從況酣富貴間而不以爲過者今乃反出寒畯下而又略無不足意士暉果知道之味而味之者歟昔仲尼以顏淵爲近道曰屢空道無不在也豈專於空哉殆尼於空者易動於物非幾於道者不能不動也噫若士暉者眞能味道者矣俾予記之無佞辭無愧色記可不作乎所愧者識汗辭鄙不足以發其道之蘊而益其味之雋耳抑聞道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宣猶之食物然飲醇酹自有其味不可語諸人也所可語者特醴醨之糟粕之末而已雖然吾於士暉終不能已於言也誠能毋因異味毋間須臾則將益嗜而辨之則知之又不足言矣其進孰能禦哉請揭諸軒壁以爲記

滋德堂記

金山學教諭李先生宗貞以滋德名堂命其徒段璉遠來徵記予受簡而閱之作者衆矣記之詳矣尚何言哉然不容以不答也姑復之曰德之在人猶苗之在田農夫懼其熯也則溉之懼其莠也則耔之懼其蕪也則薅之懼其蝝也則除之又社焉蜡焉祈神之保之皆所以滋長乎苗而冀其穫也君子之滋其德豈農夫之不若哉世降道敝詭僞日甚人心之害不止苗之害也則所以溉之疏之耔之薅之除之凡所以滋吾德者無所不用其極庶幾德日以滋也怠則舍苗而弗耘躁則揠苗而助長斷無獲已故良農不以風雨泥淖而輟功胼胝皸裂而告勸君子不可以造次顛沛而或戾其德然持之有要其惟敬乎嗚呼敬乎具在方冊未易以言也言之易未必能敬也徹內外一動靜洞幽顯貫始終而無間能敬矣敬以滋德其猶農之器乎舍器無以爲農舍敬無以爲德聞先生之究心於是有日予竊致焉夫梓匠輪輿舍規矩斤鑿而事稼則求老農而問焉附於稼者無待於問也先生經史傳業簪組連輝濡染之深講習之素尚何僕僕問人爲哉誠知德之廣大彌綸兩間總錯萬善非區區一農夫之事可參驗然雖然予非知德者無以爲先生益詩曰無佃甫田維莠驕驕請銘諸堂壁以爲滋德之一助

竹梧書舍記

義興山水之區也勝聞古今樂遊而願居者衆不特杜牧之蘇子瞻輩人也予每聞銅官芙蓉琅玕諸山善權張公諸洞滆湖洮湖荊溪諸水則歆動于懷而未暇一造

今年獲會蔣悅仲學于京乃義興之世家也就而訪其詳焉則惟竹梧交蔭書舍其間趣味攸適不可置言初不知天壤之大日月之明四時之運寒暑之交風霆霜雹之變何如也溪山林麓洞谷城郭尚何知哉予愕然驚且疑豈仲學嗜學之篤潛心于內而忘其外耶仲舒下帷而三年不窺園者似耶雖然潛心于內者殆不知若竹若梧也書耳殆不知舍也舍耳殆不知書也古今聖賢英豪俊傑成敗得失離合當否殆亦不知也一勢耳殆不知勢如何也一理耳殆不知理之在吾萬古而前萬今而後在人在物在時在數渾渾於吾心耳殆不知理具心心具理惘惘耳倀倀耳官官耳竅而目目自視竅而耳耳自聽竅而鼻口自味肢而手手自持肢而足足自奔趨吾而忘吾斯之

謂內也仲學大而不知天壤間山水何獨得於梧竹之深耶豈若周子之庭草明道之盆魚耶不然亦外矣夫學莫先於道道載於萬物萬物皆道之形體也得之於日用動息視聽踐履間皆吾學之資也何止矻矻乎塵編蠹簡朝含暮咀古人之糟粕耶仲學竦然起而三謝且曰先生之言廓然發我矇矣請筆之書舍仲學庶不負蔣之奇之約絡貫田築宅以居義興先生果來遊乎不徒山水之勝得以發舒一洗眼皆塵土也吾於梧書舍中趣味亦得以一寫矣遂記之

微酡處記

浙水間有偉士焉曰用亨江先生志溥雲天而學究其實名播遐邇而職廿於平人莫測其何如也嘗過華亭張弼而告曰吾有觴賓待之所署曰微酡處吾適吾情吾恐醉之禍人子為我記之弼唶然嘆曰聖賢之心不易知也然嘗一勺之鹹而知海之味睹一隙之明而知日之光舉一言之微可識全體之大康節邵子嘗曰飲喜微酡邵子之心其有所憂乎月之方中憂其昃也物之方盛憂其衰也世之方泰憂其否也事之方亨憂其窒也陰之方長憂其剝也飲之酣則憂其醉也憂其醉之禍則謹其醉之漸微酡而止其樂也永惟邵子其先天下之憂得天下之至樂者歟或謂邵子之學出於陳圖南輩然圖南乃獨醒而不知酒之樂者不可以語此世之饕富貴而不返者則溺於樂而不憂其禍一醉日富抑又不足以語此夫人知醉知醒而惟微酡非知易者不能知用亨讀易而工履易而順

人方以高官重祿望之乃僅取一教官而往不獨醒不日醉樂微酡者也其有得於邵子之意哉視彼沈湎頗冥號呶肆逸累其形弊其生毀其成者相去蓋萬萬矣用亨持是心而進而大夫而卿輔皆微酡而邪之醉吾知其免夫憂之及也用亨曰諾他日當會於其處慎毋浮以大白

著齋記

事親之誠自然之衷也自佛氏入華喪祭禮廢誠散而滅知者鮮矣聞古經如在如存之語若誕漫文飾且驚且疑嗚呼夫衰氏猶陷溺甚矣有能特立獨行以盡事親之誠者君子寧不亟與之乎錢塘鍾季珍氏宜在所與也季珍名順早聞其父背事則凝思惘惘若得一見之事母孝毋卒喪祭如儀不御酒肉滋味者三年哀慕之思彌久彌

切若或在母側笑語唯喏趨走奉承焉其娛禮部司務項
君文祥篤行士也每於縉紳士夫間道之縉紳士夫韙之
名其齋居曰著屬余記之余撫几起曰若斯人者可與讀
古經矣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其信然乎夫著者心之誠親
之攸在也紀昌學射久視懸虱大若車輪虱豈果輪若哉
精誠之至著於心目間者至微而至鉅耳是猶未也舜見
堯於羹於墻堯胡為而在羹墻哉誠而著也方今庸愚之
夫狃於習安於誑夷狄之鬼了無相涉而謂其能出光恠
降福禍彼誠之所施一何悖繆哉人子於親一體而分罔
極之恩匪言而知發於天衷之自然耳有見有聞夫豈人
之誑我哉古經之言蓋先乎天下萬世之情而發也季珍
之所著何如誠之所獨得不能語諸妻子也吾為子記吾

道吾誠知不相遠耳齋居之規備見者能述之予可畧已
嗚呼安得所往有季珍輩相與復古也夫

吳母鮑氏畫像記

新安吳斯能氏生廿月而母鮑氏歿歿且四十餘載矣追
慕罔極惓惓不忘嘗潸泣而嘆曰母以生我而我不一識
母天地間我何至此極也適來華亭與善繪事者周鳴鳳
交乃以情告乞繪母像以虔事焉鳴鳳復之曰寫神之法
毫髮不似則為他人吾素不識公之母何能貌其髣髴哉
斯能慘慘然意沮而鄉貢進士張天駿解之曰丁蘭刻木
肖母以事之久而有血氣之徵焉木雖肖母豈眞母之身
而有血氣乎惟人子之誠孝有以感乎焉爾蘭母以形肖
猶之可也堯沒而舜慕之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羹
羹墻豈堯之形似哉見之者舜之誠也斯能欲繪母之像
以慰思母之情雖弗甚肖不至羹墻之弗類也以像求母
不亦近乎斯能泣且拜鳴鳳乃繪之繪畢徵予記噫天駿
之辯當矣是蓋人子終身之鉅痛爲是甚不得已之計耳
傍可泥而弗作乎借曰斯能之過計亦過於孝耳君子寧
忍咈之乎且使誠孝如舜如蘭又寧不眞有所見或徵血
氣之徵乎遂記像之所由作於上鮑氏生於洪武乙亥沒
於永樂乙亥肖春秋二十有五云

司馬莊記

司馬莊者吾兄椿庭翁別業也以武庫先君遺命置之武
庫乃周官司馬之屬故人稱先君為司馬而名莊以之記
所始也兵部四署弼遷歷武庫武選車駕者十年今吾子

弘宜又觀政職方或謂三世司馬其名莊之符歟蓋事有
偶然者也莊前有橋亦以此名聞諸父老曰舊稱馬村橋
蓋亦有因耳椿庭今以莊付子弘直治之弼愛其地臨曲
水潮汐通利歲得常稔一可樂也俗尚儉撲不譁競趨薄
不睹博爲偷二可樂也與姚氏世昏林樾相望其術大行
俗不溺鬼三可樂也椿庭嚴家法謹禮教斥淫祀弘直能
守之遠近能化之四可樂也孔曰里仁爲美庶幾乎近之
則斯莊不徒以官稱也念弼來守南安飲餞于莊親戚内
外門生故舊咸在亦常有詩矣記未作也今又四載始克
記之是莊初無輪奐之美游衍之華而雜有塲積有倉賈
有區泊有步疏有圃魚有沼濟有橋卽司馬橋也是爲記

吟風弄月臺記

周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理時適程大中爲通判因遣二子從學而卒有得焉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垂萬世太平之術即明道伊川是也故南安府有道源書院於學宮之傍固足以表著之矣然昔之軍治即今之府治三子衣冠容與於斯者非一日階堘堂序尚遺舊規流風遺韻未盡泯滅後人朝夕於斯寧無感觸而景仰乎故因府治内廢臺刋除草木甃砌而屋之顔曰吟風弄月臺蓋據當日所記濂溪志趣高遠常自吟風弄月程子亦云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可見襟懷同一洒落不可以勢利拘也或謂周子政事精絶程子爲政上下響應使遇焉則伊周不足多舍此不及而乃表其吟弄風月將與騷人墨客流連光景者同科耶噫難言也昔者子路曾咸欲得國而治之孔子獨與浴沂風雩之點將無意於用世澤物者耶豈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則隨事順應斯與天地同心而萬物安之耶吟風弄月者擧一端而全體以著大用以該所以安百姓育萬物者實不外是其政事精絶上下響應不自吟弄中來耶彼流連光景者似若彷彿其致天壤矣噫是誠難言也非淺陋所可窺也姑書成語揭之於臺天下後世必自有眞識者在謹銘之曰周程有臺永鎭玆府登勿乘興燕勿歌舞先哲之遺孰敢戲侮圖書左右風月今古曰敬曰誠闢我門戶澤物洗冤昭哉仁武遹追仁武斯民父母庶克事天弗愧守土

李相亭記

孔子曰才難然才而遇時者尤難也此所以雖有願治之君而不得以潤其澤民物之失所者恒多志士閱古屢爲興嘆恨不得起而從之遊又詳考其樸復設施應皆處變之跡而求私淑于千古之下焉況遊履所及音塵可想而恐忽之乎若宋李忠定公在徽宗時英才卓越已大有聞遇時之否掣肘莫展至南渡一試聿成朝廷未幾亦沮所以宋之讐恥終不可雪中原終不可復民物塗炭之極以至胡元入華衣冠掃地而爲開闢以來之大變焉嗚呼才而不遇有如此哉蓋三代而下人才之盛莫過於濂洛諸君子之外有韓范富司馬爲名相南渡以來則公一人耳故當旹公論稱其爲不世出之才後世史官亦謂有諸葛孔明之心者嘗至上猶縣護教寺娛松峽俱有詩豈爲江西制置旹行部至此耶抑竄萬安軍旹偶遊此耶遭變旣

屢故老無傳其所自撰置制錄亦已無考蓋莫得其詳也然以不世出之才而辱臨遠邑有志者恨主也晩不得瞻望蒙焉爲歆而忍忽而不道耶縣學之後山舊名龍歸坑弼惡其不稱易曰騰龍舒同知眷梧李學牢官屬與耆俊登焉以賀玆山之遭遂擇勝建亭問名於弼弼曰李相亭不惟致景仰之私且使士有所法又以洗僻邑之陋也噫公之遇不遇天下之幸不幸也天乎人也尚何計哉公名綱字伯紀祖自邵武始遷無錫父夔任華亭尉而公生忠定其諡也

蒙川館記

宋之季世有蒙川先生劉黻字聲伯者爲太學生旹劾丁大全之奸髮竄南安軍乃接濂洛精微之語輯濂洛論語

若干卷又有問梅集蒙川集若干卷其學一以濂洛爲主者及起而任御史爲侍郎尚書言論正大剴切足濟當時可謂不負所學者雖時不之用垂訓亦遠矣及宋將航海委身與陳宜中俱至羅浮病卒而家死於海信其以身任道非當世之苟祿偷生輩可擬也南安之東山有泉正易所謂山下出泉蒙與其號合先生豈因之而爲號耶豈其家在永嘉之鴈蕩別有所因耶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志亦可見矣弼遂屋於其上題曰蒙川館以旌先生之跡勵後學之思館之前繚以垣垣之門題曰半山亭亭枕橋橋橫澗下自東山佳處上至寺之花雨樓磴道盤紆正及其半秀樹奇卉泉聲鳥韻四旹朝暮不可名狀有精郭景純之術者曰館正坐山之勝處故又以此表之雖然特以

先生之正道讜言委身家以殉國不徒爲濂洛之名足以聳後學之天衷維斯世之民彝耳若山之勝殆何處無之耶或曰半山之名同於王安石之寺將爲人所嗤詆此不然噫詆安石正所以崇先生之道也但世有冒濂溪之名而惜其道高者排判下首迓遇將若爲先生之辱耳然則豈爲優孟而併僞叔孫敖耶顧吾之爲者眞僞何如也遂書于館之壁以記之而先生之祀則與劉安世諸公同享於寓賢祠矣

重建橫浦橋記

橫浦橋乃南安之襟喉天下之通道也其初無考自元至今修建大畧具見郡誌成化甲午毀于潦知府姚旭欲修而代去章綸繼之將成卽傾戊戌夏弼至而備詢成毀之故蓋山水暴漲傾起數寸入浮沮巨木蔽流而下撞擊橋墩勢遽萬牛少有罅漏則莫可支此所以難爲功也況先爲橋墩者疊石四周實以沙土石子遇水流轉何能爲固又當橋之上流沙洲歲積高塞半江水勢擁併益不可禦故隨成隨毀虛費浩繁卒無成績弼鑒茲弊先開沙洲使江面既闊而無擁併之險中流之墩悉實以巨石灌以石灰四周罅縫嵌以生鐵兩岸石址與中流五墩既成先架木爲藪諺所謂喜鵲藪是也隨加巨梁梁上加亭亭覆以瓦亭下護梁甃以石子蓋南安以驢爲生非惟木不能當而鏡甓亦不耐也亭有欄設爲貫匾而收其入凡爲亭三十間長三十丈闊一丈八尺較舊高廣皆加三尺石惟用青木惟沿舊有佛像鐵犀厭勝之具悉屏不用盡人力而不

惑民志也凡貫匾所收歲供修葺特火有禁以防不虞經始于戊戌冬仲至明年冬季始通行又三年始克悉完其費徵於前官募於民而未徵者又以梅嶺鹽稅因是而民屋於沙洲而阻江水者撤之隄其岸爲通濟街又歲役軍民數日以開沙洲皆所以保此橋也尚賴後之守此者加意焉亦郡之要務也故不復牽綴文義而直書其實云讀前建興亭館三記可以知先生敎民之心讀後橋嶺二記可以知先生治民之才

梅嶺均利記

梅嶺道路乃南雄南安兩府共給其役共享其利者故驛驢馱載少壯擔負皆於中途博換蓋爲民情土俗以爲定例自前代已然而洪武初亦因之而設小嶺中站遞運官物公私皆習而安之無所爭也自景泰初因軍餉故以南

贛皆爲廣東行鹽地方則南雄之貨過嶺者益多馱擔者可得厚利南雄之民始創南貨過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貨過南者直至南雄城下之議其議侶公未悉委曲故宣無確斷民起私爭殺傷狼籍文移旁午商旅不通兩府交病凡二十年間屢斷屢爭卒無寧歲蓋由未盡委曲不知中途博換之故斷斷不可易也其故何哉蓋北貨過南者悉皆金帛輕細之物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麤重之類過南者月無百馱過北者日有數千過北之貨偏多則南雄獨擅其利矣南雄擅其利而應夫役之常固宜南安既失其利而夫役之常則不可辭無利有害將何以堪此民之所以必爭雖嚴刑重罰而不能禁也伊欲禁之夫役之害伊誰代之必共享其利斯可共給其役自古中途博換而

不暫易者其中委曲乃如此不[illegible]乎此所以久而未定蓋彼此交往者天下之通論中途博換者一方之事宜既合事宜即爲通論矣豈能容偏私於其間哉粥自成化戊戌夏到任軍民男婦號訴者日數百餘閱成案既爭而斷既斷復爭由當旹文移鮮得其肯綮致是紛紛也遂據父老之辭明利害之要者達諸江西廣東藩臬與巡歷鎮守諸處乃各以藩臬之行部者躬莅其地而議之期會弗齊又久未諧乃是年十二月三日廣東按察司僉事某州趙公弘撥粥至中站會南雄知府貴溪江公璞合兩府耆老及凡沾利之人一一俯詢而公議之咸交口合辭曰自古中途博換兩府利害皆得其中近欲變此例者居近中站之民利心無厭之私也不可爲私例而變成法遂斷以一依中途博換舊例軍民驩呼而退江公即曰非紀之於石又將有私意變亂者矛紀之未入石而南雄陳通又匿情以奏旹當道者識其誣而駁之劄下兩布政司各府詳勘而皆以成案報蓋無復可施行矣石今而後南雄之馱擔者至中站而止南安邸舍之家不勾致其來則各守舊規而爭端永息矣舍此無策以築牘之繁蕪而難閱也撮其要語文之於石以告後來守土之君子云

歐陽文忠公畫像記

歐陽文忠公像其十六世孫某識於旁曰守滁日所寫中書舍人長洲李應禎得於京師南京太僕寺丞義興李瑞卿見之曰吾官署在滁公廟祀在滁此正滁人之所想像而願見者遂摹以歸同寅協謀刻諸石以永慰滁人之思屬

粥記之粥拜手而言曰噫公在當旹願見者固多未必皆儒紳君子也雖販夫爨婦亦願見之此好德之恒心也然儒紳或厭見之何哉忮心也忮心一生則聖如孔子賢如孟子亦將毀之何所忌憚哉逮其身既沒其道不墜則雖有忮心者亦順其恒矣所以聖賢多奇於旹而卒重於後世也彼忮心者當旹人亦厭見之後世又厭見之於衍素間寧有畫像傳世爲人所快覩者耶則邪正之得失較然矣衣冠之流盍思所以少警哉太僕諸君協心以刻公像亦見所趨矣法當牽連書之

張氏墳記

張氏世居華亭之砂蕩里所居與隅相距四十餘步古相般鄉仁杏森偕者祖墳也始祖斗山先生而下四世葬焉

前瀕于水不可復容胃祖守株先生別卜此地當所居之
艮隅隔水相望一矢許紆途而南轉則二百二十餘步既
葬守株而下二世景泰庚午葬先母胡氏安人今先君村
居先生合葬焉其地四面皆水南則通途於水之陽度水
以丈其袤六十有九其廣二十有二近北樹而為兆域塋
其前為祭田且俟後來所葬也以畝計之一十八畮三分
九釐秋粮每畝豆一斗四合而加耗七合三勺凡一石四
升六合四勺而所徵或麥或布近歲則併於粮亦以米輸
蓋土壤高燥惟宜早穀故版籍謂之地而粮稅止豆麥今
所耕水稻過半俗謂之田人工脩耳守株先生嘗曰葬此
有五宜高燥平衍水潦弗溺一宜葬去浦既遠無潮汐衝
嚙二宜葬地勢幽僻無戎馬蹂轢三宜葬溝塍既定不復

築四宜葬地非膏腴畊犁不競五宜葬子孫雖富貴有地
可容無事更創種樹毋揉削甃直治墳毋虛飾侈麗甃直
侈麗盜之招也有力惟崇其封焉世謹遵之今所治先君
墓惟刻墓表一碑於道之左虛其右以俟褒贈　勑命從
俗以義也吾兄汝輔命作墳記於是直述其詳勒諸碑陰
嗚呼自祖宗來守儒業幾二百載於茲保有一丘以安體
魄其所以望於後人者何如為後者將嗣而葺之乎抑利
而售之乎棄為閒丘隴乎不敢知也不忍言也而凡仁人
君子則亦將有動於衷者矣

椿庭記

吾家居松之東海上白沙里宅多竹樹樹之大者惟椿有
迴拱者逾抱者及合抱者前後森列濃陰翁然嘗聞先君
武庫公云昔有一最大者垂陰於溝東道上行者倒影入
室中皆以為異蓋即塔影入人家之類物之高者往往有
之惜為颶風所仆其蘖亦復如是予尚及見合抱餘者八
株頃以更造室堂而伐亦或因風而摧後出者相繼環之
外垣實甃一方之觀先曾祖守株先生治室名中楹為主
誠草堂東為吟窩西為椿庭正以大椿在庭也題扁手墨
尚存吾兄汝輔寢處其下遂以椿庭為號然莊子以椿散
材而壽世之散人多擬之賓氏有靈椿一株之句世復以
椿擬父吾兄之號雖無取於二義而亦無不該焉吾兄孝
友而謹於禮遵奉家教釋道之流鄙俗之論譁譟左右屹
不能奪勤儉正家鄉鄰取則佐理門戶而弟姪輩咸得以
事詩書固非散材也今年五十又七而身後事咸悉自備

八又以為達云弼從大夫後寓京師不見者動輙數年近
書來急欲訂家訓為子孫法禁覩椿庭居士之號遂記其
實且將徵諸詠歌以備其事焉作椿庭記

銘

恩壽堂銘 并序

恩壽堂者封刑部主事遼陽丘公所居也公與太安人張
偕老以子齋貴而膺封誥作堂以侈　上賜介壽考也然
恩雖出於上實天道陰騭之攸來也壽雖本於天實上之
極建攸錫也天人之際交相與者如此曠世之盛舉也華
亭張弼乃拜稽首而銘于堂曰番番二老天錫難老錫爾
難老惟　天子克保番番二老荷　天子寵靈荷茲
寵靈惟天其克成於天匪私於　天子匪暱相爾二老

克愼厥德厥德克愼厥子孫式肆維天人交與互申爰作此堂以昭孔神稽首拜嘉　天子萬億天其永宅咨爾後昆曰獲曰惇惟　皇之澤引於無垠

雙壽堂銘幷序

敕封中書舍人周先生與太孺人胡同享高壽遂以雙壽名堂然壽雖出於天實君上之所制古語曰堯舜之民仁壽桀紂之民鄙天蓋惟建極之君能歛福錫民也我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皇極　列聖纘洪流隆深仁厚澤涵育萬彙百年于茲仁壽之効惟日丕著若中書公之伉儷偕老榮享祿養亦其徵也其子太僕寺丞庠禁直之暇屬弼銘其堂以祈二親遐福以昭　聖上恩意以垂無極弼謹拜手而銘之曰維堪覆我維輿育我維后皇敎我匪

后皇德覆育乃斆民物斯賢實維后皇以食以匡錫我壽康壽康九有而伉儷偕壽皇澤加懋弁芾章章攸弗煌煌既壽且昌乃基乃構表厥純祐靳永弗負維壽彌隆維德彌崇維人之恭維壽彌益維德彌積維人之則予弼作銘告爾在庭永世靈承

居易翁壽藏銘幷序

吳江蘇之屬邑也邑有九溪吳氏世居之以豐財謹禮有聞有居易翁者名政字思德邑之彥也年甫六十有八於所居亢圩之原營置壽藏其子獻璀璠皆承志畢力璠由鄉貢進士會試于京乃來徵銘予謂樂生而諱終者豺不足與語達也烏鳶螻蟻弗計者蕩達之過者也人子全歸者如是乎翁爲壽藏不昧不蕩庶幾其安矣豈愛身之過乎乃爲之銘曰維吳之由派於姬周何盼綿兮厥彌寰區皆原於蘇其數淵兮九溪之吳碩大以敦兮攸傳兮迨居易翁處坦遯宗其尤賢兮夷曠昭融晝夜始終知吾明兮載度載謀以營樂丘期委形兮連山遠開清流四環億世其寧兮

進脩書屋銘

君子之學愼厥內外內外克愼斯學之大其內伊何忠信是紀其外伊何脩辭立誠忠信進德脩辭居業交互相成內外混合匪峻陟天匪深涉淵坦坦長途明明在前勿爲習移勿爲欲窒迅發爾車毋愧斯室

重恩樓銘

天恩如海臣心如石惟義有方奕世無斁

端硯銘幷序

天順己卯至京師溧洲守嘉善劉侃克剛遺也成化初予銘之

吾齒不古若嗟爾日勤吾迹無定居與爾俱詣不惟爾之多眼爲誰爾之礪

馬肝石硯銘

匪赤匪青端溪之英如池如陂筆硯之宜隅廉以峭恐德弗肖質重於學永傳於後

銀星石硯銘

質若海也確確者不可得而礴外若海也星星者不可得而隱傳曰簡而文溫而理吾斯之是信哉

龍尾硯銘

直乎躬廉乎隅若不可以容錙銖然涅乎池洞然虛其君

子之似者歟

倭硯銘

黝然而黑濡然而澤匪徒夷錫實陶華德君子用之維民之滋維民之滋維國之毘

漆查硯銘

漆之餘澤玄之攸萃匪韜以携實罍之類我祖我遺我嘗爾界滔滔炎炎爾同我畏銘以詔後維斯之貴

硯蓋銘

用於南徒以爾爲玩用於北實以爾爲扞隨硯以北南勞逸之攸判也

壽鹿杖銘

予過湯翁之居覩壽鹿杖蓋竹根宛然如鹿踞狀嵩爲銘之

彼鳩弗咽兮匪鹿斯壽彼鏤而成兮匪生之秀扶老持顚兮唯天之祐

贊

禮部侍郞判國子祭酒瓊山丘先生像贊

嶺海英靈廟堂梁棟趨向若怯嗜古斯勇學問山積海涵議論川流雲湧典文力輓淳雅之風作史力主正變之統施政酌上下之情而致和脩禮觀會通之要而裁允故雖旁窺乎百家而其淵源弗戾乎一孔者古所謂博雅君子先生以之

吏部郞中盱江左時翼像贊

其外也鬱鬱如陶陶如怡怡晴雲出岫其中也齋齋如班班如如春陂蘊秀蓋學無不窺而要之於經政無不通而本之以厚匪徒爲國之華也尚後觀其所究焉耳

陳僉憲退菴贊

一忠自恃百挫不迴無怨無悔吳山與魏

兪孟圻像贊

其外凝如其中廓如其言抑如其履濯如孔子云宗族稱孝鄕黨稱弟吾其斯人而見之寧不爲庸俗之礪石歟

養素王用賓先生像贊

葛巾弁裾海嶠之癯孝弟詩書世傳之儒所以軒冕接之驕蹇式社鄕里化之左右兢趨此青林王養素先生之像也而吾言豈諛乎哉

自贊

爾視弗遠爾貌弗揚爾德弗固爾才弗長拙於趨附似簡癖於嗜古似狂人弗知爾弗自反爾弗知人弗自惎雖爾所慕忠厚正直視爾所履曾何有得沈浮郞署鬚髮已白顧像自慚庶求去慝

內子王安人像贊

所常者不侈不逸所異者不妬不嗔此吾之妻而今封安人者也

東門三事贊

三事者何詩也字也棋也吾郡東門素有俗習致詩窠棋國字戲場之誚予欲成其義也爲之贊曰郡城東閫俗卑且文篇章湧霧翰墨屯雲閒雅之戰棋亦超群風騷遺音張王格力奕秋之能亦來賞激故誚有言遠邇易敵駉頌無邪筆諫正直爰茲勉旃聿躋于極彼奕之攻聊資戲劇

箴

言箴 粥非明於學寡多放言罔箴自警曰

易言縱口咎言痛心己克不力病根日深過曰能改德猶可欽知過弗改乃獸乃禽庶幾夙夜毋忝厥箴

傳

楊義士傳

天順間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寃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塤者戎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而爲之上䟽曰正統十四年 駕留虜廷臣

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之役乃能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及 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 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介草芥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而仍送衛獄而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塤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塤佯諾之達遂以聞命中貴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塤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徧降黜居第盡毀未幾 英宗升遐言者斯劾達罪舉塤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而代達總衛事成化初脩 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塤云塤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塤遂習之而自出己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其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眞爛然倭人見之亦齰指稱歎以爲不可及蓋其天姿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有造妙處故其藝亦絶出古今也既不避權奸爲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焉 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爲而爲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發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塤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徊澒涊甘爲之掃門

捧溺無所不至而靦然自得誇詡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塤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楊塤眞義士也吾欲爲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爲塤計也庶亦勵世之頑鈍無耻者云 史傳未必如此詳密殆不可無作者

楊孝子傳

楊孝子淮陽人名昊字允彰然鄉族之長老交游之上夫未嘗名之字之雖田夫市卒廬兒爨婦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之名達諸京師聞諸四遠也蓋孝子天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凡極恭公入蚤世而哀毁甚母陸慰解之卽强顏以慰母心而哀不忘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脆瞯饋必如母志母酷愛其孫昔牽卒抱弄於

前校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以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卽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以安母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彥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攺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遂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頮夕奉浣濯如生昔不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烏爲之翔獸爲之伏左布政使蘭陽丘陵昔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昔爲都憲鎭淮聞孝子名廉得其實遂　上聞旌其門則孝子之名益彰大矣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烏紗鶴氅倘徉京邸以就養老而不衰人以爲孝道之報　東海張弼曰予嘗過淮問裼給

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裼孝子則皆能道其居處指其里巷意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其考其事親則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初無刲肝封股之奇白烏紫芝之瑞也噫此其所以爲孝也得曾閔之遺者耶不鼓虛以釣名惟踐其實也若廬墓之事禮經所不載未可以爲訓特孝子之誠心可矜也故備錄之以觀知君子之立世在實行不在名

東平劉節婦傳

節婦張氏名其東平劉賓之妻也旣嫁甫三日而夫歿昔年十有七耳慟絕而甦卽斥去脂粉之具華靡之飾凜然以節自持雖幼稚童子亦未嘗輕與言接舅姑父母皆憐之勸其再適節婦輒大慟以頭觝壁求速死左右挽而止之又潛爲自經計防之弗懈久而斯已由是父母舅姑各搖手相戒不敢復有他言節婦稍安惟麻布裙襦終日一進蔬食而已勸之加食答曰我惟待死何以多食爲俄又值母溫氏沒悲號益甚奄奄殆弗起又念舅姑日就衰邁夫弟曰敏曰怡者俱幼無以爲養乃強起躬織紝課僮僕耕稼以供甘旨舅姑歿如禮喪葬育敏之子銳爲後敎之學嘗夜讀無燭躬爇薪而執之以照銳亦奮勵有進今爲州學博士弟子員正統初傳其爲州守廉隅莫敢干以私嘗詢節孝可表者各縣以名上得六七人傳訪察餘年乃揚言曰惟劉賓之妻眞節婦也遂獨以　聞禮部議節婦年未五十例未可旌俟年至舉奏迨今三十年餘齒六十八矣始終一節不少渝州復上其事　天子降旨旌表

其門永蠲丁役節婦尚康強無恙歎曰我守本分耳此非所望所望以光大劉門者在子孫讀書學業何如聞者韙之　華亭張弼曰予在兵部聞僚友武城郭文瑞云吾兗府諸州縣稱節婦者有矣百年來唯東平劉氏尤難能也蓋初婚卽寡又力貧以養舅姑以及二叔劉氏之家賴以弗墜豈尋常稱節婦者哉所恨公道難行自傳太守獨舉其節去後三十餘年無復問者太守之所不取者反先得旌今之此舉乃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也又聞節婦本亦劉姓乃劉克己之女今祥符尹縉之姊也以其祖嘗爲張氏後許嫁時姓未復故不知同姓之嫌耳噫此非節婦失也併著之以袪談者之惑事著敘

上海節婦傳

節婦上海人既嫁夫患風癩不起舅姑恐子喪而婦去誺奪以妻少子婦覺密告其夫夫泣而遣之毋家遂携筐篋而去潛製喪斂衣衾夫既死其父母不以告婦乃棺不闔露置水濱蓋俗之待惡疾者皆然婦聞之卽盂飯瀹雞偕幼妹至棺所抱屍浴之斂衣衾闔棺設祭祭畢乃與妹訣卽以巾幎面投水死嗚呼是可不謂之節婦哉惜無能舉白其事者予聞之姚宗云宗不安人也乃傳其事缺其姓名以俟立此傳將以表勸世歟姓名要不可終闕

友桂翁傳

友桂翁質貌魁梧鬚髯脩美平生好交結而重然諾嘗遍歷三吳遠走燕趙歸而嘆曰炎而附寒而弃朝而親夕而仇甚而銜杯則出肺肝以相示臨利則操戈矛以相戕皆

友也豈世道愈變而下耶抑吾之不德而邂逅若人耶遂杜門掃軌若將終焉一夕聞風播桂香開戸視之撫掌大笑曰吾得友矣是老桂也不獨氣味可人而其節操不渝非桃李質也吾眞得良友矣遂大書友桂榜於軒人因以友桂翁稱之翁褚姓珉名元璞字松江黃浦之陰其世居也　東海張弼曰人之取友非徒以契好也政賴其規過納善以有益耳翁之友桂其何益耶誠有激也然其言又足以激末俗之人而不木若者矣故傳其事以傳於世

守朴子傳

守朴子姓任名穆字宗深其先蜀之綿山人少[illegible]希寅之後後有來官慶元之奉化在今寧波之屬縣也臣家二、[illegible]埼亭大父扶然生處恭處恭生杲德世以詩書起家有甲科坊任鮎埼亭杲德生士林號松鄉文學爲趙松雪諸公所推重薦授湖州安寧書院山長有松鄉集行于世元季避地往來華亭遂定居焉松鄉生元禧字子良仕兩浙鹽運分司官子季倫號養素以長子貴贈饒州府同知次子懋夫號清約卽穆之父也其伯父勉由洪武甲戌進士歷府州布政司在在有能聲自號九知歸老嘗題匾於穆有曰穆姪英英獨快哉蓋望其接武而起後竟落落不偶居松江城西慶雲橋東闤闠之旁也雖無闤闠之習朴然自守居室門庭朴如也几席器用朴如也衣冠履舄朴如也言朴如人信之行朴如人服之且不自知其爲朴也人號之曰守朴子則應之且不究其號何如也今老矣遠近咸以守朴子稱之

友山居士小傳

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友山其自號也世居松之七寳鎭自少穎異沈默少長刻意于學凡聞人碩士卽往資之人亦樂與遂以詩畫名而尤邃於易躬耕畝畝常袖一編以自隨踰冠謀擴所學遂肩一挑而出道嘉禾歷苕霅泛錢塘踰馮公嶺抵處婺間遇佳山勝水名蹤古跡則徘徊觀覽慷慨悲嘯而自詫曰是足正我胸中物也踰年乃歸學日益大以肆知者爭欲薦之不就補郡弟子員皆宿學著聲者咸翕然推重有司餌以廩餼試場屋弗利且生理日益落居士皆曠然不以爲意正統戊辰貢入胄監皆祭酒四明陳敬宗剛方少許可一見卽留置內廂日接燕談尋欲就教職祭酒固不之許居士以書陳情由是得選以優等

衧陝州學正彼學綱久廢累舉無一人第者居士至以興
教補敝風釆一新未幾一舉而二人第一方闐然曰見掌
教多矣張先生言不出口何其速化人也丁內艱歸陳人
懷之居士少有篤行大父東村翁久痢弗治乃昇入城假
僧舍就醫躬理便溺衣不解帶者月餘遂垢皸胼見者憐
而譽之或告之曰亟者多贋古名筆以激重價先生爲之
坐可大得何束手不自惠也居士麾之退曰爾非知我者
士不可以不義生况我窮不至死哉自京南還有同舟者
兄弟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岸居士諍曰置於
岸卽死遂給其貲而調護之將分途其弟慟哭分必死居
士復與僦舟又探白金資其行但曰溫州人竟不問名姓
而去其廉而惠大率類此故人雖憚其狷介亦服其長者

在陳撰淮陽志若干卷其餘所著甚富皆未緒正　東海
生張弼曰二十年[illegible]詩學一變競以纖穠刻苦爲工
作巧逞奇在不可[illegible]山居士自成一家言曰所貴渾
厚自然涵泳深[illegible]則有稍稍從之者彼說窮
矣然居士之[illegible]所掩又况能知其經術與其胸
次悠然不可以[illegible]其宦業則伊始而未究殆必
有知之者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二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三

說辯釋對原誡志話解

恥菴說

君子之道本於天成於習而恥者其機也恥於不善而力
於進善其機也度習而上也莫禦溺於不善恥於從善其
機窮度習而下也莫禦然其機猶存或可挽而上也若忘
其機則無所忌憚本於天者日銷去禽獸幾何哉孟子謂
恥於人也大周子謂不幸無恥皆示其機以立本也末世
道術晦裂士習蕪蔓其志蕩其氣驕其言肆溺於事而迷
其機不恥其所當恥恥其所不當恥者多矣是故衆急於
名則恥獨晦衆競於利則恥獨廉衆尚於榮則恥難進衆
矜其奢則恥於儉衆樂其誕則恥於訥衆安於傲則恥於

恭此射而不善操其機不省不度不識其的妄發以傷物
反激以傷己其禍慘矣弊於習故也君子之道成於習毀
於習習其可畏哉晨之子方坐市以殖利權其權量其量
直其直罔知爲欺也旁睨其儔皆輕重其權盈縮其量上
下其直則赧然深恥之悔與之偶明日竊笑之夕較其利
痛於己也遂恥己之不善於市明日往師之又日師之自
以爲得計誇於其儔其儔從而訕之方自悔昔之愚而恥
也退而思之又恥不能徒取贏焉又從他儔而師之椎埋
掠奪無不爲矣何恥之有習之移人也如此嗚呼豈特市
人云乎哉權於守道甘於忍恥突梯婀娜變節徇俗者皆
是也言筆之吾恥殆甚焉然而本之天者萬變不喪君
子在執其機愼其度也伊尹一夫不獲若撻於市亦如此

而已三徵胡彥超以恥菴自號蓋知其機者也遂爲說以歸之相與共勉不恥吾言乃全吾天彥超以爲何如

稼軒說

稼軒者克清顏於左右室示所業也人因以是稱號之予謂稼軒之說古今人言之詳矣業於斯者知之精力之至矣尚何以加之無說可也竊有一說相與商焉昔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乃二百五十畝外五十畝杭陶善飲欲給醸材故也克清亦有陶趣尤好賓客稼將盡秫耶亦杭耶然陶之飲韓子所謂有托而逃焉者韓子是言爲王無功而發亦成其美耳後世言劉阮之流者皆以是與之意固忠厚然其肆情昏酗瀆侮彝敎豈有托而逃之者一至此荒悖耶性質善飲飲弗及亂若陶之

飲以適其天謂之有托而逃可也弗逃弗托亦可也固無損於其大矣彼荒悖者可藉是以自誑而且以誑世耶況劉阮輩皆遭旹多艱輕世肆志可托可逃也生當平世出處自若何托何逃哉噫非托非逃卒以飲債事者多矣克清年方壯頗好脩固不至荒悖債事然王耶劉耶果陶耶彼之名於世者要不在是克清其反諸稼宜多杭也予與克清有世契之舊瓜葛之屬爲兄弟之行且辱愛辱敬故敢以是說進而規之庶幾親親也克清褚姓名廉克清其字也

培善堂說

安成李廷重以奕世有善而恐繼承之或忘名堂以培善益自勵也以予有一日之長抵南安求其說而說者多矣久不暇復適値梅子盆俾丁隷視之朝夕克謹旬餘梅乃萎悴謂之曰爾非辦此者委之家童漫不之訃又旬餘欣欣若有生意者問故僮曰向此隷惟欲效勤于左右或宜燥而灌或方靜而搖殷勤太過而耳目不及彼且遠走嬉臥有撓抑爪剔之者不顧厩馬嘗逸幾蹶其根柢而不知惡乎而不萎僮惟皆其燥濕不犯之而已無他技也不覺偶有生意予撫几嘆曰誠僞之辯如此哉君子脩治之大端也柳子種樹傳意尤未盡蓋隷唯取悅於吾僞於愛梅僮乃誠梅之愛者也誠僞之間物之榮悴判矣廷重培善之說請以是復之噫培而僞反戕其本不若不培之愈也廷重自反何如昔有人夜行見石以爲虎也發矢貫之飲羽及視石也再發不中三發中而不入夫誠與僞發於心

而應於手乃如此然此誠僞射者固亦不自知也噫此君子所以貴居敬窮理必愼其獨也歟廷重之培善誠乎僞乎誠矣其有息乎抑能自察否乎吾將試焉是爲說

張鐩名說

張生鐩子友茂蘭家嗣也甫齠齔游鄉校間眉宇踈爽標格英偉且讀書聲琅琅然徹人耳世澤所鍾於斯徵矣作名說貽之曰鐩者火鑑也鐩與燧同以金爲鐩故從金以會意以遂而諧聲耳周禮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亦有之金燧是也觀於鐩可見人之靈巧足以斡旋造化焉蓋天地萬物莫非陰陽水火木金土陰陽分屬若水之內明外暗火之內暗外明固陰陽互根翁張異體然由火不可以致水由水不可以致火專氣

勝故也鐩以金金從水淪之爲也故木石之致火也易水之致火也難範金爲鑑其得陽數多於水其內明愈於水故辯姸別媸又資於鑑而後可然亦弗能火也惟鐩類於鑑而陷其中其中陷故明聚其明聚故陽鬱陽之鬱則火存然一星之陽鬱於凝陰之中終弗能自熱也以日爍之爲盛陽所觸而火斯熱也則鐩非惟不反於火而又母於火矣是固人之靈巧以斡旋造化而造化自然之妙亦不可誣也凡形於天壤間者孰非陰陽造化之爲乎張生盍亦知此雖予言麤淺不足以格物顧名而思觸類而長則物物一理理外無物物外無理物理洞明亦庶幾進學之一助云爾鐩其勉之

詩韻辯

韻書始於江左弊於因襲雖有覺者力莫能正我　朝始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唯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唯用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洛韻特遵今之制耳樂其寬耳試扣以唐韻冬東青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輕淸重濁於其間也噫是皆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臆度妄語殊不知江左制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辨直據一方之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淸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倂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唯取諧協固寬矣唐韻之聱牙者亦得而抑登窄耶且作者何討論罕也謂遵今之制者非苟同也據天下之公闢江左之偏也觀學士宋景濂所序愼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用正韻且不待辯矣猶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群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詩之不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高明者亦不得由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皆用唐韻人不知病盖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並病也況雖在唐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不知唯取諧協則傅會其說曰漏底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曰音有上聲下聲之異也上本始於東終於山不知偶分及此乃曰日出於東沒於山之意也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爲失當寧不笑乎

或曰朱子訂詩書之序破千載之陋使唐韻當易何無一言之及也曰宋以賦取士通倂唐韻朱子不當制作之任其容變乎使朱子生於今日尚泥唐韻乎必不然也高明者自當有見

靜怡釋

晉陵之南具區之西荊溪之上有士焉曰李尚文氏自號曰靜怡人咸稱之曰靜怡先生客有嚚嚚子者過而詰之曰夫動靜人之大端也非直人也大而天地亦然非直天地也夥而萬物皆然非直萬物也幽而鬼神亦無不然有動必靜有靜必動若循環然不可偏舉者也先生靜而怡將動則弗怡乎若然弗怡亦多矣將效尤於老莊耶禪伯耶廣成子浮丘公輩耶且靜而無靜斯謂之眞靜以靜而

怡怡則中動動則不靜矣何有於怡乎吾爲先生弗取也東海生釋之曰客之言辯矣靜怡未必非也一動一靜固無端始然必以靜爲先也前此天地之既終渾沌之將始始以動乎始以靜乎形氣未著無自而動必以靜而之動也則靜也者一太初也不靜於冬何動於春不靜於夜何動於晝不靜於吸何動於呼不靜於蚕何動於信風雲霜露以歲較之其動幾何飛走潛植以生較之其動幾何動大端也靜又大分也靜其體也動其用也以靜制動者順以動制靜者逆以靜觀動者明以動觀靜者惑此濂溪之所以主靜明道之所以靜坐諸葛武侯之所以寍靜皆爲萬世法程而弗忒也是靜也進脩之本歟作聖之本歟隱處之本歟旹乎靜而動者妄妄則僨事君子弗爲也旹乎

動而靜者匿匿則後旹君子弗爲也靜怡先生隱處而靜者也以靜自怡所以立其體弘其用也蓋靜而有所養得所養則怡也豈必槁木死灰以爲眞靜若老莊禪伯廣成子浮丘公輩耶吾未之聞也客之見左矣竊鄙子遂默默以悟遂退而靜坐生乃次第其言以爲釋

寫騷亭釋

淮陽子爲秋官郎以寫騷名亭有非之者曰屈原之離騷其何旹乎使非楚襄懷之世恐弗作也子當庶康之治而寫騷殆所謂不病而呻吟乎能無背旹乎子笑而不答其弟子吳之珍以告夏官郎東海居士居士艴然而起曰汝知春秋乎春秋叔世之書也亂臣賊子之事也孔子不得已而著此刑書宜治世之弗之用也漢之盛旹儒先君子嘗治之乎曰治唐之盛時儒先君子嘗講之乎曰講宋之盛時儒先君子嘗究之乎曰究使在堯舜之世必將併絕之乎之珍默然意若有弗懌者居士曰吾方患世之陋儒俗子謂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爲五伯之事未知堯舜之治亦用政刑乎曰此猶天地之四時有春無秋何以成萬物曰然則堯舜既不可無刑政則春秋在堯舜旹亦必不廢也曰諾曰亦有廢之者乎曰有曰誰曰王安石也安石之流嘗鄙棄春秋謂斷爛朝報矣曰其究云何曰塗炭華夏招徠裔夷播遷王室陸沈神州遂至蒙元之入則自天地以來未之有鉅禍實肇自春秋之毀也居士撫几曰噫亂世之春秋乃治世之膏粱不可毀者如是夫則離騷之在治世當毀之乎離騷固非春秋比倫也忠君愛國之

心九死不變則春秋之所必與也敢問盛治之世懷忠君愛國之心者將在所斥逐乎加奬也朱子所以雖扶病必詳釋之也處方今盛時而寫騷可乎不可乎其志忠乎佞乎其行潔乎汚乎必有能辯之者然而必不誣彼捧溺嘗惡之流華爵秩盛輿馬飽妻子志得意滿而誇詡里垠市童矣此流若有諂書然汲汲以攻之亦不暇寫騷也之珍乃悚然拜曰敬以告吾師遂書以爲寫騷釋

荊南漁隱對

軒轅正公北遊道吳墟過蘭陵汎荊溪溪之陰有人焉頎貌充然危坐投竿類有道者軒轅正公弭楫葦間躡蹻而上揖而問曰先生慕呂乎曰非也慕嚴乎曰非也嚴呂足乎抑不足乎不答曰其釣是乎曰是然有說焉夫釣必曲

其釣香其餌志在魚也呂直而鈎何釣乎釣後車已乎釣必笠必簑以禦雨暘專於釣也嚴不簑不笠而羊其裘釣亦專乎釣故人已乎曰予未之知也且曾宣尼嘗釣矣不聞其衆魴而釣直也吾薦則釣養則釣餉則釣饋則釣斵則釣否則歸吾竿讀吾書與古人相周旋唯諾其樂吾樂而已耳何暇浪釣不求魚而他求乎軒轅正公愕然驚踖然拜愲然三嘆曰有道者也有道者也踸而問其姓名不答遂拂袖去軒轅正公逡巡反舟凝睇胵瘠不知其所之

原訟

訟者公言也所以攻夫不公者人莫不有之不特人也凡有血氣者莫不有之不特有血氣者凡物之相戾者莫不有之故聖人觀諸乾坎而名之曰訟天水相違也坎險而內乾健而外險健相乘而成訟則聖人有以見人情之變言不盡公矣是故訟之始義之激也智之致也人物皆有之其弊也義之賊也智之蔽也君子之所深惡恒人之所弗尚小人之所樂為無復公言矣鑿空扇虛醜詆巧刺變亂黑白顛倒邪正順其欲則跖蹻為賢非其志則夷齊為污蔓延流衍莫知底極蓋刀甚焉雖有明者不能不眩矣習經好文之士宜痛絕之也然以天下觀之南土則文於北土者也北土寡訟而南土之訟乃繁以南土較之江右若文於諸邦者諸邦寡訟而江右之訟實繁何哉豈習經好文之士反工為口語巧於訐訕乎古稱鄒魯之士齗齗守禮不聞其蠹政毒民如是也豈經不當習文不當好耶豈小人鄙夫假經詭文以飾其詐耶彼習經好文卒為賊義敵知之事何若椎魯樸鄙者日不接書而自信其天耶南海陳公夢祥由大理寺副拜江西僉事其操高其學頗熟爛天下之故者於其行予原訟以問之必有以復我也已

同年會誡

同年會非古也以義舉也衣冠之盛事也古之道存焉丙戌進士三百五十有二人受職中外越十年歲乃丙申正月甲子在京師者幾百人會于報恩寺有議所以處同年之道者華亭張弼遂述其意作五誡其一曰列職崇庳各安厥分毋亢而傲毋諂而踈毋恃故而凌毋昵情而隳其二曰仕之遇合有幸不幸不幸致尤於道實競宜拯卹之自學而自棄焉者亦矜之其三曰小過則容大過則攻容毋滓其鋒攻毋暴其蹤其四曰寸長尺短才各攸宜勿忌勿敵勿疆勿棄其五曰夫既厚其身盛遽忽其後蓋世講其好也於戲噫嘻惟茲五誡敦天下朋友之倫也豈直同年而已哉凡我同年庶其聽之

異龜志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宋歐陽子則以為怪妄之甚而斷不之信予隣張宗達者近獲一龜畜之於庭其長可四寸其色純玄脊如馬鬣四旁周列二十六點點皆高起大者如豆小者如半豆如米粒或踈或密歷歷可數按其點而熟觀之信圖書之不妄矣圖者馬背偶有此五十五數伏羲則之而畫卦書者龜背偶有此四十五數大禹因之而演疇初非有八卦九疇之文於其上也聖人則之因之發吾

心之所蘊以開物成務耳程子謂舉一兎可以起八卦蓋深識乎此者何足怪哉使聖人今日見此龜又安知不發一端理數以教人耶按疇之皇極經中而不言數今龜脊高而獨無點亦皇極之象也豈洛龜之背亦然耶其二四六八之在四隅者亦皆平列不若今之所圖者耶疑爲怪妄設矣此龜人以其異冬月亦發而觀之遂而因死噫同一物也遇聖人則爲萬世人文之瑞不遇則徒爲異觀而死物遇不遇者如此於是又有感焉遂志之且以袪歐陽子之疑

睡丞志

嘉興丞某善睡嘗訪一鄉貴坐俟其出輒睡主人出恐覺之相對默坐亦睡丞覺不欲妨主人睡坐待又睡主人既

覺丞猶睡不欲覺之又睡以待丞覺晩矣主睡方酣遂不及相敘而去噫豈特睡丞哉吾聞諸工部主事過大樸云大樸嘉興人

猛鵲志

都水過大樸分司濟寧廨傍巢鵲哺雛幼子命家僮升樹探得其一鵲俟間輒搏僮網髮之巾啄頭攫面流血僮舉手不及捕而去少頃客至僮持茶出鵲又入戸啄攫會七鵲成群噪搏不已幼子走避入室還其雛乃散去念吾江南時見探鵲雛者但聞衆噪竟日未有搏人而不畏者孔子謂南北方强異蓋因風氣而然此鵲之極異於南方者豈亦其地使然耶用兵者可以知南北方之强弱斷斷不誣矣

六同詩話

刑部郎中王景明之南京予贈之詩曰谷陽城外送離船矯首南都思惘然一語煩君三致意同鄉同志及同年予以爲可該數百人矣冬官王公偉輩以爲未盡交游者予乃益之曰同官同事同游者間及都將此意傳如此庶幾盡之且有不待問而及者問而後及者似不失輕重矣然此六同錯綜交互輕重又不可遽分也六者之中同志最厚然有未相識者惟神交耳斯致之之意不爲過矣又有志不同徒相聞而問者未可謂交游也

續夢詩話

二月四夜夢與中書舍人張文元同訪南陵守方文美於家閲其書櫃尋予秀才時詩稿不得乃借其大事記一冊

本雅一冊而同且賦詩一首止記結句云東風二十四迴春覺而足成一絶又加二絶寄文美文元其一曰故人家在泖西濱夢裡相尋宛是眞却笑南都同折桂東風二十四廻春蓋予與文美交久矣同登癸酉鄕試則廿四年然此句乃白樂天舊詩云其二曰少日揮毫鬼畫符鶴城舊稿久應無故人箧笥如收得還付家人覆醬瓿益鶴城稿乃舊詩稿名也其三曰借書眞似鼠銜薑入眼何曾記半行却笑夢中空費力不知雙鬢久蒼浪諺有云借書不能讀老鼠銜生薑故用之然書目不聞有本雅豈夢之妄耶抑予淺陋而未聞耶併識以俟博雅君子昔成化十二年丙申歲

王枕山詩話

成化壬寅九月既望石齋先生白沙陳獻章公甫應
詔起而之京道過南安而太守東海居士華亭張汝弼甫
欲用曹參禮盡公故事款留於周程吟風弄月臺上數月
以受教石齋不可曰當不俟駕矣今方度嶺又值積雨裝
弗亟辦容與數日耳東海不能强石齋有詩曰玉枕山前
逢使君西風吹破玉臺巾巾乃石齋自製類華陽巾直方
而無縫積者東海邃邃斷斷論議或有戾於其道而云破
此巾耶遂以一絶激之曰白沙村裏玉臺巾不耐風吹易
染塵莫笑烏紗隨俗態宋廷章甫是何人石齋復以玉枕
山詩曰一枕横秋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原
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跋曰東海居士詠玉臺巾侮我太
甚口占玉枕山詩答之東海和答曰炎瘴多收一雨新獨

看天柱聳嶙峋横秋玉枕眞無用自是乾坤不睡人天柱
峰亦南安之照山也故自依天柱以玉枕與石齋順其意
耳而又作二絶云客囊羞澁客衣單却買南安玉枕山縱
有枕頭那得睡雞聲催入紫宸班寄語江門打睡人而今
天地正芳春覺來莫管閒花鳥須掃崑崙頂上塵又繼之
一絶云青茸鋪襯玉枕横白雲爲被天作帡東海先生睡
不着日月當天正大明跋曰觀此則東海石齋大家不得
睡而司馬公拍掌笑殺陳圖南呂蒙正亦起來打更而錢
鏐仔甘心奔走左右也(鏐下多一仔字因江西風俗而加也五代史可稽)未幾適
武選郎餘干蘇文簡由廣東使還具道石齋之師康齋吳
與弼之端嚴剛峭勇於進道亦千載人物東海方悟極論
康齋立心造道處世化俗之詳東海漫賦詩曰耳根何處
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眞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見
斯人蓋不惟深喜得聞前輩名德有益持循且以謝玉臺
巾詩之過玉枕山不必買當留長揖白送矣文簡當爲折中
云

鵲巢解

淮南子云鵲巢開戶背太歲世以爲然予歲驗之或背或
向亦未必然背者亦偶然耳今歲在辛卯觀家西之古椿
有鵲巢戶正向東可指以祛古今繆誤矣大率子書雜記
不足信者多人皆信之以其傳之自古不復致察故也舉
此一節亦足以破陰陽家拘忌之說矣

書

與李縣尹書

過府提誨感佩罔既委抄鐵崖傳附刻史義拾遺後謹錄
一本奉上及考得評史義拾遺而稱木曰者乃桐廬章木
鐵崖門人也然史義拾遺之稱竊有疑焉觀鐵崖傳及墓
誌及大全集皆無稱史義拾遺者但稱史鉞耳章木評語
亦云此鉞之可畏可見即此史鉞矣豈初嘗名以史義拾
遺而後定名爲史鉞乎況今所錄詠史詩別本亦稱史鉞
蓋以同一斧鉞諸史中事故也意者今版行史義拾遺當
從其定名曰史鉞而繼以咏史詩甚得其倫類更附鐵崖
傳於後尤當益鐵崖之著述固多而自以爲得意者亦惟
曰吾正統辨吾史鉞耳今傳之所述乃正統辨之全文以
之而附刻于史鉞之後則一舉而盡得鐵崖得意之作猶
狐之腋麝之臍既得其所貴重何必全躰哉故弼竊以闇

下之所指揮皆當而無疑也撫字之暇留意簡墨梓行此書俾先哲之遺文弗泯後學之見聞益廣盛德何可云喻耶恐命工已促未及面稟故敢布區區伏冀垂察幸甚

復廣東提學趙僉憲書

嘗問南安鬼俗淫祠太盛近乃毀之凡六百餘所土木偶人付諸水火祠屋之小者付諸無居之民間爲巡警鋪舍稍寬潔者爲社學宏富者拆除之材庀官用惟留一所遷程太中劉安世蘇東坡張子韶江萬里祀於中扁曰寓賢祠蓋舊有祠於學而隘陋甚又近周程祠而有父下子上之嫌故遷之軍民初甚不然久之漸以爲便乃計歲省牛四百餘豬千二百餘狗百餘小牲雜費弗論醞鬪之訟亦減凡計之歲省銀豈止千兩而已噫淫祠固地方習俗爲民上者不加摧抑而反崇尚之則愚民將何以自立也宜其徹衣食鬻子女而不顧也今之所惜者特未能興學置醫脩其本以勝之耳敬因來教川韻奉復併道援祭幸加教焉　請來道我毀淫祠敢望梁公萬一爲土木偶人歸水火廟垣諸物付公私漸消自昔皆迷俗且省于今飽暖資抑愧德微才不副未能興學聘明醫

再答彭鳳儀先生書

昨者薄暮作書草草不盡如　國初王忠文都憲近皆耿九疇韓用熙李堂之輩皆當推擇跋語中舉劉寶之廉真廉矣但迂腐之甚所至害事身亦不免不若葉錫之知吳縣楊昕之知上海眞廉而克舉職可録也又提學御史彭勖之剛方教授孫鼎之至孝一以身教知府趙豫之不尚威嚴惻怛無華俗爲之丕變有漢循吏風皆可録也觀朱子名臣言行録初不論官之崇庳教授如孫必可録也淮孝孺諸公難著贊詞故昨云牽連而書闔棺事乃定未知尚書王竑李秉陸瑜王復近皆何如後漢稱長者眞斯人也知之者少耳安得從容拜受教更有委曲弼稱前輩以名欲易知也非敢慢也恕罪萬萬

議

議積荒糧

松江民瘼積荒爲甚民日就貧救卹不甦者積荒滯之也田糧隱蔽考覈無措者積荒汩之也此積荒一事公私共敝者有日矣非有司不知非　朝廷不察不得已而苟安之爾蓋積荒由於賦重而非制賦之本意稱土起粮本非輕重特籍沒富家因其租籍著爲定額故同圩共里或止隔田塍地土無異輕重頓殊種重粮田者率多陪納不數年間家業蕩盡遂謀逃移尋至死絕田主既絕孰肯承佃所在原粮遞年里甲陪納陪納既久亦致逃移逃移愈多而田愈荒田愈荒而陪納愈多雖有良法徵科亦不免逋欠周尚書深痛其弊遂多增粮耗槩縣包荒故連年加耗常倍於正粮則雖槩受其弊乃輕而可當庶得官無逋欠然納粮既多民能無貧乎此民日就貧救卹不甦者積荒滯之也況既包荒則奸民作弊雖非積荒推入積荒之數隣近積荒則侵入積荒之地積荒雖日減而其數日增熟田雖日增而數則日減歲適小歉又以熟作荒有司踏勘指積荒之地爲被災之所有司暫至何由能知此田粮隱

畝考覈無措者積荒汩之也伊欲陳奏減額開懇然
朝廷錢糧仰給東南數郡一欲減額將不止百萬況宣德
五年已曾減矣今欲再減能無虧　國用乎此減額之策
不行　朝廷之不得已也伊欲從輕起租𧷤數納糧則加
耗猶省已嘗行之但民恐開懇之後仍依原額造入名下
復蹈禍轍趑趄顧慮不肯樂從故雖久行積荒如故此加
耗包荒起租𧷤納皆有司之甚不得已也私竊計之今之
賦入米布銀而已米為本色銀布為折色折色輕齎民所
願欲今以積荒糧額折木綿紗斤兩起科每升每合定例
綿紗若干以綿紗若干𧷤成布疋畸零不成疋段者各戶
𧷤織還官奏　聞定奪民樂輕齎又無後患爭欲開懇以
為世業則元額不失加耗頓減隱蔽可防公私共享其利

矣或謂賦稅舊額米荳穀麥之外惟有絲綿以綿紗起科
難入黃冊此不然絲綿雖非松江所產松江舊屬秀州即
今嘉興府故有絲綿之額綿布雖松江所產備亦不多故
無其額自二三十年來松江之民多倚綿布為出見今正
糧多折綿布以之起科入冊何不可耶況非入冊民恐後
患誰肯從耶或又謂有田可懇固樂趨之矣其有水所湯
沒等色從何而起科也此亦不然姑以三十萬積荒論之
豈有四五萬蕩沒者耶借使包納四五萬豈不愈於包三
十萬耶但先開自首之條嚴示隱匿之罰選委公廉有心
計者履歷覈究地里書筭人等則無可開懇者殆亦不多
矣或又謂加耗之多不特包荒亦兼夏稅使積荒既除夏
稅亦另徵耶此又未然蓋夏稅所出止在瀕海高鄉地瘠

糧輕故又加以稅以法論之固當另徵然未包納之前
稅未嘗完足包納以來亦嘗另徵一年而逃者十六七蓋
由高鄉獨被鹽司所困民貧為甚糧稅難徵周尚書深憫
高鄉之困欲大拯鹽司之弊亦略施行掣肘莫遂因循至
今夏稅包納若使鹽司之困如故夏稅又復另徵重困其
民稅亦難足未見其利也嗚呼法立既久不能無弊因時
救弊存乎有司未知以為何如（此議周悉若可行者當事者竟以為何如）

議水利

松江澤國水利為重而其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也黃浦
也吳淞江一道范文正蘇文忠論之已詳任仁發輩推之
之悉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於疏導之方不慮旱暵未及
節蓄之策非慮不及此乃是時黃浦未開有墊溺而無旱

暵耳黃浦之開則自永樂四年葉錢塘發之夏忠靖成之
其利甚大去年水潦聞父老言較之永樂三年之水今年
尚少三四尺然永樂三年以連雨十日而大潦去年連雨
月餘而潦何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昔以黃浦未
開洩水之道隘今以黃浦既通而洩水之道徑耳使黃浦
不開則月餘之雨當何如耶此黃浦之大利不在吳淞江
下矣然水勢急於此則緩於彼黃浦潮勢奔激衝齧兩岸
洩水益徑則淞江潮勢平緩停注淤泥洩水日隘故黃浦
之闊漸倍於舊吳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況淞江限於低
鄉之東北洩水隘則益低鄉之潦黃浦界於高鄉之西北
洩水徑則益高鄉之旱兩鄉異宜罕遇全熟或一歲之間
一郡之內旱潦俱見有司欲以上請實難為辭未免舉一

廢一民之怨望亦不卹也此皆天時地勢之使然久晴必有久雨久雨必有久晴陰陽運化天道之自然也惟在乎因其地勢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耳此以下還削方處節蓄之方當於出浦河口之內避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農月水少委人司之以時啓閉則高鄉潮汐可到積水不洩而少旱矣閘皆則收藏閘版無阻行舟則欲倚閘漁利者何為而施之哉此節蓄以利高鄉也疏導之方當於江中甚隘之處則疏之蒲葦梗咽則芟之益其水勢既緩多由蒲葦梗咽漸至淤塞尋尺不除遂成堤岸皆加巡視使之流駛則故道不廢洩水斯便而少濟矣其泥沙湧動隨掘隨漲者若大興工費亦何益哉疏導以利低鄉也然低鄉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避高鄉之河渠不浚水亦不能逆上

故有司每歲修浚但一法百弊徒勞少功而浚河之弊為尤甚焉其初報數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其興工止浚一河或十數里或五七里而已泥深四五鍤或止挑一鍤二鍤而已或推其高磧填於深窪而已其功將畢即時星散堰水之壩仍留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為二河或指某河為某河新水既漫孰測其淺孰見其壩址名曰濬河河不加深徒增諸壩以阻水耶鄉人所謂竹節壩者是也況黠夫雖多得賂即放實下手者能幾人𢦏若田圩則高出水上可望而知水患常不測而至民亦不敢因循故其弊頗少此特有司之未知知而防之直易易耳雖然地方廣遠必得專官提督若委官暫至不能皆巡不熟地所多為所昧且疏導江流苟非專官豈能皆巡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使都水監等官亦不得已也舉要易得人難慎擇其人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治水若得此議斷酌之當有成績

哀辭祭文

哀文江張御史辭

粵歲己巳兮天狼耀芒爰有衛霍兮固我國疆胡皇輿枉御兮六飛勞勤誰執其咎兮曰惟巨璫璫不足誅兮實痛群良有豸斯冠兮文江之英叶猋驚麇集兮溘焉云亡孰不南奔兮胡獨甘乎鏑鋩曰君辱臣死兮惟義之常死雖可逃兮吾志弗降鋭鋙赤堇之產兮百鍊益剛猗嗟豸冠兮生若爲殤歸氣作厲兮猶剿乎犬羊細思是皆兮天地蒼黃天心不渝兮日月其光華夷駭聞兮孰不盡傷鶯沙

飄梗兮四顧茫茫斷雲沒鶻兮彼天一方精英煒煌兮逐雁以南翔有孫煢煢兮抱麟經而獨傷我哀豸冠兮重璫謀之不臧冠髮上指兮夜何昔明

哀李鑾城辭 并序

鑾城典教李廷歆天順己卯與弟廷美以禮經同領鄉薦癸未拜鑾城之命止以一力自隨未幾卒年甫三十耳廷美哭之悲予素重其文行哀之以辭曰

浩漾滴滅兮鑾水揚波黯慘蒙霧兮野雨流沙蕭瑟莽蒼兮木無柯飄搖旅寄兮居無家嗟嚱吁夫君兮胡殞魄於斯阿親昵何在兮環視維他連蹇孱弱兮惟嬴童之是與幽沉轉輾兮遂罹此苦羈棲翁忽兮英魂其何許夙矯翼以方翔兮遡芳風而委羽川激湍以東注兮弗盈科而奄沮痛爾同氣兮蘖食而荼茹悵望閩邦兮逶遲崎嶢遄駕

靈肇兮峻山洪濤仰叩彼蒼兮彼不我昭噫嚱吁夫君兮庶返故廬以逍遙

哀鄭豐城辭 有序

余取進士與御史常山鄭貴暉同年情契甚密稔聞其尊公豐城少尹之賢而惜位不滿德又恨不得與接為後生之益適訃至驚悼矯望千里哀之以辭庶洩余衷云

望天末兮嵂崒霧流雲兮靄𩃬跂夫君兮高標欲乘風兮擁雙胡軒車兮弗來悵我行兮莫遂忽報書兮在旁刺肉腸兮抆淚白日頹兮號鵂鶹芳菲薦兮鬪鶺鴒循往轍兮追惟枉良才兮下位尹三佐兮弗遷屯汪洋兮灑沫局何蓼兮常銓伊誰鬪兮誰饋騁駿足兮中庭神驥悲鳴兮頓轡揮利鋒兮斷蠶湛盧嗟兮徒淬嗚呼所遭則然嗟夫君兮何悔亟躐履兮歸來撫故山兮松桂奮騎氣兮上征視赤復兮弗愧余仰止兮無窮託空辭兮遠寄將貢鵠兮北南迴長風兮中憤

哀陳編脩母辭

容與閨闈弗自佚兮墟壙遐途弗自瘵兮燒煌弗悵天實賚兮榮悴維命胡戚胡泰兮飡冰抱雪乞自快兮雲馭飇輪忽長邁兮爰仰矩儀一何隶隶兮吳山迢遙袝舉南戴兮風酸神悽白日晻曖兮抆淚凝睇潸我永慨兮

哀菊莊陳先生辭 有序

陳菊莊先生素耽于易而著直解予心嘉之而於其沒也哀之以辭

繫義畫兮開天三聖作兮朗以宣胡元聖之孔神兮尚析摘而絶緜於天其浩浩兮海其淵淵偉若人之卓識兮弗中墬乎力綿耽嗜矻矻兮佔畢以窮年我欲之兮峻山脩川溘長逝兮徒糟粕之攸傳噫嘻吁兮將孰與言灑弱翰兮彈哀弦遡長風兮寄予懷之惓惓

哀張廷芳辭

余始束髮兮與子偕遊載筴罷鶩兮追迹華鞘搜抉今古兮仰止前脩身世華蟬兮朝繹暮紬煥爛穠郁兮內朗而外彪胡彼蒼弗仁兮造化與讐既坎壈於雲途兮竟夭閼於春秋奄騎箕尾兮上薄泬寥我懷痛激兮我淚橫流英魂眇眇兮九原幽幽嗟我良友兮羌齎志而長休

哀張聰芳辭

慘黯兮秋容懍慄兮凄風懷孀人兮掩涕欝慆悵兮闌胸策子馬兮東郭睇佳城兮五茸仰隱操兮濯濯匪周黨兮誰同羌桂芳兮消歇歌下里兮悲冥鴻

哀其辭

嘅余弱齡之嫩尚兮竊誦夫君之姱辭偉鵬騫而海湧兮惘莫測其攸之煦枯悴榮兮潛運四旹左右黔黎兮儼若嬰兒忽隼擊平野兮立空臺而遡寒飇或珠瓔寶璐兮給霞錦而飾毛施濟以騰蛟翥鳳之翰劄兮誠世之瑰奇陟玉堂清華兮維分攸宜帝念嶺之南兮煩鷩車而往綏獷馴而御弭兮績用告最來秩宗之陟兮曰維德之清粹胡遽脫屣兮望句吳而歸憩杉雲桂月兮朝吟夕醉翩靈風兮挾雲輈觀大化兮竟長遊湖山黯慘兮雲霧相繆騷壇空兮誰蓍誰龜恨我生之後兮獨掩淚而慘慘

京畿教場建演武廳祝文

皇明聖制文武兼施武雖云偃練習必旹爰建斯堂以作

六師內安萬姓外攘四夷陰佑默相維神所司[illegible]神其鑒之

祭姚冢宰文

嗚呼士之生世克全者鮮善文章者或不足於政事善政事者或短於文章文章善矣政事閑矣或虧於德量德量弘矣或不際於昔或沈浮下僚際於昔矣發揮要矣或弗善其終善其終矣未必有其後嗚呼此所以雖有魁奇宏偉之士不克大有為於世負民之望者多矣惟公早魁科第經書義疏為天下式雖南荒北徼亦所傳誦公之文章何如哉釋褐即居諫垣徑擢少司寇為大宗伯為冢宰而至孤卿公之際昔何如哉獻納左右弛張斡旋稽古宜今動中肯綮至於大事大疑衆方洶洶一言而定公之政事何如哉人有小善稱揚不置人有小惡掩覆不脫肯參稷人茅焦墮井之訕若蟊蠡之過於前而莫較也公之德量何如哉耳順之年正寢而薨病也　天子遣醫　賜餼薨也　天子致祭　賜葬贈爵定謚公可謂善始善終矣況有子為大夫為胄子可謂世濟其美矣百年以來如公之際遇者能幾何人哉某等皆公門之桃李令子之僚友聞訃往哭未盡下情栖舉將發合辭陳奠儀形如在盼蠁潛通尚饗

祭雪航王先生文

嗚呼先生實我父執折行輩而定交尚敎誨之汲汲皆從游行皆忝宴集我赴京師贐餞多儀我還鄉里慶弔維皆先生重聽執筆訊咨先生謂我古人是師我守南安先生耄矣執手磬情錦章盈几我復書問先生[illegible]遽爾弗起北望位哭此情曷已骸骨賜歸宿草凡幾詩書之傳賴有諸子嗚呼先生所獲匪輕詩章翰墨四方揚名雪航有稿重價連城壽將八十正寢偕盛天之於先生也厚矣彼拖朱曳紫者何足為先生榮我念疇昔此情曷釋瞻奠封塋松楸搣搣悵傾然之偉儀顒然之玉色崇言清論飛泉激石皆不可得髣髴以瞻依徒痛泪之雨滴先生有知鑒我胸臆尚享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三

東海張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四

題跋

墓表

墓誌銘

卷之五

附錄

張東海先生文集卷之四目錄

題跋

書朱子感興詩註後

自漢以來釋經之善者朱子一人而已葢所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者也再傳以及其門人則復支離蕪蔓矣越二百年來上虞劉坦之遝詩補註始復其法而於朱子感興詩尤加之意惜乎近年又被好事者仍取諸家雜註淆乎其間讀之令人潰潰不見端緒一展卷間不覺氣之拂膺也雖曰坦之不獲見胡雲峰而有望於人使當時見之豈盡抄入補註耶況潘昞而下諸說皆擇取之餘夫何而又猥併若是耶竊意不易補註之舊姑附衆說於別帙庶或可也

書金石例後

孫子曰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而文章亦然其常可言其變可勝言乎蒼崖先生金石例舉其常而該其變誠有功於學者然其意欲使人以類推未必例盡於此外此皆非也葢以諸家嘗有若爲例偶未及者則弗備也如碑誌無書子婦例設有以子尚主而受封錫者子婦可不書乎凡書不書視所宜爾然又有有例而不可爲例者如柳子厚馬女雷五李卿外婦誌不足埀戒徒以長惡可爲例乎醇儒莊士當有擇矣是故例雖有常變而其變也亦惟不戾其常而已不戾其常者義之當而已茍義之當何屑屑於例耶噫天下之事葢莫不然豈獨文章云乎因書卷末以諗觀者

書鐵崖先生傳後

鐵崖先生雖出自會稽而寓吾松之日最久遺稿最多故沒甫百年而松之稍識文字者罔不能道先生之名然謂其號邊上梅則所未聞也豈邊梅乃先生家居嘗所號而特行於會稽諸郡耶在松所書鐵崖之外有鐵雅鐵笛鐵史鐵龍精鐵仙鐵龍仙伯老鐵東維子抱遺老人之號不一如香奩詩等則書桃花夢叟錦窩老人此又因事而偶筆尚非常號也常號不脫二鐵字雖各有所因亦豈不以胸中之錚錚烈烈者有似之乎故其隨所寓而署其所者亦不一如小蓬臺等亦皆泯迹獨草玄樓尚在郡中迎仙橋之西不知幾易主而今爲朱氏之居然嘗詢諸故老皆不知先生之後果何如也今年予以會試寓京而其族孫劉亦由貢而至適得見其所哀鐵崖傳贊諸作再拜捧讀因識所聞於後以致景仰之私云

跋楊文貞公與泰和尹吳景春書後

楊文貞公得君最久澤被天下不少矣嘗以子稷任悖兇虐肆橫于鄉議者或以公不知或以公縱之觀此手書與吳尹曰嚴拒之無容入縣門曰嚴治之夏楚之勿吝併治其黨與惓惓切至非不知也非縱之也堯舜不能化其子在善處之身不干家托縣尹治子亦善矣然吳尹終被稷譖而去官庶亦不負公托矣夫譖能入公者亦愛之蔽歟尹亦有以來之歟厥後稷益大肆兇于　詔獄公則由是而屈館閣政柄移於大璫遂爲厲階不可言矣嗚呼公之

不幸而有此子哉乃天下之不幸哉古之君子必由脩齊以致治平信非迂也尹之孫諸暨貳教英裝潢而出以示予謹書于後嗚呼作戒亦明切矣

跋趙子昂書鮮于伯機詩後

趙松雪寫鮮于伯機題二喬圖詩歎其先亡惓惓友愛之情也世俗妄談以爲松雪惡鮮于字書軋已往往以數十紙易共一紙得即焚之使之無傳此市井小人之鄙見豈君子之所爲耶觀此帖亦見君子之道而彼妄談可息矣蘇州郡守三山李廷美得而裝卷葢不特重其書也但其後贅予廿五年前揮筆俚語此眞所謂續貂耶可愧可愧

跋班怒齋題王黄華書後

班怒齋書評者謂其如醉漢罵街又謂如水灌羊腸葢怒齋大草書多俗誠如所評也觀其題王黄華書後數語詞筆俱嘉雖於黄華有間亦不易得者豈可以此而槩少之哉何均齋先生之斷斷不許也然於此亦可知書之大小難易矣

書巙巙子山墨迹後

巙巙平章書專工羲獻而有自得之妙所以不爲之奴卒以名世造道者貴自得焉於此亦可識矣

書方正學遜志齋集後

二十年前瑞安楊元齊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志齋稿見示乃録本也且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而妄書其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竊謂孔子此八字而豈過乎猶以見之未盡爲恨今年二兒弘宜知寧海乃先生之闕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秉燭疾讀掩卷深思如讀程朱之集喜而忘寐而又不覺洙泗之交零也嗚呼學之正養之充行之確而此八字未爲過也三代而下可考其詳大節或有之所養所學恐未逮乎當旹有以歐蘇擬之者宜其弗屑也我　朝以宋潛溪楊東里爲文章稱首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嗚呼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已也嗚呼九原可作舉世皆當奔走爲之執鞭如遇孔子不知以三仁許之否乎嗚呼

書春暉堂詩後

孟東野作遊子吟而有寸草春暉之語葢蓼莪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意也孰謂唐室詩人率淺於理耶近世有

表景文先生者亦作遊子吟謂遊子行萬里母心亦如之葢欲人子體親之心以自保其意亦有補於世教談者尚之然而東野尉溧陽乃以吟詩廢曹務爲旹所短落官不敬非孝也其所以報親之計尚疎耶景文爲御史道不果行卒佯狂勇退窮死無悔殆可槩以後世之詩人目之耶金華張廷振事母克孝以春暉名堂有言以益之者衆矣吾恐徒以甘旨滫瀡爲事忽其大者遠者故復有言廷振其何居耶尚圖其遠大者

書陳僉憲先生墓誌後

故國子學録安福李先生本素司教吾華亭旹嘗謂弼言台郡陳先生璲提學江西語學者曰永樂間脩大全諸書始欲詳緩爲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未

免抵牾虚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又聞宣德間黄岦教諭餘姚李應吉疏于朝言大全去取有未當者下其議於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校許兼采諸說一斷以理噫綦循臣言如此廷議如此蓋以萬世至公之論開來學也泥者中無權度執以爲斷陋哉

書錢孟浦墓銘後

予嘗竊咲衣冠之流有諂事貴倖者捧溺嘗惡無所不至匍匐拜塵其常理耳雖暫得榮進以夸詡市井徒隷而鄉里之頗有識者亦輒笑駡之矣玷敗士類流毒蒼生且弗論近歲有中貴來江南侍卒王瘸子者善幻多技驕肆尤甚嬰之者輒碎所至郡縣奔走鉅室逃散惟錫山錢孟浦眇然一布衣肅容往見以天理人心之語譬曉之此輩埶

欲聞者以其突虎狼牙吻而得生也既而還京 天鑒清明瘸子輩伏誅西市孟浦名益彰彰矣是知所養剛大之氣不係於位也彼拜塵者曾何望孟浦之優篠耶嗚呼偉哉予故特著之且以厲彼紛紛沓沓者

書甘節堂記後

古之引經者不泥經意唐以前尚然自後經生舉子規規於單辭雙字之間以爲能得經意而經之用則小矣進士李時亨之母守志名堂以甘節而脩譔吳先生原博記之但云甘於守節耳觀者往往以不合彖卦九五甘節之語而疑之何泥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六義之興也何有於進道之咏耶况原博之記未嘗一言附易意豈叛經耶予故書于後以袪觀者之惑

跋東坡書李太白逸詩卷

此東坡書李太白詩金相蔡松年跋之詳矣正隆乃金主迪亮年號施宜生即程史所記奔金使宋洩機而被戮者松年而下用筆皆稍似蘇者當皆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金之尊蘇與孔子並故習其餘風皆有類耳宜生輩於松年詞極推重者必提頭此當皆諛佞之風也然由此亦可以觀其人與國之脉矣松年與宋京卞同姓同背又云西山故觀者誤以爲宋人非京卞鼠輩即李邈諸大君子故不敢輕議然其言之當雖京卞輩亦不以人廢言松年雖略過稱所見以是爲的耳何恠哉鄉貢進士南海梁克載得而珍藏之吾三兒弘至與之同舟而來南安因出觀之遂書

題趙子昂山房清思圖

趙松雪爲書画所掩而文章經術人不盡知誠哉元史氏之論也然於出處又聞君子不免責備焉劉以皮光蘭以薰燒亦書画之不容自掩而然乎御史鄭肯暉所藏山房清思圖尤精絶展玩爲之洒然不覺悵然因識之

題黄華老人詩稿後

鄉貢進士義烏王允達寒夜過予出示黄華老人詩稿及巎巎子山柯敬仲王待制宋潛溪先生皆有跋語然疑子山敬仲皆非真跡乃臨書也允達云吾曾祖侍御公之語亦非親筆併潛溪語必皆義門鄭氏諸公所録予遂釋然以爲鄙見偶亦不繆然又疑詩稿首題黄華先生豈其自題耶稿亦倩人所謄入以此題耶豈其將成卷帙欲以此[illegible]

名耶而書法甚類黃華豈其草稿細書自不類耶九思嘗爲監書博士此云衆書豈在當皆又嘗有此署銜耶允達文憲世濟事事不苟詭隨必欲予書此語以質知者故書

書續宋論後

元楊廉夫嘗以柱斧戳地事爲宋太宗弑藝祖近者劉文安公作宋論則鍛鍊益精矣今丘學士仲深嘗貶許魯齋而謂元不可爲正統吾同年蔣宗誼續宋論則言之益詳矣然此二者豈果定論乎

書楊漁隱遺墨卷後

漁隱姓楊名仁壽天台儒家明春秋學會元季科舉制罷兵發既作乃挈家遠避售星禽之術以給養寓館松江經學授徒於鉅室陶氏之館遂占籍松之陶溪因其自號人

咸稱之以漁隱先生漁隱自少落落有奇氣作字學鮮于樞而得其風韻子景和洪武間應人材舉拜東昌守坐酗酒不敬既罹重典以漁隱戍邊母妻閑幽漁隱至戍所總帥亦習鮮于字或薦之于帥帥方作字漁隱從傍進曰作竪筆不得法帥擲筆怒曰汝書之漁隱即肆筆一揮帥不覺嘆服更出名紙數十繙索書且問所欲漁隱曰某年七十惟欲老死鄉里耳帥許諾尋以老疾歸陶溪而歿年八十有七聞諸其甥吳晉可云予嘗論之曰景和以酒失粉其身危其親覆其宗禍如是其烈漁隱善一藝卒脫戎伍越萬里歸老鄉里其幸何如於乎小善不可無小惡不可有亦足爲萬世之明戒矣備書以告觀者

石鍾山記跋

弼東吳人也未嘗一至彭蠡湖口但嘗誦蘇東坡文有所謂石鍾山記者謾不加之意今年取進士觀政兵部之武庫郎中王公尚忠出是山今古題咏觀之快讀一過嘆曰嗚呼甚矣知己之難遇也豈直其人哉自有天地即有此山名之以石鍾者其誰固知之矣酈元東坡亦知之矣李渤固弗知也然酈元東坡知之亦未盡歟蓋元之言曰微風鼓浪與石相搏而聲坡以石有罅竅微波入焉而聲皆曰微而已驚風怒濤奔騰撞擊之旹將何聲乎豈止噌吰乎窾坎鏜鞳乎意其雄偉詭怪極天下之奇觀正在於是不止景王之無射獻子之歌鍾也然而微風鼓浪可舟而聽適驚風怒浪傾檣摧楫誰暇詳耶詳之者正漁工水師不能言者耳所以極古以來無一人詳著文字間者嗚呼

人之於山非有情以蔽忌之也知者尚如此其餘人以眇然之身寄於百年之間必欲人之盡知任之必當不已惑乎所以古之豪傑恒鮮遇雖然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之如此必有能探東坡之意而詳告我者亦兹山之遇也

跋青林王雲間卷後

此文解學士先生作而親書之送弼妻祖主簿王公也公吾雲間人故稱王雲間其庚辰上二字剜去補題洪武蓋後革除建文年號故也剜補者吾妻父名璞字崇王嘗親炙解先生習書而得其法其青林小隱四隸字則今士沈民則早年筆也主簿公歸老壽康戶部尚書周文襄公巡撫旹造其廬既而告諸郡邑屬僚曰王主簿律己有爲靡事不舉吾吉水之民至今思之弼幼侍先君兵部公聞公

每遣洪武間法制嚴密之甚爲官者恒慄慄不自解幸而至今天所賜也年若干終崇王先卒今孫僎亦望七矣舉此卷告弼曰世以觧書售者輙得重價吾不忍也爲我書其槩以告吾子孫庶幾可傳乎弼拜而書之

書貞孝先生詩後

右夢萱詩貞孝孫先生之作也先生名鼎字宜鉉廬陵人由鄉舉登乙榜授江浦教諭陞松江教授考最薦御史奉勅提調南畿學校丁外艱歸歿於家門人翰林學士吾華亭錢原溥毘陵王廷貴諸公私謚曰貞孝先生誠天下之公論也蓋其平生爲教一以身先操履純篤雖暗室屋漏不欺者文辭固非其所重然盛德之著孰得不欽弼莊誦再過謹書其槩以告觀者俊夢萱之孫汶重整此卷當尤

懷重此詩哉

跋司馬通伯卷後

姜堯章論書云一須人品高誠確論也人品不高者雖童習而白紛徒留纆墨何有於神妙耶司馬通伯繡衣欲以通經學古爲事旁及於書即能臻妙猶神駒出水蘭雲追風雖或不範馳驅而凡馬豈可望其後塵耶觀其祭朱文公文敢發五百年來群儒所未發其義理卓識一洗俗學書家一藝弗足論也

書韓憲副壽藏後

近時用兵有縱賊而戮良民以獻馘者有安事捕酒而得擒新功者有纖兒覺僕僅勝巾服坐獲首功者所以軍事不甚競也與視韓憲副出謀聚兵以障郡縣乃不欲獻功以邀爵賞獨何心哉憲副預作壽藏人以爲達特其一端耳豈其於富貴生死一裁之以義者耶聞諸周内翰伯常言而有感用識於壽藏文後

題黄氏世譜

世譜之學大壞於元蓋彼夷無姓氏而自附於華姓華人之附勢位者又附於夷雖衣冠之家以俗所不尚因循弗舉故其大壞也極若元明善以文章噓噏一世而曾祖巳不可推坐此故也吾松江府知事黄君收拾其家世譜於散亡之餘可謂勞且勤矣所賴在宋有文節公庭堅在元文獻公晉卿略可徵耳豈能詳悉耶博求之不已必將互見旁出傳信存疑而不苟則黄氏之牒亦庶乎庸著之以俟

墓表

贈承德郎兵部武庫司主事郭公墓表

武城兗之屬邑也民居實稠而族之稱望者惟曰郭氏焉郭氏不過中人之家非以富雄於鄉也世業醫近始有入朝署列大夫者非素貴也特以其人之克知孝義既和且肅足以聳人之天衷物則是以爲望耳其人生爲邑望死則泯之無以樹風聲固人向善之心故表之曰此　敕贈承德郎兵部武庫司主事郭公之墓也公名浩字泰然曾祖諱其祖彦禮父昇母胡氏公生六歲而孤門祚單弱且當太宗文皇帝入繼之旹師旅擾攘賴母氏抱携竄匿備嘗險阻卒育於舅氏以延郭祀蓋母氏嫠居二十餘年冰蘖

之操可想見矣公稍長輒自奮勵問母曰吾父在昔何爲
曰讀書業醫又問諸父友咸舉質直好義之事遂慨然以
繼志自任有楊進者以醫鳴即從授學未幾盡其術求療
輒赴病家多德之有司聞其名俾領醫學事昔方營建北
京俾督丁夫陶甓於臨清徒衆輳集癘氣大行枕藉蒸鬱
鮮有甦者公乃命取雜材搆而爲牀躬爲注糜給藥得生
者衆他督工者倣而行之全活者不可勝計宣德間藩臣
徵其邑之逋賦甚亟令佐相視駭愕不知所措皆曰此非
郭浩不可乃即委之公首簿察猾一二逋負悉輸寡弱獲
祐令佐躬詣其廬獎勞之鄉有求直於公者公以非己事
謝遣之不去姑折以一言不直者俛首退聽親舊疾病者
昏喪後昔者租庸弗辦者多與補助不責報奉先極敬與

家其謫雖非廣厦深宮內外截然一閨闥奴童稚亦不敢
肆喧鬨婦歸四人胡三俱亡有利其產而欲害遺孤者公
亟取育之成立乃遣還撫之子海領鄉薦僉謂公成之也
平生不喜釋老嘗謂諸子曰吾死殯殮塋祭惟以儒禮勿
爲彼惑也鄰里亦頓化之壽六十四天順丁丑八月十五
日歿葬邑城北之金莊社配劉先卒贊郝其側室也子瑩
玘瓚玫璽璞琮瑀琦瓊琄凡十一人瑩領鄉薦仕至慶府
紀善璽由進士任兵工二部推封於公璞任醫學訓科女
四皆歸士族孫男十八人曾孫三人既塟十有八年璽陞
兵部武選員外郎與予同寅且厚俾著表文予故論其所
當表序而銘之銘曰偉哉是夫也邑之望乎美哉是丘也
地之望乎過者必恭也永保厥藏乎

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表

四川僉事張茂蘭既致仕家居成化十年十一月四日卒
訃至京其友兵部員外郎張弼爲位哭之哀既而具筆札
爲墓銘曰此吾二人之素約也今將三十年矣可食言乎
奈未詳其官業亟走書問其子鐩索年譜適弼拜南安之
命過家得見廣東僉事王宗吉所撰行狀且面論其詳采
諸京師所聞蜀人徐山甫華語乃序而銘之茂蘭張姓晚
名號草亭世居松江華亭之脩竹鄉最爲著姓撈塘橋張
云父廷萬號桂岩以長者見稱生四子曰疇曰疄曰畿茂
蘭行三自幼警敏甚爲其世父戶部員外郎賀暘嘗撫之
曰益大吾家必此兒禮部尚書李公至剛亟稱曰奇童奇
童云少長入鄉校益自勤勵戶部尚書周文襄公巡撫皆

見之大喜俾積學毋息事利孫廬陵孫公鼎任府學教授
聘爲弟子員昔御史彭公祖期提學得其文曰晚年少才
贍當是遠器丁父憂起復肆志古學諸經史必窮究作用
處不徒記誦也旁通星翁醫師僧道雜流而於醫尤良景
泰庚午中應天府鄉試甲戌登進士第觀政吏部昔泰和
王文端公爲尚書擬除御史有爲之地者曰身短弗稱文
端笑曰其中本不短除南京刑部廣西司主事昔舉凱獄
卒有食草死者公曰重囚尚給衣粮卒乃平民應役者何
罪而反致飢死命獄官以囚飯加水煮粥以草爲蔬通給
因卒可以兩全併去獄中積弊數端因無枉死者在部力
抗勢利一以明恕自持平反摘伏者甚衆饒水薛公希璉
河南耿公九疇相繼爲尚書凡有疑獄即付詳讞遂令掌

三法司事一部章奏文移悉屬裁定天順戊寅考滿受
敕贈父如其官母太安人妻安人八月陞本部江西司員
外郎決滯獄尤多皆同僚協心南京有三清之譽庚辰十
月陞四川按察司僉事皆蜀盜充斥官軍少利妖僧悟昇
豪酋趙鐸安洪革相繼嘯聚縱横四出中貴閻禮僉都御
史陳泰繼汪浩總制其事知茂蘭才智即委任之斬伐綏
撫出入戎馬間關鶻狀卒之渠魁授首四郊解嚴清軍伍
定役法興學校均賦稅莫不有法以貽定規仙泉永通二
塩課司竈丁五千餘盜官塩吏不可禁衆議出兵掩之茂
蘭曰近平悟昇兵事甫定若更激之小則退依山澤大則
死抗官軍既有以處之諸公無憂也遂單騎至盜所諭之
曰汝等盜官物法當贖在爲首者自詣理訴耳又潜數遣

人誘諭之渠首果出歸之上官餘悉杖遣之由是衆感更
生焚香膜拜者接踵兵定後築潼周安岳遂寧大足榮昌
江安合江七城皆禁侵漁便民力爲久固之計死事之家
俱請封䘏之典由是上下才之風采焯著遂奏　敕守建
昌等六衛皆方盛暑兼程而進至即清粮餉舊額屯田祭
田秋青草凡見奪於豪右者悉皆復之險要關堡次第脩
舉夷醜刺馬賢刺馬能革最桀黠前官召不出見聞聲威
俱至案下數十年讐殺循兇悉聽辨理革府縣包攬之弊
邉儲遂充頓戢武事漸復華風建昌父老以爲見所未見
也又奏　勅開辦銀課馳與内臣計之所得不及支費一
分遂奏罷之乙丑致仕歸華亭蓋由富順知縣孫璚事敗
賂執政佑之下其奏於汪僉都汪以璚與茂蘭同年委復

覈之茂蘭以法不當宥姑從輕典免官已拂執政意執政
死山東李公掌吏部猶謂其傾附勒令致仕迨命下蜀人
皆驚愕競相嗟惜既歸以得事太安人爲幸安人周氏福
建右布政克敬之女有賢行以某年月日先卒茂蘭哀感
疾久之瀕終擧手加額曰老母在堂子當盡孝毋子訣別
天乎天乎卒之明年　月　日葬佘山周安人同封焉其
家世之詳有楊廉夫先生靜鑑碑通波阡表皆陳文東所
書予得而略獨念茂蘭早卻紈綺之習勵清苦之志急欲
聞善能受盡言事職不苟避難寧代人兼理在四川有軍
功輒不上曰行陣之士出死力吾儕忍分其功後何以責
其盡力蓋是皆用事者往往欲自厚且及左右坐食之徒
而履險者反不與故茂蘭舍己以矯之公論甚偉惜不究

其施而大缺民望也吾茂蘭實無愧焉拜手抆淚銘于墓
之碑曰

英姿夙慧勇却紈綺德藝在人憤弗歸已今古畢鑑纖遠
悉理曰有昧焉行將柅矣拜官司刑惟愼惟明既遷蜀憲
乃兼典兵兵克妥衆刑各當情夙志素抱亦云著行征車
亟旋云何乃竟孝有遺悲忠有遺政佘山之原伉儷斯並
尚何憾焉百爾維命知己述碑雖陋匪佞爰保孫在永世
有慶

蒙庵陸先生墓表

嗚呼此隱君子陸先生之墓也先生名潤玉字尚質世居
松江郡城之北郭高祖慶山曾祖華徽祖彥明父亨皆業
儒不仕母曾氏配呂氏子桂懷孫系女曾瓛適馮龍天順

六年壬午八月　日卒壽六十二是年十二月　日葬于所居之東偶從先兆也先生生有異質丱角游鄉校前吏部尚書蕭山魏公見之期以遠器治詩習舉子業翩翩弗遜子往穎敏過人先生乃悉以所業授之曰吾無事於此矣自號曰復軒益博綜諸經子史玩心高明有所感觸一一發於詩挂補邑庠弟子員聲稱日起咸以倫魁期之一疾遂大先生嘆曰是誠一大夢也更號曰夢庵深自韜晦跬步城府累歲不入惟沉酣于易悉取諸家含咀疏剔縱橫參錯列爲數圖懸于一室起處其間充然自得人非其儔不苟一接其所著詩名曰夢庵集近已梓行而弼序之曰先生淵靜脩介矩度森嚴其詩猶仙宮眞館鏤金塗碧望者目眩入其中則纖塵不飛堦墀如洗蕭然物外境也知

言之士亦以爲不妄先生疾篤語其姻家馬以德曰吾死必張汝弼表吾墓瀕終又以是囑其子懷嗚呼弼雖愚曉眷厯先生之知且嘗謂先生年踰六袠漆髮童顏若飡霞服日者靜者壽必可徵矣何遽死耶身後之托不敢不勉嗚呼先生有德有言略弗一試眞隱君子也兢可以東吳一詩豪閡之耶嗚呼

贈南京大理評事莫公墓表

昔我
太祖高皇帝臨御深卹民隱凡民之入覲者亦莫不進之
殿陛間俯玉座賜清問其對有條理可采者輒加寵賚以旌之若吾松江之莫景行居上海十九保保中推爲耆宿以事入覲對揚　王音加賜寶鏹而景行之名遂章章於郡邑間矣惜當時所對之語不傳焉景行生文義配朱氏文義生忠卽公也所居瀕海斥鹵粮稅歲多逋負鄉人以公門望可服衆欲推爲粮長以司其事公自計雖毁家弃産必不能辦乃徙居於郡城東門商販以奇羸自養人皆樂其坦易質直連爲婚姻遂定居焉毋卒公適在外逾年始歸聞之驚慟仆地久而方甦居喪三年葷肉不御居父喪亦然人皆難之配羅氏生二子長曰謙次曰謹遊郡庠領己卯京闈鄉薦登丙戌進士第授南京大理寺右評事故推贈於公如其官贈羅爲孺人焉公年六十六羅少六歲天順壬午八月相繼歿十月合葬於華亭之通波塘西朱家浜之原從先兆也謙之子儀夔謹之子倫佾佩伸僖女三人則公之孫也子與大理居同鄉取進士爲同年而知之頗悉乃以墓道之文見委嗚呼景行生而膺

太祖之賜忠歿而受今　上之贈皆莫氏之宗以爲榮鄉人樂道之者然其質朴信讓可以化俗者乃或泯之故予表公墓倂景行之事書之使知慶澤之所由來也遂銘之曰右迴溪左望山百千祀兮安其閒

工部郎中邵君墓表

秀王將建府於汝寧也　上命工部妙選公勤有心計者董其役營繕司員外郎邵公乃往昔荆襄間劉石二寇始戢歲又屢侵民力未甦公謀於藩司而令郡縣曰王府規制一尊定式不可不爲宏麗以稱　上親親之厚但民多艱食物貨湧貴吾輩有事於此者當力節浮費省厨傳趣成其功庶可以省民力副　上意也甫二年訖功而歸左

右不得足其利者輙騰言曰民力雖省宮室則儉矣及厰下抵國中使果以弗稱開賴　上仁明不加罪仍命公往治之旹蓋陞郎中矣恢拓規攜頓改前式公趣功撫民晝夜焦勞者又二年乃得龐疾形神頓異及還京故舊道遇有不能識者由是奄奄遂至不起癸巳歲十二月廿七日也齒纔四十有九耳兵科給事中張裕夫其子相之婦翁同里同業者經紀其後事未幾相聞訃奔至裕夫乃具狀來相請予徵文表于墓顧予何能為役哉予以裕夫意不可固卻也按狀書之公諱能字舜賓其先汴人高宗南渡始徙家越之會稽始祖元盟居士生德潤元萬户總義兵德彰崑山州判官季子仲常則公之高祖也曽祖安分處士祖繼先亦弗仕曽叔祖志仁登進士授達縣丞思廉由

鄉貢授貴溪學教諭叔祖詳領鄉薦累官至　代府長史父某母鄭氏繼單氏公自少警敏過人丱角為弟子員明禮經景泰庚午取浙江鄉試辛未賜柯潜榜進士觀政工部受命為大臣營葬往廣西犒軍癸酉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乙亥以内艱去服闋改兵部車駕司初考蒙推恩封其父如其官母妻皆安人嘗出較牧及兩廣寇起奉敕調南畿軍以往皆若能辦癸未陞員外郎未幾乞歸祭掃　賜楮幣以資路費丙戌至京改虞衡司遂董　秀府之役娶王氏席氏子二長即相郡庠生次驥女二其婿也擇其年月日葬于某山之陽嗚呼公年二十餘而登科踔厲英發謂偉績奇功可以立致乃沉浮郎署者又二十餘年方當展施卒不愜志而死天乎人也而命也如此然久

於官而私不加饒隨所投而公皆有譽謂非行立而才充之士也歟用表于墓以式于鄉

墓誌銘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墓誌銘

嗚呼天生偉才所以濟旹變歟旹不能無變惟得才以濟之雖變不極民生有賴矣天人相與自古有然者今于吳都憲公見之予昔自兵部出守南安旹聞湖湘有草竊之警雲南有交趾之擾當道或張目失措廷議以左布政使吳誠陞右副都御史往撫既而就擒歸化而咸父母之嗚呼若吳公者非天之所擬以濟斯變乎公年六十有一以成化年月某日卒於雲南黔國公沐公遣官送護歸櫬于鄉　天子悼卹賜祭葬如禮擇以甲辰十二月日葬於

龍井山之風篁嶺其子瑤理襄事其兄子鄉貢進士璿奉其鄉人廣西參政朱廷用狀來松江拜予乞誌予按狀吳世為錢塘著姓曽祖子昌妣賈祖原敬妣孫考士益妣徐配王繼淩側室李氏祖考及妣與配皆累贈至右副都御史淑人長子瑞以軍功為冠帶舍人次即瑤次琪女三福建僉事談俊士人夏英其婿也一未行孫女三俱幼公字尚忠號思庵天資穎異操行孝謹識尤超卓景泰庚午以禮經領浙江鄉薦辛未登進士第除兵部武庫主事丁外艱起復除吏部考功主事尋改工部虞衡授　勑推封進階承德郎陞郎中授　誥推封進階奉政大夫是歲禮部會試充同考試官又授命　勑封慶府充副使尋陞四川右參政與巡按御史同理刑獄多所平反丁亥　上命

襄城伯李瑾率兵平番夷公督餉有方賜文綺丁内艱起
復陞貴州左叅政尋陞湖廣右布政　上命總兵官李震
討靖州苗蠻公又督餉受賜戊戌陞左布政使威惠並流
聲勤遐迩由是奉　勅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理軍
務整飭兵備事無巨難所指輙效寇攘屏跡昔交趾弄兵
滋久寇抵雲南又　勅巡撫雲南公至戒飭各邊土官八
百宣慰諸司嚴兵以待適賊擁入淄山口營我軍乘震雷
奮擊賊衆驚潰擠蹀横尸蔽江雲南輯寧降　勅褒諭雲
南素少雪比歲見白物無疵癘以爲公政所格蓋公蹴剔
勞徠弛張抑揚鞠躬盡瘁宜其所至天人叶應不負所職
也銘之不特爲封塋攸久計抑可備太史氏采擇以爲後
法焉銘曰

豫樟棟斵湛盧剸犀其器也良其用也宜天子明聖斯亦
見之驅厲以雪助師以雷人謀所至天亦弗違天且弗違
人其敢欺爰琢樂石刻我銘詩保此樂丘億千萬期

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徐君墓誌銘

正統間貞孝廬陵孫先生教授於松善誘士類有十才子
之號徐觀居首觀字尚賓號瀼西自幼清俊穎敏巧思絕
人長而卓識偉度高標逸韻足以動人徒步過市市人亦
斂手起避視之若鸞𪅙瑞鳳然嘗就其所得於外者評之
其詩文清婉縝密隸筆古雅得鍾蔡法篆籒眞行草亦佳
畫從董北苑入變態甚多微而雕鐫追琢製飾鑒别各臻
其妙誠才子也豈止昔文利祿之學而已哉辛酉以詩經
魁鄉解梓行其文會試屢置乙榜或謂其以新奇之文發
精與之義習熟爛常語者以眛目赫吻而斥誠亦命也由
是游國學者久才名益煒煒聞天下交南朝鮮諸夷使者
至謁其書畫藏弆爲榮景泰癸酉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武
選劇司也國家承百年來而選事纖悉委曲俱有成法簿
錄櫃貯庋閣壁粘者絲紛塵委動以萬計非久於是者左
縈右掣莫能措手尚賓至檢覈鉤稽決句而辦日坐廳事
酬應如響宿滯積疑爲之一洗人皆悅服暇則入憩室高
吟疾書求者旁午各遂其願今江西叅政盛以端昔與同
官嘆曰尚賓形如老鶴才如湧泉公牘文事日無停思視
矻矻簿書間猶不克濟者誠可謂兼人之才矣三年考最
封其父竹庭先生閻如其官贈母何氏封夏氏妻唐氏皆
安人尋丁夏氏憂將禫尚書滄州馬公奏趣具裝以理司

事乃復任未幾陞郎中北虜寇邊尚書馬公出視師奏以
尚賓贊畫紀功將發適曹賊變起乃止辛巳冬入朝感寒
頓直廬牖下久之乃甦即上疏乞歸當道難之逾三月始
歸華亭故居竹庭先生尚無恙日惟悅親爲事益欲盡蓄
天下書購名畫法帖彝器美石奇卉雖重費不惜奉竹庭
其間成化戊子竹庭殁哀毀甚塟期術遇淫雨忽作尚賓
乃焚香拜跪於庭者累日親舊勸阻不止及柩車將發杲
[illegible]人以爲孝感所致未幾疾作己丑四月八日乃終後事
悉有治命得壽五十二而已早無子娶贅塘橋張瞬生子
甫三辰竹庭俾唐氏抱哺之長名曰稷後納刁氏生子曰
卑曰夔焉曰益者方孩瀕終命稷鞠之女采蘩許嫁千戶
衛經清之子元采藻尚幼庚寅正月三日壬午葬所居錦

辰村之祖塋樓詣予乞銘于墓嗚呼予忍銘吾尚賓乎予
猶少于尚賓又晚出然每會輙商令確古搜奇抉恠連日
夜不休所師者多矣及承乏武選異省而同事又吾更師
也豈止鄉里之好而已哉銘不可得而辭也其世裔之詳
有祭酒陳緝熙先生墓碑學士錢原博先生竹庭墓誌可
稽也予得而略銘之曰
嘉木千尋寸弗朽也樛枝器車穫薪櫝也弗棟弗梁匠斯
醜也風摧火燼天所界也誰其類之我良友也嗟我良友
胡弗黃耇也我心孔疚匪私痛也勒銘貞石詔悠久也

陳文達墓誌銘

文達姓陳氏諱剛文達其字也別號清庵世居會稽山陰
之錢清江高祖某曾祖某祖某三世皆讀書弗仕考仲新
洪武廿四年郡邑有徵黃冊者遂坐謫戍遼東之廣寧前

屯衛文達與妻徐氏侍行既至以居販致奇贏養親頗給
越四歲代父役而晝夜謀歸父母於鄉永樂四年丙戌始
遂所謀又十年丙申徐氏卒年甫三十生子雍在山陰理
祖業乃權居廣寧城外繼娶泰和馬氏亦同戍所者生子
曰熙曰泰曰和女一又廿三年戊午雍來迎與馬氏同歸
山陰皆火伴頗衆雍欲舁母櫬同行而各懷非沮不果文
達歸而田廬不廢生計給足日與故舊棹酒船徜徉山水
間以樂暮景人皆樂其有子正統十年乙丑十二月二十
八日卒壽六十八明年冬雍奉柩塟禹會鄉乃虛其壙之
左俟歸母櫬由是雍之情事益切嘗文牒度關塞著蹻擔
簦往返至四卒又不果一語及之輙潸然淚下蓋遼關重
塞相望萬里雖王公貴人亦不易舉動者雍必欲歸母櫬
曰一旦能遂吾事卽死不憾成化九年癸巳秋又治裝而
往誓死畢其志委曲百至乃果得歸蓋距其母之歿五十
有九年矣十年丙午夏過京師鄉里之仕者客者咸駭異
競走慰勞之雍乃告兵科給事中張君裕夫曰雍犬馬之
齒六十又五矣始得母骨歸將擇今年某月某日與先子
合塟則吾志願殆畢矣特恨未得文墓上之石保吾父母
之遺魄于永久也京師文章之林能爲我一念乎裕夫乃
率雍以其內姪貢士周晢中狀抵予以請然文達夫婦遠
萬里外其平生德善狀不能詳特記其生卒往返歲月耳
嗚呼雍之情事五十餘年而始伸其難矣哉非堅其志苦
其身挫衂而不回者能之乎故予銘文達之墓實矜雍之

志將以勸孝也人孰無是心以心感心則雖千百世之遠
其誰忍祀文達之墓乎銘曰
有封斯土歸越重阻親魄乃安子心良苦我昭其心以告
終古

顧安人衛氏墓誌銘

安人太常寺丞顧惟謹之妻　誥封榮祿大夫都督衛文
伍之女今宣城伯穎之姑也太常公以謹於事神克傳其
意際遇我　太宗文皇帝歷事四朝正統間比蒙寵渥
常祿之外特加異數賜第於大德觀之旁深曠幽雅太常
公又好客安人自治具不憚煩猥務得歡心景泰庚午太
常公歿安人訓飭二子恪遵父教以忠報國嘗有退斥之
士往依之居安人敎諸子姓曰人誰無患難皆不可以其

勢退身窮而少忽之館穀周旋久而愈厚士有賢其德卒反眼按劒者亦不計由是人益稱松江顧氏忠厚家風爲不可及云蓋顧本松江令族與衛爲里閈相頡頏者故作官於京以締婚焉二子長昴錦衣衛後所旗節司百戶次曰昇孫男一曰堯臣孫女二曰德馨適指揮僉事王璽曰德蕙適衛理宣城之從子也成化丁亥十二月日安人歿壽七十有三卜以明年正月舁于京城翠微山之原與太常公合塟予以鄉里之好雅聞懿德恒歎炎涼趨背盛衰易節世之士大夫亦往往蹈之安人訓其子待廢退之士如此可謂厚矣故婦人之常德不書而銘之幽曰

登臺者附之履入穽者下之石須麋丈夫尤爲此極孰信高明乃在婦德我作銘詩銘厥幽宅億萬斯年仁人斯惻

楊起岩妻陳氏墓誌銘

吾松江之東郭有陳文璧先生者以名進士家居遠近受經者㨿今僉都御史張旹敏亦在列旹敏之隣楊西疇者以富而好禮聞將爲其仲子說擇配旹敏乃謀諸先生之子洪以女素芳許焉既歸說爲郡庠弟子員又遠出從師陳氏處家舅姑滫瀡之奉臧獲衣扉之需罔或踈節合族姻親以賢婦稱之年三十九成化乙巳六月廿五日卒生子二金鏊明年十二月十三日塟于俞溪兆域予與說之師春坊諭德太倉陸鼎儀先生往弔說拜泣曰說妻既沒銘墓者惟先生是祈予曰鼎儀文可傳信鼎儀曰予悉三家之故尚何辭予念交楊陳父子兄弟間有年頗聞孺人有賢稱且鼎儀之命遂銘之曰

南望大海僅三里許北距俞溪千百舉隆然者丘貞玉于觚

先君村居先生墓誌

有明成化五年乙丑正月九日甲子日加於辰先君村居先生卒於家閏二月十六日辛未報至京師弼哀號摧痛強存視息俟　陛引給劄而辭又兩浹旬而始克歸荒迷倉卒止得禮部侍郎崑山葉盛墓表一通而已擇以九月廿九日丙塟長兄汝輔謂墓志必詳實如墓表足矣弼遂述墓表曰張之先汴人扈宋南渡來臨安臨安失守始來華亭居清溪之上處士六世祖澄號斗山先生學邃於易善卜筮以才略自負嘗爲郡中畫計擒劇盜其黨夜來加害澄走草澤中得免因又徙居沙蕩里生仲寬仲寬生明

遠明遠生昇昇生庠字存禮號守株農以家學教授於鄉里而於地理術尤精後進師之處士大父也父子英早世處士諱熊字維吉以沙蕩里去城百里而遠自號曰村居志隱也幼育於大父每見譽曰興吾門者在此兒爲人性度坦夷嗜吟咏能飲酒雖多不亂居鄉治家能自卓立見諸踐履不苟同俗嘗曰吾涼薄未能化及吾鄉吾訓吾家可耳所立家規頗多其略曰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凡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配胡氏有內德先卒子男五長汝輔次即弼初名汝弼狀元羅倫榜進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次汝匡次汝翼其

最幼汝傚學也女一歸俞庚孫男七人弘正弘宜弘立弘
左弘至弘直弘丞女十二人卒年六十有八歛瘞百需皆
處士所預營也表之文如此蓋先君處家以嚴勝嘗語諸
孫曰易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嚴厲則
女婦婢僕不得各遂其私未免悔厲然分定情安門庭雍
肅吉孰大焉嘻嘻而和則各肆其私何以成家終吝矣此
先君心得之言著之於規者多此意戊子十二月乃具舟
入城又至黃浦南北與諸親友永訣過黃浦復舉手曰吾
再不游此矣皆不之信歲除日遍別諸隣明日病作猶起
受家人賀禮亦若別然迨歿身後事纖悉皆有治命嗚呼
天乎痛哉[illegible]何忍及此也乃百拜而志之仰與同愛親之
心者全此一丘以永世也嗚呼天乎痛哉

承事郎質軒董君墓誌銘

松江郡之西郭有董仲頫者以敦厚饒裕聞年七十二卒
成化丙午十一月五日也先是八月十二正午天宇澄霽
皎無纖雲適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折而東隆仲頫
樓上市人從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芟草所結皆仲頫已患
耳瘡乃曰此船來載我邪瘡果不可療而卒論者以為仲
頫之感召不凡矣將以丁未三月二日葬于泖港之[illegible][illegible]
其子持湖廣參政唐廷貴所撰行狀來乞銘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且卜隣飲閒嘗屬以銘來今可辭乎按狀仲頫名昱號質
軒姓董其先烏程人入　國朝曾大父福三始占籍慈亭
之脩竹鄉祖文文考瑜皆隱于廛市瑜生二子長曰顒次
即仲頫也早孤育于母沈氏凡以隣事當逮于官過外出
乃遲速其母皆仲頫方在鄉塾聞之亟走詣官仲理官異
其幼而致辭辯直併隣人釋之同里徐翁由是心嘉之遂
贅為婿妻之家業仲頫勤慎有心計家日以起雲南左布
政袁舜舉微時皆以隣句兄弟出入服賈同榻讀書一日客
于金陵聞日者云袁貴董富仲頫初不以為然不四五年
袁果登進士第歷官通顯仲頫方信定命安事營業益抵
饒裕為人寬厚重然諾遠近多倚信之然事步義者必辯
折不少貸徐翁之宗嘗被燬有欲侵之誣訟于官仲頫備
申其枉得直憫凡應馬役之艱歸受於己凡歿創祠宇居
嫂氏悉以祖田贍之景泰甲戌歲荒　詔能出粟濟飢者
有錫典仲頫毅然曰此吾素心也況上導之乎乃輸應上
格復自貴粥以濟行道多所全活皆副都御史上虞葉公

守松隨　詔例加以冠帶仲頫復婉辭卒不受葉公為書
崇義大字以旌于堂諸縉紳遂以詩文華之載之郡志成
化丁酉甲辰歲累飢每　詔例至仲頫輒輸賑如初雖多
不恤最後以有司強受七品散官非其心也而身且老矣
居復布素如常其崇義自抑類如此子三各教以經學進
鄉累舉不第以能書薦授鴻臚寺序班進臣將赴辟安鄉
[illegible]家訓導進忠以郡庠弟子員取應貼即徐有賢行先歿
女二適張祐袁傑孫男三仁恩仁憲徵吉女五二未笄噫
仲頫布衣其將卒也感空中舟來可謂怪矣不可道也然
子所親聞而詩祭之不誣固亦偶耳哉但春秋紀異亦在
所當志也併誌而銘之曰
利利于鄉德德于衆其軀頎然其中須洞匪祿而豐積之

自躬蓋亦有道豈直曰逢淑後也腆維經維典若子若孫
日覲融顯望八而休得天亦優南原之寵保千萬秋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四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五附錄

東海像賛七首

瓊山丘深菴 宮保兼大學士

視雖短而見則長容若惰而氣則揚藏精神於內而外不露收華采於外而內斯光海內詩名世共稱乎短李吳中草聖今再見於顛張混俗以居初不通而不介師心自用亦非狷而非狂斯人也豈詩所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乎

長沙李西涯 東陽少師兼大學士

俯首凝顏其神在內發為文章不采而繪外探物化中含道腴諷刺諧謔皆君之餘奉上不諂寧我為簡合交不汚寧我為疏君子觀士愼其所趨有弗君如匪華則諛君貌

五闓玆惟其似賛者數人復得其幾君笑不言掀髯而已

長洲吳匏菴 寬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霜髯斑斑而貌則澤其傲世也當如青松之倚石霧日濛濛而心則瞭其鑒物也又若秋水之在沼豪氣比陳元龍而翦翦者無所容高論擬孔文舉而碌碌者不足數其人品如此則其學識政事之出於流俗可知也已然則世方謂其草聖為東吳之精豈能窺其戶庭詩律敵西江之派適以拾其稊稗況所謂樂燕遊善戲謔又愈失其大略此乃兼滴之語而徒見笑於東海若者也

新安程篁墩 敏政禮部侍郎兼學士

身不滿七尺而標榜一肯視不及尋丈而傲睨千古四十而策名甲科五十而為郎駕部雅懷絶乎塵鞅任從流俗

之譏直道類乎徑情不懼長官之忤蓋起家不汲汲於功名故處世不帖帖於城府觀其外亦自見其有爲要其中不可謂之無主或盛稱其豪吟格致足以號召詩壇顛筆風神足以縱横書圃是固將以詞翰掩其爲人殆非所以論吾汝弼甫也

會稽葉雪崖 晃右副都御史

宏猷遠識不獨謂其工於書偉言正論不特見其深於儒風度粹如神觀裕如輿百氏之芳馥漱六經之膏腴周器於用不涉乎拘學利於行不近乎迂從容道義之府翱翔冠蓋之區所以下患澤於民物馳聲華於 天衢者耶

婁江張滄洲 泰翰林院脩撰

中則明而短其視表不長而廣其志不甫庚而吟得甫情

不旭飲而筆有旭意坐中傾倒者爲笑爲談海內流傳者爲詩爲字簡編故業不廢於官曹晚景壯心益勤於王事然則此牙牌而帶者其駕部之清吏乎要其中樸茂而雅者眞東海之居士也

進士巾像

三山林泉山 瀚宮傅南京兵部尚書

奏賦 九重奎壁羅空何辭之工也武部班容倅績豐功何才之充也仰止清風海內攸同何望之隆也噫斯蓋一代之人龍將宏乃德業以匹休蘇黃諸公匪但獨步於甌林多士之中也

送守南安序

李西涯

華亭張君汝弼博學工詩有文章尤雄於草書乞其門者踵接無虛日卷軸塡委聲名遍天下凡論今郎署之有文學者必曰張君張君然君恒若弗自屑每論古今人政得失介然不容髮事涉忠義輒力爲之扶植褒奬無所孫觀其意不欲與齷齪者齒慨然思有所施於世故凡論文士之有風槩者亦必曰張君張君得科第晩徊翔郎署間爲貳佐歷武庫車駕政皆簡中間惟武選稍繁劇又不久處落落無大以自見然益負其有不能屈以干人循次待銓十餘年而有南安之 命論者又謂如君者置之 朝廷之上雖不日煩政務亦足隱然爲諸曹之重而必使爲郡郡所領皆吏事非其素習不能無惑乎今之爲銓曹者

噫斯言也可以觀俗矣夫惟世之有術華藻而不達於政者有狂志高論撥之日用而不足者而後有是言以此槩士其失之粗矣夫所謂政者必抵經據史飭之以材藝資之以議論而振之以氣節然後左宜右有旁行而不滯苟泥法守律覶覶焉寸紙隻字之間而曰我善爲政令之所謂能官者吾惑矣慨自儒吏之迹判而士往往不得以盡其用用之不盡乃或從而短之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予之懷此論久矣方喜君之得試其所未盡亦以窺銓曹者之得用人之道於此也而又奚惑哉與君游者多皆名大夫士皆爲詩以相君之行予非工詩者又不可爲君默則以太史喬君師召之意爲序云

手稿序

莆田彭從吾 韶刑部尚書

予自廣東移藩貴州道大庾知縣文志貴氏來候出示詩文若干首曰此東海手稿也受而閱已嘆曰天趣逸發其自得飛躍之機乎其根深其膏沃矣若何收之富也乃曰南安故爲軍壘人物彫陋蓋小郡也東海張先生汝弼學守於此旣惠義吾民矣而又文翰衣被學者四方之求無虛日玆郡遂煥然爲名邦志貴嘗與諸廣文請所製刻之學宮以行四方先生麾使去謂今集刻苦多識者厭鄙焉可效尤志貴請無已則曰詩贅物也吾於詩不能出人之右而字不能應人之求此而可代或少息予病乎於是摘舊稿手書一二體裁不一字畫隨意付志貴爲之梓已具敢求執事序其故嗟乎文治百年作者森列孰不欲傳然終孰傳之先生以傑然之才先聲之遠凡篇章出入爭快

覩此豈可强而至哉先生氣性淸靈事多迎解游戲文墨衝口而成其天分有如此者胷次洒落物累不以嬰懷雨晴憂樂一付之天行其人品有如此者篤志好學該覽博識議論貫理趣而尙風節其學問有如此者故其見於文字之間光潔峻茂幾成一家而肆意於書神氣飛動體具美并名聞華夷請購接踵論者推爲一代冠冕方少在鄉邦前輩見之驚倒及居大學士爭歸之仕于 朝公卿大夫咸願交焉至其治郡不腐不踈虛心以應事推誠以待物去淫祠表先賢以示化本拳拳於圖志及之以餘力脩百廢無不稱便先生且退然如無能人所有述作雖欲不傳然孰得而止之竊以爲先生之詩必傳於旹而書法必傳於後先生爲人必傳於後而政事必傳於旹二者相須以傳於無窮可以逆見矣昔人有云其在何必錄吾言挾先生常在郡似無事於此然玆郡終不能久先生則因字以知詩因詩以知人惡可不爲之地哉今宜早成之

遺愛錄序

程篁墩

南安人以其故守張公之有遺愛也其去則相與留像於城北金蓮山之高明所最其德政而爲文勒之石其沒則以瞻奉非使徒祀于郡治又集其祠記奠文民謠士詠之類爲遺愛錄以傳其言曰公治南安六年養有資教有慕死者有所瘞而生饑者有所恃而飽居無困役行無病涉而士不惑于異教凡尙賢興學勸農澤物之政蓋不可縷數也公以詞翰名一旹郡中佳山水及古蹟必約窩公臨

覩嘯咏竟日道郡下者往往欲得其草書與詩而去罷誅求焉此錄之所由作而序不可闕也敢因所善以請噫予與公同年進士知其人方其出守南安士多惜之以爲用枉其才者孰知其政之若此哉夫文與政在孔門亦不可得兼也故歷代史循吏文藝別立傳其所書文人而有治行惟謝宣城李北海尤者當旹思之後世頌之以姓配郡弗敢忘而謝公之亭名宦之祠至今名實所在不可誣也張公守南安遺愛若此而詞翰之妙亦莫能掩高情逸韻固將與二公者相望于百代之上乎公六子皆賢曰弘宜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曰弘至舉進士爲兵科給事中詞翰亟有父風可擬諸謝是固遺愛及民而裕其後之明驗歟序而傳之匪獨以答郡人之思亦將以慰吾亡友于地下

爾公諱弼字汝弼世居松之華亭東海其別號云

南安郡去思碑

常熟桑民懌悅柳州府通判

南安守東海張先生治郡將四載忽書告予曰東海煙霞將還我舊主人矣郎陳㮊當道至再弗允又二年始得遂歸將歸老稚聚者如墻攀挽者如植鼓棹以餞漪漣成波戀戀不忍舍父老謝誋等乃相與肖像於城北之高明所欲事侯如在也托庠生劉寬尹端徵予文以永侯功德予於侯爲後進不敢以鄉曲辭謹述口碑而書之侯姓張名弼字汝弼東海其別號也世居松之華亭由丙戌進士夏官員外郎出守茲郡涖職首興學校問民利弊數月而政一新郡人恒自䖍鬼神侯毀淫祠六百餘所立產延名醫

以活人使患者有恃郡當庾嶺與南雄爲隣商貨往來利弗均溉樹黨群爭命多素擲侯申狀江右廣東二藩一以中站博換爲定當道是之伐石立碑著爲令郡民始安食利無窮嶺路開自張九齡狹隘險峻狼石杭步行者病之而貨旅尤困侯爲稅商僦工鑿石闢道銑磴度壑架梁步流弘爲坦途惜毋鄉小部嶺民居稠密礫崖難行舉爲夷之鑿過路灘亂石流舟航獲安而水陸有濟矣郡北有溪接龍潭水欲濛溢往往决衝城脚且傷學宮暨謝行頭何公塘通濟街凡春漲可染者悉以巨石築堤而客流遂堅民居復奠備浦當郡城中路舊有橋輙圮侯闢其制以復之且立成法歲甲橋南沙洲俾上流散緩庶克永保侯凡建立俱堅久遠圖以爲民便類如此又急於拯物庚子歲飢衆以申達侯報侯曰懸崖絲命詎容少緩隨開預備倉減價糶之全活甚衆屬邑有南康民剛頡而健訟力去首惡數人倡以禮義鴟梟之風稍息郡凡有疑獄侯辨問研精如羅彥輝郭公斐等皆白骨再肉搖以利害毀譽未嘗一動其心常慮山阻多盜立射圃皆躬教閱未幾閩人羅洪黃眞諸寇果聚衆跳梁侯密布方略旋亦授首旹各郡收兵議賞武夫悍卒乃惟願得侯墨妙而過客亦往往以是罷誅求焉歲以筆劄佐郡費類此淅道源書院以祀周程三先生闢江東神祠以祀蘇子瞻劉元城輩六寓賢又立豢川館於東山鐵漢樓墨君閣於寶界寺吟風弄月臺於郡治皆以致景仰先哲之意風厲其士人又於張九齡獨關嶺寺建祠祀之蓋九齡通道至侯康之故民謠直以

侯配九齡云夫侯爲郡數年弗納苞苴弗行請託庫藏充牣驛路鮮明孤老有養吏卒知恥賊盜失其拳勇鬼神失其禍福學者得進其業善良得安其生衆謂建國以來所未聞有也侯復以餘力親偹郡乘以正法守凡幽林僻境尚經品題光景一新所至藹然勸從補陋刱始而窮僻之郡煥爲名邦蓋侯誠心待物視民疾苦如切於身周慮力[illegible]無復顧忌必益於郡乃已故事獲有成而郡獲其福宜其固結人心流惠子孫既去而思之無斁也昔邵伯布政民猶惜其甘棠今覩侯之像寧不瞻仰肅恭久而益虔也哉嗚呼人徒知侯以文翰名而不知其政事之才知其才者又豈能盡見其經綸設施在人耳目繫人心思抑若是哉故最其績俾刻之石用慰邦人之思且著吾儒之有益

於用不可誣也

南安新祠記

吳江汝郡守納南安知府

華亭張公諱弼字汝弼別號東海由丙戌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出守南安在任踰六年宅心行政一以扶良抑强黜邪崇正爲本而濟之以仁厚平恕凡輿梁嶺道之修皆有惠澤乖于久遠民甚賴之至於梅嶺中路博換夫役之法立而民享利無窮去任之日民攀號弗忍舍既去立祠於金蓮山之高明所所以昭遺愛繫去思意亦至矣公踰三載物故而民追慕益甚乃以舊祠僻遠不便瞻奉謀徙城中耆民蔣鏞等相率以狀白於大庾縣尹文志貴志貴轉白於納昔同府蕭元安推府韓統僉謂此義舉也遂即

郡治之西公所廢淫祠一區界亦弗稱乃割郡治空地深廣六十丈以開拓之爲堂三間外門如之奉公像堂中題其門曰郡守張公之祠經始於弘治庚戌七月廿又四日民之獻材供役者駿奔恐後用是閱月告成寔是年九月二日也煥然弘規前此未有今則公可以安靈而民之心可以少慰矣於乎公何以得此於民哉蓋公惠澤入民之深故民報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自有不能已耳豈强之哉訥等不拂其請者從民欲也公也非私也系之以詩我懷前守張東海到處爭傳字與詩今日南安新廟裏幾人曾讀去思碑

墓誌銘

天台謝方石鐸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

成化丁未夏六月南安守華亭張公汝弼以疾卒於家因祖塋瀕海將以是歲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別葬於郡城北鳳凰山之陽其子寧海令弘宜屬吾台郡守兼公崇禮以狀來請銘於予予尚忍復銘公也哉始予天順初與吾友今亞卿黄世顯故方伯陳士賢僉憲林一中識公於禮部蓋三十年于茲矣慨念疇昔一代交游稱豪傑士若諸公者固落落可數予罷下病且不死既銘吾一中又銘士賢而尚忍復銘公也哉公諱弼姓張氏汝弼其字也其先汴人扈宋南渡來臨安七世祖有諱澄稱斗山先生者學邃於易避地始來松之華亭曾祖庠世其家學教授鄉里以昔自晦號守拙農祖子英早世父能應居鄉以忠厚聞人稱之曰村居先生用公貴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公

少穎異過人既壯以詩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登成化丙戌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宰相去國公作詩慷慨送之未幾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以遂有南安之　命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爲民患者蓋衆公下車悉平之民有誣人劫財陷一家數人於死獄者公辯而活之大庾嶺路民素業其商貨往來雇直之利後爲南雄猾黠所專民遂以瘠公亟請諸當道者均而復之又以其路險隘乃税商儆工闢使寬平架橋甃石三十餘里而民弗知也既又毁淫祠百數十區爲社學凡先哲之嘗涖茲土者若張九齡劉安世李綱諸公皆特爲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則既祠而又別立風月臺以深致景仰蓋於教化風俗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初公之外補也人咸惜之謂若公者盍留

以羽儀　明廷以藻繪一代太平之盛治公顧不漸淮陽
而卒有成績至是始謝病歸歸之日民相與立生祠又數
請縣移文問候歸方三載天竟不憖遺以卒距其生洪熙
乙巳享年六十有三而已於乎惜哉配王氏封安人子男
六長弘正次即弘宜以進士拜今官次弘至邑庠生次弘
圭次弘玉次弘金弘圭以下側室羅氏出也女二長歸李
覲次歸顧行已孫男四其性其協其沂其恪女七所著有
鶴城天趣面墻清和慶雲諸稿號東海翁又有東海手稿
行於時蓋公手筆也公以靈識異稟充之學問老成且不
倦詩與文幾成一家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為一代冠冕然
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公獨敦尚行履慨然以風節
自將雖談論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故彭都憲鳳儀

嘗論其天分人品學問政事有如此者而公亦嘗為予戲
評其所能曰人顧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為最詩次
之書又次之其他則非吾所能知也恒相與一笑而罷噫
昔人稱趙孟頫為書畫所掩世莫克盡知其文章與經濟
之學然則公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有感於斯乎況又非孟
頫者乎於乎斯文非細故自文與道離而後世之所謂文
人者始為大賢君子之所鄙然則文豈易能哉故予又即
公之文而銘之以見吾人之所謂文者正在此而不在彼
也銘曰東海之東鳳山穹隆有氣如虹凌虛屬空人曰此
嶽劒之鋒孰知其下文塚之雄於乎萬靈所鍾鬼護神封
後乎百年茲其不墜於地邪尚有考乎吾銘之公

南安歲祀祝文

江東俞郡守經南安知府

郡守張公有文有德昔任南安政聲洋溢去後民思建祠
立石其等景仰先哲是憑是則仲春秋致祭希神鑒格尚饗

墓祭文三首

長洲李范菴應禎南京太僕少卿

人孰無生生有令名是曰有壽亦孰無子子而能賢是曰
有後兼斯二者造物所厚嗟我東海德行文章為世所師
至於翰墨海外所知位不稱德名聞四馳諸子森森玉立
在前居者仕者無一不賢人所願慕公得其全今雖逝矣
抑何憾焉斯文契誼於我不薄弔祭非皆我則有怍鳳山
峨峨墓草已宿几筵尚在未能往哭敬茲遣奠老淚盈掬
嗚呼東海鑒我衷曲尚饗

蘭亭司馬思菴垔提學御史副使

於乎東海天下人豪襟度洒落月白風高識見超卓雲霄
羽毛揚歷中外位未滿德掛冠歸隱日化月益蓋將攬江
山之淡華造儒先之閫域噫是言也君所自信惟我獨知
世之以詞翰仰慕而不暇者乃得其千鈞之錙銖於乎東
海吾嘗謂君不得於人必得於天今竟已矣將何憑焉聞
訃痛悼有淚盈把黃金莫鑄知己日寡茲臨佳城絜酒以
哭君之靈奠凄然滿目於乎哀哉東海已矣所存者長力
耕不穫後則穰穰蓋得於天者將於此而有憑而吾將覽
其無益之悲傷矣於乎東海來舉予觴

三山李蘇州廷美蘇州知府

嗚呼古君子之用才猶良工之用木也以吾汝弼之才之

美如大木然用之於揀明堂梁清廟成泛海之舟造凌霄之臺何大用而不宜今用之爲屬吏用之爲邊牧設施不隨其情俯仰惟人所視置士元於百里出長孺於淮陽此汝弼之枉其用何啻木之不遇良工哉嗟嘆汝弼今也則亡孰謂有憾傷乎噫嘻吁汝弼之處世也六十有三年其名譽在朝野其詞翰遍寰宇其德澤在南安其信義在朋友况有賢子向用方興此汝弼歿猶不死何憾傷之有孰謂無憾傷乎噫嘻吁汝弼之致政方四周其述作方富也未克芟潤其享年宜壽也未及期頤與魚鳥未及忘情與故舊未及周洽况有襁褓幼而未立此汝弼雖視死如歸豈契然而無意嗟嗟汝弼今也則亡廷美等皆莫逆交也聞計既不能憑棺及葬又不能執紼幽明之間徒負哀悒吾惡乎用其誠哉惟生芻之一束薄有古之遺風靈其知兮庶鑒蒼穹

題南安祠堂

吳匏菴

郡中新廟擬羅池卻恨當年此一麾法出舊書無枉獄化行閭巷少淫祠人間墨妙名難掩嶺下碑成事可垂國史欲修循吏傳筆端誰爲故人私

嶺南張西岡 泰戶部尚書

十年誰守南安郡今日吾尋東海祠不是生前遺愛在焉能去後使人思黃花幾本陳清供白石千言樹短碑爲想英靈如過此也應揮翰一題詩

金谿徐懷柏 霽嘉興知府

[illegible]底交游落落空十年不見紫髯翁南安太守龔黃上東海詩豪李杜雄野老猶能談故事青衿尚想坐春風只今何物遺民愛蔽芾甘棠詠召公

毘陵邵二泉 寶戶部左侍郎

張公不作南安守秖說文章止潤身滿道棠陰棺蓋後思公人是愛公人

江東鄭郡守 禮南安知府

幾度登堂想德輝溪山如故故人非丹心事業三蘇並老手文章兩漢稀庶姓樂成新祀宇諸郎爭著舊朝衣白雲高隴吳淞上猶有清風拂釣磯

題遺墨

莆田周翠渠 瑛四川左布政使

十年不見張東海此日相思恨不禁夢裡幾迴見顏色樽前猶自想胸襟詩篇汗漫留天地字畫縱橫照古今欲賦楚招招不得朔風吹雨草堂深

清潯張涇川 深宮保南京兵部尚書

希賢不可作寤寐想風采今觀此心畫白日見東海顛旭本同宗懷素堪對壘雖云草聖流中有楷法在突如山雀巍互若水瀦滙精潤玉爲環堅重鋏作鎧其姸媸明妃其勇敵朱亥其走過龍蛇其秀出芝菌或綰絲一線或串珠百琲或如松偃枝或若竹抽筍貧雕形島郊富麗鬪崇愷斤當郢匠揮刃絕庖丁宰至人不長留塵世倏已改賢孫惜家雞什襲施錦綵楚弓幸未失周鼎償百倍我詩款識同亦以永千載

山陰王司寇鏊之宫保刑部尚書

詩名李白字張顛扶起機雲也並肩昨向華亭問歸鶴鶴

翁蛻骨已成仙

被髮騎龍上九天踏翻銀漢落三川歸來化作華亭月東

海清光幾百年

白石林廷元提學副使

一酹椒漿百代心海東東上望玄林人間風月還須宰身

後乾坤又古今紅樹兩涯江欲冷白雲千頃鶴難尋瀧阡

洒泣逢司諫絶域歸來雪滿簪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五附錄終

張東海之出守南安嘗有書

抵余道其禁淫祀省民錢數

事且詢余為論清弭異端之

說議甚正也今觀其南行襍興

所以語其子弘至者謂其方事

經術不必留意詩草又述其

考訓教諸孫以古人事業使

之耳熟末簡又勉之以直道

遜辭戒之以權門利路其始

終一出於正尤可敬也弘至從

其兄弘宜取鄉解而卒業

太學持來請題東海之正氣

凜凜辭翰間如此世徒以草書

稱之豈足為知東海者賢子

遜尚世守其正弘治癸丑孟

冬既望冰玉居士羅璟識

試將東海讀東坡

過也風流未易尋

於今自號發賢在

機門如得波瀾波

下代文章與衆傳由

未因失才以懷某

文跋 四

文跋 五

李東陽

世經堂

成化丁酉冬同年張駕部汝弼擢守南安士論若為之未滿者亦復然就道所至以辭翰自娛雖古稱蘇白直策情莫是過也時予方得告南歸先之一月以過常來訪適便展墓不及見乃戲留詩云始知東閣先生貴不

放南安太守參傳者遂以為予真嫌之可笑也既去復至驛吏畢送武城發觳顆之倩以詩云毘陵驛裏饋盤餐蓋什黎為離之戲耳然此後復此法來北南不復一見以終焉殆若讖然之異矣今觀此冊并見時所擬野鄉驚才

志卓然不墜家教感嘆之餘尤深慰喜古稱位不滿德必昌其後於吾張氏昆仲有深屬望焉非但手澤之懷而已也因紀畧卷尾以徵於後云弘治癸丑夏孟石晉陵陸簡識

右張駕部公守南安絕行詩若干首雖皆一時率尔之作然而天時人事之變家人朋友之情皆可考見亦張氏詩史也至送其子弘宜會試有權門利路之戒則有見于近日喪

名捨而害身家之人最入仕者之所當知也歲丁酉仲冬十日扁舟道吳過宿脩竹書館示以此冊讀之一過書甚後而還之吳寬

曩予問東海學草書輒謝曰待異偶得得意者當奉以爲贈今始取覽則書者塞命也後竟不獲至所謂得意者恒以爲憾乃若倡咏詩篇往反書札則所得甚富安一展玩疑所謂得意者或在於中雖東海亦或不能自知

邪時行黃門持此冊見邑
摩挲再三悅於如見其顏語
而東海之不可作久矣然時尚
謹護之而知不足好事者以此
為詩意之筆揶揄其傷為
接其先生以云邪　弘治戊午
歲莫　如改　啊涷浚

書東海先生集後

此先君子之友東海先生集也廿餘年前予侍教先君子每見其喜誦先生詩今雖不能多憶若送難一峯題岳陽樓與黃連篇養馬行等作則尤所習聞者先君子平生論詩慎許可而獨於先生之詩若心醉焉曰東海賢者也後有欲求其人者於此亦足矣予謹識之稍長思先君子

言而因以前所習聞者求先生之爲人則見其有志節焉有忠義焉有仁民之心焉有曠懷雅度焉有寤寐賢豪之意焉始悟先君子之言之有以也又計先生

凡作當患類是顧以弗多見爲恨既走仕途每於交游中熟先生名其喜誦先生詩不啻如先君子而予所以竊窺其爲人者亦與論者合心竊自喜謂先生而在當

世以知已見許於是益欲求其全集而一讀之以慰吾私未獲也頃來松得交其仲子都諫君試以全集問則知方緝錄欲梓行爲不朽計予喜曰數年未

畢之願其遂償乎未幾都諫以竣工告且挾册見惠益詩若文凡若干卷予得而大觀焉渢渢乎盛矣哉而其所以爲言者則必澤於道義所謂志節忠

義之類往〻具見而其文亦復稱之於是益信先君子之言有以而乎之所以論先生者之不僭也嗚呼斯亦可以不朽矣都諫曰顧得一言為叙予不得辭乃為述鄙懷附於後若其體裁格律之所至則有淮翁之叙與諸君子之評矣予固可畧也

正德戊寅春仲之吉崇仁吳鉞拜書于郡齋之暇

東海翁集後序

嗚呼此致政南安郡守東海張先生遺稿也予自景泰天順中為布衣時與先生同遊國學殆十載比成化初釋褐為同年筮仕為同朝交好久而益篤痛惟仙逝倏踰二紀落月屋梁每接英標於夢寐之頃今見茲集猶見先生也老懷悲感烏能已於言哉惟先生才高一世而位止郡侯德追古人而年僅下壽此海內所共慨惜也然詞宗草聖名重華夷遺愛生祠昭布類表視彼都高爵

享眉壽而泯泯無聞者得失輕重何
如邪古人以令名壽考兼得為難吾
於先生無復致憾矣況有子如憲副
君弘宜都諫君弘至踵登甲科賦休
中外餘子及孫森然玉立所以食報
于天者詎有涯哉先生天分甚高下

筆若不經意然氣機流動神思英發
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如駕萬斛
之舟凌海島觸洪濤煙雨晦冥琢怪
百出令人心駭目眩可望而不可攀
也惜稿多散逸斯藁存什一於千百
耳按閩侍御周公文儀雅負才名于

時景行鄉先哲彌貞特為鋟梓以傳俾
海濱後學得奇觀焉嘉惠之意其至矣
乎先生諱弼字汝弼起家丙戌進士歷
駕部員外郎致郡守事終于家家近東
海因以自號學者稱為東海先生云

正德十三年戊寅冬臘日

賜進士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務兵
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
春坊左諭德兼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續通鑑綱目
三山八十五翁林瀚序

東海文集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弼撰弼字汝弼華亭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安府知府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集前四卷皆雜文後一卷皆附錄弔輓銘讚之作考吳鉞序稱其子輯錄詩文若干卷則其文原與詩合刻此本偶佚其半也弼工草書爲世所重其文則直抒胸臆不事鍛鍊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載弼自評其書不如詩詩不如文以爲英雄欺人之語誠篤論云

張文僖公文集十四卷詩集二十二卷（詩集存卷一至卷五）（一）

〔明〕張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刻本

張文僖公集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盱江張公既卒之五年而栢厓集出其子今浙江左布政使元錫所校錄而刻焉者也刻成而　賜謚之　命適至遂以名之謂實嘗視學江右有斯文之誼併來以集請序實以前輩顧鄙陋不敢爲先者辭焉元錫再吾至於三乃受而讀之烏乎文之難言久矣君子操槧肆筆孰不志於行遠哉

注〻僅得百一焉抑有由也
是故有才而無學則陳而弗
稽有學而無識則擇而弗
鑒有識而無氣則發而弗
充有氣而無法則御而弗
範才出於天學成於人識與
氣固如其才然可養也學
則有法參而稽之會而通之
亦存乎人具是數者則文於
是乎成有不為〻則必傳〻則
必遠固然莫之遏也然臺閣
山林同詞異體學士政人同

體異致兼之難兼而各底其
所尤難烏乎文之難言久矣
公少稟雋敏壯登　大廷魁
天下士既入翰林好學弗倦自
諸經至子史群籍罔不淹貫
識與年俱氣益昌衍從容
矩度大肆厥辭蓋自　講
筵敷對史館纂叙以及禮官
奏復凡幾大議論幾大述作
而銘功撰德施之公卿稽典
陳義施之條佐志事述情施
之睽〻次發難折衷施之門人

弟子以至題咏賡酬倡情逸
趣施之江湖鄉曲者亦在在有
之人之所謂難者公弗有焉集
是以若是富也其傳也吾知其
遠也公在翰林若干年在詹
府若干年在禮部若干年
中忤執政左遷　留都部署
若干年所至職職皆於文手可
考也是有國史及少宰圭峯
公銘誌在集之外復有和唐
詩若干卷栢厓公所自號也
嘉靖元年秋七月　朔資善

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奉
詔侍養前江西提學按察
副使無錫邵寶書于二泉
精舍

張文僖公文集目録

卷之一 凡一十六篇

序

卷之二 凡一十五篇

序

卷之三 凡一十五篇

序

送惠郡太守凃君有年赴任詩序
壽南城黄君寛夫六袠詩序
壽松菴隱士六袠序
賀中城兵馬指揮使彭君大經榮授序
宗藩使節詩序
華英集序
西堂燕會詩序
送福建都轉使司判鄭君邦直赴任序
送冀州守黄君德儁考績還任序
贈禮部右侍郎晉陵陸公挽詩序

送江都令何君源清赴任序
南城許氏族譜序
鄭氏四節卷序

卷之四凡一十二篇

序

送佐守德州陳君德明赴任序
送灤州守汪君孟楷赴任圖詩序
送灤州判商君懋忠赴任序
送雅州判吳君赴任序
封直隸廬州府推官一齋吳先生挽詩序

壽太宰山東尹公八袠圖詩序
送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金谿徐公還鄉序
送南京太常寺卿楊公應寧赴任詩序
壽清寧居士八袠序
愛菊翁輓詩序
送伍君朝信出守寧波序
壽致仕陰陽訓術余君汝學七袠序

卷之五凡三十四篇

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順天府鄉試錄序
風泉閣詩序
遊西山詩序
賀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祥符王公述之
遷任序
送廣東憲副臧君思禹赴任序
送中書袁君用誠父子南行詩序
送蘇州判府夏時清赴任序
送南京國子監司業羅君允升赴任序
送雲南布政司參議蔡君本端赴任序

卷之六 凡三十篇
序

卷之七凡一十卷

墓誌銘

卷之八凡二十五篇

墓誌銘

卷之九凡一十三篇

張文僖公文集目錄

盱江張昇著

序

送襄陽令崔用亨之任序

古人膺民社之寄者大率不遠於鄉何者豈以風化素諳不待訪於人耶若賈郁閩人也而令仙游包拯合淝人也而尹天長厥後二公政聲遠播有光簡冊以用之不嫌其鄉而二公行之得其要耳今秋選河南光州崔復字用亨以國子生需次於銓曹久今始釋褐拜湖廣襄陽令夫襄陽劇邑也今要官也地當

南北之衝使車絡繹日不可爲數且疆域甚宏生齒物力浩繁於他邑爲令者日備往來之委積驅馳終日馬不及秣歲供賦役時應監司况民事之稠疊係敏者往往隳其職今崔用亨吾同年監察御史熊君勝霄之友也勝霄爲予言其人有學識有幹才於襄陽也何有兼屬予言之用亨生於光州密邇襄陽襄陽之消息宜稔聞而熟識之矣安知其不嘗遊而能悉其精微耶加以才識之明必非嘗於事體者吾知其不窘於襄陽矣用之其宜哉用亨雖與余無一面之雅以吾熊君頃巡吾江右風采振揚搜摘奸隱者久於其地而素知之者河南距江右迥隔重湖猶悉之如彼矧夫襄與光州風煙相接之地耶用亨往哉雖然爲縣者父母斯民民皆吾赤子也假曰吾能給具以應客而已催科以媚上而已人稱吾爲能事斯已矣於民之肥瘠於物之登耗邈焉而已則赤子何賴哉盍以惠民爲本農桑以時獄訟以息學校以興風俗以正則芳聲焯著垂於不朽如賈郁如包拯顧不偉然大丈夫哉

盱江別意圖詩序

郡庠司訓黃君廷玉行弟子曾世雍輩各賦詩以寫惓惓詩成總以圖且屬余言廷玉蒼梧人也蒼松在漢時有陳欽者治左氏春秋時謂春秋遠在蒼梧後數百年又有士燮者亦以左氏春秋進身達於從政漢時經尚專門名不易得而二公遐隔五嶺故名重天下大漢數百年來先後顯出光掩鄒魯嘻人豈以地而限也哉茲廷玉之鄉家平居所景行者廷玉以壁經領鄉薦爲吾盱郡師亦明經者也而專門肯後於二公耶經中說命論學寔爲萬古之祖有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脩罔覺大哉斯言乎兼體用合內外爲學之道孰能外此廷王年茂氣銳善學人者雖然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君子之道惡乎足於斯哉吾知廷王不能已也今考績上京得以廣接天下之賢士大夫盍遜志時敏日取厥美以培吾之未至益究經之底蘊而盡之人將曰蔡氏書經在蒼梧也名天下而趾美二公抑何愧哉然而豈云抉奇摘艷播弄於詞翰之間而已固將以致用也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念終始此書達於從政吾知堯舜吾君堯舜吾民在玆矣廷王勉乎哉余也少時亦習是經

顧識卑志淺學植荒落與廷王會幾三載雖有一日之長畧無半字之益其自愧當何如耶於廷王故敢以斯文切己之言語之廷王幸毋以爲迂而弗顧也

送建昌所千戶胡汝敬襲職南還序

國朝軍衛徧天下所以備不虞而威不軌也餘百十載于玆故萬邦祗肅四裔寧謐閭閻相望風塵不警笙歌而樂業者雖窮荒猶然況在於中華之中耶然而我

天子於熙洽之餘不忘武備歲申

戒勑之詔往戎事者閒三歲一選而責任之意淵乎深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蓋治國之善在於先備而先備之具在於威武而威武之寄不在於得人耶是則

宸衷之深慮眞得古人之深慮哉吾盱雖曰中華之中然江右之極疆密邇八閩正統間閩中沙寇竊發兇焰延熾不可嚮邇垂及吾東南而竟不敢越者亦以慮先備而人可託也不然吾疆無山川之障蔽可平驅而北者彼豈普焉而弗知哉距今又逾三十載晏然浩不知兵當戎備之寄者可以安而弗慮危乎

今胡汝敬新襲建昌正千戶與有是責矣汝敬年幾弱冠與更事深者固殊抑吾聞古人當戎寄而著茂勳者率在於妙年也矧夫躬平世而備禦之常政耶且其先世自寧國來吾盱餘七十載矣世掌所政武藝之精韜鈐之秘必熟耳目而所謂吾家物者豈藉諸人哉戎伍之士世聽其驅使吾盱之人舉推其家爲巨室又非披起於一時者可比加以汝敬年妙而可進安知他日之所成不大異於人人哉汝敬其無悠悠於歲月哉盍師古名將之風以厲其志蕭然如老成人取其遠者大者自任以需器一折衝之用士

君子於有學於汝將矣

送進士吳君道夫令上高縣序

吾江右稱易治之邦者，𣆀陽其一也。上高在𣆀陽尤稱易治，其地僻，其俗尚禮而寡爭，其民簡儉而專力於穡事，公府追攝不勞鞭朴，敬縣令也若古邦君然。苟綏輯之，則遺愛去思之誠彌久而彌篤。今冬選進士吳君道夫獲令茲邑，邑縉紳士夫之在京者若春官祠部郎中黃君文昭喜不自勝，曰：吾邑得人矣。何也？以君潮人也，潮有昌黎公之遺風存，道夫生斯地也，仰斯風也專而且久，平居之蘊積得不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試邑矣，而其功不見於上高，吾不信也。昌黎守潮，道夫令上高，職雖有崇卑，而父母斯民之寄何異哉？潮未知學，而昌黎興之，民鬻子女，而昌黎贖之，即此二事觀之，其教養之善可推也已。故民愛之深慕之久，自一世而百世千世不間也。迄今過其鄉祠者輒悚手加額曰：此吾昌黎公也。道夫於斯，不曰公何以得此於民哉？必詳究其故矣。今以名進士出令小邑，加以英妙之年，秀茂之質，善談事機，出人意表，於治民也何有？邇年以來，作縣而政聲丕振者，問其人，輒曰某科進士也。雖劇邑而民素頑梗者亦罔

不治，況於上高之易治者乎？臨易治之邦，宜施和易之政。周公不曰和易近民，民必歸之？不然，徒爾紛擾而民不寧居也。既不寧居，謗怨必生，而方命隨之，安知不變其易而爲難者耶？道夫師昌黎者也，夷考叙述昌黎在潮之跡無幾，非無可紀，迹默有大惠於民而不以多事爲功也。然而不多事者，果垂簾坐嘯而已哉？殆因事而應擧之以序，處之以安，而我無事焉。若彼矯矯爲名者，則不能然矣，惡乎肯顧民之休戚也哉？

靜菴處士輓詩序

吾鄉有隱君子江其姓，從善其名，本姓其字，靜菴又其別號也。隱君距余舍不能數百步，余自童時見其寡默與人還往，絶少平居，坐一軒，左右圖書，隨意繙檢，竟晝而或繼以夜，足跡罕出通衢，見者月不一焉。於身無失德，於家無失行，於人無失禮，動無妄隨而亦無矯激，人孰不曰善人長者哉？然而胸次淵懿，雖比鄰莫之喻也。逮老而益自秘，故號曰靜菴焉。夫靜則虛，虛則明，古有是說也，於君乎驗之。侍御考作縣吏，增城長樂幾二十年，政聲焯著，君之助也。造就二子，長潑明經，擧成化辛丑進士，幼浩明習憲典，從吏

藩司激亦作縣著聲君之教也是則斯豈徒靜者耶孔子曰仁者靜君其仁者哉又曰仁者壽余於是竊疑馬君年七十有六卒於成化乙巳五月八日年未及中壽何仁者之不壽耶雖然不壽其身殆壽其名而壽尤為無窮曁閱其哀輓之作金春玉應而悲悼之情愈深作者率天下名大夫也而君名以彰昔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君僅布衣而昭聲暴于時傳於後世者未必不權輿於此詩也俾後之尚論者可稽則名安有窮乎哉況復有子如進士君榮進駸駸效用于

時所以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者未涯嗚呼隱君其能隱也哉

送中書舍人蔣君南還省墓序

成化庚子秋中書舍人蔣君克新以省墓請
詔曰可告行於朋舊一時縉紳出祖于東郭翰林編脩商君懋衡其姊壻也乃屬余言以侑觴夫省墓為祖若考也仰荷
聖天子綸命濟然冠而拜俯于墓下榮事也然而榮豈足為克新道哉何居克新以祖則翰林學士也以考則巡撫都憲也學士公以學行顯都憲公以清操彰聲華滿天下而照閭里者無慮七十餘年克新浴世澤之餘承門閥之重厥榮舊矣豈比草澤士崛起一旦而榮寵哉然常情一榮寵多至於變其平生之操況在貴游子弟不有甚焉者乎世之病貴游者以其有挾而淫聲色也侈紈綺也恣驕傲也任偷惰也卒之顛踣而隕家聲者比比皆然聞克新甫弱冠時已脫去此習無幾微膏粱氣毅然於文墨之習不異于常輩耶以故知者薦之史館積歲久而授此秩朝夕揮毫禁近絲綸大典日恭接於耳目任亦重矣衣冠三世登

朝率自致青雲非蔭敘者比也如克新者又恪恭厥職存心操行欲求無愧於先世吾知其不止於斯矣昔李德裕云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臺閣之儀由斯言觀之如唐之蘇李宋之韓呂氏率能以功業世其家我
聖朝用人雖不限以類然而世濟其美者常半之豈仕者之子孫多賢而可大任耶克新勉乎哉乃祖乃父之風烈在人盍思所以克紹而振揚之則君子皆曰學士都憲公有後家聲不由此而愈大也與借曰展墟墓之敬眷眷于鄉套榮閭里抑末矣非所望於

旄新其遄來哉

送建昌司訓嚴君體靜秩滿赴京詩序

天下事具美者實鮮孟子所云三樂而得之者幾何人哉乃於今嚴君見之君新會人諡名體靜字成化庚子以詩領廣東鄉薦辛丑試南宫乙榜而拜是秩九載秩滿上京而盱與新會不能千里君一旬轄而北不難也而二親在堂華髮無恙昆季二人俱業儒又朝夕左右二親塤鳴篪應君别十載而天倫如舊觀會一堂天下之樂何以加此况以冷秩官便地彌九載而志端行潔節操益厲且濟濟青衿克領訓迪

無負頑而梗化者監司才之郡人慕之孟子所云君乃兼之何樂如也上天官最其績繆融有地殆以三樂爲天下先余輩拭目以俟敢預爲君賀詩凡若干首往往不能無眷别情而期望之意同余者皆是也君行士大夫相率餞于盱江第一樓酒闌余以諗于諸君皆曰如于言請書之余遂就筆以冠于群玉首觀者幸毋以爲僭

送南城令尹高侯考績赴京序

余嘗讀禮有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箕裘於弓冶若不同業然而治之之方類耳爲子弟者自其類者學之而業同而位同安有不能學而善爲者耶古人有治縣譜謂父子授受之跡無間焉已吾邦近得賢令曰高侯宗望蜀川人也世以儒業著先大夫暨三兄俱登太學家庭間日以詩書禮義磨礱先大夫令婺川江山兩邑治績孔彰遺愛在人人心慕之無斁今遇侯者若昆季然侯舉鄉進士成化丙午拜南城令莅事僅三載訟者平賦者均瘡痍者復業鄰屋衛門無寒饑之痛是何然哉蓋侯持之以公處之以恕律己嚴而法正民受惠者也援例三載上京考績環一邑間無小無大無賢無愚咸曰

侯盍留以終惠吾人可也若何侯行矣又相率稽首曰願

明天子早還吾侯以爲下邦保障侯得人心此其徵矣侯其有所自哉先大夫之績於茲益彰而治縣譜有傳也上天官考爲天下最而顯榮階之謂不益有光於箕裘之業也哉敢筆此以俟

盱江别意圖序

天子初正宸極茂隆治化簡任中外百執事必求其人以塡之而郡縣之職尤注意焉以斯職爲民之師帥治化之隆汚蒼生之休戚繫此爲切縣尤其切[illegible]

也然而古者學而後入政以學者誦說古今究知
亂安危之術於治民也恢恢乎有餘地矣間者詔於
學校之職考滿者通入有司之銓而試之其優者則
令縣焉以能司風化者必能敷治化也況復久於學
校其治民之術講之精而行之熟者故令縣尤宜弘
治四年建昌郡庠司訓嚴君體靜以九載滿考學
有顯績銓曹試之優乃拜詔以晉江令仍道吾盱舊
庠諸生爲之喜躍固留之踰越今春二月乃始戒行
諸生江溥輩不能已於情以詩于郡博諸君子爰繪
作圖題曰盱江別意所以寫其情之繾綣也賦詩滿

卷以屬余序篡送體靜滿考行余已不辭而諸生攀
戀之深情今復不辭者蓋喜吾盱風化之厚也然而
體靜所以得諸生心者必有以自君子可考見已否
則惟恐其去之不速能強其必從如斯哉所以君子
貴於得人心也剏夫父母也而爲治化之地哉顧
彼晉江密邇楚粵風俗不殊體靜新會人新會粵屬
邑也司訓建昌建昌楚屬郡也楚粵與晉江一爾風
俗民情計體靜聞之有素矣世言作縣難而體靜不
難也能得人心焉往而不可哉若移其愛吾建昌者加
諸晉江則易易爾所以與必化之原也在此體靜其
往而悉之

壽建昌貳守曹先生六袠序

解元富順曹先生文瑞旅食京師時天下士從之者
殊衆吾友光祿簿張君績之極口稱之不置以先生
學贍而造詣深氣溫而操履正君子人也余甚欲納
交而未偶先生數奇南宮乃就銓曹優選拜建昌府
同知侍郎耿先生好問又爲余言吾幸而鄉得良有
司以先生善人也是則先生之美熟吾耳舊矣無何
往晤談諧終日不覺坐我春風和氣中襟宇暢然甚
適豈所謂傾蓋如故者耶已而吏吾盱餘四載華強

植弱丕樹風聲其慈祥愷悌之形於政者藹如也會廣
昌寇起邑民寒心先生能保障之寇不犯而民莫爲
無遠近率以爲再生吾民也有侯也見輒加額曰仁人
也抑何幸吾目擊之今歲冬十月二十有九日先生
初度年六十矣寮寀崇崇觴以樂之士大夫發歌詠
以頌之民庶叩神明以祈之是謂頌侯壽如彭聃儀
華其永賴矣翕然不約而同郡庠諸生沐化雨而席
春風者愛之篤感之深又屬余言以揚之先生何得
人心如是其至也不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夫善人性也仁人心也以

性導性以心感心人能已於情乎仁焉善焉非君子孰之懿德耶君子宜泰壽人宜昌仁者宜壽仁如先生善如先生君子如先生安得不萃諸福而介眉壽哉雖然豈徒壽已乎近而壽民遠而壽國先生以焉極而至於道德從容禮義緼藉乎當時傳後世所以增仰止泰山之重而壽斯文者先生能已乎余知其壽無涯也

紀盛藁序

周禮若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於詠歌洋溢之中而凛然有嚴重齊莊之意後世誦之者心氣

平和不覺歡欣鼓舞可以想見成周太平之氣象蓋詩人妙於形容而然也太常少卿馬先生自少肄此經而有得焉故其發於制作往往多和平之音也如所謂紀盛藁者於祀

郊廟社稷齋宿慶成經筵節序凡涉朝廷之典者俱賦詩以發揚之紀當時之盛紓暢悅之情也餘三十年積成巨帙間以示余且屬以言余愛誦之不釋手因是而繹之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有美刺皆自然之情不可誣也如宋王之九辯枚叔之七發梁鴻之五噫張衡之四愁李之夜郎杜之成都之

作纔不得志故其詞如彼而世道可知先生躬際明時海宇寧謐入文宣昭以儒生領天順壬午鄉薦成化丙戌預脩

英廟實錄成尋授中書舍人成化乙未入內閣預制誥事累官至今秩親覩隆平熙洽之氣象身與時泰志與物春所居者近地所履者坦途所事者文墨所司者

王言焉往而不樂豈怨夫逐客沉冥烟巒悲時憂國者可同日語哉故此集上闡

聖化之弘敷下慶己身之際遇昭禮樂之盛明叙燕

饗之和洽發講帷之密勿侈館閣之清華噫斯世豈易逢哉抑非先生之詩不能形容也先生吳中人吳中山水形勝名天下清淑之氣鍾爲人物見重於時時推能詩者亦多吳中人也是先生之詩之可喜者有由然哉後世得而讀之其必悚然以思躍然以喜而慕

當代之盛隆爲不可及不猶今之人而仰成周之休哉愚竊以爲詩於世不爲無補先生名紹榮宗冕其字也

送上虞令涂景儒赴任詩序

江南重故家故家子弟頴出有以允宗而充閭者人尤重之殆一鄉之望而儀範係焉非齊民可倫也我
朝重科目之選海內士丕應徯志共惟
帝臣者率以是進而故家之士往往居十之七八不用則已用則垂聲邁烈照人耳目何爲而然也不以其源派深而培養厚耶故棟大厦而航巨川者非徂徠之松則新甫之栢也重故家者莫甚於吾盱新城盱屬也新城多故家余其一焉有縉字景儒者明易經領成化甲午鄉薦屢試南宮不偶今春屬天下朝覲之期

聖天子難保民之寄於守令之職而汰之尤嚴乃束士以充夏五月銓曹以次試天下士而景儒名在優等尋拜知上虞縣鄉里人士在京師者咸喜景儒往大縣而得以攄其緼也賦詩以華之既成卷進士何庭朝舉其內弟也屬余言余嘗過余氏門而見其弱冠及弁髦蔚然而蘭玉秀挺者乃景儒之兄季行也儒衣冠翕然而塤篪鳴應者乃景儒之父行也番番班白鬱然而蒼松翠栢者乃景儒之大父行也及堂而皓首蒼顏海鶴其貌者乃景儒之曾大父也使人見之而改容處之而心醉不覺擊節歎舞然而類皆謹莊重詞氣藹然可掬余深喜右族之多賢也徐而谘其家世代有聞人同時第進士者三有司旌其門曰三桂任秋臺正郎而讞獄有聲者其從祖也溯而上之有松隱菊隱訥齋三先生從容禮義範俗正鄉其所以積累者深且厚矣無何而余上京師與余氏不相聞俯仰餘二十年余氏家齒益衆而子弟之出益秀今又見景儒焉進修久而造詣深所謂余氏之頴出者其在斯人與茲乃縣令又有民社之寄邑大而務殷郢之斤鬲之斲庖丁之刀造父之御將於是乎試吾知其恢恢乎有餘地矣徂徠之美松新甫之

勁栢而大能濟用者吾於景儒是望景儒其無愧故家之風耶

都門祖餞圖詩序

都門祖餞圖者爲惠州通守蕭君作也君名方字嘉義江右之新淦人以明經領成化戊子鄉薦屢會南宮至乙未始就乙榜拜蜀之梁山學諭庚子歲選入太學典籍五載用大司成薦乃遷典簿歷官中外而名稱皆偉今歲天官卿以名上
詔授惠州通判不浹旬行同寅輩追餞于東郭臨發豐而觴之觴半嘉義起而辭曰吾與諸君周旋有年

矣今當萬里之別君葦能忘我耶必有以振教之蕞
爾小子叨祿十有九年皆學校職也豈意又重以判
府之任學校儒官也判府有司也儒官有斯文之誼
無形勢之拘有司無歲月之暇有案牘之煩其勞逸
判然不同也吾惟不任之是懼爲之柰何同寅輩會
曰毋憂毋慮乃指慶豐之河派而諭之曰子知茲水
耶通千里經
大内貫都城而滔滔以東不舍晝夜終入海而汪洋
民物資焉溉田疇濟舟楫而蘇焦渴取之無窮用之
不竭者以其有源也不猶君子之致用而本於學乎

學乃有源之水也不學面墻安在其有源故古者學
而後入政以學則義理淵深表裏洞徹應萬變而有
餘形之事措之政沛然其孰能禦之漸涵萬物而潤
澤生民者在是子居則窮經達則授經無非學也念
始終典于學其學也聖賢之遺法不猶水之有源乎
況子得於水之助者不少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釋者曰此道體也以水爲道體非學之大源耶而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次之
湖次之贛又次之子家臨江江乃贛也生長於斯而
觀之熟校文于湖藩舟于湖而盡其形勝官于蜀[illegible]

又江出也自濫觴而有朝宗覽之周而且悉豈比常
人之泛觀而漠然不相關乎必溢于外而溉于中入
于目而契于心一洗心源而大發之吾知學海之波
瀾溢于胸次矣且惠州東南至於海予將臨之而浩
無津涯混合乾坤呑吐日月夫然則觀於海者難爲
水合江湖而一之莫知其所窮是學也焉往而不善
又何一判之足云乎哉嘉義不覺再拜曰謹受教竄
主歡然而別別已有繾綣之情於是典籍陳君啓暘
圖之能詩士大夫詠之余聞而喜乃爲述之

送都憲姚江張公巡撫近畿序

成化丁未寇發廣昌蔓及贛數縣一時兇焰熾甚民
庶蹲驛有司莫能捍蔽時江右監司僉推大叅姚江
張公天瑞至公首臨盱余甫家居幸與公周旋側聽
緒論縷縷皆經世語令人膾炙不厭言及賊情即憂
形于色旁咨博訪務求當救正孔子所謂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余知賊不足平矣既而區畫營度動
中機會人皆服公有將畧卒致賊就殲夷民復環堵
公之績良多而大用之幾肇於此越四載右布政使
缺冢卿以名上
詔以公補無何又轉左公論翕然清聲愈振會廷推

大臣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荊等關又以公應
詔允之遂遷都御史理巡撫事
賜勑以行有日三司諸公會餞于都省大參陳公
克修輩謂公遠別不能爲情盡言以見意乃走使來
盱屬余發之余不以眷別爲公云而以得地爲公賀
得地則得以行道非爲公賀也爲道賀也彼保定等
府拱内障外股肱京師重地也都御史摠握憲度綱
紀百司重臣也斯地斯秩可輕付耶寔難其人而
恩命一下士大夫皆曰得人得人不以公才猷宏遠
而優於任重耶且公之所以自負者何如道不於此

行吾不信也公嘗一叅陝右議再叅福建議一叅江
右政輙有偉稱而被惠者不可爲數況今地近位隆
乃得爲之時也爲之其不卓越于群耶又文章優而
閑將畧安往而不宜耶吾知出入將相懋樹勳業而
屹天下之峻望者於是乎兆矣詩曰文武吉甫萬邦
爲憲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敢以是爲公期而亦
以是爲公頌也

羅景振昆季字説序

翰林院庶吉士羅君景鳴有昆弟四人伯兄綱弟經
與純俱秀茂頴出早爲鄉黨稱重頃歲景鳴擧進士
入翰林弟經不遠數千里來偕逆旅者再歲余抵京
舘于景鳴西景鳴不我鄙沓過從朝夕欵談殊洽而
弟亦然輙以行稱余曰非古盡字之景鳴請以至于
一再三余不能辭乃字經曰景遠併及兄綱以景振
弟純以景誠夫冠而加之字所以飾名其禮自周古
也今景振兄弟雖冠而追補之宜也然而緣名有義
存焉於君子之身之道不能無盼天下之大倫曰三
綱而事理之要會亦綱也綱不振必頹以靡一振之
則事畢擧所謂綱擧而目張者是已天下之常道曰
經而事理之可久者亦經也事不經行不能遠惟經

常之道通萬古而可行其遠矣哉所謂久則徵徵則
悠遠者是已天下之至誠曰純不誠則雜雜則不純
誠焉而一粹乎天理文王純於天道故曰純亦不已
者以誠也皆古聖哲之大義學者景仰以效之者在
是故因一之以景以復于景鳴景鳴躍然曰敬聞命
矣居無何景遠懷望雲之思戒行有日以屬言而歸
爲兄弟告余敢申之亦箴規之益也景振汝不聞漢
有龐德公乎雖不入城府而名聞京師非自振者不
能也景遠汝不聞漢有董仲舒乎三年不窺園而道
明聖經之大旨至今攸賴非謀遠者不能也景誠[illegible]

不聞宋有司馬温公乎平生不欺訓人則曰不欺自不妄語始不欺者誠也三子者當動思古之人然而大道在吾身而已脩身慎行惟恐一息之非禮夫然後以振則振大聲以遠則遠大謀以誠則成大事何往而弗臧哉三子者其監斯言毋忽

送鄧景用南還盱江序

古人於藝必專且篤雖應世之紛拏接物之膠轕不能奪也彼半塗而廢少得而足者以功之不常心之易惑故爾羿之射遼之丸郢之斤輪之斵庖丁之解牛痀僂之承蜩之類雖小藝足以名世而聞後者其

必專而熟熟而精故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古之藝精者其以是夫曲藝且然況於醫之爲藝起死回生救人於呼吸之頃而可鹵莽乎哉其來也有源其法也有書其傳也有師其妙也在人古人以醫鳴者若鄭之扁鵲漢之倉公唐之孫思邈雖垂絕之命廢痼之疾而能蘇之復起愈之復全者是何術之神耶今之耳目與古無異也學術與古無異也今之人如扁如倉如孫者抑何遼絕耶豈神於古而不神於今耶抑治法與古不侔也必有由然矣余慱觀乎天下掛名醫業者獠人奏效十未能二三輙斷斷然自負曰吾善治疾吾全活人細察而詳觀之如跛人之騁步盲人之誇視也於古之遺書遺法且未悉又安敢責其精熟而入神哉殆以人之命試已之手市已之利生死安危視爲兒戲緩急胡可憑哉吾盱霄溪鄧景用爲鄉望族自蚤歲習岐黃術諸書皆成誦師授甚慱間遊江湖至京師人初未知其善醫也與流輩等士君子不異視景用深自秘而亦不以自異頃歲一二鄉舊疾亟群醫莫能措手甚或藥謬而致之危者景用旁觀惕然憫之乃脉而藥藥輙效用是名彰而日就藥者塡門來

則無不愈景用不自多翻嗛曰吾醫安能精而妙耶顧幸而中耳吾盍歸而益精其業耶於是習習谷風吹動萬里歸興晨踵余門而以諗於余余躍然曰子毋乃善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要之在專與篤而已如孟子之必有事如莊子之用志不分何業之不精術之不妙而古人之不若哉昔人云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以關係人之休戚同也異日重來吾知全人之生固人之命利濟之功周而且慱爲相而不能康濟蒼生者顧有愧於子矣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一

盱江張昇著

序

賀太醫院御醫陳君廷秀五袠詩序

太醫院使施君克敬與御醫陳君廷秀輩八人皆正統乙丑生也嘗效洛下耆英會而結社今歲皆壽五十各以初度之旦張樂置酒八人者迭為壽衣冠儼肅宮錦交輝秩乎其有序驩乎其相洽也善繪事者為之圖而士大夫歌詩以彰之秋七月二十三日乃當廷秀而同會者亦如約行或曰洛下之會跡香山

九老會而舉也皆高年閒居之賢優游卒歲志趣高逸若樂天潞公等使其在朝時方圖政之不暇何暇於斯樂哉且香山會秋兼謨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耆英會援此欲請温公者温公辭而不敢與亦以年未及也禮云五十曰艾服官政則五十始政惟官守之是勤未敢云老逸也廷秀輩年僅五十俱以有官侍

中禁方罄心展體之不暇而遽為此會無乃太早計耶余聞而釋之曰耆英會見之人俱厚德重望有以師表當世故當世榮之後世慕之至今傳其圖及會[illegible]赫然照人耳目廷秀以金陵名家雅習儒書精岐黃之術事

皇上于青宮調護之功居多京師無貴賤之家致其療無不往而輒有效八人中余識其一二若施君舊與余鄰醇謹温粹不妄語笑應人之急惟恐或後若求療即藥之不取其酬人士德之無已茲與廷秀契會則廷秀之為人可見已因是推之斯會其以德耶尚德則為盛美何論年之高下仕之進退哉矧同甲之會古亦有之文潞公司馬郎中旦程太中席司封皆丙午也世亦傳其事夫耆英之會同甲之會皆

為人珍愛效慕者不以其人耶論其人之世不以其德耶豈徒年而已廷秀之會能以麗澤相資過失相規禮義相勵道德相孚日新月盛而均為一代之偉人安知後人之敬慕者不如昔人者耆英同甲之會哉余鄉友百戶饒廷授與廷秀齊好聞余言喜而請序之以為壽祝余曰耆英之人多眉壽敢祝廷秀如斯人哉如斯人哉

大司空常熟程公挽詩序

挽詩之作其權輿於古執紼之歌歟厥後又分為薤露蒿里而作者始盛然亦未有盛於近時也環天下

自王公卿大夫至於庶人死則輙有挽歌雖婦人女子亦與焉爲子者諉以顯親爲名務求富其篇帙以振耀人耳目作者應酬之不暇初不計其情誼之何如也甚而殊鄉異域聲迹不相涉者亦應之是何輓歌之盛耶死者果德足以範世才足以濟時學足以衍後名足以動人而輓之者果出於景仰之深發於哀感之實生於親炙之篤若是者宜也其詩存於彰美而孚衆使天下後世因其名而傳于遠詩不爲無補不然則僞也非信也將有以詩而斥其非摘其纇者適爲死者之累耳要之非紼歌之遺意也挽而厥

乎正者余於大司空程公之册有取焉公諱宗字源伊姑蘇常熟人也舉景泰辛未進士官刑曹主事遷員外郎出守吉安武昌二郡循良之聲焯著遷四川叅政累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撫三邊邊廷晏然成化間被

命撫諭木邦孟密二夷夷人服從轉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未幾轉刑部侍郎九載陞南京工部尚書加一品俸致仕弘治五年十月初八日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七也有司以聞

上震悼遣官諭祭營葬事公卿大夫及士君子皆哀輓之既成帙其仲子惠屬余以言余素敬慕公者公不復作矣能已於言耶公政績在史官德惠在人心固足以取重於世者而處西南夷一事尤偉士君子未嘗不服公得宜也彼狼子野心非可以禮義訓服者脫一桀驁夷其人而操之殊急殆激變生事而至於用兵用兵則驅吾安生之徒入彼不毛之地成敗異算必致塗士肝腦耗民膏血貶威損重而患不可勝言矣於

國體輕重何如也脫因仍守常而不爲之所則彼日尋干戈紛爭不已卒致繹騷吾民亦不可也公躬獲

其域一區別問而夷人凛然竟不敢戾我

國典此豈易事而處之不動聲色非公其誰能哉而小人以公不見附顧嫉之如仇媒蘖多端公竟齎志以沒傷哉此士君子所以哀挽洋洋也昌黎韓子有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知其何心況當其世見其人而知其事相感宜何如故士君子感而形於詩其公心乎哉

瓊山黃氏族譜序

海南姓著而族蕃者有黃氏瓊山黃鈺字惟堅者屬遊京師踵余而告曰吾先世居閩之莆奉谷里坎頭

村高祖諱仁當元季貳守雷陽曾祖諱受甫洪武初中乙榜佐教雷之徐聞遂家焉十四年又徙于瓊海閼瓊之有黃自玆始大父諱寬字克裕父諱和字仲實鄉稱善人此皆吾所知者遡而上則不能知己安敢濫及哉恐傳聞而未覈也雖自吾貳守公至今僅五世耳自莆之所自來俱莫能喻無譜故也況傳寖遠而支寖茂哉吾爲是懼已請王孟遠先生修次世牒斷自雷陽而瓊者始瓊之派又自坎頭也庶源流之不紊其亦少慰吾後人不忘先世之心哉請爲吾小子申之嗚呼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初一氣也

一人也分而至於億萬其一固在也分之萬非紀述無以會其統宗此譜牒所由作也古者有官以司之今廢久矣故有散而之四方者不能推本始止舉其所知者蓋愼之也不然則取郭崇韜拜墓之誚此惟堅之譜斷自雷陽余深有取也彼謬者強而附諸名宗則昧其本矣不孝也不知丈夫生於天地間在自振不在假名宗也黃氏之先若香之孝瓊之績憲之器度霸之循良庭堅之文名勉齋之道學皆光前而亢宗鳴世而聞後者亦以黃姓克自振也詩曰聿修厥德又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黃氏子孫思奕葉之

傳而光榮門祚圖永終譽於天下必自德焉出殆有翹然而興足以軒輊當世而軌範後世者君子稱曰瓊山黃氏有偉人如斯則黃宗重於泰山矣此譜不爲無補也其惟堅重修之志耶筆而諗諸惟堅惟堅曰唯敢不敬承而望於後之人

賀劉太安人蘇氏八袠壽詩序

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劉君博之有母太安人蘇氏迎養在京今歲二月二十九日初度之旦壽躋八袠士大夫知博之者率戒壺觴以賀形之賦咏博之因繪爲獻壽之圖列詩于上屬余以言余與博之聯門而

居叨比鄰也每拜太安人未嘗不歎其難得也夫舉世之人生子孰不欲其賢且貴哉亦孰不欲身享其報而日就其養哉然而學與命乖道與時違竟不沾一命之榮賢而未必貴者殊多也賢且貴矣而祿養弗逮有祿養而不獲日承顏者加多也故有負米之勞有違養之感有望雲之思者吾池何限安得如太安人之盛福哉初太安人晚年方生博之一子僅成童即遣肄舉子業奮身賢科成化丁未又第進士拜南京稽勳主事既而改在京考功主事三載考最推

恩及親故太安人遂受封焉鸞誥昭回命服煒燁誠者榮之無何博之又陞今秩家故兖之東阿名族距京師伊邇水舟陸車不浹旬而到非若萬里之遙山川脩阻而莫能就養者太安人躬享榮祿垂白高堂而博之又能服勤承志朝夕左右務得歡心而後已玆以八袠高年而氣充體健精神不衰謂之盛福者非耶然而非幸致也嘗聞太安人少事孀姑四十餘年終始如一日鄉黨以孝稱相夫以義發粟賑貸飢者賴焉緯有時譽今雖寓官邸而家政益嚴內外肅然每戒子守官勤慎惟禮義是踐課孫學業吾伊聲

昏而徹曉故博之有聞于時而寖躋顯融者實太安人之德之徵也余聞有德者昌太安人必愈昌其壽必愈昌其家不止於今而已諸君之詩皆是物也金敢為申之

送汀郡太守吳君朝覲還任序

閩關郡八而汀為難治汀統邑八而上杭武平為難治作郡者馭失其道則惡少之徒蜂屯蟻聚怒螳臂而抗衡者囂然而起始雖微而其究至不可嚮邇往往然矣古未暇舉也自余聞正統戊辰間匹夫首禍同惡景從不歲而黨至億萬蔓延八郡波動江浙師

燈將踣接踵以聞上貽

宵旰憂爰命大將領禁軍征之竟踰年累歲僅能平之丙午年姦宄數百潛入吾廣昌白晝一呼山川震蕩戕縣令掠大姓荼毒良民難以縷指轉入信豐蹂躪城邑蹂躪閭閻毒尤憯焉軍帥睥睨莫當其鋒以烏合數百之徒千里六舍之遙越再稔之久恣睢盱度閭敢誰何銳氣

寔繇有徒其勢也可畏耶不可畏耶良以崇山峻嶺邃谷幽原草樹蓊鬱澗溪阻深處其間者藉以為資而蔽固捕之不易也加以其人氣剛才武好動厭安寔地勢使之然刺斯土者甚哉其

難也吳侯名文度字某江寧人也自監察御史來遴守斯邦弘治元年視篆迄今五載居者靜以奠耕者勤以豐學者專以精商賈往來者倍蓰疇昔曉行夜宿無擇地焉吳侯於此視其難而易之抑何也吾嘗跡其故矣觀監司疏其名于

上褒之詞有曰廉能夫廉則律己嚴而民仰焉能則處事善而民服焉仰而服方且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焉有為子弟而敢忍心以讐其父兄為手足而肯妄動以驚其頭目乎即是觀之人孰不愛生而輕生者有司激之也若侯者非安其生者耶

今歲屬天下　朝覲之期侯與是數汀入士在京師
者趨就之恐後竣事復任時同年黃明達輩文率衆
詣余求言以壯之惟恐其美之弗彰㦤之弗廣也侯
之得人心也槩可見已侯雖不吾面吾知其為良二
千石矣故以是婦之侯於是邦盍始終其惠哉

玄堂恩賁詩序

國朝以孝治天下凡廷臣初故職三載有勞績者卽
錫之命推及其親不間存沒溱隆臣子之心而顯榮
均也嗚呼仁矣哉百二十年來天下欽慕感奮父詔
其子子孝其父率以此為重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而頤立於朝者雖遐僻之地猶然鼓舞作興之
機有如是夫吾盱太守金陵熊侯天申舉辛丑進士
尋令任邑廉以律己惠以沃民政平訟理大得百里
人心銓部第其績居優以聞
詔陞太僕寺丞三載馬政大舉而經分督之地之人
懷之如任邑時考滿書最
天子才之授以勅命贈其父母繼母如之金陵士大
夫深為侯喜乃曰孝哉熊太僕也端可慰親于地下
而二親亦無忝斯榮哉何者厥考諱廣字彥恢別號
省菴自少有至性孝道最篤考曾贅婿周省菴子無

昆季體父心視之如骨肉居同爨者五十年友于之
誼而人有弗及壯年慨然有司馬子長之志聞荊襄
佳山水夢想遊之乃買舟西上遡長江亂洞庭航三
湘至荊襄而止焉全楚之江山覽之殆盡浩興無邊盃
三江而芥五湖胷中綽有餘趣眞得山水之助者頻
年江湖拯溺甚多周急施棺不可為數守父喪如禮
不用浮屠教遠葬躬負土成墳人以孝歸之晚年家
居好醫卜之書能得其肯綮日與尙識諸君子翺翔
興到輙閉尊洞酌懽然欲挾飛仙而出入雲霧不知
身外為何物也交者無不推重焉然而人知省菴之

美不知其有內助之賢也初配陳氏宜人柔嘉勤儉
善持其家省菴賴以無內顧之憂者宜人之功也卒
而周氏宜人繼之亦然臨終戒天申曰他日入仕唯
當勤確乎士君子之言也是則熊氏一家趾美騰芳
足以延承天休矣生三男子長卽侯也克祗適先聲
而致
貤恩之典非孝者歟傳曰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
孝矣況於顯榮其親方茂而未艾親雖沒而猶不沒
豈特不辱不羞而已謂之孝固也詩曰彼其之子不
稱其服是則荷

君恩者焉可浪得哉今
朝廷於推恩惟其子之賢者得之然而浪得者亦不
免君子之譏安有如熊氏之伉儷允稱
天恩而君子公論所歸耶是宜鄉曲倍有光泉壤倍
生氣賢名倍益彰而侯之孝益著矣故縉紳歌詠之
余稽首之題曰玄堂恩賁者以此

望頖樓詩序

昔衛石碏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大哉斯言殆以父子
天性也而至愛存焉然愛云愛云者豈禽犢之愛哉
不可無教也教之義左規矩右準繩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不至於逸居而荒肆非勞之也寔愛之也
然而義方莫要於學孟母遷居學宮之傍軻也遂成
大賢韋門教子一經玄成也卒底賢相學之功效焉
可誣已新昌何氏鄉之望族也家于山下枕四明面
南明諸山天姥沃洲東山剡溪左右環之扶輿清淑
之氣於斯焉萃而環偉秀朗寔爲天下奇觀中有樸
菴先生乃何氏之翹楚者也偃蹇林壑雅好讀書嘗
於重慶堂之西搆樓數楹藏經史於是朝夕肆子姓
以從事顏曰望頖樓以距頖宮伊邇僅二百武噫新
昌山水萃于何氏何氏達觀萃於斯樓邂逅一覽山
水競出心曠神怡隱者之樂也先生隱者流乃不取
諸山水而取諸頖者何居吾知先生於此寄意深遠
隱者之樂不過山水亦未免流連光景之詞也不知
不仕無義亦隱者之歉也非教子姓之道也故取望
頖者其諸貽謀以學耶學而優則仕乃處士之常道
也所謂愛子教以義方者在是登斯樓也望彼泮池
汪洋靚深涵渟清澈則本原之地繫望大成殿像設
尊嚴享祀時舉則好道之心篤望明倫堂師生整肅
少長秩然則律身之方著望青青子衿鼓篋操觚或
琴或書則爲學之功勤一舉目間何莫而非教哉凭

几而繙經史益有依據教之善者也何患乎學之不
就才之不充也哉垂裕子姓之功偉矣孟母之遷韋
門之訓先生兼得之是以有子表表出人若今大方
伯世光學成而舉進士歷郡縣敭臺憲而果至於今
秩名蹟才猷振耀于時且駸駸顯融而勳業未可涯
涘斯樓之光也先生之功也縉紳諸君具有歌詩詠
其事余不揆僭言以發之俾後有稽焉

賀羽林右衛彭克明新授千戶序

弘治六年春山東飢部刺上以告
上深軫慮詔發帑以賑之 旣聽諸人助賑命官加恩

有差已而遠近嚮應公儲方義齊魯之民藉以蘇息吾盱鄉彭克明其一也克明父景暘雅好義舉貫吾建昌南城縣人自其先世占籍京衛居通州渾河灣貫雄于時然而謹重循確不自矜大遇相知有急輒周之無幾微難色大厦數百楹士大夫過者輒延以宿朝夕飲食之雖浹歲而不厭以是有名公卿間子鑑字克明善述乃志應人惟恐或後人亦稱爲克家子今歲秋祇應

德意輸粟于山東無慮五百餘石尋獲如制授羽林右衛右所副千戸以布衣而超膺帥領之御烏紗命服駭人耳目鄉人丁克承董義而壯之請余文以暢其美余聞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又曰君子義以爲上聖人諄切以義訓人欲人皆君子也義與利反計利則害義沈溺汩沒顛冥流靡而不之顧害每隨之安得如君子心安而體舒氣昌而道泰焉往而不自得哉利亦存于其中也柰何世人滔滔率昧於此平居羣聚朋徒爭洽酒食周旋歡愜笑譚若相有而不能相無甚於手足情未嘗不可信也一旦稍涉芥帶怒很相加極言醜詆擠之井而下石焉乃已者以利故也甚而骨肉懿親鬩墻構衅視爲秦越而互殘賊者

其亦以利歟由此觀之則知義爲可貴也君子爲可法也君子於世不骨肉而親不昵比而契不形勢而尊不咲遜而鄰惟視義之所在而就焉要之有濟物心雖隱于閭里伏於草莽不失爲君子人也若知利己而不顧物雖身都將相富如晉楚貴如趙孟氣燄赫然抑何取焉其與君子不可同年而語明矣故余於克明斯舉有取也轉私粟以入公廪以蘇飢氓濟物之心不於是而可驗乎遂至取貴於

昭代所謂以義爲利者其庶乎哉亦君子之徒也使克是心以往益加淬礪如趙充國以貲爲郎而終致勲庸大著卜式輸財助邊而終致政績有聲存乎其人耳克明其毋忽余言哉

榮慶圖序

皇上紀元之十八年壬寅冬十二月

詔晉太子少保戸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壽光劉先生爲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尚書如舊越明年癸卯春二月

賜以從一品誥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遠至曾祖亦如之曾祖妣至配贈封一品夫人紫誥四道寵榮累葉而尊翁松溪公高壽在堂八袠逾四躬拜湛恩進

富極品天下之人罔不榮而異之先生之在廷不敢
少去
天子左右乃屬名筆繪圖謄制辭于
上命長嗣鈁捧歸壽光所以侈君渥而悅親心也昇
也不揆無以僭綴數語于下載覲
皇朝自洪武曁今百十餘年文班自布衣累秩至一
品者幾何人哉封及親存者屈指殆三人焉其一永
嘉黃文簡公淮其二南陽李文達公賢皆親存而封
者也今又於松溪公見之寧不爲縉紳中之奇遇耶
學行如公抑豈得耶恭讀　制辭有曰正直無阿又

曰杖而造閣不覺九頓首而興曰大哉
皇言何知之的而眷之厚也豈不思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况山東寥邈邦甸之間耶且
先生以股肱心膂之臣知於
上最稔知先生則知公也先生事
上於青宮七年每經帷進講剖義理如冰融善禮節
如天成
膺倚爲之竦然龍飛後不數載擢入秘閣寄以鈞軸
裨益孔多名滿天下又非自今日也識者謂得於塞
訓有素然則公之賢可知已况公耿耿在人耳目猶

不可數計天下能傳道之靜處松溪屢辭不應辟經史
百家淹貫無遺詞章邃理出人意表坐談今古能啓
聽者踴躍德望之隆於古人亦不多讓所謂正直無
阿者殆其性與昇先生門人也於公手書輙與觀焉
書不及私惟諄諄於忠之誨是則先生蓄慮於國務
而不遑他者有自也錦誥褒隆不曰宜哉茲非徒一
家光榮實足以風勵天下後世之爲臣爲父爲子者
何居父必篤於訓子而子克承之忠於國而
上優崇之君子於此有以知君臣父子之大倫益惇
焉雍熙泰和之氣象端在是矣

賀揮使張廷美受旌異序

成化辛丑夏近畿澇甚而武清當水道入海之衝厥
害尤甚繼而民大艱食不能爲朝夕計巡撫都御史
李公共承
綸命綏懷惟勤下勸分之令檄武清衛指揮使張侯
廷美任之廷美即慨然自任籌畫百出乃屬其鄉老
而諭之曰汝生此地爲此民也環百里閭均汝同韋
甚則或姻或族禍福同之者汝輩視其顛連能忍情
耶情弗能忍思往救之其勢自不容已古者隣里鄉
黨有相周之義者以此吝各諭所知發其羨餘以濟

不足輸于公廩聽汝鄉黨耆耳之惠不周且浹耶衆
准唯而退既而來輸貲粟者鱗鱗然接踵非刑勢能
致之然殆義正而民服也不浹旬間公廩充焉飢者
隨取而足巡撫公奇之亟有廉幹之稱命縣令携絲
幣之屬往勞之所以表異之也今因走書請余言以
為先容之賀夫義者事之幹書不曰義以制事天下
之事紛紜不齊惟義可齊之為政者動以義為則所
操者不亦甚約也哉約能御煩何也蓋義合則心安
心安則民聽故臨事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也彼操非
約者思慮冗雜動與心違不知義可以動民但知威

可以脇民耳竟至於棰刺而不行余家食時見長民
者非不知恤民也非不知勸分也第不知義輒以威
先之也胥史叫囂抑配百端故歛者未沾惠而羸者
已罄囊矣卒至於貧富均困雖飢者亦不願受粟何
者適足以為奸吏之媒耳卽此觀之廷美其眞能濟事
哉余於此又有以知用之者美矣假曰民事專責之
守令兵事專責之將領如所謂耕當問農織當問婢
之說豈不固矣哉古者兵民一體當戎事之帥即鄉
遂之大夫也矧民惟邦本兵以衛民民以給兵司兵
事者顧不可預民事哉不拘其類而惟其才則才者
喜悉其能事何往而不濟此鼓舞人才之要道也且
廷美往時善於捕寇寇遠屛跡而民賴以寧者久
其才識之優而可濟事者豈止此哉

賀考功主事張君榮領勑命序

余友考功司主事德興張君廷式屬三載書最
上賜以敕命階儒林郎配封安人贈考與妣亦如之
縉紳士夫若武庫張君尚賓輩榮之而屬余言余與
君生同江右薦同鄉書逮成化壬辰君登進士後又
同朝付晨夕周旋於今十載餘矣情好之篤寔相知
之深顧余淺昧何足以發其底美哉竊嘗誌諸士論

僉曰君子哉若人其任考功宜哉夫考功雖顯曹而
寔難也律身不謹人則鄙之待物不恭人則少之糾
所職乃天下百執事之功課或賢或否與夫勤惰之
殊悉論定然後聞于上而黜陟之一可否間而天下
之公論在是彼屬目而伺者何限有不審而失錙
銖之遺其能塞衆口之囂囂耶此固不易也必學足
以盡天下之理智足以決天下之疑識足以通天下
之務然後在我有權度而物無遁情也抑非德不足
以行之不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君自壬辰進
士即拜斯秩會內艱去起而又任輿論安之而且目

以君子則君之表表然在人者可知已紫誥褒隆榮及考妣不在於茲耶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德有崇卑而命有隆殺非私也夫也如廷式者謂之有德者非耶今寵數始加既試天意矣從茲而往德益崇而福益隆且年方富氣方銳事方練而益精則德器之成就又不可涯涘也寵數之踵來不至於榮祖若曾不已也豈今日之榮云乎哉

送國子博士梁君貴用赴南京序

昔鄒孟氏論君子有三樂而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今天下英才多萃于國監而得以教育之者

者非國監之職耶監分南北而說者謂南優于北以才尤茂也蓋文學節行矯矯照耀于時者君子輙推南爲首頃天下會試于南宮者試已不偶例入北監必相率疏請南適故濟濟闐咽南監者大較多偉才而亦南士也謂南優于北者非耶然則典南監之教不愈於此耶而君子之樂又不知其何如也監有博士職專授經以是爲天下之宗師夫豈庸儒所能勝哉非學足以究經史之微識足以該古今之懿行足以符論議之公惡乎能厭嚣嚣之口而顯焯焯之譽哉脫不能厭嚣嚣之口則自愧且不暇其於樂也何有故樂於教育者必其人而後能也茲歲夏選吾江右泰和梁君貴用超拜斯職薦紳爲之樂樂得人也鄉里爲之樂樂重職也君亦爲之樂樂達志也然則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君其人歟矧夫教南監之美才與偉哉斯行也君固江右名家家學淵源衣冠林藪而自立表表者見推於人舊矣早以明經高科歷歸德宿州通州三名州學正賡廣東福建應天山西四大省校文賢才輩出聲望燁然至今稱善教善取士者必曰君也然而國學之教不當如是耶今主太學者太常卿安成劉先生最能作興士類士類歸

心焉君行試以余言質之必有大於斯者爲君告也又況鄉曲之舊學行之孚斯文之誼安知先生不加委信哉吾知君得以達其志矣彼坐春風而立門雪者唯恐咳唾之不頻齊遨共承罔敢後焉教不於此而益宏才不於此而益茂士不於此而益樂就吾不信也異時賢才頴出雲委山立以闡

國朝文明之化以壯

祖宗根本之地貴用於此其樂又可以涯涘哉鄉進士蕭君仁育屬余文余亦與君同江右也敢攄君之志而爲是言君以爲何如

送刑部郎中林君恒肅南還省祭序

得位以行道固君子之心也然而曰進以禮者禮至辭遜非苟進而已豈若鄙夫假行道之名爲躁進之媒哉今仕於朝者刑部之職最重而且劇以刑乃人命所關即國命所關也聽與斷非公而明者未易當人心故議擢之際刑曹之属宜優若年勞深而清望崇者又出於曹耦右内則進與執政之列外則或參方岳或副憲臺皆足以行其道也人孰不欲哉而吾年友林君恒肅則異于是自成化已丑迄今官刑部十有四年矣而郎正之任亦久其莅事也本之以德

加之以慎濟之以明人稱之不容口嘗兩充冊封介使大起重於親藩至若郤金之類又其餘事耳一讞獄常州而出入輕重之頃甚協輿情所謂君子者豈其人耶峻擢之公士大夫舉屬目於君者行道之幾會在是君恬如也顧懇章南還欲展桑梓之恭夫豈無行道之志哉殆不急於苟進也雖然其志尤有大於此者何哉君雅好程朱之學公餘輒閉關讀書聲琅徹戶外欲因程朱之學而泝孔孟之道道莫大於愛親忘親而行道道何由行故遽有此行者其知本矣雖專以

郎中先生偕陳宜人蚤世九原不可作矣然近覩松楸而孝思之誠亦藉以少慰況二親之遺德猶存躬焚黃墓下仰借龍光下燭幽扃而潛德於焉益彰非君子之心所當急者乎南還誠不可後也祖道都門抗手而別寮友王君民望輩不能爲情重酌酒而囑之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者君盍圖之毋久于鄉而不思蚤還也囑已乃以告余而書之如此盖屬望之意深焉

拙叟方先生挽詩序

古謂挽歌以寄哀音意者哀痛惻怛之誠勃鬱于中不能效兒女子之悲啼故假辭以泄情也情之至者哀之深哀之深者辭之切一自然之天耳夫若是者必親必舊必分誼交孚者不然何有於情哉後世異於是惟副人之求而不暇顧雖非親舊與交而亦挽之其果哀音耶其果彌文耶是則不情也雖然殆有誼焉盖體孝子之心而爲之宣情也庸詎知孝子之至情不有大於哀者乎禮於鼎銘則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又曰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彼鼎銘存于家廟者爾猶足以傳而崇孝況於天下

士君子之辭之美其有不傳者乎辭傳則其人之善亦傳也自古迄今有蘊道德之光負才藝之華操行誼之篤者不可以縷計也然而傳于遠且久者幾何人哉間或有傳大則一世次則一方又次則一鄉而已傳之天下綿之後世而無窮已者非藉賢人君子之辭不能也故孝子留心于是是則顯揚親之善而為之作者詎非誼哉莆田方先生諱應字休徵號拙叟者余年交戶部郎中宜約之學翁也種德邁行讀書習禮尤喜于聲詩終于成化　年月日大司徒翁世資誌其墓曰德行刑於家儀表著於鄉鄰實流於

遠邇先生之可傳者顧不偉耶已而朝紳士夫播諸詩歌以哀挽之以歎美之亦本於翁公之意耶先生隱于家山僻于海邦退然晦迹而弗耀不有位以達志人孰從而知耶晚以子貴封工部主事恩光遠賁亦跡其子之勤能而本於親也宜約顯乎親者寔肇於此今諸君子哀挽之作情詞兩盡赫然照人耳目積成巨帙間以示余余矍然曰一何其博歟博則溢而或不精一何其精則人人知好而誦之安知此作不傳于天下後世耶俾後世之人緣詩而得其意緣意而知其人緣人而稽其行先生之善之傳其能朽耶此孝子之崇孝也此宜約之至情也衷音寄諸衷音而已哉

賀營繕所正張君克仁七袠壽詩序

京城東通衢有屋幽潔而宏深士夫自外而來朝者往往主焉余初不知其誰氏也每訪知舊于是入其家則見廣庭華敞階序端嚴登其堂則棟宇軒豁左琴右書啓戶委巷而入則館舍幽邃賓榻安焉然而內外肅然若有家法者余心異之而未暇問也過其家二十餘年矣而踵武不可為數凡館客皆余所敬而愛者主人余未嘗識之今歲臘初蘇人陳景節雅

往還余家謁余欲言將發復止若再三余詰言之乃曰吾有姻家張其姓榮其名而字克仁者今年七十十二月十四日其初度也敢冀一言以壽之余因諗其人復曰吾弟婿其門久而知之實深克仁蘇之長洲人也自其考彥政以藝占籍京師慎於供事勤儉植家家日以裕克仁承之執藝益謹成化十七年蒙
恩授營繕所副六年以稱聞乃
賜以敕命寵榮有煒又遷所正克仁醇實不華親就賢彥以故士夫樂主其家念復諗曰得非崇文之西玉河之東衢崇閎而廣廈者耶景節曰然余讀孟子

有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良以君子居必擇鄰況於其所主之地耶故觀其所主之人而爲主者不言可知矣今克仁所館者多賢大夫也多知名之士也余雖與克仁無平生之雅不即此而知其人耶且以吳節稱其美余親見其家來者不厭其館余爲言以壽之夫豈矯情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余以此屬諸克仁克仁信斯言而益惇不止乎躋高壽也

序

盱江張昇著

賀英國太夫人吳氏八袠壽詩序

弘治癸丑秋九月菊節之翌旦文武元僚暨百執事相率往爲英國太夫人壽春秋八十矣太常卿齊公應璧等亦往謂引觴不可無言也乃屬筆於余余觀洪範五福以壽爲先是壽誠難得也唐人詩曰人生七十古來稀矧八十之壽尤難得也幸而壽者秪啜菽飲水聊以盡歡甚則饘粥不繼者有焉壽而無養徒壽也或肥甘以適滫瀡以滑然禮不備九鼎食不及天祿養而不榮徒養也或富貴兩崇後顧哀榮而不備徒榮也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昔然矣安得如太夫人之福幾殆千百中之一耳太夫人姓吳山西太原陽曲人也爲今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之母先太師定興王忠烈公之配女備天子懿妃次則國夫人者二伯夫人者一孫女爲伯夫人者一孫男七而三有官曾孫亦六也閨門昌盛金紫赫奕家莫盛焉冠五等之爵白命婦之班貴莫加焉信列鼎之數極祿食之豐養莫倫焉而年高有

以迓承之乂而彌盛天何厚於太夫人耶抑非偶致也在先王時所以殊動偉績碩德重望照當時而傾鑾貊者太夫人之助也人皆稱爲賢配今大師僅九齡而先王背世朝夕律以準繩餘四十年

天眷日隆妾寄其重而增光門祚者太夫人之訓也人皆稱爲賢母孫曾振振蘭玉秀挺悉能充宗而趾美者太夫人之蔭也人皆稱爲賢太母播太母之風綿六母之慶非德之美者之驗而何哉昔宋中國夫人性嚴有法訓子循蹈規矩卒致遠於子德器令聞長世況太夫人之德成于夫沃于子施于孫曾而益

茂賢於中國遠矣是則庸建上公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端自太夫人始豈徒陽壽而已殆壽其名而無限量也

送大司寇浮梁戴公赴南部序

自古君子建勳業而垂名者未有不自學問中來也學問政事相須而致用利用所以崇德非二物也後世岐而二之故窮理者視政事爲粗迹秉政者視學問爲空言豈知天下安有理外之事耶周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謂政事不本於學耶可乎不可也刑尤政事之大者故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以其專任法也不知法在人行人而不學何由而能制其輕重出入之宜哉我

朝倣周典設官天下刑政總之刑部南北並設而南尤難以去

輦轂遠也總其屬尤難其人今歲夏刑部尚書缺

上命集廷臣議僉推吾浮梁戴公廷珍應

詔即從之

命下之日通朝野無小大咸相慶曰任得其人鄉里士大夫之在京師者喜公得以行道也于遠餞之日以屬余言夫掌刑者人之司命亦

國命攸繫也一操縱取舍間而爽其宜則天下之人心不平甚而民無所措手足傷和基禍有不可勝言者刑豈易事哉情之誠僞事之曲直獄之周詳刑之高下非明者不足以決之決之在理理非學不能悉也故斯任歸之公者以公粹于學也公自領江右鄉薦舉甲申進士學問即有名蓋得之家庭者深也世業儒尊翁職儒學教授造就人才殊博而伯父暨昆仲迭躋顯要俱以明經科第起也公拜監察御史無何吏部侍郎葉文莊董愛公學行舉以提督南畿學校清聲大振考績書最有曰學博教嚴有曰學有識

已教淑諸人翕然公論攸歸遷陝西提刑按察司副
使仍督學校美如南畿時迄今兩地士心眷慕人才
輩出官中外者往往輙著績效君子曰藏公之功也
閭如按臨之地必彰風節崇忠義表先賢而爲之旌
門修墓興祠者甚多非學優者能然耶自是而荐吏
華要歷閩浙湖湘劇地聲望愈重曾平川寇王剛者
第談笑爲之遷刑部左右侍郎而讞獄明允數十年
來美政可紀者何限非自學問中來耶茲進而總秋
臺吾知學問之極功將於是乎驗矣書謂士制百姓
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然則刑非徒刑也寔教也公之

善教之功已溢於吳秦之地獨不能明刑而成德教
之懿于天下耶吾知四方風動民協于中者不專美
于皐陶矣必爲斯文之式鄉黨之光也

送惠郡太守涂君有年赴任詩序

弘治丙辰春
天子慮寰宇宋遠澤罔下究而民之病於吏治者無
由上聞爰因百辟來朝
命所司展轉核實其政治之失得志行之賢愚而黜
陟之於守令加嚴焉無非爲民計也無何愼擇其人
以充惠州濱海迴隔嶺嶠去京師益遠而師帥爲難
其人僉議必得練達端重者而後可吏部故以雲南
道監察御史涂君有年之名進
制授惠州府知府諏日南邁同寅田君　蕭君　輩
各賦詩以壯之而見屬以言其情余與涂君同江右
同成化戊子鄉薦知之實深不能已於言君族望豐
城出自塗山氏南唐時有廣者尉南昌去土而定爲
涂姓六世祖雲章先生始居豐城蔚有文學與揭傒
斯周尚文諸君子齊名草廬吳先生器之而形於文
君承門閥之崇席詩書之澤嶄然頴出舉成化戊戌
進士尋拜寧波府推官讞獄明允莅民甚恩而以佐

郡顯監司以薦遂陞山東道監察御史未幾而聲稱
頓起弘治己酉被
命按兩廣邊儲數覈而事不苛辛亥又巡應天等府
激揚大有聲上下臺憲十載餘而輩流推爲才識老
成士君子服其器度凝重眞可以父母惠人而况惠
州嘗經駐節之地而山川風俗悉之有素其恢恢乎
有餘地哉雖然民事不易也而理之鮮適其宜傷於
急者取辦目前而或貽無窮之憂失於緩者類多姑
息而不顧後艱之患抑有務矯激者騁浮虛而靡實
惠之孚均之爲民病也吾知君無是矣而幾微之際

不可不慎焉君行矣吾知其不滯于郡也曩以侍推之選而權紀綱之司今又以紀綱之司而任專城之寄治民之政已熟復于胸中矣特舉而措之民何病焉昔漢有自諫官入僕而出守又自郡守而入爲公卿者以其治民有績效也今制亦然敢引領以望君還

壽南城黃君寬夫六袠詩序

距盱城東有江江有津渡渡而折北可一里有著姓黃氏居焉代以醫顯種德植義見重於鄉鄉人皆稱之曰善人家道日殷至寬夫爲益盛而稱之者仍舊

寬夫名仁字文玉寬夫其號也生而醇實孝友事祖父母父母順適無違殊得其歡心祖母尤嘉之以爲得如此孫者鮮羣從二十有八人均愛協濟間有墜業而取辦于寬夫者極之官寬夫即割產以塡其乏理官義之脩高祖已下塋嚴整可觀構堂曰永思示不忘親也弟蚤世遺孤壁姪與之共爨幾四十年姪賴以立上下湖海嘗抵東光爲師竊其貲乃焚舟欲害之以滅其迹寬夫覺而免不旬日其人被執于官召寬夫驗寬夫曰彼利吾財耳吾幸而生足矣又何以害其生爲卒不往識者賢之又近京畿遇強盜

遁於數百人中獨麾之去不忍加害蓋聞其爲善人也雅好讀書老而尤篤作樓曰江山一覽儲書于上晚倦遊惟昕夕從事于茲而不厭有子六人而二肄儒業長曰元入太學以選爲翰林譯字官又選入史館預纂脩會典第曰暘入邑庠爲弟子員寬夫務自韜晦有司愈重之召爲萬石長今歲夏五月十四日年六十周甲子矣元官于京國日入內供事不暇遠還稱觴于膝下回首白雲心神欲飛乃謀于鄉士大夫胥曰而家世善俱以善壽樂況而翁濟美而年甫下壽未來之期未可涯涘致樂有待也盍圖遠大以

爲親榮不亦人子之願耶而親之心亦於是乎在元唯唯於是爲之求士君子賦詩以洩其情詩滿卷將寓歸以爲乃翁壽見屬以言竊嘗稽經有云天道福善又云作善降之百祥若寬夫者雖稱爲善人家宜而後嗣蕃顯遠可跂而待天意允可徵已且壽乃福之首祥之最也謂天福祥善人者不先於斯耶寬夫吾決知其壽矣昔人有陳元楨者於禽鳥皆欲濟活之故天報以壽九十九焉何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能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則生氣皆是矣而於其身有不長生也耶夫禽鳥微物耳能活之而天報矣

之以壽況民吾同胞也而能活之者天復何如哉竄
夫於害己者猶不忍而欲其生即此一事已當天意
又況有孝友爲之本耶故曰寬夫吾決知其壽矣

壽松菴隱士六袠序

松菴隱士吾江右樂安人也謝其姓紳其名維儀其
字別號松菴謝氏爲樂安右族其尊翁大方伯公生
五丈夫子諫以儒業嚴甚學成而後先宦顯長維冕
聆教國學次維賢守尋甸次維章今少司寇公次即
隱士也又次維熙都水郎中主河淮運道一時昆季
衣冠文物學識才名照耀人耳目君自幼亦明禮記

深有造詣雅抱雲壑情以諸昆季皆進用而二親垂
白在堂家政無能統紀者乃作而言曰不仕無義吾
不敢固也然而致 君堯舜之事業有吾同氣者在
吾得遂吾志其足以樂堯舜之道哉有勸之仕者輒
瞪目不應朝夕依依親側或時偕朋儔縱遊山水間
陶然一醉欲挾天風飄飄乎塵囂之表拓襟懷而偏
覽八極有以自適不知身外更有何物易此樂也乎
居絕愛種松繞舍清陰喜聽其聲酣暢不知旦暮殆
有陶弘景奇趣識者知其眞隱矣而不可強之仕故
相與號之松菴隱士今歲夏四月 日初度之旦壽
登六袠厥弟都水君自淮遺余書請言以爲隱士賀
且曰吾兄器業足以用世而不屑一試其高尚之情
操發之懿播諸邦人口而孝義尤著事親深得歡心
親沒襄事如禮既而廬于墓者三年哀毀過度殆不
勝哀故有烏鵲來巢人曰孝徵也有司以聞
詔旌異爲孝子其詳見于一峰羅先生之傳嘗屬歲
侵出廩粟千石有奇食饑羸者賴以全活甚衆部使
者援例授以從仕郎冠帶榮其身鄉人刺刺能談其
孝義之美不置余聞而喜曰孝則人愛之義則人敬
之天之視聽在人人心服其孝義則天心可知已天

之福善莫大於壽人之愛人莫過於欲其生隱士之
壽年其可量乎哉況世言隱士多壽以其涵煦山水
靈長之氣多也觀商山之四皓南陽之諸老可驗已
隱士盤桓山水之間專而且久自是而花甲之重周
海屋之增籌吾不敢知其數也

賀中城兵馬指揮使彭君大經榮授序

朝廷重大婚之禮爲親王婚配必博徵而精選之至
再至三當而後已非徒取德容之兩妙尤必取其家
良矣然後定焉蓋千萬中而一者不輕納也論定而
後冊立爲妃尤推恩及其所生故其父例得授正兵

馬指揮使親親之典甚隆也弘治七年甲寅益王殿
下當婚配之期遍選于京師內外久之始得彭大經
家大經繇此於是年十月初三日被
詔授中城兵馬指揮使大經名倫南京江寧之故家
占籍京師厥父彥寬翁年躋八袠猶垂白在堂平居
勗德勵行動以禮義飭子姓大經與兄大英恂恂孝
友家庭雍睦士君子重之雖居東市囂華之地而其
家澹素自若不爲俗染也故凡
朝廷選婚其家往往預列焉大經尤秀鍾淑女上配
賢王母儀藩國遂致躬以布衣一旦驟躋簪纓之列

尉紗獸錦照耀閭里光榮罕儔起人歆艶夫豈易得
乎哉嘗經大經家先此決旬候有羣鳥環其舍如是
者數日果膺是選人人異之夫禽鳥得氣之先蓋和
氣萃而鳥亦萃焉若此者豈人爲使之然哉殆天也
有德者天必祐之彭氏積德舊矣天預兆祥而榮盛
隨之不以其德耶夫然則大經所以逆承天休而永
保以富貴者合德其何以耶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
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盍戒富貴之家絶驕侈而怙
德是崇也大經於榮盛之中而存謙抑之意益恪其
德則天之厚之將愈隆而無替矣雖然豈徒其家而

已殆左右賢王朝夕進德藩屛
皇家茂隆宗祏而垂無疆之休者悉自聽始大經其
容緩於斯哉吾鄕王珀雅見愛于大經者知之稔矣
作而謂余曰此其素志也何待贊詞焉余喜曰噫天
下之美復何加於此於是乃爲筆而歸之

宗藩使節詩序

國朝藩封徧天下宗祏蕃衍繼序殆無曠歲而封典
亦歲出
聖天子尤篤親親之恩每當策命必妙選在朝重臣
持節以行是日躬

臨軒作樂文武羣臣朝服侍從大鴻臚傳制禮數甚
設今歲使命吾年友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儀封楊公
文寧當其一之山西降州册封靈丘王暨妃公卿具
出祖于西郊又賦詩以華之意在祈公咨詢以達民
隱也諸公之屬望厚矣遠矣要之使事關係甚重而
且傳奚翅對宗藩達王命而已哉周小雅有曰每懷
靡及又曰周爰咨諏殆亦慇懃懇切而爲民也予程
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諸公之意蓋出此咨訪則能
盡下情下情畢達雖隔海山之遙若在禁闥之下此
君使臣之意也此臣報君之體也先此捧册遙往以

屬大臣有之矣而臺臣罕有也以楊公而當此敢緣
以仰窺淵衷有所寓比歲天下旱蝗迭見民食惟艱
而山西為甚深歷
宵旰之慮以臺臣為耳目之司總綱紀之重天下之
事得以聞而言之然而不見則不的故此行明目達
聰而下無遁情藉以或計先事之備或濟臨時之虞
而為斯民之陽春者公之責也況公嘗令崑山遺愛
在人謳為歌謠傳播衆口監察而歷數大藩士歆民
懷能恤民隱舊矣又況頃巡撫大同大同山西北陲
也舉山西之地熟于耳目又非一日矣尚何有於民

隱而待於咨諏哉雖然事從日遷勢隨時變不咨則
不白也尚懷靡及之心而審咨諏之勤民隱賴之而
能悉膚聽賴之而益宏生民之受惠
當寧之委寄諸公之屬望者在是昔漢使汲黯視河
內火黯以家人失火不足憂而河南饑莩為最急乃
擅發粟以賑貧民漢帝賢之載于史冊有光千古是
不拘拘於漢事也以發廩而可為則達民隱亦何憚
而不為乎吾知公優為矣豈徒曰使事有程而不敢
他及耶

萃英集序

都察院右都御史當塗李公德馨自遷江右參議以
來士大夫遺以詩文者先後無慮千百既而類成鉅
帙間以示余余得而偏閱之且屬以發其義余嘗觀
羊叔子登峴山而垂泣以賢達勝士登此者多矣皆
湮滅無聞其從事鄒潤甫則曰明公令聞令望當與
此山俱傳叔子蓋有意於垂名而從事一時之言至
今猶昨日非叔子之賢能然乎哉緣叔子之事而觀
古人登仕途都顯位者不可為數竟與鳥獸草木同
腐湮滅而無聞者纍纍皆是也聞有名傳而人景慕
之不已者豈浪得也哉必賢於人人也是則名存天

地間寔人生之不朽耶餘如勢位利達石火電光忽
焉而已安足恃哉孔子大聖也猶曰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然而名不易得亦有脩己厲業而無聞者
不以無所託而然耶曰託者同志之人是已故入有
曠百世而相感者名亦隨之然而志有公私未必可
信不若付之名人君子其心公其許可慎故遇有善
者則言揚之抑言有時而盡曷若寄於筆札形於聲
詩之為久哉若周雅六月言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崧
高言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至今數千百載如有尹吉
甫申伯仲山甫者以六月崧高之詩存可詠可歌而

可傳耳孰謂顯名人而不在於言語文章之華哉是集皆諸君子之制作宏深雅健温厚和平偕金石協律呂者其可傳也已德馨之名不於此而益彰且久耶然非其賢亦不足以取信也問如湖東春意者喜江右之年豐獨在湖東湖東之年豐獨繫德馨之撫臨也喜雨識異者天人應感之機上下孚契之妙於此可驗不賢而有是乎哉他年勤景鍾垂青史令名無窮者未必不自玆集始誠吾同年之光也故余不揆而弁諸其端者竊頼以有永若潤甫之推年叔子後世亦有知潤甫之義也

西堂燕會詩序

弘治戊午秋九月二十有三日菊節後餘浹辰千秋節先一日也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平李公德馨以督運至京師事竣欲還淮揚時同年友有六人以德馨之別乃醵會于少司寇平湖屠公元勳第在禁垣西分坐以齒首德馨次當少司寇泯陽張公尚絅以疾在告未出次少司馬儀封楊公文寧次僉都御史鳳陽顧公良弼次昇次當元勳以治具讓其次于副都御史三山陳公叔援合六人而凖一觴義孚情洽談笑歡然而有餘樂也酒酣興不能已乃取昔人重尤詩云管取明年各强健爲韻分而賦之亦以重九後而取意也詩成相向曰在易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夫宴樂所以和心志君子之交際不能無宴會焉然而襟期未孚遊處未素邂逅之恭則其樂未可知也若握手道舊肝膽相照忘形到爾汝莫如朋友之好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其一也朋友以交重固云樂矣而近世士大夫朋友之交之厚者莫如同年同年中有竝係鼙鼓之下均有職業師師之資志同道合者會而宴宴而樂其倍徙千餘人也宜哉吾同年自成化己丑聯名者二百五十人迄今三十

載矣在宦途者殆十之二而此會僅百之三焉存没離合之不常如此此會豈易得哉不易得則樂宜益深也況際時清運泰桴鼓不驚天下文明之日盛公餘一任從容詩酒可樂也又爲
千秋令節薄海内外貢丞稱賀宿有
詔錫燕于明晨大本定而萬年之基攸繫尤可樂也是則此會之樂豈侔尋常之時哉酒欲闌且相戒曰君子之樂不獨和心志也吾儕幸叨首臺之秩仰荷
聖天子眷注之鴻恩樂得其時方圖報稱之不暇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憂盍憂德業之靡進以爲有[illegible]

者羞何趣鞭辟以冥者之能與耶諸公爲之歛容凛畫
故勸余書之

送福建都轉使司判鄭君邦直赴任序

弘治六年冬光祿寺有麗于法者詞連同列一時俱
左遷而鄭君邦直以寺丞得福建鹽運司判士君子
惜之以非其罪也君無幾微歉望意氣貌如平時敎
然以行議者又多其器度異于人同寅光祿鄉林君
應道等爲余言君吾江右上饒人也乃宋威愍公之
裔世望江鄉以太學生銓曹試優等初授詹事府簿
余家盱江距廣信伊邇以同鄉也余任春坊君官府

簿又寮友也知之實深日與周旋而見其兢兢慎密
九載最績陞光祿寺丞益加慎密每
天子郊廟之祀與執膳馬而進退步武之間蔚有可
觀內饔之供不爽其節士大夫深以爲稱職今日之
事君固自若也而爲之惜之者不以君慎密之懿行
當日躋顯榮出入
禁近在
帝左右爲允當哉一旦出之遠而冗以外任非宜也
且又爲人累之而至是耶余曰不然方今軍國之需
所以給邊餉而資民用者莫急於鹽筴閩中去京

幾萬里司之非才則百弊日生竟成虛課非得
禁近之臣慎密之人以經理之安得流通而濟用哉
吾知屈君斯行非無謂也加以君器度宏遠固優爲
者在光祿雖職親而無政績之可稽在運司雖曰遠
外然而上裨
國家之計下遂閭閻之資政蹟不於是而彰耶况君
子於世隨其地而達其志行其道安往而不善何內
外遠近鉅細之異心哉吾知君非徒不愠且將樂爲
也鹽弊久矣爭之弛張下之休戚勢之低昂物之興
廢顧處之何如耳要之不虧公不厲民可也

送冀州守黃君德儁考績還任序

知冀州政黃君德儁吾江右浮梁人也以明經與余
同成化戊子鄉薦屢屈南宮至弘治己酉始拜是州
彌三載政聲赫奕部刺史才之以名上赴吏曹考書
最還之州鄉里士大夫同時在京師者華之屬余言
余聞人有恒言孰不曰官莫難於守令也不知守州
尤難何居以上有刺史下有縣也郡則視其出令而
從違之况於政務之殷士民之衆也哉又况冀州咫
尺
闕下聲聞易達乃近地也路當四衝亭馬絡繹乃要

遼也滹沱爲吾歲責修塞乃急務也統縣有四簿書塡委乃劇州也而涖是州者不難於餘州也哉君顧易其難而名出人右豈苟然而已余嘗博觀天下之州善於幹濟者雖獲乎上而下弗服也勤於撫字者雖得乎下而上弗愉也安得如君者合上下而同稱舉遠近而必應哉非廣之周才之卓行之莊者不能也余聞之冀之人士云自君下車田野以闢賦役以均寇盜以息水患以平訟者簡寃者伸窮者給困者通廢者興强者沮惠及死生裕如也又行之以公守之以廉出之以愼故翕然公議歸焉僅三載而書上

最人皆許其何敏也余則知其有自也其伯兄德成二守紹興焯著聲績大得人心雖去任久而思之者不能釋有遺愛焉君見之稔知之悉而講之素者出其端緒皆成法也於作州也何有然而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其能自已耶必日新而月盛也冀人望君切矣盍式遄其歸以永終譽余於君同年也叨責善之誼於斯行也不能無惓惓焉君其無忘詩之戒耶

贈禮部右侍郎晉陵陸公挽詩序

成化間余釋褐入翰林即辱愛于冶齋先生陸公自爾雖離合靡常而情誼之孚契則無間也逮事
今上于儲宮入則聯班出則並轡而麗澤之資益余者殊深公志大而器宏材高而學富於天下事無大小必精究暇則輒與余商確之每上下其論公不余鄙也無何先後以憂去
上登極之初即徵入修
憲宗皇帝實錄余赴京先公兩月又兩月余以言事被譴時史分十館予叨長兵館余去公移續之公於余眷念之意甚篤欲援手而未能也別五稔而會會即藹然顧盼倍常所以慰藉者尤勤屬

上躬無辜詔復舊秩仍同官署又同經筵日講再歲
上擢公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亦貳之方爾同矢心罄力庶圖仰酬而公不盈月病矣公病四閱月而卒時弘治八年正月八日也年僅五十有四痛哉公也不獨余悲而士大夫形於歌什者情甚悲非私也大較有三焉盍上爲
朝廷惜以失良臣也中爲縉紳惜以失良友也下爲天下惜以失良才也公天性最孝遭母徐宜人喪時京師扶櫬南歸自禁城及河七十里徒跣號哭破足流血而不自知事父郎中公備極子道入仕能[illegible]

爲忠愛
君憂國之念瞬息不忘隨職而能恪修進講之餘多
寓諷諫開陳啓沃率關天下大義若置諸左右堯舜
其君之功不能自已實良臣也盡交天下士肝膽吐
露信義孚洽無纖悉矯飾濟急扶危緩急可倚平居
雖最親愛者脫一言之失一事之非必厲詞色以正
之凡有贊謀者一以忠告寔良友也經慮深遠確有
定守斟酌天下理勢若指諸掌事事精敏絶人寔良
才也柰何天不假之以年而嗇其有爲之志不能不
啓君子之深慨也詩成編其家嗣令吕章屬余序其端

痛哉公也余尚忍言也哉雖然不一言無以泄吾哀
無以寫吾眷慕之私也公諱簡字庶伯一字敬行號
冶齋又號龍皐子近隸常州武進人既沒
朝廷特贈禮部右侍郎云

送江都令何君源清赴任序

江都乃揚之屬邑當南北之衝據江淮之會帆檣鱗
次車馬輻輳閭閻櫛比衛
使命而往來者日不可勝數吏斯土者晝不能安居
夜不能奠枕而供億之浩徵應之煩獄訟之雜追胥
之殷防禦之急倍蓰他邑蓋揚州天下重地也江都
又揚州劇邑也一勤惰間而禍福隨之爲令者幾何
而能堪其任哉今歲春會天下朝覲之期
皇上憫念民艱之鮮適乃大明黜陟繼而命銓部遴
選賢才以補守令吾友何君源清新授江都令鄉里
士君子則曰源清慎默人也顧冗以斯邑毋乃僕僕
煩勞而避咎之不暇抑何暇從容閑簾而惠及其民
哉余曰不然君子之學以適用爲貴焉往而弗宜借
曰必得善邑而後能爲則君子之學爲有限量矣何
足貴之有昔人謂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不得
劇邑則有用之才與庸人等耳書曰學古入官議事

以制政乃不迷是則入官之道不學惡乎能制其事
不能制事惡乎能保其政不迷耶源清金谿人而族
甚鉅其居密邇吾盱不能二十里余知之頗悉家食
時即有名屢舉鄉試而不偶縣大夫輒期待之殊厚
若今提學御史張西銘作縣時題四大字遺之曰桂
林一枝殆以其學優而足冠倫輩也逮弘治乙卯以
冑監生而中順天府鄉試鄉里猶遲之亦服其學問
老成也且爲人天質謹重言動不浮蘊老成之學抱
適用之器其於江都也何有雖劇邑而應之緩急致
之先後事之輕重也審訂之有素舉而措之易易爾

安有失其序而爽其實哉故余不以斯邑爲源清窘而深以爲源青賀必將顯其才歟也

南城許氏族譜序

吾盱之有許氏自仲翼始原出廣昌之金沙贅于南城之李氏生子叔昇而遂家焉至於華字桂芳者四葉矣而譜牒散逸世次罔明桂秀欲脩之遂請于父文振君乃遣質于大司寇何公廷秀公廣昌人也與金沙許譜有連而其門閥知之甚詳乃爲之叙焉公博極群書而氏族之學亦精大爲士君子所崇重故譜系之源流未有若斯之核而可信也抑何待於余言然而桂秀之意不可虛也夫自宗法廢而後世族屬稍疎者至相視爲塗人休戚了不相關此何理也嗚呼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一而已矣由祖而傳至於或十百或千萬或億萬原其始而言之則總出於一人之身也知其爲一則雖世遠宗繁情自不容於不親其不親者由不知也是則吾身之所出可不遠遡其極耶覽黃河者必欲探其源聽泰山者必欲窮其頂彼外物而人猶欲如此謂切於吾而且要者可徒諉之弗知耶故知敬身者則知尊祖知尊祖者則知睦族睦族之道非紀無以明此譜牒所由作也觀世方馳騖于富貴日不暇給而能及此者幾何人哉余所以深有取於桂秀也桂秀父祖以來惇朴醇謹惟務家人生業間有作州者亦未及此桂秀乃能不遠二百餘里以質于大司冦公又不遠六千里而以屬余申之桂秀其可謂能知本者耶且尚門第者自昔然也如李義甫強附趙郡諸李郭崇韜繆認汾陽爲祖不自知其非類也何如許氏源委甚明傳有所據自銀青光祿大夫以下歷南唐以來舉于鄉者七十有二人仕至二品者十有八人科第宦達代不乏人巋然名宗也況如伯夷之降典文叔之繼絶楂陽之除患具有功德于世夫豈他宗之可及哉非譜無由知也許氏自是而家益重祖益彰宗族益以親非小補也禮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若桂秀者其孝矣乎奮志勵行讀書積學小則無愧于名宗大則有功于天下後世其在後之人哉其在後之人哉余與許氏有世契之誼桂秀又與余族弟有締姻之好尚其世而嘉其志故不能已乎言

鄭氏四節卷序

自古王化始于家而難化者莫如婦人婦人賢而至於守節義者尤難得也節氣乃人之大閑窮天地亘

古今士君子喜談而樂道者其惟節義乎然節義在閭門非爲人上者鼓舞而旌異之無由而顯顯于當時既久而欲晦非後人有以繼揚之抑何傳之悠遠而無窮哉吾於徽之鄭氏四節卷深有取焉鄭爲徽名宗而雙橋之鄭爲巨擘在元有洪氏者昌齡之配也年貌夫亡守志餘六十載壽九十一以終元旌其閭有程氏者子美之配昌齡之姪婦也子美諱玉元季大儒號師山先生不屈節而欲死程氏聞之使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於地下矣已而果然有何氏者子美之妾也有王氏者璿之妾也何氏守義撫孤而終其身王氏避兵拒強而不汙其身我朝雙旌之偉哉四賢婦也何其節義之彰也嗚呼環二十五家而爲里或比里無節義之可旌者有之環百里而爲邑或彌邑而求節義之足旌者不能一二數脫有之必曠世必餘百年而始一見甚矣節義之難得也何鄭氏之多賢也且程氏視洪氏爲姑輩何與王視程氏嫡庶娣姒之間耳聚同居也親同倫也節義萃于一家出於一時迭被

旌典赫然照人耳目者不亦盛矣哉久之旌門既燬賢名殆堙又得吾南城令鄭君鵬爲之後人乃復作門總表之曰四節又得天下士大夫歌咏之賛述之君幷舊文聚爲一卷將梓以傳自是而四節之名復彰矣間嘗以示余且請發其意余按禮有曰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夫先世有美而欲顯之不泯是不忘先世可謂孝矣故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君能注意于先世而集此卷以壽其傳俾蹟有可徵後之君子㑹得以著之郡乘附之國史天下後世翕然以四節爲奇事而喜揚之其傳愈久而愈彰君之力也君其孝矣哉今令吾南城蔚有善政吾知其有自來矣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三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四

盱江張昇著

序

送佐守德州陳君德明赴任序

山東有劇州曰德密邇京輔舟車交集衙使命奉貢賦而出于是途者居天下什之八九供億浩穰日不可爲數且軍民雜處民隸東藩軍隸北營而文移之繁訟牒之冗奉制沮撓艱于餘州之倍蓰故作州者誠難爲也說者以爲必得幹敏者而後能應事必得辯給者而後能應人必得通變者而後能寡尤不然不能職也今歲夏選需次銓曹太學之士投試者無慮數百既而名在第六乃吾所德明陳君也似優等故得授德州同知德明廣昌人雅爲官族厥考嘉謨公任監察御史以嚴正清操有聲于士大夫間出守潯州深得士民心無何以憂去潯人翕然累疏聞而願借留者不下千百輩身後公論在鄉黨鄉人嘗推擇前脩入鄉賢祠僅得十人而公與焉雖位望隆赫而事業可述者亦不得與公僅止郡守年亦未久而公論歸之者以其清德也德明出于清素之家雅尚簡淡與人寡交坐一室左右琴書竟晝步不輕出不論訹以立異不夸毗以取容蓋有定守者然得是州勸之者胥欲其破素守而行前所云者余則曰非也借曰幹敏而集事則失之急急則厲民不可行也借曰辯給而應人則失之浮浮則鮮實不可尚也借曰通變而寡尤則失之隨隨則詭遇不可常也是則德明焉可隨世脂韋而失其定守耶盍思而家先君子協人心而名不泯者爲何而然則得其要領矣德明其必有定見哉要之其唯誠乎故曰誠能動物又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自後世而論若迂而不切于事情不知守此而不易則可行可久而深服人心者其在茲夫其在茲夫

送灤州守汪君孟栝赴任圖詩序

孟栝名曉汪其姓孟栝其字也廬之六合人都憲公澗夫之子以蔭補國子生弘治乙卯北京開鄉闈余監校文得孟栝爲優等既而揭曉孟栝造余第坐談間始知爲都憲子其貌恭禮謹言有次第余因喜之自是而習見又知其博學理明練達世務不覺嘆然曰都憲公有子矣必無忝家聲也今歲夏選需次士無慮數百銓曹試之第其次爲第一尋授永平之灤州也可謂無負其學而得以達志矣漸行同乙卯

鄉薦者若包君祥華繪入巡子守圖而各賦詩以餞
之屬余以序余聞唐李德裕有云朝廷顯官須公卿
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故也泛觀自唐宋以來能
效職振聲者往往多皆士夫之子德裕之言信矣都
憲公昔宣撫順天等府而永平亦與焉灤爲永平劇
州至今人猶能道公碩德嘉政惠及於人博而且周
追憶儀形者有高山苣攀之勢何遺愛之在人深也
孟哲之往灤吾知斯土之人見孟哲即如見都憲公
矣孟哲寧能已而不田有以大副人心也耶抑孟哲
以敏達之資爲公之子孰公之政踐公遺愛之地所

謂少習其業者於作定州也何有雖然古者學而後
入政今日之舉固無負於孟哲之學而孟哲可自負
其學耶盍思所學者何事學以善政政在養民一號
令之戾民弗爲也一弛張之繫民弗苟也必使仰事
俯育之無憾出作入息之有歸民安而頌聲作然後
人皆曰果如公矣夫復何愧於公卿之子弟耶此繪
圖之旨也此諸君之盛意也余第爲發之

送灤州判商君懋忠赴任序

淳安商君懋忠浙東名士今歲夏選以太學生謁選
而試左乃授判灤州鄉士大夫如刑部王君子言輩
皆爲懋忠惜以君學優而位弗副也初懋忠家食時
學于文源金峯之下延師取友博究經史下筆作舉
子文深有理致士子輩以大科期之已而戰藝屢北
沿貢入冑監造詣益深且爲人端厚老成蔚有才行
縉紳又以大用期之不意屈于銓曹僅得判州動與
時違吾輩莫諭其故得非命也耶乃造余請文以泄
其情余聞子游嘗爲武城宰程明道嘗主上元簿武
城魯下邑不能庶幾今之下邑況敢比今之州耶簿
卑於宰又數等況敢比州之貳職耶子游大賢也明
道大儒也不擇地之小大位之崇卑顧在行其志而

已今灤州隸永平永平爲京師輔郡灤又大州也古
謂之監州盖政無不由之張弛謂地之小職之卑可
乎不可乎是則視武城之宰上元之簿其去不相什
百耶懋忠學子游明道者也當不求之外而當深求
之實不得不已子游在武城以絃歌爲政故邑人皆
絃歌明道在上元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懋忠其知之熟矣盍深求之絃歌之化之
由濟人愛物之務其於州也緩急先後必不紊其序
當推程子之心施子游之化則政立事脩化成俗美
而永譽於無窮矣是得此州宜爲之賀而不宜爲之

惜也翃有太傅文毅公爲之諸父翰林侍講懋衡工
部員外郎懋霖爲之昆季尚寶卿景攜國子生汝蒙
鄉進士汝順爲之群從前作後推學業政術得之家
庭而涵泳漸漬之深非崛起草茅者可侔作州之具
有素矣特舉而措之有不先掊之不可及哉行矣懋
忠無負所學無愧家聲者在是何外物足以低昂也
哉

送雅州判吳君赴任序

雅州在城都西其距京師不下萬餘里者遠地也間
有九折坂王陽至此而回馭者險道也壤接六番番
人通塗絡繹而至者劇州也遠地非雅安分者未嘗
無戚容險道非卓有志者未嘗無綏意劇州非抱材
器者未嘗無窘用殆人情之常也而吾姻家吳君時
亮則不然余故喜而爲道之也吳爲金谿望族居後
山先後俱有聞人厥考廷用公以義賑饑得授七品
散官警敏開通蔚有能名公府多檄之署事輒就緒
而且速縣大夫器之平居嚴於教子知時亮可成乃
遣入邑庠而課督之甚勤繼入胄監需次銓曹今歲
試優等拜雅州判
除書下余偶遇之
闕下以判雅州告余遠之時亮翻有喜色徐曰地之遠
而人至者稀可以逭吾咎又以爲險者時亮曰地之
苦樂皆
君命也吾知奉命而已何險之避噫斯二者往往人
難之而時亮不以介意其度量固有以過人者况其
敏達清修於事體練習又得於厥考之訓之嚴其於
劇州也何有余深爲時亮喜不能已於言也且厥考
廷用公與余最善而喜締姻好吾孫崇時亮婿也絲
蘿葭莩之誼余幸有托又安能已於言哉夫此邦鄰
夷民習染久而且深固不可以中華之善地侔然而

民有臧否地有遠近何者而非
朝廷之赤子哉今家養赤子者時其饑飽達其意惡
順導其意而撫摩之俾得長養以成亦非難養也於
民夷何獨不然敎恩惠以感之篤信義以孚之端身
心以率之夠鄙夷之雖頑梗者化而移風易俗有不
同上國之民者吾未之信也其宗叔黃門吳君懋貞
曰然屬余書之如此

封直隸廬州府推官一齋吳先生挽詩序

臨川鵬田吳氏家富而好禮尊卑內外有叙食指歲
駸駸以盛同居共爨協力悉心猶一人也舍距吾盱

秖限一領余家食時習聞欲往詣而未暇也又聞一齋諱山字南立者尤能以禮率先兄弟群從塤鳴篪應悉循矩矱每奉父母暨諸父登堂爲壽必群然秩進酒饌繫鼓誦詩以娛適其情或竟晝或逮夜極歡而後罷鄉曲歎美之會姻至亦然余欲識之而未及也一齋以經術爲鄉黨師家肄舉子業者殊衆皆賴其指授而就緒成化乙未仲弟嵩字中立者舉進士官至楊州知府冢嗣潜又第進士余益知之而未交也中立在遷福建運司則加資給之而中立感孚愈樹潜授廬州推官則貽戒之切後果遵命效職緣

此遂膺貤封之典造就子弟賢聲大愈振余益重之而欲友也嗚呼詎意一齋乃爾不辰而長往孰不痛惜況余叨在鄰邦慕其家而愛其人者能已於情哉既而覓諸士大夫狀其行銘其墓挽其喪發其隱德者具有徵據愈自信吾疇昔之所愛重者爲不謬嗚呼一齋已矣吾不得而見之矣第惜無緣而結縞札之分不能無悵快耳然而得廁名于諸作之末庶釋吾情也雖不吾求欲強附之矧如潜者又勤懇求余序其挽章予固不可得而辭也

壽太宰山東尹公八袠圖詩序

今歲夏五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致政尹公同仁初度之辰壽躋八袠公山東歷城人與今太師英國公張　有連姻英公欲往壽公以河山負隅機務所羈弗克自遂乃繪圖致祝頌之義遣孫崙齎以遠達其子婦尹氏亦在行乃公之孫女崙之繼母也屬余言以發之余自成化己丑與公冢嗣龍偕第進士始獲拜公公時年幾五十風神英朗氣采盎然若泰山喬嶽若氷壺秋月公卿間罕倫余固心異之知其必壽也今俛仰餘三十年睽間公十有七年聞公精神

如舊體健而氣充食飲倍常茲甫八袠則方來之年又可以常數計耶自昔臣位尊而壽亦高者僅可倒指漢有張蒼唐有郭子儀宋有文潞公富鄭公數人而已不多見也豈天有限制耶抑已有以息耗之不同也殆以據有爲之地擅能爲之資用物弘而取精多厚貲重貨有以應其需奇物異寶有以適其好嬌歌艷舞有以供其樂高堂廣廈有以華其居越羅蜀錦有以麗其服珍羞異味有以飫其腹役耳目而亂心志者何限不知適以疲其精耗其氣也氣耗則神搖神搖則易散安敢望天年之有常耶若彼四賢者

殆天厚也不可必得也詭以爲必可得不有以異乎
人者能哉説者以華佗五禽之戲抱朴子六芝之服
食可以除疾疾既除不可以延年耶亦非也五禽徒
以撓氣六芝徒以滓臟壽不在是也吾夫子曰仁者
靜靜則心有常而悠久故又曰仁者壽其以是歟如
公者終日杜門與人寡交晨晡秪一餐不求珍也橐
無長物不求羸也居室僅庇風雨不求華也巾侍僅
給使令不求樂也衣服僅尊瞻視不求麗也在政休
政進退自如不求矜感非靜者耶靜以神閑神閑則
氣足氣足則神益以固壽之遐永可必也况以公之

精神而克自培如此則公之壽又應過于前修矣尚
稽前修數人若蒼爲名相郭爲賢將潞公之德望鄭
公之剛正足以垂名千百世而後人敬慕之無窮非
以其年位也公銓衡公而明律己廉而愼莅事敏而
正亦足以垂名如前脩是則豈獨壽其年而壽其名
者烏有已耶以是而復英公英公曰然遂書之于端
云

送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金谿徐公還鄉序

聖天子重老成人恩遇之禮厚而且周今歳夏太子
少保禮部尚書徐公時庸年七十有六歷官兩京亦
年四十有四先此屢疏乞休
詔輒留之至是懇請乃允遂
賜勑給驛以歸仍歳給輿士六者四月給廩粟爲石者
三又加太子太保優榮晩年恩數之厚先後罕及鄉
士大夫如黄門吳君懋貞輩莫不歆艶之見屬以言
公江右金谿人金谿山水名天下其間最奇秀者有
雲林山拔起數百仞三十六峯形勝莫可云諭扶輿
淸淑之氣鍾爲人物項背相望自古然矣入我
國朝若弘文館學士危素見知于
聖祖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以英敏才識擢廷試第

一南京禮部尚書王時彥遺文筆迹至今人珍藏之
此皆以文學顯榮當世蓋金谿傑出者也餘不可以
悉舉謂非鍾山川之秀氣其能致然哉至公以文學
擢
廷試第二授翰林院編脩纂脩
英廟實錄集大明一統志高文大冊無不參預以侍
講遷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六舘之士遵教而成大
名者比比然也遷禮部右侍郎歷至今秋國家大典
禮大詔令行於天下達於四夷者悉由之奉揚若皇
姬之選尚者一諸王之婚配者八皆典其事而僉

禮節其位望之崇文學之遭際何盛也較之前數公
則危公吳公雖遇時而位止學士不克令終王公雖
位崇而壽然亦秩在第二僅七十有三安有如公厚
德政學結知
聖主終始禮遇進退光榮秩居第一壽踰七望八當
隆平時歸休鄉曲是則得于山川之氣豈不尤勝也
哉蓋公家賜谷實山川之要會風氣完密土沃而泉
甘雖李愿之盤谷王維之輞川不如也固有由然矣
公歸賜谷心閒神定采山釣水以遊以浮無往而不
自得則身宜益康氣宜益壯而得山川之助者益博

則遐壽烏可以數計哉允爲鄉之耆英士之楷範也

送南京太常寺卿楊公應寧赴任詩序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乃報本追遠之道繫於易見
於書歌於詩備於周禮雜出於傳記諸史窮天地亘
古今通遐邇孰得而廢之我朝
太祖高皇帝稽古重祭設太常寺專司其事
詔旨丁寧優崇其任嚴柬人以充而爲之長尤不輕
授昔人爲太常寔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何也樂由
天作禮以地制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以天地同節
至矣哉禮樂之作也妙陰陽化育之機非明洞天下

之理實體天下之道有以悉其本原而達其功用者
何以能掌禮樂而靡愆違耶豈徒儀文度數之閑習
而已況我
朝雅樂一歸之太常而俗樂餘務不與焉以格
天地以歆
祖考以動鬼神而祭爲禮之大者益可見矣信非儒
者弗能也南京乃我
太祖受命開基之地上下神祇山川百靈晉岳祐助
順而濠泗鍾山又
祖陵所奠典祀尤不可忽也其人尤不可不慎選之

今歲太常卿缺天官以名進
上命已陵楊公應寧往士君子咸以爲當應寧已領
太常之貳秩提督四夷館事君子非以其官也以其
自幼以奇童舉入翰林盡讀中秘書童年卽爲學者
師侍門墻者歲增而盛年僅十九由鄉薦會試南宮
余濫預校文之列閱卷山積始得應寧卷詞氣雄贍
而粹於理心固訝其必淹貫經史者也以質于主司
主司懽然曰得人矣寘之優等已而士林果服尋第
進士官中書舍人四方學者就之益衆進而效用于
時者無慮百十計遷山西按察司僉事改陝西副使

皆提學也秦晉之士率化遵訓習業大成人才之出倍蓰往昔僉曰應寧之功也且學行節義名天下者與歲而彌高遠陟京秩及門而受業者不啻于初自入翰林迄今幾四十載無日不優游乎聖賢之道而官守才猷表表出人成己成物之功宏而且遠所謂儒者應寧其人耶而太常之任誠優爲之故公卿士大夫歌咏之鄉曲若大理劉公廷式輩具述之劉公見屬以言余敢爲申之吾知其必能致感格而召和產祥茂隆

國家維固

社稷後又有書之者不一而足也

壽清寧居士八袠序

清寧居士楊之高郵人姓迮名恭文啓其字也世家高郵元叅知政事不剌公之裔族望於鄉高郵當孔道隷于楊楊州南北舟車之會民殷物阜富庶名天下自古稱繁華地居人類多奢靡而巨室尤甚克循禮習靜而不滓于浮俗者寔鮮其人若清寧居士其尤鮮者耶居士出名宦之家積貲產之豐據紛華之地而斂素質朴與韋布士不殊悠然一室負隔塵囂左右圖書泉石先後有琴一張有酒一罇興到則撫琴客到則開樽書與筆未嘗釋手倦則瞑目而坐塵事子不嬰慮陶陶自得不知綺羅之爲華珍寶之爲重絲竹之爲樂軒冕之爲榮王侯之爲尊也有談政事得失官府短長默若無聽人以此亦不敢強以出仕士君子韙之號爲清寧居士其有深意耶且好義舉嘗助婚喪窘困者不可爲數屬歲歉出廩粟數百斛爲鄉里倡饑疲者賴以全活有司義之援例給以冠帶賓之鄉飲有四男子焉其一入太學需次銓曹其一入郡庠肄業有戍曰宇曰寶是以今歲壽躋八袠清爽康強猶如壯年時君子曰天厚之厚之其有

由然耶觀人者亦於此而有徵矣孔子曰仁者靜居士退然自守非靜者耶又曰仁者壽居士年高如斯非仁者耶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既得之則生意具存生意存則暢茂條達和氣充弘而合天地生生不已之仁年之永福之綿也乃理之必然其滋至之休詎可量也哉詎可量也哉鄉進士周君輩其子友也率合士大夫致千里之賀無由聞余言皆喜而請書之以寓歸爲居士壽

愛菊翁輓詩序

愛菊翁者華其姓正其名守正其字愛菊其別號也

翁常之無錫人居鵞湖出南齊孝子寶之後華於當爲鉅族而翁家奕葉殷裕良田殊廣至翁猶盛嘗入粟補散官爲人醇實端厚襟度曠達雅好山水遊吳浙勝地覽歷殆徧兩至京師縉紳大夫亦與之交好每容與西山玉泉之勝久而方歸遺以詩文者甚衆不問客居家處輙種菊菊香遠舍對之竟忘寢食故號曰愛菊翁晚齒倦遊乃治居後田百畝中構樓曰觀稼時課童僕耕耨以爲樂意亦示子孫務本也偃息樓中不知日之晰暮年之早晚光陰之疾徐也若乃世俗之低昂人事之得失漠不嬰懷以故士君子

高之盍慕與之遊處弘治七年甲寅二月七日以疾卒于家年七十有九矣邦人奔臨之無間親疎遠近士君子嗟悼之見于哀輓之作既成帙其孫婿監察御史陸君全卿見屬以言嗚呼人生天地間不泯者名耳而資產之雄飲食之珍館舍之嚴與服之飾若否火電光忽焉而已安足恃哉其極而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尚何益之有哉況富乃衆怨之府大江以東富者不可以數計然而人疾之君子鄙棄之甚則惟恐斃之不速斃而人幸之者有焉不然則存不足爲重輕沒無可稱述惡乎取其爲富今愛菊翁生見重于人死而見哀于君子其必有以來之也殆孔子所謂富而好禮孟子所謂愛人者人恒愛之者歟據其鄉方伯陳君朝重狀其行大較孝友于家婣睦于族惠濟于鄉信義于友勤儉于已若此者則知人之重之也宜其名殆不能泯矣矧身後有二克家子曰祐曰德者是已家益以宋業益以廣內外孫曾蟄蟄然盛而未艾天已厚之而況於人乎哉

送伍君朝信出守寧波序

郡守自古爲重我

朝尤不輕授而大郡其選尤重一出於賢科以明經故也竊經將以致用人而不明經何以處大事決大疑爲民之師帥哉然而致用之具莫要於春秋故伊川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明春秋者其於政也何有弘治丙辰冬浙江寧波缺守吏部以刑部員外郎伍君朝信之名上

詔可之說者以浙水東西八郡而寧波尤爲要劇地達大海島夷入貢之要途商舟夷船交集海錯倭珎可以爲天下用四方之人聚是地廣人衆訟夥務殷如斯大郡而郡守非才識之優練達刑名者未易以

堪之遠朝信被是命君子曰允當朝信爲工右安成
人世以春秋顯其尊翁大方伯孟賢公命試以春秋
魁多士第進士官刑曹出守廣州政績茂著陞至大
方伯人曰春秋之學之功也朝信自幼領庭訓亦以
是經魁鄉試舉進士于成化丁未歲改庶吉士入翰
林院盡讀中秘書日夜淬礪學益博而識益充三載
始拜刑部雲南司主事官曹莫難於刑部而刑部莫
難於雲南司以兼理京國之獄訟故也朝信聽斷如
流悉當情罪略無冤濫淹滯之悉大司寇白公才之
屬視諸司章奏無何陞員外郎弘治丙辰春用知者

薦同考禮部會試士所取殊得人隨用有聲春秋之
功於是乎驗矣以故未七載而有此擢父子迭專城
縉紳榮之昔漢蕭望之君翁歸皆以父子作郡具有
理效載于簡策丕昭世美至今讀之令人歆艷朝信
年之妙才之良識之卓家學之懿而刑曹練悉之久
人情政體稔之有素其當此大郡也蓋優爲矣吾知
其舉而措之同有蘇頑者化役者均訟者平瘡痍者
起惠澤溥浹而播芳聲於無窮者將于是乎始不獨
專城之榮而已况爲人端謹敏達其肯負
明時委任明經之士耶余因黃門劉君子賢輩請言
以壯其行故及此朝信其審思之

壽致仕陰陽訓術涂君汝學七袠序

新城有大族涂氏其秀出者汝學也壯年以薦授新
城陰陽學訓術與余先君子質菴公善每詣郡城必
過余家先君子稱爲良士殊器重之其家由郎中君
而來讀書尚禮補邑庠弟子員者無慮十數登科第
者一入胄監者五作縣者二冠紳肅穆蔚可觀也家
指數千而壽考者往往迭見厥祖封君文政公壽至
九十有五父納壽九十而蒙
恩秩以冠帶叔杰八十有五兄汝厚亦七十有五先

此曾祖母九十有七祖母八十有三母亦七十有五
一門皓首蒼顏精神如龍馬海鶴者起人歆羨非他
族可逮也尚齒者謂其家爲壽窩望氣者謂其門爲
德門而士君子識其積累之厚也若汝學者其席積
累之學而又厚者耶平居孝友重于宗信義孚于鄉
勤慎形于官守其何愧於丕承之美耶君子知其必
壽也明年三月二十一日壽齊七十余以汝學有世
契之好戒壺觴以壽是宜也余何迥隔五千里外秪
懸情耳雖然情不能已也敢一言以壽之汝學吾人
也吾人之壽如山之必高如川之必深理也况天壽

其家者先後有徵而汝學也又能樹獲壽之基吾知
其由是躋乃祖之年有增而益高焉今其伉儷偕老
而子孫振振加以體貌如壯年除
隆平之世居庠序之鄉享殷裕之業天之福善此其
兆耳所以君子知其必壽也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五

盱江張昇著

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成化癸卯

皇上臨天下之十九年也屬里選之期例舉天下士
孟秋應天府尹臣崇志府丞臣守隨臣達馳疏以考
試官請
上命臣昇臣良臣　往主文柄臣等祗
命祇栗不遑寧居丙午日　陛辭即比舟而南閱晝
夜僅幾二旬而至焉時同考試官教諭臣坦臣積臣
濂臣紳臣縉訓導臣士廉臣賢臣濟具在監察御史
臣榮臣銘定監臨之提調則府丞臣達焉一時百執
事恪謹厥職合士三千人而三試之如額僅取一百
三十五人試已有錄昇竊序其首夫王畿冠絕萬邦
氣運攸會天下之本也我
朝畿分南北並據天地之要會況南畿又我
祖宗開基之本耶金陵中起輔以列郡萬年垂統寔
肇于斯自昔謂東南有王氣非此地耶旁礴鬱積累
千百年矣豈蓄之久而發之鉅者不有待耶餘知六

朝如南唐雖都金陵跡其功德何如而能當此勝耶
故國統輿圖無足言者
天啓
皇明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南服亨天地之否而壽華夏之脉
者厥自南都始王氣始有徵矣于時輔成
景運文謨武烈飈馳虎奮英聲振天下者大較多南
服之豪傑也豪傑之盛非是氣之盛哉天下定于一
而豪傑之士往往出于科目迄今百十有六載其望
重當時流芳後世赫赫照人耳目者相踵也未進而

遊于胄監育于學校出于山林者儀觀之儁偉器識
之宏深學問之淵源藻思之秀發何莫非是氣也哉
矧夫今日登明之士哉觀于士則餘可知已發越之
盛一至于此寔自我
聖祖肇運之餘而
列聖尤培植之
今上又加鼓舞之益久而益茂者宜矣雖然人秉氣
而出氣隨人而殊氣有充餒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
自殊也爲士者平居豈不軒然自負爲大丈夫階庸
而進脫或動愆于素無一能酬其氣之未充乎氣之

未充其養之未善乎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
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能養斯充能充
則超絶倫輩浩然莫之能禦也見義必爲雖威武不
能屈以振休聲以揚偉績以起天下後世之歆慕嗚
呼若此者眞王畿之秀哉眞昭代之豪傑哉

順天府鄉試録序

弘治八年乙卯秋八月天下當鄉試之期順天府府
尹臣王府丞臣琦以考試官請
上命少詹事臣昇侍讀臣廷用往主試事翌曉 陛
辭至府則同考官學正臣鑑臣正教諭臣哲甫臣琨

臣崇仁訓導臣文生臣祐臣璜皆以預聘先至監試
御史臣璁臣達先四日入棘闈嚴防範也提調則臣
琦焉凡一時百執事愼簡以充各涖事惟謹初八日
鎖院初九日出題伊始合士二千四百有奇而三試
之如 額取其尤得一百三十有五人録其文之尤
萃成編以 獻而達諸天下先是八郡暨諸司胄監
戎衛士來投試者累千萬所司汰之黜者踰數倍及
是又汰之僅千百之一殆甚精也被汰者亦英英然
而負濟用之具良以棘場不能容 定額不敢違不
容不精焉人才之出其盛矣哉屬秋氣向深涼暑交

溥比日陰翳雲重而風號式當試之旦則天宇澄霽
白光炳煥萬籟斂聲夐異常時竟踰浹旬而然一陽
德之動達也諸士子心暢神怡得以從容發其底蘊
所謂風雨生于筆札雲霞粲於簡編者内外執事歡
躍孰不以手加額曰猗歟
聖天子求賢圖治之心篤　宵旰虛佇克享天心故
爾感孚也書曰天惟純祐命則商實以天祐莫大於
遺以人才也其有雋異之賢出於是耶臣等夙夜惕
息精白厥心務求眞才以祇若　德意故取人一仰
遵我

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開科詔曰務在經明行修博
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故徧閱諸卷口誦心
惟無頃刻停必合
詔旨者然後取焉否則詞雖工而弗采試畢而次其
名亦孰不曰是皆畿甸之英耶所由來者然矣何者
蓋畿甸在禹貢爲冀州地冀州自古爲帝都舜分冀
爲幽并營今順天乃幽州也寔冀州域也居天下東
北堯舜聖化之攸先上直紫微垣嚮明而治允爲天
下第一地第自唐季以來久淪異域腥羶歲深
天啓我

聖祖出而廓清之歸我中華之版圖生斯地者如披
雲霧而覩青天拔於重昏之中而躋於昭明之上甚
大幸也
太宗文皇帝卽此而建都焉
輦轂下爲順天餘七郡爲輔允切邇
天日之光華降典敷錫甄陶作育最先得之鼓舞於
春風和氣中觀感而興起人才之出宜爲天下先
列聖繼續益盛而至於今
聖天子熙重華之治文化大彰賢才輩出誠爲天下
第一時熙育薰蒸於斯時被陽德之輝有素而登進

于賢書者乃天下第一流人盍知所以自重哉幸毋
以天下第一等事遜于人也

風泉閣詩序

國子生項君森字德懋世爲江右德興人居續溪上
於居之後得勝地焉山擁水環風景悠然乃屋其幽
屋之前不能百武有泉濊濊鳴益疏之爲方沼俯沼
而閣顏曰風泉乃舊名也厥舊云何蓋先世耆默齋
先生避元弗仕祿眞秘耀翛然塵外猶以家指繁而
厭其囂也爰選勝而居距家一里許別築室於小茅
山下瀕溪又作一閣以遠望室曰茅山書屋閣曰風

泉閣栖止于是日與韻士名人倘佯歌詠之積成鉅冊元亂燬于兵而屋與冊蕩然矣遺址雖存而先塋窎邈不可復也遺吟散見於先正文集中亦十之一二德懋作而慨曰前人之美在是鬱而弗彰吾責也吾敢自諉而逭責也是以搆屋與閣復求士大夫歌詩以發之累成二帙其一曰風泉閣詩者屬予以言夫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默齋先生之作雖曰一時自適豈欲藉是以貽謀哉然而紹緝之於悠遠其勢不能不待於後人也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搆是蓋纘成先業而惟後人之是望古

之人皆然也克遵述而肯搆者非賢子孫哉德懋以玄孫而煥復高祖之舊跡此其尤難得者使人登斯閣也酌酒臨風忽聞有起於林薄間而飄忽淜滂激揚振肱聞者必問曰此何聲也而答之曰林下之風也客則曰其默齋之高風乎有般於几席下而噌吰澒洞鏘金漱玉聞者又問曰此何音也而答之曰風中之泉也客則曰其默齋之餘韻乎耳其聲目其景而歌其詩默齋之清隱猶前日也人人皆躍然矣豈不曰隱君子之德彌久而猶存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祖雖遠矣而顯揚之于今不替德懋不亦孝矣哉

傳曰君子之德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德懋肄舉子業抱利器而待用有年矣能果決其行育養其德培君子之風綿君子之澤進而振聲於天下則默齋之休益遠而其孝不止於閣也

遊西山詩序

弘治九年丙辰秋七月望屬謁
陵還時宿雨未收黑霧蔽空瞑甚不能辨咫尺至沙河亂流而渡馬驚橫騖任其所之依山而邁已四鼓矣遠明見樵者問焉曰此距西湖不遠同行者少司徒岳陽劉公時雍少司馬東萊李公守貞少司寇樂

安謝公維章少廷尉山陰王公明仲暨予爲五人相與笑焉西湖之約久矣輒以事阻不果一遊今適偶出是途非天假耶遂乘興而往可二十里峯巒明秀風景悠然鍾聲隱隱出林表漸近則長堤繞湖夾堤古松櫛比綠雲絪縕荷香襲人衣袂堤盡崇門屹開臺殿突兀曰功德寺也入寺坐東禪堂天日清朗襟懷甚適忽憶二十年前曾此一遊焉恍如隔世事舊遊能有幾人猶存感慨繫之有老衲剌剌道
宣廟頻幸斯地儀衛文物之盛
天語神蹤宛然在目已而窮探西湖之源折而益西

五里有一亭倚山山麓俱石石竇出泉匯成大池瀦
翻如穀轉洞見其底每水珠出纍纍連貫而上方止
其下蓋有伏流也行轉山腰迤邐而去十里則曰香
山倚山有名家新闢一莊門舘旋整初種竹亦茂密
渠水環除鳴濺濺不已主人好客延坐久之又行里
許疊石爲磴道約數百十層乃香山寺也高已半其
山有軒尤高顔曰來清少憩而會坐見兩山廻合平
疇外衍飛鳥出沒於雲間下軒循寺門有泉出殊迅
石橋跨之其流入西湖焉出寺日晡又二十餘里曰
平坡者至則暝矣嶺高而曲數折然而寛坦坡陀不

覺其峻也抵寺高甚一日千里諸山伏地若蟻垤然
諸公就坐寺門倦不能起老僧肅容劉公時雍邐入
索榻而臥僧獻食不遑顧也諸公亦分室而宿夜半
松風滿耳山烟撲窓寒氣逼人有若剛風境界則山
之高可知矣遠曉清霽如昨因散步躋蘿磴而上每
峯開建殿宇門廡房戶甚設如是者七所次第其峯
而崇構疊出環崖廻合形勢雄壯僅日半而歷諸勝
境風物撩人興不能已每對景有作諸公輒屬和之
間如少司寇屠公元勳雖未同遊而亦和盈幅者與
同也譬如黃鍾太簇交奏迭應鏗鏘其盛乃覺瓦缶

之粗陋也既成秩諸公又屬以言嗚呼際　文明之
代會風日之清乘述次之便經形勝之地振大雅之
音發雄深之思鳴治世之隆具有諸公之作在余不
足言也

賀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祥符王公述之遷
任序

國朝並建兩京金陵乃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始今號南京蓋開基重地也仍
舊列五府而中府爲樞分六部而兵部爲重殆制治
保邦慎固封守不能缺武備焉其責任之職有守備

有參贊參贊則歸之兵部尚書若古所謂留守留後
之意本兵之柄保釐舊都其任重且大矣況斯地當
湖湘之喉襟據江淮之要領楚蜀閩越悉出于是舟
車交集水陸交通自古爲東南大都會也地劇而務
繁物殷而民衆當其任者不在於得人耶抑非剛果
者不足以決事機之宜非敏達者不足以理叢雜之
務非老練者不足以服軍民之心去歲兵部尚書兼
參贊者缺員
詔下廷議僉推祥符王公述之應
詔曰可初公以戶部尚書提督太倉粮儲已推改南

京刑部尚書行猶在途也又有玆
命之擢士君子翕然謂非公無以勝之以公爲人勁
特不隨世脂韋見事克斷不依阿取容其剛果可尚
也自成化丙戌進士任監察則爲名御史按察則爲
方大夫躋臺省則爲賢公卿其敏達可嘉也更秦晉
大藩涉揚閩重地亞南京司馬殊久而當剔歷中外
餘四十年其老練可倚也昔畢公弼亮四世而保東
郊之寧非老練者乎申伯文武是憲而爲南國之式
非敏達者乎汲黯仕者嚴憚而致内史之修非剛果
者乎公老練如畢敏達如申剛果如黯吾知南都之

務有濟矣無何果以稱聞禮同寅鄆城伯公輩喜而
促余文以賀公改南京刑部以公已見屬以言會公
歸省余未及應也旣而余有
使命行未暇完也至是深爲公擊節自不能已乎言
夫畢公以書而傳申伯以詩而顯汲黯以史而彰乃
至千古如新第余言未足爲輕重願公操是心以往
終始不替功業益茂安知不有立言之君子歌詠之
高人執簡之史官而傳之無窮著之不朽與昔人而
媲美哉

送廣東憲副盛君思禹赴任序

廣東地兼嶺海民雜華夷人物繁庶商賈阜通乃南
紀一都會也而海爲最鉅海錯珍奇勝于他邦島嶼
諸夷以時貢于中國船溝海涯貨寶鱗集而五方之
趨市者如蟻強寇不時竊發難於剪補地劇而政繁
非尋司以治之得人以任之安能理旁午而應倉卒
耶
朝廷優顧其地特設提刑副使一員以總治尤慎重
其人必簡〻識明茂著以克眞所謂
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者耶今歲當
朝覲之期

天子大明黜陟凡蒞民之臣精擇其人而尤加慎于
監司會廣東巡海之使缺吏部以名上
詔刑部郎中盛君思禹往思禹感激天恩不月遄邁
僚寀輩歆艶斯行請余言以發之且曰比歲來刑曹
陟憲副者殊鮮玆獨思禹得之非異數耶抑非徒得
也不以思禹實異于人而致然也夙以明經領成化
癸卯鄉薦舉甲辰進士官刑部主事陞至今秩更雲
南福建四川三司弛道明决遊刃恢有餘地淸聲大
振人知服之不知其有自也其家自汴宋著名有膺
煥章閣待制而撫諭蘇湖兼按察使者有功于吳郡

崑山遂世爲吳人有登江西布政使清謹端重䓁有
聲績者厥考又以秉德承之遺休餘慶宦業世德積
之久矣乃發于思禹思禹得于家庭者有素能不有
以異于人耶況于嶺海之間得以專行其志者政績
不優于人吾不信也余聞而喜曰思禹余校文南闈
時所取士也昔異其文今乃能驗其實敢深爲海邦
得人賀昔唐宋璟雅負名出而刺廣廣人爲之立碑
頌德異時沿海千里盜息而民安近悅而遠來則頌
德之作不惟在於昔而又在於今思禹也思禹其慎
圖之

送中書袁君用誠父子南行詩序

國朝以人文化成天下故以文字爲重
闕廷東建　文華殿而儤直中有文翰之臣員有數
而不易授蓋美選也邃密幽嚴切邇
大內蓋清地也中書舍人松江袁君用誠得儤直于
是其子讚以鴻臚寺序班亦得同直蓋殊遇也今歲
秋用誠以久曠親墓而未展省讚緣隨侍親任而未
婚配欲一回而舉二事乃疏情以聞
上即可之賜驛行而諭其來之速蓋異數也鄉里士
大夫榮之賦詩繪圖以壯其行屬余申之用誠起家
儒士精古書法薦而來不十餘載官至中書祿踰
正七品屢被
恩眷之隆錫賚之厚良以勤敏恭謹而善於其職也
子克守家訓筆法亦妙試居優等乃預是列僅三載
而授秩繼美選踐清途當殊遇而承異數大爲邦人
所歆艷者夫豈易得耶君子於此有以稽其由然矣
得非方伯自盟公之餘澤耶公敷政雲南惠安夷夏
久而人猶思之今日之榮誠昔日之積也不然何以
奕葉而有光也書曰賞延于世
朝廷優之宜矣且是行也於綱常有繫非徒行也歸

而展墓則遂哀思之至情起邦人之推美父子之親
于是乎惇矣讚也得以完伉儷之緣成室家之道則
夫婦之別於是乎始矣上而孝親下而慈子皆天倫
美事也抑此皆仰賴我
聖天子體臣之鴻恩也古人於一飯之德必償況
君恩如天其容恝乎拭盍早比其轅夙夜惟報稱之
是圖而目敢不盡則君臣之義又於是乎在矣非徒
以夸榮鄉黨也

送蘇州判府夏時清赴任序

弘治十五年壬戌春當天下

朝覲之期
聖天子大明黜陟凡列職于外者一更新之于郡縣尤加之意其郡佐州縣正又於天下舉人需次銓曹者遴選之惟嚴試其優劣授官有差各補其缺吾盱舉人夏君泉時清氏與焉獲授蘇州府通判同儕壯之鄉先進黃君純仁蓋知之之深者謂余不可無言時清以明春秋領成化丙午江右鄉薦經魁進修太學需次銓曹有年矣其族望于盱仕者多有清聲伯祖梧尹壽昌叔祖忠以舉人而司訓延平仲兄雲亦以舉人掌教宜陽皆明春秋者也掌教與余最善而

時清余識之自童丱往還亦稔今茲行殊有眷別之情且質余以蒞官施為緩急之序余謂天下事未有不本於學學未有不先於經窮經將以致用經寔為政之大法也先儒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有云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是則春秋得非為政之切要者哉時清承家學之懿窮是經專而且久者筮仕而得是州吾知其足以有為矣蘇州大郡也通判[illegible]也昔人謂通判為監郡盖謂郡事無不當與今制通判主錢穀事為多而郡事亦煩聞且

國家財賦往往而出于東南而蘇州之出尤重且繁貢篚之繁重尤難時清盖有責焉緩急之序正宜知之而所急者將非愛民耶春秋書城中丘書城郎重民力也書螟書螽恤民食也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褒有志乎民者也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貶無志乎民者也聖人垂訓何嘗不為民哉能推此意而見之施為必權其緩急之何如先使民生阜遂然後惟正之供徵之有時取之有節民必樂然而應公上之需矣時清其勉圖之余因純仁請而次第其言以為行色之助云

送南京國子監司業羅君允升赴任序

聖朝初定鼎金陵首建太學聚天下人才而教育之今南京國子監是已司業之設所以貳祭酒而總教事者率用儒學之士往往出自翰林蓋重其選也第近代以來缺其人殊久今歲
聖天子命吏部仍舊制設司業既而以名上
詔翰林院編修羅君允升往允升乃泰和名宗世業儒大父諱鐸者司訓父用俊歷官至國子助教俱以明經科目而有名允升魁江右弘治壬子鄉薦舉癸丑進士第三人弟欽德欽忠亦繼舉進士官中外左

扶三世俱以儒士起家一時文名籍甚茲行鄉薦工部右侍郎張公時達華榮之且曰南京乃我
太祖創業垂統之所而國學又風化天下伊始其地不重且大耶孟子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司業有育賢之責之樂其職不偉且美耶羅氏世以儒顯而壽稜治溉於人者深允升學識行業又足以振之其官不亦宜且稱耶不可無述也乃屬筆於余余嘗讀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釋之者則曰君子儒爲己是則所貴乎儒者豈記誦詞章之習云乎哉不爲己不足爲儒也然而爲己莫切於窮經窮經乃先王之大法具存成己成物體立用行者在是於是而誠有得於己以是而率　天下士經濟之業復何加於此哉我
朝設學開科一本乎經術欲根據理致不尚浮華殆取人以實而冀獲實用也
聖祖學規有明教化以正彝倫育賢才以資治道其重也如此得非責以君子之儒而端治化之原耶要之不外乎經也允升以是率人俾學者朝夕于經庶經者斤之夫經以載道經明則道明道明則傳之者衆有用于時而惠澤於天下後世益有以佐我國家文明之化君子論賢才必曰盛于國學則允升之功復何大於此哉

送雲南布政司參議黎君本端赴任序

雲南古爲徼外地蠻夷所居種類不一至難化也入我　國朝分署設官軍衛有司與中州等乃並列爲十三布政使司廨官皆簡參議其一也今秋參議缺吏部以儀制司郎中黎氏表字本端者進　詔曰可衆皆鄙遠其地而爲本端不慊余深以爲宜何也本端湖廣之華容人其考大宗伯文僖公文名天下以詩書禮義之美淑其家家之子孫俱習禮能文二子舉進士長官至郡守次即本端也官祠祭而陞至儀制郎中於
國家典章文物儀度品序之詳諳練久而且深職業以稱聞雲南郡距京師餘萬里其舟車輦運悉出於湖湘絡繹晝夜風土之宜閑之殊稔以湖人而官斯地非遠也禮曰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本端紹家學而久於禮官雲南舊爲夷地以禮官而正夷俗尤其宜也雲南得本端吾知俗化從此而允興于肯矣故余不爲本端慮而爲雲南喜雲南其有賴哉本端告余別且請以行事余曰事豈外乎禮哉雲南漸涵

聖化餘百十載慕中華之典禮請書須教官于
天朝者往往有之然而其間有悍獷而弗率者有淫蕩而弗恥者有鄙陋而弗覺者舊俗不能盡革也要之不知禮故也玆之往也凡設施注措務明上下尊卑之分則彼知安分變悍獷而循禮也辨男女內外之嚴則彼知守法改淫蕩而歸禮也昭示文物等威之制則彼知慕向華鄙陋而好禮也然而不以身則無本無本則不立必端吾心而澄其源勤吾職而收其功敏吾行而達其用則吾身正矣又何禮之不惇而俗之不盡革哉本端作而謝曰敢不夙夜以致謹

于是其同寅輩喜而遂請書之以壯其行

壽姑蘇湯君宗伯五袠序

姑蘇多名家湯其一也湯有德者妙年循謹有故家風致歲遊
京師人恒重之今歲侍其父宗伯君來無何君欲東還德晋之弗果蓋君雅坦夷冲澹厭紛華之溢日避塵囂之嬰懷倦遊而就故丘息焉其亦好靜者歟不然
京師聲名文物所都四海車書所會所以暢情而適興者何限顧舍此而去何也借曰江左樂土莫知姑蘇然而以視
京師不相什百之遼哉是知君之情良有在也今冬十有一月二十九日寔初度之辰年五十矣德以事留京弗克趨還稱慶眷眷不能爲心之甚乃質于諸君子諸君緣情發于詩歌頌爲其父壽旣成卷以請余言余聞人生百年爲期君今五十僅半之百二十年爲上壽則來日多而且遠也古稱五十始衰君體貌壯強精神完固有少年狀與子德若行輩然人莫辨其孰爲老少也氣稟不有以異于人者耶舊說姑蘇湖山之勝林壑之幽足以棲遲而盤桓者是則非

養得其地耶往往靜者壽謂其心澄氣定有常而不易也其致壽也宜然君好靜者鍾氣如此異矣又歸而習靜順天和而保嗇之不抑遏之不牽蝕之則氣數之長不可量也夫然享永年而躋上壽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此諸君祝頌之盛意也此子德愛日之至情也

清樂亭十景詩序

昔人好畫以畫爲清樂殆以展玩之餘足以遊目而騁懷也畫奚要於山水山水之清假丹墨而彷彿其萬一昔人猶樂之不厭況於山水之眞奇而且秀者

則其樂又當何如哉故司馬子長之好遊歐陽文忠公之意不在酒情景兩會有以發其自然之天趣者宜也夫天下之山水何限而蜀爲優蜀之山水亦何限而成都尤優何也蜀乃群山傑出江水發源江南山水支脉俱由是分至成都則山水會合秀麗而難狀故成都號爲錦江非以其山水之清絶耶中有鄭君伯輝家焉君名暘字伯輝家自湖湘來二遷而至是至君歴五世矣其居枕駟馬橋面萬里橋杜甫祠外則岷峨諸山濯錦江諸水環之四時花木爭研競秀乃長春之景也搆亭以游息名以清樂因自號焉

暇日即所見分爲十景曰龜城春色菊井秋香市橋官柳墨池懷古皆城中景也草堂晚眺浣花烟雨閟宮古柏昭覺曉鐘蔗川野渡岷山晴雪皆城外景也士大夫爲歌詠之君坐是亭左右江山朝夕風景日應接之不暇名公墨客相與往還以琴以奕以觴以詠類乎其間不知天下之樂復何加於此也夫自古人情各有所寄而樂之終身其寄情於山水之間者非高士不能也君寄情於山水而居錦城正所謂奇而且秀者何畫如之雖古名筆不能貌其一二者甚乎不樂以斯地萬里橋言之諸葛亮送費禕則云萬里之行始於此是蓋爲勲名而遠邁乃役乎勲名者也役勲名固未暇樂山水也以駟馬橋言之司馬相如於是橋題柱云不乘駟馬車不過此橋是蓋爲仕進而外遊乃貪乎仕進者也貪仕進亦未暇樂山水也又以杜少陵言之雖居蜀草堂而見於詩多艱阻愁苦之言抑何暇專於山水之樂哉君不勲名而役不仕進而貪不艱阻而愁自得其樂而不馳心於外誘非高士耶以德之清而擅境之清所務者詩書尤爲清業所親者琴奕筆硯尤爲清器所接者名公墨客尤爲清客云胡不樂樂得其地也樂遂其志也兄

有子而如懷德者方以青年官戶部員外郎而君緣其子已膺主事之封閥閲益有光得以從容笑傲于斯無後顧憂而且有無窮樂是則天成就乎君者亦且遠哉

賀中書舍人壽光劉汝忠詩序

弘治壬戌冬十二月七日中書舍人劉汝忠誕一子大司徒鄆城佀公大器與汝忠有通翌日語于闕下云汝忠嗣息久曠今始得之一時卿大夫皆喜而云可賀既而賦詩滿卷佀公以冠卷命余言汝忠名銳山東壽光人也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文和公之季子余嘗受業於公門見汝忠自襁褓時公歸榮于家汝忠猶穉而未娶一日過庭公見而語客曰此子骨氣清雖形削不慮其不成也然而似續未可知不能不繫我心耳公謝世始婚婚餘十年未慈母馬夫人緣公言而深慮繼以欷歔聲不已汝忠今乃生子夫人有孫矣喜不可言第未知之也汝忠亟走一介東還奉文告于文和公塋馳書獻于夫人所殆有以慰公心於地下悅慈母于生前幽明交暢和氣滿門講乎其自春也盎乎其充閭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甚矣有後之可喜也爲父母

者孰不欲子生子而成家爲子者亦孰不欲有子嗣而繼世不然則父母之休已存則存已亡則亡於心何如哉汝忠今則紹休綿慶之可望是汝忠孝親之心遂矣抑非遂汝忠心也實遂文和公心也非文和公之德之驗耶公秉鈞軸時殫心政務欲以康濟生人嘗有使外國而犯法者所司當以極刑具請上以質公公知其親老而乏嗣乃爲緩之其人竟獲從輕公之仁類可見矣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在桃核則爲桃仁在梅核則爲梅仁以其有生意故也人得之最先公有是仁安得不發生于子若孫乎以感心至今人心猶在於公故卿大夫喜者非喜汝忠以喜公也賀者非賀汝忠以賀公也加以形於賦詠益得以顯公之德于不朽後之人觀此何苦而不爲仁人君子耶

送憲副嘉定楊君尚絅赴任江右序

爲臣之道忠孝不兩全故勞于王事者不得以養其親此陟岵之詩所由作也夫王事公義也養親私恩也私恩在人子之心爲甚切然而王事鞅掌不能遂其私者君子蓋不敢以私而害公抑無私恩非孝子也今之游官者或在數百里或在數千里甚或在萬

里之外者有之遠違膝下曠歲彌年而右不可計者欲定省而供子職徒抱望雲之思而已其於子心何如哉是則臣職盡而子職亦盡者實鮮忠孝兩全其難矣哉唯於楊君見之君蘇之嘉定人名錦字尚絅號槎翁舉成化丁未進士官刑曹歷職至郎中尊甫日樸翁壽當在堂兩膺貤封封至刑部員外郎秩在從五品繫銜奉直大夫翁不出鄉而登受大夫之封榮樂之情諧如也君所以致樂其親者大矣而又上下南北十十月七年時得登堂而慰親心者殆半嘗出重刑于直隷距鄉甚

適也奉使之湖之浙皆過鄉也承顏侍側使親每忘
倚問之情而昭錦綵之華是則王事子職動獲以兼
人情所難得者而已獨得之君其孝矣哉且屬今歲
春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缺天官以其名上
詔曰可卜日以行是行也值日棲翁八衮之壽初度
之辰衣緋腰金躬進觴于堂上愛日之誠孝思之至
樂何以加焉邦人莫不歆艷曰是雖出于天亦君振
職揚英而有以至是也況江右姑蘇乃吳楚接壤而
近程不千里日不浹旬往來若東西舍然又蘇爲要
津往朝京師乃必由之途登堂尤易於往日也親心

樂而君亦樂得非人情之尤難者耶子職修矣安往
而不善以慈愛懇篤之情發而爲哀矜惻怛之意於
明刑也何有使輕重畢當而合人心所以永
國命者在是乃忠也忠孝乃君子立身之大本所謂
不可解於心者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自是而總
臺憲都公卿躋廟廊以輔世而益隆雍熙泰和之盛
者舍此何以哉

壽大司空桂陽曾公克明七袠詩序

今歲夏六月二十三日工部尚書曾公克明初度之
旦壽登七袠同寅侍郎李公時器張公時達率其屬
戒壺觴往壽之各賦一詩以侑既成乃屬余言公本
湖廣郴州桂陽人大父占戎籍京衛遂家于是兄任
指揮僉事公讀儒書明易舉成化甲申進士初拜刑
部主事以憂服闋改工部主事又調吏部遷至郎中
未三載陞通政使司右通政陞太僕寺卿僅一載又
陞工部右侍郎而累至是秩乃周大司空官也我
朝稽古建官天下政務之重者皆歸六卿以分理司
空掌邦土其重可知已然而六卿中正色立朝練達
舊典不可無老成人國以倚重士以儀刑所繫甚大
也折年七袠者不能二三公其一也不亦難得也哉

余嘗博覽天下信如昔人云五十始衰蓋居閭閻或
郊原者年至五十以往體貌動履頓減于壯年數倍
至六十而耆者則體貌羸而動履摧頹者多矣況於
七十而老者乎杜少陵云人生七十古來稀蓋不易
得也七十而輕健者尤不易得也余與公同
朝三十五年茲又居第切鄰見其體貌不減于昔顏
色紅潤步履輕快之甚神氣纚纚然可愛也每日寅
起候
朝于長安門外雖隆寒盛暑風雨霜雪未嘗爽期亦
未嘗諉疾以自逸余心異之以爲必壽也況公自懋

仕以來餘四十年不出京師而至於大位顯融隆重內外親屬旦暮得以聚樂宴語非天意之厚於公耶丑生際隆平熙洽之時漸涵仁義之澤尤先鍾毓靈長之氣尤厚躋春臺而囿壽域者端有在矣加以勤慎之行仁厚之情而爲之基者有以迓承之期願之年誠可馴致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是則壽乎循臣者實天所以佑我
國家也此諸公屬望之至情也

新昌東門何氏重修宗譜序

新昌有著姓何氏散居非一族而業詩書席禮義者獨推邑東之族焉肇自五代末有諱茂者青州人仕吳越官輕車節度使卒葬新昌曰小東門裹子孫廬于墓側墓在廬之東南祠在廬之正南新昌東門之何始此再傳有諱增者先以蔭補錢氏叅隨至隨政開禧使累官至袁州司理八傳至諱雯者由明經官王大理評事出永州判官生四子長伊居逐步次夔爲常山迪功郎居大東門次賡居沃州幼定仍祖居焉其孫應期舉漕貢進士登仕郎曾孫正祥知廣德軍修祖舉鄉貢免省進士正已爲太學內舍生自是繼世若東臯若起軒若寓齋若東野若月村俱迪功序行爲鄉善士入我　朝東野之子用常即宗善爲陝西成縣丞月村子有諒領本縣儒學訓導從姪泰工科給事中洪武間友諒丞世用常督泰遵法籍沒故譜牒隨之紙餘譜序譜例及世系圖自雯而下行實之詳無所於考然而祖壠具在宣德間增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彥廣號素翁先生者皆厥兄彥溫會諸族叅互而稽之乃因舊譜而增修焉首以譜例次以世圖弃譜傳又次以
誥勑行狀并誌銘又次以墓圖菴田祠堂碑記條分卷析類成鉅帙其孫刑部左侍郎公世光秪通祖志以爲先世之統緒在茲不敢不重也復會族人商確而訂其真以續修之既成乃走書見屬以言余謂天下之物皆有本萬物皆本於天人爲萬物之靈得無本耶人本於祖自祖而傳至數世至十世至千百世其初一人之身所出也君子之情自不容已遡而上之能不深究其所自耶究所自而不得其實矯而妄附乃夸誕者之謬耳君子不爲也自宗法不行而君子尊祖睦族之道莫要於講譜則世次尊卑統宗會元可得而辯少司寇公究心於是其知本耶嘗觀韓文公送何堅序述何於韓同姓爲近則何之流派

遠矣今乃斷自節度公始而不泝及於遠蓋慎而
恐亂其宗也所謂譜其所知者乃得實耳尤爲知
本者也何氏居新昌無慮五百餘年愈傳而愈盛非
積德不能也德以培其本則本固矣本知固者其發
也必茂故傳至於今乃大發於少司寇公名位之日
崇勳業之日著望實之日隆殆未可以涯涘也由是
而又傳至於罔極繁衍茂暢悠久而滋榮者其實本
於德而已然則後之子孫欲光前而啓後亢宗而宏
業者其有出於德之外也哉

送南城令毛君汝健赴任序

有民社者政繁務重非理明而識宏者弗克堪之近
年有司之任間取學校之職凡考滿者例得預銓曹
之選授郡若縣之職有差既而多以稱聞誠善制也
何也古者學而後入政學優而仕則試達古今之宜
而中有所主臨事而不至於眩惑事繁而不至於瞀
亂蓋左右逢原將往而不善哉不然率意而爲事無
經據動與靜違用與體乖往往失其宜而患有不可
勝言者已故民社之寄付於有學之士者宜也況學
校之職成已成物始終于學熟復修已治人之方深
而且久其功不啻徙于餘人吾不信也今南城令缺
夏選乃得毛君汝健湖廣麻城人也以春秋領己酉
鄉薦會試中乙榜授四川嘉定州學正校文于江右
者二所取士蔚爲士大夫器重彌九載造就學者綽
有成績蓋優於學者及是人謂於南城恢有餘地蜀
士又稱其聰達老練善於處分吾鄉士夫在京者咸
喜而請余言余泛觀天下士多矣有學而有爲固也
抑有學博而識明議論風生亹亹可聽遠稽其行事
百無一副者此其人何如哉黏記誦詞章之流也非
有用之學也今觀君儀度之偉履歷之正公論之譽
而又濟以春秋之學必有以卓越乎人者君子謂五

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不學是經而能處
大事決大疑者鮮矣以萬務之會而律以一王之法
何職之不可爲矧一邑之小而且僻者安有頓其鋒
哉吾知南城不足爲也昔子游以文學名宰武城而
境皆絃歌甚矣儒學之化也君往南城不徒安民且
化成俗美在茲行矣所謂家詩書而戶禮樂者可必
也

送江都典史鄭君致宏赴任序

江右金谿鄭致宏今歲夏選得授揚州江都典史告
行於余且賀余以官方致宏爲吾江右名家自宰相

敀以來代以勳業著其族自吾旴分而居金谿公黨峽雖異郡而距吾旴不能百里族大而敦詩書與余輩往還久且稔于其筮仕而往悪能已乎言夫仕莫貴於有民社者謂可以有爲也有民社者自府若州若縣皆有幕僚以承之府若州之幕惟其長之命是聽未有若縣幕可以有爲也典史寔縣之幕俺環百里閭學校錢穀徭役供億獄訟與凡民事之鉅細疎數悉屬典史以檢閱之然後達于其長是其責與長均也抑南紀大地莫過於揚而揚之邑莫要於江都舟車之會商旅之集本選之往來甚繁以雜日以應

之不暇實可爲之域也致家上下京師餘二十載公卿士大夫識之者殊衆議論謀猷設施之方飫聞而習諳者實能爲之資也當有爲之職屬可爲之域而具能爲之資焉可怠忽而失其會哉致家平居善談命而奇中者十常五六然而命出于天未易測識致家閱人而爲之言多矣試以自隱度天下人貴賤壽夭萬有不齊果能以其命言之而無差池乎即一人之身果能訂其命之所在抑可訂其歲運窮通得喪而無少爽實乎是則命未可以泥也於人之命未可以泥而已之臨事動則曰有命不失之餒則失之縱

當爲者或以命未利而不敢爲不當爲者或恃命之強而冒爲往往失事機之會取愆尤之慼始悟命不足憑而悔之晚矣不知君子每處事必以義不以命而況於蒞民之大務乎唯義之與比死生以之成敗利鈍不計也吉凶禍福不顧也又何命之云繄若孔子所謂得之不得曰有命又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蓋戒世之貪冒而圖進者非曰君子行義達道可以一諉之命也

程太夫人林氏輓章詩序

夫人林氏諱淑清大司馬程襄毅公之配太常卿兼

侍讀學士篁墩先生之母也年七十有八以弘治八年七月十日卒禮官以聞

詔遣官諭祭于家有司啓壙合窆于襄毅公兆兵部給驛舟以歸其柩

恩數甚備傾朝公卿而下暨武弁士祭賻無虛日名公銘表其墓能詩者歌什以傷之嚴禮致敬闡幽發潛丕顯淑懿終始光榮夫人之福盛矣哉豈老死窮鄉聲與形泯泯然無聞者可比倫也然而福出於天也非人也而福之原非天也又人也曷以驗之觀于夫人可見已徵諸當時襄毅公都臺憲貳秋卿陟夏

卿出入將相勳業烜赫于世者夫人之助也篁墩先
生妙齡荐擢魏科入翰苑制作蔚然
儲闈輔導
經筵啓沃才名彪炳于時者夫人之訓也君子曰賢
如夫人天下鮮矣哉抑不知其賢之悉也昇於成化
己丑會南宮試濫辱篁墩先生甄收自爾日聯官署
猥見愛厚得以登堂躬拜夫人其賢蹟殆耳聞目擊
稔而且久者夫人自幼受列女傳女戒諸書輙諳要
義動必由之而聰慧夙成人以明稱之在家遭父喪
而哀毁骨立事兄事父在程則逮事祖舅及舅姑而

克諧焉姑張氏有四女未嫁一幼子未婚夫人順適
姑意四嫁一娶皆分已奩具而足以夫之俸金各有
攸居四罹姑舅哀而喪之如禮人以孝稱之家門鼎
盛日躋華要夫人視之泊如方屬簡朴躬服布素人
以儉稱之襄毅公出入中外四十年不違內顧夫人
獨理家政整肅有倫祀先教子賓喪往返之禮舉無
爽宜人以能稱之合新安河間郡從子姪而撫之若
一於凡諸子擇可教者學于家塾以致其一芳爲河
南長社巡檢其一英爲青州訓導隣婦里姥貧者甚
至解衣衣之往往有恩于人人以仁稱之美哉夫人

之賢也謂非福之原耶雖然實慶澤之鍾也源流之
遠也蓋林先望西河再望下邳尤望閩中代有聞人
兩守九牧以孝旌以義烈聞以功以忠著者先後焜
耀奕葉趾美而發祥于夫人夫人之賢其有自耶于
歸程氏程氏自忠壯公靈洗以來振業邁倫垂休裕
後者不可爲數會二族之俊偉而成家聲乃天合也
而夫人之盛福乃天厚也故以襄毅公之烈　三命
而至爲夫人有三男子長即篁墩名敏政舉進士官
至今秩字克勤號篁墩方騷騷顯用次敏德以國子
生官詹事府主簿改蘄州判而卒次敏行亦儒業而

先卒女適忠義前衛指揮同知麥雲漢孫壎以蔭授
錦衣百戶夫人之慶方隆而未艾也人孰不欲貴也
貴而不壽則如春花之過目其美幾何人孰不欲壽
也壽而無子姓則終養之何托人孰不欲子姓也有
子姓而不賢則老心之何安夫人則備焉天祐夫人
之賢厚矣昔柳公綽妻韓氏家法肅嚴儉約爲縉紳
家楷範申國夫人性嚴有法而能成其子呂榮公之
德器皆載于傳記至今照人耳目況如夫人仁孝儉
能而加以明美德悉具有踰韓氏申國者其垂範于
世賦德器于子也遠矣大矣傳于後代而不朽者豈

直賢于一時哉殆天福之無窮也諸公歌什其岀亟
此故序而發之

南京刑部尚書翟公輓詩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允矣聖人之言不爽也驗
於今而尤的泛觀天下博矣得之今南京刑部尚書
翟公公名瑄字廷瑞家洛人也九世以醫鳴昔人云
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以能濟人生也天地之大德曰
生能體天地生物之心而救治保全以起死回生護
人身形則所謂積善孰加於此翟自宋時景福者有
傳善醫顯名至是世傳此秘元初自鹿邑徙洛陽有
諱伯常者因醫而授官其子諱壘者公之大父也學
于先儒尹子靜醫道尤精大行于時永樂間徵入南
都有子諱觀者公之考也甫八齡屬
太宗文皇帝選伴讀侍
皇太孫因入禁庭
文廟親撫其頂而奇愛之逮長克領家訓醫業尤妙
徵至京侍　御藥房一時求胗治者踵門無虚日配
龎氏亦能積篝褁以應人需夫婦協心無貴賤貧富
皆樂之不屑取利有被疫者滿家先生親往視而調
治疾皆愈其人來謝自述方知其姓名乃李監生也
也且曰吾不能酬報但有稽首而已其濟人類如此
嗚呼自先世以來全形保生不知幾何人哉積善累
仁衆而且久其休慶之澤固宜沛然莫之禦也故發
於公學成而薦于鄉登于春官策名進士初令浙之
奉化惠愛其民民心孚悅去而有去思碑預建生祠
召入爲御史巡歷之地祛除奸慝興革利害率合人
心遷丞南京大理寺無何僉都察院都御史巡撫山
西會叛賊王良李越聚衆據唐林岡公親將兵擒王
良李越其衆乃散邊迄無虞餘如恤民輸便軍餉皆
美政也辛亥遷右副都御史入院[illegible]事丙辰遷南京
右都御史庚申又轉至是秩政績以著而曠度宏量
尤爲士夫推重弟英亦舉進士官至太常寺卿昆季
後先並登大位貴顯赫奕家聲大振于時識者有以
究其有自來矣本固者枝必茂源深者流必長若此
者非奕世積善之會其報哉公以今歲七月九日卒
訃聞
上震悼加太子少保賜祭葬皆異數也士大夫又哀
輓之而深惜其美者益顯先世積善之驗遠矣余不
徒爲公哀而爲公幸以有子也銓亦以進士官大理
寺副方恭進駸駸其有待是則公先世餘慶之積也

徵庸可涯涘乎哉

壽西湖梅閒翁九袠圖詩序

吾盱城西附城隅號西湖其地卑而二水趨之春夏則水漲汪然豈古所謂西湖耶今皆室居矣其間梅姓著自昔著稱梅有閒翁者名焦義字宜之閒翁乃其號也翁有五子八孫八曾孫家雄于貲而紛華是厭謝世務幾五十稔矣故自號閒翁今歲十有一月二十日初度九十之壽仲子洪游京師動望雲之思勤愛日之誠亟買舟以還乃繪九老朝元圖求士大夫詩以發之將捧之歸爲壽且請余言夫九老在唐

爲香山九老而朝元不知何據也殆亦祝壽之意歟九老皆皓首高年而李元爽尤壽年一百三十六壽者乃古人尤敬重者也在禮九十使人受受者受君命也又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又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禮重大耋蓋以斯壽舉天下不能一二故不得不異其禮也以難得之壽在古異禮者而吾親得之則人子之心宜何如哉此洪所以六千里而繪圖見意以歸宜也然而其意無窮尤欲壽而益壽以永圖報罔極之恩亦宜也閒翁與余同里而世有積善祖壽而其考壽至九十

四昆季亦壽不下七八十然起必須人扶行必以杖未有如翁如斯之年高不扶而起不杖而行饗鐉如壯年壬子歲余與翁會飲西莊言笑終日不倦飲輒大觥畧無醉態余見其氣充而胃壯知其必壽永也不旬而別俛仰之間十有二稔矣而翁亦強健且醇恪謙謹唯善是務閒靜恬然至老不衰所以培壽源者深而且厚則壽又可數計耶吾知其比九老會中李元爽者亦有以超之此諸君祝頌之美意也子洪願望之至情也

壽兵部左侍郎汝南熊公騰霄七袠詩序

弘治甲子秋九月十有七日少司馬汝南熊公騰霄初度之旦時同年友在京者五人預戒觴以賀飲于高坡之西堂乃公第也既而巡撫宣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曲沃李公時勉自北塞附禮至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會稽韓公大經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曲張公朝用亦皆自彼附禮至大經以爲河南距京千餘里限於官守不能預此會爲歎朝用以爲淮陽亦距京千餘里每歲秋例會議于京正當此會偶以公務羈而不預尤歎也時勉以爲地距京僅三百餘里限於邊寄而不得預此會亦歎也

惟遼東苑馬寺卿三原梁公汝霖以考績至適逢斯
會深以爲喜於此觀之則同年之愛公者槩可見已
是日去重陽之節後八日預禮者成八人預會者賔
主共六人於時黃菊盛開清香滿座各摘英泛酒送
起爲壽昔人云菊爲制頽齡蓋壽詭也故南陽有菊
潭飲其水者上壽百二三十人中壽亦七八十人今
以菊酒飲公其致上壽也必矣斯會俱意洽情孚禮
度從容和氣藹然可掬各有賦咏未會者亦有詩俱
爲祝頌無已之誠敬愛傾慕之意乃同年厚情也吾
輩諸公自成化己丑科聯名以來官于中外已歷三

紀道義久要之深理均骨肉真異姓兄弟也而此日
公年最尊同年於公愛之尤篤合遠近而一致其意
夫豈矯情乎哉實公有以來之也先此十年公長晉
臬時年六袠同寅爲公賀有曰公由六十而𢓃至八
十九十而且百者以公有盛德懿行而可必致也是
則同年今日之愛公者得非以此耶故余亦謂可致
上壽者以公往迹而可驗也一令晉陵遺愛在人久
而益著按西陲摧暴去貪而致蘇旱之霖按江右發
奸雪冤而落豪右之膽長憲山西治妖獄活蔓及者
幾至萬人此正所謂盛德懿行而培植壽基者壽其

可以數計耶此諸公所以爲祝頌也

送太醫院吏目華亭陸君文質展省南還序

松江有儒醫陸君文質者家世以醫道名至君名益
顯而宏被
天寵覲切禁密今秋以久違桑梓欲歸展墓乃以情
跡
詔曰可且命之遠來公卿士大夫莫不奇之以綸音
有眷注不已之意得非異數乎哉抑非幸致也曲禮
有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說者謂其治人多用物熟
功已試而無疑也夫醫所以寄人之死生不可苟也

非治人多則更歷未精而無以知虛實之的非用物
熟則藥性未審而無以識加減之宜非功以試則病
源未別而無以收治療之成惡乎人可以倚杖也哉
今陸君名斌字文質松江之華亭人在元時有悅道
先生者以醫業傳家振聲吳下一時名人輙與之交
若趙文敏公揚鉄厓先生曲江錢惟善金華宋學士
諸公俱推重之至敬愛之深見于文字殊悉至君業
已九傳非止三世也是則歷世以來治人不可以什
百計也用物不可以斤兩言也收功又不可以八九
數也其醫業之傳之久治法之明之驗而爲人之司

命者何疑焉君自成化乙巳推薦至京於今二十年
公卿名士延致之恐後而投劑取効倍於餘人不可
勝計嘗被
命開館于太醫院教群子弟以進業日課督之無倦
已而多有成補充醫士治療亦良驗緣此君授吏目
之秩
皇上知之徵入御房供事尋
命纂修本草且君習儒書善屬文筆札亦妙古今醫
書圖義淹貫靡遺嘗見其家藏先世得名人題詠墨
跡如新珍襲唯謹則其寶家傳之書惟恐隊棄者可

知已故能名京師之重結
主上之知沭
眷渥之隆夫豈徒然哉况醫仁術也展墓仁心也君
其歸歟盍思仰遵
德意速轅北上推仁心而惇仁術業宜益精功宜益
博名宜益遠雖若和若暖之名秦扁鵲華佗之名
劉元素之名金李東垣朱丹溪之名亢未足多讓矣
哉幸無忽於斯言

送太平郡守泰和王君去矜赴任序

太平郡隸廣西去
京師萬餘里近隣交阯龍州自古夷獠居之強獷悍
戾鬪暴攻刦性習不常兵戈之横讐殺之慘起于瞬
息易動難安非可以禮義教訓馴服之今之官游者
誰不欲近地以聲望易著也孰不欲善地以政化易
行也若萬餘之里至遠邦也得之安不悻悻然者夷
獠之邦至難治也授之安有不戚戚然者雖以大儒
若韓昌黎之刺潮則以為遠逐柳子厚之守柳則以
為投荒况世之恒情乎今泰和王君去矜以南京後
軍都督府經歷彌九載考最至京需缺又踰年始得
隸廣西太平府知府以至遠之邦有難治之俗在世

情有不堪者而君怡然安之惟報稱之是圖慨然以
行無幾微難色士君子莫不重之以為有所養度越
世情遠矣非世德之胄之徵耶蓋君家望殊高其來
非一日也若抱才能而侍
內殿說書者君高祖沂也播賢聲而守瓊州者君曾
祖伯貞也又有大父文端公頤德重望臺天下銓衡
公而且明者其垂休遠矣宜乎君之所養異乎人也
初緣蔭補中書舍人詞翰俱有家法久而陞南京光
祿署正以廉能著稱又陞後府經歷廉能愈著無愧
于家聲吾知其不難乎太平而且恢恢乎有餘地矣

矧此地
國家之德化漸涵浸漬深而且久其氣習亦與中州
而殊加以君世德之餘廉平之操必能厲廉耻以正
其陋敷德政以動其衷嚴禮教以革其俗正倫義以
端其風殆見風行草偃日新月盛而氣習益美矣以
質于少司空張公時達公去矜㛠戚也喜而勖勉去
矜曰其朝夕無忘于斯言遂書之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泰和陳叔泰先生六袠壽
詩序

封君陳叔泰有德操隱于泰和不屑仕進唯積書延
師教子今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督學君鳳梧領義

方之訓成德業之敏以明經舉丙辰進士入翰林為
庶吉士造詣益深政體諳悉拜刑部主事任未踰三
月遂有
貤恩之典封君以是得封如子官皆其嚴訓之功也
先是弘治乙卯壽五十鳳梧以方領薦上京未得稱
觴祝壽至今為歉明年乙丑八月二十二日初度之
旦壽至六十鳳梧會有湖相之命湖湘與江右連趾
泰和不能數百里乃謀迎二親于公署以壽之遂定
省之志快致樂之情乃子道之甚幸也士大夫能詩
者為道其榮而因以祝壽請余引其端夫人生百年
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安得如封君之適意耶處家而
安田里之樂訓子而成門閭之慶不出戶庭而取京
秩之榮子官僅季而荷
貤封之典況又家山官署伊邇往來不艱阻而躬享
祿養之豐誰其似之得非盛福也耶且福不虛臻必
有以來之邦人盛稱封君孝友最重母在堂事之周
備深得懽心季母亦事之如母割田以供歲時用晚
年養生之具甚賴以全邦人推為德厚士德者其福
壽之本耶今僅下壽而封君之孝乃仁也仁人心也

仁心之發無往而不善則心廣體胖形和氣和天地
之和萃于身則身宜益強氣宜益昌而氣數之長且
遠可必矣安有不壽者哉自下壽而中壽而上壽其
未有涯涘也敢為封君道敢為鳳梧喜諸公之詩之
意其有出乎此哉

送太司徒郕城佀公東還序

戶部尚書佀公大器近歲以疾屢疏乞身
聖天子眷注殊厚每留其去勉畱之再三會孝肅太
皇太后上仙朝野哀號方切公未敢以私請也襄事
後乃固請

聖天子不奪其意允之給驛以行不五日掛一帆東
還公卿大夫華追餞之眷別之情不已以屬余言公
山東濟寧州鄆城縣人與闕里伊邇均魯地也乃吾
夫子之鄉人也吾夫子嘗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蓋行藏安於所遇乃君子之
大節也非餘人所能公生聖人之鄉讀聖人之書味
此熟矣宜其行藏之有謂也初自成化丙子進士授
浙江道監察御史起鹽于兩淮余邂逅于淮與公雖
無久要之誼一見如平生坐談移時公時年茂氣勇
動容清爽遇事明決余愛之默計其必有大用也已

而佐棘寺總行臺蔚有聲稱入參刑曹忽出麾郡守
人爲之惜無間言緣又擢棘寺都臺撫蘇松佐吏戶
二曹以至總邦憲司國計聲望益宏而才猷事業歛
歷中外四十年矣所謂用之則行者驗矣而舍之得
無可藏乎哉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大聖也人
固不敢比擬然而公爲聖人之　黨不可不識聖人
之氣象聖人心如太虛視天下曾不芥蔕何物足以
動其中淵浩莫測無可限量其小天下也固宜世人
如坐井觀天所見小也故顛冥於富貴之中得之則
軒軒以爲有餘失之則戚戚以爲不足知進而不知
退知行而不知藏者終身不省也焉識聖人之氣象
吾知公被聖人之遺風其見必異于人矣孔子又嘗
深喜曾點言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殆以即其所
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是蓋隨地可樂泰山之崇沂
水之温見于聖賢之書天下誰不仰慕之然而終身
不能一至其地者有焉今皆近公故鄉可以朝夕適
與登涉之餘信如聖賢之眞趣回思往日委質于時
官守所羈禮法所繫若樊籠衡軛不能自由而直遂
甚而勤與禍會行與尤俱方度覆餗之不暇惡乎有
暇於樂兹乃夷險之途異休戚之勢殊起居行止一

任其情泰然自得樂何如也夫然則氣宜益昌身宜
益強而壽之基在是請爲公賀而不眷眷于別也

賀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徐公八袠壽詩序

弘治甲子冬十月二十七日東谷先生尚書徐公初
度之旦年正八十時致仕在鄉五年矣而寮屬鄉舊
右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禮部左侍郎姑蘇李
公輩懷公耆德之深與公久要之誼而喜公眉壽之
高乃預賦詩俾附南行以壽之屬余言公自起家金
谿舉天順丁丑進士歷翰林國監兩京禮部皆清華
之地六遷而至尚書又加太子少保懇疏乞休又加

太子太保
賜璽書給驛南歸月俸與卒兼有之躬際昌運官躋
極品涖職四十餘年卒履坦途寔階通顯乃循資而
得始終被
帝眷之隆未嘗睽間天之福善可驗矣兹乃玉帶麟
袍袞猶青山綠水之間日與佳賓勝友觴詠暢懷隨
意所之莫不自得壽登八袠古今稀而又有加以氣
清神逸體貌充潤行動輕健有非少年所能及者天
之壽也又可驗已余嘗論湖東人才之生後先仕進
肩摩踵接莫盛於撫郡隷六邑而人才位望之隆又

莫盛於金谿入我
國朝紀元以來若弘文館學士危素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南京禮部尚書王文安公俱
以文名天下而致顯用然危公不免於謫吳公不免
於刑譏亦不副德也惟王公是與公同初公少入邑
庠掌學教宿夢率諸生出迎西王先生即文安公也
翌日見公乃撫背而諭之曰西王先生之位望在汝
矣汝其勉之已而入翰林高文大冊多出其手四方
求文以發揚碩德偉績者何限掌太學作育賢才教
官中外者無筭皆感甄陶之功也位大宗伯凡

國家大典禮禋祀冠婚悉賴以舉行果符掌教之夢
蓋有定數矣究而論之親切
黼扆面想心受事體所關厥施尤廣品秩之尊歸榮
之樂壽數之高王公又不及也是乃鍾英毓秀均此
山川之氣文名媲美先達而福壽超之金谿尤莫盛
於公天之厚公可徵已抑非徒然也寬裕豁達惇實
仁愛雖犯而不校休休然眞有大臣之量公其得壽
之基耶於此而益培之則福壽之臻雲委山立其有
艾耶以質于諸公皆曰然乃敢書之

同年燕會圖詩序

自古以良會爲難得故有詩以詠其情有圖以狀其
美傳于後有以起人傾仰歆嘆之不已若蘭亭之圖
翻刻以傳于今無慮千載誦其詩而閱其圖者未嘗
不聳然而想見其人也斯會其人之卓越固難及究
而論之僅一邦之人物耳未有萃天下士而歸一會
也人主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凡往來之稔情誼
之孚德業之資皆友也而莫重於士大夫士大夫中
尤莫重於同年以近世所尚也弘治癸亥秋南京工
部右侍郎江都高公宗選三載考績至京同年友念
暌違之久及醵飲于高坡兵部左侍郎汝南熊公騰

胥第時在座者俾六人皆同年之厚其官東西南北人也坐以齒列圖亦如之首熊公次戶部左侍郎岳陽王公民望次戶部右侍郎濠梁顧公良弼次即高公次昇又次刑部左侍郎平湖屠公元勳成化己丑進士榜聯名者坐定酒行屠公乃曰吾鄉近有畫事指揮呂文英寫真絕妙此日之會之歡盍請圖之諸公喜而促其延致屠公遂走東往其人慨然即至次第藁繪粉墨稍施而精神形態具出宛然其人也衆異之雖僕吏輩亦駭動於是酒酣歡洽竟晝方已仍各賦一詩其圖踰時乃完屬余引其端自己丑至今

三十有五年當時聯名者二百五十人今存仕籍者不能十一存而遷至兩京卿佐者二十之一預此會者又四十之一雖生自異鄉俱情誼契協斯文之愛無異骨肉是則斯會也非良會之難得者耶抑不能不感慨也諸公昔以少年英氣懷奇而來今觀像乃蒼顏霜鬢所謂不知老之將至者然而諸公敭歷中外久而且深勳績聞望動而可述可傳若昇者素無似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抑幸附諸公以有望安知不傳後如蘭亭之圖之永耶

南京吏部郎中錫山華君汝和輓詩序引

無錫華君鄉望族汝和為華氏秀而家尤裕族大而家裕士君子多責備之鮮有當人意者汝和以舉進士官至南京稽勳郎中卒於弘治甲子七月而士大夫哀輓之作洋洋皆有深哀痛惜之情是則君為人非特當人意也其友吏部稽勳員外郎呂君仲仁為狀其行而請余言以弁諸作之端余觀天下之人情發身必欲進士以正途也官遊必欲兩京以要路也官必欲尊以達道也家必欲裕免內顧也年必欲永免後艱也若君者明經而登科甲之優途可謂正矣歷任而至南京之吏部路可謂要矣年勞而至郎官

之正官可謂尊矣壽而筭餘六袠非不壽矣家而百倍其舊非不裕矣於人情竟復何憾諸公哀惜之不已者得非以君誠確之資孝友之德行義之修才猷之懿有以惇倫而善俗有以修政而立事卓卓乎名世而濟人其德業之大行豈可以涯涘計耶今乃止于斯痛哉此哀輓之深意也此諸公之至情也乃復于仲仁仲仁曰然遂書之

恩榮圖詩序

弘治乙丑歲夏

皇上嗣膺天命新正宸極乃上尊號于

聖祖母　聖母首隆大孝頒示天下溥恩遐邇知人
子孰不欲榮其親故於廷臣深體其情不待三載考
績
賜以誥勑貤及其親榮而且敏臣工欣慶感戴無涯
誠以孝治天下之要道也夫人子孝親莫大於顯榮
之第親之教子子之承親孰不欲登進士以階要途
然有老于明經不遇一第者恒多榮親無路一難也
登進士之選孰不欲官京師以逮
恩典然有歷外任淹沉州郡者不少榮親無地二難
也仕進既不欲風憲以易達志然而出按于外考與

期達者亦有之榮親靡定三難也孝親君子往往懷
子路負米之感憶仲淹諭子之言恩及親而早榮豈
易得乎哉豈有如侍御林君廷珎之異數哉林君占
籍京師第進士由大行人東任廣東道監察御史憲
職發軔遽際遇此
恩典一異數也父慎庵先生年六十有九母鮑氏年
與之近躬領封恩康疆在堂朝夕榮養二異也數封
父監察御史母爲孺人朝
詔下而夕即沾比餘臣聞之最早得之最先三異數
也無舉世之三難有過時之三異人子孝親之志遂

矣抑先生之遇此豈徒然乎哉嘗聞先生家道饒裕
雅好施予宗族孤寒者始終賴之餘亦類此是則培
植逕續之有本安得不發榮于今日耶生子五人俱
有成立而仲子首榮兆巳見巳自是感
天恩之下燭知樹德之有徵益勉子以忠子益奮其
職則將來之
恩典可以數計耶故諸公詩歌以發之余僭爲之引

送廣東布政司左參政餘姚翁君應乾赴任序

今布政司之設古方伯連帥任也其位尊其任重其
委寄甚大一方之安危休戚攸繫司有長佐若參政

分守于外責尤劇也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廣東爲
大藩以介嶺海之間控華夷之會地廣物殷人眾俗
異而難於區別巨浸蒼茫不見津涯島夷列國不可
爲數山珎海錯蠻貨番寶利通天下商賈懋遷夷傺
貢聚絡繹晝夜而難於關防百司庶府之所需賓客
軍民之仰給勞費倍蓰他藩而難於供億悉屬布政
司總攝之而參政皆有責焉非得精敏之才未易勝
任也今夏
聖天子新正宸極溥恩海内外廣東距京師幾萬餘
里渺渺遠邦實宵旰加意之地而參政預承流宣化

之寄尤在得人秋屬廣東叅政缺員銓曹以翁君應
乾等名進
上命應乾往應乾浙江餘姚人也第成化丁未進士
入翰林為庶吉士盡讀中秘書究天下古今之義深
而且久尋授禮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皆不出禮部之
職餘十有六年才識明茂涖事敏勤問學淵博蔚有
聲于士大夫間誰不器異之吏部薦陞藩省者三薦
陞京堂者再實任郎正近七載得此美任識者深以
為恭第世情重內而輕外以近歲郎署之正番五載
例得京堂之秩應乾實任近七載而始叅外藩人以

為左而且遲應乾聞
命即感悚不已泰然自得顧以為逾越涯分是則其
器識賢于今遠矣余亦為之深喜何也古建官之意
在於為民而敷政士君子之仕在於行義而達道也
其得京堂之秩往往被牽制之患而不得以遂其志
曷若叅外藩之重可以行義而達道朝令出而夕即
惠民之為愈哉況應乾家素業儒父允吉公以進士
叅江右政伯父允成公亦以進士副陝西憲俱有惠
民之譽其敷政之要安民之機應乾已熟復于家庭
矣又叅廣東之大藩當遠邦之劇政愈顯其才與夫

隨行玩愒虛度歲時者大有間矣從此而登
廊廟輔治而經邦者有地得不為之深喜也哉其僚
官長寮寀皆曰然請書之余敢以此為行色之助

贈河南道監察御史王公厚菴挽詩序

閩有隱君子號厚菴者抱道萃和孝友行義信於鄉
黨好古窮經博及百家邃于星命之數知命與時違
乃安命自守不屑仕進坐一室左右琴書吟嘯自適
綽有奇趣里居終身於世務澹不介懷於接人無大
小愛之如一於租入隨歲豐歉而不取贏於群庶不
較是非而胷次坦夷以是人皆以長者稱勸於訓子

而課成之若冢嗣侍御君果以三禮著名舉于鄉而
第弘治丙辰進士被　命外巡動播聲績次仲和亦
以三禮領丁卯鄉薦人皆曰公訓廸之功也歲甲子
仕屬疾亟醫莫能措手神乃錫以夢曰以天禍善人
爾子居官者當遠到疾且無事時侍御君巡兩廣偶
便道還展慶膝下已而疾果瘳如神人之言士君子
異之詩有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夫盈天地間一氣耳神乃氣之靈而氣又聚
于人心人有一念之誠尚能動天地格鬼神而若壽
況躬為善而心純安有不能感格之孚佑耶昔人如

孫泰者不忍奪人之居而棄還之即夢神告之汝以
德行名知天府宜增壽而昌後厥後壽果躋九袠而
子榮遇世爲顯官蓋神福壽言無爽也耶是觀之事
與公類匊公德孚鄉閭賢推邦守所謂愷悌君子善
不下於泰神之聽之久矣病亟而因神言以愈果收
和平之福壽雖未登九袠然而有子侍御受階顯榮
方大有爲于時仲和又享榮進邈踵可期則和平之
福方鼎來而未艾神人之言殊可驗矣故諸名公惜
其壽嗇而必其裕後哀挽之什已滿卷矣余因郡博
張文範請言乃敢僣道以首之公閩之侯官人諱傑字

叔仁別號鈍菴衆以厚德稱又更厚菴號八月甲寅日
恩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卒于乙丑年正月辛亥日距
生正統甲子三月十四日壽僅六十有二

桂南閱秀詩序

昔晉郄詵賢良方正對策爲天下第一自謂桂林之
一枝又有美燕山竇氏兄弟詩有丹桂五枝芳蓋月
中有桂香爲天香謂花中最貴重者也况人以桂芳
則貴重可知矣而桂林一枝尤貴重之秀出者耶今
廣西名爲八桂桂南閱秀尤欲得八桂中秀出者耶
此吾盱諸生爲掌教陳君以方赴廣西校文作也君
名義字以方閩莆田涵江人世以忠廉顯緣鄉薦中
弘治辛酉乙榜時余在禮部爲吾盱士子求良師聞
天下士乃得君於乙榜僉以爲得人轉致于天官卿
擧以名上
詔署南城縣儒學教諭教育之勤士習益端德業大
進執經于門者不間遐邇異學如府庠異縣如廣昌
異郡如南昌士皆負笈裹糧不遠而來無何類皆秀
發得名如黃濟登榜如陶清輩俱蔚然可覩由是吾
鄉士大夫推君眞爲良師也頃南城令鈇監司檄君
署縣事莅縣未幾政肅訟理賦役甚均吏民罔不欽

服今歲屬天下鄉試之期廣西布政使司走幣聘君
爲考試官頗行諸生難爲別乃相率賦詩以餞故以
此名卷請余言以發之余謂諸生名卷之誼當矣當
八桂之南桂香之月擢秀之期而以君主司君在學
而能成人才署縣而能得人心學足以將之公足以
燭之於取士也何有吾知其必得奇士矣桂之秀發
有徵矣雖然異邦之主司而鑒別遠邦之士類非言
無以悉其蘊敷奏以言在舜世猶不能舍此以取人
則察言以爲取舍之則尚矣言乃心之聲也文又言
之精者也因文而知其心因心而知其人在有司之

閱文何如耳文若雕琢以爲工則涉於虛誕異以爲高則涉於詭穿鑿以爲密則涉於泥恐取之式長巧爲之風安能得奇士哉必光明正大詞理有據究極經史博洽古今施之他日必能成俊偉盛大之事業非奇士也哉實在主司公平精審而已君是行也必不虛行必務以人事　君之誼得奇士以獻士大夫尚當爲君賀

馬氏族譜序

馬氏自馬服君趙奢以馬姓爲始厥後子姓繁衍散滿天下世遠族殽各有所祖右長史馬君能京師人

物曾大父諱德良家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永樂改元大父諱友諒始遷北京順天府宛平縣宣武關隸民籍兩世皆循謹尚禮種德遵行鄉稱爲善人長者家道昌盛至君讀儒書肄舉子業中成化己酉鄉薦推選爲益府輔導官陞至今秩贊佐賢王德粹行高動以禮法譽愈著于天下宗藩推爲稱首君在輔導中學問該博文采蔚然尤善吟咏平居乃慨原失家譜傳序無據高祖而上名德無所於考乃斷自曾祖而下昭穆世次行實生沒爲詳皆[illegible]親耳目所及是有遺

據餘不敢濫及也以萬物皆有本況人爲萬物之靈獨無所本耶人本於祖自祖而傳源流益遠非譜無由以知自是而不紀後世何由而悉君有心於是其知本者耶然譜在於實而不在於虛衍必有據見而後可否則惟取門第之高官達之顯不幾於妄附他人之祖而以爲己所從出乃失本也非孝也不可愧之甚也程子論今人以影祭或一髭一髮不相似則所祭已爲別人蓋不得眞也影尤不可況妄附他人之祖耶昔人如郭崇韜得志妄認郭子儀爲四世祖拜墳而灑泣者取笑于後世世之妄冒而衒耀者坐

是病矣豈如狄青不輕附梁公之後乃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其高於衒耀者數等矣君不妄附他人宜與青同美也然而僅述三世皆今日之可據謹甚而精確自此而傳其實紀也又優於青矣天下之事未有不從實而能光大且遠矣實以務學則窮理格物而精微無不明實以修身則德崇業廣而道無不立實以從政則事成績熙而政無不行且譜者信今傳後不在於實邪譜由君而傳名由君而顯族由君而盛安知後人皆尚實不有名世而大其宗邪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第五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第六

盱江張昇著

序

送建昌府太守松江宋侯朝覲京師序

昔齊晏嬰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夫天子統天下天下諸侯環拱內嚮者禮也然而國異政家殊俗者有矣非朝覲之典無以表臣子之恭而異政殊俗何稽焉故朝覲之典所係爲甚重自舜典有群后四朝之文厥後年雖有疎數之不同而朝覲之典代相踵矣我朝廷古爲制定爲三年一朝覲之典天下各布政司按察司塩運司府州縣及土官衙門流官等及期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覲貴文冊奏繳乃下各部稽之至明年春吏部合天下大小有司議黜陟以聞上定其去留焉庚午歲當朝覲之期吾建昌太守宋侯綽臣乃松江華亭人也率所屬四邑擇日戒行郡文學張君洪高君昌暨諸生程煥何栢輩感侯興學之功正資作育程督之勤欲留之弗能乃會踵余門願寫情請余以言侯初下車屬歲歉民窘艱食喁喁仰哺于上日千百爲郡侯乃發廪以賑之饑者遂免轉于溝壑人心感焉又荐歲春夏旱熯陌間惶惶然懼迴侯即露香日禱尋獲甘澍周浹稼穡用成粟價不踴而家給食羨秋又旱仍雩禱益誠憂形于色晨晡不暇食人心孚焉會各郡盜起惟吾盱晏然雖鄰寇犯本縣無何遠遁民心亦不殘矧自履任僅餘二載獄訟明處事公而徭役甚均慈惠協于人心識者韙之以爲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上而朝廷代天以治者民也其分治民者在天下有司也有司以民事爲職民雖至愚而神撫之則從咈之則不從得民心未易也吾盱偏在江右之東南距京師六千餘里民之休戚實係于守侯能得民心則述職于京師無愧矣然而四邑之民方屬望之不淺能忘其休戚之所在耶必罄心數奏民隱遠情悉達于上則無幽不燭之明無遠不達之恩得以浹洽于蒼生蒼生鼓舞於化育之下其機自侯發之人心倍感而超擢之典必加吾知北行之轅不南而民之眷眷

其能已哉

徂徠閱歲序

禮曰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夫松栢乃物之植者以有心故能叅久而長歲不改青青然況人爲萬物之靈而不在於心耶然而人各有心有人心焉有道心焉人心不可縱道心不可離道心存而可以爲賢爲聖極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爲聖賢之極功何莫而不出於是心哉抑不可以是責諸人人也鄉黨有 好自修者亦未必無善心也茲心存而迪吉門履坦途享諸福綿遐壽者獨非

是心耶吾見其人矣若吾 盱曾氏所謂積善之家者非耶有負才業而令尤溪者有克濟荒而受旌第者若夢麟公不屑仕進而謹行崇禮君子稱之其孫曾君燦字廷勉者尤能亢宗不忝厥祖勤生崇儉惇善友德爲宗門出色鄉黨人 多親愛之歲一出遊往來江湖上下齊魯燕趙之邪及秋而回客路不下餘六千里灑然自得長在春風和氣中也今歲關河繹騷寇熾民擾居者被戕行者被剽舟者遭擄車者遭摧而人惶惶然度日如年四下有安全者惟廷勉晏然以還且挾重貲以光門閭鄉黨親舊見之咸曰善人也

宜哉冬十有一月五日乃初度之辰年當五十鄉進士鄭君天挺有姻婭之好繪徂徠閱歲圖以賀請余言之徂徠曾名山也滿山皆松最盛而古植物之長壽者也松之有心不猶廷勉之有善心乎松閱歲年青四時而長存不猶廷勉存善心而應福壽乎廷勉遠遊無慮餘三十年今歲尤難而其往還順適真迪吉門履坦途矣其善心有徵矣將來之久享諸福綿遐壽者端可臻矣不猶松之歷歲久而歲青有至百年至千年而長存者乎松乎人乎有不期然而然也

雷氏族譜序

雷本著姓其源流之深長又出於東平之吳氏遠有端緒諱友弟字得雲者姑適雷氏諱廷玉無嗣乃以友弟後之遂從其姓傳至五葉而不易其以受恩澤而不忍斷其傳也其心亦仁矣哉有言其當復吳者不知天下之事有理天下之理本於心揆之理而合反之心而安則焉往而不善哉既復雷而又復故姓則受人之恩而絕人之傳視恩人之不續於理合耶於心安耶承宗祀之久已傳五葉而爲子孫者欲易之欲復之以揚祖宗之過於理於心何如也況當友弟出從之後又將幼子福亭歸宗以承吳祀未嘗處

之不善也稽其傳載十有二姓曰周曰姬曰孫曰王曰郭曰蔡曰鄭曰曾曰毛曰魯曰成曰潘曰管原係一家分派傳派之遠不能復合于一勢然也是則宗姓不復古則然矣第世之尚門第者強附名宗如郭崇韜拜子儀墓君子耻之惟狄青人謬誘以狄梁公後則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君子韙之蓋人本乎祖之傳流非理也強而附是昧所出尤非理也要之君子立于世而垂于後者不在論族之鉅細門望之高低在其人如何耳上而道德次而學術又次而勳業有一則鄉人崇之宗族尊之天下稱之子孫述之

特爲名家自我而始亘古今而不朽豈富貴利達云乎哉抑何在拘拘於姓之復與否哉今觀雷氏昱賜出示余以吳氏圖譜詳而且遠殆不敢忘其所自也五葉而來皆爲雷傳譜所知也且其家皆詣書循禮積而能散種德邁行安知後人不歆動感化而振名宗于無窮哉膚筆之以俟

盱江別意圖詩序　正德五年庚午

吾盱通守方侯自袁推政績焯著監司舉陞吾盱是職去歲庚午仲秋始下車無何署府事會閩廣寇蟣三千餘輩聚攻閩之建寧縣破之燬其城恣意剽戮荼毒居民其勢殆及盱時盱所卒往捕饒寇老弱不任負戈飛報日聞人皆荷擔欲避侯獨署府旁無係佐下無屬官可分任乃稽舊籍有社約社長一統十社正社正一統十戶又思古世危寇逼任民團結義社爰協古今之宜改爲義袪其首則義正長也乃榜示縣民願爲者聽不強徵也於是群然響應盡詣府廷君教以分爲關隅通爲八方方不下百千人日繞城而巡月三周焉當日巡則五十人一旗旗各色以馮鑼鼓爲進退隨家素備戎器械之約彌三旬率屬各騎以赴校場教以陣法時會者無慮二萬餘徒皆

英俊少壯衣裝甚都行列甚肅各逞技能若素習然觀者如堵無不駭嘆有欲趨預者殊衆自是傳之列邑遠村皆自團結義兵賊頻偵探以有備無懈人衆守固兇徒潛散各返巢穴吾盱奠安迄今半載侯之功也侯所司者斂散而應辦各有長私囊案者狎之往往與郡盱之議者惟允任闔之劉侯與今之侯也廉潔恪謹人心悅服第劉侯嚴於僚胥無名侯緩期恵下輕減加徵民獲蘇息樂於趨辦不疾而速故優於劉也尤能平訟省刑罰於撫字務以義感人人自孚感不嚴而治也士民方喁喁仰賴不意乃爾退[illegible]

群憚然曰何遽奪吾府公也欲留之弗能溯行黄童白叟滿于車下眷眷不釋見者歆嘆發於咏歌滿卷余為引其端俟浙之開化人舉成化丙午鄉試名絪字文郁需次銓曹拜袁州推官陞至判吾盱郡

東征凱還序

正德己巳歲歲歉江右民四五十為群甚至千百強開冨室廪公出粟不忌勢悍横行無敢當之者有司亦莫如之何而撫州尤甚自此嘯聚山林長林市為淵藪乃撫城之東也晝夜出掠良善貲畜極則繫男婦為質責價取償殺人如刈草菅流血成川有司捕之輙失利雖百計招之隨就隨叛竟無寧日久之凶威愈熾延蔓他境日廣誘脅醜類日衆蟠據巢穴日遠積四載矣上厪

宵旰之憂乃東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城陳公雅有才望韜畧

璽書徵之不俟服闋起於湖湘往總制江西軍務闖粵湖浙悉屬節制公受

命唯謹不敢以私辭即請用廣西土兵蓋公撫廣西時用之有績效故也時狂寇陸梁有四所廣東有大帽山南昌有華林寮饒州有姚源洞撫州有東鄉東

鄉長林市是已長林視餘處猶烈也地四通無阻障北通進賢南通金谿東通安仁至於樂平樂平姚源洞賊在焉寇出任所之恐出與姚源洞賊合勢制之尤難故攻討長林市理不可緩總制陳公以此為先乃今歲春二月節行領兵躬臨撫城分兵為三道成犄角之勢三道各進迭入日飛捷報三四勢如破竹賊徒竄身無地狼兵志鋭氣勇堅無不破險無不平不踰月而賊巢俱空擒戮無慮萬計眞不世之奇功也士民按堵罔不稽首歌頌我公之盛美於不已盱守趙州安應文過余而喜躍白吾盱寇通撫州曩聞群寇大肆行將及盱民皆荷擔以立未至百里俱空村遁避吾輩職守此郡晰夕圖回奔巡要害防守備禦日不暇給今幸寇盡民安桴鼓不鳴誰之力歟安數萬家室息千里之烽塵公之功也公之德也顒首東望欲致賀況敢請言以發之余亦為之擊節乃綴數語以張公偉績於萬一

南山添翠圖詩序

南山終南山也在於陝西舊京兆府地詩云南山有臺又云樂只君子萬壽無期終南山在京兆之南高峻行迤脉連楚蜀山之最勝而長者也故詩人以此

起興而祝壽後人亦然往往以南山言有以哉以南
山之勝而有貞松之茂則山添翠矣翠添則勝益奇
矣良以地之高者莫過於山物之久者莫要於松繪
此祝壽於人其親愛之情不已厚哉吾鄉白水周氏
有恒廣者家殷裕幼失怙獨賴母氏鞠成貲產日盛
恒廣不取任進養高丘園惟琴書自娛平生遊覽則
山之南水之北步履遲迴不東阡則西陌隨興所之
更無拘迫羊腸之途鳥道之艱不登也萬頃之濤千
里之江不涉也車馬之勞頻帆楫之傾欹不經也居
而怡怡行而徐徐食而嬉嬉醉而陶陶無日無之耳

不聞鞞鼓之聲目不混烟塵之色廩有餘粟藏有餘
貲用度之需隨取隨足蓋幽隱之樂綽綽有餘裕況
交際之道雅能好客親賢今遷居城東往來多賢士
大夫談笑多儒紳名流觴酌之歡極能勸賓不醉不
已今歲其月望後七日乃初度之辰年五十矣親友
庠生陶浴之輩相率繪南山添翠圖以賀蓋祝壽之
意甚篤也南山有臺詩言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豈詩
人虛夸之詞哉有德者必有壽乃理之自然也爲人
而至於樂只君子則天道好生綿之以萬壽豈足爲
疑今人患不肯爲君子耳有志於君子當自德始德

則自孝始孝爲萬善之原能孝則能動天地況于壽
耶恒廣幼賴母氏恩以至於半百當無日不在孝思
篤追遠之誠則本立矣餘可次第而爲之孟子所謂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余於大舜見之矣如
孟子之云則成樂只君子安有不遐壽者哉

恩榮家乘錄序

平胡屠氏世以德義顯鄉里推之以爲名宗吾同年
友屠公元勳奮自儒生登明時進士拜官刑曹秩滿
三載考稱恭受
勅命推及父母與配既而益明慎刑獄處己公平陞

員外郎中又榮受
誥命馳封父母如其官由大理寺丞陞都御史侍郎
又榮加
誥命聲望愈重刑無枉濫仰膺
眷知峻擢尚書以掌國典縉紳仰之天下稱之又三
載得授犀軸之誥及懇疏乞休不已乃
賜俞允乘陞太子太保歸榮于鄉江南歆豔始終優
全且兄姪及子皆衣冠顯達迥出名宗右常情以爲
恩命自天世不易得雖策名甲非任京秩終身不
沾制命者有之雖沾命而至再至三至四者尤不易

得也殆能官之效也然而能官者緣親敎之忠也故
朝廷貤恩及其親子能遵親敎而能致貤恩者非孝
子也哉致貤封至四者非孝子之大者哉然而貤封
稠疊迭致顯名者豈徒然哉君子必有以驗其來矣
殆世濟其美源流之深長而至是也左傳曰愛子者
敎以義方古語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
驗之屠氏尤信公祖秦川居士義氣好書著有遺訓
十條凜然顏氏家訓也考汝敬公自幼穎異心懷利
濟嘗雪夜渡松湖遇大賈徐甲被寇劫縛甚固公躬
解之火燠之始甦竟活其命恪然黄汝揖贖救人死

之惠也頫之推子孫遵訓而貴顯于北齊黄氏揖陰
德食報而五子俱登科第垂訓之報陰德之應疾於
影響信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道河嘗爽耶秦川
第三子西溪因子熙貴而贈武昌推官熙字其者陞
吾盱貳守德政遺愛深入人心雖去而民思之不已
二子皆登進士科一条議吾江右一任御史臺致敬
有子司寇公司寇有子應墳亦登進士任禮曹主事
皆秦川之訓也致敬公之休也二公始以布衣終致
尊位褒誥皆贈大人而奕葉衣冠輝赫于時天道福
善之徵其米艾哉司寇仰感

天恩備錄誥辭附以諸名公慶輓之作成帙走書屬
余序其端余以同年之好分誼之契不敢辭乃爲強
書之庶後之論世家者有稽焉

青雲記

天祐我
國家篤生賢才布列中外濟濟藹藹彌億萬載無疆
之基者大率多出於進士之科其負道藝秉時致用
鼓舞懽忻蹶然而應上需者雖遐方僻壤猶爾矧吾
建昌地據東南上游號稱文憲之邦朱子嘗爲其地
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議論

文章致大名人才之所生古則然矣重以我
太祖高皇帝雅尚儒術
列聖相承益隆斯道謹飭學校敦勸士風凡育養之
厚甄陶之深功化之極而吾盱之人才往往不絕於
世自洪武開科以來得若干人令聞廣譽後先相望
厥惟盛哉前此題名未有碑太守長樂謝侯觀郡學
頹敝因舊址而一新之曁訖工遂考歷科進士名氏
題以青雲將刻堅珉樹於講堂之西而昇亦廁名其
列且屬筆記其事入題名於學豈徒表章既往者於
不朽哉實爲將來者勸彼來遊于斯寒暑朝夕窮經

學古勤勞不懈固望登庸于時兹又使之目先達之名而歆艷之必將愈振厥志益懋所學而

共惟

帝臣之顧其能已乎雖然尤有重於此者蓋題名之人有以德望顯有以斜猷著有廉介自守者有惠政及人者又有功業昭于當時忠節垂于後世此皆可師可尊而有志之士追惟舊德景仰高風感發興起思他日得其位遇其時涉其事刮磨淬厲遠大自期以進其德以充其才以清其心而不污以惠其民而不遺成俊偉光明之事業著蹇諤匪躬之忠節相率奮

然而以豪傑之士稱其嗣書於碑而光前啓後者殆不可以數限此尤有以昭當代獲天祐之實也是則斯舉之所繫非小而侯之功亦非小矣侯守是邦七載于兹惓惓作興學校奬勸士類其深知為政之體要哉

太守謝侯生祠記

生祠為有功德者設出於人心愛慕之誠雖欲止之不可得也我建昌太守謝侯莅政以來剗剔奸蠹培植淑良政敷化洽封内肅然乃相郡廟學圮腐日滋無以稱

朝廷崇道作人意遂請於

上大新棟宇恢拓舊基廟堂庭廡庖廩階閾具有條理木石之工精緻完固凡百制作一考古為之於士子也銘講堂四齋以勗其進修賦尚志復初以端其趨向圖勸學表忠以激其志行聚四方書籍以廣其見聞舉射禮樂舞以養其中和磨礱淬厲俾極其方在泮師生胥謂今我朝夕得以游息厥居以絃以誦味詩書談道德知為臣而忠為子而孝禮義廉恥之心生澆漓傲惰之習革誰之賜歟侯有功於學而德我者深矣雖州閭里居皆知感激吾敢負侯乎盍建

祠肖像以表崇德之心於不忘郡博蔡君貴司訓官君舜顏君文姚君垧率諸生詣余曰顧有記也粤昔張文定公有功德於蜀蜀人因立生祠公不能禁蘇明允為之記千載而下猶有生氣我侯功德在盱匹休前烈口碑途誦雖不係於祠之立不所謂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像亦不為無助蓋名言也但可愧者辭之不令不能發揭以副諸君之意至於愛慕之誠則不少異也遂記之俾刻于石侯閩之長樂人名士元字仲仁登景泰甲戌進士由戶部主事拜今職存心操行以古自期民事之所莅動有法程尤勤于學

公暇輙究極經史諸書博洽洞貫嘗校正三禮考註
板行于世所著有約菴藁辭致精深皆可述也并繫
以詩曰維我賢侯姚古之循修學飭士必躬必親美
哉厳構輪奐一新斯文增重風化以醇生徒詵詵惟
吾侯仁厚我教我福我盱人以聳觀法以厚彝倫卓
卓厥功景仰無垠僉謀立祠垂千百春

饒氏祠堂記

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廟寢以祀先禮也後世
廢矣間有賜而後立廟士庶則否非人情也先儒易
廟為祠堂通乎上下所以申孝子慈孫之心亦禮也

然而祀止高祖亦據禮而不敢過第大宗之法不復
矣而始祖無所於祀開業傳世顧乃漠焉若不相關
於人情安乎禮緣人情而設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有身也必有所自有家也必有所從始春雨霜露之
感吾於親然也推之親而又親獨無是心哉等而上
之吾家賴以始者何人耶不能不感也報本反始之
心自有不能已者故祀始祖而下以序昭穆以追本
始而聯屬宗族於是乎在所謂禮可以義起者此類
也其亦本於人情之不能已耶臨川塘坑之饒惠徵
氏謀于兄致霖乃別建祠堂祀始祖而下其亦知禮

者乎塘坑之饒代有聞人曰釜曰鑒者皆受春秋於
宋子之門人繼中神童舉科曰熙曰壽者又受春秋
于草廬吳先生曰景德者納交康齋吳先生遣仲子
師事之世以儒業著其閑於禮也借矣至惠徵氏倸
倸穎出大振家聲思厥考景德甫重修譜牒以係宗
姓祀有圭田欲作祠而未及也奮而繼之歲祠以禮
羣同宗子姓于一堂祼享薦獻之際孝心油然以生
則斯祠也足以追遠而淑後於世教不為無補惠徵
氏其孝矣乎夫祭先主於孝孝也者其人心秉彝之
天乎自是而聚於斯祭於斯燕於斯者必有訓告曰

先人所以啓我後人者何如後人所以承吾先人者
何如同宗所以閟宗者何如靜言思之閱于墻非孝
也壼于族非孝也一言不謹非孝也一動不嚴非孝
也一事不法非孝也盍修身謹行不辱其先之為重
使人皆稱曰塘坑之饒禮義之族也是則惠徵氏斯
舉其孝矣乎堂成而屬余記予故書之以彰爽也

黃孝子祠記

新安名天下者以人物人物之秀傑漢晉猶未顯也
至梁而有忠壯公靈洗至隋而有越國公汪華至唐
而有孝子黃公芮此三公者振譽埀休孫枝繁衍蹟

戍鉅族而鄕邦人物日盛儒先名士輩出豈扶輿清
淑之氣秘之久而發之必盛耶其端自三公始則此
三公者非新安之元氣耶抑汪程二公以功而黃公
以德德者內也功者外也德者本也功者末也德不
優于功耶德莫大於孝孝乃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
之本萬善之原者黃公以孝子名其人道之表率耶
公生唐上元庚子幼有至性篤行孝道建中初繼母
武洪病刲股以愈之貞元中父沒號泣不絕廬墓
終身致有靈芝連理木之瑞刺史盧肇以聞朝廷旌
其門詔旨優渥至今子孫珍襲以爲寶訓考之唐世

太宗逼父禪位明肅亦急於代父永王璘以子叛朝
廷風化之原乃如此人道幾乎泯也公居東南荒僻
地僅一布衣獨超然以孝彰豈易得哉在當時固有
以歆動天下聞者莫不起敬況於其鄕之親邇者乎
在後世仰餘光而覃下風者亦景行之無已況於其
家之子姓乎此祠所由建也先是成化初提調學校
監察御史陳選檄徽建企德堂以祀鄕賢公已在列
成化乙酉裔孫輩搆祠于居第之東其第土名渾度
蓋公廬墓地也子璊府君繼之而子孫遂爲世居餘
八百年矣祠成而每歲元旦子孫群謁遂行家人禮
具有倫序坐而飲必周春秋之仲行祀禮尊祖合宗
和氣文暢基故有田若干畝凡祭物資之以出嗚呼
孝根于天性人心之固有者也公之孝能格天地孚
草木感遐邇者也亦本於心之固有者耳秉彝好德
孰無是心哉後世子孫承公之遺脈席公之遺體其
能已於公哉此祠實不容後是亦公之心也孟子曰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故五世則親盡親盡則服窮服
窮則廟祀亦止豈如公傳世至今二十有餘而年踰
八百猶祀之如舊不以孝無古今而盛德者必百世
祀也祠雖屹于里閭而過者必式瞻者必恭聞者必

悅孝心油然乎生不獨黃氏子孫也於風化不爲無
補作此者其知務哉今職方君質夫有聲於時注意
譜牒餘二十年而類分派別悉有所據又屬余記此
祠丕昭先德其亦不泯公之心哉

永康重修學記

宋元以來人才盛於浙東南而婺爲之最自文定何
公得文公朱子之傳而文憲王公文安金公文懿許
公繼之道統源流率於婺出自是人才代興至我
朝而益盛行誼文章師表當世者赫然昭人耳目而
婺之名振天下婺今之金華是已永康隷金華距郡

城百里而近風氣民俗一而已弘治己酉進士崑山
王君循伯會
天子登極大新治化遴選而領是邑君作而喜曰吾得是善邑可以紓吾志矣於是振精厲器區畫弛張表表出入右百廢舉而治日興以學校作育人才治化先焉尤注意于斯恒詣學校進諸生而程督之爰覩學宮敝久慨然興思度材庀役不日而就緒大成殿明倫堂以次而建堂後實以尊經閣舊虛地也改櫺星門面天馬峯雄挹山川之靈秀餘齋廡庖廩百爾器具無不中度始於　年　月　日成於　年

月　日師生有舍膳會有堂煥然鼎新邑人爲之改觀來遊于是者思敬業而樂群君之功於斯爲大夫學校王政也孟子不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倫明而小民親治道孰有加於此故爲治者以爲先務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改元明年即詔郡縣立學方今學校偏天下無間遐邇然而責在有司守令有賢否學校之廢興係焉故君子往往於此而覩守令王君其賢於人哉學校修而禮義興人才出道德尊黔首於是乎蒸效化民善俗之原也壬子吾江右提刑趙公時中臨盱邂逅過余因論近世守令而於君稱不容口時編修羅景鳴在會躍然曰吾同年友也知其人而未知其政今政與人符而同年有光矣余聞而喜不覺擊節再三趙公且曰今學校新成吾鄉師生德之圖有以揚之故庠生董定等不遠千里來江右而請於我吾聞君子樂道人之善了其無讓嗜願余何能爲君揚美哉抑趙公之請不可虛也乃強而爲之言盍深念君作新學校之功而求無愧於文獻之邦耶

篤慶堂記

瓊州在東南大海中平曠明爽山遠水清風和而物阜草樹奇秀土田膏沃而居者乃今宮保禮部尚書大學士瓊臺丘公之子婿岑德充也明經績文深見重于士君子其上世閩人也因宦游而樂玆風土遂居之厥考廷玉君有別墅曰滕竹扁堂以篤慶蓋取大雅皇矣詩則篤其慶之謂也貽謀之意深且遠矣然而距城三舍許艱於往還而德充會友講學不能以朝夕焉廷玉君欲遷而未遑也久之德充乃祗適考擇地一區於郡城西廷魁坊之南構宇數十楹東建先祠西爲寢室中開一堂而仍以舊名堂成而登

者益嵩挹清粹美集後英而洽文物將於是乎在實
瓚之佳境也間來京師以屬余言余泛觀世人之貽
謀茂賞產以貽子孫用華門第以貽子孫居積詩書
以貽子孫讀其處心積慮非不周且密也而子孫視
之漠然能振業而光前者幾人哉殆不以本而以末
也吾知岑氏之貽謀不在是也有業而能守有基而
能拓有書而能究如德克者固優為矣得非先人有
以為之稟篇哉余雅聞廷王君尚義種德鄉人推重
裕後昆者在是乃於名堂而取大雅之義又以修德
望於後人也非貽謀之善者耶而德克也又克承之

雖易居而名不易亦深有意於修德也其繼述之孝
在斯而開後人無疆之慶者亦在斯昔人如楊雍之
給漿楊寶之救雀伏湛之分俸特一事之善耳而奕
葉榮昌流芳後世況日修德而篤慶之有地哉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傳曰有德
者昌又曰福由德興是則德非篤慶之大本耶德克
於斯堂也尊師取友以輔其德多識前言往行以蓄
其德慎起居言動之節以惇其德厲窮養達施之善
以宏其德審應世接物之機以敷其德則斯堂之名
為稱先人之意塞垂後人之法遠矣而源源之休其

有已乎哉克而至於無往非德豈徒克家而已且而
翊宮保公以道德學術師表當世後進接緒論而被
啟沃者不可勝數矣德克日侍左右面領心融益以
質之必有以得乎大而且重者德克當書諸紳也

承恩堂記

大方伯臨汾馬公應祥更河南陝西二大藩蔚有聲
績遺愛洽于人心人至今猶能道之公存日嘗慨然
曰吾荷
湛恩甚渥列官左轄秩登二品於制應立家廟顧民
隱繫廑王事靡盬未及稅駕桑梓而爲也柰何竟卒

官而弗獲遂餘七十載繼孫太學生良臣追適先志
乃疏于
朝得請如制以建遂市鄰地環以崇垣中構家廟數
楹為門者三祀高祖而下方伯及弟文龍與焉文龍
蓋良臣生祖也廟南有牌門三間曰思孝東西翼以
兩廂為候祭者所男女有序又南有亭曰神庫藏祭
器及遺書物也折而西甃磚為門曰祇肅示致嚴於
家廟也西則有堂三間上揭
聖旨扁曰承恩昭家廟之有自也堂以南有牌門三
間曰思敬東西亦翼以兩廂廂南亦有亭西亦有磚

門焉堂以特祭非四時常祀也蓋遵家禮大祭及忌辰則出主于寢之義既成而見屬以記之嗚呼君子營宮室家廟爲先禮也然而世道不古人罕遵禮寧拓居而不謹於家廟者有之仕者之子孫殆有甚焉往往私先世之餘貲華其門館藻其亭臺尚何顧家廟之有無抑人情至愛而切者莫子若也子而能體親心者幾何人况遠而孫踈而繼孫者耶良臣乃能超出流俗獨以家廟爲先其美盛且備如許仰體繼祖之心於再世之後其賢乎哉且家廟之門曰思孝承恩堂之門曰思敬余深有取焉良臣儒生讀聖賢

書厭飫久矣知書之道在茲書不曰奉先思孝乎詩不曰爲人臣主於敬非孝則無親非敬則無君無君無親無君奚取其爲人孝盡於親敬盡於君乃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彝倫以叙世道以立而靈萬物該衆善者在此天下之道復何加於此良臣一事而二義存焉其深有得於書哉操是心而不易則家爲賢子國爲忠臣世爲偉士於從政乎何有嘻彰乃祖方伯之休遠矣今大爲方伯喜何其久而有是孫哉得非源深而流長慶積而芳遠醞釀久而光愈宏也不然不能也

雙桂堂記

國朝崇儒道重科目之選天下英俊有志於用世者必是途出故三載一懸科必彙征旅進應之罔敢或後得儁者以爲榮旁觀者以爲重論人物者亦以此爲盛也然而制額有數抱才器固不可縷計而與是選者百不能二三有曠州郡彌鄉邑而不一見者其能容易得哉或出於一鄉而一鄉增輝或出於一門而一門生色况出于同氣之懿親耶不光宗而榮親吾不信也自古以爲難矣若眉山之二蘇安陸之二宋至今以爲盛事美談比年來兄弟聯登者有之然

亦未有擅兩京之科名也今於宜興張氏見之我朝並建兩京南北對峙皆神州赤縣屹爲天下之本而開科亦以此爲天下首弘治乙卯歲順天府鄉試而張氏伯曰邦祥字天麟以太學生而中應天府鄉試而張氏仲曰邦瑞字天鳳以邑庠生而中順天應天俱京師盛大之地聲明文物所萃人才淵藪其選尤慎得之尤難而兄弟同時並登英兩京士大夫嘖嘆以爲奇事不亦張氏之盛福哉其來必有所自也竊聞張氏家宜興西其地曰張金紫圩者在宋諱磐者舉進士仕致金紫光祿大夫有賜田入遂家焉

歷十有一世至諱述古者治易經亦舉進士仕至湖廣按察司僉事者天麟天鳳之先君子也蔚有聲稱而德惠入人者深而且厚天麟天鳳幼承庭訓繼傳易學淵源遂遠又究明于表舅考功郎中邵日昭造詣日深且以名聞之素藉慶積之餘以是而名兩京者宜也非幸也鄕士大夫相率以賀而顔其堂曰雙桂堂桂天香也郤詵云臣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古傳云月中婆娑影乃仙桂也故後世士林喻擧子登科者爲蟾宮折桂蓋喩其貴重而難得也天麟天鳳乃易其難而振家于當時俾金紫公雖遠而

益彰僉憲公雖沒而猶存者不以其培植之有素耶進而益培植之則發榮滋長豐碩暢茂而有以受雨露之澤傲風霜之嚴參天亘地不啻文章如二蘇學問如二宋而已敢以望于張氏之二難也豈直科第云乎哉

奎星樓記

樓在蔚州學蔚故有學一區歲久敝甚殆不可以居作州者修武姜侯部守宗武由撫寧令遷此州至則謁學載瞻興慼卽謀新之建玆殿宇堂庭門廡齋房及庖湢廪庫之類以次就緒又於兩廡南立尊經閣

奎星樓東西對峙樓舊無遺址市隙地以拓之壘磚爲臺臺上搆樓亦以甓成不須材木巍我壯麗勢入雲漢經始于某年月日畢工于某年月日蓋當冦烽不警民安歲豐故能作之精而成之易也戶部司廳李君從正邦人也間過余盛談宗武之美政以樓記請夫樓以奎星名者奎乃西方七宿之一樓直其地式與星應十六星錯落環布粲然麗天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則於學校尤宜樓之取義蓋出於此宗武其待學者之意深矣豈不以爲政以人才爲先人才盛而風俗美政豈加於是哉然而作育人才必本

於學校昔文翁守蜀修學教人風俗丕變比於齊魯常衮按閩設校講導風俗亦變人才與中州等閩蜀遠邦也號爲難治今乃以上國稱二公之功也蔚隷大同大同古爲雲中俗隘鄰虜列屯相望干戈時興誠劇地也宗武知所務而注意于學校無不周至則其善導風化之原而茂隆作人之功者觀於此樓槩可見已他時人才蝟起郁乎文章家禮樂而戶詩書則蜀之文翁閩之常衮不專美矣然而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人人有舍生取義之心必能親其上死其長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尚何醜虜之敢窺伺哉宗武可

謂善爲政矣夾游下是者其無負宗武之心哉

勑賜武勇祠記

西陲有良將伏羌侯毛公者奇勳殊多深得軍士心死而祠之君子以爲合禮公諱忠字允信元武威人自少有膂力騎射絶衆年僅弱冠擊賀蘭山寇遽擒其酋也先土干王及其部曲識者已預占其以勳勞顯也既而襲父職爲百戶永昌衛自是而歲從征戰輙收績效俱奮身矢石間動未嘗北間如擒祈王鎖南奔捕沙州都督喃哥等千二百人兩擒北虜僞千戶十獲知院乞察歹降保帖男婦餘四百輩平番夷

各於甚衆其功尤偉累功陞至伏羌伯西人皆奇之曰果不負識者所期矣成化戊子秋屬固原叛寇杂毒邊很勢焰殊熾公獨破其要害架砲山擒馘甚多偶傷流矢以歿寇勢爲之寖弱而就殄人亦歸功于公訃聞

憲廟哀悼賜祭葬贈伏羌侯諡武勇自公歿後餘三十年西人哀思之深如一日每潸然曰柰何公胡竟舍我輩而不護永輯寧耶一遇有警則曰安得作長城如我公何寇之敢侮耶或遭寇毒則曰安得起公于九原鳴劒抵掌而剪彼醜大雪我輩之讐恥耶飲每食飲必祭動息必祝有徵發必祈之默佑人心乎仰之深不能釋如此非公勇烈之優綏愛之後其能強之耶久之相率以建祠請守臣以聞

詔曰可賜額曰武勇仍諡號也乃祠于甘州東郭肇工于弘治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畢工于八月吉堂三間後如之門亦如之兩廂倍其數周護之以崇墉去門數十武當衢對坊門既成巡撫都憲寧縣周公公瑞走書見屬以記嗚呼禮緣人情而定公生長西陲奮勇以殄寇侮（爵于斯懋賞于斯陞勳業于斯保障以固我于斯數患弭以利人生于斯吾知公）精神命脈不能舍此也人心思之不以久暫而間故

祀之斯土禮也況有功于民以死勤事允合祀典敕功厲後爲西陲之景仰孰曰非禮哉

景陵縣儒學重修記

景陵故有學在邑治西南偏自宋元時已然我

朝仍之然而歲久欲頹正統丙寅知縣顧行暨教諭翁善修之成化甲辰知縣姜綰又新之歲二紀有半棟宇又敝瓦礫盡毀高郵周君端以鄉進士來領縣事慨惟學校弗修則絃歌講誦之地無依何以育賢才而興俊造於是撤舊而更治之大成殿櫺星門齋堂饌舍俱以次成諸生號房計二十有八間兩廡計

十有四間戟門又三間皆拓地以廣之像設祭器飭造重新棟宇堅緻塗墍精嚴雄規傑制光耀奪目僅朞而有成成之歲弘治某年□也邦之人士來觀胥謂昔雖有地而未廣雖有庠□未稱今則宏深炳煥倍之非吾侯作興之功乎不曠歲月而遽成不動聲色而自精非吾侯才器之敏乎財出於羨餘民不知費也工出於傭募民不知勞也非吾侯區畫之善乎吾輩子弟得以朝夕于斯敬業樂群漸涵詩書浸漬禮義而賢能以就吾侯之恩深矣吾輩其能忘乎司訓彭君桓聞而喜曰不可無述也乃走書請余記之

夫學校乃爲政之首務有民社者當急也人孰不知亦類能言之然而莅事之頃顧以爲緩必先之以征輸獄訟簿書期會而已甚則飾館舍潔廚傳以求悅監司奔趨之不暇視學校漠如也曾何一動心也不知斯乃禮義所由出風化之地學校興而人心嚮慕入孝出弟化行俗美其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已何征輸之不前獄訟之不息簿書期會之不給哉周君首新學校是有心于風化之原矣人心惡乎其不感奮非知體要而善於作興者耶況所述君善政如正倫厚俗舉廢振敝弭盜[illegible]姦均徭薄賦之類僅三載而可徵誠知急務而有以服人心也

暘谷十詠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公時庸家金谿之暘谷暘谷山川清淑風氣融結夐異餘地厥初有宋栢軒先生任撫郡博官滿東望見有秀山群峯四合一水環之知有釋褐者出遂居焉又名暘谷里徐之有暘谷自茲始傳至梅軒公之曾大父也摘其奇爲十題各有賦詠蓋釋褐山之陽有雲霧峯分支而下山脉位置宛如印字故名印字基徐氏二百餘門悉依此居山

之東平原有水縈帶屈曲如玄字遶山而北去故名玄篆水基之前有池可十畝若幞頭池基之南嶺入雲霄狀若朝士之冠故又名朝冠嶺也又有傳霖岡者以岡有巖泉深杳旱則禱之應時霖雨其功若傳說作霖之謂在山東南也有麒麟石二一在山之東一在山之北有讖云産異人後有兄弟齊名果驗也有古坡圳鄉諺云玄水去圳遠富歲粒米賤陂圳合玄水秀聚出朝貴古今有徵在玄水南也後景山先生與傳琴山講學于山之阿後人祠之于此而號賢祠阿焉阿北有山彷彿象山傳琴山感其師陸象山

而號景象山焉徐氏嘗有兄弟爭園感其父誦斗粟可春之謡遂相讓而不取因號漢謡園焉公仍先世遺稿益求士大夫歌詠之遂成鉅卷間以示余因屬余記嗚呼自古山川形勝因人而後顯峴山因羊叔子一登而遂著訾家洲因柳子厚一遊而有聞何嘗不待其人哉不然峭拔險怪天下奇秀如温之鴈蕩圖牒未嘗言玉笋瑶簪崛然特立如桂之奇山言亦人未深信如此類者在天下何限不有名人發之誰則知之亦何以名天下哉今暘谷僻在江右栢軒始亡而未彰也梅軒名之而未宏也至公顯之而始大

也山川信有待於人矣况暘谷奇秀鍾為德人暘谷賴此以顯非人之幸也實暘谷之幸也暘谷之靈氣其不有謂乎哉自是使人誦其詩想其景仰其人而不已吾之暘谷之名達于天下傳于後世矣

常州重修郡治記

江東大郡輙稱常州途當要會閩浙楚粵攸通往來者絡繹于晝夜供億之繁錢穀之浩訟牒文移之旁午應之不遺餘力而恒惟稽謬之是懼守非才且賢者求逭咎之不暇奚暇及於餘事也郡署建於
聖朝之初更再修而迄今幾五十年矣朽蠹傾圮鮮甚莫之與修為守者非不顧也誠不暇也弘治丙辰刑部郎中泰和曾君實夫出守茲郡甫下車政務絲棼雲委君獨從容立決迎刃而鮮恢恢乎其有餘地口勤道理百廢具興顧惟郡署仍舊不修寮屬以請則曰材用之費無所於出又請曰是邦雅號尚義況公署乃列邑之具瞻而德澤所從出公不為則已為則當有先意而應者君猶未許會比歲大稔士庶數十輩翕然趨庭願效貲力以修焉固郤之弗能乃分地而均工或葺舊或鼎新歡然競勸惟恐或後不朞月而就緒未嘗程督之然也精緻完固亦不敢踰度

以君嚴戒之毋過費也正堂以間計者五側樓比堂殺其二穿堂加側樓之數一後堂如正堂焉東西幕廳則各殺其二六曹掾所暨儀門東西廻廊約計五十六間去思亭二間多稼亭一間獨出郡搆之上以可觀民之耕穫也豐積儀仗架閣三庫如幕廳數圖屋十間外門觀如正堂數列旌善申明二亭于左右各一間東西榜房總四十有九間譙樓上下如門觀數宣化金斗二牌坊各一間費雖鉅不由於徵科工雖繁不出於抑配君子善斯舉也始於某年月日訖工於某年月日落成之旦合四邑士庶之衆來觀莫

不悖而喜曰何成之敏也又莫不自訐曰何勞不及儂也儂之恥也於是以手加額曰願聽我公之教于斯罔敢差池同寅二守莆田方君恒謙目其事而歎曰凡若此者誰能驅之其我寅長公之德之驗耶將紀成而勒其助者氏名于碑陰乃走書京師見屬以言已而府判孝感吳君淵府推鄞縣汪君璡次第躬造而請益勤乃為之言曰昔范文正公守吳當荒歲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而民不流徙趙清獻公知越亦當荒歲下令修城民雖饑而不怨夫歲荒民亟為守者賑救之弗寧猶莫能保其無睊睊

作慝之情焉敢役而勞之也二公乃爾不以德孚于人深得人心之故哉今曾君圖為之始言纔脫口而衆樂趨之歆樂之非徒不避不怨而已不得人心者不能也嘗聞君律身甚嚴而宅心以恕惠覃于人人其得人心者良有以夫所謂才且賢者非耶自爾公署新而德政與之俱新益端其趨益慎其施益博其惠而益致士民之趨義必流聲邁烈垂諸青史而不朽追美于文正清獻之賢不難矣

樗菴記

南京大宗伯謝公吾江右撫之樂安人也名綬字維章別號樗菴見屬以言夫樗不材木也南華經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蓋大而無用也公以名進士官中外蔚有政績餘四十年矣不材而無用者有如是乎哉顧取樗而名菴無乃厚自誣叩以諗于公公笑而不語抑好美名者人之常情也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秖見其不知量而取譏於君子謂公之識量不越于常情之外哉或者以為謙詞余曰不然古之君子器度恢廓不以才自多不以善自足方且內顧歉然真若無能之人

耳若濂溪周子首任道學之宗者也寧以拙名而有拙賦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者也寧以晦名而號晦菴拙者逸逸則優游自得萬理具焉晦者務內內則沉深淵默萬善存焉此二子所以成大儒也公好學惇儒深有志於古之君子故托不材而自懲其進非飾謙也豈若世之狹中者未少有得而止悻悻然謬負其材躁進妄為行險僥倖不至於危其身僨其事不已也故孟子論盆成括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是則公之志君子之大道耶公嘗言筮仕初同時授職者無慮十數彼皆顯秩軒[illegible]

悖其可用公僅得郎署而後於彼不數年彼十數公
漠然無存者公自刑曹出而一歷秦蜀閩粵之大藩
又至於宣撫湖湘之大任用則輙效若華松潘之虛
冒平崇彭茘浦府江之劾冠化夷爲編氓而立永安
州大齊饑羸而績載鄖縣及湖湘尤能植善鋤強滌
奸芟穢而又遠勁貴陽之征餉開建大親藩者三而
工費浩繁民不知焉亞政工刑節用明法士君子深
器異之若此者其有用耶其無用耶由是而知無用
之用其用乃大公以無用自諉正所以神其用也今
躋右秩典大禮而大用之材益顯棟明堂航巨川而

屹爲天下之瞻依者寧於此則釋其靈樗也耶

南坡鶴隱記

維揚江都有鶴城魏氏者爲揚望族魏有文璧君者
警敏曠達善吟咏好遊湖海士君子多識之賢公卿
名大夫乃至折行輩而與交則其人可知已家瀕運
河河之南有小城坡下闢圃餘五十畝樹棘澈之中
植花果槐竹燦池築室風景夏異雅畜一鶴能解人
意朝放暮歸未嘗爽期應琴聲而舞殊協節奏嘗遇
道者與談天人之理甚悉君因請其定號道者曰人
壽莫如仙鳥壽莫如鶴子其契協在是可號野鶴子
以詩殆寓期勉之深意言已而去去莫知所之
乃孫紫巖也自是君有堂室皆以鶴名舊戶
書京口沈公固爲記之舊兵科都給事中四明
元益爲傳之野鶴子之名益著近遊京師余有
病危篤請其治一藥而愈非特此也凡病而垂
而絕者藥之則隨安隨起者以百十計求之者日
門而應之時不暇給余與邂逅坐必移時論議纚
纚有徵據又妙丹青地理醫卜無不諳委纂有起
死回生之功是則其人深可重已欲南還過余於公
署適見數鶴交舞君玩樂久之乃徐悉其號之所緣

且索余以言余敢爲申之相鶴經有云鶴者羽族之
宗長仙人之騏驥故古人無不好之高逸如張山人
養雙鶴日縱翔南山而結亭以爲候介特如林和靖
每出遊瞭鶴飛而其歸以爲驗蓋其情與之協也若
章布自如不屑仕進其鶴之清遠者歟上下湖海行
無定居其鶴之閑放者歟抗志塵表趣超達壺其鶴
之凌雲者歟是其情乎意契而已得鶴之妙其稱名
也信哉古人有隱於酒隱於鍜尚謂之達况如鶴之
清之槩而託以隱得非達士也哉余喜而亦賦之律
詩[illegible]與不休人談野逸是清流夢聯赤壁詩

翁語樂與清溪道士遊神化曾從遼左現前翔還向
蜀中留今晨別我何方去為鵲追隨到十洲賦巳君
矍然曰命之矣請書以為南坡鶴隱記

建昌府存恤廳記 弘治元年夏四月

古者官各有署所以專精神而審政務也况刑天下
重事也兩造具備之時非虛心不能察其情非審處
不能當其罪所謂身在堂上方能辯堂下人之曲直
若莅事無專署而囂完圂之安能虛心而審處哉旴
城僻小民居櫛比郡治不能閎廣自
國朝宣德巳酉歲遷于是理刑舊無廳衹就儀門外

便宇為之宇隘甚且當路之衝往來井井終日喧闐
獄未成而情巳先泄節推常熟陳侯一元病之爰咨
于太守餘姚胡侯克襄欲別構署會新城縣有兄弟
訟田者李昂一昂四口辯喋喋較勝甚於仇人侯為
之惕然徐以蘇瓌治南清河乙普明事諭之繼之以
骨肉懿親顧緣利而傷情於心忍乎既而兄弟憣悟
互以田讓侯為分之固辭願輸直于官遂因其直以
請于監司乃剏新廳于儀門西偏之隙地前廳後寢
外固以門鞫囚有庭停囚有廡不陋不侈規制煥然
扁以存恤屬予記之且曰存者存天理也恤者恤[illegible]

民也存恤求不違於天此廳所由設也侯之志大哉
嗚呼刑者人之司命天寔臨之明刑者承之不可不
慎也此心常存對越天地刑之失也幾希吾於侯乎
驗之矣節推吾旴以來今餘七載寬者以伸訟者以
平無辜者不以濫及志節愈厲而清譽茂隆所謂善
於存恤者侯其人也用彼讓田之貲充此新廳之費
以完以美觀者跡其自而知天理仕人未墜於地以
天理而感人人心自服民訟漸息馴致刑措何難哉
後之君子繼司刑之任安得盡如侯者吁民其永賴
矣工始於成化丁未冬十二月成於弘治戊申春正月也

總制應城陳公偉績生祠記

生祠出於人心感愛之不巳在古亦不多見如石慶
相齊邦人慕其行欒布守燕燕人服其庶餘如王堂
之平盜張詠之安蜀是皆有以孚民心而民心自不
能釋故民生而祠之欲其常接於目而莫忘也吾江
右屬郡有撫州偏在東南為大郡生齒繁而地勢坦
其東鄉如長林市可以四通而必達邇年歲歉民饑
強者成群擅開富室廩取粟無忌白晝橫行莫之能
當甚而操刃殺人雖用兵亦莫可遏久之嘯聚山林
時出四行剽掠觸處空村奔避不違積骸成丘流血

成川日新月盛乃至鄰邦均被其患刼奪貲財焚毀
宅舍淫污殺剥無有紀極慘毒莫可勝言有司捕之
往往失利江右監司以聞上廑
宵旰之憂詔廷臣議之僉舉南京戶部尚書應城陳
公起之于家加都察院左都御史遣總制江南軍務
南直隷閩粵湖浙悉屬制之公不敢以私辭星馳至
江右聞撫州東鄉寇尤橫甚遂先之請調廣西土兵
數萬曁兵民等衆分布毋城黎墟野塘三地皆寇要
衝也各總以監司董皆能官也委副總兵張君勇統
上官分領土兵各協心膂力贊襄廟勝之策於正德

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駐節撫州二十六日卯時三地隊
伍各奮勇進勦至四月初八日班師僅四旬有二日
兵無留行寇踣授首堅者無不摧深者無不入擒斬
賊首從約計一萬二千三百餘生擒六百四十八俘寇
屬四百五十八奪回被掠男婦六十三器械畜産無
筭夷寇巢二百六十五所燬寇舍四萬七千五百餘
間賊巢蕩爲平陸人獲往來無間餘招復業良民六
百餘家乃擇要會改長林市爲縣以安餘民於是彌
郡居者安行者順往來者絡繹耕者益力以致稽市
者益衆以通貨旅者任時以出入過者隨意以行歡

變呻吟之聲爲咲歌變奔馳之勞爲安逸變殺戮之
慘爲戲劇天若廓而愈淸地若鏟而益平百姓俱上
拱曰昔者何時今者何時安儂之功非總制之功而
誰功儂輩朝夕得以自由輙祝曰願公壽益高往還
得以自適輙祝曰願公位彌卲於是相與語曰玆特
口祝耳曷若協力建祠肖公像于中壽公功于無窮
俾民瞻其像而思愛戴千載如一日禮曰能捍大患
則祀之是有功于民緣人心報祀也公攘除寇凶非
捍大患歟禮合報祀也乃相率詣郡告于常熟陳侯
言乃蹝其情爰擇城隍廟隙地建祠一區正寢三間塑

公像于中兩廡各六間外總以門閭亦如數貞松巨
栢駢羅于門內外蔚然直竦于時稽事大熟穀價甚
賤百姓俱釀新綠携以登堂拜謁仰瞻公像儼然當時
臨戎氣槩莫不欣忭興思自是思之無斁愈久愈有
生氣陳侯述民情走使以屬余言余謂有功而祀禮之
最重者也周公嘗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王命寧周
公亦曰明禋又曰休享是蓋以事神之禮事公也後
世生祠之意具權輿於此歟然而出於民衆尤難也
公名金字汝礪由壬辰進士累陞至今官湖廣應城人

青雲樓記

發盱泝流而上可三百里有邑曰廣昌中有儒學人才自昔蕃茂仕至顯達要職者後先踵接難可以縷計識者以爲山水奇秀四出如羅帷然故多鉅族富室人物清楚衣冠齊肅往往自幼習學而學校盛出人才也學有文會堂堂後屹高樓題曰青雲乃新創也初其地爲東嶽觀弘治庚申分巡僉憲永興黃君珙巡至學用諸生言撤東嶽觀宇而虛其地地殊空曠識者以爲宜建崇樓第工役浩穰錢穀無所於出有司莫之顧也冬舉人曾君椿謀于生員揭琛乃言于揭孺人樂氏以樂雅能仗義輕財必助貲營建也

特易易耳琛一言孺人慨許遂出白金八百兩委姪生員揭瑾總其經營乃鳩工市材伐石陶瓦始于正德己巳冬十月七日成於明年庚午五月二十五日高三丈六尺修廣十二丈六尺爲間者五爲架者七重簷網戶丹雘礱石罔不周具精緻宏敞高際綵色煥發直與山光水影相爲掩映學校爲之改觀鄉曲爲之增壯俾肄業於是者益篤其工夫游息于是者益厲其志氣是則一樓成而衆美具其有功於學校哉昔魯侯作泮宮詩人頌之不一而足學校之重舊矣噫增重學校乃有司責也有司不能備而翻出于

嫠婦之仗義則孺人豈不爲賢哉矧世婦好興作助成者非玄虛之宮則浮屠之室今乃能助成學校之壯觀其賢豈不高于人數等哉蓋幼出于名家長配于宦室綽有禮度良人爲鄉之傑出雖往矣猶有光爲不愧下司馬之孫婦不愧于望族之孤婺其得賢名也宜哉茲因庠生共等請書乃爲筆之以詔後世蓋孺人撫之且黃樂崇敬女廣昌兵部侍郎揭公孟氏之孫[illegible]義官揭文昭之配云

瓜嶺夏家橋西鄉堂記

鄉城西出可十五里涉瓜嶺渡夏家橋折而北有祖

山崇疎田山環之勢如三台星下山腰葬妣饒氏夫人墳吾考[illegible]公祔

推恩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故妣亦贈夫人生於丙申年六月十七日沒於天順壬午年春二月初五日是年冬葬於斯切惟吾母祇生我一人劬勞之恩如天罔極曾無一日致養而北堂不辰奄氣如遺屣哀伏地於何報酬雖幸竊祿養不及矣痛哉痛哉今不肖男太子太保南還空後展禮墓下長號而已欲更入新修飾竊思地道尚靜神靈主安僉以爲一入吉兆胡可輕率苟且恐致驚動獲罪無涯於是收淚[illegible]

若相山之右平地空闊爰創墳堂一區坐乾向巽正堂三間入內一間立神龕限以亮隔四扇門屋三間左右兩廊各二間堂左有門內一間有牀有天井旁通廁室廊皆左右各亦二門守墳人居于右廊廊皆有出廒門之右又設廚房三間經始于正德五年庚午十二月十八日起屋豎柱于次年辛未正月二十二日迨至夏六月畢工又惟人本乎祖此山始葬曾祖妣劉氏孺人敢板立神主于神龕之左室右室則祀吾妣饒氏夫人（神主旁附食妻□氏夫人嗚呼音容隔矣神魂甚久）棄世遠矣然思懸于昊天德傳于奕葉精爽顯于古今庶登斯堂而薦獻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享祀有所而子孫得以永保於不朽也

南城水口橋記

距吾盱城東北有地名封源古有橋曰水口橋跨溪要會渡此橋而四達東通饒信南抵甌閩西盡盱界北連金谿冠蓋行旅貢賦供上必由之途我朝永樂間里人楊翰建疊木爲梁而覆之上構屋數楹天順改元臘忽遭火燬會春夏溪水大漲而夫溺者過半涉者病焉盱城名族雷氏東陽（東陽有慈母饒氏年垂九袠聞橋廢而人溺惻然興感呼東陽而修是橋東陽乃唯命爰鳩工計度易木以石溪堤俱疊石而分級等下立墩者三穿爲甕城通水者三背負砌以巨石蓋爲久遠計不慮水火也肇工於弘治戊午仲秋訖工於己未夏六月既望昔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夫溱洧之水大矣恐人病涉而以乘輿濟之日濟有幾何人豈若爲橋梁而濟人之廣且衆哉修橋梁王政也富有司存然水之大小不可以數計有司欲一一而構橋有不勝其煩而力不能民間有能勤濟人之念遇病涉而爲橋則仁心篤矣惠亦大矣豈不尤難得哉况雷

氏出於東平吳宋有子常者能從晦庵朱先生制特立義倉歲賙鄉人饑倉朱子作記以彰之惠利人其來久矣代有善人源流深遠東陽好讀書考論古今質產雅裕而能節儉有餘則能濟人如成橋之作當於理而奮於義豈若今鄉閭中有貲裕者不建寺則飯僧於事何益濟人之急務漠然無意一橋成而人賴以度者無貴賤賢愚之間又能上體慈心而用財以義其利濟人可以延于百年之永是利有倍徙於社倉而無愧名族之裔矣東平吳今爲雷姓是其名東陽其字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俞公生祠記

書江右屬郡有撫州撫州屬縣有樂安縣隣永豐寧都新淦豐城丁贛之界寇起必擾其境必經其途宋紹興間乃割地置縣以治之然而重山峻絶谷道深阻民俗頑獷入我

朝宣德間有賊曾子良首倡聚大盤山不久而敗弘治初有余瑞二僅十年而敗繼而范安一十五年而敗同時惟鄒仕興最黠且久橫行鄉村焚掠淫污殺戮拆割積骸如丘流血成河慘莫可言跳梁上下竟無敢當之者又合張元二屯郭山據大池聚衆得三千有奇焚掠淫殺殆及數縣駸駸及會省時各郡縣各有寇會

朝廷簡命俞公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七省軍務正德壬申夏涇陽穆世傑知樂安縣事乃請于督府公助以兵又授以成筭公親督天兵調達軍營巳塘其彭州防其西奔調遼東軍鎮仲溪龍偹其東奔調浙江軍深入龍險隨便潛伏調大同兩廣軍以偹追截委穆知縣會各路兵以勦之乃令良民導軍徑衛大池郭山群賊夜遁竄於崇仁湯家穆知縣乃與戰三捷擒戮二千有奇擒得一千餘人全師而[illegible]獻功于督府俞公避之樂安士民相慶曰昔也居者有桴鼓之警今則安居而枕莫昔行者有阻截之憂今則坦行而無虞昔征者有勝負之憂今則各安而樂業皆向天稽首而咸祝曰此皆吾縣侯之功督府總制之大德也儀輩沒齒而慕德其能有窮已耶於是何純輩合衆心請于縣侯請建生祠以像俞公之形容庶樂安士民感德於不朽也純等走書以屬余記余躍然曰此鄉之善俗也此余公之德驗也否則征行之勞人心能無怨尤今則人心皆感更生之惠伏除惡之速不徒感仰于一時且圖追慕于千百載也後世樂安人入公之祠登公之堂覩公之容儼若發揮指示號令區畫軍務皆再拜曰公乃生我之父母也衛我之長城耶真足爲世之楷式也

樂安縣重修儒學記

樂安縣界新淦永豐豐城之間古屬崇仁山峻谷深路隘箐稠强寇往來之途且居民錯雜阻險恃強頑梗之甚自古號爲難治宋紹興間始創縣而學隨之入我

朝自宣德以來屢罹寇擾至正德辛未夏汀贛流寇攻縣而學燬焉壬申涇陽穆君世傑來知縣事督府

委之掄斬首惡郊仕與已而慨然以興學育才爲務乃督耆民詹同壁等鳩工市材由是大成殿講堂齋饍暨櫺星門以次就緒皆煥然一新輪奐可愛又易民地以廣學基巍峩宏碩比舊倍徙來者歆艷興嘆稱羨不容口穆君乃進諸生而告之曰吾修此豈爲壯觀乎哉抑豈爲侈華美乎哉顧斯土久染寇習不知禮義故也欲汝輩於此朝誦夜絃博究書史窮聖賢之底蘊通古今之事變以明示之見禮義可習也斯土輙擅攘奪不知廉恥故也欲汝輩於斯入學出弟敬長尊賢優老慈幼重義輕利佩

仁服義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使人望而畏之見廉恥可尚也居鄉則人歆慕而不已出仕則人敬重而不秕輔世長民建功立業竭忠效節可以光前而裕後則學之能事畢矣假徒曰善紀誦之而已矣文詞而已爾可以釣利祿之媒而已尚何興學育才之可望哉於是皆再拜應曰吾輩敢不勉而樹德正俗以惇風化也是皆可書也故爲之記

樂軒記

距城三十里許有地名新豐西芙蓉山筆架山南豐軍峯山環于其地長江迤邐行直通于城外盱江江山殊綜其鄉有鉅族李氏居之李之翹楚者克恭君號安常懶人曾遊江湖迨老倦而歸不出者三十餘年生三子皆克家九孫皆挺拔可教次子冲字元和號冲陽子游江湖至山東沂州獲遇徐髽髻徐師錢峯李先生李深居四川雲臺山不與世人接甚妙眷生之術元和親會徐先生侍之幾五閱月倫講論難甚熟歸而悉進于克恭克恭以此鮮疾精神倍進飲食日增鬢鬚如壯年人有以自樂陶情詩酒終日醺醺齋有琴書廡有散渠庭有兒孫塤鳴篪應雅能奉順務致前人歡心不軒不冕而人尊之不侈不奢而

人自重之不傲不驕而人自親之雖無駟馬千鍾之奉而名望日高雖無九鼎方丈之養而清名日馥故搆一軒名曰樂軒想其在軒或坐則江山之勝自爾送清或卧則枕席之潔自爾適情況有車馬之絡繹賓朋之雜沓子孫之饋獻任安于軒而起居其曰樂軒也宜況俯仰無愧遠近無爭而心安于太平無虞之地身足以承之其樂乃真樂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焉況樂不止于三豈有復加于此哉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六

盱江張昇著

墓誌銘

翠窻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張氏諱文紀字立甫昇叔父也叔父與先大夫贊愍公同出昆季五人叔最季同爨者餘四十年家指以千計雍睦如一叔尤巽順幼有至性雖吾大父鶴川翁物故叔僅在襁褓妣陶孺人撫之曰而父早背不知而能有成耶即感類不自勝若解慈母意稍長言及鶴川翁遽涕泗不能休事母謹甚晨夕不

去左右母没哀毁殆絶恭愛諸兄終無改心旅遊江湖盡交海内士見者往往傾蓋願與之俱性好客會輙飲飲輙醉酣酣則浩歌長嘯欲挾飛仙而駕風馭氣遨遊八極不知身外復有何物足以繫之蓋英邁人也聰慧絶倫於事不學而能信口成吟亦甚清逸筆札蕭灑不拘古人繩墨雅尚大義應人急若不及客京師時有鄉人江簡二者疾亟旁無僕從叔日視之至躬爲調藥飲如是者殆朞月没爲棺殮之緘其餘槖以歸不虧毫髮至今其子德之如父吾家自尚書平章事簡肅公而下五守十令并餘紆金紫者百

數塋墓散在各境多爲豪家利據叔佐吾父復之今然嘗有依叔之力也昇官翰林叔來視者再京師士大夫見之嘖嘖稱賞多發於詩文以華其行贊愍公嬰病叔終日先後偕醫進藥父無倦容晚好習静乃距舊居數百武别構堂宇曾傷塵囂一軒臨圃圃植青柑取其翠色飄入筆硯歌吟自如故號爲翠窻郡舉鄉飲禮守賔之於筵辭至再三方就又舉爲介同飲者爲之改觀弘治戊申歲贊愍公謝世叔哀慟成疾彌留再朞不起時庚戌四月二十日也生於丁未年十二月初一日辰時壽僅六袠卜以辛亥歲十有

二月十九日葬于瓜嶺下配徐氏孺人有賢行生子一人曰昺配徐氏孫三人曰錦娶程氏卒續娶饒氏次鈺次鑑孫女一人曰愛王痛哉吾叔慷慨有大志而竟濩焉以淪謝不有以彰之其能爲心哉乃槩而銘曰於維君子天何嗇年表表卓偉氣宇軒然壯年遊樂覽盡山川孝友行義士夫稱焉兄弟四海交誼周悉善於應世身後名光克家有子恬養以尊奄忽下壽閟比重泉山光雲影左右周旋勒銘兹石萬古彌堅

故奉政大夫修政庶尹户部郎中官君墓誌銘

曩歲畿輔大存上廑
聖慮乃詔選部僚中有能聲者往賑之往者僅七人而官君汝清與焉已而聲績獨茂深得河間人心朝紳爲之擊節昇入仕也差後初未嘗一面至是聞君名熟思往識之後偶會間遂傾懷相語若久要者濈然風韻絕人昇固異之繼而總理邊儲于薊厥聲益振愈竦異之欲納交而未果也曾幾何時倏以亟聞差乎何斯人之不壽耶天寔嗇之也頃之其弟賢持翰林編修敖君山之狀泣而再拜以屬昇銘昇於君蓋翹慕之深者幸掛名于墓石其亦尚友之意哉故

不辭而爲之言按狀君諱廉號章軒又號後樂居士汝靖其字也齊之東萊平度人曾祖諱明德祖諱友才世爲鄉人考諱爵好學有義豕封主事再贈郎中配韓氏生君自幼穎異弱冠即以明經領天順壬午鄉薦第甲申進士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以憂去起而仍舊出權木料于江浙公私便之比還改戶部福建司主事監京倉出納之政殊愜公論成化乙未又以憂去戊戌復舊任出按民訟于靜海時民田百頃爲貴戚漁奪卒賴明之秋河間饑被
命往賑而民餬並充又疏六事于朝一曰廣賑糶二曰公地利三曰除民患四曰裁冗官五曰寬馬政六曰修武備深見
嘉納己亥還父老焚香遮道不忍其去冬遷浙江司員外郎尚書楊公知其精敏凡奏牘悉屬之議而後進庚子河間又饑會有勘田之行行及河間待哺者歌謠滿道太僕丞姚顯聞而續之曰分明聽得己曾語又遣官家賑濟來君酬之則曰重來不足當時事寄語兒童莫浪傳是蓋人心之屬望如此殺田甚白民産有歸中貴欲陷之以宮僚而弗顧也尋遷浙江司郎中往總薊東邊餉先是糧三十萬石逋君理之

積餘百萬石視舊三倍之寔以革宿蠹而溢出也又營倉于豐潤縣濬河以通約分淮揚漕粟二十萬之半充之以附近山海永平之軍軍士便之甲辰春功成當代還監帥諸公疏留之命未下而君卒矣時五月二日也嗚呼惜哉君爲人剛而不躁介而能容與人交有始終遇事風生不計身之利害故時譽歸焉加以博覽群書深有造詣出其緒餘形於賦咏往往膾炙人口最好言人遺帖雖疾猶臨倣不懈所著有運甓稿皇華清興集奕集瀛洲集湖門集手簡四帙通七卷藏于家距其生正統甲子七月十日年四

十有一配實氏封安人再封宜人有賢行先君一歲卒子男三人長熙載次熙志熙業女二宜春宜家皆在室卜以　年　月　日葬于　　嗟乎跡君之才之美宜顯用于世何壽止於斯而位止於斯耶君子不能無慨也已獨其遺跡鏵鏵有聲可銘而傳之銘曰學優以博氣鋭以剛東海之秀士林之良敬事後食蒞事孔臧郎署廿載行業彌彰清輿名稱如珪如璋年位未副邈哉彼蒼歸歟旅櫬岱嶽之陽夜臺既啓式固以藏枕山面水山水蒼茫鍾慶於後千載其昌

故處士吳愈盛墓誌銘

成化十九年癸卯春武隆邑庠訓導吳祐詣余再拜銜哀而告曰不肖雖出繼于季父然而先君子實天性之親也第制于禮而弗終三年喪其如情何痛惟先君子未耄而奄棄時成化辛丑歲正月五日也再歲不肖逼於有司充貢上京恫瘝實淪於骨髓孤罔極之恩而弗酬今已矣乎顧先德之在人猶恐日就湮沒敢頼立言之君子以托於不朽因道南京悉情於翰林侍講學士徐先生時庸先生憫之爲狀其實然而墓銘猶虛也敢以累執事余應曰諾夫祐金谿人也金谿距吾盱伊邇殊有鄉曲之誼余家食時稔聞吳氏爲望族處士君爲善人祐也克承之繼繼焉欲彰遺德是懇余尚何辭哉按處士諱盛字愈勝家于金谿三原里曾祖諱緝熙祖諱伯善考諱智明俱隱德弗耀處士蚤抱李令伯之哀事母以居絕意仕進時諸弟呱呱然稚齡處士仰慰慈顏俯念天顯維持諸季各遂室家之歡而家貲遂倍蓰于昔邦人右之且博覽群籍旁通衆技善於談諧最好賓友觴酌之歡殆無虛日君子輒多其器宇宏達好禮尚義周貧乏恥喪葬者不可爲數正統丙辰縣大夫選爲萬

石長以幹濟聞不私橐橐彌三十年鄉黨無尤之者構大廈甫成而厄于鬱攸復一新之諸弟欲異爨處士乃慕薛包之風推善者與弟自取其凉薄雖私産亦出分焉縣大夫嘗寄貯白金數十鎰當鬱攸後悉歸之偹封如故其見嗟賞于人人季弟忠盛暮年無嗣屬意在祐處士即命嗣之而弟始有藉焉祐補邑庠諸生頻助其費而屬其成詎意今春祐拜一官而處士弗及見耶嗚呼惜哉生自永樂戊子訖于成化辛丑計年七十有四配楊氏先卒繼李氏俱懿行子男三人長曰祉早世次曰禧幼即祐也出爲忠盛後

皆楊出也女二人卜以　年　月　日葬于
銘曰自天鍾美實而不華自我昌後遠而無涯倉箱
既厚不衛豪奢委輸既久不啓訾譁譽達于郡化行
于家溘然長往逢掖興嗟千歲而返神耶仙耶

昭勇將軍錦衣衛都指揮僉事栢公墓誌銘

弘治八年端蒙單閼歲三月二十四日錦衣衛都指
揮僉事栢公以疾卒于京師第有司以聞上軫太妃
之懿親特遣禮官諭祭工部營葬事而恩數踰等甸
有十日厥弟錦衣衛左所副千戶權踵余門而請銘
出本衛指揮僉事郭良之狀郭公其妹婿也知之宜

悉且言信而數余閔之再三而興感焉書曰世祿之
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紉姻連
帝室而預肺腑之親又非泛泛世祿之家之可倫哉
自古不知禮而覆轍相踵者不以僭妄則以奢淫也
今觀栢公之行大較躬服儉約嗚呼以約失之者鮮
矣其善保富貴者耶公諱杞字　栢其姓也世望
保定之蠡縣曾祖諱成林祖諱清俱以外戚恩贈昭
勇將軍錦衣衛指揮使初隸戎籍屢從征伐及使絕
域累功官至僉衛而公承之生有至性孝友足先端
重質直蚤有克家聲聞於騎射亦頗涉韜畧女兄被

選入掖庭成化改元冊爲
憲廟賢妃推恩及公之考進秩二級錫賚頻仍家道
寖殷家政皆公主之區畫周悉深得父之歡心門祚
昌盛恩眷日隆公不以自多退然若窶人子服室用
度一從節儉人亦忘其爲貴戚家考遘風疾躬進湯
藥夜不就枕者彌旬尋代父職朝夕甘旨之奉靡有
怠違成化辛丑考沒無何妣王氏亦殁哀毀骨立援
例請
恩遂有鎮國曁夫人之贈命父母兩榮始終慶幸公
感激無地愈加儉約而膏粱綺紈之習殆如脫屣也

晚好釋老之學終日杜門究之稍臻奧密論難反覆
率常屈服其徒雖富而能自嗇然亦能周急而無難
色昆季四人長即公也次權乃今求銘者次極次樹
皆膺冠帶之榮家庭雍睦內外無違言族有孤女堅
收養之逮成人嫁之如禮配王氏封淑人賢行可稱
乏子輙夭王慮曰柰何絕嗣續也乃媵公二姬生男
女六人君子曰天報善人也王氏先公卒側室吳氏
張氏男之長曰俊吳出也次曰傑曰　張出也女三
尚幼公卒年僅六十有二十以是年月日祔葬于先
塋之次嗚呼生而都禁旅之崇班殁而屢

愛慈之優渥家啟嗣昌起人愛敬而不罣物議者公者所謂善保富貴者非耶銘曰倚位而驕怙祿而侈氣勢洋洋人談感里驕與凶會侈與禍逢彼何人斯寧保令終有美如公卑以自牧志耽老釋何嘗縱欲

於赫

湛恩益振其家榮金紆紫不以自華一儉自豐一約易湯人皆含榮我獨禮讓奚趣保全況俊名傳嗟嗟下壽奄秘重泉青山在前流水在後壁藏自輝光迴

宇宙

鄉貢進士勞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德化勞君本道再上南宮而不偶乃卒業太學太學之士從之講者甚衆君好古力學呻吟呫畢終日不倦而繼之以夜一燈熒熒吾伊聲播比鄰徹曉乃輟而旦日復然人皆難之君不覺其勞勤也日新月盛學識充贍儕輩推讓積勞成疾而功猶不改常度弘治乙卯六月忽口禁手顫而不能言醫者脈之曰五臟敗矣蓋爲疲神故也不信宿而卒時六月十日也士大夫惜之曰以斯人而不壽不成其器何謂哉以君惇實端重退然若不訥人而胸次淵宏凝遠人莫能窺其際且蚤出庠門而布衆終才[illegible]忽綺紈氣習尤可器重者冢嗣先還君客死天涯僅煢煢二弱息家山數千里而欲歸其襯識者危之會子婿進士黃清自吾圻來正值君卒之明日以殯以斂了無遺憾又清居未席煖乘被命于南得以護君喪偕還庶免道途之艱苦人以爲德致然也清乃狀其行請余銘按君諱溥本道其字也世居九江德化縣高祖諱仁先曾祖諱用和皆不占仕籍祖諱崇以貢士選授湖廣麻城縣學訓導後封江浦知縣祖妣余氏贈孺人考諱鉞舉景泰甲戌進士歷江浦臨清山陰知縣官至湖州府妣郭氏封

孺人君性孝友鍾愛于父母父守湖州屬疾君聞之不能就枕翌日趨往路餘千里隆冬冰雪飢膚皴裂兩足重跰而不知也至則父歿已還柩矣亟回而母亦喪于舟二柩抵鄉輓歸于家數日忽謀諸弟曰親柩在家深慮不測盍早就壙乃不避陰陽家忌諱而葬襄事之明日鄰廬災及門館蕩然人服其先見之明也友愛二弟最篤處宗族鄉黨亦有倫義嘗有[illegible]橫者犯之絕不動容其人亦赧退郡將延于署訓其子弟雖久而不干以私至是卒年僅四十有四距其生景泰壬申八月初五日配胡氏子男三人長阜相

父傳相紉周相女二長適進士黃清即狀君之行者
南城人紉未行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地銘曰分符
政譽有偉嚴親書志經史欲紹前人嗟英卿薦鴻漸
有因往來京國服勞艱辛罄心右道靡敵精神自期
遠大柰何數迍盡歛文采我塚江濱

武畧將軍包君克新墓誌銘

錦衣親軍所千戶包君諱鑑字克新乃浙江處州府
松陽人也派系申包胥之裔至宋有諱[illegible]者官大理
評事由婺徙居松陽之鏥湖由是族蕃而仕者益顯
諱敬善者君祖也入我

朝洪武間補青州儀衛司校尉考諱廷禮代之年深
陞小旗正統五年改錦衣衛景泰間以賠遊儲陞百
戶至君尤振家聲事繼母恭順因遂讀書尚禮言笑
不妄恂恂然如儒生蚤主家務粒粟寸帛不以自私
出納唯謹親舊有難趨聊恐後士大夫器重多納交
焉家愈殷裕天順四年襲職以勤敏見稱明年曹賊
犯
闕與衆竭力夷之
詔賜金旌勞成化九年土魯番侵哈密
上命從高陽伯諭解之

賜服麒麟以行仍行諭諸番申以信義番人無不服
從成化十五年遼東建州弗靖從總戎保國公朱永
征之俘馘有功陞副千戶明年推掌大慈仁等寺莊
弘治十一年
賜誥以侍鄉黨榮之十二年乞休十四年辛酉卒于
第七月五日也距其生宣德癸丑五月十六日壽六
十有九配梁氏賢淑宜家無妾媵以恩子六人女一
長祥中弘治八年京闈鄉薦娶靳氏次禧以功授錦
衣百戶娶符氏次祺娶劉氏蚤世次祚娶李氏以義
冠帶次祐娶敖氏比皆梁出次祿肄舉子業女幼在室

皆鄧出孫男十八希賢以嫡孫襲職娶馬氏次希德
娶朱氏次希忠娶王氏餘尚幼孫女亦如數長許羽
林前衛指揮梅洪長男餘亦幼卜以是歲七月二十
六日葬于通州武清縣河西里祖塋之次辟余校文
時所取士也乃踵余門𢹂光祿少卿楊君潭狀伏泣
以請銘嗚呼君孝友信義素孚內外效官邁烈而秩
至
禁近五品家富畜饒蘭玉森列其盛矣哉然而貞趣
不在是也方且尋幽選勝欲脫迹塵囂之表其高於
輩流數等矣是可銘銘曰以勤敏而振職以邁烈而

顯親以溫和而人愛以儉約而家殷以孝友而稱於
族黨以信義而重於縉紳以善積而秀茂子姓以志
高而脫畧貴壓嗜斯人形可埋而名不可埋

張封君墓誌銘

封承德郎兵部職方主事張君諱禎字廷美乃順天
府宛平縣人也大父諱從義父諱貴世濟賢淑妣武
氏克順以相生子三人長鎬蚤世次祥君其季也篤
實醇謹中無城府家固陵替生事殊窘君承之以勤
儉卓爾自樹卒致豐碩然而朴素如初事親曲盡孝
道二親俱高壽而安之逮終又極哀毀喪葬如禮與

人交重然諾悉衷悃士大夫往往樂與之游有告急
者周之恐後有假貸者應之不責償有逋負而遺繫
者輙賴以釋儕輩義之嘗貿易人誤投金十斤君計
之過直慨還其餘有勸之匿者弗聽也母黨有舉其
緡以營生不幸費盡君憫而焚之劵人有長則獎進
之以成有短則善諭之以悟偉乎士君子之心也故
人無疎戚賢愚敬愛之者不貳尤篤友于之誼兄祥
子女數人藉之以有室家從姊以疾而甘婺則事之
周備終始有資年至六袠以没起家雖尚廢舉術至
於教子則專尚儒業玠以明經舉弘治丙辰進士擢

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就養于行署踰一載被
恩例封如子官玠彌三載考最又改光祿寺丞君緣
而得老于京師初配唐氏繼李氏俱封安人側室唐
氏生四男子長誠娶宋氏先卒次即玠娶李氏次瑾
娶王氏俱李出次瓚娶宋氏側室唐出二女長適武
驤衛千戸邵瑛李出次適錦衣衛王浩子欽唐出孫
男　孫女　以疾卒于弘治辛酉五月廿一日距生
永樂壬寅閏十月十日壽踰八袠嗚呼自少艱關百
出以立家乃至家成而子貴榮食天祿光領
恩章承頼者日繞膝下而罔雖憂子不數歲而擢至

京堂秩錫慶綿壽而考終迄凝福壽兩隆孰得而儷
之其不有自來哉君子於此益可驗天之福善不爽
也玠卜以卒之某年月日奉柩葬于都城南七十里
鋪附祖塋之次乃衰絰携刑部員外郎同里汪君獲
麟狀泣而請余銘銘曰顯違以立邁種以成益滋培
植乃茂以英蟠蟠庭桂貽謀之徵躬食厥報彼蒼有
情匪維私情稱物之平既耄而寧既暮而榮度德比
義何負平生爰卜佳城依邇都城歛斯精釆式固幽
扃

明掌錦衣衛事鎮國將軍都指揮僉事陳公墓

誌銘
錦衣衛乃
天子親軍專扈從巡警實列衛也為之長者總禁旅
殊衆地切而任重實要職也
朝廷輙愼簡其人而難其授亦有在衛尤不可得者
梭自他衛以任尤難得也祥符陳公彥龍乃由外藩
而授是任識者深難之翕然稱為允當公諱雲字彥
龍世為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祖諱得入我
國朝歸附隸戎籍于蔚州右衛洪武三十三年從
文皇帝渡江以功累陞至正千戶卒考諱祥永

年以蔭補職羸弱隸錦衣衛優給給全俸會
朝廷論功以父任陞指揮同知優給如故三年復蔚
州左衛累征北虜以功陞署都指揮僉事正統己巳
從駕北征戰沒沙漠公承之襲指揮同知繼推把總神
機營總天順辛巳屬藩表冠起隨總兵顏都督平之
遂陞指揮使成化壬辰北虜犯延綏又隨寧靖伯往
禦之有功陞署都指揮僉事丙申奉
璽書任四川行都司守備建昌踰七歲終始止廩米
餘不費有司癸卯充協副移守凉州自建昌行而民
夷上下不忍其去遠送之痛哭以別其得人心也類

如是無何仍奉
璽書充參將分守延綏丁未陞副總兵協守延綏尋
進階實授弘治戊申虜犯甘凉領遊兵三千繫之虜
聞遁去庚戌徙北小王子犯雲中領軍往之聞風而
遁癸丑出使湖南凡饋遺之禮俱峻卻而弗受纖芥
士大夫韙之甲寅進掌衛事仍
命總緝訪重務公同知古今大義子史兵書覽之殆
遍慷慨忘身臨戎對陣意氣安閒而動收成績煦愉
士卒俱皃藻樂附入掌錦衣出入禁闥左右
龍輿小心愼密克鮮愆尤而密緝事情有以潛消姦

宄操縱適宜未嘗有寃濫者生平能汲引人才有自
偏裨而官至都閫都督職至總戎師守如彭清董者
非一也好義循理士君子殊器重之不意卒于弘治
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距其生永樂癸卯十二月十
八日壽七十有八配王氏贈淑人繼賈氏張氏又繼
皇姨李氏生子男二人長俊王出也娶虎賁衛指揮
張勝女早卒繼其季亦卒繼劉氏李氏次儼娶都督
許寧女伉儷俱卒孫男四人長懷娶錦衣衛劉鋼女
次悅娶襄城伯李鄘女餘二俱幼孫女四長嫁都督
張欽孫餘尚幼俊等卜以是歲月日葬于阜城門外

兩家店之原合先淑人王氏壙先期俊携鴻臚寺右
少卿廣陽楊君瑢狀踵門泣而請予以銘嗚呼公孝
友乎於宗黨信義重于朋儔不識彰于位著恩惠結
于士卒而壽考令終可謂難得也已敢銘曰猗歟陳
公奮自武弁樹聲妙年人稱老練承家習幾遼總神
機迭從戎麾偉績有歸載陟崇階開閫于外既固且
完邊陲寧泰副帥西夏大年欽蹤謀畧機變聞于
九重爰召邑鑾禁旅是總維鬼維蜮焉敢蠢動踰七
望八懿此高年操心罔愧式穫歸全阜城之西兩店
之東瘞玉閟金有光山水

明威將軍錦衣衛掌鎮撫司事指揮僉事韓公
墓誌銘
弘治九年丙辰孟冬十月錦衣衛鎮撫司掌司事指
揮僉事韓公卒有司以聞
上悼惜之命禮部即其第諭祭既而卜葬有日其家
嗣效賢率諸孫造余泣而祈銘其狀則太僕寺丞鳳
陽胡君顯宗具也公諱璟字廷璧初為陝右人高祖
仲文事元守威州因家于是今廣平府威縣是已曾
祖忠從
太祖文皇帝靖內難有功授錦衣衛千戶祖昇考寬

皆繼襲是職公生居次子自幼好學肄舉子業受尚
書于侍書謝祐日肆充闡博覽書史若少微通鑑節
要上下數千年事畧對人輒能成誦績文蔚有理致
詩詞學古大家作字得趙松雪體格而可觀至於騎
射亦雅閑習識者才之銳欲以明經進不意兄琨沒
以次當蔭遂官錦衣護侍
輦轂餘二十年聲出人右衛使壯之凡有劇務責成
于公成化初督修豪房殊堅緻而不曠日官長喜而
勞之以牲幣眞定民為權貴奪其田屢訟不決以屬
公案而歸之權貴雖恚而不顧也壬辰西戎土魯番

者侵哈密國無王僅有王母乞救于朝
憲宗皇帝命將往援而公參謀之兵入獲其酋迭里
米失舍列夫丁等以獻戎人奪氣又撫諭其餘黨無
何悉平率出于公之策論功有金帛之賚丙午鎮撫
司缺理刑官
詔愼簡其人吏數薦而莫有當
上意者卒以公名進遂擢命乃仍舊官而理司事夙
夜勤慮惟刑之恤書議獄緩死罪疑惟輕數字于座
右蓋自警也有要囚大辟必焚香祝天務求其生繫
囚即至訊鞠立遣不至塡淹留滯禁言之類上罪惧

旨護及者爲白而釋焉稍涉疑貳多從寛貸賴以全
活者甚衆夏則躬視犴獄及桎梏而疏滌之慮生疫
疫染疾者則給以湯藥獄之章手自屬草不以付
吏筆不停揮雖隆冬手皴裂而不知也獄成未嘗不
稱
旨弘治壬子
聖天子軫其勤勞陞署指揮僉事仍舊管事甲寅賓
授錫勞頻仍每蒞新之餘即沾癘賜乙卯秋正訊獄
間忽遘風眩疾歸而藥之弗愈丙辰春以久廢
朝叅請免

詔優答之慰藉尤厚公重違
德意乃強起視事已而疾轉篤以没距其生正統己
未十二月二十四日年僅五十有八以今歲十二月
初九日葬於順天府大興縣劉家莊之原附先塋也
配恭人王氏有七子長即效賢弘治改元襲侍
青宮恩授冠帶娶周氏繼娶趙氏次效良娶温氏次
效方翰林院四夷館食才娶沈氏次效正習舉子業
娶汪氏次效古效今效時女一人適本衛黃都指揮
子鉞孫男四偉仁佐佑孫女四嗚呼公承勳閥之餘
領禁旅之寄司

詔獄之殷地親職重式副任使而典獄餘十年寔司
人之大命允當情罪或疑濫慈祥愷悌之心常浮于
聽斷審覈之表結知
明主始終眷遇可謂難得者已矧孝友可實宗黨推
重正統己巳考没于北征時八月望日也歲當是日
享祀無聊北面設祭大慟不已事母大恭人劉氏承
順無違恭人喪明公每親梳坐起自公退必造膝下
問候晨昏定省无切至於没齒猶然自奉儉約內無
嬖侍凡中饋飲食悉出於王恭人姓好施予親友待
以舉火族姻賴以婚嫁者甚衆遺詩若干百十而章詞

曲稱是餘散逸者猶多也嗚呼若公者其能使憲而
弗彰耶不可不銘銘曰萬善之莫先於親我懷若
人惟孝終身世祿而修辭克由禮我美若人儉以終
始何法以削寬何由伸我愛若人典獄惟人出入縲
廷屢回舜目四十餘年天錫其福子孫蟄蟄克紹箕
裘家聲愈振天永其休全而歸之晏然宅兮劉莊之
原天相其宅

岳州府判致仕內江高君墓誌銘

南城有善令高君宗望乃蜀之內江人以鄉進士優
選來令南城八載而蔚有善政士民愛之終始厥初

治務嚴簡有誤施而過遽君即悟而濟以寬和竟致
訟簡民安賦役易辦蓋俗淳故也未及滿考而遷岳
州府通判僅七閱月乃告休夫人莫喻其故不知君
賦性朴好靜有志于家山水觀其續淵明辭賦歸田詠
槩可見其情之所鍾居五載而絕迹公府至今弘治
壬戌歲夏四月四日奄逝時冢嗣公韶以鄉薦在京
不偶南宮卒業太學聞訃大慟連日痛毀骨立乃携
狀踵余門而請銘按狀君先世湖廣孝感人曾祖諱
興六者避元季兵入蜀而估內江遂爲內江人祖諱
明父諱文恭緣貢入胄監應銓曹試授貴州思南婺

川令改補江山致仕而壽終于鄉先配閻氏生二子
長周南以耕隱次召南以庠生入監未仕歿繼配劉
氏乃生君諱裔南宗望其字東崖其號也自少篤學
刻苦讀書其體癯弱父母慮之成疾每節其誦讀君
潛心肆業不輟成化戊子中鄉闈式曆己亥猶在太
學一旦心動體慄深慮母有疾遽謁告歸母果伏枕
遂終養至成化丁未出就選獲令南城初配李氏生
女而歿繼配亦李氏蚤歲子女俱不育乃後以兄子
公元娶唐氏繼明氏陳氏李氏晚乃生子即公韶也
娶冉氏次公夏娶蕭氏次公謨娉蕭氏次公武聘姜
氏次公勺聘劉氏則室劉氏出也女五人長轉秀適
成化丙午舉人張作襄次轉榮適儒士鄧存正次適
儒士余載采次許陳又次尚幼君生于正統丙辰距
今壽六十有七平生著述殊多留藁者少惟三溪日
錄盱江政暇録藏于家公韶甫留西還將奉柩卜葬
于某年月日葬于鄉之某處嗚呼君言吶吶然如不
出諸其口而沉毅有謀簡素不華可尚且居家孝友
居官有聲理宜忠銘銘曰不矯檣名家以孝稱不赫赫
聲官以政平嵩里已而出不險以傾量勢而已不驕以
盈早休宦海雲壑馳情曾未稀壽詩乃秘佳城全歸畢

志孰爲乖輓銀城之秀鉬木之清魄安于此爰勒以
銘

盱江張昇著

墓誌銘

樂菴處士墓誌銘

江右萬安有望族劉氏鄉黨貴之號劉半縣劉有諱茂林者宗門重之爲偉人述善其字樂菴其號也有隱德故人以處士名其卒以弘治辛亥距今十有三年乃克葬其從姪兵部武選郎中捷携湖廣方伯述憲君狀請余誌之余因其狀而述之其鄉人乃敢言劉之先祚將人也宋季有功南者丞萬安而留家于

是久之食指甚茂至曾祖諱昭年不仕元家居甚爾有遺芳集行於世祖諱儀翼叅世後以大司寇廣衡公貴俱贈刑部尚書考諱齋泰號逸夫孤而自振正家檢身爲鄉人儀範配妣黎孺人協德婉美宗黨稱之生處士質直儉約有古人風大司寇公歷官皆昆季居鄉者猶同爨家政悉隸逸夫張弛之逸夫不以門高自侈節約其家愈謹家道雍肅有序其翊替力任之功實處士也夙夜勤篤未嘗有膏粱氣習逸夫輙稱曰克家子逸夫卒處士率羣從不忝于素創祠堂刻先集建書館青雲之類皆有尊祖敬本意季父

大司寇公體之厥後雖異居羣從兄弟每行婚喪之禮必質于處士處士爲之從容審處悉當故事無巨細必倚之處士亦克任勞不厭昕暮暮輒俏于外不完不已兄弟輩賴之就緒者三十年猶一日也且清苦恬淡孝友備至事繼母孝養不貳心處子姪有揚善匿非竟致同歸于善與人交曲盡情誼而亦不失正賙急恤難唯恐弗及自壯逮老足跡不至公府成化丁未雖疾亟亦強起辭先祠無何而愈於是感慨閫終身遺後之計乃營壙于先隴東創室于舊居之南以畢其志乃曰吾先人遺體有歸吾後世子孫有

所吾志足矣復何憾焉又五載而始卒七月初四日也生於永樂己酉八月初四日壽六十有三配朱氏都憲松厓公之從孫蔚有懿德子男四人曰用實啓選長用東山新嘉驛丞次啓邑庠生次選省祭官仲子實先卒女一人適龍泉項堈孫男　用等將奉柩葬于某原嗚呼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其處士之謂歟人以處士稱之宜也銘曰

萬安名宗如劉罕比隱顯有人人稱處士司寇馳聲方伯繼美國爾忘家家政誰理處士於斯眞克家子躬率羣從孝友是履鄉黨歸心家聲益起三十餘年

雍睦終始下壽僅餘鉅意止此銘以徵之傳信閭里

南京鴻臚寺少卿楊穀翟公墓誌銘

鴻臚翟公克勤任序班時與余聯第以居日見其當雞未鳴而起起則振纓聳隆隆徹人枕寐中不間寒暑風雨何其勤也歲輦鄉米以自給於公府接引人不授其饋遺何其廉也每朝見者不問官之崇卑内外溫存之啓導之不使至於失禮儀何其愛也好與士夫還往欵門者無虛日而尊亦不空何其好客也察之終始如一未嘗有厭倦意余以是敬愛之而篤莫逆之交余以南謫行公孫手垂涕眷眷不能别辱

公愛深矣别殆一紀而會晤則無幾公以謝仕去息耗猶相聞也詎意今歲秋忽見其仲子宗義衰絰來號泣而以銘請余始知公捐故矣嗚呼惜哉然而余尚忍銘公墓也哉按公諱勉克勤其字也亮之楊穀人世家七級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諱寬俱家食不仕家故饒裕貲産殊廣公幼時天分警敏第不好學而好嬉逸父慮之深責以躬耕苦之左膊偶遭苦犍觝而仆幾危既而愈遂自奮志就學學日以浸長補東平州庠弟子員後膺貢入太學被選鴻臚寺序班不愆于禮三載薦陞司儀遷署丞禮益習

朝廷有大禮輙被文綺白金之賜者無慮十數又三載薦陞寺丞考績進承德郎

敕贈二親如其秩乃慨然興哀曰柰何無祿養而不逮矣追憶吾親之訓之切吾膊痕猶存實愛之深也罔極之恩悲思之情其能自已耶遂扁堂曰慕耕識吾親之善訓也公卿士大夫善詩者皆詠歌之有編刻在鄉人又為之斲石像其躬耕膊傷之態無非表彰其不忘親之孝也九載滿考又陞南京鴻臚寺右少卿踰三載乃致仕歸全鄉曲弘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染疾而殂距其生洪熈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壽躋七十有六配宋氏有懿行先卒而無出側室李氏生三男子長曰宗仁任鴻臚寺鳴贊次即庠生宗義也次宗禮先卒女一人適翰林院檢討石珪孫男女六人俱幼卜於是歲十一月初十日合葬于安人宋氏之壙從祖塋也地在七級嗚呼公形體魁梧頎然玉立音吐洪亮見者異之且為人質朴不華對人肆口而言中無城府外無表襮以故人愛之仕餘三十年終始司禮儀事燁有聲稱年六十有七而歸幅巾藜杖出入自適而足不履公府鄉人不識其有官濟人婚喪而不使知之其往來于是者往往多士大

夫也必問翟鴻臚安否又有子繼其舊職而榮進未
可量年幾至耄期不可謂不壽公之介福祉隆矣得
于天者厚矣理宜銘余不得而辭乃銘曰耕而奮學
學優以仕妙選鴻臚禮儀終始竟擇
龍敕追榮二親遠惟嚴訓哀慕沒身不負于官不愧
于父勤儉自將多歷年所進而知退晚樂林丘以舟
以杖任意夷猶有子繼榮安而且壽再世鴻臚式鍾
天祐陽殺之境七級之涯全歸于是復何憾耶

封武畧將軍錦衣副千戶潘君本中墓誌銘

錦衣衛爲

朝廷近職而克舉者鮮當時以能著者人推君君本
中乃應天府溧陽人諱庸本中其字竹西其號也宋
元間宦達而宗盛至我
朝其大父諱貴名緣詿誤謫戍家道自是衰落其父
諱道信幼失怙恃依姊之夫管誠誠弟善錦衣衛校
尉歸■見道信才之遂妻以女永樂初從
駕行在因乏嗣以道信代役乃占籍歸氏遂從其姓
生四子君其長也童年而二親繼沒遺弟廣甫十歲
次庠僅四歲孤稺窮處煢煢靡依所賴君雖幼能奮
厲屹有巨人志撫諸弟無異心逮年十六補父役十

入配金氏金氏善持家家日以起君無慮內顧而專
從公務譽寔以廣者金之力也深見信于衛使袁公
彬委以文案天順癸未指揮門達誣陷袁事連君有
欲之謀賄門之親信者以求免君固却之誓死以報
紀乙不僥倖以苟免也竟連坐謫戍遼東二子長杰
十齡季楷八齡女在襁褓君條畫日需具乃以託於
弟而後行弟亦念其鞠成恩而不負也成化改年被
宥還調武成後衛小旗家用罄竭第骨肉完聚若再
世而會樂而忘貧也乃以詩書督成二子頻延師友
以開其聰明二子遂緣進脩無何袁復位君亦復以

年勞陞總旗成化庚寅選入東廠辦事人皆爲君喜
君乃深慮有失忝於其父以父避太監院伯山之薦
故也已而供職殊稱獄無寃濫而於心實安壬辰以
捕寇功陞至實授百戶乙未荷
恩贈父如其官妣及配俱安人寖階通顯乃慨曰物
必有本況人而無本其何由以主耶人本於祖潘吾
姓也再世而冒歸氏今官有顯命而不知吾本以顯
吾祖不幾於忘本者耶遂疏以復姓如志人皆韙之
弘治戊申謝事家嗣杰襲職治獄有功甲寅陞副千
戶君亦進秩如子楷以丙午鄉薦舉丁未進士改翰

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陞陜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兵備西寧有渠者庶出也初以輸邊粟爲義官復以入吟密功爲冠帶總旗三子俱有職任君之訓也實君之積慶也女亦三人長適錦衣千戶許瑋次適錦衣千戶王輔次適鄉貢進士龔業孫男炳選入侍東宮曾孫表尚幼君以今弘治十五年壬戌三月初九日卒于正寢年七十有四生於某年月日也將以是年四月日葬于城東下馬社之原嗚呼君生而孤弱室如懸罄幾無以自存乃能植其家成其弟孝友之名大著中遭險嶷子身東戍又能仍舊樹聲佐當

路以效職卒至榮躋官秩晚而亦綿家慶嗣息以文武兩顯身享榮壽若君者可謂難能者歟不可無述也余因其二子携狀泣懇以銘請乃不辭而爲之銘曰天下之蹇莫蹇於孤以孤而振允矣壯夫天下之强莫强於禮以理折姦伊人可喜天下之樂莫樂於家家敘子貴其慶無涯君克兼之謂天有定瘞王于玆實考終命

何淑人石氏墓誌銘

新昌何淑人石氏乃宋御史中丞公弼之裔今刑部左侍郎公世光之配也世光與淑人同邑淑人厥考茂忠公擇所歸以歸侍郎公公舉成化己丑進士尋出令宜興時公府歲久傾圮荒頓殊甚淑人與公偕每日必四更起躬具膳羞一日忽見白皙者卧房脊婢驚仆淑人曰人也何足怪形遂泯又夜見物狀如驢者自厨出淑人曰犬也何來又夜五碗俱覆堂階婢駭驚淑人曰非汝避忝起而故爲是耶竟亦無患噫見怪不怪非智者不能也淑人其智矣乎癸巳公被徵入爲監察御史淑人從之入京邸行橐蕭然幾無以給日需淑人安之三載膺
勅封爲孺人公送出按南北淑人獨居京邸勤苦益勵

辛丑公守河南淑人與俱迎舅姑就養朝夕服勤深得其歡心甲辰郡大饑官俸亦不給淑人膳舅姑必精美已及婢僕啖糲粥襍以秕糠丁未公陞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弘治己酉分守遼東淑人侍舅姑南還庚戌公轉四川布政司右布政淑人仍在鄉不欲離舅姑左右癸丑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按南直隷未幾遭外艱淑人助以舉喪朝夕哭奠如禮丁巳公服闋奉
璽書巡撫山東淑人仍在鄉侍姑戊午又膺
誥封淑人

天語褒奬之甚渥也己未公入補刑部左侍郎壬戌
淑人始至京無何而卒時九月三日也距其生正統
壬戌二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生子宇國子生娶
氏次　庶出也女四長適余嘉言幼在室宇扶柩南
還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乃撰狀造余泣懇諸銘
余因得淑人懿行之詳嗚呼淑人大較孝敬慈順行
靡有愆語笑最鮮雖以同輩父居未嘗有戲狎語上
而舅姑安其孝中而夫子樂其助下而子孫婢僕仰
其恩勤儉終其身雖貴顯不易也誠可謂賢也已當
銘銘曰智以弭怪禮以提身儉以制用勤以率人至

性在孝協内外親㣲成夫子榮躋要津較德歸功
誥錫
紫宸不賁門祚厥惟有因閟輝于此令名弗堙

故中憲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徐君
墓誌銘

同年友提刑副使徐君伯亨當成化己丑策名進士
後僅浹旬即被選入翰林院改爲庶吉士日讀中祕
書時預者二十有一人朝夕群處漸涵禮義心孚意
契麗澤相資和氣藹如也君年差長襟度夷曠信口
而言言皆確實與人交洞見底裏無少矯飾以故同
年尤愛之重之垂三載學識益博而濟用益有具辛
卯
朝廷各授以官君得山東道監察御史乙未巡視光
祿寺言數事有理悉見嘉納按長蘆等處鹽法事皆
以易直處之而法亦不廢人稱便焉巡京通倉儲奸
狡無由措手三載書最階文林郎膺
勅命贈考如其官母與妻俱孺人己亥九載滿考陞
至此職提督屯田植善抑強疏理寃獄人無怨尤又
五載丁未謝病歸京師日與故人還往纚纚自得脫
畧富貴澹不以退休介意平生好奕每對局終日竟

忘寢食家徒壁立有時日食不繼亦不顧也又好遠
遊徧覽形勝與故友偕往有知己者周之輒讓　故
文未嘗有彼此限嘗渡淮一子溺水死雖哀之而不
屑屑于顏面其遊與自若人皆異之雅與今大司空
曾公克明布衣交稱之不容口故其沒公爲狀之甚
詳以屬余銘按狀君諱譙伯亨其字也先河南開封
府太康縣人洪武初曾大父諱普義者以功陞至羽
林前衛指揮僉事遂占籍京師大父諱彥秀父諱文
祥俱無官守生君自少頴敏遣入郡庠學業日起提
學御史試之首諸生一時大有名諸生多願從之遊

舉中成化戊子京闈式繼舉己丑進士配潘氏卒繼
以齊氏俱受
封贈再繼陳氏孫氏子二長璧以國子生授鴻臚寺
序班次琰卒女二長卒次適錦衣衛指揮朱驥次男
宥君卒以弘治壬戌歲五月二十九日距其生正統
丁巳五月十六日年六十有六卜以今歲六月二十
日葬于湖渠原祔祖塋也嗚呼君與余交餘三十年
其孚愛之情質直之性有常而不易雖歷華要而貧
約終身畧無戚容亦無經營意盎乎春風和氣若與
世相忘焉殆庶乎安貧而不慕乎其外之意不亦難

得者哉乃不辭而銘曰古人矯性見于韋弦孰若吾
友一任天然善與人交洞見肺腑握手怡然有情必
吐中外臺憲聲凜氷霜窮達更遞勢利兩忘朝而嬉
嬉暮而嬉嬉惟勤惟榮樂何如之晚亦好遊齊魯淮
楚適與是資不覺勞苦奈何乎命奄致沉淪年僅下
壽湖渠以瘞

鄉貢進士次兒元中墓誌銘

吾次兒愈字元中初名麟後以兄弟名從心不欲異
也故改從今名蓋誕彌之旦先夕余夢私第屋上有
碧麟馳棟宇皆動驚而覺以語配上官淑人亦言[illegible]
繡麒麟服夢與余符心異之時在京也四歲矣乃起
而趨
朝朝罷還第愈已生矣淑人舉止如常了無疲困意
甚易生也因以名麟志夢故也既而體貌奇偉面鐵
色目光如電朞而能言再朞兒思就師訓詩句小奴
抱愈在側未數過愈能成誦比日皆然師始異而訓
之不三次輙誦而習日積至百首餘引之誦應聲如
流水不遺一字稍能馳走即知禮見長者過坐則爲
起端拱而立女奴強坐之恚曰吾見尊長過心不能
安汝何強我爲過者無不矚目甫六齡出就外傅誦

書日記數百言吾伊聲清亮可愛占對殊敏往往有
奇語與同儕處有詬人母者已則顰蹙曰汝豈無母
而辱及彼親何忍無何學績文即有思致師語余曰
此兒不凡矣初病鮮氣壯新安舉人程玠偶脉之曰
此血氣終有歉余不然之僅九齡以疹受風泄不止
果氣體不及前遂甚玠擧進七再會診之則曰以脉
壽亦不茂恐不能至三[illegible]耳然而穎敏益增遣之歸
侍祖祖鍾愛特隆弘治戊申余遭外艱還江西提調
學校副使東昌敖君靜之過余見愈愛之出題以試
愈文成君訝曰記舊文耳已復出論題愈援筆不停

若不經思索而一筆千餘言君乃愕然曰語老氣稚奇才也遂欲其應明年鄉試年甫十三余以其年稺力辭之方巳君頻舉以勵學者以是年雖十三四有名鄉士大夫間自後以儒士明春秋經會考輒居首兩應江西試而不偶巳未余任禮部右侍郎三載考績後例得蔭
詔以愈補國子生司業餘姚黄君廷璽季考第天下士愈每名優不二則三出其文示六館師徒莫不心服居常以文會友友人盛推之以是名縉紳日隆至酉京闈鄉試魁春秋經名在第四士君子屬望其大

有成也壬戌正月三日猶與友會講被寒翌日乃病至二十日不起勤學勵行乃其天性不意緣此而致疾以沒痛哉其生成化丙申年正月二十日年僅二十有七嗚呼吾兒生有異質使吾家積善之慶宜深且久何遽止此也吾遠祖禮部尚書平章事簡肅公諱大經者直道讜言有功于宋室具載信史生子五人皆守大郡孫十人皆令上縣脩政施惠德澤洽于人心自此宦達中外者数世清節善政至今猶稱傳之承以吾高祖重四公曾祖循禮公俱能守家法繼而善人至吾祖
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諱德厚者倜儻豁達急義濟人賴以舉火者恒數十家吾考
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諱文貞號質菴公又承之以仁懿謙恭恤貧救死人皆傳誦吾妣饒氏淑人又以賢慈佐于内家累千指不異爨者餘四十年愈兄弟四人長兄恩舉進士官刑部甚相友愛弟二人意悊亦恭順相孚愈孝敬夙成沈毅有謀終日侍吾側言不輕發雅不談人短友多天下名士遇急者傾橐解衣應之略無靳容死之日弔者踵接哭之至失聲嗚呼當時竊意此子若遇時進用必能茂隆偉績以

光吾門祚今而至此寔余不德深累之也娶周氏盱之望族有淑行生三子俱不育後以　子律女二曰寶珍稍長曰　珍遺腹生皆未議婚愈以三月二十七日始歸其柩于鄉卜以　年　月　日葬于郭北五里之原銘曰自幼不群識明心皎勤業飭躬無間昏曉其進駸駸其志矯矯原始要終厥成非小敢籲彼蒼何中道夭

明威将軍虎賁右衛指揮僉事曾公克用墓誌銘

都城大市之家有曾氏者余自筮仕初識之雅與余

鄉里士夫往還殊稔因得以周旋有諱有誠者謹厚純篤交四方人有恒情以故人樂就之多男子冢嗣令指揮僉事克用公其次令工部尚書克明公也司空公與余隣墻居情誼尤恊未浹旬前在告余往候之忽見斬馬衰服愕問始知指揮公物故矣翌旦即以狀請銘以故家久要之誼緣司空懿親之哀余焉得而辭指揮公諱鎰克用其字也原湖廣桂陽縣人祖諱民遠者洪武初選戍遂隸虎賁右衛後所籍祖諱得壽者從征有功陞管軍頭小旗後以孫司空貴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考贈亦如之即有誠公也伯父諱智者補小旗又以功陞總旗歿子繼而夭絕公承之正統己巳北虜犯西直門斬獲虜首陞百戶天順辛巳從剪叛臣曹欽陞副千戶成化庚寅抵延綏開荒川等地從總兵寧晉伯斬賊陞正千戶壬辰又抵靜寧州三岔口斬獲陞署指揮僉事己亥從總兵保國公征建州有功乃實授又管衛事無何
上錫誥進明威將軍貤及伯父如其官伯母向氏其配徐氏俱封恭人崛起行伍之間茂延後先之榮歷六階而超四品其亦傑出之士也哉莘流莫不壯之年幾七衰而謝事至弘治乙丑六月十六日卒生于

宣德己酉九月十三日壽七十有七配徐恭人生子二人長溥早卒次淵襲指揮僉事管事把總五軍營先卒娶章氏生女亦二長適王俊次適指揮張繼孫男四人長桓襲指揮僉事娶趙氏次杞卒次天祿次天壽孫女二人長適靳敞次適陸銳曾孫男仲良曾孫女向幼卜以是年七月八日啓徐恭人壙于東直門六里屯之原合葬焉從祖兆也嗚呼公沈遂惇重有幹局孝友尤篤上事二親下友五弟藹藹然春風滿門吾嘗見司空每公餘輒往北問候有饌甘脆輒遣羿致祭非一日而終始不倦以此驗公友愛之誠之感也況寮屬服其義親舊賴其賙卹鰥寡資其濟僕卒感其恩性甚儉約服無華靡食無兼味辛勤終其身具有可述理宜銘銘曰亢宗以功建功以勇四品超榮薦膺
天寵光顯于伯垂裕子孫孫而又孫百世勳存內睦其家孝友而篤外效其官勤恵可録不驕于人不侈于身愛而能施何止親隣六里之屯東直之郭閟櫂于茲英爽有託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谷徐公墓誌銘

舊禮部尚書金谿徐公乞休後五載爲甲子歲壽躋

八袠余董偕鄉舊賢屏僚屬賦詩與幣附南使以往
壽公明年公仍賦詩及鄉物介鄉親饒惠徵馳寄京
師以酬諸公意誦公之作雅健有壯年氣聞惠徵備
述公精強飲啗尤勝雖壯年人罕及終日對客談噱
不已繼之以夜並無倦容衆喜而驗以詩其壽以數
限耶曾未浹旬忽傳公物故衆乃疑駭猶未信已而
邸報果然傷哉訃聞
上亦震悼即
命禮部行江西布政司官
諭祭工部遣官營葬事行有日矣其家僮適至携翰

林院侍讀羅君景鳴狀請余以銘余辱愛厚且久晚
叨同寅之誼銘其敢辭公諱璟字時庸號東谷又號
明農翁先世居臨江至有號栢軒翁者宋時為撫郡
倅乃遷金谿栢岡家焉高祖諱淵曾祖諱克明皆弗
仕祖諱邦用績學有聲號萬竹翁考諱貫道介特自
將號拙逸祖考俱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考者也公自幼沉毅篤學深有
造詣領景泰庚午鄉薦卒業太學殊久舉天順丁丑
進士登黎淳榜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三載以考最
封父如其官及配俱孺人是歲八月以外艱去起復

預脩
英廟實錄成化丙戌同考會試士得人為多丁亥脩
大明一統志成陞侍講又以內艱去服闋復任辛卯
秋闈被
旨校文于南京士咸服去取公當是歲偕兵部侍郎
李震清武職甚精丙申推陞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
署院事庚子三載考績又有貤恩之典丁未春陞南
京太常寺卿掌南國子監事一時南士悉賴造就行
文卒歸于正三載又
贈及祖考妣及配繼配俱淑人弘治庚戌陞南京禮

部右侍郎癸丑改北部左侍郎丙辰陞尚書恭勤政
務昕夕不懈寅出酉還衣常不解事上處下忠誠不
易結知
聖主眷禮異常遇郊歲
賜緋袍有副戊午加授太子少保是冬入
朝而昏瞀遂卧疾于家
上驚恤亟遣中使挾醫往視尋
賜拚肉及牛黃丸以療之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考
尚書妣及配俱夫人庚申懇疏乞骸
上重違其情乃加太子太保從一品秩

賜書晉驛舟歸令有司饋米月三石　僕夫歲四名陛
辭
賜酒饌又
遣内侍齎麟袍玉帶白金寶鏹以
寵異之撫諭之意益勤致政年方七十有六迄今歿
乃八十有一歿年乙丑四月二十日也生年洪熙乙
巳十月二十七日也配吳氏夫人卒繼配劉氏夫人
俱贈淑人著有二子長曰賢國子生需次銓曹而逝
先娶五峯許氏繼娶安仁金氏側室新田吳氏王氏
次曰員尚幼孫男五長曰高明娶車氏次曰欽明緝

明貞明保明孫女二長適撫城饒憲次適武巷荀鏞
將以　年　月　日葬于臨川金石臺之右嗚呼
公平生重厚恂恂言若不出諸口曠度宏量雖犯而
不校蓋謹願君子也余猥托隣邦鄉曲伊邇童時聞
老者言公始入邑庠掌教預夢有馳告之者云西王
先生至蓋先年禮部尚書王公英亦金谿人也翌日
掌教見公曰子勉之西王先生聲蹟將於子乎在厥
後入翰林歷學士詞翰名四方式媲美西王先生官
至禮部尚書位望亦與之等而掌教之夢果符是則
公之生也有自來夫豈易得者哉余　自童時慕嚮乃

叨入翰林遷禮部兩得與公周旋爲寮今公不復作
矣余尚忍言也哉不知泐之所從出也强銘曰猗歟
金谿溪山秀英爰生德人爲鄉之刑其出而顯名在
清朝文筆史冊士仰風標式于成均優于典禮
清朝迭躋榮達沒始歛而歲駕腰玉一服麟童髦耄迓
觸處生春奄閱夜臺
詔榮其兆恤典優恩光騰昏曉金石臺右汝水之涯
式完以固吐納雲霞

義官臨川恩逸翁仕彰墓誌銘

距吾盱不能五十里有鵬田吳氏臨汝望族也吳有

恩逸翁以義聲振鄉人德之咸曰翁宜富宜壽宜多
孫子庶惠我鄉黨無涯也已而家益殷翁齒甚高子
姓如林宦學顯者駸駸于時驗諸鄉人之期望益信
嗚呼如翁者不難得矣哉某深慕之欲一面而未偶
也弘治元年戊申有緦服而踵吾門者俱儒雅可觀
乃庠生吳君崇華翁之孫也方而告某曰先祖謝世
五秋矣襄事在邇遺行可銘未有所屬吾子其惠
之乃出大行人姚君隆之狀某雅慕翁者不能無言
敢固辭哉覽狀而悲其詳尤喜爲後人道也翁諱煥
字仕彰別號逸耕晚號恩逸世居臨川鵬田曾祖文

邦祖伯良父則彥俱隱于家妣李氏尉有實聲翁生
而清癯目左色如青金童年即能吟壯而善眞草書
於經史輒了大義世務尤練達永樂間有司知之委
以督造海舟不日就緒兩克萬石長輸將應期而邦
人分安之正統壬戌歲歉輸粟二百斛于官應縣檄
也景泰癸酉又歉輸粟五百石于通州急
朝命也樂於傾帑不敢後時有
詔褒之錫以冠帶及旌其門閭景泰乙亥又應郡符
出粟一百石于鄉成化甲申又應監司令助白金數
鎰于學翁能給公上者如此殊多至於周鄉人之急
往往倍蓰公府不可爲數焉緣是君子稱其人曰義
人號其門曰義門里閈燁燁有光且性最孝人無間
言居喪哀毁骨立殮葬一以禮不尚浮屠法氣貌温
和人樂親之襟度瀟洒於山水尤好遊雖險遠不憚
沿洄江湖往還吳越其間勝境歷之殆半形於詩歌
有逸耕集數卷藏于家晚而厭事家政悉委之子構
書屋數楹朝夕于是課稚孫書業蘭玉繞膝蔚然可
愛也次孫嵩舉進士守楊州綽有聲稱其初官刑曹
也翁作詩訓之惓惓於忠良故識者謂翁造就兒孫
大率如此成化甲辰忽遘疾不起猶從容語人以修
德確然士君子之論白齒髮至屬纊不悖于禮非生
有異禀守有異操者能是哉則公之中蘊誰得而窺
測哉其卒寔秋八月十七日距其生洪武甲戌十一
月初二日春秋七十有一配湖山許氏卒繼娶建昌
王氏生子五人長天常以子貴封南京刑部主事娶
李氏封安人次天德遇例冠帶娶傅氏天倫娶王氏
繼鄭氏皆許出也天瑞義官娶鄭氏天吉義官娶陳
氏繼張氏女一人滿姑適周文哲皆王出也孫男十
八人山義官嵩揚州知府崇嶧峴俱庠生崗邑掾曾
孫二十二人潸丙午鄉貢進士滔浩源清俱庠生玄
孫一人諸子將以弘治二年己酉正月二日卜葬于
梗山崗祔妣李孺人之側而繼室王氏之居其左焉
銘曰公有偉行義聲出倫不狷以柔允爲世珍橐不
餘物惟應艱貧鄉評士論愧彼貪人繞庭蘭玉培植
有因於考終命惟天壽仁于何秘王楚水之濱猗歟
君子令德無堙

榮祿大夫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濠鹿殷公墓誌銘

畿甸近地有耆宿大臣尚書殷公遜簫致政在鄉壽
八十有八尚輕健爽朗飲啖自如每清晨躬履丘隴

明農以爲樂其童顏鶴髮鳩杖鳧舄飄飄然若凌雲
客見者誰不歆羨以爲人中瑞儔之朝紳益加慕嚮
余嘗奉使西行踏門而祈一會不意其遠適而弗遂
也退未免悵然再歲而聞公卒哀之又餘再歲而始
銘曰墓私以爲慰銘其敢辭公諱謙字文撝遜齋其
號也涿州人考諱禮字宗敬鄉薦中乙榜掌教河南
孟縣公生于是妣太夫人路氏感異夢而誕公幼即
穎異隨考陞掌西安府教讀書績文日有造詣參政
武城王公愛之以女女焉年踰弱冠正統戊午魁順
天府鄉闈明年第進士拜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三

載考績封考如其官妣爲安人景泰壬申陞兵部職
方司郎中癸酉陞通政使司右通政又封考中憲大
夫右通政妣爲宜人天順改元言事出知河南汝寧
府時旱蝗作禱之隨息開社學以收俊秀藝號果以
備凶荒士民悅之僅四載以內艱去服闋改知山西
太原府府最劇而得人心不異汝寧給藥療瘟疫骸
叢塚生死皆頼之民苦狼暴捕之盡絕成化改元陞
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奉
璽書管粮會大軍西征榆林缺儲公督餉隨足益壯
軍聲虜聞宵遁丙戌秋又惟外艱戊子復山西右參

政仍管粮庚寅陞右布政使壬辰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大同賑民選軍無不精當高築垣壘沿邊
有備虜不敢犯癸巳春改巡撫宣府又築沿塞垣壘
益加堅密極邊守瞭軍寒給皮襖帽以煖之宣府大
同例各自守公疏
允二邊合勢互相救援甲午秋寇來熾甚
上命將出師公先期分禦偏師於右衛遇寇與之交
鋒斬寇首二獲馬畜器械無算軍至而寇已去全師
還京戊戌進贈祖考俱右副都御史祖妣及妣俱淑
人夏五月陞戶部右侍郎己亥秋轉左辛丑春陞本

部尚書總督京通等倉粮儲又
贈祖考俱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及妣俱夫人甲
辰
命掌部事仍總督冬十有一月加
太子少保
賜內廐紅幣各一幣有副丙午秋九月懇疏乞休
詔曰可遂家居踰十有九載又進一品階弘治甲子
六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其生永樂丁酉冬十有一月
初一日壽八十有八有司以聞
上軫耆德賜以祭葬公爲人通敏神氣秀潤動必以

誠隨地振聲惠愛居多茂隆福壽其有以也夫配夫
人王氏祖氏祖氏緣子璋貴得贈如嫡
恩亦爲夫人俱先公卒生子二人長璋任中軍都督
府經歷司經歷娶錦衣衛中所千戸林君琇女次珌
任禮部司務娶錦衣衛指揮使趙公璟女生女二人
適順天府尹張公諫子輝孫男二人曰輅習舉子業
娶順義鄉進士劉君釗次女次曰軾先卒孫女二人
一適錦衣衛前千戸所百戸李君林長子一尚幼曾
孫男一亦幼將以　年　月　日偕二夫人葬于城
東河村之原璋等携禮部右侍郎掌太常寺事田公

景賢狀請銘銘曰偉哉司徒出于涿鹿涿鹿秀融實
倖韋曲緣地之靈鍾美於公鄉閭獨步耆德誰同蚤
登甲科版曹發軔聯步銀臺次第聲振迭守大郡謁
然陽春煦彼黎庶歌頌以頻
命叅大藩西陲總餉飽我三軍虜馬敢傍擢任總憲
上谷雲中以撫以禦虜避清風入贊司徒爰總廪粟
位正公卿邦計優足歸榮鄉黨幾二十年搢紳傾慕
允五福全肅肅河村歸全于此
恩榮始終名香清史
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致政晉陵白公神道碑銘
晉陵有白公廷儀者官大司冦時存惻怛不忍之心
故獄以鮮寃士君子稱之弘治十六年七月告終晉
陵正寢有司以聞
上震悼有加命禮部行
諭祭命工部營葬事又
贈少傅謚康敏士大夫榮之再歲冢嗣例授浙江都
指揮同知掞以吏部右侍郎姑蘇王公濟之狀不遠
數千里走書至京請余銘其墓道公諱昻廷儀其字
也爲南直隷常州人其先出洛陽邑從宋高宗至常

而宅城南三十里三淌村高祖諱均禮徙邑採葵港
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祖諱思恭考
諱珂累贈皆至是秩曾祖妣錢氏祖妣蔣氏母鄭氏
繼母王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年弱冠領景泰丙子鄉
薦舉天順丁丑進士拜南京禮科給事中以憂去甲
申改刑科戊子轉左辛卯陞都給事中壬辰遷南京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未幾遷右副都甲辰署院事丁
未遷南京兵部左侍郎己酉改戸部又改刑部辛亥
署都察院事遂遷右都御史癸丑遷刑部尚書甲寅
三載滿加太子少保戊午

東駕出閣進太子太保又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保初任給事時劾南京戶部尚書張鳳繫至京成化
初年邊事亟稍輟經筵乃
上言堯及太王事而勸
上脩德息冦其言當理屬黃霧四塞進六事其一謹
命令以全大信內閒貢獻織造權豪創造欲革之言
切中時病餘亦要務也率僚屬救御史謝文祥之謫
欲以來直士也丞應天時興學抑强均定義役皆可
以爲法海冦劉通摽掠江東公爲都御史巡江調兵
窘之于要害通疑懼公諭之通感泣乃釋之既而出

降上執通送京餘悉不問其患遂息任兵部左侍郎
時與平江伯陳銳等脩鳳陽
祖陵及伯塔壽春墳時淮南歉儲飢民以執役餘貲
又以賑之事賴以兩濟費省而功倍之改戶部左侍
郎脩金龍口之河決奏帶郎中婁性分治自陽武封
丘祥符蘭陽堤之堤甚長所以防張秋決也自中牟
至尉氏潁川經塗山入河仍歸鳳陽合淮入淮因汴
堤以萬柳而汴堤倍增于舊其分徐勢也則委郎中
婁性濬宿之古睢河入運河其殺汴勢也則委主事
謝緝築蕭縣徐集等口脩運河則自魚臺至于德自

德至於吳橋復古河堤自東平至興濟作減水河一
十二導以入大清河及古黃河而至于海石堰立于
河口而蓄泄有時以濟運河之不及故河道皆順而
運漕便之高郵湖頻覆舟楫乃開重湖於東岸以利
行舟而避風波之險其脩堤四十餘里舟者德之號
爲白公堤掌都察院事憲度肅然請令御史按籍以
清戎伍又請御史核實天下田土一以補營屯之舊
一以爲蠲收之宜又言法度不宜輕率以亂舊章皆
當上心御史李興酷刑附大辟公率部院大臣救之
免死職刑部嘗自誦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又曰秋霜

之肅何如陽春之溫故讞獄平而無冤刪取格例百
十餘條以爲內外有司法守公爲人宏裕和厚居官
勤敏早朝晏罷日以爲常燕居接客略無倦容官四
十餘年周急恤患人感之不已始終榮膺
天眷累有綵織錦麟之賜屢乞休弗遂庚申五月又
屢疏
上軫其懇切乃允進太子太傅賜璽書馳驛仍給月
俸與卒以歸歸則日遊園林怡然自得有歸樂亭賓
客至者踵接吟嘯竟晝或繼以燭癸亥七月忽以疾
卒夫人蔣氏有賢行人稱有內助生三子長即埈也

次圻戶部郎中次坊鄉貢進士孫男九諫詔邑庠生
訥誠訑訦誨諶諂孫女一曾孫男曰儁曾孫女二將
以甲子　月　日塟等奉公柩葬于治城昇東宅第
之南山水明秀風氣完密誠佳兆焉從新卜也嗚呼
白爲鄉邦名族公之先考領鄉薦教諭大治伯父禮
科給事中兄玢南京尚寶司卿弟晟南京太僕寺丞
姪坦南京刑部員外郎金戶部員外郎左遷通判陞
同知天性孝友事繼母王夫人甚得歡心嘗染疾公
每夜稽顙北辰獲愈乃已憫弟蚤沒撫其子厚甚曰
絜者以克書筭曰坦者爲太學生太學之廕當公之

子乃舍子而與姪宗族稱之其在兵部則倣范文正
公立義莊立義學二其一以訓童蒙其一以肆舉子
業立祭田祭始祖以下歲三行祭已而燕以合宗設
藥局以藥鄉人之病人多歸心焉白氏至常無慮四
百年而大發于公先後貴顯宗門鼎盛公爲時鉅公
秩登一品而無驕矜壽至七袠而無姬侍益如春風
芙如甘露信爲長者已矣不拒人人樂就之子姓榮
茂家屬繁衍流慶之遠其無艾乎天之福善可徵也
已銘曰卓哉白氏來自洛陽支派歲衍餘四百霜惟
公天厚允宗以良良于官海發軔夕郎栢臺棘寺嘉

譽頻張靖彼海寇安我江鄉黄流決決或遵或防湖
波作惡重湖可航治水伊智歲漕無妨入秉邦憲仁
心孔彰仰乎
宸聽恩霈汪洋袍麟腰玉康適高堂森然庭玉門祚
益昌虎猶林壑一任行藏治城之近第宅之陽緬惟
佳兆千載有光

重脩香盤禪寺碑記并銘

京師山水形勝多在西距城四十里有翠微山者縈
迴盤鬱邃密幽迴雙泉濆湧澄徹淵渟流出石澗可
鑒毛髮實天地扶輿清淑之氣蜿蜒磅礴鍾秀于是

其要會有寺寺創于天順間太監虎公之迹也延西
僧以守之既而義嗣內官監太監李公瑾慮久而致
堙乃於成化年請于
上仰荷
賜名香盤禪寺重葺治之棟宇復新輪奐益著今內
官監太監馮公俊愛斯山水之清預營壽藏于寺之
左且慕李公之爲人惇朴淳靜克適先志不忘鞠全
之恩珍重遺迹俾不廢墜遂致龍光下燭巖壑馮公
亟欲表章之乃轉致人達意篤請余言以勒石不泯
馮公其亦好善尚義者歟嗚呼一寺之興廢顯晦固

無關於事體之緩急不足言已第山之清絕
京都之形勝四方高人韻士來探其勝以舒雅懷者
非僧寺無以游息寺非嚴潔無以招延況馮公之志
有可嘉者耶遂不辭而重以銘曰
皇都雄壯有峙于西山水融結翠微可躋彼美禪寺
香盤是題堂堂
賜額光動金泥鍾梵飛聲過散虹霓峯巒巖壑錯綉
高低古樹芳草上與雲齊解使遊客到此路迷避勢
有原濯纓有水風光頓殊一洗心耳翹首
龍闕王氣晴比馮虛浩浩一目千里嘯起風雷歌鸞

虎兒試問大羅去茲尺咫銘以徵之天下仰止

故鍾母朱氏墓誌銘

鍾母姓朱氏諱榮錦衣衛小旗孟孚君之配順天府
庠生瑄之母也朱故江西建昌縣盧潭鎮甲族年三
十配孟孚君君亦同鄉也考以謙洪武初年舉稅戶
人才從事戶曹已而棄去告隸錦衣補籍校尉無何
錄功陞小旗卒于京孟孚君繼之逮瑄居京師二世
矣適余客邸瑄開館授生徒余推子輩俱從之受業
其母告白在堂家法嚴整瑄雖壯年忤輙撻之不少
貸隣里莫不賢智之孟孚君卒時瑄僅五齡家寠甚
毋失心欲亢厥宗擁持孤息待以有成年稍長則延
明師授以易經肄舉子業尋遣入府庠朝夕躬辟纑
以佐其費課之殊篤嘗慨曰自吾歸汝家事汝父聞
吾舅以故家讀儒書屢幾仕進崇扼于戶曹役而沮
其志意任汝父也汝父又以冗幹錦衣出入
禁門朝夕
輦轂左右於學有未遑仕進之途不鬱而有待耶汝
甫弱歲聲咏時父撫頂云此兒稍長果秀肄能舉
吾志耶其造就之吾瞑目地下矣故速汝進步者以
此汝尚勉之母忽瑄俯首領之共遂不敢違瑄出慕

還問或沾醉淋漓輙顰蹙不寢戟手至晨或挾書冊
覔直或携士友講學欲酬適延飲必傾橐助之不惜
鉅費逑瑄補廩膳生給斛粟以歸母喜且諭曰汝補
上庠生順天庠乃庠序之首粒米皆
天子恩不易得也可緣此而自滿耶盍自請益思歲
月之不我與毋以虛糜也瑄唯唯而退暮景偶沾風
疾比歲尤劇伏枕踰半載疾亟强擁衣起呼子姪于
前又諭曰汝能忘乃翁之志耶嗚呼人誰不死吾今
已矣壽越古稀復何憾焉顧不及見成名也第識吾
言庶謹進脩親賢哲戒嬉遊以門汝青雲之路福若

聲于明時振家聲于不朽吾之望也乃翁之志也言
竟而卒時成化甲辰冬十二月二十四日也生于永
樂丁亥九月十四日壽七十有八前室陳氏生子一
曰琳母能撫視之與瑄等配繆氏生子義女淑智適
鴻臚序班孫智璟瑄配朱氏生女淑清尚幼朱卒繼
以張氏母雖嚴而篤實不忘于婦安焉真得母道而
不渝也卜以是歲　月　日葬于　處瑄持狀懇
請余銘余叨居比鄰亦能知之故述而銘曰鍾故望
族朱亦喬門鍾芳媲美世德彌惇自南而北居傍天
闕風和宇宙仁藹乾坤人眞家室裕于後昆母雖孀

早寒谷春溫課子讀史絃誦朝昏虞庠範罍虞自
天恩母也奄逝慶積詵論我銘于石千載名存

故丁母鄒氏孺人墓誌銘

京城東崇文關有通衢吾盱丁氏居焉丁翁志剛醇
謹而楚語確然誠實人也配鄒氏孺人如之而慈懿
尤可嘉伉儷垂白貲產雄裕而儉朴終身退然不以
自多也以故鄉人往往主焉成化五年戊子臘余偕
計到京偶過其門翁授館孺人躬爨以款余過孚偃
息再旬而後寓于城自是往還稔甚迄今二十有六
年猶一日也翁沒已數載矣去歲壬子八月二十有
九日孺人卒以今秋還葬冢嗣昌暨二孫携鄉貢進
士石潭黃純仁狀叩余請銘按狀丁爲南城水南人
鄒亦同里人也父某母某孺人歸丁氏年僅十有四
舅貲一姑李氏先已物故祗太姑王氏在堂貞節人
著孺持其家性嚴而難事孺人事之惟謹王亦珍異
焉丁占戎籍京師正統丁巳伍缺有司以翁應孺人
從之行止令第勤紡績以佐贊家政斬斬日寢殷瞻
處鄰待賓禮無違失群婦環聚率以恭事必晨謁家
祠次分理中饋罔敢差池孺人亦嘗厲事臨之惟番
番質古語笑無妄見者自爾凜肅人知其以德感也

吾盱士大夫暨胥吏輩主其家待之如一聚首而談
未嘗不曰志剛翁有賢配昌輩有賢母而吾鄉有賢
東也去歲秋余自盱來孺人耳目已瞶脊猶掖以出
見余輒問曰吾鄉比年稔耶於途見二子耶語之切
切然時冢嗣南還仲自南來蓋懸念也其懷鄉愛子
之心仁愛彌篤雖齒耄而不亂其德皆類是良可敬
已言猶在耳溘然而逝傷哉雖然吾盱隸戎京衛者
何限未有夫婦子然驟來而能興其家者有之亦未
能夫婦偕老眉壽全于鄉者又況屬
聖代熙亨之運閭閻接壤比屋絃歌而夫婦晏然日

尊俎于廣廈之下曷嘗有一日流離之窘耶是乃善人獲天祐也孺人可以瞑目矣生三子長即昌配游次平配羅繼陳季玘配張繼巖孫男七銘先卒嘗從余游殆成而摧釗配張繼王鋭錦鏜欽鏞尚幼孫女六長適金吾前衛指揮使曹璽次適陳燮次適李次適郭倫曾孫女一適庠生黃元暘孺人生於永樂丁亥八月二十有八日年八十有六卜以弘治癸丑某月日葬于南城水南先塋次從翁兆也銘曰年未及笄早配夫子卓然植家勤儉是以孝于太姑著聲閭里有事于行挈家北徙崇文之東爰是居只門俯

通衢逶交九軌宅有館餘鄉黨來止賓至如歸感歎無已柔德似春婦從倶喜彼美壼儀家道攸起懿屬愈繁踰六百指慶源悠遠伊從茲始壽考而終天介斯祉返葬故鄉首丘差美風氣豪翕江山表裏於千百年式固馬鬣

明故陳母屯氏淑人墓誌銘

南京刑部右侍郎廬陵陳公儼有賢配宋氏宋故望族大父諱遂昌者以文學主內江教事父諱嘉慶者才行著稱避薦舉不就母張氏陝右張黃門女因嘉慶君侍父宦居而成姻也生淑人秀慧夙成動協禮度宗黨女流莫之或先季父內黃令允奇之乃為擇歸得侍郎公公初配大司馬同邑蕭文昭公長女有賢行而早歿衆謂難其繼及淑人繼之允勝內外翕然以為宜時公家食習舉子業朝夕肆讀淑人必與俱雖夜分不倦也無何公侍考澹庵寓京師淑人隨之奉舅姑勤渠靡有愆禮人往往稱之景泰庚午公領京闈薦第甲戌進士拜刑部主事三載考最淑人始受封安人天順壬午公以外艱歸鄉送終大禮皆淑人助成之成化丁亥公遷郎中辯武弁寃獄而釋之其人感甚暮遺妻懷白金投之表其報德意且曰

毋令公知也淑人拒之殊嚴彼婦慚慄而退戊子公被

命審南畿十四郡獄別三年有奇子俱稺年淑人獨居京邸訓課二子甚勤彼則躬女紅以督之誦書久而不懈長旦後領江西鄉薦次昶得入太學學業有成皆淑人之教也且治家嚴謹內外有限淑人亦未嘗越閫三年猶一日也庚寅公以效職進封淑人亦進為宜人公尋陞山東叅政監遼左邊儲淑人獨處公衙其慎無異於京邸時公歷陞左右布政又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出征西堡夷昶侍行旦

游鄢孝淑人在家事主家政宅舍田園罔不葺理凡
姻戚族黨周恤無遺父母喪葬悉賴之襄事外姪
孤撫育之以有成置業儒又資給之外氏俱感其恩
僉以為義舉非私厚也公巡撫三載有績
上賜以誥祖父妣妻如之而淑人與焉以故躋三品之
秩
天語褒隆有內助之賢之稱癸卯公又遷南京刑部
右侍郎頃之公害末疾淑人扶護勤苦湯藥未嘗不
躬進已而不起又殮葬如禮哀毀不能自持遂以家
務付子婦幽閨靜適頤養天年弘治己酉歲六袠子

婦孫男肆筵獻觴守令暨鄉士大夫賦詩以祝眉壽
者濈濈乎盛無不揄揚其懿德也丁巳旦授貳守福
之泉州便道登堂淑人初不以為華第勉以無忘先
人之緒卓乎有見也己未九月壽當七袠且遣從者
欲迎養于任淑人懼山川脩阻乃弗果行因戒從者
曰往語吾兒自古為國者不能顧家能勉盡職業吾
安矣是養志也何必吾往而享祿養哉罌深服其言
於是泉之寮屬暨戎帥彼土士君子各發於賦詠以
為淑人壽寓歸不及以是年七月十日卒距其生于
宣德庚戌年月日生男二長即旦次即昶孫男二曰

完曰寶卜以年月日葬于水南山之原合公之壙庚
申夏六月旦馳書介其鄉秀士胡琇齎南京禮部郎
中劉縝狀請余以銘余雅孚愛于公於淑人之銘誼
不可辭也乃曰婦道無儀罕克兼之淑人夙慧惟順
惟慈彌成君子訓就佳兒家聲以振顯榮于時閨門
肅穆惠及尊卑三膺
紫誥賢淑名垂古稀稱壽可賀匪悲無愧坤德不朽
在茲歸並夫壙山水光熙

邵伯鎮法華寺月明和尚塔銘

揚州江都有鎮曰邵伯臨大湖之濱距鎮四十五里
有法華寺焉寺創自晉永康間興廢不一元則悉燬

于兵莽為丘墟入我
朝洪武丁卯僧了無主之乃闢荒理穢仍遺址而營
之中建佛殿翼以小房數楹東西相向居僧徒焉了
無戒律嚴甚蔚有宗風已而化去其徒祖之為開山
未幾寺又廢天順七年耆民徐本立輩禮請梵行寺
僧覺靜號月明者繼主其寺靜重違衆意爰率其徒
滿深以往圖惟創復日啇衣食且積以歲月遂搆殿
庭山門廊廡暨居室庖湢之類以次具舉象設森嚴
金碧炳燿棟宇巍我基陛整肅屹為一鎮之巨觀又

以餘貲置田以贍徒衆續成了無之緒而藩飾倍焉鎮之士大夫壯之今上林苑丞吳君廷臣嘗館于是親見靜動若植其家君每讀書過夜分靜必具茗飲以待晝則共膳羞雖久而無倦容君深德之逮貴任給事中判沔陽凡抵鄉必過靜輙延坐終日靜談古今事皂有定見語及忠孝大節有以竦君之聽而深與之契成化　年　月　日靜卒葬于了無之旁其徒又疊石爲塔以託無窮既竣以告君君哀之請銘于余余謂浮屠氏以寂滅爲教聲色俱空雖身世且無有抑何有於寺耶又況假文以彰名而欲不泯其迹耶雖然在閭里中有能振業而充宗者人必稱之爲孝以其光前而啓後也彼靜者勤苦積貲不以肥身而以興其門庇其徒續其舊而壯一鄉不謂之賢乎哉君子成人之美有善則稱之惟恐其弗彰初不計其類之何如也此論人之公也此吳君之心也余故不緣其義而銘耶銘曰嗟彼邵鎮空門既空空久而俊不空者克珠林鬱鬱棟宇隆隆有僧者靜不愧宗風苦行是脩全歸而終宗拓其址不有其躬人隨化泯蹟在何窮

彭水縣令金谿何君源清墓誌銘

縣吾盱幾三舍地名后車乃鄰邑金谿勝境也金谿有望族何氏居之地因以顯人皆知名何氏多名士源清尤出色幼有異資讀書過輙成誦逮入邑庠補弟子員業書經造詣殊深屢試于江右不偶成化己亥膺貢上京入太學卒業弘治乙卯應京闈鄉試遂中式丙辰銓曹試優等乃拜揚州江都令清慎自持惠愛公勤深得小民心然而路當南北衝要不能充給往來使客戊午赴覲訴情于天官卿乃改四川彭水令地僻民悍路涉險遠俗染夷風吏治倍難源清一以誠感寬嚴兩濟未幾人皆響化無敢囂撓彌三載民益歆愛偶染疾不能視事乃懇乞身得遂壬戌六月抵鄉疾亟醫不能療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壽僅六十有三配邑南王氏繼盱江上官氏又繼王氏生子四人曰錡曰鉞曰鉉官氏出也曰鐸女曰善姑適臨川湖頭許廷圭一冉繼王氏出也孫男八曰鳳來曰璇曰鳳鳴曰騤曰[illegible]曰鳳儀曰瑾曰鳳至孫女二曰執玉曰英玉以正德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南城扁里錡等泣血踵門携族伯孟顯翁狀乞余銘嗚呼源清余校文京畿時所取士也家世遠有端緒知之寔舊始祖逸仕唐[illegible]以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自

浙瑞安而還居后車傳孫瓊任周爲尚書左僕射瓊
子輝爲屯田員外郎子經任廣東清化徑巡檢源清
曾祖也克敬乃祖也考世顯以入衮冠帶爲壽官源
清名清兄第三人長卒而有第與姪和睦藹如春風
族類最繁而處之甚宜啓徹愛焉鄉黨以孝友推之
居官協民心居家篤倫理爲人端厚而謹重余雅與
往還期其必至於顯遠豈意其官止於斯而壽止於
斯耶式增傷感誼當銘銘曰不激以厲不委以隨靜
而有守動而有施惟惇行義何逐物移門望雖鉅謙
抑自卑家道雖殷能以儉持潔而加惠官方是儀維

揚之域澎水之涯凡厥士庶久而增悲后車之里𢈔
里之碑過者回首疇不噫嘻

進秩奉訓大夫蘇州府通判夏君時清墓誌銘

正德戊辰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致政蘇州府判吾
盱夏君時清卒踰月余往哭之諗其子謂君伏枕未
浹旬遽亟祗誦詩曰抱璞孤忠還悟楚先鋒銳氣竟
平吳乃平海寇時作也三誦而瞑目語不及家務噫
是蓋懸情于世用而用之弗副惜哉君諱全以夢又
起之泉字時清兄弟五人第三兄雲號奇峯者以春
秋出色領成化丁酉鄉薦尋中乙榜掌教商水君師
之而經亦有名丙午江右鄉試魁經省赴南宮數奇
乃歸而閉門授徒徒日衆著編修鄉溪畢濟川亦其
徒也需次銓曹試優等拜蘇州府通判踰年會海寇
起君雅好談兵幹濟通敏僉推以膺弭盜之任君乃
奮志振功從事惟謹實行招募衆爲協力卒致渠魁
降脅從俱散民以奠居邦士若黎民懌沈啓南輩有
作以揚之監司亦以旌奬越明年餘寇復熾巡撫魏
都御史復檄之往君益銳精嚴毅專決動以身任同
事者嫉之陰中以法致成大獄訊鞫無徵閱二稔乃
獲辯釋又屬海寇侵覘視前益烈監司數人仍委之

至則有說客來獻策撫諭君知其奸立撻之斃以狥
於是圖書評定率士卒夜隨潮汐歷洋討直擣賊巢
賊倉皇失措遂擒之皆不血刃而平海隅以安人皆
駭歎曰昔有飛過江者今飛過海矣方叙功行賞君
乃慨欲退休懇疏以請隨獲
俞允乃進奉訓大夫還鄉從容徧覽吾盱山水時正
德丁卯也秋仲子良勝應江右試君有預期之言既
而良勝魁江右解明年戊辰又舉進士式如君言歸
休良足慰心也君生于景泰乙亥八月至卒年五十
有四夏爲吾盱著姓代習春秋叔祖輩以是中乙榜

任學校職至君昆季父子而門望益重高祖諱立誠
祖諱用理俱隱德積慶源流蓋有自也君配王氏繼
又王氏末繼程氏生子四人長勝才次即良勝皆王
氏出也勝俊勝偉皆繼室王氏出也女一人名益第
乃商水教諭君雲女君鞠成之以婿李夢鑑卜以
年　月　日葬于　地良勝血泣以銘請余深慨
君懷用世心而弗遂到位止於斯壽止於斯痛哉乃
銘銘曰劉削爲梁曷登明堂鐫鑒爲柱中流何樹勁
楫可川翻淪近淵鼓堪長陸臨門折軸物理猶然矧
於人焉誰不奮厲勳爲時滯吁嗟時清命也何情已

矣埋王乃爾荒谷蘇海之濱盱姥之津遺聲猶在應
傳無艾

故雷母張氏宣九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映彰姓張氏余從妹也出于吾叔父翠窓先
生長息自幼有至性孝友賢淑聰慧罕倫書史過目
即成誦叔父鍾愛之深雅難其配嘗曰吾家自尚書
簡肅公五守十令諸金紫公以來以進士起家紹芳
詩禮雖女子亦知書史況此女異常必擇名家而後
可擇之之久始得城南雷氏有大經者行宣九稍長
以歸焉雷門族予姓繁庶皆循謹守分原出東平

吳氏自唐太史競之後代襲簪纓榮顯赫奕宗望于
盱紫陽朱子嘗館其家遵行社倉法朱子爲記之傳
至于今孺人事舅姑盡孝處娣姒間殊甚睦愛尊卑
長幼無失序門庭譪如春風歲時祀事尊俎必躬理
蠲潔會宗族必親爲調適豐甘宗黨稱焉吾叔聞之
曰宜名宗稱婦職不愧吾家聲矣況善持家勤儉是
先家日充裕大經好遊江湖間歲一出凡資裝路費
隨取隨足不以勞累其夫室遭燬乃市北關善地徙
之棟宇鼎新門館嚴麗園池上下茂深可觀肯産倍
蓰于昔皆孺人之功也生子二人長曰炘娶李氏次

曰熻聘王氏女長曰愛玉適梅幼曰如玉受聘黃氏
男則延師教以道理頻課督之女則教以女傳女則
諸書及各色女紅事皆有端緒不意卒于正德已巳
[illegible]月[illegible]日距其生天順己卯年四月初六日卜以
本年十有二月葬于[illegible]地余姪太學生忠領甥
雷炘來請銘乃銘曰性本貞順于歸克從孚感中外
不愧吾宗躬勵勤儉不勞而豐重泉雖閟幽光何窮

雷母饒氏孺人墓誌銘

吾盱南郭老姥雷孺人年躋九袠時正德庚午夏六
月七日也親黨率飛壺觴以賀之孺人端坐中堂[illegible]

鬢如銀兩目朗然耳亦能聽遠飲啖自若子姓親屬
林立于庭孺人晨坐至晡無倦容無陂倚見者輒退
而歎曰年如許高而神如茲其人瑞耶孺人姓饒
饒爲上湖望族從居章舟石以家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鄉稱善人皆不仕于時而詩書禮義之聲繼踵
無間孺人生有淑質慈惠寡言笑惟務女紅兼通孝
經內則列女傳及笄歸于城南薊州衛知事雷君待
韶家嗣曰顯忠雷亦鉅族出東平吳氏繼姑後而從
雷姓孺人孝事舅姑躬調甘旨和睦族黨門庭藹如
春風始終勤儉朴而不華身勞紡績晨夕無倦佐良
人門祚日興貲產雄于鄉嘗發粟賑荒有司以上援
例授義官秩周給貧窘出無吝容遇津渡則能舟之
見險遠則頻修之成化丙戌旻歉民饑則發九都倉
穀以貸而不責其償己丑出遊至京師卒次子昱歸
其柩葬于快塘孺人乃孀居餘四十年撫成二子家
遂愈殷各樹門館宏麗可觀親賢好客亦能施予建
橋修路造舟濟渡惠利殊多人口之不置孺人安居
晩節至高壽而殂時正德庚午冬十二月二十六日
也距生永樂辛丑正九袠生二子長昱取葉次旻娶
黃繼劉女三人長適胡珊先卒次適鍾榮幼適許鑾

孫男三曰烱旻出也以邑庠生援例入國子監曰熺
昱出也侍
益府冠帶禮生曰熠娶徐曾孫六卜以壬申正月八
日葬于快塘其子及孫以銘請嗚呼孺人柔順德懋
延年幾百而俗及孫曾門閥著于鄉可銘也已銘曰
皇極之訓五福壽先壽而萃福人生罕全猗歟雷母
獲祐于天喬門毓秀于歸弱年藁砧族大婉美是先
心如水湛德如春宣惟仁惟善家聲以傳于囊有溢
于倉有連積而能散鄉譽歸焉年更九稔悉何一遷
快塘永閟世慶斯延

明故進階大中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豐城涂
公卿儀墓誌銘

江右宦族莫盛於豐城而豐城奕葉顯著又盛於涂
涂有卿儀者號羅峯道人諱昇卿儀其字也系出涂
山氏晉有諱輝者叙功封侯爲新吳侯其地今奉新
靖安也晉亂去鄉乃去土而止云涂宋有居撫及袁
皆盛族而南昌之豐城爲優公世爲豐城人五世祖
諱祥珍祖諱玄德曾祖諱國昇俱韜晦于鄉祖諱永
載緣子按察使謙貴
封雲南道監察御史考諱觀以進士官至守寧國[illegible]

徐氏
贈恭人公生而岐嶷篤志於學入邑庠作文有奇語
成化丁酉領江西鄉試戊戌舉曾彥榜進士次年拜
淮安之盱眙城令政平訟理具服人心邑久乏科目爲
之作興訓督自是登科者衆癸卯丁內艱服闋復補
山東之蒲臺時有昆季挾制縣令往往遭誣公按寘
于法人服之歲歉乃備賑貸之法民賴以蘇弘治改
元當道薦之遂授雲南道監察御史被
命閱河南山東等處馬匹乃疏馬政八事庚戌彗見
天津應詔陳言六事剴切當

上心出巡河南會河決陳治河四事又疏修弭六事
尋獲
聽納汴有孫騰霄者專務唆誘人命漁網富家財公
處以大辟中州多儒賢悉爲新祠祀丙辰掌雲南道
丁巳疏修弭八事僉推入本科本科者乃主院中之
章奏也即陳修省七事清寧宮災又陳謹天戒十事
二章皆激烈可紀時士風奔競多賄內嬖爲地其迹
已露有當軸者預餌公以右職冀免劾名公峻却之
乃忤其意是歲陞廣東按察司副使己未有通番巨
商八人號八仙公按之論戍中官爲納賄丐免竟沮

其謀庚申有商李招鐵僞診進貢作弊亦捕以伏法
海道肅然罔敢差池辛酉潮州饒平叛寇蘇孟凱輩
據鳳凰山熾甚公以計招其脅從壬戌孟凱授首其
黨遂熸是歲致仕還鄉考寧國府君尚書白在堂公
孝養惟謹深得歡心乙丑上
孝宗皇帝廟號恩進階大中大夫丙寅居寧國府君
喪哀毀過度遂成疾亦卒時庚午六月初四日也距
其生景泰辛未年僅六旬有一所著南巡錄及奏議
藏于家兄弟五人次旦以進士禮科都給事中歷陞
湖廣左布政使次景廣東四會令次晏邑庠生繼母

朱氏其配鄔氏贈孺人繼配俞氏封孺人又王氏側
室闞氏有七男子長相邑庠生娶劉氏先卒次楨娶
熊氏捷邑庠生娶范氏鄔出也梆楹王出也朴邑庠
生娶聶氏柯闞出也女四人一適林一適姜一適邑
庠生羅侯一未行將以正德六年辛未六月十一日
葬于邑南興隆岡之原其衰經泣血擕大父方伯君
狀越八舍踵余門請銘誼不可辭乃銘曰盱城令挨
昭代名人賢科發軔師帥斯民兩經盤根凛然利器
何劇何易牛刀斯試盛年頹出攬轡乘驄壓函迭陳
侃侃生風

帝軫遠邦命貳栢府嶺海肅清仁文義武繞鄉之夢
陟岵之思解此朱紱遂我綵衣重慶有堂春風聚首
以琴以觴酌此春酒其如天數遽止於斯載瞻橋梓
何次第萎江鄉邑南興隆岡下平原韞玉乃全歸者

誠齋處士墓表

吾盱有著姓丁氏依郡城南密邇學宮以居日聞絃
誦之聲習見士夫儀容儒雅之懿故其家亦以尚禮
稱蓋漸陶然也諱瑄字文英號誠齋者尤能以禮自
將退然卑遜遇少長貴賤無異待雅好與士君子遊
時出尊罍以觴之觴餘得緒論輒筆以記士君子亦

爲之傾倒年稍進而志亦銳慨然慕子長之風泛江
湖泝淮泗周迴齊魯燕趙之邦覧勝而弔古者不可
勝道所交天下士無不心醉而氣洽稱之不容口往
來京國餘五十年而意氣猶一日見朱紫赫奕不以
動情而進取出其餘力懋遷行橐充羡而貲產遂雄
乃泰然歸老于鄉付家政于子子甚克家益與賓友
宴樂陶陶融融不問世務之何若也老者見之愛壯
者見之恭幼者見之親以其有禮故也成化乙巳
月　日以疾卒距其生　年　月　日壽八十有二
娶　氏孫男二長模次楷太學生於　年　月　日

葬處士于藍田鄉緜修羅崇鳴已銘之而悉其行實
矣孫模意猶未已屬余表之余尚何言雖然不可虛
其意也乃最其行之大者昔余先君子與處士交最
稔每以諭不肖曰而知處士之行耶自少逮老溫然
如春與人無爭嘗遇惡少當衆詈之衆皆有不平意
處士怡顏以受顧爲之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其處
士之謂歟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處士者跋涉山川
恒若坦途壽躋大耋泛藹康適且有賢子若孫以振
于後其安真能終始矣視彼千駟萬鍾而危如燕幕
不能一日以樂身沒而名泯者果孰得耶處士其不
死矣

故韓母程氏孺人墓表

山東滋陽韓氏有賢母程孺人淑懿茂著遠而且久
其配
封禮科給事中韓君也其嗣息工科都給事中智河
南道監察御史晉也程望于滋陽孺人諱尚賢自幼
端靜聰慧父母異視之父處士君諱瑄母蘇氏每曰
有女如斯其歸惡乎容易故擇婿輙難之久而處士
因與韓容菴善容菴封君之父也容菴聞處士有女
賢乃爲封君聘之無何以歸令孺人是已歸則躬茜

以事舅姑朝夕膳飲必手精調適不以付餘人舅姑乎豫內外姻黨尊卑罔不稱嘆凡遇婚喪有寡資者輙贊良人給成之持家殊簡儉勤毫末不浪費至於奉祭祀待賓客濟貧困每倒囊而不靳封君司苑馬錄事時專意公務不暇內顧惟孺人是賴內政具有條緒封君嘗慨然曰吾效官稍能振聲者吾孺人之力也吾不意得此賢助於子則課督以儒業於女則勤教以女紅各克整癘不以怠廢若智普輩俱以明經先後舉進士陟臺諫要地蔚有聲稱君子曰此毋之訓也孺人慈愛貞淑德重而性嚴是足以表儀中壼殆不易得也時弘治庚申十一月五日染疾而卒于京邸以就養故也距其生宣德丙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壽躋七十有五生三子長即智庚戌進士拜禮科給事中而至今秩次即普丁未進士拜鄞令而入為御史以二子之貴仕京師自弘治戊申迎至此享祿養十有三年又次暦需次銓曹亦榮顯有地女亦三長妙聰適郡人徐珍先一年卒次妙廉適邑庠生陸旻次妙詳側室徐出也適郡庠生朱鏞孫七人元佐元佑元仁元仕元儒元佶元偉孫女九人淑榮淑輔淑桂淑行淑文淑潔淑才淑英淑靖諸子扶柩歸

以某年月日葬于城西之原嗚呼人孰不欲有子有子而克立尤至慶也亦孰不欲有壽有壽而又受子養尤至願也顧命與心背事與時乖不如意者十常七八安有如孺人諸子榮顯光膺

紫誥而又有孫甥玉立如林以踰七望八之年而躬就祿養嗚呼福壽如斯夫豈餘人所易得哉然而有福壽者未必賢賢者未必皆福壽君子於此當稽其自來矣昔人感良人成業而捐金者如樂羊子之妻教子蹈規矩而底德器大成者如中國夫人有光簡冊至今人猶能道之孺人順以振良人之效官慈以成二子之器業其賢矣哉安有賢如孺人而不有傳于後世哉是不徒富壽也余按翰林修撰毛君徵之而為表之以示後人其為後人之式哉

故廣西提刑按察司僉事熊君開甫墓表

成化己丑

賜進士二百五十人迄今幾三十載而存者秪三之一在位者秪四之一位于

朝者秪五十之一靜言思之未嘗不深慨同年之寥落若是其甚也吾江右可屈指數人而南昌熊君謝世已十祀矣憶初登第時君輩七八人與余居伊邇

皆同年友也朝夕會晤而開尊環酌者率不間五七日而一聚首聚首輙詠歌笑談不繼之以燭不已藹然之情可掬也君在輩流中年差長情最真簡直坦夷不事表襮肆口而言中無城府尤可親愛者久之遷徙不常離合不一然亦或踰日或曠旬月或踰十數年而一見情如舊也詎意有如君者乃長往而不復見耶同年中君尤可慨也又數載始見君冢嗣宰癸携狀以見屬嗚呼余不覺痛心忍淚傷感疇昔尚忍緘於言哉雖然闡幽發潛友道之責不能忍於不言也按狀君諱景字開甫别號開住翁家于南昌彩

塘高大父諱九成讀書尚義會元季兵起郊原繹騷獨倡義以保障之人稱曰善翁曾大父諱德讓聰穎絶出童年課耕于板湖莊鄉彥秀甫湛公見而異之因女焉遂家于是江右有十八才子之號德讓公預其一試政三載謁告還逾期謫司泉州稅大父諱素敬不仕味古人詩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遂以號曰留耕歲侵即貸粟四千餘斛于貧民不能償者焚其券考諱資直曾受經于鄉袞憲使龔公鐩善吟與書訓迪弟子無慮數百往往有成材者妣劉氏賢淑内助之功居多若漸漬家學既深且久以明經領

天順己卯鄉薦第成化己丑進士拜刑部主事陞員外父母皆受

貤恩典己亥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分按郡縣有繫囚久而不决者無慮數百疲餓瀕死者半之君立决遣而冤以釋罪以刑人甚稱平屬蠻寇犯邊民罔寧居監軍以屬君捕卒不血刃而歸附總督右都御史朱公嘉而勞之以銀牌成化甲辰懸思太安人在家春秋高久疎色養浩然北還明年

朝廷賜幣酬其舊功而君終養不起以丁未年十月二十九日卒距其生宣德壬子年七月十五日年僅

五十有六配傅氏懿德著聞生二男子長葵配臨川斗溪王氏次葛邑庠生配闕里孔氏女四長鳴貞妻鴻臚寺序班裘儀惓惓於表顯君德惟恐弗彰盍知義者不負于君也次淑貞妻郡庠生港東齊世華幼懿貞妻邑庠生豐城林紡孫女一曰閏懿孫男一曰能孫俱未聘以乙卯年十月十六日葬于某處嗚呼易有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顏氏家訓有曰若能保數百卷書千載不爲小人也若熊氏九成公之倡義素敬公之焚券非積善者歟德讓公之才名資直公之授經非能保百卷書者歟積累百十餘年而始發

於閘南以續振其家而官至提刑
恩榮隆赫光生里閈兼有平訟平猺之功著在廣右
俾先人卒食之報其不愧於爲人子孫矣庸敢表之
以爲後之子孫告可不知遺休之有自耶

朝列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彥光墓表

予聞古云仁者壽有德者昌以斯語驗之無或爽者
事豈無徵者哉今驗之張公彥光禍福報應也尤可
信公南海人諱善昭字彥光生而孝友名溢其鄉鄉
黨人不敢以常童類視之年十四補南海邑庠弟子
員年二十七出色以易經薦于鄉試三舉進士未第

會外艱乃益奮厲讀書作文益深造詣已而入選吏
部天官卿喜之考居首選遂奏名除授兵部司務領
勅命階登仕佐郎乃荷
命出外曆大省所至玉振清聲事竣復
命遂擢四川按察司僉事
勅總理屯田事臺官以公在部時嘗奏議選法爲侵
言職以是劾公遂左遷通判歷鳳陽臨江二郡弘治
戊午公屢乞歸章屢
上始
詔復前職加奉政大夫脩政庚尹今

上改元加朝列大夫張之先家曲江唐相九齡之裔
至宋有諱子順者以事遷南海子順生萬山萬山生
德和德和復徙居今順德蔡民里龍山鄉而塋子順
於其鄉之鳳凰嶺今爲順德人德和即公曾祖也祖
諱　以貲椎于鄉父諱　號訥菴韜晦于鄉正
統庚午鄉推爲義兵主立堡拒紅巾有保障拒賊功
監司賢之顏其居爲蔡民里里之得名自茲始也母
盧氏太宜人初同鄉有劉君聰者結公爲友天順癸
未同試而劉死於火變公哭求累日得於衆尸中負
其骸歸塟之在太學書會中有士負病甚垂絕公視

之囑公曰草茅之命敢以累公及公再入已卧之地
人莫敢近公軫其心腹間覺有煖氣呼其妻共舁而
卧之床灌以湯藥越數日復蘇其人次年登進士官
至雲南參政公謫雲南也行橐蕭然一空巡撫訥公
大允雅重之以黃金百鎰贐公公却之又移文以長
夫送公公曰不吏其地而役其民非義也又却之在
郡屢辯疑獄有強民恃族大家富州縣不能制監司
付公按之郡守欲終其事而弗語公按之竟寘于法
獄成人皆翕然欣服守乃執公手曰吾幾誤公矣始
加敬公有事可疑輒以質之丁內艱踰三年牴緣

飲水服闋改臨江府修飭城隍政平訟理民殊德之有囚因人誣其父子爲盜公詢知之乃出之嘗清戎見有𨶹子率事者遠配八十四人乃懇爲疏復其家且曰

太宗皇帝論用人曰人君立賢吾於𨶹子寧若有憮亦用之頗

皇上憫其久謫戍當悉宥其家疏上合旨趣之退居林下翛然自守足跡未嘗輕入城府官嶺表者時存問之若大司馬劉公大夏總督兩廣必常造公與周旋水石間數日而後去立小宗祠習文公家禮於中造就者登仕籍武獨接也凡歷老墓皆新之表墓道皆有名儒筆寄生法同姓者皆賙之不死歸殯者皆濟成之未卒前一年戲作小傳以周蕭愿不喜得相而喜壽考兄曾孫者爲已況越明年而捐館時正德乙亥八月十六日也公以正統丙辰正月二十六日亥時生距此凡八十歷春秋焉娶宜人廖氏有孝德淑善婉順逮下有樛木風前公十二年癸今合塟妾馬氏李氏子男二長即綳入貲授七品散銜次𨽻李所出女四長適監生李喬次羅諫次羅孫德次庠生馮璘孫男五長㯳即宰君是爲綳冢子舉辛未進士方祗厥叙而增益開大之者未可量也次漢淞沛皆天次洷尚幼孫女二長適庠生李朝旦次黄其曾孫述柱㯳若所生即公小傳中所喜見者也嗚呼跡公之行與事本乎天性而直道以行之豈區區立後世名者然祖功宗德往哲前脩匪文曷傳幽宅當有銘隧道當有碑國史書之當有傳鑑故不辭而詳爲之述請以備群公秉是筆者徵焉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八

盱江張昇著

表

擬宋歐陽修進五代史表

史紀一代之興衰不以世亂而沒其實誼垂百王之監戒不以人非而泯其傳理有從違事更顛末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形可堙而蹟不可堙慨惟五季之綠棼旋屬群雄之蝟起江南江北嗟風教之不齊關東關西悵輿圖之未一三綱淪而九法斁世道陵夷四海沸而八方昏人心泮奐軍驕而不可用將橫而莫

能驅改國渾似奕棋易君真如負販禮樂刑政掃地無餘烽燧干戈滔天未已士卒膏于草野錢穀腐于沙場五代而僅五十四年八姓而止一十三主

皇天厭亂肆曆數以有歸率土馳情仰

聖神以無貳爰開我

國肇從歸德之藩式祐

清朝遂極寰瀛之裔兵戎變成絃管禽獸化作衣冠父老再覩漢儀欣欣然俱有喜色民風一歸

堯德浩浩乎渾無間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睿夙成

文明超詣恪守

祖宗之大法丕感

天地之休徵登進儒臣用崇斯道好古敏學不間精粗稽事考文何論美惡臣幸叨奎壁之府猥隨班馬之群未收五季之遺章誠為百年之曠典竊恐塵編易腐遂致於沉淪尚思蠹簡未灰或在乎振拂乃盡心於纂述須費力以編摩正其舛訛而無亥豕魯魚之歎理其錯亂而有源流本末之詳義例聊尒分明綱條偶然整肅竊取春秋之旨全勝月旦之評或貶或褒必公必慎稍成卷帙而次第有倫式就編聯而

始終可覽用備

蓬山之末秘少充

黼扆之前陳伏願事必要終永垂

殷監言必稽敝用廣

舜聰

聖學緝熙日就月將於不已

皇圖鞏固天長地久於無窮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代黔國公作謝表
欽差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臣沐崑弘治十一年
二月十七日
欽蒙
勑諭賜臣襲封公爵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繼鎮
雲南謹奉
表稱
謝者臣崑誠歡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朝典上公之列關分旄鉞世仍大將之拳
冠珥金貂
翊比
恩來滇南惟勲斯人臣之極分乃
聖代之優章紘盖伏遇
皇帝陛下
一德天聰明
邁古神聖興圖過於三代
聲教訖於萬方

治率舊章而法
祖之心最遠
賞延于世而懋功之典尤長爵不限年禮無棄舊若
臣者有家何幸與
國咸休
誓重山河黔寧始而定遠之
封益進
澤軍苗裔榮康承而武僖之
寵尤隆玆者曲枚庸陋之資躡繼先臣之嗣最爾遺
胤未經弱冠之齡藐然有身遽屬干城之寄祖孫六

紹拳位兩崇馳一札以責臨專十連以節制世家增
重於昭鴻漸之逵夷徼生輝有倬鶯飛之翰鐵券金
書仍舊虎符龍節如新守在四夷而屏翰之維益固
明見萬里而要荒之服有歸三沐而三薰休寔諭於
胃髓七擒而七縱績欲効於汐瘍俯思凜如淵谷之
臨仰感浩如乾坤之造式奮無能之質亟乘難會之
機地控蠻羌內壯腹心以先備疆鄰蜀貴外連唇齒
以相依悅禮樂而惇詩書斷無慚於論帥率典常以
番
王室庶有效於光前華彼荷甡被義之風歸我褒衣

倬帶之化伏願惟
皇之極釐四裔以傾心向
天之休亘萬年以為
主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代懷寧侯作謝表

懷寧侯臣孫應爵
欽蒙
皇上大恩念臣先世微勞賜臣襲封侯爵臣誠懽誠
忭稽首頓首謹上
表稱謝者伏以冠珥貂蟬之麗爵亞於上公盟存帶
礪之餘封延於後裔斯人臣之極致寔
若寵之過隆肆感激以何勝竟慚惶而莫措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
邁古神聖

憲天聰明爵人于
朝允合惟公之道
賞延于世遠懷求舊之情追錄勳勞爰及苗裔雖才
如樗櫟亦濫收而不遺緣德若乾坤故並育而無害
緬惟先臣之豹變肇自
當代之龍興征沙漠而勝燕齊遂躋武職從曾趙而
舉淮泗斯膺帥閫曾祖紹承
朝廷見任擁旌於胡越益振
皇威迎
黎於

禁苑遂定封爵總師旅乎中營翦妖孽乎前陌存發
右秩由伯而侯超亞上公
賜誥及券金書耀自榮莫與之並也玉帶橫腰
恩無如之配也位崇五等祿享千鍾傳四葉而貴益
隆歷
七朝而寵彌固豈圖繼序乃在髫齡甫踰強仕之年
即達顯融之路自
天有命伏地何云夙飫膏粱奚克干城之寄幼依門
閥未閑汗馬之勞誓竭丹衷庶酬洪造或揚威于萬
里或危

蹕于
九重尚思方邵隹周重致八方同軌庶效衛霍佐漢
循通六合爲家敢不奮勵無能之資感激難逢之會
職思以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
主究明六軍之紀律式廑四裔之踈虞流浹神機薰
蒸和氣伏顒儼
至尊而制九有壽域宏開來弗庭而綏兆民春臺自
建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代武定侯作謝表

武定侯臣郭良欽蒙
皇上大恩念臣先世微勞久缺承序
賜臣襲封侯爵臣誠惶誠忭稽首頓首上
表稱
謝者伏以惟辟作福崇報必始于元勲惟
帝念功繼承尤隆于後裔乃一王之大典眞千載之
罕期幸際風雲適沾雨露自天有命顧涕劣以何勝
踖地無容祇兢惶而莫措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沈幾先物
睿知超倫
法
天地之大功遵
祖宗之成憲河山帶礪恪守于舊盟肺腑勲親尚綿
乎餘蔭緬惟先臣之豹變肇自
當代之龍興淮水揚波一洗中原之腥穢秣陵眞鼎

四收外孽之縱横宣力初于徐繼功又于泗滁州和
州之得雋溧陽溧水之取奇江南以次而夷河北有
漸而克遠窮龍漠極窘羯胡循隴而盪定氐羌自蜀
而剪平蠻夷試較俘獲則億萬有盈約計戰攻則百
千無慮
聖祖憫其勞勩時嘗推其智能鐵券金書而錫以世
襲之典
宸章寶訓而載以應議之條
紫誥鸞廻朱軒駟驟姻連
帝室奕葉而發耿光貴極人臣連枝而傳甚寵間緣

宗姤竟致爵停鈌襲封者年閲三旬冐勲名者歲踰
十紀忽蒙
皇仁之追憶仰煩
綸詔之重臨詢之在廷付之公議興滅繼絕而寒谷
以之回春眷舊展親而窮簷為之出色濫被乾坤之
造肯遺螻蟻之微超從邑蹕之爪牙獲珥金貂之偉
觀頓遺親軍之帥領驂分茅土之上封家欲替而復
隆祿有增而過厚銘心刻骨何日忘之結草銜環無
時已矣敢不深究家藏之韜畧勤而又勤回想世篤
之忠貞勉而益勉身九殞而奚報日三省以自營伏
願海晏河清易干戈而春臺八表天長地久闔寰宇
而壽域萬年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代襄城伯作謝表（原任錦衣千户）

襄城伯臣李鄘欽蒙
聖恩賜襲伯爵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欽明啓運肇開列爵之恩濬哲重華益重襲封之典
春覃苗裔風厲臣工愧無汗馬之勞濫預金貂之會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乾剛獨運
陽德方亨紹
六葉之休光溥八紘之大化賞延得於虞帝奉舊法
於周家爵以勲存永無負其勞勣祿以世繼初不問
其疎庸竊惟先臣家起衛茅官緣護衛操戈先道始
以劾於居庸擊楫浙流終收功於江左甫際從龍之
會即恭振鷺之儀封啓襄城班聯
魏闕山河有誓鐵券顯以金書茅土加名麟袍縈以
玉帶祖及孫而迭繼兄與弟而相承茲乃嗣續頻虛
顛濫收于一介
絲綸倏降幸叨付于
九重俯從禁旅之司遽爵樞庭之次蔭資前閥功何
有焉恩賴
朝廷藝非長也撫心感激揣己凌兢敢不居
寵思危恪循持身之道舍生取義愬勤敵愾之功方
欲畢力於干城尚圖究情於韜畧伏願

一人有慶綿
聖壽以同天萬國咸寧維
皇圖以並嶽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代寧晉伯作謝表

寧晉伯臣劉岳欽蒙

皇上大恩念臣先世微勞賜臣襲封伯爵臣誠懽誠
忭稽首頓首謹上
表稱謝者伏以
旌善昭賢彝訓式垂於
聖代居安保治湛恩不吝於勳臣自古則然於今為
盛竊念臣祖燚自甘肅以隨戎遂幕府而注籍偽王
首捕虜冦頻擒荷
先朝叙攻戰之勞歷後府僉都督之命暨延綏之待
任叨寧晉之加封感
恩益効於捐軀傳世復蒙平給券奉

天靖衛榮名共激於群工盛烈殊勳竭力未酬乎大
造延及再世猥被愚臣仍襲前人之封兼食千石之
祿賞延之典在
國家而愈隆圖報之心於櫗線而莫展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
天縱聰明德成神聖文以法
祖謨訓恪守乎憲章武以經邦爵祿不遺於疎賤遂
令樗櫟亦荷甄收臣敢不益竭愚誠少酬
恩寵愛民保國嘗懷忠嗣之風却虜安邊允勵伏波
之志伏顒

皇圖廣大
聖德清明亦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代普天率土皆為
壽域之人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又代黔國公作謝箋

伏以護垣上將輝寔藉於

瞻星珥弁左貂禮未伸於
象殿阻滇南之荒僻仰
天北之崧嶤猥冒襲爵之榮式深履氷之懼敢馳一
介冀達
九重欽惟
皇太子殿下
王粹英資
春[illegible]睿德
洊雷居震聲已播于宸區
繼日作離光復流于蠻貊若臣一門席茅土而班五
爵之先傳節旄而柄三軍之重黔寧惠襄之相繼定
遠榮康之迭承
朝廷玆憫武信之寥寥繼嗣竟收孱庸之碌碌衛匪
象賢之胄祗塵崇德之封世際七朝家傳六葉恪深
仁於
玄昊傍重照於
少陽處西服以凌競仰
中天而感激望非意及榮與憂幷矢瀝膽以披肝圖
報稱也當銘心以刻骨敢忽忘哉伏願
問寢

龍樓億萬載之基攸繫窮經
鶴禁百千秋之壽方殷臣下情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謹奉
箋稱
謝以
聞

代鎭遠侯作謝表

鎭遠侯臣顧仕隆欽蒙
皇上大恩念臣先世勳勞俯賜襲封侯爵臣誠歡誠
忭稽首頓首謹上
表稱
謝者伏以
天開景運而特隆列爵之封
聖率舊章而益腆延世之典錄勳不限先後繼世何
論賢愚臣乃緣五葉之傳幸際千年之會恭惟
皇帝陛下
至仁天覆
大化日隆存亡繼絕之無遺
制治保安之有道人惟求舊
法必守成俯惠臣子茅土之封

仰遵
祖宗帶礪之誓如臣先世荷
寵當年一展力於
開國之初驟登督府再效勞於
靖難之頃躐取侯封
虎符龍節以綏蠻
鐵券金書以貽後晉錫於
帝眷而祿乃千鍾大揚于
王庭而榮非一代兄終而弟及祖沒而孫承傳序至
臣論齒逾弱冠錄校賴

主報國何有纖毫騎射之未閑韜鈴之莫究愧以樗
散之材遽珥金貂之飾服麟腰玉而位亞乎上公鵠
立鵷行而班分乎前武方兢惶以內愧敢銜耀以自
張居
寵思危當謹而又謹惡盈好謙盡勤而愈勤恢世績
以圖祇適之修讀父書以適變通之用恭願
皇建其極而四夷爾爾乎來王
帝命不違而萬載綿綿其
永壽臣無任瞻
天仰

感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代定國公作謝表

定國公臣徐光祚伏蒙
皇上大恩
賜臣襲封公爵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奉
表稱
謝者伏以淮水

龍飛而攀鱗之會伊始燕山
雷動而啓蟄之戶方亨天眷肇於當年
國賞延于今日極人臣之貴垂門祚之休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昭一德以格天惇五常以御世惟
皇作極而錫福徧于寰區惟
帝念功而紹休傳于苗裔祇適
祖宗之大典茂單臣子之
洪恩爰庇臣家竟超別姓一從昇祖際風雲而第爲
開國之元勳冊裕後昆會魚水而錄及

靖難之偉績數隆茅土誓竜山河爵于上公而冠百
僚之位列錫乎左券而衍奕葉之金貂魏國定國之
並名生封追封之迭繼維
帝鄉生長而厚之至正真比
乾坤乃
王室連姻而昭之無私元同
日月不遺材於蔚兆額濫位於
軒墀猥緣末孫躐紹先祖依
清光於咫尺而班接武于二公望華袞於二千而家
擅榮于兩地捫心知愧俯首難云荷

命自
天方兢兢其戰懼報
恩有地敢勉勉以圖回慕古人而究古書效汗馬而
垂汗竹忠貞世篤期無負於斯言韜略家傳定不煩
於他諉伏願
一人有慶開壽域於八方四海永清壯春臺於萬載
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贊

淮陰葉司徒贊

番番元老淮海俊英淹貫三禮動為法程四十餘載
宦海馳聲晚遭鶴列佐我
皇明經理邦計注意蒼生出納有典君子稱平
廟堂籌畫允協輿情衣冠整肅儼然在
廷佩環步履動我
宸聽虬髯鶴骨龍馬神清高山喬嶽屹為名卿天下
繫望為國老成為士儀刑為民福星

瓊山丘老先生贊

奎壁之精落于嶺海代為哲人燁燁文采筆驅造化
口噀虹霓森羅萬象飛屬品題飛步鰲峰清名傑出
師表成均動中絕律啓端宗伯大發音徵晚登黃閣
吾道增輝被物春風及時霖雨一反掌間單偏寰宇
柰何慟極天下之書而志未得以盡攄諸練天下之
事而才未得以盡試祗補先哲之遺編作尚古之正
傳俾論世者見之而發喟用世者行之而成惠

浮梁戴公克仁贊

鍾秀五湖翹英官族席禮義之流芳浸詩書之餘郁
動有可觀美若不足文如鳳雛麗如綺縠燁如隋珠
采如荆玉助邊而振義聲克家而榮
命服養靜式稱其名辯博莫窺其蓄嘻昔無負於别
駕之嚴親今無愧於都臺之賢叔豈不爲家之俊昆
鄉之名宿也耶

都憲顧公良弼贊

貌恭而肅行端而方不脂韋以隨衆不骯髒以自臧
富才猷之美炯譽望之光永葆其操金石其剛其接
人也和風甘雨其莅事也烈日秋霜允爲
帝鄉之秀實乃
邦國之良也耶

張文僖公詩集卷之九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十

盱江張昇著

祭文

祭陸學士先生文

曾陵清淑毓茲偉人妙齡科第文彩遒倫鴻漸有階
儲英翰苑纂述編摩雄深嚴縝大駱南金見珍士林
懸河論議出入古今身際
熙朝氣剛志銳卓然表見奮欲用世仕途亦亨
恩數荐隆專職端尹奄忽告終彼美才猷竟不一試
道與命違乃爾齎志上歷
聖眷錫葬鄉塋進貳南省恤典優榮某等托契已深
誼均休戚一聞凶訃不勝驚惕靈輀在道東郭之東
介此尊俎寫我哀悃

祭兵部侍郎李公守貞文

公抱奇器奮自海壖龍集己丑有
詔興賢乃與吾輩橐征名聯爲吾益友道義相先志
孚情洽茲三十年愛公襟度江海無邊多公節行金
石其比
帝心簡在右秩五遷臺憲邦政有赫數宣施頭次
犯我塞垣

帝命徂征不刃而潛曾未旬日蝡息狼煙爰飭戎權
函歸以全擅衷悔悟其來駢闐稽顙
闕下修貢惟虔入歸公績汗簡應傳胡爲乎壽罔爲
德延龍荒歸櫬于邁東阡
朝失承弼士失陶甄九原不作空復潸然采采蘋藻
薄奠几筵寓誠薦懇靈其鑒焉

祭刑部左侍郎張公尚絅文

哀我松壑清謹仁明幼有慧性晝灰字成少無不師
遇無不學一讀輒書幡然自覺乃專儒業斥去異端
絃誦古廟怪莫能干初舉于鄉奮自西服策名

中朝效官刑獄著稱明允錄囚齊東法當究釋囹圄
俱空越人告饑
勅公往賑充哺有資民免顛殞一遷棘寺
廷中稱平千晉于楚愈播賢聲秉節于邊長城關外
信孚虜酋帖耳歛塞
帝嘉乃績還總刑曹司寇之亞允克服勞兩遭家難
官爲營兆起自祥琴仍復鄉廟曾未浹歲謝病西還
吾輩凝盼欲聯舊班不意彼蒼顱奪之速二豎誰尢
貽我慟哭嗟哉松壑無復見期敬憑一介往奠一卮

祭忠義後衛副千戶徐公遠文

昂昂武弁執如公賢自幼能樹經史是先漸涵之久
振采先前蚤膺戎寄謀勇克全協于上下禮義周旋
童而逮老操行靡愆慶鍾五秀家聲益傳式修儒業
或奮戎旃德成勳立君子稱焉公宜眉壽鶴筭當延
柰何二豎乃爾禍纏愚辱公厚四十餘年館我穀我
誼若夙緣于今不見吾誰與肩薄寫心曲憑此短箋
薦羞酹酒大慟潸然公毋我棄鑒此微虔

祭曾工部夫人文

毓秀名宗慧慈懿美賢德夙成來嬪君子誕並令辰
甲寅同齒敵體謂宜天心有以內助之功家穀日起

躋大司空
貤恩伊邇其如疾纏奄棄乃爾
賜祭開塋先榮終始某等叨與夫君班聯聽履有酒
在尊有牲羊豕聊當藻蘋敢云成禮

祭李徵伯上舍文

吁嗟徵伯何遽止此年不逮顏乃與賀比偉矣席珍
發自稚齒器業行義克濟世美式崇堂構允藉文梓
僅游成均竟沮遐軌盍問彼蒼錫類何以莫罄以言
傷悼而已薄陳時羞靈其鑒止

祭林以成母太淑人陳氏文

洎與就養祿有奉常子號三品出入明光無負職業
懿訓之良鍾慶家遠孫亦榮昌母儀可式疊被
恩章淑人之秩貢及江鄉九袠高壽安彼北堂令德
柔懿福來未央其柰乎數不及百霜靈輀以駕敢酹
此觴

祭

於維賢母淑懿慈良裕家勤儉迪後義方茂隆子姓
門閥愈盛積善之徵允合餘慶冢嗣振聲士林之英
鷩峯未幾南望關情夙駕歸養楚江之上溫凊滑甘
晨夕靡曠

帝錫鸞章鄉曲有光榮綏福履四十餘霜式啓天祐
介茲眉壽內外孫曾闐咽先後氣暢神寧期可百齡
子趣
徵詔甫入明庭月未十數忽聞哀訃杖淚言旋甬留
南路某等濫預江鄉無復登堂空爾悲感寄此一觴

祭禮部尚書傳文穆公文

吁嗟文穆何辜于天惟仁乃壽願未稀年惟善乃祥
翻遭二豎兩稔于茲伏枕良苦不謂斯人乃爾不辰
慨今懷昔秖盍沾巾公振文名奮自江右經幄儲闈
論思最久輟斯親切貳我秩宗究心國典允協寅恭
文政宮端甫幾一載選我禮曹重任佐在不踰何故
帝未及溫溫爾長逝訃動
天閽
天子震駭越數
恩渥施及稚童眷惟舊學某等誼忝僚屬叨陪朝躔
寔滋愛益攀戀難云旅櫬在途空復疾首欲寫情悃
清酤一卣

鄉里祭文穆公文

慨惟我公行為正士學為通儒材為文梓見用于時
顯融日起

經幄講官金匱良史簡在
帝心歆動君子一登秩宗邦禮是倚神人以和朝野
歸美茂實英聲貫我鄉里公論在人听者側耳天數
柰何遽爾發齒懸隔幽明良可哀已旅櫬戒行片就
南執乃我遐遠痛切知己載酒崇羞薄奠靈几

路祭文穆公文

嗟公奄乘斗建六移載瞻遺像旅奠何之祝公且止
東郭臨岐駐櫬停紼聊听我詞公昔挾策取路自茲
高叩閶闔春日遲遲歲踰三紀名滿
京師復從此路遥嚮江涯君今一去無復見期我輩

僚屬雪涕淋漓衰曲繾綣公知不知清名在世千古
繫思且吾英鑒歆此一卮

祭南京工部尚書董文僖公文

鞠江庚嶺炳靈于公公起儒素見孚
宸衷臨軒有獻爰被
恩洪策名優第立政顯融編摩翰苑地親望隆經史
朝夕沃我
青宮天極龍飛吾道泰通玉堂經幄
寵超臣工史事云就秩祿益豐南都典禮僉推宜充
帝有難色其奈僉同重違輿議乃命以東甫踰六載

莅職有功正卿虛位遂躋司空邦土是賴根本愈崇
曾幾何時遠訃以凶朝野駭惜上屢
九重倍加恤典哀榮始終某等誼均僚寀叨親德容
頫惟旅櫬執紼奚從薄致蘋藻緘寄臨風

同年祭董文僖公文

吁嗟耆德吾輩仰掩或叨卿曲或托同年道誼孚協
若有宿緣游宦
清世雲霄比肩形骸雖異肝膽實連時驟
龍闕時會賓筵公殊脫灑談謔間懲公居翰苑有穀
講筵公在建業士論翕然宗伯之亞司空之遷乞練

碧翔人無間言吾輩翹想忽隔吳燕江東雲暮其奈
情戀盡北其轅班聯日邊天奪吾交乃爾迍邅何遽
我棄竟秘重泉九泉可作滄海桑田拊心莫展空復
潸然公亦何憾終始榮全有子可振有史可傳有煒
恩數穹碑可鐫第遠朋舊無復周旋靈其格止鑒此
微虔

祭何世光乃配石氏淑人文

中丞之裔德乃異常慶鍾有自柔順淑良蚤歸名族
婦道以臧君子獲佐宦達譽彰宜與主內忽遇怪殃
活然不駭災變而祥入隨臺憲志齊冰霜出隨守郡

所遺歎羨躬率糲食不厭糟糠浸階榮顯徑造巖廊
內助之驗縉紳褒揚兩貤
紫誥峻秩是當何歲不淑有美而戕甫入京邸奄忽
以寸年登下壽亦復何傷第嗟遠道懸隔江鄉旅櫬
南邁酹此一觴

祭章宗伯文

臨汝之秀毓此俊英早發科第蔚有盛名其於己也
玉潔冰清其於事也鑑空衡平奮自儒生宦游四紀
中外顯融功業日起湖湘閩粤豪屏奸止入佐廟廊
協殷刑理命典邦禮

帝重南都神人有叙精誠以孚曾未數載頻見榮枯
注情南望遥致一壺奈何老成遭此淪落忍淚以思
吾鄉索莫天下賢之勤慎儉約失此美人吾輩分薄

祭何司寇文

軍峯之秀盱水之清扶輿蔚積毓此儒英文章政事
行義堅貞協天下議匪獨鄉評發軔刑曹佐憲閩海
遷臬中州憲度無改吏懾英威士慕風采開省湖湘
政簡功倍命撫晉冀人竦先聲爲民保障爲塞長城
入贊司寇奸獄清平秋卿正位歆動兩京天欲成之
早速我駕雖退而進名播夷夏閉戶著書人事俱謝

我
朝名臣不朽有籍究心周禮註疏益優不日而就聖
典以脩存不出閫没乃神遊傷哉經濟竟秘荒丘天
限斯人罔躋上壽乃遺不展奄失耆舊吾輩疇依隨
淚盈袖漸寫我意爰寄清酎

祭都城隍廟文 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

維正德二年歲在丁卯閏正月初一日乙巳太子太
保刑部尚書閔珪等敢昭告于
都城隍之神曰妙化惟神不疾而速歲賓
神力

百靈降福茲者敢勞多差神官將吏分詣天下不消
瞬息上請
嶽鎮海瀆山川神祇同茲降鑒允賴維持
誕斡陰陽密衆
造化無感不通達于上下恭遇我
聖天子仁覆八紘智周萬物緣宵旰之靡調偶氣脉
之少拂臣子兢懼奔走群祠
天祐平復更祝繁禧爰齋祓協心敢潔牲醴粢盛庶
品恭陳薦獻籲告
諸神伏望大彰響應輔我

宸躬氣和意暢景運茂隆丕紹丕基
萬壽無疆恒應政務之方殷長爲人神之依賴皇康
民物孚格
蒼穹恭和周浹炎夏攸同謹告

祭山海蕭文明先生文 湖廣僉事

具官某致祭于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致政海釣蕭
先生之神至曰嗟哉吾友古之遺直一任中誠不尚
外飾見事不平義形于色昔在布衣拯人于溺人嗜
要津渾不矜德學登賢科瑣闈授職敢言忘身心惟
憂

國見重縉紳淸才茂識柰何手讒左遷異域余亦南
奔欲會靡得二十五年空思朝夕誼雖鄉曲路懸南
北誰意此時竟成永隔幽明異途令我傷惻思舊慨
今難盡胷臆已矣斯人於何可即曷其有存雄詞妙
墨翱閱再三益增心藍臨風緘辭敢附鴻翼

祭樊母賈孺人文（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行祭駙馬母也）

積善有徵天斯錫福第衆人取效之或遲何孺人食
報之優速若投種于大地不勞而穫五穀若蓄物于
中笭坐見隨取而隨足伊者毓秀而配英並爲彰河
之令族移孝而安舅姑順夫而成家睦懿德行之靡
愆信蘭馨而蕙馥協和氣於一門騰瑞光之晝煜實
鍾慶於當年乃發祥於佩育儁幼子之菁華首被
清光於暘谷尚天潢之懿親降
帝子之雲𨍭子姓駪駪半食天祿
賜甲第于城東樂慈親於華屋醉玉液於黃封絢綵
霞於命服餘八袠之遐齡列五祈之醲郁柰何命奇
年何不淑奄逝不留竟成駭哭某等托交令子道義
馳逐雅聞母儀良深齊遨薄陳几筵山殽野簌

東洋處士華君文吉哀辭

無錫名宗華氏有秀傑者曰祐字文吉號東洋慷慨

尚義好親近賢士大夫以故人多識之爲萬石長出
納唯謹上信而下悅之世其役已餘百年矣厥考愛
菊翁仁厚謹恪上下南北家居殊少番付家政于文
吉雅能幹理百費取辦無或弗給者間有義舉可述
若義塾以訓鄉之子弟義莊以周族之貧窮有田沒
水而爲稅累者則酬其直倍埴以堤之田翻成膏腴
彼已皆利焉歲治橋梁濟河渠具有益于人者乃物
故于弘治己未七月十一日君子傷之嗚呼偉人不
復作矣其如之何敢哀之以辭曰愽觀天下兮孰能
度世而永存生則有死兮若朝而必昏雖千駟萬鍾
兮或終泯於無聞何如世沒而名彰兮庶無憾于乾
坤錫山有士兮世濟賢淑有家豐碩兮不靡而縮應
義而弗吝兮聲騰鄉曲吾伊匝里兮閭有義塾白粲
在庾兮温飫宗族告急欵乖兮給之以足廢田見售
兮變爲膏沃人不病涉兮亂流以梁河渠踈導兮工
可耕桑藝蘭培蕙兮風播淸香韞玉懷珠兮潛發幽
光世長萬石兮家道其昌行靡近尤兮佳譽斯彰視
浮世兮孰爲存亡較富貴兮孰爲短長道無鉅細兮
唯義是臧利濟在人兮其誰能忘邦人回首兮嗟此
東洋

都察院司務李槩母羅氏夫人哀辭

秋風凄切兮肅秋霜憲慕有人兮懷故鄉故鄉何許兮依豫章江山盡處兮屹華堂堂上失恃兮復何望衰哀茹苦兮顧彼蒼善人不壽兮理何常吁嗟懿德兮若琳琅蚤歲篤孝兮動姑嫜庭闈歡洽兮藹春陽壺儀式正兮家以昌內助有驗兮譽斯彰宦達中外兮恩罔極兮錫鸞章宸慮兮錫鸞章湛恩內覃兮發龍光斗間紫氣兮應避藏偕老桑梓兮體益康蘭玉繞膝兮灩霞觴載祝眉壽兮海莫量豈謂未耄兮年遽央痛哉遊子兮血淚滂天猶有盡兮地有疆嗚呼此恨兮何當忘

貞靜先生哀辭有序

錫山有古君子謚貞靜先生者雪髯霜髩矯然海鶴奇姿戴仁履義衣被禮文蟬蛻於塵濁之表世物之紛華不足以滓之惟有書癖焉而詩文猶癖也左經右史上下古今不咀其華而擷其英不止也義理填溢胷次淵渟海蓄莫窺其涯涘稍出緒餘屑玉豑金驚耳駭目而得之者但知心醉而已噫先生其儒人耶年雖耄而人愈覺其壯余聞之舊矣恨未能親覿

光儀而逐杖屨也成化癸卯以冢嗣廷韶守盱乃枉臨況敝邦山川爲之改觀草樹爲之生色翱翔麻姑盱姥萬壽之峯三谷之源悉歸題品所以號猿鶴而慴魑魅者精神百倍其妙於詩耶況復膏澤盱人而噓枯吹生皆庭訓之功也屬余自京還遙聞鳥音亟欲往謁而鳥飛又東矣追弗能及深爲之悵然乙巳歲余守制又還道東吳經無錫始獲一拜先生于舟次時余服衰經痛楚方殷不能從容就正遽抗手而別別後翹慕之私益切古雅儀刑未嘗不留心目也弘治乙卯先生晨興沐浴衣冠進子姓而語曰瀛洲有會吾將赴焉言纔脫口翛然以逝訃聞京師余深傷盡不能爲情嗚呼先生不復作矣而遺蹤之在于盱遺愛之久於盱猶一日也余叨爲盱人而嚮往之誠惡乎能伸竊寓辭以哀之先生諱旭字景暘修敬其字貞靜其私謚也秦淮海之裔貤封官至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辭曰

惠山矗矗惠水沄沄有斐君子容與朝曛山自增秀水亦迴紋思見君子乃化爲雲可望可愛而不可覿山昏水慘令我沾巾淵覃草樹尚有餘薰

弘規先生哀辭

福建方伯錢公璡其尊公弘規先生仕縣而蔚有政
聲年未及耆遽税駕傳丘竟以壽終噫夜臺不可旦
矣而方伯公哀痛之情與日俱深予輒不揆乃述先
生之行泄方伯之情爲之哀辭曰
肅雍君子兮行潔而方仕雖未達兮聲華孔彰辛夷
爲車兮干何發軔顧就蓮幕兮盤桓湖湘嘉魚其衝
兮寔古名邑政劇而殷兮舟車鱗集屬歲孔艱兮群
口喁喁凋瘵誰活兮籲天甚急君子利器兮允矣侯
時盤根錯節兮亦何慮也揮瀨彰民兮趨告藩臬嘻
手發粟兮廩彼艱飢昔歎今豐兮野歌以笑遣喪倚

廬兮民懷餘照政轅建陽兮
天子有詔蠢茲草寇兮犯我亭徼干戈載揚兮攝祇
以親欲熸兇焰兮奠我烝民遂收僞功兮折馘千百
嘖有煩言兮悄然乞身聽彼江鄉兮于茲税駕笑同
耆英兮遨遊洛社仲子嬌翮兮毅飛中夏荐膺寵數
兮輝騰豸冠何龍蛇之夢兮鷗鷺盟寒仲子涙灑兮
湊滄海之狂瀾越之山兮浙之水望白雲兮何日已
臨羨墻兮與思悵隔幽明兮幾萬里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盱江張昇著

恭題御賜秘方後

聖天子屬者繙永樂大典見金匱秘方蓋昔人用之
有神效而罕傳者乃喜而欲彰之以傳於是
親灑宸翰用璽書以賜太醫院使臣王玉不勝慶幸
珍襲唯謹臣間過從亦得而捧觀焉遂拜手稽首颺
言曰至矣哉

聖人仁覆天下之心也何事不然於此而有以仰窺
于萬一矣古昔聖人如炎帝神農氏有本草經黃帝
軒轅氏有素問靈樞等書誠慮人生遇寒暑風雨燥
濕之不時饑飽勞逸喜怒之不節疾因之以生而無
治之之法幾何而不夭札失其天年之正耶聖人憫
焉故垂示法程傳之於千萬年至今人人有所據依
而得以全其生綿其眉壽者聖人惠濟之功何其博
而且遠也
聖天子出此方正欲濟人生之夭札傳之罔極天下
後世於仁壽之區是不獨仁覆天下於一時而萬世

之仁覆於是乎始即炎帝黄帝之仁也故曰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
恭題
賜都御史何世光璽書
弘治甲寅江東比年大水民遭墊溺禾稼鮮成以
上厪宵旰之憂用言者策乃
命工部左侍郎徐貫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相其
勢而施治之之功仍
命巡撫蘇松等處總理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
鑑與之聯事各

賜以璽書此則賜臣鑑者也今入爲刑部侍郎間出
而示臣昇臣獲捧觀謹拜手稽首而言曰邦之本在
民民之天在食食給而後有以給公賦然而食非務
農不給農非水利不成何乃利未就而患先之治之
得非今日之急務耶且
國家賦稅多出東南吳之蘇松常浙之杭嘉湖殆居
其半六郡地卑而當入湖入海之衝水尤易爲患
聖天子注意于是誠明睿之至不可幾及耶
明詔一則戒以審水道之利害酌人情之從違一則
戒以爲經久之良圖毋致小民之嗟怨何其憂深慮

遠周悉而詳盡也仁矣乎
聖心也奉行者敢不夙夜而報稱之是圖既而因地
順勢蘇則自白茆港常則自孟瀆百瀆松則自吳淞
江而疏導之有歸乃臣鑑之功居多而錢穀力役之
需亦於鑑乎取辦之區處各當民非惟不涉勞費且
得資以遂生不五旬而成其工敏而效遠也宜哉自
是蓄洩有地灌溉以時地無非可耕之田田無非可
成之稽民飽賦充公私兩濟士大夫莫不歆感曰大
哉吾
皇之仁明也實委任得人之驗也

真率會約

伏以世洽
文明之運鄉崇禮讓之風會此泰亨盍行豫樂況江
山表裏足以選勝而尋芳風物翕張寧無順神而適
意敢郊洛中之會用成卅上之歡名勝以遊真率以
飲品殺不取乎過腆志趣唯存乎交孚庶會數而禮
動物薄而情厚也敢列條約于右
一會必擇名山勝境或寺觀莊園不可過遠
一具帖請須先一兩日前請後毋不速務在早餐後
齊會

一帖式舉行真率會謹擇某月某日移行庖於某處
敢請如約早會
具名某拜
一殽品味不過五盤不過二十蔬醢不拘數目
一飯但一餐湯終席亦五度茶則頻行春盛一架果八碟
一酒但味正不拘新舊止於一尊飲則隨量不可強勸
一僕從各家自備供食

宮保平湖屠公遊賞詩引

嘉興平湖屠公元勳與余同年友也公自刑曹累官尚書引年仰蒙
聖恩優允即陞太子太保南還榮耀鄉曲過杭有親舊林元高者邀遊西湖公遂乘舟歷覽西湖之勝遇適興地即有作風颯乎盛既而和者滿卷予近偶獲閱此卷愛公詞律之嚴華札之妙宛如對面頓起遐思憶昔與公同仕京師官曹雖殊而往還最稔氣誼最孚辱愛真異姓兄弟也而麗澤之益尤多往往登覽之樂聚首之酌賡倡之敍不間旬日予謝事稍先公數月公亦南還憶關山雖遙江浙密邇屈指與公

睽間五稔矣風晨月夕曾不得與公一會晤親切之意何如哉今幸公姪少叅出示此卷致綴數語聊泄眷想之情之不能已也

異物傳

有物如小龜土色雜灰土以居蠕動而步速好居柱礎下或墻壁下鑽軟土而入畏鷄食之生育亦蕃至冬時穴土取驗之始見三時散居不知食何物人傳能食白蟻至盡吾鄉王家嶺下李輔字良佐故家豁達人也歲辛未暇日過余坐談曾經撫州金谿宿饒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潔乃遣從者淨掃之方設榻其人再三戒曰吾家新創室屋不意歲被白蟻傷食梁棟內空無如之何有人教以往求川中物如小龜者寘于礎下灰土中今數年來白蟻皆盡棟柱俱空叩之逢逢然了無一蟻存若令人掃地及有懸緣壁上遇此物幸為保全勿傷之余聞能食白蟻必奇物也問良佐以名良佐亦不知也許為致之閱再歲六月二十一日午合挈而見余啓其合祇見雜以灰土蟲亦同色大不盈寸塊然不動少選蠕蠕然稍行蹣有生意其數五枚良佐導余僕置于園亭右小房中皆鑽土而入曩言此奇物今果致之良佐信人也遠

天下物類何限人不能盡識余備撿古書並不見有此物良深歎愧此物乃有益於人能去害而存村堂瑣瑣小物訒惜不知其名宜名之曰蝎虎請更質于博物君子

地理論

天下之山皆本於崑崙山脉入中國分為三條有南北中之別條之脊不斷至海方止其間枝枝葉葉分析數十萬莫可殫計皆為重地各擅形勢有水界焉水之短長見山之短長焉山重疊險遠誰能歷盡觀水而問之程則知山矣水有曲折大者為主到頭有界送水及配水俱匯于大水焉大水行而山隨徃謂之順山之行一橫便謂之逆順山則有逆穴逆山則有順穴稍橫者是已列屏列障高聳起伏山之行也間有過脉不可不察焉脉過必細亦須和軟坦夷方是如一脉中抽其脊雖起兩落必斜迤而下若巉絕險峭非清脉矣縱美非大地也若峭絕復有過脉而清尤妙也脉為山要決今人多不識謬指山脊為脉非也今謂之過峽者是已山行變換為奇然亦閃爍左右灣環曲折方謂之活到頭陽仰則陰受陰昂則陽受如仰掌則陽也其中突起為穴破突為之如泡如塊石者陰也其盡而仰則陽也依陽為之亦須和軟坦夷盖和能生萬物故也凡地美惡於過脉見之到頭雖無夾從龍虎亦吉地矣平洋未嘗無高低一以生氣為主盖活動和軟者是也心思之審目力之

精在其人而已

易爻用九六說

易以道陰陽伏羲畫卦奇為陽偶為陰故周易每卦遇陽爻則以九為名遇陰爻則以六為名以九乃老陽六乃老陰皆河圖之數而用也有難者曰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河圖數也是則一三五七九皆陽二四六八十為陰何爲九獨爲老陽六獨爲老陰耶答曰老陽極而變之回則八爲少陰老陰極而變之回則爲少陽易者變易也故爻主老陽老陰以變者名之也少陽少

陰守常故爻不言七八也又難曰一三五何以不為老陽少陽二四十何以不為老陰少陰乎荅曰河圖以五與十為中數餘數皆至止四方為生數外為成數成數則該生數在中矣生者體成者用也易以用言故以成數論之又難曰何以見生數該成數乎荅曰河圖天一生水加五則為六六成數該一矣地二生火加五則為七七成數該二矣天三生木加五則為八八成數該三矣地四生金加五則為九九成數該四矣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桂巖書院箴

桂巖書院乃婺源戴氏所建諸公為題誌之甚詳其孫兵科給事中寶之屬余言其志世建此貽謀深遠望于後人也篤乃本其意作箴以為戴氏子孫勸所謂不以頌而以規也書院四望無所不通故案東西南北而成四箴

其東箴曰婺水之逵會于浙東源源不已竟至朝宗卓爾其傑惟學務攻乾乾終日功亦何窮要其歸宿聖賢是同

其西箴曰偶爾西顧崇山矗西何啻千仞徑入雲霓眷彼作者初覆一簣積累功大終與山齊若人為學其鑒茲兮我確有志日升月躋

其南箴曰洞戶前啓載瞻維南天有箕斗地有江潭上下涉降高深莫探人於其間乃並為三克贊化育與天地叅敬義表裏俯仰何慙

其北箴曰有邃書館嚮陽枕北北窻一闢矯首天極獨歟君子視之為則吾心至理要須自識靜存動察誠之無息歲月倪焉優入聖域

燕會賡和詩引

今歲秋七月三日當萬壽聖節之旦天下例皆函表獻壽藩臬則重臣特行吾友廬陵王公世貫以雲南憲副來恭捧函于

廷乃榮行也

慶賀之明日吾同年輩致具而開席于大興隆寺之東堂延世貫飲愘飲者坐以齒首少司馬熊公騰霄次少司徒王公民望次少司寇何公世光次都憲顧公艮弼次昇也酒半酣相與道舊罔不曰吾輩幸際熙朝同第成化己丑進士俯仰之間倏爾三十有三載交誼殊久而且深今世貫以萬里來遠別而合合而又款別乃得同舉一觴于此歡洽感慨其兩係之情能已耶可無述也於是推騰霄倡餘以次和皆

述情也越五日世賞又會飲于大宗伯傅公曰川所乃公署之燕居也在座者少宗伯李公世賢亦捧函自南京來次少宗伯焦公孟陽亦叅預皆翰林舊僚也世賞出前作于几諸公亦喜而屬和又越數日少宰吳公原博亦舊翰林者和之不覺忽成鉅卷胥謂當述其由余與世賞聯第偕翰林實江右有三同焉誼不可辭夫五倫人道至大而朋友之交居其一志同道合情誼端確可以資麗澤之益淳風化之原於世道豈小補哉然而交莫重於同年莫厚於同僚至於子孫亦世講之者是則諸公之作一以同年之雅

一以同僚之舊而情溢于辭規益期待惓惓於世賞其厚且重者宜也古人有初遇而結僑札之分偶會而成班荊之食皆一時邂逅僅見於相遺言語之間尚載之史傳至於今數千百載誰不喜談而樂道之交誼之重也如此余素無似固不足道若諸公與世賞俱人望所屬者况以嵩祝之盛期京師之大地友道之久要會而發諸殷詩倡而屢更和音渢渢其盛安知其不傳于無窮而啓人之歆異哉余竊此義而為群王之導

龍尾硯銘

戢被龍尾粲然黼黻苎而瑩滑勁而潤滋有爍金聲戢遲陸離深淺之秀文寶之奇對斯揚管方册是資

端硯銘

高要令左濟所惠其人曾預南畿癸卯文衡時于總之不見余十六年矣今弘治壬子五月造余而以此贄

橫海之英端溪之玉還乎墨卿茂實青沃重我文房朝夕是賴緒昊前修嘉猷考蹟允協于茲客嘗我告精汝與俱式開新錄

兵部尚書嘉興項公傳

襄毅項公嘉興人也諱忠字薹臣先世由汴隨宋南渡避地嘉興之晉山乃家于城有諱伯通者元為廉訪副使有諱邦者丞奉感吳江同安三邑有㪅公之祖也公自幼篤學誦書必千數學行兩備年二十有一舉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時同署郎中吉安劉公廣衡員外郎鄞人陸公瑜與公皆志淳道協蓋一時之選也後皆官至大司寇遷陝西司員外郎會正統己巳

大駕北狩弗還公扈從亦陷虜廷為虜牧馬先是公在行營中嘗聞同官語及降胡有帶錦衣鎮撫倖者

其子猶在胡用事公識之至是譯者詰公為誰公詭言錦衣衛匠酋乃降胡次子也因問其父公備道之酋乃庇之以免死居久之乘二騎以南四日馬困乃棄之潛行巖澗又七日而達宣府任史張昊開門納之甫入即仆地視其足被蒺藜刺無慮盈百尋京還山東司郎中未幾陞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備邊歷涉山海不避艱險按臨高州諜報寇有男婦三百輩流劫指揮林威請出兵公戒之以為賊出沒如飛鳥何暇攜家累以行必無辜人也不可妄殺既而威秖戮賊徒男婦留以獻公鞫之果被掠者也遂釋之景泰癸酉瀧水徭獞竊發隨尚書馬公昂捕之以功加從三品俸以憂去後改山東副使天順間陞陝西按察使歲饑振廩以給軍民獲蘇者以萬計壬午又以憂去軍民伏

闕請留

詔奪情還陝明年徵還大理卿軍仍奏留

詔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之迓公來者焚香歡呼不已洮岷番起公撫捕之就平

上有銀幣之賜成化甲申北虜犯延綏又命公與寧遠伯任壽往遏虜道又有金幣之賜胥濬陳克忠獲

渠復涇陽鄭白渠由是民資以溉田頼以沃人心感之為立生祠乙酉西塞遭虜毛里孩之擾又

命公提軍以禦戰輒克虜乃散去三被

勑奬勞以銀幣明年召還本院署事戊子陝西固原土達滿四叛守帥征之兵敗將喪兵報殊函廷推公總督錄初交偏將伏羌伯毛忠斃於流矢兵部聞之甚慮請益師遣帥僞亭于台斗衆疑甚公獨曰此賊授首時也移師據其水草困之且奏免益師力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賊有欲降者公從二卒單騎詣其營善諭之果來降滿四大小三百餘弗遂公又潛遣決其流水賊中甚渴夜遣其將揚孤狸遠汲獲之乃脅降之又解金帶以勞縱之使為內間已而果誘滿四就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奪回男婦二千六百凱旋陳四事皆彼地要務也至京

詔賜大紅金織文四有副及羊酒白金一定陞右都御史留院管事庚寅畿內澇

命公巡視之拯恤殊備人頼康濟是冬荊襄劉千斤餘黨率流民猖獗守臣莫能制命公總制軍務公至則遣賁

聖諭入山曉之流民以次散還鄉者[illegible]一百四十

四萬有奇負固爲寇者剿之其罪亦有差既平陳十
事皆斯地經久要也甚見
嘉納仍俾撫其地會星變言者及公公乞歸
上優諭之召還賜賚甚渥戊戌陞刑部尚書僅一月
改兵部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庚子災異又辭職
弗遂時錦衣百戶帯英附勢亂政公與九卿論之章
出公手筆英遂被謫公避仇乞休得請瀕行有吳綬
者嘗在荊襄叅將王信幕誘信沮公弗遂公奏還之
京乃成宿釁至是亦附勢陷公詔落職還卿調其子
錦衣千戶某於九溪衛差操既而用言者薦復公兵

部尚書致仕巡浙侍郎彭公韶舉公可復用吏部以
限年而弗果
詔例進光祿大夫階冢嗣經舉進士授南道監察御
史陞守太平數稱甚美無負庭訓次子某由九溪千
戶以從征貴州功陞蘇州衛指揮僉事守禦嘉興孫
某文以公蔭授嘉興守禦千戶所百戶識者知其餘
慶有自也公雅儉約自奉甚薄逮老猶然弘治壬戌
八月十一日晨坐樓下起取朝衣服之端坐以卒年
已八十有二訃聞
上命禮部遣祭工部具葬事

贈太子太保仍舊官謚曰襄毅
賛曰孟子云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公僅官郎署即陷虜
廷艱關困苦瀕於死而復蘇歸京次第而歷躋顯融
大膺委任得以展其才猷而成其勳績我
國家獲收得人之效非天故抑之而能致乎是哉且
眉壽歸榮子姓繼用門閥昌盛謂非天成之吾不信
也

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右侍郎掌通政使司
事衡陽謝公行狀

公諱宇字伯寬一字廣居號容菴湖廣衡陽人也曾
大父諱仁甫元季任鎮撫使歸
國朝會貴州散毛洞蠻叛戰死之大父諱榮蚤世妣
梅氏僅年十九守節遺腹生諱俊者公之考也以孝
子稱配曹氏方娠時夢月中墜子取而食之遂生公
僅成童即穎異作詩有奇句年十二有司以奇童薦
于
朝入翰林爲秀才筆札飲饌悉由內給弱命入太學
景泰改元初拜中書舍人直內閣三載考績
貤封父如其官母曹氏妻李氏俱孺人天順癸未九

職滿秩陞禮部員外郎階奉直大夫仍直內閣是歲
被命書
孝恭皇太后玉冊香冊賜金綺甲申侍
經筵與修
英廟實錄無何以內艱去服闋復任成化癸巳九載
滿陞太常寺少卿階中憲大夫題
英廟陵號碑及明樓額書
皇太子金冊寶
皇太后金冊寶賜白金綺幣又題
孝莊皇太后神主賜白金二鎰織文五有副楮幣五

千緡丙申書
憲廟貴妃金冊寶賜大紅織文戊戌令上位東宮出
閣讀書兼司經局正字辛丑九載滿陞本寺卿仍兼
正字階嘉議大夫三載
貤封祖與考皆如其官祖妣梅氏妣曹氏妻李氏繼
室段氏皆封贈淑人成化丁未題
憲宗皇帝銘旌賜白金二鎰織文五有副楮幣五千
緡是冬陞工部右侍郎掌通政使司事以侍
東駕舊勞也弘治改元開
經筵仍侍焉庚戌九載滿加正二品俸兩充

廷試讀卷官今歲又早
詔求直言公條三事一厚民生以尊國體一清地土
以安貧民一移山廠以便柴炭深見嘉納既五月十
六日朝退後疾作公署舁歸第卒距生於某年月日
年六十有四初配李氏淑人洛陽馴之子也繼以段
氏淑人千戶雲之女也側室孫氏嚴氏生子六人長
汝賜丁未進士任刑部主事次汝昭義官早卒次汝
明任中書舍人女一適義官李芳李出也汝昌蔭補
國子生次汝昕女一適義官王輗段出也汝鳴女一
尚幼皆某出也孫男九人長賜習舉子業次曙貽貢

賓資既賓贊女一尚幼所著有容菴集西清漫稿太
平景象賦金臺十景詩圖藏于家嗚呼公官四十四
年祇一守制還鄉餘不出京始終禁近致位通顯
朝廷有大典禮率與操筆而
制詔四方天章宸翰悉與事焉先後恩典夐出廷臣
右寮通清光醲郁膏澤久而且深公亦小心慎密恭
勤朝夕篤學好吟少出緒餘足以歆動士流筆跡畫
圖清麗可愛求之者踵接交誼尤厚如余太常孟亨
李給事秉彝没後更窆瞻視其家若同氣然於孟亨
子又薦以錄用故士大夫於公之卒舉痛惜之余與

公往還殊稔又同事
春宮最久相知尤深公不復作矣痛哉其冢嗣刑部
主事汝賜欲今歲秋某月日葬于某處乃衰絰灑血
踵余門而以言見屬余故不辭而重諗之汝賜得出
處之詳與所知者錄其一二以歸于大方家而裁取
焉庶以永厥美於無窮也

奏疏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張謹
奏爲陳言修省以消變異事臣聞明王奉若天道恒
於未形而圖之況天變昭于上而敢怠乎哉古之人

如商高宗周宣王時不能無變異也而二君屬意于
是故化妖爲祥竟爲中興之令主書云克謹天戒詩
曰畏天之威二君有焉洪惟
陛下嗣大歷服今歲改元正萬化更新之始也何邇
者風雹之變發自
天壽山毀瓦傷物不無震驚
陵寢大貽
宵旰深憂孝思之怵惕其容已故遣官祭告渙發
德音戒諭文武群臣以回
天意臣有以仰窺

淵衷之謹畏也而應天之實當不容緩然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既寓耳目于民合人心則得
天心矣合人心者非應天之實耶茲者修省以應天
非一端也臣不敢縷舉要之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
心急務在政心在
陛下固無時而不謹畏矣所慮者政政以人才爲先
所謂爲政在人是已人才以輔導之臣爲先所謂人
主以論相爲職是已輔導一非其人雖有仁心而民
不被其澤矣何者君元首也臣股肱也元首之明必
資股肱之良然後能運動而施行于外今通天下人
心敢怒而不敢言者以爲奸邪小人尚在樞機之地
則股肱非股肱矣政何由而清恩何由而洽耶切照

少傅劉吉職司
內閣位極人臣密勿
皇猷樞機庶政輔導之大任也屬
陛下出震繼離之初大開言路責科道以論陳故言
者首以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爲言繼而又交章攻
之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寵信尤深優禮
尤重委寄尤專分當洗心滌慮改其舊愆雖披瀝肝
膽碎首灰身猶未能仰酬于萬一也柰何不然乃徇

時俯仰知今日惟科道得以言之輙傾身阿結昏暮
欵門嶄兇糾劾特為奏陞舊給事中賀欽御史強珍
等十人部屬止及林俊一人不知
明詔於此輩已有量才舉用之條吏部自應次第擬
進何待吉言哉又欲超遷掌科道之官待以不次之
位不知
朝廷故事搜擢人才惟取賢能不論資格方類援例
舉行則有司存何必吉言哉脫以大臣以人事君天
下英賢豈無伏于草野屈于下僚者吉何嘗為公而
顯薦一人哉凡科道有言聖情采納吉便市恩悉謂

由己柔佞取悅無所不至知有科道而不知有
朝廷此何人哉由是人無復肯言奸計獲遂事恣妄
為渾無忌憚竊弄威福之柄大彰喜怒之私一時朝
臣靡然附之奸黨盤迴氣焰赫奕噫股肱之任如是
耶不思斯時何時也
陛下方爾嚮用儒術虛心聽納日
御講筵精求治道誠儒流千載一時也吉以患失鄙
夫儒門罪人乃領袖講官深入
文華與之旅進旅退臣實汗顏也
陛下真大有為之君即位以來無事不當人心端可

比隆唐虞四海歡呼顒望雍熙之治其如吉懷私尸
位曾何建明翻欲欺罔蒙蔽所謂有君如是而忍負
者臣竊痛心也當此脩省之日必有應
詔而能以聞者側聽踰月矣噤無一人敢言臣亦欲
隨風而不發柰如有物梗喉不吐不已抑以平日所
志者何為所學者何事復際
聖明從諫之時於此而猶隱忍亦如吉不忠也不智
也臣不敢也竊跡其奸惡雖濯髮不足以數之姑舉
一二餘可槩見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
宮闈兇焰肆行獲罪宗社吉輙附之與締姻好謀為

泰山之倚互泄禁密之情通家往還殆無虛日去歲
喜等以罪下獄猶為營救百端此其罪一也父存日
不能躬奉甘旨致使異居各爨市道之人皆詬其不
孝父死甫殮亟圖起復賄托左右貴戚徐獲起復之
禮十餘年來絕無而僅有者吉遂笑談對客無復戚
容雖為辭免之章直情何在未幾即挈子弟赴京故
鄉誰人守制任職因仍終亦何補大孤
天恩此其罪二也明知鹽為
國家大計所以給邊餉而充軍需者乃遣家人劉恩
等詭名胡恩中買兩淮鹽引比年無慮數萬影射私

塩復加陪蓰家人劉聰及辦事承差楊孟煙宗遣
見在揚州府守支勢倚權豪侵奪民利沮壞鹽法害治
買鮮通他處亦然甚虧大計此其罪三也常往大同
等處寄囑有司與販大筏到京乘時射利餘下木植
頓于天寧寺可驗此其罪四也都指揮同知協守古
肅未瑾者吉之婿父也分守肅州左參將劉永者吉
之甥婿父也都指揮協守興武營孫鑑者吉之親儔
也俱以吉賄緣獲司閫寄鈎引邊帥大通賄中外
合勢奸謀罔測此其罪五也盛娶艷姬三四朝夕淫
樂又呼瞽目婦人送宿地酣唱連宵閙巷之人[illegible]

爲笑語此其罪六也黷貨牟利谿壑無涯請托公府
無處無之賄入私門無物不有要職美官往往用其
私人此其罪七也縱容子中書舍人劉帛姦宿教坊
司樂婦許長兒携遊名莊怠棄職業門籍雖附出入
實無一日朝參及被同列孫廷臣糾舉吉曲為庇護
翻中廷臣以法此其罪八也是皆昭人耳目天下共
知也又有最昭顯而不可掩者焉故鄉起造墳塋務
極華盛橫占地畝崇廣垣墉有若城府而門館復加
輪奐勞費有司役苦夫匠不可貲計鄉人至今切齒
墳塋自有定制而近京大臣之家曾有此墳塋乎此

其罪九也大營私第壯麗傑出門庭宏敞光霽動美
棟宇塗飾華彩溢目而周遭墻壁高不可倫房屋亦
有定式而在京文臣之列果有此房屋乎此其罪十
也墳塋距京不遠私第又在都城乞差公正官員一
二明白丈量其深廣高下計以幾間幾堵詳開數目
各繪一圖來上則其僭侈之罪具可見已天下巡撫
三司官員邊徼大小帥垣半出其門四方饋遺狼籍
私帑不可為數仍乞差官按視其家逐一籍記則其
貪濫之罪具可見已至於蹤迹詭祕巧於晦匿者何
限甚於幽陰充積難播人口臣固恥言之亦不敢漏

天聽也凡吉不法事情大罪十數非無徵也非無據
也臣言天下之公言非敢誣也非敢佞也不然甘受
謬妄之戮臣豈不知附之取驩陞忤之貽禍其知
負
朝廷之大恩何其如愧聖賢之大道何況天下無不
積怨而嗜罵之惟恐屏之不遠罪之不嚴人心如此
天意可知矣不敢不以聞也竊不自揆私憂過計以
一陰浸長非痛遏之則羣陰彙進陽道日微正氣日
消馴致否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玆乃正陽之
月而微陰之咎愆彰

太意甚明豈不曰新政煥然之世可容此邪氣奸其
間哉書曰去邪勿疑良以陰邪小人善於迎合巧於
轉移一墮其術即胎胚天下無窮之禍唐用李林甫
而天下亂宋任賈似道而邦家傾然後知聖人深絕
小人其有以夫言今之邪人也細觀其宅心與林甫
似道絕類考之林甫傳謂其為相凡才望功業勢位
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嘗以甘言而
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吉諛為謙恭而險
於山海陽為謟笑而狠於虎狼排擯異己忌嫉賢能
甚於寇讎非林甫類耶考之似道傳謂其務以拳術

駕馭牢籠一時士大夫又加太學士餐覔科場恩例
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自由吉愚人以小
數大開奔競之門納交科道陰閉言路一時人無齟
齬非似道類耶是二奸者俱以當時人無敢言故稔
其惡而國隨之吉合二奸而一之患可勝道哉臣知
聖鑒洞徹有以燭其肺肝萬萬不能蔽惑然而附阿
左右其故謀也媢事貴戚其素習也間或投機妙亦
罔覺始雖以為小人終或以為君子不可知也故去
之不可不決况劾者亦累章矣何
聖鑒過於舍弘尚留至今意者以其習於事而可以

替萬幾乎彼駑駘之才不足以任重也何事之能以
其老於學而可以待顧問乎彼斗筲之器不足以資
治也何學之有不識
陛下將焉用哉且北虜來貢雖曰向化安知其無覬
我之謀耶必大有以服之然後終身效順不敢有貳
心焉抑此豈徒尚威武而已哉昔宋時遼人勅其邊
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夫以一相猶
服之今吉果能服虜如司馬乎臣知其無能也無能
服虜適足為虜輕也為虜輕可使彼視之而測中國
之淺深耶臣伏望

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乞
勅錦衣衛將吉拿送三法司明正其罪昭示
聖心所嚮不獨萬姓咸曰
堯舜之明也如此而虜亦曰中國有
聖人其智如神不可犯也故人心胥悅
天意可回而休祥荐臻矣臣不勝惓惓之至伏惟
聖明裁察天下幸甚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十一

瀛涯勝覽集

盱江張昇著

永樂中有人隨從太監鄭和出使西洋遍歷諸國隨所至輒記其鄉土風俗冠服物産日久成卷題曰瀛涯勝覽余得之繙閱數過喜其詳贍足以廣異聞第其詞鄙朴不文亦牽强難辨讀之數葉覺厭而思睡暇日乃為易之詞亦膚淺貴易曉也

占城

國于大海南南距眞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之長樂縣五虎門發舟西南行順風約十日可抵其國國東北百里許有海口曰新洲港者港岸立石塔為標船至是繫焉有寨曰没比奈主以二酋領卒五六十輩專戍守焉西南百里至王城曰占城名也城方有四門門有守者王乃鎖里人也尚釋教頂三山金花玲瓏冠上衣花紬布若綿紬狀下縈綵絲帨巾數匝跣足跨象或乘小車駕以二黄犢其臣頂茭蕈葉冠亦類王冠飾以金綵其冠有品秩上衣不過膝下亦縈綵帨王宮宏壯墉壁整潔門豎雕木獸以為威儀民居茅茨高不踰三尺曲身出入違制者有法許

服熟唯王白服禁服玄黄違者死男蓬頭女椎結于後肌膚俱黑上秃袖短衫下亦縈綵布皆女裝也男女俱跣行四時温熱並無霜雪草木恒青啖檳榔不絶口如鬪越俗議婚男先詣女成偶或旬日或旬有五日然後父母親黨導以鼓樂迎歸設酒宴酒則釀甕飯待熟用筒咂之賓主繞甕以次而咂咂必注水至味盡乃止文字無紙以椎羊皮及黑木皮書之刑輕則繫以藤重則劓之盜必斷其肱姦不問男女俱燎其頰極刑則銳木于舟坐以罪人順流而下至木貫出口而斃嚴示衆也年無閏月晝夜各分五十刻以鼓記之王當賀日以人膽汁沐浴將領獻人膽為禮王即位三十年則入山茹素受戒命于姪攝國居一載則籲天自矢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否則病死朞年無恙則復辟於是國人呼為芳嘐馬哈剌札極其尊稱也有號屍致魚者乃婦人也其目無瞳夜寢則頭飛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必死頭返合體如故移其體則不合而死矣其夫匿不以聞者罪及家屬境有鰐魚潭訟難明者遣詣潭直者雖往返十數而不遭害傍海山野牛甚狠逢青衣人輒觸之至死盖亦耕牛奔入山積久而成羣然也人則重其養

犯之不殺不已市交易以金間亦用銀極寶愛中國青磁器暨段匹綾絹見則以金易之厥產伽南香觀音竹降真香烏木尤勝他國伽南香唯此地有之價亦高觀音竹如藤長丈八尺許色如黑鐵每寸約二三節犀角象牙甚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無毛黑色鱗甲皮厚蹄有三跲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唯啖刺樹葉條乾木馬小於驢水牛黃牛猪羊亦產鵞鴨則罕鷄大者不踰二斤果有梅橘西瓜蔗椰子蕉子其波羅蜜刑如東瓜荔枝大如鷄子膚黃味勝蜜核亦可炒食之蔬有東瓜黃瓜胡盧芥葱薑民

務漁不務耕種米粒細顆長而雜紅厥貢犀角象牙伽南香

瓜哇

古者闍婆其國有四皆無城郭初入杜板次入廝村次入蘇魯馬益次入滿者伯夷王都也王宮四面磚壩墉高餘三丈方三百餘里門館深嚴屋高四丈覆地以板蒙以藤花蓆跏趺而坐瓦以堅木民居茅茨類皆磚庫坐卧于内王蓬頭頂金葉冠胷縈嵌絲帨腰束錦綺曰壓腰腰佩短刃曰不刺頭跣行或跨象或乘牛民間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刃無老弱貴賤貧富皆然刃必雪花色鑌鐵鑄之柄飾以金或犀象飾往往篆鬼面備極精巧會聚間有犯其首及爭鬪必以佩刃刃之傷死則遁踰三日則免罪當即捕獲則仍受刃官無鞭朴罪不問重輕以藤縶之必刃以死殺戮爲常不足怪也市易用中國銅錢杜板者曰賭班地名也約以千餘家主以二酋間有流寓多廣東人也漳州人也海渚小池水甘冽可飲號聖水傳云元將史弼高興征闍婆經月不克登岸三軍之水渴甚二將默禱卓槍于渚泉遂湧出軍賴以濟又東行半日至厮村曰革兒昔者故沽灘地中

國人客此而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也渚番舶至此互市金寶番玲充溢居人多富又南水行可半日至蘇魯馬益港口淡水淺澁僅通小艇二十餘里始至蘇魯馬益曰蘇兒把牙約千餘家亦有首領間有中國人港口大洲林木蔚茂長尾猱萬數聚于中一里猱俗云胡猻也老猱爲主曾掠老番婦與俱國人求嗣者必具酒殽祈于老猱猱食之餘從羣競食盡少選猱雌雄交以此爲徵求嗣人回即有妊不然無應也又水行八十里至埠頭曰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滿者伯夷乃王都也無

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皆王佐也氣候常熱如夏稻歲兩熟坐卧無棹椅飲食無匙七咲檳榔不離口賓飯于盤酥澆之餐則漱去榔屑向盤掬而食食既水飲待賓以檳榔人有三等西番賈胡流落而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一等也唐人如廣東漳泉人流寓者食用鮮華率尚回回教持齋受戒一等也顔色黝黑䄷頭赤脚崇信鬼道釋云鬼國即此土人也飲食粗惡咲蛇蟻虫蚓稍燎以火而已與犬同寢食不以爲穢也傳云昔有鬼子魔王青頰紅膚赤髮鬚與罔象交而生子百餘以人爲糧忽雷震石裂乃出一人衆異

之推爲主遂領兵驅罔象鬼子而去由是人得安焉俗尚武勇歲設竹槍會始于冬十月王偕妻出觀夫妻各坐一塔車妻前夫後車高丈餘四蹠軒窓駕馬以行至會開場列陣相向各操竹槍勁實若鐵登場者亦携妻至妻亦操三尺棒相格曰那剌格已被傷斃者王遣勝者出金鈔一箇償之以孀婦勝者即已凡婚姻男造女家合巹後五日迎婦歸鳴金鼓吹椰簡擁以刀盾前後甚都婦則裸而被髮跣足縈嵌綵帨戴被金珠綵飾寶粧無不周備姻隣亦以檳榔花草實綵舟助之燕樂數日始散喪事於𤚩革于第請遺命或水火葬或犬腹葬舁屍至海濱縱犬飡之盡不盡拾其遺投水而後已尤慘於水火也有寵妾者誓與主同往盛粧悲號俟梵骸火熾亦投火死之民間殷富貿易用中國古錢字書無紙刻于茭葦葉類鎖俚字以二十兩爲斤十六錢爲兩四姑邦爲錢每邦二分一氂八毫七絲五忽截竹爲升升爲一姑剌盖中國一升八合也升爲㮛黎盖八升中國一斗四升四合也月望番婦或二十餘或三十餘爲輩成隊月下縛臂聯行俚歌唱和遍歷宮戚豪門必投賞以錢又有展畫指畫以諭衆聽環之坐者有笑有哭殊

能動人最重中國花磁暨麝香花絹綺羅厥産白芝蔴菉豆蘇木金剛子白檀肉荳蔲龜筒玳瑁鸚䳇有綠紅五綵者鷯哥皆能言又有珍珠雞倒掛鳥綵鳩孔雀珍珠雀綠鳩之類白鹿白猿猴羊猪牛馬雞鴨亦有之果有芭蕉子椰子甘蔗粗大長可二三丈石榴蓮房蜜柿即扱若枇杷稍尖中有白肉

舊港國

古號三佛齊曰浡淋邦隸瓜哇東距瓜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卜西北濱海船入淡港入彭家裏舍易小舟入港達其國國人多廣東漳泉人流寓此境土

泆人稠地宜稼穡諺云一季種田三季收稻言收穫廣也水多地少人習水戰將領之家始得岸居民卒往往筏居繫于椰栰港通潮汐風俗語言一如爪哇洪武間有陳祖義者廣東人也挈家逋避于此爲將橫甚摽掠過客永樂間

朝命太監鄭和統海船至有施進者亦廣人也具訴祖義于和和領卒擒之祖義伏誅乃官進仍回舊港爲將進沒其女代之賞罰黜陟皆從其俗俗好賭博如把龜奕棋鬭雞皆索錢貝也市亦用中國銅錢布帛之類厥產鶴頂黃連降真沉水香黃蠟金銀如鈒

花銀器黑色間有白色成色高者白多黑少低者黑多白少藥之氣觸鼻莫禁西番鎖里人重之鶴頂鳥大於鴨毛黑脛長腦骨厚寸餘內黃外紅俱鮮麗可愛火雞大於鶴頸亦過長軟紅冠銳觜毛如青羊色脚長黑色爪甚利觧傷人腹致死食炭雖繫之不死神鹿大如巨猪高可三尺短毛猪喙蹄亦如之三跲秪啖草木不近腥物牛羊猪犬雞鴨蔬果之類與爪哇同

暹羅

地方千里環國皆山峭拔崎嶇地下濕土疎惡罕宜耕種氣候不常或寒或熱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晝夜方至新門海口入港方達其國王居宮室壯麗民樓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藉以藤席竹簟寢處于中王乃鎖里人也白布纏首無衣腰束嵌絲帨加以錦綺壓腰跨象行或肩輿金柄傘蓋茭葦葉爲之尚釋教國人皆然僧尼甚多其服類中國有菴觀持齋受戒民俗婦人多智夫聽於妻妻與中國人私褻食與同恬不怪也男白纏首衣長衣婦如之乃椎結男年二十陰必嵌珠玉及富貴者範金盛珠有聲爲美否則貧賤人也婚則僧羣迎婿至女家僧取女

紅貼于男額曰利市陋不可言踰三日僧暨親黨擁檳榔綵舟送歸乃開筵作樂喪禮富貴者則灌水銀而葬民間則舁屍投海洲有金色鳥數十飛來食之有遺棄諸海曰鳥葬已而用浮屠教齋事言語與廣東同俗澆浮習水戰常征伐隣邦市用海𧴩一如錢價厥產紅馬肯的石次於紅鴉忽明瑩如石榴子國西北二百餘里有市鎮曰上水通南居人無慮六百家各種番貨俱有黃連香羅褐速香降真沉水亦有花黎木白荳蔻大風子血結藤結蘇木花錫象牙翠毛蘇木賤如薪色絕勝獸有白象獅猫白鼠蔬果如

占城有米酒椰子酒皆燒酒也厥貢蘇木降真香

滿剌加

舊名五嶼以海有此山也東南距海西北皆岸岸連山地瘠鹵收獲殊寡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否則被伐永樂七年己丑

上命太監鄭和冊爲滿剌加國賜其將領銀印冠服爲王自是不役屬暹羅王携妻子赴京謝覲修職貢

上賜船還其境有大溪貫王宮入海跨溪橋之搆亭于上約二十餘楹交易者来集俗尚回回教持齋受戒王以白纏首青細花袍躡皮履乘轎民間男帕首

女撮髻于後其體微黑短衫束腰以悅風俗淳朴民舍如暹羅聯榻趺坐業漁刳木爲舟泛海而漁婚喪類瓜哇旁海有鼉龍患其龍高四尺四足身皆鱗甲露長牙遇之則齧山出黑虎比常虎差小毛有暗花文虎有能變人形者白晝入市羣行覺者擒殺之古城苑頗蠻中國船亦至其地柝木爲棚闢四門鼓樓夜巡以鈴内設重棚有倉庫可貯貨五月中方發舶厥産黄連香烏木打麼香此香乃樹脂墮地成遇火即然國人以當燈及塗舟水不能入明瑩者若金箔曰損都盧廝可作璅珠名水珀是巴花錫有場山曰

樹沙始其皮如葛擣濾成粉可作飯渚生水草曰茭葦長如刀狀韌堅其子類荔枝大若雞子以釀酒曰茭葦酒亦醉人葉可作簟席果有甘蔗芭蕉子波羅蜜野荔枝之類蔬有葱薑蒜芥東瓜西瓜之屬牛羊雞鴨罕有驢馬無

啞魯國 小國也

南連大山北距海西距蘇門答剌自滿剌加水行四晝夜可至有淡水港東連曠野地宜早稻其粒小民業耕漁風俗淳朴婚喪禮與瓜哇滿剌加同市易用小綿布曰栲泥米穀牛羊雞鴨甚豐乳酪亦多國皆

回回人也厥産飛虎如猫犬長毛灰色肉翅如蝙蝠飛亦不遠有黄連香金銀香之類

蘇門答剌　那孤兒 小國　黎伐國 亦小

蘇門答剌者即古須文達那國南連大山北距海東亦連山距阿魯國西距海山連二小國那孤兒黎伐是巴西洋之要會也自滿剌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可至先有村濱海曰答魯蠻舍舟十里可至國都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朝夕潮汐海口大濤船至此往往沒溺舊爲那兒孤國被花面王侵伐乃出戰敗績中矢而死子弱不能復讐其妻忿而揚言曰能復此讐

者我則夫之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領兵敗花面王
殺之國賴以安王妻德之於是攺適漁翁國政聽焉
永樂七年王来貢
上嘉之十年遣使入其國假子率部衆弑王即漁翁
也其子曰蘇幹利領衆奔棚于峭山時復侵之欲復
其讐永樂十一年太監鄭和擒之送京伏法舊王子
感激修貢其地氣候朝熱如夏暮涼如秋瘴發于五
六月間風俗淳厚言語和媚婚喪服用與滿剌加國
同民居亦如之番舶往来貨亦充牣市用金錫錢金
錢曰那底兒重五分交易多用錫厥產硫黃出巖穴

山則不生草木土石焦黃地磽宜稻歲兩稔無大小
麥依山則種椒罌蔓生如中國甜菜狀花黃子白其
實初青老則紅半老則采之曝乾每百斤直白金一
兩有芭蕉子甘蔗吉柿波羅蜜有臭葉曰睹爾烏如
中國雞頭菱狀長八九寸有刺熟則開瓣五六臭如
腐肉酥白十五片甚甘有子可炒食甘橘四時有綠
橘不酸柰久不爛酸子白俺拔如消梨稍長香冽去
其皮可食蔬有葱蒜薑芥東瓜西瓜東瓜久留不敗
西瓜綠皮紅子長二三尺黃牛多有乳酪羊皆黑毛
雄雞大者七八斤易煮味美異常蚕桑不省繅絲但

識錦那孤王一名花面王在蘇門答剌之西國小僅
比大村人皆黥面故號花面柢千餘家田少稻稀有
猪羊雞鴨服用風俗語言與蘇門答剌同

黎代

小國也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浡里國東南連那
孤兒國居民有一二千家乃推一人爲王隷蘇門答
剌國操舍一聽之言語服用與答剌同山產野犀甚
多

南泥里

國際海東距黎代國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

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也風俗朴實王居類樓高四丈
周圍板簌亦嚴整幽潔下則無壁牧放牛羊之類民
居與答剌同市用銅錢厥產牛羊雞鴨粟粒少蔬果
豐魚蝦降真香甚妙白蓮花降真有犀牛西北大海
中有平頂巨山半日可至曰帽山海乃西洋也曰那
没黎船皆以此山爲指南山下淺水有樹乃珊瑚也
大者高二三尺分枝婆娑可愛根可爲瑪珠器皿依
山有居人二三十家人各稱王有問其爲誰曰阿孤
楂我孤王號也問者輒以是對殊可駭笑隷浡里國
自蘇門答剌國舟行三晝夜可至

錫蘭　裸形

大海中有翠藍山山有三四高大者曰梭篤蠻自帽山東南乘東北風三日方至人皆穴居不問男女俱裸若野獸然無稻而食芋芭蕉子波羅蜜之類或魚蝦生來即裸布略蔽身必生爛瘡昔佛度海至此解衣而浴土人竊之佛呪而然盖附會語也俗云赤卯塢此地是已又西海七八日見鶯哥觜山又三二日至佛堂山始為錫蘭國泊舟曰鼬羅里濱海山麓磐石隱然足跡尚存長可二尺傳云佛足至此也其跡有泉不涸人醮之拭面目曰佛清淨盖民俗之謬也

寺有卧佛榻沉香為之飾以八寶華麗鮮侔佛牙舍利子俱存千寺所謂涅盤其地是已又西北陸行五十里始至王居王鎖里人也尚釋重象牛煆牛糞灰遍體塗之牛則飲其乳而不食其肉死瘞之有殺者死刑或贖以牛頭金王宫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面禮佛王都大山侵雲石有巨跡深二尺長餘八尺傳云祖阿聃生人足跡即盤古也地廣人稠亞於爪哇國富饒民上裸下帨加以壓腰鬚毫皆剃留髮首布纏之遭父喪則鬚毫不剃女椎髻于後下亦紫白布隱潛飲食不令人見也膳必酥乳檳榔不絕口死者火之而葬其骨厥產鵶忽有青紅黄三色青米藍石昔剌泥窟沒藍石二種出于沙中山被水衝流下則有之海洲日映先浮乃蚌珠氣也為池間二三年寘蚌于池有司守之珠可淘取有稻芝麻菉豆無麥多椰子果有芭蕉子波羅蜜甘蔗瓜蔬牛羊雞鴨亦有市用金錢重一分六釐重中國麝香綺穀綵絹青磁器銅錢樟腦厥貢珠寶石

小葛蘭

東連大山餘方皆瀕海王乃鎖里人也尚浮屠尊重象牛婚喪服用與錫蘭同自錫蘭國別那里西北海

行六晝夜始至日食多酥用以和飯市用金錢重三分境土乃小國也

阿枝

東連大山餘方皆濱海自葛蘭國海行船山西北一晝夜乃至其國王亦鎖里人首纏黃白布上無衣下縈絲帨加以綵段一匹繫之曰壓腰臣民服用稍與王同屋用椰木及葉緝綴當瓦如苫盖然家造庫藏貯以避火盗人有五等南毘輩與王同類祝髮懸脛以線乃貴族一等也回回人二等富有財者曰哲地三等牙驓曰革全四等也卑賤者曰木瓜五等也本

瓜業漁樵習服荷禁不許服長衣濱海居民廬僅三
尺遠者罪之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毘哲地則伏而候
過乃起王尚浮屠尊敬象牛建寺範金為佛青石結
座環以溝水旁穿井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
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優婆夷之類亦娶妻自胎
髮不剃不櫛以酥捼辮或十縷或七八縷垂于後午
糞灰塗體不衣而藤束腰白緣四末持大螺常吹而
行其妻秖以小布蔽羞隨夫歷人家覓錢米氣候熱
如夏無霜雪春雨即葺舍儲具遠夏連雨市陌成河
比屋不能出入至七月始霽八月望後始晴至冬猶

然三月又雨諺云半年有雨半年晴者是也市用金
銀錢金錢九成色曰法南計一分一釐銀錢僅如螺
靨曰荅兒計四釐每十五當金錢之一婚喪各以類
不等厥產胡椒性性種于園四百斤直金錢百文銀
直五兩珠以分論有米粟麻豆黍稷無麥有象馬牛
羊犬猫鷄無騾馬暨鵝

古俚

西洋大國也西瀕海南距柯支國北距狠奴兒國海
近山遠東七百里許距坎巴夷自柯支海行可三日
至距中國十萬餘里永樂五年

上命太監鄭和等賜王以誥命陞賞其將領有差王首
冠帶勒石美之王尚浮屠敬象牛人有五等一回回
一南毘一哲地一革全一木瓜王南毘人不食牛肉
將領回回人不食猪肉昔王與回回誓互相禁食銅
範佛象曰納兒佛殿以銅瓦座傍穿井汲泉浴佛而
禮之取牛糞調水塗地及壁臣民大家晨起亦用牛
糞塗地煅牛糞灰囊于身每旦水調灰抹額及股謂
敬佛也傳云昔有聖人曰某些行教化人人俱服從
某些遠適遺弟曰撒沒黎主之弟乃縱誕鑄金犢以
諭國人曰此乃聖主敬之有驗人罔不從命牛日糞

金人獲其利遂信之不疑某些歸恚其弟誑惑遂毀
牛弟恐於是跨象而遁國人猶望其還故敬象牛者
以此國事皆決于二將領乃回回人也國人半崇回
回教禮拜寺有二三十餘七日一禮至日齋沐謝事
午時男女拜天于寺未刻乃散始治他事俗尚信義
中國貨至皆二將領主之遣駔儈議直言定再不
易其算法秖憑手指屈伸分毫不謬市用六成金錢
曰吧南重二分文二面小銀錢曰搭兒重三釐秤曰
法刺二十兩為斤當中國一斤九兩六錢升曰黨戛
黎當中國一升六合樂則胡蘆為樂器紅銅絲為絃

歌樂自和協鏗鏘可聽婚喪禮各以類王老則不傳
子而傳外甥無姊妹子則傳弟無弟則傳于有德者
古今皆然刑無鞭笞輕則斷手足重則罰金誅戮甚
則沒家夷族有罪繫之輒服永不承服則寘其手指
于沸油中半餉三日後驗之爛者伏辜全者免罪免
罪者將領導以鼓樂還家親戚致賀飲酒西洋布曰
檣黎出於隣邦坎巴夷之屬每匹闊四尺五寸長二
丈五尺直金錢八文有色絲間花帨闊五尺長一丈
三二尺直金錢百文厥產胡椒亦以圃種十月非富
家則多植椰子樹千株至二三千者有之嫩者有漿

可釀酒老者可作油糖或飯殻可作杯椀枝灰可廂
金枝幹可搆室葉可蓋屋蔬有蔓菁芥蘿蔔胡荽葱蒜
胡盧茄瓜東瓜四時有小瓜如指長一寸許味美果
有芭蕉子波羅蜜木鼈子樹高十餘丈綠囊如柿三
四十有米無麥有鷄鴨無鵝羊高如騾灰色水牛不
大黃牛則大有至三四百斤者不食其肉而取其乳
酥不絶口牛死則埋之畜有孔雀烏鴉鷹鷺鷰燕無
餘馬厥貢金絲寶帶金絲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

溜山

四面濱海僅如洲渚小國也曰溜整無城郭依山聚
居西距海中有石門如城闕有八大地皆以溜名亦
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數所謂弱水三千者是已
人皆巢居穴處不識穀粟而啖魚鰕無衣衹以葉蔽
前後陰舟行遇風一失入溜則水弱而沒溺故舟人
謹防之牒幹國皆回回風俗淳厚動遵教門業漁好
種椰樹男膚微黑白纏首下縈帨婦人短衫下亦縈
帨大帨蔽面目婚喪禮遵教門行氣候常熱如夏土
瘠米少無麥市用銀錢厥產降眞香椰皮結繩可貫
板成舟瀝青塗之堅如鐵丁龍涎香然之香清直與
銀同海貝采而鬻于暹羅葛刺用與錢同鮫魚煮之

可鬻于隣國曰溜魚織絲帨甚精緻又織金帨男可
縈首牛羊鷄鴨俱有

祖法兒

國瀕海依山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國西北海
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人皆崇回回教體幹修碩語
言朴實王纏首以白細布衣青花細絲帨或織金錦
袍穿靴躡履乘轎跨馬前後象駝馬隊成行鼓吹篳
篥鎖捺民間纏首長衣靴履當禮拜日罷市半日長
幼俱沐浴盛服塗容體或薔薇露或沉水香熏衣及
體又以爐然沉檀香然後行禮禮既乃散香滿街市

半餉乃已婚喪遵回回教氣候常如秋無寒市用金錢重二錢徑一寸五分文以人形銅錢重四分厥産乳香乃樹脂也又有血結蘆薈沒藥安息香蘇合油木鱉子之類以易中國紵絲磁器其米麥豆粟黍稷麻穀瓜茄牛羊馬騾猫犬雞鴨俱有山駝雞髙頸雞身如鶴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駝故喚駝雞駝有單峯者有雙峯者人以騎坐肉以市鬻厥貢乳香駝雞等物

阿丹國

國瀕海富饒崇回回教阿剌壁言語性情强梗悍戾有勝兵七八千馬步俱精隣邦畏之自古俚國舟西行可至永樂九年

詔中使賜命其國王遠迓謹甚即諭其國人就互市王頂金冠衣黄袍腰寶粧金帶纏禮拜日則易白纏頭以金錦爲頂衣白袍乘車列象而行將領等冠服有差民間男則纏頭衣撒哈剌錦繡紵絲細布等服有靴鞋婦人則長衣項珠冠纓絡耳金廂寶環手金寶鐲釧足指亦有環絲悅金銀器皿絶勝赤金錢曰哺嚕黎重一錢面有文紅銅錢曰哺嚕厮市易用之氣候温和曆無閏以月出定月之大小夜見月明日又爲一月也有善推步者定其日春則花木開榮其日秋則花木彫落日月交蝕風雨潮汐無不驗者民居累石爲壁上覆以磚或土髙至於四五者市肆熟食及綺帛書籍俱如中國粒食多用酥糖蜜製味極精美厥産有米麥麻豆蔬菜果有萬年棗松子杷欖乾葡萄核桃花紅石榴桃杏之類獸有象駝牛羊雞鴨犬猫無猪鵝羊則無角頷垂短毛有紫檀薔薇露簷蔔花白葡萄福鹿青花白駝雞福鹿如騾白首白眉滿體細間道青花如畫青花白駝雞如福鹿麒麟前足髙九尺餘後足六尺餘項長頭昂至一丈六尺

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餅餌獅子形類虎黄黑毛鉅首闊口尾稍黑其長如纓聲吼如雷百獸見之皆伏厥貢金廂寶帶珍珠八寶金冠鴉忽等各種寶石地角金葉表文

榜葛剌國

地廣人稠財物豐碩自蘇門荅剌國海行見山并翠藍島西北行二十里方至淛地港更小舟入五百餘里至鎖納兒港舍舟而陸西南行三十五里姑至其國有城郭王宮暨大小府寺皆在城乃回回人風俗厚男婦皆黑色白者稀男皆祝髮白布纏身圍頷長

衣仍束絲悅躡皮履王及將領冠服用回回制甚濫髽語言楞葛俚自成一家亦有巴兒西語者市用銀錢曰儻伽重三錢徑寸二分面有文以此權物價重輕亦有海𧵅曰考黎婚喪皆回回教氣候常熱如夏刑有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亦給糧管軍者曰吧斯剌兒陰陽醫卜百工技藝皆有衣黑白花衫緊悅以硝子貫珊瑚琥珀曰纓絡爲佩以硝子爲鐲釧緊臂善歌舞以侑酒筵有曰根肖速魯奈者優人也每五鼓時候于將領及富室門吹鎖㮏擊鼓已乃次第其家作之至饗食時詣各家必勞以酒饌錢貨其

餘百戲皆有又以鐵索繫虎行市及人家則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之戲已仍繫之家必啖虎以肉勞其人以錢盖虎戲以需財也曆止十二月無閏厥產紅粟麥芝麻豆黍稻一年二熟蔬有薑芥葱蒜瓜茄酒有椰子酒樹子酒茭蔁酒以檳榔當茶畜有駝馬騾水黃牛山羊雞鴨猪鵝犬猫果有芭蕉子波羅蜜酸石榴蔗糖蜜布有數色蓽布曰卑泊闊三尺餘長五丈五七尺細膩如粉㦁姜黃布曰滿者提闊四尺長五丈餘緊密堅實曰沙納巴付闊五尺長三丈

如生羅即布羅也曰忻白勤搭黎闊三尺長六丈布眼疎麗即紗布也以纏頭曰沙塌兒闊二尺五寸長四丈若三梭曰驀黑驀勒闊四尺長二丈背面皆毯絨厚可五分即兜羅錦也蠶絲秖織絲嵌帨亦有絹成錦者布有白者樹皮製成膩滑光潤如鹿皮器有髹漆杯盤鑌鐵鎗剪

忽國謨斯國

國濱海倚山通諸國貨故國人多殷富無甚窮者有則衆濟之自古俚國西北海行可二十五日至其國國崇回回教曰五回禮拜必齋沐誠敬風俗淳厚人肌膚白皙豐偉衣冠嚴肅婚喪禮遵回回教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十三

盱江張昇著

北行録

弘治五年壬子夏予在鄉服闋殊久當赴京乃擇六
月十五日丑時出自南關折而東又折而北至歌陽
渡呼舟而度是時天宇澄碧月明如畫浪軟風恬景
象甚清舟浮于水若鏡面可鑑覺乾坤敻異乎往日
也登岸東北行可七里號祝家墩東方始白過五都
小橋江滔二趨迓固留而弗果二十里至横板莊止
焉滔二携具至始得嘗其新稻香美可愛少選莊隣

黎節九昆季三人肅往彼家晚飡薄莫致往聞官單
昌與悅四賢六又移樽来共飲至漏下二十刻乃散
十六日早發至后居方曙午至大塘吳氏莊有贊五
者新與締姻見待殊厚晚入金谿令方誌率僚屬遠
迓甚恭誌鄞縣人進士科甲
十七日四鼓往安仁有一百四十里程八十里至白
塔寺宿焉
十八日自鄧家渡五十里至縣令廖彥璋肇慶人質
朴而粗鄙詣學學面江枕山山半有亭登覽眼界豁
然隔江羣峯隱約雲表殊有奇趣蓋上清諸山也亭

侍岡後岡重疊而来分二支左右環合亭據其會可
愛也學官云昔乏科第自有
亭以来科目迭盛嗚呼其得山水之凝秀者邪
十九日三十里至霞山鋪膳又四十里午至餘干縣
自安仁至此有八十里程令沈時進士乃蘇之常熟
人来見執弟子禮蓋南京癸卯鄉試余校文時所取
士也語余云去歲陝西叅政劉文綱没余爲之痛惻
乃祭于其家哀之以文
二十日往饒州府有一百二十里程欲陸行恐陸被
水破滯行乃舟行順流而下若履平衢夜抵城下

二十一日郡
表進守任文敘閩人令余本厚蜀人入驛更衣乃登
舟来訪任邀午酌固辭之入宿永福寺
二十二日朝
淮王不出有燕送即行八十里至童子渡北涯有寺
曰頭陀野寺亦宏深僧各爲居主僧年餘七袠亨其
徒九輩出迓恪謹爲禮宿其禪房殊幽潔清致
二十三日四十里至石門巡檢司傾頽不堪居三十
五里至永豐巡檢司宿焉隸南直隸建德境也廳無
障蔽羣山四圍且多虎狼令人惕息度夜如年

二十四日建德令蔣全緣公務在外来見助以數隷
四十里至撫州屯田所仰千兵遠迎延至其家時暑
氣方酷赤日正中坐定覺兩腋風生暑氣頓滌盖其
家新闢此莊負山面溪溪水溢流不絶徑通饒湖山
色水光掩映上下茂林貞松秀氣可掬門館宏闊棟
宇鮮華其地段縱横各三百餘武襟宇爲之豁然欵
余甚勤因留宿焉仰盖余姨之女許聘其子也二十
四日巳乃發更僕馬行二十里俱平疇碧峯遠列古
樹蒼然又餘十里縣吏卒来更自是山谷寢深草樹
茂密蔽映天日溪聲隱隱若躡雲中至郭家塘虎嘗

白晝搏人人少鮮敢輕度又二十里方至縣平疇衍
沃居人絶稀坐肆皆徽人也恒應公役自饒州至建
德二百六十里四十里至東流縣来迓者兵刃耀日
從容甚都令乃楊季芳進士廣之番禺人也
二十五日雷港驛丞棹三驛舟至遂登舟沿流而下
令率屬亦乘舟送至三十里固辭之乃還中流風急
怒濤蹴空舟如鼓瓢又行二十里投支江以入水小
浪平五十里乃至安慶城回顧東涯喬木如雲舟人
云彼有舍者乃鴈汊巡檢司也度江甚易始悔不由
彼而来乃免此恐慴盖自東流九十里方知鴈汊安

慶守張冕大名人来會余一見如舊識以孰吾名故
也延以宿公館夜移樽至欵談至漏下十刻
二十六日行二十里見山巍峻乃大龍山也歳有祀
典頂上龍湫旱禱輒應盖郡之鎮山也折而西入其
支山漸入山谷草樹蒙翳多伏猛獸四十里至公館
新潔嚴整可息可榻題曰看劒亭人多留題余亦和
之二十里至梵天寺寺小荒凉僧僅四人
二十七日七十里至桐城縣自安慶至此通有一百
五十里程
二十八日二十里至呂城驛早膳六十里至梅心驛

七月初一日四十里至舒城自桐城至此通有一百
二十里程上下山谷路鮮平夷度溪方至縣附溪宅
舍甚密入市市肆巷陌俱嚴整可觀令華璉年耄而
能職民安
初二日十五里至三溝驛六十里至派河驛三十里
至地名挑城屋宇鮮次往来絡繹舟楫亦多盖河通
巢縣也十五里至廬州府
初三日賀
聖節行禮于府同知梁宇保定清苑人醇謹恭恪自
舒城至此有一百二十里程三里過金斗驛八十七

黑至護城驛三十里至龜塘寺已暝寺稍宏麗僧甚稀宿一宵

初四日四十里至張橋驛五十里至定遠縣即行山路頗夷至十五里已暝送吏項洪能事奔走先後甚勤夫隷亦服之紅心驛丞率輿馬至火燎如晝不覺夜行之苦也二十五里至驛而宿驛館新華器具亦潔所謂賓至如歸者是已實與南驛蓋馬多而力贍故也

初五日六十里至臨淮縣自定遠至此通有百里程憇豪梁驛時河水洶湧其闊比舊三倍先是比日滂

沱山水奔流河不能容水起垂决堤有司晝夜防守培土于堤以捍之水不浸者僅尺餘堤高于城堤若决則城中之民皆魚鱉矣河平風軟須臾達西岸約八里又四十四里至王莊驛方宿

初六日六十里至固鎮驛有河通江跨以大橋舟檣駢集民居綦布市肆若縣六十里宿大店驛

初七日六十里至宿州守周統余同年時可子也新抵任又二十里睢河决符離橋僅存脊民居蕩析平曠成河侍郎武進白廷儀暨郎中婁性治之有績立禹廟于洲上後堂仍塑二人像爲生祠蓋能築堤擇

水患也其堤密連瓦缸爲基實以黃土如是者數層堤頹以就水莫能衝過此猶見黃流甚駛風急則人不敢渡六十里宿夾溝驛

初八日出驛向慈山行秀麗殊甚其麓乃徐王墓也欲往拜之乃迂其途八里始至入門折而東奉祠武娃者出迓彌望皆古栢蒼翠甚清又入門有堂乃奉祠署也折而左出後門始見儀門朱色崢嶸壯觀從右門入登露臺行四拜禮臺北有寢殿翼以兩廡殿安二神主蔽以黃幭廡則配以親戚殿後又有門入之見小臺上古樹叢生乃

王墓也正據山脉盡地奉祠云先代乃

孝慈馬皇后外祖家世居是村世亂王沒葬于此人莫之知也及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後詔求親屬索王家尤亟王無嗣無蹤跡久之先代乃應詔言此地遂建寢園官武氏三人一奉祠正一丞領祠戶九十一指揮使徐州衛帶俸管兵二十八巡山三秩許世襲余初濵睢河遙見隔河諸山環拱一峯是峯雄扶尊重問之實慈山也寖近形勢益壯脫脉于平地墓正當之東西分水夾流迤西而東方合流以去眞奇境也儀門外亭

中有陶凱學士碑記紀述頗詳至署奉祀延飲移時
乃出四十里至桃山驛出桃山不里餘大雨如注路
無居人僅一新廟入避之雨霽又行回首秪見荒原
不見廟矣問從人亦云無見疑慮良久又大雨始得
村居避馬霽又行遲回間不覺暝矣度大洪山小洪
山亂石犖确步趨極艱夜行疑畏不寧山盡始見徐
州吏卒来更宿彭城驛送吏有宿州人論宿州事及
一奇事云比歲有農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磨其
鏡照之見墓中人偃卧猶帶矢朴之又照見農家室
戶男女死狀農以為怪擲之秪携燈臺歸鬻于富室

且談及鏡事富者寘燈臺于室夜發輝如白晝富者
以獻守萬本本以寄饋族人大學士萬安彝遺書述
鏡奇異待後又寄安欲併得以進
朝廷書来索之亟本乃繫農追取農無所從出繫之
幾三載及安敗乃釋嗚呼夫有尤物必有尤禍其農
之謂歟然而鏡不知何物也乃爾姑識之以俟博物
君子
初九日三十五里至石山驛三十五里至利國監驛
七十里至臨城驛宿
初十日七十里至滕縣滕陽驛蓋自宿至徐有百五
十里程自徐至滕有二百一十里程十五里至界河
驛遥望嶧山高出雲表山皆石玲瓏空洞其間石巖
相通有梁三百臺有紀王城有七十餘寺皆古刹也
五十里至鄒縣縣南五樹參天乃孟子祠也整衣冠
入拜登壇殿宇朴古不甚宏麗四十里至兖州府宿
鄒縣至此有四十五里程
十一日至新嘉驛連日流民滿道往南就食酷暑赤
日中男女老稚荷具奔走面無人色深可憐也盖自
濟南来者自三月旱至今田無收獲故也四十五里
至汶上縣其日當集往来如蟻列肆益盛盖善地也

其中途有馬莊河廣可二丈表不能十里即沉而伏
其源東来平地湧泉匯成此河滔滔不竭脫旱澇水
亦無增減六十里至東平州宿守蕭仲祿醇厚可愛
華容人也
十三日欲從舟行乃西十二里至安山驛送舟四十
里至金線閘遞運所三十里至張秋遇山東參政同
年沈一之純副使汪希顔進皆舊友也延飲于公館
沈命舟以送汪助以夫九十里至東昌府已三鼓矣
十四日午發東昌一百二十里至臨清涉沱忽至凉
氣蟵生暮抵臨清涯十五日客寓者親友十數輩巷

見聚首歡洽藹然鄉曲情也

十六日七十里至㕍口驛兩涯草舍數家三十里至武城縣其令鍾永京城人殊儁爽第不知其政何若也自此河道縈迴黃流亦急舟行甚迅一百二十里至故城縣隸河間府

十七日七十里至德州州守王縉任最久亦能事七十里至桑園七十里至連窩驛四十里至東光縣

十八日五十里至舥頭新橋驛兩涯屋肆櫛比地不遺隙往來肩摩蓋一鎮也新橋半途隔涯逢二舟乃主南京試者諭德王濟之洗馬楊廷俊也不能接談各呼從者問而知之七十里至磚河驛三十五里至滄州四十里至興濟縣

十九日三十里至清縣四十里至流河驛七十里至靜海縣

二十日至楊柳青遞運所四十里至直沽會兵備副使劉天祐延夜飲出示拱北樓詩以制語而名樓余即席和之數律天祐蜀人蔚有聲稱于此軍士深服

二十一日乘風順潮大八十里至楊村東為海口西為運河四十里至菜村泊涯上人家稍密遠隔一小洲二十里遇南京禮侍徐時庸先生過舟語久之[illegible]

至還南也

二十二日四十里至河西務四十里至葉清店二十里至攀縉口

二十三日三十里至和合驛五十里至張家灣自建昌至此三旬有八日歷江淮齊魯幽燕無慮五千里若不勞頓者行亦從容也

若陸路自東平　六十里至東阿縣　四十五里至同城驛　六十里至茌平縣　七十里至高唐州　四十里至平原驛　三十里至恩縣　七十里至德州　六十三里至景州　五十五里至阜城縣　四十五里至富莊驛　四十里至獻縣　六十里至河間府　四十里至新中驛　三十里至任丘縣　七十里至雄縣　六十里至新城縣　六十里至涿州　七十里至良鄉縣　七十里至會同館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十三

西行録

盱江張昇著

弘治十四年辛酉冬十二月十日偕鴻臚寺丞張昱
奉
勅冊封
隰州王妃行禮是日出西郭遇雪六十里至良鄉宿
焉
十一日七十里至涿州途歷琉璃河拒馬河是日晴
齊宋守備暨州衛官來見送牲米却之鄉里克驛馬

夫者陳應西引迓客羅簡四甯廿八皆鄉里人也移
酒饌至公館與酌至夜分
十二日猶宿涿州以夫馬未集故也
十三日七十里至定興縣初涉馬清河行二十里涿
州乃盡餘隸新城又二十里始隸定興犬牙相入故
也
十四日七十里至安肅縣出定興十里渡白溝河可
二三里有瀔河自紫荊關之山泉突出滙成河至縣
屬巡按御史李良宿公館聞余至乃讓之而移于驛
且速入来白云冠裳弗肅弗敢輕見甚有禮哉十五日

以来連日雪不休庭階留積而未融
十五日七十里至保定府離安肅二十五里度曹河
十里渡隋河附保定城有河源自一畝泉来乃滿城
泉也成河繞城而東之近郭都閫及府衛官吏来迎
有牲米却之本部主事姚鎮戸部劉主事来見二人
送
汝府之國衛輝而還也
十六日五鼓發保定鎮二人仍送出郭守董牽屬送
十五里而返知事主簿部隸送四十五里至涇陽鋪
而返義官及吏至慶都而返皆董命也通九十里至

慶都縣猶隸保定
十七日六十里至定州州隸真定中有唐河其廣源
自倒馬關来城會御史匡翼之錦衣僉千戸二人巡
捕至此其禮甚恭余未至先遣二衛官来迎去復護
出境弓矢左右甚便暮入新樂縣行五十里矣是日
寒甚縣隸定州
十八日九十里至真定府午膳于伏城驛驛南有關
關外流沙河宏闊肆望無際逮晡入城城雄壯堅密
街陌潔整行不百武都憲王希曾武進来迓宗溫後
取捷徑先候于公館是夕延飲翌曉又餞于郭厚情

也
十九日六十里至欒城縣縣隸真定出真定不一二
里見滹沱河瀰望皆雪覆堅氷每歲九月結草橋及
春三月拆之水漲橋不勝故也晡方至縣公館鮮敞
可愛
二十日四十里至趙州隸真定途間有洨河有清河
俱以橋度又距十里今秋水湧衝成大河河上構橋
河深不可測又十里舊王郎城垣墉猶存方二十里
牆頽有河俗名拖槍河趙州六十里至栢鄉隸趙州
近栢鄉有小墩墩邊石人無頭鄉人云昔光武夜潛

師至此迷見石人以爲人也問栢鄉何在不見答即
所之其首墜殆忘傳也蓋屬昔人冢墓而石人乃翁
仲歟歲久首不全鄉人謬以爲光武去其首可笑可
笑
二十一日六十里至内丘縣隸順德所歷伊村沙河
灃洋河登章村岡至縣會工部張郎中蘇人也造
汝府事竣而回
二十二日六十里至順德府經小馬河荊村河又有
三泉流至石橋鋪交流而東逝
二十三日七十里至臨洺驛隸廣平府永平縣距順
德三十五里當路居人殊密乃舊沙河縣巡檢司都
史餘姚史天瑞因户侍許既升言大風揚沙沙與城
平恐夜可緣以上史信之乃移就西四十五里以舊
縣士民實之安土者多遁歸新縣亦空而舊縣廢爲
巡檢司行三里有沙河今秋被其害沒田飄舍不可
數計過臨洺洺河亦鉅突起三阜至是地無積雪兼
以沙路易行四十五里至邯鄲縣隸廣平府
二十四日七十里至磁州隸彰德河南境也間三十
里至高城鋪有河又四十里至車騎岡岡稍高上亦
夷曠新設關南北各通門門上有樓有堞如城制繚

以高墉額曰中州第一程中有巡檢司棟宇甚設通
衢列以新第而來居者鮮以無市利故也
二十五日八十里至彰德府初離磁州南有富楊河
源自太行山来流四十里而成河出人魚如嬰兒狀
穀亦如之二十里經漳河十里皆沙行遇水則清徹
洞庭北峙有曹操疑冢高可三丈小大遠近不一距
彰德可三里安陽河上横鉅橋新造也
二十六日四十五里至湯陰縣隸彰德初歷九里有
文王廟羑里城近有湯河北二十里有柳河
二十七日二十五里至宜溝驛隸湯陰有屆粮冢在

湯陰境十里扁鵲岡有廟路右龜趺樹穹碑蓋序扁
鵲事也
二十八日六十里至淇縣隸衛輝府間有響水河水
聲如人語又三十里東有淇水西則皆太行山綿亘
不絶
二十九日猶在淇縣習儀于小觀縣小俗野縣丞新
捱任人皆不聽約束禮甚麁鄙余為正之
正月初一日詣縣行拜牌禮余先行出使禮五拜三
叩頭晝晴晚陰是日馬中使到縣官吏師生禮畢方
四更白余即往府見二縣空無人中使從人乗馬横

行巷陌遇吏即縶之一吏在余所聽事者亦被執遣
人往索方釋回一邑閴然各閉戸不出都尉黄鏞至
驛候夫不見傭數人扶仗即行其賢於人也余亦見
縣繹騷憫之欲待明曉行
初二日五十里至衛輝府自淇行三十五里有比干
廟倚路有碑吾夫子所題也附郡郭有衛河至郡宿
城北僧寺寺亦寂寥僧貧甚然而鐃鼓殸終夜蓋僧
童勤於習肄也間有能琴能禪者迭来見焚香鼓一
曲可聽禪者其狀静專亦稍知味也城中惟此一麥
而請修齋者絶迹亦可見俗尚之近正也

初三日五十里至新鄉縣隸衛輝沿途見衛河通舟
楫掛帆可愛入縣閭閻櫛比行人絡繹至城半官吏
輿皁猶未見逆大巽工他縣入公舘半餉署縣事教
諭尚德来見醇實儒緩貌恭言訥且訴典史爲輸納
赴京昨宵行强之署印坐縣吏胥俱匿出入祗乗疋
馬從者一夫乃舊裔天也言未既忽見數黒漢捽之
去蓋馬中使從人也余又遣索此教諭且云須寛此
人俾得措畫不然翻惧郵程矣乃釋之復来見余諭
之可擇一能者来方能辦此尚德沉吟徐曰有乃躬
往覔之無何領一人来見乃庠生兄曾充集埸耆民

者其人狀貌宏偉余為之措點一二其人即悟馳去
少頃給中使所需俱足中使亦嘉奨之余為緩期待
明日行僕夫亦集其人且云此皆市人權起之恐中
途逸去悞事於是其人親總之行是夜大風雪
初四日風急雪霽四十里至獲嘉縣隸衛輝新鄉之
總夫者乃趙伸也與之談甚練事可愛一路夫行無
敢差池者有童年可八齡在役行不數里父来代之
童堅欲行父麾之再三猶眷眷不忍去欲代親勞蓋
良心也
初五日大晴五十里至修武隸懐慶縣途見抜起高

瀫甃磚以成蓋高墳路人云昔童年十六乃山西人也傭于獲嘉民家生茹葷不娶妻唯淡薄雖塩醬亦不食忽端坐三日而逝邨民異之爭出貲爲葬于此

初六日大陰五十里至寧郭驛隸懷慶武涉縣路爽不艱于行河一道自狗跑泉来昔有犬隨主行主醉卧于途野延燎及身主不知也犬跑泉[illegible]之滙成此河應義犬也晡懷慶同知馮景来見乃山東德州人自國監助教陞美髯清爽色目人也獻牲米酒蔬却之

初七日三十里至清化鎮隸懷慶河内縣未至距十里有二仙廟不知何人但金人碑云岳丞相女師紫閣隱者而成道其座下有洞深不可測云路通壺關令塞之靈響甚著人爭趨之每歲四月十五日五月端午遠近丰香而至者如市祈禱輒有靈驗代崇其神廟貌森嚴棟宇宏壯初余宿寧都驛夢入大厦重堂偉麗堂後見二女童倚半開肆髮僅垂額貌服一體視余徘徊余意以爲鉅室子也肅容以立令入廟周視至第三殿金碧尤艷二金亭中各坐二女童宛然夢中所見余深駭異信乎二仙之有靈也良久懷慶府知事遣吏兵殊衆来迓余出廟行是日雲霽見太行山蒼翠如畫輝映霞彩高下明敞山下皆桃樹成行環回無際居人引水盈渠清渟可愛機舂運磨木竹交映雖南方之景有不若也至鎮有關關内巷陌重重門館如雲雞犬聲雜人聲不聞晝夜車馬亦往来無已居人無慮三千家宿寺寺亦清雅自京城至此皆曠野坦途夾以古樹奔趨良便往澤州雖迂緩而不窘不然積雪甚久山路馬可安行

初八日八十五里至星軺縣先及山王莊懷慶守徐以貞来迓執禮甚恭離其郡二十五里而至固肅予飫重違其意爲留少選别去餘牲米牢餼却之出南

關方上山知事領鼓吹兵仗先導前後擁從甚盛皆徐守美意也山少半有結義廟俯視黄河如綫四十里環行至長平坡稍坦夷有茅屋有二十餘家皆張姓也過此山寖高路寖險肩輿而上踵高于頂望前者如蟻顧後者如天十里至碗子城路險隘殊甚過者側足睨視而不敢自寧城跨路通南北二門高可丈餘寛倍之依城有路窄而且欹過者内掉碗子城中分山西河南至此澤州吏領隸卒来迓其入疾趨如蹈平陸至横望鎮有關止通門地高峻無水巡檢司取水甚難度關後高低不一路可行不險至星軺

驛一望俱平隨處成邨落人家宿于驛夜寒不可禁初意以爲平陸不知乃山椒也譙樓有少保于公詩

初九日七十里至澤州過星軺後十五里至孔子廻轍所後人建文廟廟前皆石石有深迹人以爲孔子車轍迹也不知孔子臨河而返必不至此而附會之說乃爾

隰川王差教授列燕于廟却之即行過此以往皆下坡地天井關當道過河底仍下坡地又上坡至州則平曠間亦依山通路路旁往往有小爐鍛銅路旁有礦類石炭而青白色拾以入爐則流青汁邦人倚以

爲生地瘠田薄山田高下如棊局鮮物多取諸清化離城可三十里州衛官吏皆来迓不數程

宣寧王

隰川王率親屬官僚王冕服以下皆朝服来迓

節安于龍亭行五拜三叩頭禮畢

節亭前行鼓吹牙仗導之而正副使乘馬隨行至公

館

王暨衆朝節已王入後堂易服正副使跪見一揖而散是日

隰川王遣賜少牢酒米盛盝却之

宣寧王遣賜少牢亦却之次日早朝

東府宣寧王辭謝

西府隰川王迎門而導行四拜禮是晩開燕禮度殊可觀

十一日

東府召飲款接亦恭連日雪

西府日送羊皆却之

十五日行

冊封禮大燕于府贐白金二鎰紅織一幣七紗四紅絹四皆弗受辭之至三方已將軍以下亦有幣却之

是晩進士王玄来見陽城人也乃恩同年

十六日早行

東府遣妃父縣丞史籍送幣固却之籍舊任鴻臚寺序班故識之餞于十里外方回

西府追餞于十里鋪飲半酣而回致仕太守張澤州衛官吏府僚送踰鋪數里方回知州崔哲儀賓徐瑛又越數里辭之乃回澤學博尤精律呂雅善談吐瑛練世故皆可敬也哲亦恩同年新任有聲行三十五里號巴公原有濟瀆廟州判張　於此具膳二十五里至橋村驛飡又三十里至高平縣隸澤州居民稠

𡻕市肆嚴整是夜猶作元宵燈火甚盛人富庶故也
自澤至高平通九十里
十八日八十里至長子縣隸潞州離高平三十里餐
于長平驛驛舍乃賈曾舊屋材清爽可愛有晉世子
書壁字勁詩妙驛外俱曠野寬平居人甚稀又十里
登將軍嶺又四十里始至縣路亦崎嶇附縣流漳河
乃濁漳也源出靈湫泉
十九日大風五十里至潞州一路皆夷廣平實距州
二十里有漳河州城方二十四里入城通衢高爽左
右宏闊民舍密連嚴整可觀蓋大地也土産殊厚人

亦富庶優于澤州數倍昔云潞爲上黨蓋與天爲黨
言甚高也所歷皆平地不見其所謂高也州守李晏
有幹畧陵川令張洙來見乙卯科順天府鄉試余所
取士恩同年進士以會勘公務至此
二十日朝
潘府大燕于便殿王淳實簡朴年已七十二錡延接
甚厚長子西陽王亦恭謹賜禮潞儀辭之秖酒醬菜
二十一日四十里至潞城縣隸潞州有山亦低平
二十二日六十里至黎城縣隸潞州離潞東關見小
岡錯落不連大小不一過此兩厓壁立人行坎中始

見鑿厓爲窑者又十五里登嶺嶺長又十五里至廟
頭鋪往往有窑過李衛公廟廟宏壯開三甕門當門
通石橋殿宇三重庭樹碑刻稍密中有葉文莊公詩
任禮部侍郎時亦捧節過此題也廟依山崦分兩腋
其勢環抱出廟折而北亂石交橫從步難行山凌高
峻然而路寬無甚險坡陀而下嶺盡有河濁如黃河
其流急甚深踰二丈淺亦沒人項草橋而度橋下尤
深自此又行坎中兩厓密有窑居平田殊少山田倍
之
二十三日六十里至涉縣隸漳德磁州離黎城皆川

行有平有險遇鑿堤有斗絕可畏者堤以土易頹故
也經土厓厓有拆離文許者先驅見之亟回報其厓
即崩所幸人馬俱度盡回顧已塞遂矣可畏也哉二
十里至故關鋪膳又二三里登嶺又十里至吾兒峪
關山始峻峭關當要害有巡檢司若守之則無路可
通壺峯迴合路若蛇行遥瞻密連峰巒若無隙路先
後相失過關縣吏部騎卒皆持刃戟挾弓矢来迓以
山多寇故也令徐廷錫善捕寇練兵以武藝甚習近
涉縣不三里有漳河左太行甚峻絶
二十四日九十里至固鎮關巡檢司隸涉縣自涉来

路埵亦或登原餘則川行有斗絶地三十里至偏店
鎮東出爲大水衝斷正途横絶大壑約深九十丈兩
涯險隘人行語笑相接不遠涯行欲盡可半里浮水
橋以度復縈迴循涯方轉山坳始平令遣造橋方植
基其亦險哉四十五里至西水寺欲宿寺依山離民
居遠恐有寇虞乃行至固鎮民居稠密左河右山河
甚寛乃洺河也宿于義官劉茂家其人年七十有六
淳良守分家富子幼子名驁者亦義官
二十五日五十里至武安縣隸磁州離鎮五里有馬
跑泉又五里號洺河口予河截山而沿途甚坦田亦

可耕蓋不須川行蹊轉矣自涉至縣通一百四十里
二十六日六十里至臨洺驛路平離武安有紫團山
有洺河又十五里始登原出山通大路至驛忽見天
文生楊原與坐談至夜分
二十七日七十里至順德府是日大雪
二十八日六十里至内丘縣雪霽西見太行山被雪
尤朗潤
二十九日六十里至栢鄉中途見别驛官口傳京有
家人至欒城候挋云吾次子愈病可亟回不覺精爽
頓失皆昏半日意其必不起也

三十日六十里至趙州亟欲趣程齎書人至開書云
愈病稍安不妨恐行人妄傳也其人亦云行時全安
余心猶不寧乃宿于州欒城簿李　領吏兵來迓驛
丞張俊亦至
二月初一日四十里至欒城是日六十里至真定府
未渡滹沱守備州衛官吏皆來迓至郭都憲王希曾
出迎滹莫見舊隷孫澄來報平安余心始寧而猶疑
慮未釋也自是無程
初四日九十里至保定府都閫及守董傑率屬遠迓
留飲不暇又五十里至安肅止馬

初五日自安肅發怱遇本郡守舒子驛坐移時皆云
愈全瘳稙自加調養余始信而不疑也蓋次第過信
皆兒輩恐吾傷情欲安吾心耳
初九日入城宿于朝房次早
朝見
上賜饌已到第始知愈没乃大慟欲絶不意賢子而
遭此厄也家屬猶有伏枕者淑人及長子輩亦染疾
而強起俱飲豉湯乃解數日間伏枕者出染疾者安
一門平復勝常信有天幸也
張文僖公文集卷之十四終